

青山接流水

作者：箫楼

一、惊马

五月，刚下过一场细雨，徽水河边的绿杨垂垂重重，在南风中轻摇浅摆，榴花妖艳，在道旁涌起一带红云，明媚惊心。

蓝徽容一袭天青色长袍，走在桐荫道上，她望着徽水岸边嘈嘈人群，想起去年今日，扶着母亲在这道上浅笑低诉，怅然若失。

母亲，又是一年赛舟节了，曾几何时，容儿以为您能年年带着我来这徽水边，摆脱那深宅大院的阴霾，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乘风阁上观棹影斡波，鼓声劈浪。母亲，您为什么舍得丢下容儿呢？

她在翠叶桥边停下脚步，望向桥对面的乘风阁，雕栏画栋，斗拱飞檐，阳光照得江心明晃晃一片，投射到那个熟悉的位置，满眼生花。

蓝徽容静立片刻，终迈步上桥，此时桥上桥下，河边岸旁，已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每年五月初一是容州城最盛大的节日赛舟节，加上今年听说有潭州小侯爷亲来参赛，引起容州轰动。此时已是巳时初，赛事即将开始，百姓们倾城而出，早早便在徽水河边抢占有利位置，只为一睹声斐朝野的小侯爷的风采。容州府衙更是在开阔处搭起了彩台凉棚，达官贵人们也耐住初夏的一丝炎热，簇拥而坐，遥望指点着江面十几条彩旗龙舟。

蓝徽容含笑望着在翠叶桥上蹦跳玩耍的几个幼童，从怀中掏出铜板，从小贩手中接过几串棉花糖，弯腰递给那些小童。

“蓝哥哥，莫爷爷说你很久没到他那里去了，叫我们看见你，同你说一声，要是有时间，就过去一趟。”一个女童接过棉花糖，仰头说道。

蓝徽容轻抚了一下她的额头：“小叶子乖，蓝哥哥知道了，去玩吧！”

小叶子清脆地应了一声，转身向桥那头奔去。

一阵惊呼声传来，马蹄声劲响，一道白影由桥对面官道激起一片哗然，疾驰而来，马上之人左右摇晃，大声惊呼：“让开啊！”

眼见那匹惊马就要奔上翠叶桥，马蹄就要踏到受

惊倒地的小叶子身上，蓝徽容身形疾闪，如一道青烟，笼住小叶子轻滚于一旁，同时右手运力于白驹过隙间扯住马尾，清喝一声，惊马前蹄高高扬起，马上之人大声惊呼向后跃起，再向一旁倒落。

蓝徽容松开马尾，左足在桥面一点，纵身过去，抱住在空中狂叫的落马之人，右足急点上桥边石柱，青影挟着一袭绯红在桥上如一道霞光，悄然落地。

此时，桥上桥下围观群众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阵沉默过后，爆发出轰然的叫好声。

蓝徽容见引起众人围观，恐有熟人认出自己来，忙低头敛眉，将怀中落马之人松开，让她倚住桥边石柱，转身急往桥下行去。

“啪”声劲响，蓝徽容因急于脱身，猝不及防，右肩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忍不住回过头来，只见那落马之人，正手持马鞭，怒视着自己。

那是一个约十五六岁的少女，容光照人，粉嫩的脸不知是因为惊吓还是狂怒，红如榴花，她嘴唇轻颤：“你这狂徒，小贼，就想这样逃走吗？”

蓝徽容一时愕然，正待开口，十数骑由大道如风卷怒云，疾驰至桥头，有人高呼：“在这里了！”纷纷

跃下马来。

那少女转头见那十几人迈上石桥，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奔过去揪住其中一人衣襟：“辰哥哥，快拿下这个小贼！”

那人一袭月白色锦袍，腰缠玉带，身形高大，蓝徽容一眼望去，正好对上他冷竣的眼神，心头一跳，只觉这青年公子气势逼人，难以直视。

那青年公子冷冷扫了蓝徽容一眼，低头道：“惠儿，怎么了？”

“辰哥哥，这小贼，害我跌下马来，又，又对我无礼，你快帮我把他拿下，好好惩治于他！”那少女惠儿仰头娇声道。

蓝徽容轻轻摇头，向桥下走去，几名锦衣大汉迅速拦在了她的身前，蓝徽容冷冷道：“怎么，想以多欺少吗？”

少女惠儿大声道：“将他拿下！”

锦衣大汉们齐应一声，欺身上前，蓝徽容提气纵身，在几人身形之间如穿花拂柳，青影闪动，那大汉们竟一时捕捉不到她的身形。

青年公子在旁看着，忽然轻轻‘咦’了一声，正

待开口喝止，蓝徽容清笑一声，右手如风摆杨柳，在空中一一拂过，锦衣大汉们脸上肩上齐声‘啪’响，蹬蹬后退，蓝徽容已微笑着负手立于桥柱之旁。

锦衣大汉们正待再次扑上，青年公子喝道：“住手！”

他缓步走到蓝徽容身前，细细打量了她几眼：“是你对我家妹子无礼吗？”

蓝徽容直对上他的眼睛，只觉他幽邃的眼神中似有猛虎要扑将出来一般，微愣后淡然一笑：“这位兄台，你就是这样纵容令妹当街纵马，踏人行凶，忘恩负德的吗？”

青年公子不由怔住，回头望向惠儿：“惠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围观的群众有些愤慨，大声喧哗起来。

“这小姑娘也真是的，人家救了她，她还这等胡搅蛮缠！”

“就是，这种闹市纵马，伤了人可怎么办？”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野丫头，这般没教养，差点伤了小孩子，还居然对恩人这般无礼，真是世风日下啊！”

蓝徽容淡淡笑着，看着那青年公子微愠面容：“这

位兄台，若是没其他的事，在下可要告辞了。”轻拂青衫，她举步下桥，向乘风阁步去。

少女惠儿被众人说得有些恼怒，见蓝徽容在眼前飘然而过，手中马鞭再度高高举起，那青年公子右手急伸，夺过她手中马鞭，冷声道：“惠儿，若再胡闹，你明天就给我回京城去！”

蓝徽容却未再理会这对兄妹，她步入乘风阁，拾级上楼，岳掌柜见她进来，忙跟了上来：“您来了，给您留着呢。唉，夫人她-----”说着眼眶有些湿润。

蓝徽容心中一酸：“岳伯伯，多谢您了。”

她缓缓步到阁内正临河面的那熟悉的楠木桌前，右手轻抚着桌面，南风吹来，薰人欲醉，蓝徽容闭目片刻，面向河面，坐于桌前，轻声道：“母亲，容儿虽不知您为何要年年赛舟节来这儿饮上几杯，但容儿以后每年都会来的，都会替您洒下一杯‘青叶酒’，会替您看赛舟节上谁拔头筹的。”

‘蹬蹬’的脚步声响起，十来个人步上乘风阁二楼，岳掌柜忙迎了上去：“各位客官，这边请！”说着将他们引向蓝徽容右首的一张桌子。

“辰哥哥，我要坐那张桌子！”一个清脆的声音响

起，蓝徽容秀眉轻蹙，怎么又会是对这对兄妹？

简璟辰望向惠儿指着的那张楠木桌，那桌子靠于窗下，正临河面，河上河边一切风景尽收眼中，一个青影坐于桌前，背对众人，持杯轻饮。那一抹天青色，衬着阁外透入的夏阳，河边轻摆的杨柳，阁前艳丽的榴花，如青烟朦胧，又似繁花泻地。

简璟辰认出背对自己之人正是先前在桥下的那个清冷如菊的青年，此刻见他身形如烟如柳，一时有些发怔。惠儿却步了上去，手中马鞭轻敲桌面：“喂，你让一下！”

蓝徽容觉这少女无礼野蛮，目光投向河面粼粼波光，并不理会。

岳掌柜忙赶了上来：“小姐，这桌子是这位公子已经订下的，您还是到这边这桌吧。”

惠儿却已看清蓝徽容面容，想起方才就是他害得自己跌落马下，还将自己抱在了怀中，羞怒再度涌上：“他出多少银子，我十倍给你，你叫 he 让开！”

岳掌柜陪笑道：“小姐，小店规矩，这桌子每年五月初一，由这位公子包下，不管多少银两，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坐这个位置的。”

惠儿柳眉一竖，还待再说，简璟辰步了过来，拉开惠儿，轻撩锦袍，意态潇洒地在蓝徽容身边坐下，蓝徽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这位兄台，在下不喜与人同桌。”

简璟辰目光在她身上停留片刻，忽然轻笑拱手道：“这位公子，先前是舍妹不对，在下这厢赔礼，并谢过公子相救舍妹之恩。”

蓝徽容微微一愣，先前在翠叶桥上见此人冷峻威严，如腊月寒冰，眼中神光更如洪水猛兽一般慑人心魄；此时这人忽然轻笑，软语赔礼，又似春回大地，冰雪消融，温雅和润。两种矛盾的气质集于一身，心中不禁暗暗警惕，知此人非一般世家公子，遂淡淡笑道：“萍水相逢，何足言谢。只是在下不喜与人同桌，还请兄台让开，不要扰了在下观舟雅兴。”说着仰起头来，将手中‘青叶酒’一饮而尽。

简璟辰见她仰头饮酒，一抹细净的白色划破眼帘，直冲心间，眼神一亮，再细细地望了蓝徽容几眼，嘴角轻勾，轻拂衣袍，飘然立起：“既是如此，在下就不扰公子雅兴了。”说着带着那惠儿在蓝徽容身侧一桌坐了下来，惠儿还待噘嘴再说，被他目光一扫，吓得低

下头去。其余锦衣大汉束手立于二人身后。

简璟辰视线正对蓝徽容侧面，他轻酌浅饮，不时望向蓝徽容，嘴角笑意越来越浓，只是想起这人先前在桥上的身形，心底又隐隐有些疑惑。

号角声响，河边岸上一阵如雷欢呼，阁下道上行人纷纷涌向河边。

“小侯爷来了！”

“在哪里？让我看看，小侯爷真的到咱们容州来了？！”

“是啊，说起来，慕王妃对咱们容州可是眷顾有加啊，不但请慕王爷免了咱们三年钱粮，还让小侯爷今年亲来主持赛舟大会，这可真是我们容州百姓之福啊！”

“听说慕王妃出身咱们容州，自是要对容州百姓好一些的了。”

阁下众人议论之声随风飘来，蓝徽容却似没有听入耳中，她轻抿着杯中之酒，遥望着阁前河面彩舟，脑中尽是母亲那温柔清美的笑容。

鼓点如暴风骤雨般将蓝徽容惊醒，耳听得身侧一桌，惠儿激动兴奋地大声呼道：“辰哥哥，快看，琮哥

哥出来了！”

蓝徽容向河面望去，遥见河边府衙搭起的彩台上，一身形俊朗的青年正宽去身上锦袍，露出贴身劲装，由于隔得较远，看不清他的面目，只知他额头束着金带，在丽日下闪闪发光，他举步走到彩台边缘，如飞鸿掠波，稳稳地落在数丈开外的彩舟之上，四周顿时爆发出一阵如雷的叫好声、喝彩声。

惠儿猛然站起身来，冲到蓝徽容桌前，探身向外，大声呼道：“琮哥哥加油！”

蓝徽容见她直喇喇冲到自己桌前，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不由眉头轻皱，抬眼见阁外桐叶轻摇，微微一笑，右手束于袖中，微不可闻的‘吡’声响过，惠儿‘唉呀’一声，后退几步，揉搓着双眼，口中嘟囔道：“店家也是，不将这长到阁内的树枝给砍了，可迷了我的眼睛了！”

旁边桌上，简璟辰面上笑意愈发浓重。

二、赛舟

徽水岸边，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十几条彩舟打

横排开，列如雁阵，轻漾着停在起点彩绸前。

各条彩舟皆装饰华丽，尤以正中间那条更是气势恢宏，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云旗猎猎。容州城太守在彩台之上亲颂祭文，以祈求今年容州城风调雨顺，境泰民安。

炮声响处，万众齐喝，一时间，河面锣鼓铿锵，飞桨劈浪，去渡如飞，十余条彩舟直扑向东风桥终点。

岸上，万千民众随着彩舟放步追赶，高声呐喊，瞬间便已到了乘风阁前。

蓝徽容端坐于桌前，放眼望去，见那头束金带的小侯爷正立于最中间那条彩舟之上，亲操击鼓，手中鼓槌如疾风暴雨，与舟上众桨手‘唉嗨’声配合，极富韵律，在震天的锣鼓声和呐喊声中传入蓝徽容的耳中，她不禁稍稍偏头，眉梢轻扬，似在那小侯爷的鼓点声中听到金戈之音，隐如刀剑铿锵，又似有大漠悲风，卷起战马嘶鸣。

邻桌，惠儿紧紧揪住木窗一角，极力探头，小脸涨得通红，放声高呼：“琮哥哥加油！”眼见小侯爷彩舟与其右边的一条彩舟齐头并进，双足急躁，恨不得直冲上彩舟替那琮哥哥助上一力方好。

简璟辰透过窗角望向河面，目光却凝聚在了小侯爷彩舟舟尾的那名舵手身上，只见他在这激烈时刻，端坐舟尾，意态悠闲，手腕也不见如何用力，便摇动大浆，虽是劲装打扮，却好似衣袂御风，月华当空。

简璟辰不由暗暗讶异：世琮到哪里找来这么一位高手，似是未曾见过。

眼见小侯爷彩舟在水面上微微一斜，似是舵手用力不匀，电光火石间旁边那条舟便超出了半个舟身。惠儿‘唉哟’一声猛拍窗框，跺脚道：“琮哥哥哪里找来的舵手，这般无用！”

简璟辰却看得清楚，微微一笑，眼角余光瞥见邻桌那青衫公子也是微微一笑，眼中如有宝石生辉，瞬间眼帘垂下，光华敛收。

简璟辰见他眼力如此高明，想起这青衫公子先前在桥上的身法及招式，心底疑惑越来越重，一时忘了去看河面赛事。

眼见东风桥已不过数丈距离，那舵手忽然仰起头来，一声劲喝，握住舵浆的手如蒹葭临风起伏，舟头轻摆，舟行如飞，借着后面彩舟涌来的水波之力，瞬间冲过了对手，劲涌的水浪还将对手冲得向右偏去，

小侯爷的鼓点也恰如此时暴然激烈，其余浆手放声齐喝，彩舟犹如水上流星，在岸上万众的欢呼声中，瞬间便冲至东风桥前。

彩舟舟头堪堪冲至东风桥下，那小侯爷身形原地拔起，飘逸难言，探手摘下桥上彩球，又在空中轻轻转身，落于彩舟舟尾，与那舵手并肩而立，丽阳映着波光，衬得二人如天神一般。

这扣人心弦的一幕看得岸边万众群情激动，‘小侯爷’之声震天动地，那少女惠儿更是手舞足蹈，兴奋得无以言状。

蓝徽容默然看着那小侯爷彩舟荡至岸边，飘然上岸，万众簇拥，忽然心头一酸：母亲，今年是潭州来的小侯爷拔了头筹，您看见了吗？母亲，您放心吧，我自会替您洒上一杯‘青叶酒’的。

薰风由窗间鼓了进来，带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阁下路上行人纷纷向翠叶桥涌去，惠儿依在窗前，大笑着回头：“辰哥哥，琮哥哥过来了！”

小侯爷慕世琮此时换回紫色轻袍，却已取下头上金带，任被河水溅湿的乌发在南风中飞扬，轻策身下白驹，面色冷森傲然，在容州太守的陪同下过了翠叶

桥。

“小侯爷，那处就是乘风阁了。”郭太守陪笑望着这位清冷的小侯爷，纵是艳阳高照，也觉如卧寒冰，瑟瑟不安。

容州赛舟节，本是民间赛事，却不料今年这以文才武功、孤傲绝世之名声震东朝的小侯爷亲来参赛，着实让他捏了把汗，幸好今日小侯爷拔得头筹，不然自己可要寝食难安了。

慕世琮在道侧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策马到了乘风阁前，稍稍抬头，阁前匾上那几个溜金大字‘乘风阁’撞入眼帘，心中微微一动，正待细看，头顶传来一个清脆兴奋至极的声音：“琮哥哥！”

慕世琮抬头望去，眉头轻皱：她怎么会在这里？一时有些犹豫，还要不要上这乘风阁。忽见惠儿身侧，青袖在空中挥过，一杯清酒于窗前洒下，又倏然收了回去，却见不到执酒之人身形面目，只是这一袖一洒之姿态，令慕世琮心头一惊。

他迅即跳下马来，随从之人忙纷纷下马，涌入乘风阁，当前驱散围观人群，簇拥着他上了二楼。郭太守更是亲带衙役在楼下挡住如潮人流，维持秩序。

见他上楼，惠儿娇笑着迎了上来：“琮哥哥，恭喜你，真是太威武了！”

慕世琮看都未看她一眼，直奔窗下桌前，已不见了方才那道青影，只余一个月瓷酒盏，散发着冷冽的‘青叶酒’香，桌上两碟冷菜，正是‘青梅酥瓜’与‘荷叶香丝卷’。

他目光急扫向阁内，一个青影正沿楼梯而下，慕世琮忙追了过去，忽闻身侧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世琮，多日未见了。”

慕世琮停住脚步，面上冰雪消融，淡淡笑着转过身来：“四-----哥，您怎么也到这容州城来了，也不通知小弟一声。”

简璟辰微笑道：“我也是今日方到，一来就见世琮你大显神威，实是给了四哥我意外之喜啊。”

慕世琮一面走向简璟辰，一面望向楼梯，那道青影已悄然消失，他忙向简璟辰微微拱手：“四哥，您稍等片刻，回头咱们再叙话。”说着匆匆追了下去。却见楼下人头攒动，众人皆以崇敬仰慕的目光看着他，早已不见了那个青色身影。

慕世琮只得转身上楼，走至简璟辰身侧坐下，侧

头望向窗前桌上摆着的两碟冷菜和一杯清酒，心中渐涌疑云。

简璟辰右手轻摆，止住惠儿欲说话之势，含笑道：“世琮，在看什么呢？”

“四哥，方才坐于那桌之人，您可曾看清楚？”

“似是一青年公子，面貌如何，我也未曾看清。怎么了？”简璟辰不由有些讶异。

慕世琮转过头来，恢复清冷神态：“没什么，可能只是巧合罢。”他正颜道：“不知四哥到这容州城来，可是有何要事？”

简璟辰眼中闪过冷冽之光：“没事，只是在京城呆久了，带惠儿出来走一走，世琮你呢？今年怎么有这等闲情雅兴来参加这赛舟节？”

“四哥您还不知，我岂是愿意这般行事之人，只是父王吩咐，不得不从罢了。”

想起父王临行前的吩咐，他缓步至窗下桌前，执起酒壶，闻了一下，正是‘青叶酒’香，他斟满月瓷酒盏，静静洒于窗前，默立片刻，又走回至简璟辰身旁坐下。

简璟辰想起一事：“对了，世琮，四哥正要问你，

今日助你那舵手是何许人，身手似是相当不错，可是你府中新进之人？”

蓝徽容见那小侯爷下了翠叶桥，策马往乘风阁而来，便举起酒杯洒下‘青叶酒’，心中默念道：母亲，今年这杯酒我替您洒下了，明年，我会再来的。

心事已了，她听得楼下喧哗之声，不愿再呆在这里，站起身来，见数十名随从打扮之人蹬蹬上楼，忙从邻桌那十几名锦衣大汉身后悄然而过，乘众人纷乱之际下楼而去。

她轻分拥挤人群，出得乘风阁，转入了水井巷，想起先前小叶子所言，也觉太久未到莫爷爷处，便穿街过巷，向城西步去。

行得一阵，她心中暗起警惕，借低头整理腰间佩玉，眼角余光扫见一名锦衣大汉若即若离跟在身后，正是先前在桥上与自己交手数人之一。

蓝徽容忆起邻桌那青年公子气度雍容威严，惠儿又口口声声称那小侯爷为‘琮哥哥’，知他们来历不凡，想起母亲生前劝诫，心中暗凛，虽不知那青年公子为何要派属下跟踪于自己，却也知来者不善，稍稍思忖，便转入了紫衣巷。

紫衣巷是容州城青楼集聚之地，此时尚是正午，青楼女子仍在拥被高眠，巷内一片冷清，蓝徽容行到巷中一扇红漆大门前，举手轻拍，过得一阵才有一人掩嘴探头：“什么人，这么早找姑娘？”

待看清门前所立之人，忙弯腰道：“公子，是您啊，快请进来，月妈妈正在念着您呢。”

蓝徽容刚转过前堂，一个绿衫美妇迎了上来，拉住她的手笑道：“容儿，刚从乘风阁回来吧，快进来阴静一下，别晒坏了。”

蓝徽容与她在小花厅坐下，凝望着她略显疲倦的面容：“月姨，岚儿也不小了，您又不缺银子，趁早收手吧，母亲她，临走前十分放心不下您和岚儿。”

“唉，容儿，三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容儿，当年蒙你将月姨救出炼狱，月姨便曾发誓，要戏尽天下负心男子，也要帮助被逼至绝路的可怜姐妹，明月楼一日开下去，这帮姐妹便一日有容身之处，明月楼若是不在了，这帮可怜的姐妹无处可去，又要散入其他青楼，你想想，岂不是又要将她们推向火坑？”明月轻叹道。

蓝徽容默然不语，过得片刻轻声道：“月姨，是我

们蓝家对不住您。”

明月忙轻拍她的双手：“容儿，你切莫这样说，虽说是蓝家的大老爷和大夫人将我推入火坑的，但如果当年没有你偷出家里的值钱字画将月姨赎了出来，又暗助月姨买下了这间明月楼，月姨哪有今天，这条路是月姨自愿走的，你不用担心了。倒是容儿你，三老爷和三夫人都不在了，你孤身一人呆在蓝家，那帮子势利眼们又不待见你，你到底有何打算？”

蓝徽容轻叹一声：“月姨，我有武功，不怕她们欺负，只是母亲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说当年落难时蒙蓝家收留，父亲又对她有再造之恩，叫我千万不要负了蓝家，又说外面世事险恶，不如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世家小姐，安安份份地嫁人，我不是不想离开蓝家，可一想起母亲这番话，便又留了下来。”

“夫人说得也有道理，只是容儿，你学得一身武艺，心性又素来高洁，蓝家那缸子污水岂是你长留之处，再说了，前几日月姨听到一些不好的传闻。”

“哦？月姨请说。”

“前几日，蓝家那花花三少，你那三堂兄在我这处留连，醉酒后说出大老爷和大夫人正商量着将你嫁

给新州太守做二房。”

蓝徽容面色微寒：“他们敢？！”

“容儿，从理字上来说，他们所做无可指责，你现在是孤女，父母双亡，自然是由大伯父来决定终身大事，他们为夺你父亲遗产，想的便是要尽早将你嫁出去，到时只需稍稍打发点寒薄的嫁妆，三老爷的田产和古董字画便会尽数归于他们了。”

蓝徽容心中稍稍有些烦乱，明月知她所想，取过桌边琵琶，纤指轮飞，如轻云暗涌，又似薰风入弦，碧纱窗下泉水叮咚，浓荫林间藤萝滴翠，蓝徽容顿觉神清气爽，待明月一曲弹毕，灿然一笑，站起身来：“月姨，您放心，容儿自有应对之法，总不能让他们把我欺负了去，容儿正想去苍山雾海，塞外大漠去看一看呢！”

明月含笑凝望着她：“好容儿，月姨相信你，当年你才十岁，便有勇气来救月姨，又岂是寻常女子。真有那么一天，只望容儿多多珍重，时常捎个信给月姨，再寻个知心的人，好好的过你任情洒脱的人生，月姨便心满意足了。”

两人执手相视一笑，蓝徽容道：“月姨，门口有个

来历不明的人跟了我很久，我从后门出去，您帮我到前门拖住他。”

作者有话要说：有朋友问此文是不是东流水的续集，不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是为了纪念流水群的朋友们，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当然，‘青山接流水，流水映明霞’也是某楼梦想中的生活。

三、再遇

蓝徽容从明月楼后门出来，转过几条小巷，已觉察不到跟踪之人，放松下来，行得一阵，便到了城西柳家巷。

她轻轻推开巷尾一扇木门，一只大黄狗伸着大舌头扑到了她的身上，蓝徽容调皮心起，一个起跃便攀上了院中的葡萄架，大黄狗急得在架下转圈，仰起头来哼叫着，似是奇怪她为何不象往常一样与自己嬉戏。

一个苍老的声音略带笑意：“容儿，别闹了，你这么久不来，小四好不容易盼到你，你还要这样戏弄它。”

蓝徽容微笑着从葡萄架上落下，轻抚着小四的头，走至院角一个正在编织竹篓的老人面前行礼道：“莫爷爷，很久没来看您了，是容儿不好。”

“容儿，你母亲过身也已经半年多了，你得多出来走一走，老是闷在那蓝家大院内，又有何趣味。”莫爷爷十指如飞，片片竹蔑在他手中如青烟袅袅，又如纤云飞舞，来回穿梭，带上无言的节奏与韵律，蓝徽容瞧得有些呆了。

莫爷爷收住最后一根竹蔑，微微一笑：“容儿，记住了吗？”

“多谢莫爷爷！”蓝徽容细细的咀嚼着莫爷爷方才的动作，俯身拾起一根竹棒，手腕轻振，在院中腾挪轻移，身形翻舞，化作一道道青影，丽日映照下，酣畅淋漓中尽显悠闲从容。

莫爷爷含笑看着她收住棒势：“容儿悟性极高，爷爷也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你只切记，在外游历，不要任意行事，莫轻易伸手，要知世情复杂，人心险恶，看事看人不能只看表面，要三思而后行。”

他又仔细端详了蓝徽容几眼：“不过容儿素来机敏，这么多年你出了蓝府就扮作男儿，扮得很象，爷爷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蓝徽容蹲到他的身边，小四喘着气在两人之间穿来穿去。蓝徽容略略有些惆怅：“莫爷爷，您真的决定

要离开容州了吗？”

“是，你母亲一走，爷爷在这容州便没有什么牵挂了，爷爷知道你是迟早要离开蓝家的，会有你自己的人生，而且爷爷也还有自己的一些私事要了，过了这个月你父亲的祭日，我就要离开了，如果爷爷还有命回来，会到明月那里留下联络方式的，容儿，你自己要多保重！”

蓝徽容将头依上莫爷爷的左膝，十分的不舍，却又说不出一句挽留的话，只是左手轻抚着小四的头，一下一下，如同体内那颗惆怅跳动的心。

她站起身来：“莫爷爷，您还没吃中饭吧，我去给您做！”

未时一刻，蓝徽容带着小四出了容州城，正午的太阳晒得小四舌头伸得老长，蓝徽容却仍是悠然惬意，轻笑道：“小四，你又要跟着我出来，又热成这样，是不是莫爷爷成天把你关在院子里，想出来透透风啊。你也会跟莫爷爷一起离开我吗？”

小四却只是摇着尾巴在她脚边窜来窜去，似是极为欢快。

不多时，蓝徽容便带着小四上了会昭山主峰，会

昭山脉位于容州城西，山高林密，秀丽幽深，溪涧纵横，沟壑密布。时值夏日，林木深茂，飞流潺潺，小四似也感觉到了丝丝凉爽，跑得更加欢快，时而在密林中兜上一圈，时而去小溪里窜上几下。蓝徽容含笑看着小四撒欢，感受着这山间的阴凉，想起以往每年都是与母亲一起沿着这山道上那结庐亭，清宁中便带上了几分怅惘。

沿着主山道上了一条碎石路，向上攀延，结庐亭隐约可见，蓝徽容立住脚步，回身望向山下的容州城，坊巷纵横如星罗棋布，青瓦房舍似珠落玉盘，山风吹来，心境豁然开朗，忽然想道：不知那苍山雾海、塞外大漠又是何等风光，又能给自己带来何等意境？

呆立片刻，她转过身来，继续向半山腰的结庐亭行进，快到亭下时却不见了小四，蓝徽容不由有些着急，毕竟此处远离城中，一旦小四走失，可不一定能够找回莫爷爷的院子。

她向四周张望，左右皆是密林，不见小四踪影，她慢慢走向左首密林，唤道：“小四，小四，出来！坏家伙，去哪里了？！小四！”

简璟辰在几名锦衣大汉的簇拥下坐于结庐亭中，

遥望着山下的容州城，心中暗道：怪不得父皇说容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由徽水可直下东南本朝腹地，过了这会昭山脉又可北上雾海，直插漠北草原，也怪不得多年来慕王爷不愿将此地辖权交归朝廷，看来今趟来容州确是大有收获。只是为何临行前父皇会吩咐自己来这结庐亭洒上一杯清酒呢？

正在沉思之际，耳中隐隐传来‘小四，小四’的呼唤声，他心头剧跳，疑入梦中，猛然跳了起来，用心倾听，象是在亭下不远处传来的呼声。

他面色煞白，冲出亭中，望向亭下山路，却不见人影，但那‘小四，小四’的呼声却缥缥缈缈，幽幽荡荡传入耳中，撞入他的心间。

“小四，你在哪里？怎么到树上去了，这样危险，快下来！”

“小四，不要再和璟文争了，他是皇后亲子，你争不过他的，听姐姐的话，这样吃亏的只是你自己。”

“唉，小四，你又这样了，听姐姐话，你得多忍着点，谁让咱们的母妃是亡国公主，谁让咱们身上流着李氏的血，父皇和朝臣们对你有戒心是自然的，你得多忍着点。”

“小四，听着，母妃是被她害死的，现在她又要来害姐姐了，要逼姐姐嫁到那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小四啊，你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用什么方法，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小四，姐姐要出塞了，要为东朝献出自己的一生了，小四，姐姐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怜的小四，姐姐舍不得你啊，谁再来保护你啊！”

简璟辰眼前浮现皇姐那凄婉的笑容，哀绝的眼神，遥望北方，心头隐痛：姐姐，是你在呼唤小四吗？你在塞外还好吗？小四时时想着你，你得撑住，总有一天，小四会踏平漠北，将你接回来的。

“小四，快出来！”轻柔的呼声再度传来，这回简璟辰听得十分清楚，向山路旁的密林望去，只见一个青色身影悠悠步出密林，站在山路上四处张望呼喊。

简璟辰失望中又带上了一分惊喜，认出这青色身影正是上午在翠叶桥和乘风阁遇上的那个青年公子，先前听手下回禀说这青年公子进了明月楼后便不见踪影，他还怅然若失，又怀疑自己先前的猜测是错误的，不料竟又在这结庐亭前得见，实是有些意外之喜。只是他为何此刻会在这处出现，并呼叫‘小四’呢？

蓝徽容在左右密林寻得一番，未见小四踪影，心中焦急，想起先前小四似是跑在自己前面，便边唤边向山上行去，忽然心头一惊，抬头望去，只见结庐亭前，一个月白色身影正含笑望着自己。

蓝徽容暗暗惊讶：怎么今天总是与这青年公子相遇，翠叶桥，乘风阁，现在又到了结庐亭，真是有些怪了。只是见简璟辰此时面色和善，不复先前在桥上的威严之势，便也微微点了点头，继续四处张望，唤着‘小四’。

简璟辰听她轻呼‘小四’，呼声中带着几许宠溺，几许担忧，几许嗔责，心中隐隐一动。步至蓝徽容身边，拱手道：“这位公子，咱们又见面了！”

蓝徽容微微还礼：“兄台客气了。”她不欲与这身份贵重之人打交道，侧过头去。

简璟辰见她面色冷淡，身形却清雅难言，看在眼里说不出的舒坦，不由笑揖道：“公子，在下简宁，自京城而来，今日我们三度相逢，足见有缘，既然在这碰上了，不如请公子到这亭中，对着这秀山丽景，饮上两杯，简某也正想找一名容州本地之人讨教一番，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蓝徽容见他执礼甚恭，语出真诚，又不见那刁蛮惠儿在侧，加上迟迟不见小四出来，在此处等候自是最佳，便微微点头：“简公子太客气了，既是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简璟辰见她应允，心中竟有一丝莫名的欣喜，两人在亭中坐定，身后锦衣大汉上来在亭中石桌上摆上两个酒盏，几碟冷菜。

蓝徽容见他们训练有素，所用器物又是十分珍贵的‘定窑瓷’，而且到这荒山野岭来还诸物备妥，便知这简公子定是京城王公贵族子弟，虽说先前在桥上有所争执，却也怪不得他，后来两度相遇，他恭谨谦和，温文尔雅，便将对他的戒心去掉了几分。

简璟辰微笑着替蓝徽容斟满眼前酒盏，举盏笑道：“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在下姓蓝，名容。”蓝徽容持杯微笑。

“蓝公子，相逢即是有缘，今日简某得见公子风采，又蒙公子相救舍妹，在此一杯水酒聊表谢意！”

蓝徽容见他谈吐清雅，又先干为敬，此时已近申时，暑意渐消，山风轻拂，美景当前，便将那对他的最后一分戒心悉数抛去，微笑着举杯一饮而尽。

蓝徽容望向简璟辰：“简公子，怎么不见令妹呢？”

“蓝公子，看样子简某痴长两岁，不如叫你一声蓝兄弟，你便称我简兄吧。舍妹惠儿遇到了一位旧友，随他而去了。先前在桥上对蓝兄弟有所误会，实在是抱歉。”

蓝徽容忙道：“一场误会，简兄不必放在心上，再客气就显得蓝某心胸狭窄了。”

两人相视一笑，前嫌尽释，再饮得两杯，渐渐熟络，简璟辰一一向蓝徽容询问容州风土人情，民风世俗，蓝徽容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由容州聊到京城，由民风而谈诗词，两人渐感投契，不知不觉中便已近黄昏时分。

此时夕阳西下，落霞满天，霞光从亭外透入，映在蓝徽容白玉般的面容之上，闪着一种绚丽的绯红，她浓密修长的睫毛不时轻闪，衬得双眸宛如宝石在桃花丛中熠熠生辉，又似幽深的清泉在丽阳下暗吐清香。

简璟辰注视着她的面容，心中暗惊：也未饮得几杯，怎么似有些浑身暖洋洋，着不上力的感觉呢？

蓝徽容似有些感觉到他的目光，抬起头来，简璟辰忙垂下眼帘，蓝徽容顿觉如寒剑入鞘，光华尽收，

此时方醒觉竟与这人谈了个多时辰，忙推盏起身，拱手道：“简兄，今日一会，相谈甚欢，只是蓝某还需将家中小四寻得，尽早回城，他日有缘，再与简兄相聚。”

简璟辰好奇心起：“不知蓝兄弟口中的小四是何许人也？”

蓝徽容正待作答，狗吠声由远而近，她慧黠一笑：“我家小四来了！”说话间，小四已由山顶气喘吁吁地跑来，扑入了她的怀中。

简璟辰看着她带着宠溺的微笑将那大黄狗搂入怀中，轻柔地梳理着它颈间毛发，愕然半晌，终不可自抑地仰天大笑。

蓝徽容一时怔住，只见简璟辰笑着站起身向自己走来，她此时是蹲于地上，这一望竟觉这简公子是如此的高大威严，气度雍容。

简璟辰笑着在蓝徽容和小四身边蹲了下来，伸手轻抚上小四的头顶，小四也不抗拒，在二人的抚摸下微眯双眼，显得极为惬意，简璟辰凝望着蓝徽容笑道：“为何唤它小四？”

“哦，它生下来时我就守在一边，知道它是排行第四，而且它尾巴上有四个小白点，你看，就在这里，

所以就一直唤它小四了。”蓝徽容扬起小四的尾巴侧头向简璟辰展颜而笑。

简璟辰的笑声渐渐窒息在了胸中，和着那颗早已不堪重负的心呼呼跳动，沉沉欲坠。

小四却似是因蓝徽容抓住了它的尾巴有些不安，猛然窜了起来，狂声大吠，蓝徽容不由有些讶异：“小四，你怎么了？”

破空的风声响起，寒光满天，简璟辰面色一变，猛然伸手，抱上蓝徽容肩头往石桌下滚去。

四、逃生

漫天的强矢伴着嗡嗡的弓弦声震破黄昏的宁静，呼啸着飞向结庐亭内，简璟辰搂着蓝徽容躲入石桌下，堪堪避过第一轮箭雨。原本立于他身后的锦衣大汉们瞬间倒下了两个，其余几人闪身躲让后纷纷抽出腰间兵刃，左躲右格，架开不断射来的利箭。

简璟辰接过手下掷来的一把长剑，擎出利剑，塞入蓝徽容手中，自己则手持剑鞘，沉声道：“蓝兄弟，等下你紧跟我后面，往山下冲。”

蓝徽容望望手中长剑，又看看他手中剑鞘，利箭

如流星般在身侧飞过，这一瞬间，她竟有微微的失神。

箭势稍歇，数十名黑衣蒙面人从山顶急纵而下，杀向亭中。一名锦衣大汉高喝：“主子快走！”和身边几人迎了上去。

简璟辰喝道：“走！”身形迅如轻烟，向山下逸去，蓝徽容急忙跟上。耳听得身后惨呼声传来，十几名黑衣人冲破锦衣大汉们的拦阻，迅即赶了上来。

两人堪堪跃出数丈，道旁密林里又杀出十几名黑衣蒙面人，拦在了二人的前面。

简璟辰心头暗惊：难道她就真的敢这般行事，将成年皇子置于死地吗？由不得他细想，黑衣人们已前后夹攻，围了过来。

蓝徽容一声清喝，剑舞游龙，银光闪烁不断，衣袖飘风，生死搏杀间竟似翩然起舞，意态悠闲，偏偏与对手剑刃相交时又如雷霆相击，气势惊人。

简璟辰虽早知这位蓝兄弟武艺高强，却未料到他剑术如此高明，迅即放下心来，手持剑鞘，与几名黑衣人拚力厮杀。

蓝徽容一直想着这位简兄手持的是剑鞘，便慢慢退至他的身边，替他架住不断攻来的招数。两人相倚

相靠，抵挡着敌人如潮水般的进攻。

简璟辰越战越是心惊，这些黑衣人身手高明，招数诡异，有些竟似不是东朝武学流派，到底是来自何方的人马？又为何会在这容州城突然出现，置自己于死地呢？

惨呼声接连传来，亭中数名锦衣大汉先后倒下，与他们缠斗的十几名黑衣人又迅速向二人围拢。

简璟辰手上招式不歇，于身形交错间叹道：“蓝兄弟，是我连累你了！”

蓝徽容心头一愣，她见这些黑衣人个个武艺高强，虽说自己单打独斗都能胜出，但现在对方人多势众，下山之路被封死，若想突出这几十人的追杀逃下山去实是难于登天。

她心念急转，清喝一声，雪亮的剑芒自手中迸出，攻退敌人的近身围攻，贴住简璟辰低声道：“简兄，往右边山上走！”说着右手长剑横扫如闪电划破长空，将攻上来的十数人逼了开去。

简璟辰不及思考，向右首山头纵去，蓝徽容迅即跟上，不时回身迸出剑气纵横，不久便有两名黑衣人倒于她的剑下。

其余黑衣人见她剑势强盛，一时倒也不敢过分逼近，又见二人并不往山下逃逸，反往山头纵去，便也不再强攻，只是死死地追在二人身后。

二人在山间纵身飞掠，不多时便攀上山头，简璟辰见蓝徽容似是胸有成竹，便紧紧跟在了她的身后，掠过数个山丘，蓝徽容停住了脚步，简璟辰凝目一望，不由愣住，只见两人身处之地竟是一处悬崖边，此时天色已渐昏暗，崖下云遮雾绕，黑沉阴森。

他抬起头来，望向蓝徽容，蓝徽容却只是微微一笑：“简兄，你信不信我？”

说话之时，那数十名黑衣人已赶了上来，看清二人位于悬崖边，便停下了脚步，四散开来，呈扇形将二人围住。

为首一名黑衣人桀桀笑道：“简老四，这下看你往哪里逃？”

简璟辰面色森寒，喝道：“是姓杨的派你们来的吗？！”

为首黑衣人仰天大笑：“简老四，你到了地府去问阎王爷自会知道的了！”说着手一挥，众黑衣人缓缓向二人逼近。

简璟辰转向蓝徽容，见她淡定从容地望着自己，昏暗暮色里眼神流转，这一瞬间竟忽然想起皇姐那双明澈动人的眼睛，他心头一热，冲口而出：“我相信你！”

蓝徽容灿然一笑，手中利剑击碎暮霭，带着破空之声，将围攻之人逼退几步，轻声道：“简兄，伏到我肩上来，抱紧我！”同时将长剑塞入简璟辰手中。

简璟辰电光火石间心念数转，身子却毫不犹豫地扑上了蓝徽容的肩头，一刹那间，如扑入了柔软荡漾的碧蓝湖水中，眼前光明黑暗叠闪，暴喝声响起，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越来越幽深的黑暗中，整颗心如闪电般炸开，肩头却猛然一痛，‘啊’的一声呼了出来。

蓝徽容双手用力拽住崖壁上的数根青藤，双足抵住崖壁，低声问道：“简兄，怎么了？”

简璟辰此时才惊觉这蓝兄弟竟已负着自己跳下了悬崖，崖下十分昏暗，只知他与自己悬在半空，山风劲拂，两人身躯悠悠荡荡。

简璟辰感觉到肩头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咬牙道：“中了暗器了，不过不要紧，是在肩上，没有大碍。”

蓝徽容心头一松：“那就好，简兄，你速速将头上那几根青藤砍断，免得他们循藤下来！”

简璟辰就着崖下仅余的一点光线望去，才发现这绝壁之上竟层层叠叠长着许多粗细不一的青藤，而蓝兄弟此刻正拽住数根青藤，足抵崖壁，稳住二人身形于半空之中。

他左手搂住蓝徽容肩头，右手持剑将头顶数根青藤一一砍断，蓝徽容轻轻一笑：“简兄，离地面还有很远，你准备好了，我下一段，你就砍一段！”

简璟辰轻应一声，二人一路循藤而下。蓝徽容肩负一人，要不断寻找粗可承受二人重量的青藤，又要双足落在崖石之上可落脚之处，心无旁骛。简璟辰却如在天地之间飞翔，肩头疼痛难忍，但胸前却温热无比，一阵阵幽香不断渗入心头，如晨风轻涌花馨，又似夜雾暗卷月华，如虚如幻，心神渐渐迷离。

他只是下意识地挥动着右手长剑，将青藤一一砍落，两人下落速度渐渐加快，终踩在了湿软的泥土之中。

蓝徽容长吁了一口气，正要开口说话，陡觉背后之人倾压过来，一个趔趄，两人齐齐倒于地上。

耳听得简璟辰口中发出呻吟之声，蓝徽容忙俯身将他扶起：“简兄，撑得住吗？我们得快些离开这里。”

简璟辰靠在蓝徽容肩头喘道：“撑得住，我们走吧！”

踩着崖底湿软的泥土，蓝徽容扶着简璟辰走出数百步，停了下来，轻声问道：“简兄，你身上有火摺子吗？”

简璟辰左手摸索着取出火摺子递给了蓝徽容，火光闪破黑暗，蓝徽容环顾四周，轻笑道：“还真没记错，就是这处了！”说着放开扶住简璟辰的左手，让他倚住石壁，上前两步将山岩上的一堆灌木丛拨开，侧头向简璟辰笑道：“简兄，请进吧。”

如潮的黑暗与如星的火光交替，简璟辰脑中渐渐迷蒙，勉强随着蓝徽容在山腹中走过一段，终支撑不住坐落于地。

蓝徽容忙蹲于他身侧，点燃一根树枝，细细看去，才发现他嘴唇发乌，额头大汗淋漓，心中一惊，急道：“暗器有毒！”右手疾点，封住简璟辰肩头数穴，同时用力撕开简璟辰锦袍，就着火光看去，倒吸了一口凉气。

简璟辰迷迷糊糊中听到蓝徽容轻柔的声音：“简兄，你忍着点！”

一声大叫，简璟辰疼得清醒过来，这才惊觉蓝兄

弟正手持利剑将自己肩头的倒勾镖剜出，黑血喷涌，蓝徽容十指如飞，封住他伤口周围数穴，眼见伤口仍是黑血不断，犹豫片刻，想起先前在亭中他递给自己长剑而留下剑鞘的那一瞬间，心中一横，俯下身来，嘴唇吮上了简璟辰的肩头。

简璟辰四肢麻木，心神疲倦，这一刻竟好想昏昏沉沉地睡去，只有肩头伤口处传来的一阵阵温热将意识留住，他的身躯似在潮水中起伏，遥远岸上的火光摄人心魂，引着自己向前漂去。

不知漂了多久，他逐渐清醒过来，全身也感觉不再那么麻木无力，转头抬眼望去，才惊觉那蓝‘兄弟’正俯在自己肩头伤口处替自己吸吮着黑血。

简璟辰脑中轰的一声，勉力向旁移去，喘道：“你别这样！”

蓝徽容扶正他的身躯，按住他双肩，仍是俯身下来，轻声道：“别动，一会就好！”

“别动，一会就好！”轻柔的话语传入耳中，简璟辰心中一酸，恍恍然中似回到了几年前的尚德宫。

尚德宫内，少年气盛的他一脸愤愤坐于锦凳之上，皇姐手握药瓶，按住他的双肩，解开他的衣襟，替他

肩上背上的伤口轻轻地擦涂着药粉，口中责道：“小四，姐姐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叫你不要去招惹璟文，你就是不听，又弄得一身伤痕回来了，要是母妃还活着，不定会怎么伤心！”

“姐姐，不是我想招惹他，是他欺侮于我！”他一脸愤怒，便欲站起身来。

皇姐纤细皓白的手腕将他按回凳上，爱怜的声音嗔道：“别动，一会就好！”

“别动，一会就好！”

“别动，一会就好！”

“别动，一会就好！”

这声音不停在他耳中回响，他呆呆地任蓝徽容吸吮着伤口的黑血，任她撕下身上衣襟将伤口包扎住，任她替他掩上长袍，任她扶着自己穿过山腹地道，蜿蜒前行，直至听到隐隐约约的泉水声，才猛然惊醒过来。

蓝徽容眼见熟悉的清泉出现，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总算到了这处了，应该安全了，简兄，你——”

身侧，微弱的火光中，简璟辰的眼眸迷蒙而又清

亮，闪烁着莫名的光芒。

蓝徽容略略有些心惊，松开扶住他的右手，退后两步，在泉边架起小小火堆，俯身于清泉中将口中余血漱净，在一块大石之上坐了下来：“简兄，歇歇吧，这处应是安全了，他们找不到的。”

简璟辰缓缓走到她身侧石上坐下，水声淙淙潺潺，逐渐舒缓着他的神经，沉默片刻，轻声问道：“蓝兄弟，你是怎么知道这处的？”

蓝徽容环顾四周，笑道：“如果我说我的轻功就是在刚才那悬崖上下攀援青藤练出来的，简兄你相不相信？”

“我信。”简璟辰凝望着她，低声道：“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蓝徽容一愣，旋即笑道：“也幸得简兄相信我，才能逃出生天，不瞒简兄，我自小便随着莫爷爷在这处练武，轻功也确实是在那悬崖上下练出来的，莫爷爷第一次将我带下悬崖时，我吓得半天都说不出话，可不象简兄今日这么冷静镇定。”

她侧过头来：“对了，简兄，那些人是什么人，个个身手不错，为什么要追杀你？”

“我也想不出他们是哪路人马。”简璟辰轻轻摇头。想起那些人的身手，他陷入沉思之中。是谁知道自己今日上了会昭山？又是谁派出了这数十名身手诡异的高手？如果不是她，难道是他？可这是他的辖境，自己如果在他境内遇刺，只怕朝中会起轩然大波，他怎会行此下策？

见他眉头深锁，蓝徽容嘴角轻勾：“简兄，你有伤在身，体内余毒未清，不宜思虑过度，想不出就不要去想了，不管是哪路人马，总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已！”

简璟辰一愣，将她这句话细细咀嚼一番，笑道：“蓝兄弟说得很精辟，不管是谁，总不过是争权夺利之人！蓝兄弟将世情看得很透啊！”

想起方才惊险瞬间，他眼中闪过冷冽的光芒：“不过，他们既要争权夺利，可得准备着付出惨痛的代价！”

见他眉目间杀气隐现，言语凌厉逼人，蓝徽容暗叹一声，不再说话，只是低头拨弄着石边的小小火堆。自己一时冲动，救下他来，到底是对是错呢？

简璟辰肩头麻痛渐消，过得一阵，右臂已可稍稍运转，脑内也逐渐清醒，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借

着火光，看清是位于一个十分狭长的峡谷之内，三面皆是悬崖峭壁。此时天已全黑，四周虫声嗡嗡，泉水叮咚。

“蓝兄弟，此处出去可否直到容州城？”简璟辰回头问道。

“从右首那块巨石下钻出去，有条小径，翻过一个山头，便可到我们先前上山的地方，但我估计此刻那些杀手们正在山间搜寻于你，还是不宜轻举妄动。”蓝徽容将松枝拨开数根，仅余十分微弱的火光。

“他们一击不中，应该已经逃逸，我留在山脚的手下此时也应该调了人马上来寻找于我，不然，岂不是白养了这帮酒囊饭袋。”简璟辰冷声道。

蓝徽容施然起身，拍去身上泥土：“既然简兄如此自信，那咱们就出去吧。”说着擎起一根燃烧的松枝向右首步去。

走得数十步，她渐感脚下有些不对劲，弯腰细细望去，‘唉呀’一声唤了出来。

“蓝兄弟，怎么了？”简璟辰一时未收住脚步，险些撞上她的身子。

“前几天下过暴雨，山泥倾泻，将出路堵住了。”

蓝徽容回头道：“这是唯一的出路，出不去了。”

简璟辰略略沉吟：“如果我们折返来路呢？”

“那也只能回到那悬崖下面，青藤已砍，你又肩部有伤，这黑夜，目不视物，很难攀上去的。”

“那看来，我们今夜只能在此歇上一宿了，明日天亮再作打算。”

五、静夜

不知从哪处吹进来的风带来一股松香，峡谷内幽远而宁静，微弱的火光跳动，映得三面的峭壁如同黑色的大屏风，厚重雄浑，却又衬得石壁下的清泉又白又亮，水雾缥缈。

简璟辰坐于泉边石上，仰望一线夜空，竟如身处深邃的湖底，涤净了心中的浮躁与虚空，挣扎与坚忍。

他闭上眼来，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静谧与清幽，偶尔崖间传来风鸣鸟语，蝉歌虫喃，反而让他的心更为宁静，幼年的得失与愤懑，多年的隐忍与幽思，一瞬间消失在这峡谷的夏夜里，相忘于这会昭山的清风中。

蓝徽容看着他的神情，不由笑道：“简兄，可是从来未曾在这样的山间野宿过？”

“那倒不是。”简璟辰睁开眼来，望向蓝徽容：“只是从来未曾这样，没有俗世中的人相随，没有纷乱肮脏的俗事所扰，这样静静地享受过夜色。”

蓝徽容轻笑出声：“简兄说得好象我不存在似的，我可也是俗世中人。”

简璟辰见火光照映下，蓝徽容的腮边如同抹上了绚丽的胭脂，忆起先前伏在她肩头柔腻温香的感觉，忽然一阵冲动：“蓝兄弟你当然不是俗世中人，你定是这会昭山的仙人，来拯救于我的。”

蓝徽容听他言中似是有所指，心中一慌，脸上红晕被火光一衬，更为艳丽：“简兄真是说笑，我若是仙人，便不会和简兄困在这处，此刻也不会感到饥肠辘辘了，看来，我这个俗人还是得先解决了肚皮问题才行。”说着站起身来，擎起一根燃烧的树枝，向一侧崖下行去。

简璟辰有些好奇，跟了过来：“蓝兄弟，这处竟有可吃的东西吗？”

蓝徽容回转头来，得意一笑：“简兄定是自幼锦衣玉食，不如我今夜让你尝尝这会昭山的特色野食，定能让简兄大快朵颐、铭记于心的。”

此时简璟辰已行到她身后，见她回眸轻笑，俏语浅侃，眼波如画，双唇吐出梨花般的清香，一时全身酥麻，再也抬不动双脚。

蓝徽容却未觉察，她蹲下身来，细细地寻找了一番，开心笑道：“找到了！简兄，你可真有口福啊。”说着将右手擎着的火枝向后递出：“简兄，帮我拿一拿。”

半晌不见动静，她回转头来，见简璟辰静静立于身后，讶道：“简兄，怎么了？帮我拿一拿。”

简璟辰这才清醒过来，伸手接过火枝，蹲于蓝徽容身后，只觉自己的一颗心跳得十分汹涌，见她用长剑在崖下铲出一大堆泥土，柔声道：“这是什么？”

蓝徽容捧着手中泥土，跳跃着奔向火堆，简璟辰忙跟了过来。

蓝徽容轻轻剥开泥土，将一团黑黝黝、形如山薯似的东西捧在手中，简璟辰愈发好奇，问道：“蓝兄弟——”

蓝徽容猛然回头，右手食指竖在唇前：“嘘——”

简璟辰初始以为谷外有人行近，用心听得片刻，未闻声息，又见蓝徽容面上笑意盈盈，方知是她故作玄虚，调皮心起，便也用双手捂住自己嘴唇，眼睛瞪

大，一副惊恐模样，蓝徽容脸上笑意更浓，只是始终不发出任何声音。

见她用剑轻轻将那团山薯的外壳剥开，一股浓郁的清香沁入脾间，简璟辰缓缓放下双手，接过蓝徽容递过来的一块似白玉一般的‘山薯’放入嘴中，片刻后喟然一叹，肩头伤口处的疼痛悉数消失，多年来的疲倦尽皆忘却，五脏六腑说不出的舒爽惬意。

蓝徽容将手中另一半‘山薯’放入嘴中，咬上一口，拍着胸口喘气笑道：“好了好了，可以开口说话了！”

见她朗笑出声，简璟辰也装出如释重负的样子，两人笑成一团，简璟辰笑问道：“蓝兄弟，这到底是什么？如此美味，你还如此神秘？”

蓝徽容靠上泉边大石，边吃边道：“这是会昭山的特产‘玉首乌’，鲜美多汁，清新可口，只生长在会昭山的悬崖峭壁之下，而且自古相传，这‘玉首乌’是会昭山的山精魂魄自幼生长寄托之处，所以要想领略其真正的风味，在吃第一口之前便不能开口说话，一听到人说话，那山精的魂魄便会瞬间逃逸，这‘玉首乌’便会化作一堆泥土了。”

说着她闭上眼来，轻叹道：“唉，我也是很久未吃

过这‘玉首鸟’了，上一次到这峡谷来还是两年前的事情，时光过得真快啊！”

简璟辰将手中‘玉首鸟’吃完，依于她身侧石上，凝望着她面上惆怅神情，又望向夜空，也是微微一叹：“是啊，时光过得真快，若是，能将想留住的时光留下来，该有多好。”

蓝徽容听他言语中略带伤感，不由细细地打量了他两眼，见他皱着入鬓的飞眉望着北方深沉的天空，眉目间离愁黯黯，心中一动，轻声道：“简兄，可是想起亲人来了？”

“是。”简璟辰悠悠道：“我姐姐，她嫁到北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已经五年了，我不知道她到底过得好不好，她托人送回来的书信中，总是说过得很好，叫我不用担心，但我总于那欢快的言辞中看到她的泪水，回想起幼时被姐姐呵护的时光，真想永远不要长大才好。”

“那你可以去那边探望她啊，亲眼看看她到底过得好不好，这样不就成了。”蓝徽容侧头道。

简璟辰沉默片刻，摇了摇头：“我现在去不了。”

“为什么？”

简璟辰心中一痛，忽然伸手拍上身边大石，低声道：“总有一天，我要冲破阻拦，到那塞北大漠，接回我的姐姐！”

听他言语中似有千军万马汹涌奔腾，蓝徽容的心轻轻一跳，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充溢胸间，忽觉这位简兄的身影如山间松柏般挺拔高大，在黑暗中压得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此时万籁俱寂，只余风声萧萧，两人默然不语，沉浸在各自的心事中，静谧在山间蔓延开来。

不知过了多久，崖顶传来一声鸟儿的鸣叫，声震峡谷，如同银瓶乍破，一波一波在峡谷内回响，两人同时惊醒，眼见火堆将灭，不由同时‘唉哟’一声，抢了过去，却又齐肩撞在了一起。

简璟辰‘唉呀’一声，捂住肩头伤口蹲了下来，蓝徽容忙俯身过去：“怎么了？快让我看看，可别碰裂了才好！”

简璟辰感觉到她柔软的身躯倾斜过来，幽香入鼻，一刹那间心旌动摇，强自控制住向旁挪去，勉力笑道：“没事，这点伤，这点毒，我还禁受得住。以往，还有比这更重的伤，更浓烈的毒，将来，只怕也少不了！”

蓝徽容心中悚然一惊，想起这位简兄可能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不由悄悄后退两步，坐于石上，重新架起火堆，不再说话。

简璟辰似是知她所想，暗叹一声，坐于她身边，轻声道：“蓝兄弟，你我今日一见投缘，又蒙你舍身相救，简宁铭记于心，不管将来如何，或者我是何种身份，我都希望你只把我看成今日的简宁。”

听他语出真诚，蓝徽容洒脱性情发作，抬起头来微微一笑：“那是自然，简兄，在我心中，你就只是今日的简宁，再说到了明日，我们便会无缘再见，你是何人，何种身份，我也不想知道。”

“不。”简璟辰急道：“蓝兄弟，简宁还要谢过您的大恩，也想能时时与你对酒畅谈诗词风月，还望蓝兄弟不要嫌弃我才是。不知蓝兄弟住在容州何处，望能告知于我，他日我好登门拜访致谢。”

蓝徽容淡静而笑：“不瞒简兄，我在这容州城可能也呆不了多久了。”

“为何？蓝兄弟不是容州人氏吗？”

“但我就要离开容州了，我想四处走走，到一直想去而没有机会去的地方看看。”

“蓝兄弟想去哪里？”

跳跃的火光中，蓝徽容眼中闪着夺目的光彩：“我想去苍山雾海、塞外大漠去看一看，自幼只听母亲说起那些美景，神往不已，这一生，一定要亲眼去瞧一瞧的。”

说起母亲，蓝徽容心中伤痛难忍，闭上双眼，倾听着峡间的风声，忽然想起幼时母亲在自己床前唱的一首小曲，心绪飘摇，轻轻吟唱出来。

“山间青烟袅，我自拈花笑，凝望烟水寒，明月来相照，前事尽往矣，梦魂几时消，恩怨难计算，情义随风飘。”

她轻吟低唱，忆起母亲慈爱面容，忆起昔日一家人恬淡幸福的生活，泪水终忍不住自眼角悄然滑落。

眼见她哽咽难言，无法再吟唱下去，忽然间，一个低沉厚重而又略带颤抖的声音接着她的歌声回荡在峡谷内：“林风卷松涛，你在梅间笑，低迴皓雪冷，霜重萋萋草。

前尘涌如潮，魂牵何曾消，昨日容颜老，今生情难了！”

蓝徽容无比惊讶地抬起头来，见简璟辰也是同样

惊讶的神情望向她，两人同时道：“你怎么也会——”

“这是我母——亲常常吟唱的，我自幼便熟记于心，蓝兄弟，你怎么也会这首曲子？”简璟辰只觉自己的心跳得十分厉害，声音也微微有些颤抖。

“这首曲子我也是自幼听母亲唱惯了的，曾经问过母亲，她说这是，是二十多年前曾经流行于和国宫廷的一首诗曲，我母亲是和国人，所以识得吟唱。难道简兄的母亲也是和国人不成？”蓝徽容疑道。

简璟辰轻叹一声：“原来蓝兄弟的母亲也是和国人，不错，我的母亲也是和国人，唉，和国被灭，已是二十五年了，昔日和国旧民皆已为东朝子民，和国皇室均已化为尘土，这徽水河边十二州也早为东朝国土。我本以为，再也觅不到识得这首诗曲之人，不料今日竟能听蓝兄弟吟唱此曲，蓝兄弟，你我实是有缘啊！”

蓝徽容见他目光灼热地望着自己，静夜里，听到自己那颗心‘卜通卜通’，似马上就要跃出胸腔，情急下将头转了过去。

空灵的星光恰于此刻自峡谷上方的一线天空洒落在蓝徽容身上，将她笼住，整个人流动着一种虚幻轻盈的美。

简璟辰血流汹涌，再也控制不住，猛然伸出手来，扯落蓝徽容头上云中，带下她发间黑纒，青丝在夜风中起舞迴旋，又如鹤落平沙，悠然委于蓝徽容肩头。

蓝徽容惊呼回头，青丝被山风吹拂扑上她的面颊，更衬得她肤白如玉，唇如桃红。

“蓝兄弟-----”简璟辰低头凝望着她，声音如虚如幻：“唤你容儿吧，容儿，你是这会昭山的花神，还是天上落下来的仙子，告诉我，你究竟来自何方-----”他声音渐渐迷离，低不可闻。

他温热的气息扑入蓝徽容心头，见他揭破自己女儿之身，她一时心慌意乱，忽觉站立不稳，眼见他面容越来越近，不禁仰身靠上背后巨石，急道：“简兄，你——”

“四爷！”“四哥！”隐隐约约的呼声自谷外飘入，若有若无，微不可闻。

听这些呼声中饱含担忧与急切，似是在寻找某人，蓝徽容一喜，正待开口，简璟辰右手轻捂上她的嘴唇，伸足将火堆踢灭，凑到她耳边低声道：“别出声，说不定是那些杀手。”

蓝徽容心中暗惊，不敢再出声，过得片刻，忽闻

身侧之人喉中发出低沉的闷笑声，二人身躯又靠得极近，忽然明白过来，羞怒下抬起脚，用力踹向简璟辰右腿，简璟辰猝不及防，疼得弯下腰去，右手却一带，抓住了蓝徽容的长衫。

蓝徽容向旁纵去，‘啪’声一响，如玉石击瓿，清脆迸裂。

蓝徽容就着月色望去，‘啊’地一声惊呼，急蹲于地，拾起石上碎成两块的王佩，泪水急涌出来。

见她哭泣，简璟辰脑中渐渐清醒，忙蹲于她身侧，取过她手中玉佩，正待放于月光下细看，蓝徽容猛然伸手，简璟辰避让不及，风声响过，两人一人手持一半玉佩，默然而立。

谷外的呼声渐渐淡去，终消失在夜空之中。

六、脱险

此时尚是初夏，夜凉如水，白日里的些许炎热皆化于山夜的清凉之中，简璟辰却仍觉有些闷热，见蓝徽容默默地绾起青丝，恢复男儿装扮，见她转过身去背对自己靠于大石之上，心中一阵愧疚，终上前长揖道：“蓝兄弟，是我孟浪，还望蓝兄弟恕罪。但我对蓝

兄弟的一片仰慕之心，确是发自肺腑，毫无虚假，望蓝兄弟能够体谅。”

蓝徽容默然片刻，静静地伸出手来。

简璟辰将手中那一半玉佩捏了又捏，却始终舍不得将其递入她的手中。

蓝徽容抬起头来，平静地直视着他：“这玉佩是我母亲遗物，简兄无心之失，我并不怪简兄，但望简兄奉还。”

简璟辰愧意更甚，正要将那一半玉佩放入蓝徽容手中，忽闻一阵极轻微的‘窸窣’之声，简璟辰迅速执起石旁长剑，闪身于蓝徽容身前，喝道：“什么人？！”

一个黑影从二人先前过来的山道内探头出来，苍老的声音响起：“容儿？！”

蓝徽容大喜，推开简璟辰，奔了过去：“莫爷爷！”

莫爷爷长吁一口气钻了出来：“果真是在这里，容儿，可让莫爷爷担心了！”

蓝徽容悄悄吐了吐舌头：“莫爷爷，你怎么知道容儿在这处？”

“小四回家，一个劲狂吠，又要往院外跑，我便知道有些不对劲，跟了过来，才知会昭山发生了刺杀

事件，漫山遍野的官兵，小四奔到悬崖边便不再动，我就猜测你可能在下面，容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简璟辰收起手中长剑，走上前去行礼道：“简宁见过莫爷爷！”

“简宁？！”黑夜中，莫爷爷眼神炯炯盯着简璟辰上下看了几眼，忽然爆出凌厉的光芒，瞬间又平静下去：“容儿，你怎么会和这人在一起？”

蓝徽容听他语气不善，只道他和母亲一样，不欲自己和王公贵族之人来往，忙道：“莫爷爷，这位简兄和容儿也是萍水相逢，只不过遇人刺杀，容儿也同时遭殃，顺便将他救到这处来了。”

莫爷爷再看了简璟辰几眼，轻哼一声：“萍水相逢就好，随我来吧。”说着折返身向山道走去。

蓝徽容和简璟辰忙即跟上，简璟辰悄悄将手中那一半玉佩塞入怀中。

三人沿山道走回悬崖之下，莫爷爷用手在崖壁上摸了摸，回过头道：“简家小子，你先上吧。”

简璟辰走上前去，接过绳索，忍住肩头疼痛，迅速攀援而上，莫爷爷仰望着他身形消失在黑暗之中，冷哼一声：“他倒算是有胆之人，也不担忧上面有人暗

算于他，就上去了。”

蓝徽容一愣，道：“莫爷爷，这位简兄虽是富贵中人，但却没有那些世家公子哥的坏习性，先前遇险之时，他还将长剑让给容儿，自己用剑鞘。”

莫爷爷沉默片刻道：“容儿，看人不能只看表面，也不能只凭一两件事情下定论，以后再莫与此人见面了。你先上吧，爷爷殿后。”

蓝徽容轻应一声，攀上绳索，猿身而上，不多时便攀到了悬崖边上，却见星光下，简璟辰面带微笑，蹲于崖边，向自己伸出手来。

蓝徽容犹豫一下，终将右手递至他手中，简璟辰轻轻将她扯上崖顶，望着她如幽莲般的身影，心中欢喜无限，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呜哼声响起，蓝徽容笑着将扑过来的小四搂入怀中，搓揉着它颈间毛发：“小四，乖小四，辛苦你了。”

不多时，莫爷爷也缘绳而上，轻拍身上泥土，解下树上绳索，转身向山下行去：“容儿，我们走吧。”

蓝徽容轻应一声，向简璟辰拱拱手，和小四跟了上去。

简璟辰大急，忙跟上唤道：“容儿！”

莫爷爷倏然回头，右手急速挥出，风声劲响，简璟辰呼吸一窒，向后倒退两步，心中大惊：这位莫爷爷内力深厚，似可与父皇相比。父皇本是前庄国武将，执掌天下兵马，战功赫赫，终黄袍加身，逼得庄国末帝逊位，又和慕王爷联手灭了强盛一时的和国，创立了强大的东朝帝国，其武功更是傲视宇内，鲜有敌手，今日见这莫爷爷身手内力，似与父皇内力不相上下，世间还有如此奇人么？

夜色里，莫爷爷凌厉的眼神向简璟辰逼来：“容儿是你能够叫的么？！”

简璟辰心中暗凛，却不再退让，直视莫爷爷坦然道：“莫爷爷，在下与蓝兄弟一见投缘，言谈甚欢，又蒙他舍身相救，感恩在心，只愿能得知蓝兄弟家居何处，也好他日登门致谢。”

莫爷爷盯着他看了片刻，忽然冷笑，语气森然：“简宁？宁王爷？！”

见蓝徽容惊呼着掩上嘴唇，简璟辰心中一沉，却并不慌乱，拱手道：“正是简某，简璟辰见过莫爷爷。”说着又走到蓝徽容身前揖道：“蓝兄弟，先前有所隐瞒实是情非得已，在下简璟辰，俗号宁王，还望蓝兄弟

能记住先前崖下所说之话，只把我看成结庐亭中的那个简宁。”

蓝徽容虽知这位简兄是京城王公贵族子弟，却也未料到他就是当今圣上的第四子宁王，想起这一日与他的三度见面，同抵强敌，峡谷相处，一时说不出话来。

莫爷爷走上前来，冷声道：“管你简宁也好，简璟辰也好，日后莫再纠缠于我家容儿，容儿，走吧！”

见简璟辰还待相拦，莫爷爷回头厉声道：“简家小子，今日看在阿唐面上，饶你一命，你若再来纠缠，莫怪我不客气！”说着拉过蓝徽容右手，风声飒飒，二人身影片刻消失于夜色之中。

夜风吹拂着山林，松涛呼啸。简璟辰呆立于崖顶，恍如一场大梦醒来，良久方将右手手指捏于口中，哨声惊破黑暗，回荡于山间，不多时，嘈杂的呼声伴着繁星似的火光由远而近。

“在这处了，王爷！”

“四爷，是怎么？！”

“四哥！”

简璟辰手放于怀中将那玉佩捏了捏，终负手含笑

转身：“世琮，辛苦你了！”

慕世琮奔近，见简璟辰意态从容，便也淡然一笑：“四哥客气。”

惠儿大哭着奔过来，揪上简璟辰胸前衣襟：“辰哥哥，吓死惠儿了，你没事吧。”

简璟辰手轻抚上她的头顶：“没事，吓着惠儿了吧。”

说话间又有一大群人涌了过来，跪了一地，为首之人颤声道：“卑职容州太守郭敬德，见过宁王殿下。卑职治境无方，害殿下受惊，卑职罪该万死！”

“都起来吧。”简璟辰淡淡道：“也怪不得你们，刺客身手高强，不是本地之人所为。”

慕世琮轻哦一声，与简璟辰并肩向山下走去：“四哥，可是已知刺客是何来历？”

见他二人并肩而行，其余之人忙后退几步跟随。

“有一点眉目，世琮不必多虑，四哥知你忧心所在。”简璟辰微笑道：“以世琮你之性情，能为四哥如此忧切，多谢了。”

慕世琮轻哼一声：“四哥，我可不是为你担忧，只是想着你如在容州遇刺，我恐怕只能提着脑袋去见皇上了。”

简璟辰大笑点头：“是，世琮说得极是。”

“对了。”慕世琮停住脚步：“四哥，听重伤的随从说，还有一人与四哥同时突破刺客重围，那是何人？”

简璟辰眼前浮现蓝徽容长发落下转头那一瞬间的清丽妩媚，有微微的失神，片刻后转过身来：“郭太守。”

“卑职在。”

“本王想劳烦郭太守，帮本王寻找一人下落。”

一行人踏破夜空的宁静，下到山脚，一骑疾驰而来，马上之人翻滚于地，大声道：“启禀侯爷，西狄国入侵，王爷让侯爷速速赶回潭州！”

简璟辰与慕世琮对望一眼，均由对方眼中看到忧虑之色：西北战事又起风云了么？

蓝徽容被莫爷爷牵着由小路下了会昭山，她悄悄回头望了一眼黑暗中的山峦，想起峡谷中简璟辰那灼热的目光与迷离的话语，似刚从一个遥远的世界回来，恍惚难言。

莫爷爷侧头见她面上神情，猛然停住脚步：“容儿，那小子可是已知你是女子？”

蓝徽容低下头去：“是。”

“那他还知道了些什么？”莫爷爷厉声道。

蓝徽容听他言语中焦虑之意甚浓，忙抬起头来：

“没有了，莫爷爷，我只告诉他姓蓝名容，其余的，他一概不知了。”

莫爷爷松了口气：“那好。听着，容儿，三日之后，你和爷爷一起离开容州，这几日你将诸事安排一下，三日后的巳时，我们在你母亲墓前相会。”

蓝徽容微感讶异：“莫爷爷，这么快就要离开吗？容儿也要随您一起走吗？为什么？”

“是，容儿，你先别问那么多，你回去收拾收拾，将安心安意找个地方安置好，再将你父母的遗物妥善处置，离开蓝家吧。”莫爷爷边行边道。

“是，容儿知道了。”

两人疾行不久，便进了容州城，在柳家巷口，莫爷爷停住脚步，转头道：“容儿，你母亲有幅《寒山图》，你记着带上，别落下了。”

蓝徽容细想了一下，眉头轻皱：“莫爷爷，母亲遗物中似是未曾见过有什么《寒山图》啊？”

“哦？”莫爷爷目光闪烁：“可能是爷爷记错了吧，既是如此，说不定是你母亲早就将其卖掉了也说不定，那就算了，你先回去吧。”

静夜中，蓝徽容悄悄翻过蓝家大院的后墙，穿过后花园，在园西的一处小楼前停住脚步，细心察看一番，知四周无人，身形轻耸，右足劲点，跃上小楼二层。

推门入室，室内烛影昏暗，环佩叮咚，两名俏丽侍女迎了上来：“小姐，你可算回来了，今日大夫人和容华小姐来了数趟，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挡住的。”

蓝徽容微笑着宽下身上长袍，换上二人递上来的薄衫，轻饮一口清茶，倚于榻上，瞬间放松下来，看着青瓷杯中上下沉浮的茶叶，静静道：“你们怎么打发她们的？”

“我们只说小姐身子不舒服，一时寒一时热，怕是过人之症，她们听了，才不敢入室来查看。只是小姐，你这样长年装病，也不是个办法。”年纪稍长的安心过来递上一湿巾，蓝徽容接过擦去面上汗迹。

“不会再这样了。”温热的毛巾贴上脸，蓝徽容忆起峡谷中简璟辰呼到面上温热迷离的气息，心神再度恍惚，直到安心唤了数声，才面色潮红，清醒过来。

安心细细地盯着蓝徽容看了几眼，嘻笑道：“小姐脸红了，是不是今日在外面遇到心上人了？”安意从

旁娇笑着过来，两人望着蓝徽容笑成一团。

蓝徽容面上红意更浓，将手中毛巾掷向二人：“小丫头们满嘴胡浸，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说着赶上前去，轻呵浅拧，安心安意忙不迭闪避，三人一时闹得不可开交。

蓝徽容轻笑着躺于床上，靠住床头：“安心，安意，闹够了，说正经话，我马上就要离开蓝家了，你二人有何打算？”

安心安意停住笑声，对望一眼，齐齐跪于床前：“小姐，不管你去哪里，安心安意都要跟随你。”

蓝徽容忙将二人扶起：“安心，安意，你们切莫如此，你们也知，我自幼便将你们视为亲生姐妹，我也不愿与你们分开，但现在形势有变，莫爷爷要我随他离开容州城，虽不知究竟所为何事，但势必不能带你们同行，我得找个地方安置好你们，待异日回到容州城再与你们相聚。”

见她言语甚为坚定，安心安意对望一眼，垂下头去，落下泪来。

蓝徽容细细想了一番，抬头道：“这样吧，郊外苏家庄，父亲曾置过一所宅子，蓝家无人知晓，你们先

去那里落脚，我还得将一些父亲母亲的遗物放在那处，就劳烦二位妹妹帮我守着，待我回到容州，咱们再作打算。”

她目光投向墙上那幅母亲亲绘的《雪梅图》，轻叹一声，眉梢眼角尽是离别的惆怅。

七、惊变

晨光隐现，清风扑上小楼，和着疏疏细雨洒进窗来，与碧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的袅袅轻烟激起丝丝清凉。蓝徽容很早便醒转来，心中似是极不安宁，将诸事想了又想，总觉得莫爷爷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

她自幼便被母亲送到莫爷爷处习武，但至今她也不清楚莫爷爷与父母究竟是何关系，只知母亲对其十分尊敬，便也视他如自己的亲爷爷一般。莫爷爷为何要急着带自己离开容州城，又为何对简兄那般排斥，昨日发生的事情太多，纷至沓来，让她一时有些理不清头绪。

她又将安心安意之事想了想，觉得如果贸然带她们离开蓝家，安置在苏家村，万一让蓝家之人得见，只怕会诬她们携财私逃。她将安心安意唤来商议了一

下，早饭时三人便演了一场戏，假装安意伺候不周到，烫了蓝徽容的手，在众多赶来的婆子面前，哭闹一番，丢下卖身契，将安意撵了出去。

见大院内的众仆妇渐渐散去，蓝徽容与安心相视一笑，关起门窗，开始收拾父母的遗物。

蓝徽容轻抚着母亲留下来的诸多书画，忆起幼时母亲执着自己的手在院中细绘满树梨花，父亲在树下抚笛而笑，当时只道是寻常，却不知梨花转瞬凋谢，春光一去不返，那温馨的天伦之乐这一生终不可求了。

静默的父亲，温婉的母亲，总是在眼光交会时轻轻一笑，缱绻深情尽显眸中。两人都不爱说话，却都能明白对方的心思，虽然未能相守白头，但他们必定是感到幸福的吧。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必定是他们心中的渴望吧，但体弱的父亲终抛下母亲撒手而去，母亲余下的那几年时光虽始终在自己面前轻柔而笑，但她的心呢？是否想跟随父亲而去，只是因为自己才留了下来？

往事粼光碎影，点滴浮上蓝徽容心头，她将母亲的藏画一幅幅展开，又逐一卷上，不知不觉已是正午

时分。

眼见箱底只剩最后一卷画，却仍未见莫爷爷所说的《寒山图》，蓝徽容不禁有些淡淡的失望，虽然莫爷爷语气轻松，但她也隐隐听出他十分在意那《寒山图》，自己受他训育多年，总希望能找到他所说的画卷，以报授艺之恩。

细雨洒上碧纱窗的沙沙声响起，蓝徽容缓缓展开手中最后一幅画卷，画卷微黄，笔墨浓淡相宜，一青袍男子策骑而行，衣袂带风，身形如松，傲骨铮然，眼神凜然中带着几许温雅，他身后青山如烟如雾，淡淡数笔，似有三人骑马远远相随，面目看不清楚，但画中那四人结袂而行、纵骑驰骋、笑傲青山之意呼之欲出。

蓝徽容被画中之意所感，一时瞧得有些发呆：这青袍男子是谁？这画明显是母亲所绘，笔端墨间，作画之人对那青袍男子的敬仰崇慕之意也是一目了然，为何从来未曾听母亲提起过此人？

正在冥想之际，脚步声响起，安心领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秀丽少女扑了进来：“容姐姐，快去莫爷爷那看看，只怕是出事了！”

蓝徽容急忙换上男装，随着岚儿匆匆由后门出了蓝府，边行边问：“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官府来人，将母亲唤过去问了一通话，母亲回来之后面色不对，便要岚儿来找姐姐，谁知岚儿一出明月楼，便见到满街的官兵在找一条尾巴上有四个白点的大黄狗，岚儿听着象是在找小四，一时好奇，便去了莫爷爷家，谁知一进院子，发现里面不对劲，母亲赶过来看，便让岚儿来找姐姐了。”岚儿口齿伶俐，蓝徽容听得分明，心中慢慢涌起疑团：难道是他？

入得柳家巷尾小院，蓝徽容心惊不已，只见满院狼藉，刀剑之痕遍布，血迹斑斑，显是曾在这院内发生过一场极惨烈的搏杀。是谁与莫爷爷这般厮杀？莫爷爷身手高强，又是谁能令他失踪？他又去了哪里？可还平安？

蓝徽容在院中细细察看一番，初步断定莫爷爷应是二十人以上的高手对招，而且使出了浑身解数，毙了数人，只是结果如何，她猜测不出，也不敢去想，蹲在院中心乱如麻。

明月听得动静，从屋内出来：“容儿，情形实是有些不对，莫爷爷此处只怕发生了大变故，容儿，月姨

问你，官府为什么要寻找于你？”

蓝徽容呆呆抬起头来：“官府寻找于我？”

“是，郭太守早间派衙役将我传去问话，说昨日午间有位蓝公子入了我明月楼，问我是否知道你的真实姓名和住处，我托辞回掉了。但官府找你显而易见，今天满街又都是找小四的官兵，我已经将小四藏起来了。容儿，到底是何人所为？”明月蹙眉道。

蓝徽容愣得片刻，身躯陡然拔起，向院外扑去，她心中激愤，也顾不得此刻是在大街之上，又是正午时分，提气疾行，于路人的惊呼声中不多时便到了太守府外。

太守府外衙役见她踏上石阶，拔出刀剑拦于门前：“大胆刁民，竟敢擅闯太守府？！”

蓝徽容负手冷冷道：“去告诉郭太守，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叫简璟辰出来！”

衙役们听得他就是太守竭力寻找之人，忙有一人奔了进去，不多时，微胖的郭太守喘着气跑了出来，上下打量了蓝徽容几眼，疑道：“你就是宁王爷要找之人么？”

“简璟辰呢？叫他出来！”蓝徽容想起莫爷爷下落

不明，不由有些激动。内心深处，她还有一些疑惑，那简兄似不是会做出如此行径之人，会不会是自己猜错了呢？

“大胆！”郭太守喝得一声，转瞬想起宁王临行前叮嘱要对此人善加礼遇，且不明这青年公子与宁王究竟是何关系，忙又收起怒容：“这位公子，宁王爷已于今晨启程回京城了，临行前吩咐本官寻找于公子，不知公子-----”

“柳家巷之事是否你们所为？”蓝徽容冷冷打断了他的说话。

郭太守一愣：“柳家巷？什么柳家巷？！”

蓝徽容见他面色不似作假，倏然转身，郭太守还不及呼出声来，她身形已消失在官道尽头。

蓝徽容心急如焚，直奔至明月楼，解下后院马绳，牵出自幼骑惯的‘青云’，与赶回来的明月匆匆点头，自东门出了容州城，纵马扬鞭，直往京城方向赶去。

细雨霏霏，淋湿了蓝徽容身上的长袍，她心头充塞忧虑，愤懑，疑惑，又有淡淡的伤心，到底是不是他所为？难道那个与自己在结庐亭中把酒言欢、于峡谷对火而歌的简宁真的只是一场了无痕迹的梦？难道

那温润谦和的外表下真的有他凌厉狠辣的另一面吗？

她知简璟辰既已挑明身份，且刚刚遇刺，必定不会再象昨日那般微服而行，定有大队人马相随，也当会歇在各处驿站。她放骑而行，尘路蜿蜒，风声呼啸而过，终于夜色深沉时赶到了双水桥驿站，遥见驿站外数队官兵来回逡巡，骏马嘶鸣声此起彼伏，她暗暗松了口气，跳下马来，将‘青云’系于驿站外树林内，手持佩剑，趁着夜色向驿站潜去。

细雨过后，斜月如钩挣脱阴云挂于夜空。夜半时分，简璟辰坐于窗前，掌摩着手中那半边玉佩，一时想起边关战事再起，自己赶回京城后不知要面对何种局势，一时又想起她那灿烂的眉眼，清冷的神态，凝重与温柔在脸上交替呈现。

蓝徽容避过驿站内巡守官兵，在驿站内细查一番，未发现莫爷爷踪迹。便潜至主屋窗下，窗开细缝，烛光朦胧，她悄悄探头，入目却见简璟辰正坐于窗下，长眉轻锁，深邃的目中光华隐现，日间高束的黑发披于肩头，竟有一些微卷，平添了几分温和之意。

待看清他手中正持着自己那半边玉佩，蓝徽容禁不住心神微乱，手中佩剑擦上墙身，发出微不可闻的

轻‘吡’声。

见简璟辰猛然抬头起身，她提气推窗入室，手中长剑唳然而出，抵住简璟辰胸口。

简璟辰轻闭上双眼，又睁了开来，夜风从窗中吹入，几缕长发蒙上了他的双眼，一时间如坠梦中，片刻后终不可自抑地嘴角轻勾，眸中溢出惊喜的笑容。

“容儿-----”低沉的声音刚刚响起，蓝徽容向他逼近一步，冷冷道：“你把莫爷爷怎么样了？他在哪里？！”

简璟辰瞬间清醒过来：“莫爷爷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别装了，不是你叫郭太守四处寻找于我吗？莫爷爷只不过对你言辞不敬一些，你就对他下那等狠手？！”蓝徽容想起莫爷爷生死未卜，话中便带上了几分恨意。

简璟辰愣得片刻，忽然仰起头来轻笑几声，又猛然向前踏去，蓝徽容本能往后急退，手中长剑仍是抵住他的胸膛，只是握剑的手却不听控制地轻轻颤栗。

简璟辰凝望着她面上挣扎神情：“容儿，你就是这般看我的为人么？”

烛影摇曳，蓝徽容轻咬着下唇，眸中渐渐透出犹豫不决。

简璟辰本是一腔被屈的愤懑，此时见她竟露出小女儿神态，忽然心中一软，柔声道：“容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坐下来慢慢说。”

蓝徽容垂下眼来，缓缓收起手中长剑，简璟辰望着她修长睫毛投在细密肌肤上的阴影，听着她将事情叙述完毕，也觉颇为怪异。

他思忖片刻，直视蓝徽容道：“容儿，不管你信不信我，我只请郭太守帮助寻找于你，我受你之恩，怎么可能对莫爷爷下此狠手？再说了，莫爷爷身手高强，我岂会因几句不敬的言辞而轻易断送手下之人性命？”

蓝徽容低头默然良久，也觉他言之有理，何况并未在驿站中发现莫爷爷踪影，银牙暗咬，抬起头来：“简兄，是我多疑了，向你赔个不是，我还要赶回去寻找莫爷爷，就此别过。”

简璟辰迅速拦在了她的面前，见她眉弯目灼地望着自己，一时说不出挽留的话，迟疑良久方道：“容儿，你一人势单力孤，不如我来帮你，寻找莫爷爷，可好？”

蓝徽容心中千回百转，驿站外骏马嘶鸣声传来，

她忽然想起父亲和母亲相视而笑的情景，再想起面前这人的身份，终沉静下来，淡然笑道：“简兄，你我萍水相逢，不敢劳烦于你，就此别过，他日有缘再聚吧。”身形轻拧，青影在窗间闪过，磊落中带着一缕娇媚，消失在简璟辰的视线之中。

简璟辰急追出驿站，隐约听得驿站一侧林内传来马蹄之声，正欲解下坐骑缰绳，一名随从匆匆奔来：“王爷，府中有急信传到了！”

简璟辰暗叹一声，展开书函，就着火光细览，眉头不自禁的深锁起来，片刻后他抬头望向黑沉夜空，双手笼于袖中，手中玉佩断裂处硌得皮肤隐隐有些疼痛，这疼痛慢慢勾起他眼中凌厉之色，终蹑蹑脚返身进了驿站。

天空露出一抹鱼白时，蓝徽容赶回了容州城，她定下心神，重新回到柳家巷尾小院，在院内屋中细细的查看了一番，却始终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在院中怅立半晌，她无奈向院外行去，却在院门口停了下来。

她蹲下身来，自院门的勾缝处拾起一块麻布细细看了一阵，由于经常过来帮莫爷爷洗衣做饭，她认得

这不是他衣衫上的碎布，而且这麻布入手粗糙，似也非容州人所惯用，想得片刻，她匆匆向大街上行去。

“公子，这麻布俗称‘水麻’，东朝并不产这种麻布，是西狄国人用来包住头发所用，也只有西狄国人才会使用这种粗麻的。”

从布铺出来，布铺掌柜的话回响于耳中，蓝徽容怔立于街上，难道，莫爷爷的失踪竟与西狄国人有关么？

八、遗命

蓝徽容在街上怔立良久，怎么也想不明白莫爷爷的失踪竟会和遥远的西狄国人有关，直至看到几名差役疑惑着向自己走来，心呼不妙，知那郭太守仍在满城寻找自己，忙穿街过巷，摆脱那几人的跟踪，潜进了明月楼。

进得明月楼后阁二楼，明月迎了上来：“容儿，月姨正急着找你，你昨日去哪里了，一夜未归，这里有封信，只怕是莫爷爷留给你的。”

蓝徽容大喜：“莫爷爷回来了吗？”

“不是。”明月道：“昨夜一个小乞丐找上明月楼，

说昨天早上有一个老头在北门旁边一个小巷内给了他一串铜钱，让他把这封信送到明月楼交给我，老头赶着出城走了，这小乞丐得了铜钱就忘了这事，玩了一天，直到晚上才想起来。我想了想，会不会是莫爷爷让他送的信，容儿你快看看。”

蓝徽容抽出信笺，只见上面空无一字，不由一愣，转瞬醒悟过来，向明月道：“月姨，麻烦你帮我打一盆盐水来。”

“无恙，勿念，有紧急事要办，暂不回容州。容儿速离容州，去新州无月庵见无尘师太。”蓝徽容看着信笺上渐渐显露的这几句话，放下心头大石，但又有些疑惑：莫爷爷既然无恙，为何不帶自己一起离开容州？这无尘师太又是何人？为何要自己前去见她？

“容儿，你的玉佩怎么了？！”明月一声惊呼，视线投向蓝徽容的腰间。

蓝徽容一愣，脑中浮现简璟辰抚佩沉思模样，这才想起自己竟忘了向他索回那半边玉佩，淡淡的惆怅掠过心间，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见到这人了吧？那半边玉佩，只怕也永远不能索回来了。

风老莺雏，新蝉乍鸣，雨垂纤草，风聚落花。蓝

徽容牵着青云立于新州西郊，望着远处微茫青山，看着微风吹过田间初长小荷，竟无由的有些恐惧，不敢上那无月庵。

那日收到莫爷爷的留书，蓝徽容思忖再三，终决定还是到新州无月庵见那无尘师太。她和明月合演一出戏，当着蓝家众人的面将安心卖给了明月楼，暗地里又将卖身契毁掉，将安心送到苏家庄与安意会合，趁着夜色，几人又将蓝徽容父母遗物运到了苏家庄宅子。

诸事处理妥当，与月姨等人挥泪告别后，蓝徽容依然是男装打扮，骑着青云出了容州城，一路东行，不过数日便到了新州城外。

她向当地人打听，才知那无月庵是在新州西郊的烟溪山上，庵堂不大，庵内仅十来个姑子，香火也极清淡。蓝徽容问清路途，行到烟溪山脚，竟有些犹豫起来。

青云在枝繁叶茂的槐树下不耐烦地踢跖着蹄，似是有些不明了主人为何会在这处迟迟不动。蓝徽容思忖再三，终沿着山路而上，行得小半个时辰，已是极狭窄的碎石道，她只得将青云系在林中，孤身而上，

到了无月庵前。

无月庵并不大，依山而建，掩映在绿树修竹之中，山谷泉水之侧，玲珑别致中透着安详宁静。

蓝徽容拍开庵门，出来一位老尼姑，瞅了一眼，冷冷道：“此处是尼庵，恕不接待男子。”又呸地一声将门关上。

蓝徽容这才省起自己是男装打扮，忙将束发之物取下，再次敲响庵门，那老尼姑盯着她看了一阵，语气稍稍缓和：“看来你是女子，是进香还是祈福？”

蓝徽容行了一礼：“师太，小女子蓝徽容，来自容州，求见贵堂无尘师太。”

“你要见无尘师太？！”那老尼姑一脸讶然。

“是，还望师太通传。”蓝徽容轻声道。

老尼姑再上上下下打量了她几眼：“等着吧，无尘师太可从来不见外人的，我只帮你送个信，见不见可与我无关。”

不多时，老尼姑出来将蓝徽容引到庵后一处禅房前，脸上惊奇之色甚浓：“师太说让你进去。”

轻轻叩上禅房门，一个清雅的声音响起：“进来吧。”

蓝徽容在门口踌躇一瞬，终推门入室，室内光线

昏暗，陈设极其素净，一光头缁衣的中年尼姑正静静地注视着她。这尼姑约四十来岁，眉目清雅中略显华贵气息，神情平静中似带着一丝激动。

蓝徽容施佛礼道：“容州蓝徽容见过无尘师太。”

“你就是容儿？”无尘面上似有暗流汹涌：“可有信物？”

蓝徽容微愣，她只知莫爷爷要自己来无月庵见无尘师太，可这无尘究竟是什么人，与自己是什么关系，为何要来见她一概不知，又何曾有什么信物？

见她怔愣，无尘微笑道：“我是问，你母亲有没有什么遗物留给你，可以证明你是容儿的？”

蓝徽容‘啊’了一声，想了想，从怀中取出那半边玉佩，递了过去：“母亲遗物存放于某处，容儿仅随身携带这玉佩。”

无尘接过玉佩，默然不语，良久方抬头道：“怎么只剩半边了？”

蓝徽容面上一红：“师太，出了小小变故，摔碎了，那半边，寻不到了。”

无尘手指轻摩着那半阙玉佩，望着墙上的观世音画像，表情淡然，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禅房内陷入一

阵寂静。

前堂佛钟轻敲，无尘方重新注目于蓝徽容：“你长得不太象你母亲，倒是象你父亲多一些。”

“是，自幼旁人皆有此言，容儿相貌随父亲。”蓝徽容听她言语，似是与父母极为熟识，便越发恭敬肃穆。

“是不是莫师傅让你来找我的？他人呢？”

蓝徽容一时有些犹豫，不知是否该将诸事告知于她，见她犹豫，无尘淡淡一笑，从榻上站起身来，步至观音画像前，掀开画像，用手在墙上轻轻一按，竟是一处暗格，她取出一个云檀木盒，从中取出一封信函，递至蓝徽容面前：“容儿，你自己看吧。”

轻轻抽出信函，母亲那一手熟悉的楷书如惊雷般撞入蓝徽容眼帘，如战鼓般敲击着她的心灵。

“徽容吾女：如你得阅此函，吾定已随汝父而去，而汝，也势必不能再续昔日之平静生活，是吾拖累于汝。吾不愿汝得见此函，但汝若因形势所迫，得见无尘师太，得阅此函，当遵吾遗命：汝之一生，一切当听从无尘师太吩咐，不得违逆。一切前因后果，师太自会告知于汝。母丁卯年九月绝笔。”

蓝徽容双手不自禁的颤抖，举眸望向无尘师太，见她眼中满是慈怜之意，双膝一软，跪落于地：“求师太告之容儿前因后果。”

无尘从容平静的脸上也满是挣扎与不忍：“容儿，终要把你拖上这条路，你母亲不忍，我也不忍。”

“这封遗书是你母亲去年九月知寿不长久后，来新州见我时留下的。她与我约定，我未了的心愿由你来代她完成。但我之心愿，又因某人是否还存活于世来决定。所以，她说，如果她死后，莫师傅寻到那人下落或有了那人的消息，便会带你来见我，也由你来完成我的心愿；如果永远寻不到那人，那么你，也永远不会来见我，自会过完你平静的一生。”

“容儿，我知你是个好孩子，我不忍将你拖进这个漩涡之中，但现在莫师傅既然要你来见我，定是已有了那人还存活于世的消息，而我势必也要有所行动，我来问你，你可愿遵从你母遗命，一切事宜听从我的吩咐？”无尘眼光中渐显清冷凌厉之色，望向跪于身前的蓝徽容。

蓝徽容心乱如麻，她未料到母亲竟会留下一封这样的遗书在无尘师太处，也未料到母亲竟对自己的一

生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母亲欠了这位师太的情义吗？难道自己的一生就真的要听从面前这人的安排和驱使吗？

母亲临终前那复杂的眼神于此际浮上脑海，她那瘦骨伶仃的手紧紧地攥着自己的手：“容儿，如果有一天，母亲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要原谅母亲。”当时只道是母亲临终时意识模糊，思维混乱，原来，她指的竟是此刻，竟是手中这份沉甸甸的遗命。

挣扎犹豫中，一时隐见那青山大漠，水阔天高，自由的风声，呼啸过江海，一时又是母亲清瘦面容，怜爱的笑容，无言的疼惜。蓝徽容沉默良久，终用尽全身的气力磕下头去：“容儿愿遵从母亲遗命，自今日起，一切听从师太吩咐！”

无尘师太将她扶了起来，忽然仰天笑了数声，笑声中竟饱含凛冽之意，蓝徽容心中一惊，似从她的笑声中看到了荆棘密布、波澜丛生的前路。

无尘闭目坐于榻上，蓝徽容将莫爷爷失踪及留书之事一一说出，却略去了前一日与简璟辰相遇诸事，不知为何，想起曾曲解于他，她内心便有一丝歉疚，也不愿再提起他来，只想把这事压在心底最深处，再

也不要想起。

听到在莫爷爷院中找到西狄国人所用水麻，无尘猛然睁开眼来：“西狄国？难道莫师傅竟去了西狄国不成？现在慕少颜不是正与西狄国交战吗？”

“慕少颜？”蓝徽容一怔，旋即道：“师太所说是不是那个潭州的慕王爷？”

“慕——王——爷！”无尘以缙衣掩住面容，似叹息，又似啜泣，又如咆哮，身子还有些微微的发抖。

蓝徽容自应承她谨遵母亲遗命听她吩咐之后，便对她有了一种奇怪的情绪，似将她看成了自己的长辈一般，忙上前扶住她，低声唤道：“师太！”

无尘伸出手来，轻抚着蓝徽容的秀发，慢慢道：“容儿，你可知慕王爷是何来历？”

蓝徽容在榻边坐下：“容儿曾听市井坊间传言，说慕王爷二十多年前，本是和国将领，仁义无双，战功赫赫，后来却被和国其他将领诬罪陷害，和国末帝杀了其家人，适逢当今圣上攻打和国，慕王爷被逼无奈下便降了东朝，助今上灭了和国，又被今上赐了徽水河边十二州作为其属地。慕王爷一向爱民如子，颇有仁政，多年来又严守西北防线，力抗西狄国入侵，民

间口碑极好。”

无尘怔怔地听着，面容惨淡，握住蓝徽容的右手冷得似冰雪一般，蓝徽容渐渐有些心惊，不敢再往下说。

“那容儿你，有没有听说过叶天羽这个名字？”无尘颤抖着问道。

“没有。”蓝徽容想了一下，摇头道。

无尘仰起头来，忽然冷笑：“也怪不得你没听说，简南英灭了和国后，容州城屠城三日，昔日和国旧民死伤殆尽，他又从东朝迁民至容州，试想现在容州城内，还有几人是和国旧民！”

无尘所述这段屠城史蓝徽容倒也曾听说过，一时默然不语。

“你听着，容儿，二十五年前，和国被灭，真相远不是民间传言这样，当时和国的兵马大元帅是叶天羽，他是一代杰出的将领，却被他的得力手下慕少颜出卖，与和国太子皓被大火焚于棋子岭。”

“当年之事，我现在不想全告诉你，我现在命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慕少颜身边，不管用什么办法，取得他的信任，从他那处取回一个‘铁符’。”无尘逐

渐平静下来，语气也缓和了一些。

“铁符？”蓝徽容疑道。

“是，等会我将那‘铁符’的模样绘出来，你记在心中，不管你用什麼身份，什麼办法，不管是多长的时间，你都一定要将那‘铁符’取回来。最好一并调查一下当年棋子岭兵变真相及太子皓的下落。”

“太子皓当年八岁，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是三十三岁，他肩头有一粒红痣，你需细心查探，他当年到底有没有得逃大难，莫师傅现在应该也是有了他的线索，才命你来找我。”

无尘转头望向蓝徽容：“容儿，我知你现在肯定心底疑惑于你母亲的身份来历，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一旦你知旧事，在面对慕少颜时恐会露出破绽。你只记住：你母亲从小训育于你，又请莫师傅授你武艺，为的就是这一天，希望你能体谅她。”

她将目光投向清幽的禅院：“现在，也只有你能去做这件事了，二十五年过去，慕少颜也想不到，还会有旧人惦记着他吧。”

九、从军

随着一路北上，夏日炎热气息愈发浓重，蝉声渐厚，暑气蒸得蓝徽容全身一阵阵潮热，因为心中有了打算，她故意将面容袒露在烈日之下，不过数日功夫，原本的清丽渐渐隐去，白皙的肌肤带上了一层英爽的黝红。

她找来布条，将胸前紧紧束住，刻意将鬓边的头发修成了东朝男子流行的飞云鬓，背着个简单的行囊，显得颇为爽利。路途上风尘扑面，也不加洗拭，走路又学男子般粗豪，待到得潭州城外，溪边临水自照，她不禁哑然失笑，心想：这样下去，只怕再过一段时日，就是安心安意也会不认识自己了。

蓝徽容入了潭州城，打听一番，才知前线战事紧张，慕王爷与小侯爷已带着飞鹰军精锐亲临莲花峰一线作战，听说与西狄国主力战得十分激烈，正处于拉锯状态。

蓝徽容思忖再三，还是骑着青云出了潭州城，往莲花峰方向行去。

莲花峰是祈云山七十二峰之一，五座山峦形似莲花，故此得名，因处于由西狄国南下东朝的要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故自两国开战以来，在此处的争夺

战便上演得十分的激烈，西狄军固然骁勇善战，但慕王爷的飞鹰军也是名闻天下，始终力守莲花峰，将西狄军拒于莲花关以北。

虽然西狄军未能越莲花峰南下，但因为战事紧张，自潭州北上，蓝徽容鲜少看到人迹，倒是由前线退下来的伤兵队伍不绝于道。

这日，蓝徽容行至一处山坳，眼见连日赶路，青云也似是有些疲倦，又时值正午，她便跳下马来，将它牵至道旁浓荫之下，看到远处山坡下有条小溪，流水潺潺，便将青云绑至树上，有些心疼地抚摸它颈中皮毛，轻声道：“好青云，乖青云，真是对不住你了，你先歇歇吧。”转身向山坡下行去。

俯身掬饮几捧溪水，丝丝凉意沁入心间，蓝徽容轻拭额头汗珠，蹲于溪边，眯眼望向远处茫茫高山，轻轻掀动着身上长袍，驱散胸口热意。侧头瞥见溪边竟长着密密麻麻的‘锯喉草’，心中一喜，她正愁自己嗓音过份清雅，若是按计划投到慕少颜军中，只怕会惹人怀疑，而这‘锯喉草’性辣无比，其叶子若大量吞食可使人一段时间内喉部干涩，声音沉哑。

她伸出手来，摘下数十片‘锯喉草’，放入口间咀

嚼，只觉苦涩异常，喉间涌起一股辣意，直呛口鼻，强忍着吃完了手上绿叶，眼角都快渗出泪来。

蓝徽容轻咳着站起身来，向坡上走去，堪堪走到道边，听得一阵风声，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人影从道边另一侧的山坡上冲下，身形极为矫健，一个纵跃，便落在了青云旁边。

眼见这人手中长剑光华一闪，马缰断裂，蓝徽容心呼不妙，嘶哑着声音喝道：“小贼休得偷马！”闪身扑了过去。

那人大声呼道：“兄弟，借你马一用！”同时蜂腰轻拧，纵身上马，剑鞘用力戳中青云后臀，青云吃痛，一声嘶叫，冲向前去，蓝徽容忙提气疾追，无奈青云吃痛下奔得极快，转瞬便到了前方山路转弯处。

眼见追赶不及，蓝徽容将手指撮入唇间，呼哨声冲破云霄，青云听得主人呼哨，一声长嘶，前蹄陡然纵起，马上之人却不慌乱，身形在马上腾空，手中缰绳却左右紧收，青云被勒住脖颈，后臀又被剑鞘刺痛，无奈下只得继续向前奔去。

蓝徽容在后看得清楚，心疼青云，也知追赶不及，只得大喊道：“你别伤它！”

那人回过头来，伸出左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朗声笑道：“多谢兄弟了，放心吧！”丽阳下，蓝徽容看得清楚，那人面上笑容爽隽清朗，配着他响指姿态，洒然脱略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阳刚之劲，她不由微微一愣：这人似在何处见过似的。

‘啪’声响起，蓝徽容低头望去，一锭银子落于脚前，再抬起头来，山道尽头已不见了那一人一骑。

蓝徽容俯身拾起银两，在心中暗咒几句，又担忧青云，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徒步行进。

没了坐骑，蓝徽容又想保持体力，行进速度便不是特别快，直行到日落时分，方到得一处山谷，谷口立碑为‘方家村’，暮色深沉，村中沉寂无声，杳无人影，想是村人知西狄军南侵，怕莲花关失守，兵连祸结，战事一起，便举村南迁了。

蓝徽容见天色已黑，知需在此村歇上一宿，就着最后一点余光步入村中，敲上几户木门，皆不见回应，便知村中确是已举村搬移了。她犹豫片刻，正待推开一户人家的木门，忽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呻吟声，侧头细听，发现是从隔壁一个小小院落中传出来的。

蓝徽容缓缓步过去，轻叩柴扉，不见回应，倒是

院中屋内的呻吟声若有若无，声音还似十分苍老。她心中一动，推开柴门入室，一股霉臭难闻的气味扑来，室内昏暗无比，呻吟之声已可听得十分真切，显是一名老妇人躺于床上辗转痛吟。

蓝徽容忙点亮火褶子，环视屋内，找到一节残蜡点亮，持烛望去，见室内一床一几，破旧不堪，一名白发老姬躺于床上，双目凹陷，骨瘦如柴，口中若有若无地吐出混浊难闻的气息，伴随着每一次吐气喉头便是一阵咕噜之声。

见她这等情形，蓝徽容便知她年老病重，无力逃生，唯有躺于病榻之上垂垂待毙，不由心下恻然。

眼见这老姬喉头咕噜声不断，一口气接不上来，蓝徽容忙俯身过去，将她扶起，右手在其背门运气轻拍，老姬渐渐缓过气来，昏浊的眼睛望向蓝徽容，忽然紧紧攥住她的右手，喘气道：“阿松，你回来了，回来看娘来了？！”

蓝徽容一愣，那老姬忽抱住她放声大哭：“阿松啊，你怎么把娘丢下不管了，阿松啊，娘快饿死了啊！”

蓝徽容知她年老昏迈，错认自己，听她哀哀欲绝，便也任她抱着，并不将她推开。

听得老姬哭泣声渐歇，蓝徽容知她体力不济，忙将她放平躺下，道：“婆婆，你先歇着，我去给你做饭。”这一开口，才发觉自己声音越发的嘶哑，知那‘锯喉草’药效已慢慢发作。

那老姬仰面向天，微弱地‘啊’了一声。蓝徽容举烛步入灶间，才发现米缸内仅余一捧碎米，房内再无其他食物，她心中更是难过，生起柴火，细心熬了一碗米粥，端至老姬床前，待得喂那老姬用完米粥，方察觉到自己肚内已是十分饥饿。

由于天气炎热，她所带干粮不多，路途上便已用尽，此刻见这老姬家里毫无余粮，想了一下，便欲推门出去，到别户人家家中寻找粮食。

手刚触到木门，她的视线凝聚在了右侧土墙一幅发黄的画像之上，只见画中青山翠峦隐现，蜿蜒的小河边，一劲装女子正倚马而立，河风吹得她青裾飘扬，由于画像年代可能太过久远，这女子面目模糊，但她那英姿勃发，飒爽豪迈之态瞬间充塞蓝徽容心头。

画像前还摆着一龕台，龕台上立着一个木牌，蓝徽容走近细看，发现那木牌上刻着‘恩公清娘子长生’八字。

蓝徽容看得片刻，转身推门到别户家中寻得一些余米和干菜，却发现这几户人家中也都挂着那劲装女子画像，同样设着长生牌位，她不禁暗暗讶异：这清娘子究竟是何许人，竟让这整村人供奉其长生牌位？

她返回老妪屋内再熬得一碗菜粥，填饱了肚子，已是夜色深沉，浓郁的黑暗和可怕的寂静弥漫整个山村。

蓝徽容收定心神，坐于老妪床前，见她已昏睡过去，执起她黑瘦左手，忽然想起母亲临终时的模样，那依依不舍的目光，心中一酸，母亲，您为何要抛下容儿，为何要留下那样一封遗书？

自打出了无月庵，蓝徽容便下了决心要遵从母亲遗命，听从无尘师太差遣，这一路行来，她将诸多疑问压在心底，此刻身处于这寂暗的山村内，不可自控地将诸事反复细想，心潮起伏，难以入眠，直至半夜，方依在老妪床边睡了过去。

天明时分，蓝徽容猛然惊醒过来，感觉到手中老妪之手冰凉僵硬，细探其脉搏，心中一沉，转头望去，见老妪面色发青，便知她终因年老病重，于昨夜睡梦中悄然离开了这个尘世。蓝徽容不由有些伤心，转瞬

又想开来，这兵荒马乱的边塞，能于平静中死去，对这老姬来说，也许已是一件幸事了。

由于不知老姬是否还有亲人，将来是否会返家中，蓝徽容想了一阵，到侧屋寻来一把锄头，步至院中，挖出一个深坑，寻来一块草席裹住老姬遗体，埋入坑中，推土入坑，垒起一座土坟，又在坟前竖上一块木牌，正待蹲下身来刻上数字，忽闻马蹄声席卷而来，撕破山村晨间宁静。

耳听得铁蹄声在身后院外骤然而止，蓝徽容心中暗警，并不回头，蹲在地上，装作拍着身前土坟，却用心听着身后动静。

“唏律律”马嘶声此起彼伏，大队人马涌入村中。

“岳将军，此处就是方家村吗？”

“是啊，唉，我也是多年未来这处了，看来已是人去屋空了啊。”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响起。

“那是自然，西狄军南下，这些村民自然是要提前向南逃离的了。”另一个粗豪的声音道。

“岳将军，咱们还是尽快赶路吧，误了时辰，王爷怪罪下来，可不是好玩的。”

蓝徽容心中一动，知这批人马定是慕王爷手下，

赶去前线作战的，她本就是想前往军中，伺机得近慕王爷，知机不可失，心念急转，站起身来，奋力用手中铁铲拍打着坟堆。

听得声响，便有诸人喝道：“什么人？！”迅即有数人步入院子来。

蓝徽容缓缓转过身去，只见数名士兵将自己围住，而院门口，一名中年将军装扮的人和几名低一级的将领正带着审视的目光望着自己。

那中年将军面目清瘦，身量中等，颔下几绺长须，甚为儒雅，眼神却锐利如刀，盯着蓝徽容上下看了几眼，又将目光投向她身边土坟，不由一愣，目光渐转柔和，步到蓝徽容身前，问道：“小兄弟，是你家刚有人去世吗？”

蓝徽容眼眶微红，轻轻点头，继续用力夯实着土堆，那中年将军似对她起了兴趣，问道：“你为什么没有离村南下啊？”

蓝徽容停住手中动作，指着土坟，嘶哑着声音道：“奶奶，病重。”

“哦。”中年将军眼中露出赞赏之意：“倒是个孝顺孙子。”他不再看向蓝徽容，转身推门步入室内，蓝

徽容忙装作焦急模样赶了进去。

入室就见那中年将军目光呆滞，愣愣地望着墙上那幅劲装女子画像，神情似有淡淡的哀愁，又似在缅怀某位故人，一名将领见那将军模样，趋近道：“岳将军，虽是故地，也不可久呆，为免王爷怪罪，还得尽早赶到边关。”

那岳将军再愣得片刻，发出若有若无的叹息声：“唉，走吧，咱们这批老将，终有一日，要埋在那边关之上。”战袍带起风声，步出院落。

蓝徽容见他们欲离去，心中焦急，猛然‘啊啊’大叫，追了上去，那岳将军听得叫声，转过头来，蓝徽容奔到他面前，跪于地上，磕下头去。

岳将军与随从将领互望一眼，俯身将她扶了起来，和声道：“小兄弟，有何事啊？”

蓝徽容望向他清瘦面容，嘶声道：“求将军收小人入军中，小人兄长死于西狄人刀下，奶奶又已离世，小人再无牵挂，愿从军杀西狄人，替兄报仇。”

岳将军一愣，旋即爽朗笑道：“好！小兄弟又孝顺，又有志气，我岳铁成收下了，梁飞！”

“属下在！”

“这位小兄弟就交给你调教了！”

“属下遵命！”

十、旗风

蓝徽容化名方清，投入了那岳铁成军中，这名她也是临时取的，因见自己是冒充的方家村人，又无端想起那清娘子的画像，便替自己取名方清。

蓝徽容从新州出发后便反复想着如何行事，她知那‘铁符’对慕少颜来说极为重要，要想潜伏到他身边，探查出此物的下落，并成功偷将出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投入军中后再相机行事，所以才女扮男装，也适时抓住机会迂回投入岳铁成军。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要面临的战争竟是这样的残酷，而军旅生活又是如此艰苦。岳铁成军甫到莲花关以南十余里处，便接到军令前往洛门峡作战，蓝徽容因是半路投军，也未接受任何新兵训练便投入了战场。

从洛门峡到和风渡，再由和风渡到花石镇，岳铁成军连日奔波作战，有时夜深时还在野地行进，普通军士们根本不知自己要去何方作战，要面对的又是西

狄国哪方人马，只知疲倦地不停奔波，不停与敌人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眼见同营的士兵一个个在战场上离去，岳铁成军也由最初的三万人马剩下万余人，蓝徽容心头沉重无比。

多日来的风吹日晒，多场的生死搏杀，使蓝徽容的面容变得粗糙，也使她的心变得更加的坚硬，每日，都有前几个时辰还嘻哈调侃的同营军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已由最初的伤心变得渐渐麻木。是啊，又能做些什么呢？难道洒几滴眼泪、哀叹几声就能阻止这场战争吗？就能挽回这些年轻的生命吗？就能消除掉西狄国王勃勃的野心吗？

在这壮烈的战场上，蓝徽容也日益感到自己的渺小，同生共死的士兵们都是为了身后万千平民百姓的安宁生活在牺牲，而自己呢？只是为着一个沉重的承诺，为着一个不知何物的‘铁符’，为着隐隐猜到的惊天图谋，但那图谋之后，又将牺牲多少人的性命？想到这些，她就宁愿死在这疆场之上，埋尸于青山之中。

由于自幼母亲便曾授过她兵法，她用心观察这段时间的战况，总觉慕少颜采取的是一种消耗迷惑战，

而这种消耗迷惑战的牺牲品便是岳铁成部，而且她感觉到慕少颜的网在越收越紧，应该再过数日到岳铁成部兵力消耗殆尽时，便是他集中全力与西狄军主力最后一战的时候。

蓝徽容为不暴露女子身份，在营中甚少说话，睡觉时也是远离众兵士，缩在营帐一角，虽然那些士兵们每夜的粗言秽语让她心中难堪，也充耳不闻，忍耐了下来。她作战时勇猛无比，身手高强，不多久便博得了梁飞梁副将的赏识，请示过岳铁成后，提为校尉，管束五百兵士。

她手下这五百名兵士起初欺这方校尉个头不高，身形单瘦，又沉默寡言，有些不服指令，蓝徽容趁一日没有战事，挑出其中个头最大的十名士兵，以一敌十，数招内将他们打倒在地，这才立了威信，训练和带领这五百人作战也逐渐得心应手。

这日天未亮，全营将士便被集合出发，寂肃而行，穿过数座山峰，于黎明时分赶到了一处山谷，掩于密林之中，蓝徽容细观不远处岳铁成神色，再联想近日来作战情形，心陡然一紧，知终到了最关键的一战。

她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手下士兵，那一张张年轻

鲜活的面孔，心中暗叹一声，终没有说话，又转回头去。

日头从东边山峦之后喷薄而出，夏日的早晨已是十分炎热，照得伏于地上的蓝徽容汗流浹背，多日未曾洗浴，她觉浑身粘腻无比，这一刻她忽然想到：如果自己就在这一战阵亡了呢？是否可以去九泉之下与父母相会，是否就不用背上那沉重的承诺，再世为人，是否就可以追求自己想过的自由自在的人生？

远处山路尽头，鸟群冲天而起，蓝徽容心道：终于来了！密集的马蹄声惊天动地，烟尘滚滚，明晃晃的弓弩刀剑在朝霞照映之下熠熠生辉，这批西狄军竟有数万之众。

待那数万西狄军悉数入得山谷，岳铁成阴沉着脸，右手向下一沉，冷喝一声：“上！”

鼓声如雷，震耳欲聋，雕弓强矢，漫空而过，一轮箭雨过罢，谷下西狄军稍稍慌乱，却也未阵形大乱，显是训练有素的精兵。眼见岳铁成身侧旗牌官令旗一挥，进攻号角吹响，蓝徽容心一横，轻啸一声，喝道：“兄弟们，跟我上！”

这一场狙击战前所未有的激烈，山谷内回荡着死

亡与绝望的气息，阳光依然灿烂，青山依然苍翠，只是山下的小溪却渐渐腥红，水面也似乎沸腾起来。

万众咆哮，震得山谷隐隐颤抖，西狄大军被岳军一冲，分散开来，但不久又重新聚合，尸体逐渐堆积在山谷之中，双方互不相让，层层搏杀。

蓝徽容手持利刃，在阵中前冲后突，同时注意呼集手下五百兵士，经过她数日训练，各人互攻互补，聚合在一起，倒也所向披靡，在数万敌军中如飓风般，杀出条条血路。

不久，西狄军中吹响号角，西狄军渐渐有序后退，数千人马从阵后穿梭向前，掩住后面主力，火箭向岳军密密麻麻射来。

岳军猝不及防，瞬间倒下了多人，许多士兵身上着火，滚于地上呼叫哀嚎。

眼见西狄军主力就要撤出山谷，岳铁成面色阴沉，大喝道：“拼死力战，不能让他们出谷！”

蓝徽容轻啸一声，踏蹬上马，接过手下递过来的弓箭，直冲入阵中，十余支长箭如流星般射出，无一虚发，转瞬将敌军十余名火箭手毙于箭下，同时身形在马上马下腾移，避过敌军火箭，待得冲到敌军阵前，

右手擎过马侧长剑，气贯剑尖，横扫而过，瞬间将敌军前排火箭手杀伐殆尽。

西狄军一片哗然，火箭攻势略缓，岳铁成已亲率全军杀到，这一轮血战令天地暗然失色，蓝徽容渐感疲倦，身边兵士也接连倒下，眼见己方只剩下约三千人马，忽然杀声震天，西狄军后部阵脚大乱，蓝徽容松出一口长气：援军总算赶到了。

此时岳军已是疲惫不堪，眼见援军赶到，逐步向旁散去，蓝徽容率着手下活下来的百余名士兵本已厮杀至谷口，便将他们集拢过来，靠于谷口一块大石边暂作歇整。

正在喘气之际，身边士兵一阵欢呼：“小侯爷来了！”

蓝徽容心一跳，眯眼望去，谷口处，黑色飞鹰大旗下，曾在容州城赛舟节上见过的那小侯爷慕世琮正银盔乌靴，英挺颀长的身形肃然坐于马上，面沉似水，五官似雕刻出来一般俊朗，眼神凛冽森寒，默默地注视着前方战场。

蓝徽容正细细打量于他，忽闻身边士兵惊呼：“岳将军危险！”

她抬眼望去，只见山谷小溪对面，岳铁成与身边

数百亲兵被数千西狄军团团包围，形势危殆，而小侯爷率来的援军正与西狄军主力在溪涧上游作战，无法前去援助。

蓝徽容心中焦急，不知为何，她对那岳将军有着莫名的好感，觉他就似自家长辈一般可敬，多日来，又亲见他爱护手下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现在眼见他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便‘嗖’地一声站了起来。

她持起长剑，正欲回头招呼手下士兵跟上，这才发觉众人都是身上带伤，歇得一阵以后又皆显疲态，就这百余名残兵能救得出岳将军吗？

眼见岳铁成身边亲兵纷纷倒下，蓝徽容脑中一热，直冲至谷口慕世琮马前，慕世琮身侧精兵呼喝声中，蓝徽容单膝跪地，低头大声道：“侯爷，请您派兵驰援岳将军！”

慕世琮一愣，注视着马前之人，见只是一名普通校尉，冷冷道：“调兵之事岂能由你区区校尉发号施令！”

蓝徽容抬起头来，急道：“可再不派兵救援，岳将军性命堪忧！”

慕世琮未料到这普通校尉竟敢与自己顶撞，不由仔细看了蓝徽容一眼，平静道：“我身后这些人马可是

要留着做最后一击的，你休得多言，退下吧。”

蓝徽容心中激愤，一股热血直冲大脑，猛然站起身来，眸中射出痛恨之色，大声道：“小侯爷就是这样对待为你卖命的将领么？岂不让人寒了心？”

慕世琮没料到竟被这小小校尉喝斥，未及反应，蓝徽容已转过身去，扬起头来，喝道：“不怕死的弟兄们，跟我来！”

她手下那百余名士兵见头领虽身形瘦弱，立于风中却威风凛凛，傲骨铮铮，眼神更是明朗清亮，喝声又铿锵有力，人人为之豪气所感，心中气血上涌，纷纷站起来聚拢到她身后。

蓝徽容侧头向慕世琮冷笑一声，身形突然拔起，寒光乍闪，慕世琮本能下身躯后仰，蓝徽容已踏上其身侧骏马，右手急探，取过他身后飞鹰大旗，右足急蹬上马背，在空中一个漂亮的回旋，落于数丈开外，清啸一声，带着百余士兵杀入战场之中。

待慕世琮挺正身躯，已只见那校尉左右呼卷着飞鹰大旗，一路披靡，身边西狄军纷纷倒下，不久便冲到了敌阵中心。

慕世琮看得片刻，忽然一笑，悠然道：“这小子，

倒是个不怕死的。”他微微侧头，向身后一人和声道：“孔瑄，你带些人去接应一下，这小子有些意思，可得留着好好玩一下。”

他身后一名黑衣男子轻应一声，纵马出列，带着上百人奔向战场之中。

蓝徽容左右挥卷着大旗，旗面呼扬，旗杆尖锐，西狄军一时不敢撻其锋，纷纷避让，竟让这上百人杀出一条血路，直冲过溪涧，到得岳铁成身侧。

岳铁成此时已是血染盔甲，汗湿战衣，正在哀叹天亡我也之际，忽闻一声大喝：“岳将军，抓住！”他抬头望去，一面黑鹰大旗如祥云压顶，意识模糊中伸手抓住旗杆，蓝徽容暴喝一声，身形下蹲，双手用力向后扬出，旗杆带着岳铁成身躯向溪涧对面安全地带飞去。

岳铁成在空中竭力稳住身形，眼角余光扫到上百人驱骑赶到，为首之黑衣将领从容甩出马鞭，喝道：“岳将军，接住！”岳铁成身形下坠，探手握住鞭尾，那黑衣将领轻吠一声，顺势卸力，将他轻轻带落于地。

岳铁成在黑衣将领马前立稳身形，看清来人，笑道：“多谢孔郎将了！”他回转身，这才发现救自己出

战场的方校尉已陷入重围之中，焦虑下正待开口，那孔瑄已驱骑如风，跨越溪涧而去。

蓝徽容将岳铁成送出战局，正待转身杀出去，又有上千名西狄军涌来，将她团团围住，她虽竭力左突右挡，终因势单力孤，无法杀出重围。

正在汗流浹背、体力透支之时，却见围住自己的西狄军人马一方有些慌乱，显是被人从后方攻来，她知机不可失，力运右臂，全身劲旋，手中大旗横扫数圈，将最靠近自己的数十名敌军扫落开去，趁敌军阵脚稍乱，她将旗杆猛力戳向地面，身形腾空飞向有人攻来的那一方。

她手中旗杆抵住敌人砍来的刀剑，足尖在空中连踏，有如踏歌，气力将尽时又将旗杆戳向地面，数下之后便出得重围，眼见本方一黑衣将领驱马赶到，索影闪烁，本能下伸手抓住他甩来的马鞭，一股大力传来，身形在空中矫健飒爽，轻轻落于那黑衣将领身后。

黑衣将领回头朗笑道：“兄弟，身手不错嘛！”

蓝徽容坐稳身形，正好望上他明亮的双眸，烈日薰蒸下，竟让她有微微的失神，杀伐声中，她眼角瞥见身下骏马，赫然正是青云，不由大喊道：“是你这偷

马小贼！”

黑衣将领勒转马头奔向大军，修长的脖颈微微扭向后方，轻笑道：“正是在下！”

作者有话要说：呵呵，男主们总算都出场了。

十一、虎翼

此役飞鹰军大捷，西狄军损兵折将，退至莲花关以北二百余里处的月牙河一带整饬，莲花关危机暂解。当日，飞鹰军将士回到中营，庆祝回雁谷胜利，欢声雷动，兴高彩烈。

而蓝徽容随岳铁成残部回到中营后便被小侯爷慕世琮的虎翼营士兵绑了起来，岳铁成出面阻拦，来者却出示了王爷令牌，说蓝徽容以下犯上，于战时强夺本方中军大旗，扰乱军心，不服上司命令，王爷有令，绑其示众三日，三日之后再杖军棍四十。

由于有慕王爷令牌，岳铁成无奈，只得眼睁睁看着蓝徽容被绑到了辕门之外的木桩上。

此时尚是未时，日头正烈，暑气蒸腾，蓝徽容从战场上下来本就疲惫不堪，身上还有数处伤口，被绑上木桩后更是全身酸楚疼痛。额上汗水沿着面颊流入

嘴角，苦涩难言，她眯眼望向天上烈日，苦笑一声：若是这样被晒三日，只怕自己这条命就要丧于此处，那样也好，不用再想‘铁符’的事情了，又自我庆幸，幸亏没有被处鞭刑，不然军衣破裂，女子之身可就无法遮掩了。

她晨间在战场之上身先士卒，威风凛凛，戮力杀敌，又拼死营救岳铁成，岳军将士都看得十分清楚，钦佩敬重于她，对慕王爷此令皆愤愤不平，但均知慕王爷治军极严，只得围在中军辕门之外，瞅着看守士兵不备，偷偷替蓝徽容送上一些清水，几次过后，便有虎翼营士兵过来将众人驱散，一个时辰过去，蓝徽容被晒得眼冒金星，唇干舌燥，伤口疼痛，渐感不支。

中军大帐内，慕王爷端坐于案前，意态雍容，神情淡然，目光却如一泓冰水，注视着眼前的岳铁成和慕世琮。

这位名动宇内的王爷此刻虽已届五十，但仍显得面目清雅，气度从容，可以想见当年必定是一个风神俊朗、秀逸无双的美男子。

岳铁成略显激动：“王爷，方校尉是中途入伍，未经训练便投入战争，夺侯爷身后中军大旗是无知之举，

并不是有意扰乱军心，是末将训练不力，与其无关，末将愿代其受罚，请王爷恕过方校尉。”

慕世琮却轩眉轻挑，冷冷一笑：“岳将军，那小子纵是不知我身后乃中军大旗，也知我是侯爷，这以下犯上之罪总是确实吧。再说了，他今日敢夺我大旗，他日就敢行刺于我，现在若不惩治于他，再往后将会有更大的犯上之举，那时，岳将军再想护他可就难了。”

岳铁成一窒，却对慕世琮之言无从辩驳，一时急得额头沁出汗来。

慕世琮面色冰寒，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些冷酷的意味，岳铁成看在眼里，知面前这位小侯爷向来心狠手辣，冷酷严森，又是少年心性，孤傲无比。此次方校尉趁他不备，当着他面夺去中军大旗，抹了他的面子，只怕性命堪虞，心内更是焦虑。

孔瑄立于慕世琮身侧，将二人表情看得清楚，嘴角轻勾，似笑非笑，偏过头去，目光正投向远处辕门平台木柱上绑着的蓝徽容，遥见她耷拉着头，身上军衣略略扯开，露出后颈，灿阳照映下，那处的线条柔和优美，晃入眼中，竟让他再也移不开目光。

岳铁成眼中神光逐渐暗淡下去，犹豫半晌，忽然

咬牙道：“侯爷，麻烦您先出帐，我有些话要私下对王爺禀告。”

慕王爷却淡淡一笑：“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不用避着世琮和阿瑄。”

岳铁成猛然抬起头来，行到案前，单膝跪地，沉默一瞬后低声道：“慕三哥！”

慕王爷眼皮一跳，瞳孔陡然收缩，复杂的眼神挟着凌厉的光芒射向案前的岳铁成，慕世琮从未见过父王这等神情，不禁也心神一惊，屏住气息，帐内一片可怕的寂静。

慕王爷盯着岳铁成看了片刻，放松下来，修长的手指轻敲着长案，悠然道：“铁成，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岳铁成将心一横，低声道：“慕三哥，方校尉是我来边关途中在方家村收入军中的，当年，清姐出生入死才救得方家村全村老小，今日得方校尉救铁成一命，在铁成心中，便如同是清姐救了我一般，求慕三哥看在清姐份上，饶过方校尉，铁成愿辞去军职，解甲归田。”说着他将头上盔帽取下，捧在手中。

慕王爷轻敲长案的手指在岳铁成提到‘清姐’二

字时便倏然停住，嘴角微微抽搐，面上神情似如冰雪霜冻，又如有烈火燃烧。慕世琮看在眼里，不由大为好奇：这清姐究竟是何许人？能让一向稳若磐石、喜怒不形于色的父王这般激动，怎么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大帐内寂然无声，似有暗流汹涌，孔瑄也感觉到了一丝异样，将目光自远处的蓝徽容身上收了回来。

慕王爷闭上双眼，手背上青筋暴起，眼角突突直跳，岳铁成提及的‘清姐’二字如同火药的引线，将他的心轰然炸开一个大洞，模糊的旧人与往事尖叫着呼啸而出，在脑中如飓风般盘旋怒吼，良久方抑制住那汹涌的波涛，慢慢平静下来。

他缓缓睁开双眼，悠然叹了口气，望向慕世琮：“世琮，那方校尉冒犯的是你，你看着办吧。”

听慕王爷口气大为松动，岳铁成一喜，恳切的目光投向慕世琮，慕世琮心中得意，口中却淡淡道：“既然父王有意放过那小子，我也就给岳叔叔面子，放过他算了，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侯爷请说。”岳铁成站起身来。

“那小子戾气太盛，锋芒毕露，又不懂军规，我

想调他到我虎翼营，好好训诫于他，不知岳叔叔可愿放人？”慕世琮望着岳铁成冷冷道。

岳铁成思忖片刻，知别无他法，只得低头道：“一切听从侯爷安排。”

慕世琮淡淡一笑，向慕王爷轻施一礼，与孔瑄步出大帐，行得十余步侧头轻笑道：“这老家伙，果然上当，总算把这小子要过来了，去，把他带到我帐内来。”

孔瑄听他言语，如同小孩子寻到了一件新鲜刺激的宝贝，不由一个寒噤，望向远处的蓝徽容，暗叹了一口气。

慕世琮行得数步，回过头来：“对了，孔瑄，传令给飞鸽组，着他们秘密调查一下岳叔叔所说方家村的陈年旧事，看看有没有一个叫清姐的人，还有，那个小子的来历，也给我好好查一查。”

孔瑄道：“侯爷怀疑那小子吗？”

慕世琮遥望远处被绑着的蓝徽容，冷声道：“这小子能当着你我之面夺去中军大旗，战场上又那般身手，绝不在你我之下，岂是一个小小山村的村民，岳叔叔也是老糊涂了。”

帐内，慕王爷默默地注视着低头束手而立的岳铁

成，冷峻的目光渐转柔和，良久方低声道：“铁成，边关平定后，你便回苍山老家去吧。”

岳铁成喉头哽咽：“是，多谢慕三哥成全！”

慕王爷轻叹一口气，望向帐外远处群山，目光渐渐有些迷蒙，语气也带上了些许疲惫：“铁成，不瞒你说，我也是十分想念清娘，不知她是否还活在这世上，唉，若是能倒退三十年，回到苍山雾海，快意游侠的生活，这王爷，不当也罢。”

蓝徽容被绑于辕门平台木桩之上，晒至昏昏沉沉，正在心中犹豫，要不要运气挣断绳索，逃离军中，可抬眼见身边数十名虎翼营士兵如狼似虎，便知这个想法不太实际，更何况刚到军中，连慕少颜的面都没有见到，便轻言放弃，实是心有不甘。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闻沙声轻响，一双黑色布靴立于身前台下沙地之中，她缓缓抬起头来，只见那偷马之人正立于面前，双手抱胸，神情懒散，似是一副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意味，嘴角却微微向上，漆黑明亮的眼眸带着几分笑意几分玩味，上下打量着自己。

蓝徽容轻哼一声，傲然道：“偷马小贼，有什么好

笑的！”

孔瑄右手轻摆，虎翼营士兵齐齐退了开去，他纵身坐上辕门平台，躺落下来，双手枕于脑后，悠悠叹道：“唉，太阳多么艳丽，空气多么清新，人生是这么美好啊！”

蓝徽容不知他弄什么名堂，轻啐道：“似你这等不告而取之人，怎还好意思立于光天化日之下，坦然面对我这位失主。”

孔瑄望着她哈哈大笑，翻身坐起来，颇感兴趣地道：“喂，小子，你身手倒是挺不错的，居然能当着侯爷的面夺去大旗，谁教你的？”

蓝徽容板着脸回敬道：“喂，小子，你偷马的本事倒是挺不错的，居然能从我这里将青云偷去，谁教你的？”

听她针锋相对，孔瑄更是笑得十分开心，站起身来，见蓝徽容嘴唇干裂，取下腰间水囊，凑到蓝徽容嘴边。

蓝徽容微愣，但见他嘴角含笑，神情似有几分真诚，又实是十分干渴，终低声道：“多谢了！”就着皮囊咕嘟饮下几大口水。

见她饮得甚急，孔瑄伸手拍上她的右背，蓝徽容见他如此善意，正待吞下最后一口水，开口言谢，却听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慢点喝，这可是你这辈子喝的最后一口水了！”

蓝徽容心中一惊，猛然呛住，剧咳一阵，转头喘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孔瑄凑到她耳边冷冷道：“王爷有令，你以下犯上，罪无可恕，即刻处斩，以儆效尤！”

蓝徽容大惊：“哪有这等不讲理的王爷！”

孔瑄望着她淡淡道：“这话，你到了阴曹地府去和阎王爷说吧。”说着拔出腰间长剑，眼中寒光一闪，惊雷破空之声响起，蓝徽容不及运气挣断绳索，本能闭上眼睛，心中暗叹：我命休矣！

蓝徽容紧闭双眼，感到剑气森寒，自身上划过，却未有疼痛，不由讶异，片刻后听到身边之人大笑，心知被他戏弄，睁开眼来，见身上绳索被他长剑整齐割断，而剑气竟未划破自己的军衣丝毫，一时叹服，忍不住赞道：“好剑法！”

孔瑄戏弄于她，本待听到她愤怒之言，不料却得她赞一声好剑法，笑声便堵在了喉间，怔了一瞬，眸

中趣意更浓：“小子果真有些意思，难怪侯爷看中于你，随我走吧。”

蓝徽容轻揉发麻的双臂，跟着他跳下木台，问道：“去哪里？”

孔瑄立住脚步，回过头来，正待开口说话，不料蓝徽容刚得解脱，脚步虚浮，一时收不住，撞上了他的胸口，她额头正对孔瑄下颚，孔瑄也是没有提防，竟被她这一冲之势磕住下巴，牙齿咬住了自己的舌尖，痛得弯下腰来，含糊道：“你这小子，存心报复我是吧！”

慕世琮的营帐在大营西侧，蓝徽容随着孔瑄步入帐内，见他正坐于案后，右手执着一把匕首，冷冷地注视着自己。

蓝徽容在容州赛舟节上遥见他风采慑人，乘风阁下众星捧月，回雁谷战场上冷静镇定，此时正面望向他清澈眉眼，觉他目光深邃冰冷，压得自己有些难受，又想起可以借他接近慕王爷，终行了一礼，恭谨道：“后军校尉方清见过侯爷！”

慕世琮并不说话，盯着蓝徽容看了一阵，目中神光一敛，右腕劲扬，匕首如闪电般向蓝徽容射来。

白驹过隙之间，蓝徽容心念数转，终巍然不动，

任那寒气逼人的匕首自耳边擦过，她侧头望向右肩上掉落的一缕黑发，伸出手来，轻轻掸落于地，直视慕世琮平静道：“侯爷，先前战场之上，小人心急救人，多有冒犯，是小人之过，请侯爷按军法处置，实不必如此戏弄小人。”

慕世琮一愣，忽觉面前这人虽身形瘦弱，却气度雍容，文弱外表下似有着凛冽的傲气，心中疑云更重，轻声‘哦’道：“原来你叫方清啊，倒是有些胆量。竟敢趁我不备，取去中军大旗，令我在部属面前失了面子，方校尉，你说，这笔帐我该如何同你算啊？”

蓝徽容怔住，见他面色冰冷，眼中波澜不兴，一时猜测不到他的想法，又想起自己重任在身，思忖片刻，终咬牙道：“是方清的不是，要杀要剐，听凭侯爷处置！”

慕世琮一脸淡漠，缓缓道：“我倒也不是要杀你剐你，只是想委屈方校尉在我这虎翼营中做一名亲兵，也好让弟兄们能时刻领教方校尉高强的身手。”

蓝徽容心一紧，醒悟到自己因急着救岳将军，激愤行事，露出了破绽，引起了这位小侯爷的怀疑。

十二、暗探

蓝徽容知面前这人对自己的身手起了疑心，脑中快速飞转，面上神情却镇定从容：“方清既入军中，一切听从调令，久闻侯爷虎翼营乃精锐之师，方清有幸得入，不胜荣幸。”

慕世琮站起身来，负手行至蓝徽容身边，细细打量于她。此时二人隔得极近，蓝徽容这才惊觉他长身玉立，比自己高出许多，他冷静地审视着自己，目光奕奕有神，双眉斜飞入鬓，长得竟是极为英俊。

蓝徽容曾随母亲学过相术，细心观察于慕世琮，见他鼻隆挺直，知此人性情坚毅果敢，嘴唇微薄，看来也有些冷酷无情，只是那双眼睛又无比清澈，藏着些许柔和。

她知若要接近慕王爷，入这小侯爷的虎翼营实是个难得的机会，现在这精明的慕小侯爷既对自己的身手起了疑心，如果再行示弱，只会更引猜疑，索性放开心神，以强抗强，或许还能释其疑心。

见蓝徽容目中毫无怯意，与自己从容对望，慕世琮颇觉有趣，眼角扫见孔瑄从帐外进来，微微点头，遂悠然道：“既然方校尉愿留在我虎翼营，孔瑄，他归

入你辖下，你带他去营帐歇息，明日训练时再让诸兄弟向方校尉讨教绝招吧。”

孔瑄轻应一声，蓝徽容向慕世琮行礼后随他步出营帐，想起一事，赶至孔瑄身侧道：“孔兄，请问-----”

“方校尉。”孔瑄转过头来，语气带上了一丝严厉。

蓝徽容瞬间领悟过来，身形一挺，正颜道：“是，即将大人。”

孔瑄满意地点了点头：“嗯，很好，方校尉是聪明人，以后我就是你的上司，上司问你话了，你回答就是，上司没问你话，你不要多嘴。”

蓝徽容心挂青云，还待再说，他已洒然转身，向东首一营帐走去。蓝徽容见他这转身之态爽朗潇洒，配着他高挺的身形，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从容舒展，不由一怔，猛然想起曾在何时见过此人，原来这孔瑄就是那日容州赛舟节小侯爷彩舟上的掌舵手。

这一刻，她忽然对自己此次军中之行生出了一丝不自信，单是今日所见小侯爷和这孔即将身手都不亚于自己，小侯爷更是精明之人，不知那久经沙场、蜚声宇内的慕王爷慕少颜又是何等风采与城府，该如何

才能取得那‘铁符’呢？

孔瑄在一处营帐前立住脚步，转身向蓝徽容轻轻扬了扬头，示意她进去，蓝徽容正待举步入帐，心头忽起警戒。自幼莫爷爷为训练她的警觉性，经常在会昭山的幽谷暗道中偷袭于她，故此她能察觉到此时帐内竟似有丝丝杀气，想起坊间对小侯爷孤傲品性的传言，知自己当众夺旗，抹了他的面子，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心中暗叹一声，面上神色不变，向孔瑄微微一笑，步入帐去。

孔瑄见她这一笑，淡定自若，偏又神采飞扬，污浊的面上似有流光溢彩，毫无畏缩遮掩之态，忽然为帐内那几十人担忧起来，却又有隐隐的兴奋，笑着转身走向立于远处的慕世琮。

蓝徽容伸手撩开帐帘，心中一凝，感觉周遭的空气如起了涟漪似的轻颤了一下。她早有准备，气运全身，右足劲点，避过当头浇下的一盆污水，斜掠着飞向帐内一侧。

黑影袭来，瞥眼见见一大布袋当头罩下，蓝徽容已预到此着，早取下束腕布带，劲力甩出，缠上帐中

木柱，身躯借一牵之力在空中转向，横飞向木柱，手持布袋从空中跃下的数人不见了目标，不由齐齐愣住。

眼见再有十几人向自己扑来，使出的竟是摔跤招数，欲将自己压在身下，蓝徽容心头火起，撇开自己身份真假不谈，这慕世琮这般行事，挟隙报复，实是过份。她清啸一声，身子向后纵出，右足蹬上帐中木柱，大力推动下飞向营帐另一侧。

帐内诸人正纷纷向她原来立身之处扑来，均扑了个空，不及收势，叠摞在了一一起。蓝徽容已乘机窜至帐角，掀帐出营，同时右足急扫向营帐支柱，木柱喀的一声断裂，大帐瞬间倾斜，帐内诸人猝不及防，暴喝出声。

蓝徽容知反正自己身手已露，再行遮掩徒遭猜忌，又恨小侯爷为人行事，更想到那小侯爷公然将自己调入虎翼营，应不敢太过明里惩戒于自己，怕落下报复之名。索性放开胆来，身形急掠，扫断另几根营帐木柱，大帐完全坍塌，将帐内诸人悉数压在了下面。

她听着帐内一片惊怒喝骂之声，缓缓站起，轻拍身上灰尘，脸上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

远处，慕世琮与孔瑄负手看着这一幕，孔瑄得意

大笑，伸出左手：“侯爷，我说了这小子不会示弱，你输了。”

慕世琮瞪了他一眼：“你就是赢了也不用这么得意吧。”

孔瑄却只顾去解他腰间玉扣：“难得赢侯爷一次，可得好好向弟兄们炫耀一番。”

慕世琮见那方清立于帐前，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觉得有些刺心，语气中却带上了一丝兴奋：“这小子，越来越有意思了，孔瑄，你瞧着他象哪一方派过来的？”

“不好说。”孔瑄轻掂着手中玉扣：“他行事做风与一般暗探截然不同，令人难以猜测。”

慕世琮冷冷一笑：“管他是哪方派过来的，入了我虎翼营，迟早叫他露出真面目，我绝不能让流火谷之事重演。”

孔瑄听他提及流火谷，手中动作顿住，眸中神光一黯，笑容也有些僵硬。

“孔瑄，当年我如何试探于你，你还记得吧。”

孔瑄神情恢复正常，微笑道：“孔瑄记忆犹新。”

“那好，你去调他入你营帐，与他同食同宿，盯紧一些。估计这几日无战事，照常操练，你对他稍微

示好，让他放松警惕，过得一段时间，再给我一一试探于他。”

慕王爷大军驻扎之处位于莲花关西侧，此处本是青山绿水，战争阴云暂散，夜幕降临，月光透着白玉般虚幻的光泽，笼罩着接天的营帐，夏风虽然闷热，但夹杂着一股青草的味儿，清新辽远，抚平了将士们多日来的紧张情绪。

蓝徽容随着孔瑄步入一小小的营帐，眼见帐内只铺着两床草席，心头一跳，退后两步，低头恭敬道：“郎将大人，小人职位低微，还是和同级军士一起歇宿吧。”

等得片刻，未听见孔瑄回答，她轻轻抬起头，却见孔瑄正宽下身上黑衫，露出他精壮伟岸的上身来。

蓝徽容虽前一段时间在岳军内与士兵们同帐见惯了这等情形，但那毕竟是多人同帐，此时与他独处一帐，无端地竟有些害怕，但知眼前这人深得慕世琮信任，非等闲之辈，怕被他看出破绽，遂不再多言，平定心神垂下眼帘，行至一草席前躺下，双臂交叉胸前，阖目而睡。

耳听得他在帐中来回走了几趟，似是窸窣着自何

处摸出什么东西，又听得轻不可闻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在自己身前停住，一股温热的气息扑入鼻中，蓝徽容忍不住睁开眼来，只见那孔瑄正蹲于身前，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帐内烛火明亮，蓝徽容视线正好落在他厚实裸露的胸肌上，本能下闭上双眼，转瞬觉得不妥，又睁开了来。

孔瑄被她这一闭一睁晃得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怎么觉得似有一只受惊的小鹿，带着怯弱和戒备自眼前闪过，欲细看时又只见一泓清水，波澜不惊。

见蓝徽容平静地望着自己，孔瑄伸出握住瓷瓶的右手，和声道：“你身上还有一些伤口，虽不深，却也得上些药。”

说着便欲俯身抬起蓝徽容的左臂，蓝徽容倏然坐起来，轻轻取过他手中瓷瓶，垂下眼帘，语气生冷：“不敢劳动即将大人，小人自己来吧。”话说出口又觉拂了人家的美意，顿了顿道：“多谢即将大人。”

孔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耸耸肩：“我可不是关心你，你的伤口若是恶化，小命不保，岳将军还会以为是侯爷下的黑手，你自便吧。”站起身吹灭帐内烛火，

行至另一侧的草席上躺了下来。

帐外，战马的嘶鸣声间或响起，山间也偶尔传来几声鸟语，孔瑄逐渐放松紧张了一天的神经。听得那方清正拔出瓶塞，摸索着在伤口上涂抹着药膏，不知是否伤口疼痛，偶尔发出轻微的抽气声，又恐自己听见，压得极低，似一只受伤的小兽，于静夜中，默默地舔着身上伤口，不想嚎泣，却又于孱弱的喘息中渴望着母兽的爱抚。

遥远的记忆忽然破空袭来，多少年前，自己也是这般，默默地忍受着身上伤口的疼痛，躲于阴暗的角落中，任黑暗替自己疗伤，待到那处黑红了，结痂了，再走到阳光下面，再面对生命中难以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的那份煎熬。

蓝徽容在黑暗中涂抹着药膏，听着那孔瑄的呼吸声悠长而舒缓，也慢慢平定下来，摸索着将身上伤口处理完毕。药膏清凉如水，抚平了她的焦躁不安，没有了每夜充耳的污言浊语，遐思渐渐涌起，月姨和安心安意可还安好？莫爷爷究竟去了哪里？母亲又到底是何身份？为什么要自己踏入这个漩涡之中？

“方校尉。”孔瑄的声音自幽暗中传来，似一缕不

经意的夜风。

“是，即将大人。”蓝徽容沉默一瞬，低声应道。

“侯爷自幼尊贵，又是要强心性，被你抹了面子，自是有些放不下。那帮子弟兄敬重他，行事过了一些，你不用放在心上。”孔瑄的声音平静如水：“你既入了虎翼营，就安心呆在这里，日子久了，你会知道，侯爷并不是那等不能容人之人。”

蓝徽容睁开眼来，望向静谧的黑暗，良久方低声道：“多谢即将大人。”

天微亮，蓝徽容便听到集合的号角，迅速爬起来，投入到虎翼营的训练之中。

慕世琮立于旗台之上，肃然静默，未着战甲，一身黑衣劲装，腰系织锦武士巾，脚蹬黑缎鞋，豹子一样闪烁的眼神望着台下操练的虎翼营精兵。

孔瑄悄无声息的走到他身后，遥望台前那一个瘦弱的身影，轻声道：“听夜间呼吸声，他的内家功夫也很不错，路子很正，不似西狄国那边的路数。”

“相貌瞧着不象西狄国人，但也很难说，西狄国现在的左都司不就是出身东朝吗？他到军中的时机又这么凑巧，总而言之，盯紧了，他若是暗探，我要让

他死得比那狗贼更惨。”慕世琮眯眼冷冷一笑。

孔瑄神色不变，眼中却收缩了一下，迟疑片刻轻声道：“侯爷，聂将军去了也有两年多了，你不用再责怪自己了。”

慕世琮嘴角一颤，猛然回过身来，右拳狠狠地击在了孔瑄的腹部，孔瑄弯下腰去，单膝跪地，慕世琮右手一甩，不再看他，蹬蹬蹬下台而去。

孔瑄按住腹部，缓缓站起身来，望着慕世琮略显孤寂的黑色身影，眼中闪过一丝怜悯之色，轻轻摇了摇头。

蓝徽容立于队列之中，腾挪转身中正好瞥见他二人这一番暗流，小侯爷面上痛苦神情与孔瑄怜悯之色也都收入眼内，她手上动作不减，心中暗自讶异：这孔瑄与小侯爷到底是何关系？

集中操训结束，便是士兵们捉对厮练时间，沙场内拳风飒飒，刀光剑影，蓝徽容自昨日大闹营帐之后，又有夺旗威名在前，无人再敢与她比较身手，便闲闲地立在了场边。

她细观虎翼营士兵身手，虽不是个个高强，却也都是骁勇之辈，而且训练也颇为得法，纵是对那小侯

爷印象不佳，也在心中暗赞他统军有方。

正在静默之际，眼见较场上诸兵散立于场地周围，远处箭鹄架起，数十人拥着一魁梧青年走了过来，见他们手中持着劲弓，蓝徽容心内一叹，知这些人终不服气，身手上比不过自己，要在弓箭上一较长短。

她冷冷看了众人一眼，也不多话，轻灵转身，取过一人手上精弓，扣箭，弦响，三箭倾力而出，翎影划空，白羽轻颤，她将精弓掷入箭壶之中，转身立于场侧，不再看众人一眼。

较场最远处，二百步外的箭靶上，一箭正中红心，另二箭皆剖为两半，落于沙地之中，较场内一时鸦雀无声。

作者有话要说：祝各位看文的JM们节日快乐！

某楼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更新放缓，各位JM们见谅啊。

非常感谢青娘子、龙队长、夫人、夫子在百忙之中为我献出的长评，偶这个激动啊，会记住你们的福利的，哈哈。

也感谢很多不再霸文的万年潜水员，呵呵。不管是花是砖，希望听到大家的点评和指导。

本 帖 地 址 :

<http://club.xilu.com/tvxq112/msgview-975617-50706.html>[复制地址]上一主题: 妖窈淑女君子好逑 下一主题: 樱舞芳华 [楼主] [2楼] 作者: xkxdw 发表时间: 2008/10/02 13:25[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个人空间] 回复修改来源删除

十三、青云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西狄军在月牙河以北休整，未再有移军迹象，慕军也就平静收于大营之内。

虎翼营士兵不知是被蓝徽容箭艺武技所慑，还是上司发了命令，不再挑衅于她，间或有对击之机，也都抱着坦诚请教的态度，蓝徽容与众人渐熟，因其言语不多，下手时又颇留情面，众人对她好感日深，也不再象先前一样敌视于她。

蓝徽容这几日一直与那孔瑄同帐歇宿，数日下来，倒觉得这孔郎将颇好相处，话语不多，并不刁难于她，偶尔开开玩笑也是点到即止，蓝徽容见那小侯爷也未再为难自己，慢慢放松下来。

只是她为防孔瑄看出自己的女子身份，行事小心翼翼，诸事皆感不便，憋得十分辛苦，时值夏日，晒至汗流浹背，更是苦不堪言，每日看着那些士兵们赤裸着上身在营地内晃来晃去，看着他们成群结队去山间溪流洗浴归来，蓝徽容便郁闷至极点，只能趁着孔瑄偶尔不在营帐的时间，打盆清水草草应付一下。

多日下来，蓝徽容渐感疲倦，精神压力日益沉重，夜深人静之时，她难以入眠，自己现在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母亲为什么要给自己套上一个这么沉重的枷锁？那海阔天空、山高水远难道真的只能是一场虚幻的梦吗？何时才能摆脱这种桎梏呢？

这一夜，轮到蓝徽容随孔瑄巡营，夜色碧青，星光灿烂，蓝徽容默默地随着孔瑄在大营内巡视数圈，检查过值夜军士，正欲回到营帐，忽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马儿嘶鸣之声。

蓝徽容心头一跳，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孔瑄听得清楚，回过头来：“方校尉。”

蓝徽容忙应了一声，快步跟上，心中却盘算起来。

回到营帐，刚刚睡下，孔瑄猛然想起要去小侯爷帐中禀报一些事情，匆匆而去，蓝徽容心念青云，难

以入睡，权衡再三，终按捺不住，爬了起来。

她依着先前所听声音方位一路伏行过去，不多时便闻到马儿腥燥的气息，细心探查一阵，知马厩周围并无值守军士，只有两盏气死风灯在夜风中摇曳。她猫腰闪过前排马厩，轻声唤道：“青云，青云！”

青云那熟悉的打喷声传来，蓝徽容大喜，就着灯光跃过去，将青云的头揽在了怀中，愉悦万分：“青云，乖青云，你受苦了！”

青云乍见主人，也是颇为欢喜，马尾轻甩，将头伸在蓝徽容怀中轻轻厮磨。

一人一马相依良久，蓝徽容方放开青云，从马厩一头抱过一堆草料，依在木栏之上，看着青云欢快地嚼着草料，用心察探并未有人跟踪自己，四周也无旁人，彻底放松下来。

夜空中一弯初升的新月与满天星光交相闪烁，蓝徽容望着青云浅浅而笑，轻言软语：“青云，实在是对不住你了，你忍一忍，迟早我会将你要回来的。”

她转过身靠住木栏，仰望苍穹，呼出胸口积郁多日的闷气，任夜风拂上自己的面颊，想起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一切，心绪如潮，低声道：“青云，说真的，

我很想回去，呆在这种地方，每天看到的是一些血腥残暴的场面，实在憋得难受。可是青云，你说，哪里才是我的家呢？青云，要不我带你到苍山雾海去走一走，看哪里水草多，咱们就在哪里定居下来，好不好？”

青云轻轻地喷鼻，似在回答她的说话，蓝徽容轻笑着回转身来，抚上青云的头：“知道了，会说话算话的。你可得放聪明些，上了战场，见了刀剑流箭什么的要躲着点走，小命要紧，你是马儿，没人会笑你是胆小鬼的。”

夜风似在某个方向凝滞了一下，空中弥漫的青草香也似乎混上了一丝温热的气息，青云轻喷一声，似笑非笑，蓝徽容猛然跳将起来，在马厩周围探查了一番，又未见人影，心神渐渐有些不安，依依不舍地抚上青云：“青云乖，我得空再来看你。”

她悄无声息地潜回帐内，孔瑄仍未归来，半个时辰后他方轻轻入帐，不多时便听得他呼吸声悠长而有节奏地响起，显是已经熟睡。

帐内一片宁静，蓝徽容仰望黑暗，感觉不再似昨夜那般苦闷，心中的积郁稍得缓解，嘴角慢慢露出一丝笑容，悠然睡了过去。

第二日清晨，蓝徽容很早便醒转来，帐中却已不见了孔瑄的身影，她想起昨夜那依稀的感觉，有些心疑，但转瞬一想，自己好似也未透出什么底细，大不了就是个私探马厩，何况青云本就是自己的，遂也抛开了那一分担忧。

她得见青云，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多日来闷在心里的话稍得倾诉，精神便觉清爽了很多，训练时兴致高昂，还与同组将士用心切磋，身手利落，博得众人一片叫好之声。

旗台上，慕世琮与孔瑄并肩而立，霞光投在二人身上，清新而温热。

“飞鸽组刚有传信回来，方家村村民悉数南迁，暂时未能找到村民了解当年之事和那小子的底细，不过他们去岳将军手下提及的那个院子看过，确有一座土坟，里面确有一具老妇尸体，死亡时间吻合。”

“嗯，岳叔叔倒是未说假话。”

“是，村子里各家各户都供着一幅清娘子的画像和长生牌位，已找了一幅清晰些的画像送回来了，侯爷请看。”孔瑄伸手递过一幅画卷。

慕世琮接过画卷，慢慢展开，看得片刻，眉头轻

皱：“怎么看着似有些眼熟？象在何处见过此女子似的。”

“既是王爷的故人，可能王府内也存着她的画像，侯爷曾偶尔见过也说不定。侯爷如果实在感兴趣，回潭州后再细细找找。”

慕世琮却不答话，视线投向远处正与军士较量枪法的蓝徽容，嘴角轻轻上勾：“孔瑄，这几日你去探查月牙河地形，带上这小子，把那青云发还给他吧，也不需盯得太紧，盯紧了他怎会露马脚，回来后我自有计较。”

孔瑄也微微而笑：“这小子，倒是个爱马的，对了侯爷的脾性了。”

慕世琮听他提及马儿，忽然来了兴致：“孔瑄，当年我们争‘惊雷’时，就未分胜负，现在再来一场如何？”说着右拳猛然击出。

孔瑄大笑着闪身：“侯爷如有兴致，孔瑄奉陪到底。”

慕世琮不再多话，顺手抄起台侧的一杆长枪，迅雷般的枪势向孔瑄击来，台上顿时风影滚浪，热气翻涌，孔瑄微微摇动身躯避过第一轮枪势，执起长剑，翻身下台。

慕世琮紧追而下，枪势时而雷霆万钧，时而轻灵飘忽，枪尖银光在朝霞映衬下如漫天流星，笼罩住孔瑄全身，孔瑄却并不惊慌，剑势缓慢，但剑气却慢慢凝重，剑尖轻轻颤抖，隐隐发出龙吟之声，封住慕世琮一波又一波的枪势。

虎翼营士兵见二人忽然激战，兴奋不已，知这是难得的机会，得见主帅和军中第一高手较量，纷纷停下手中动作，散围在较场四周观看。

蓝徽容也立在场边细看，觉那小侯爷枪势如迅雷惊风，而那孔瑄剑气则静逸自如，一动一静，一急一缓，却正好斗个旗鼓相当，再看得数招，便知二人当不分胜负。

慕世琮与孔瑄再斗得数十招，知又是胜负难分，眼角瞥见那方清立于场边，面上神情淡漠，不知怎地，心头火起，与孔瑄身形交错时使了个眼色，孔瑄会意，剑势自上而下，锋利光芒挟着霞光划破晨雾，慕世琮倏然后飘，孔瑄急追而上，枪剑相击，慕世琮借力在空中转向，手中长枪雷霆万钧，击向场边的蓝徽容。

蓝徽容在慕世琮转身瞬间便察觉到一丝异样，眼见枪影以轰山之势向自己击来，向后急退几步，身形

侧转，手中长枪击上慕世琮长枪中部，借势卸力，又在这股大力的推动下，身躯于空中急转数圈，衣袂飘飞，霞光洒在她的身上和枪尖上，竟如一朵金莲在较场中央缓缓盛开，浓丽炫目。

慕世琮被那光华所感，抬起头来正好对上蓝徽容略带倔强的眼神，黑深的瞳仁中，竟似有隐隐光华，冷冷地注视着自己。他不由眯了一下眼睛，迅即揉身轻纵，再度攻来，蓝徽容无奈只得见招卸招，身形变幻，却始终不与他正面交锋。

过得数十招，蓝徽容知这小侯爷枪势强盛，自己终是女子之身，气力不能长久，若是用剑，可能还能与他斗个平手，可偏偏长枪是刚猛之兵器，不适合女子使用，如果再斗下去，只怕会被他瞧出自己气力不足的破绽。

她心中有了计较，于慕世琮新招未出，旧招力尽之时，假装用力过猛，枪杆凝神刺入慕世琮枪影之中，‘轰’声响起，蓝徽容长枪脱手，蹬蹬蹬后退几步，面色苍白，嘴角渗出一缕血丝，苦笑道：“侯爷高明，小人甘拜下风！”

场边，围观将士们见侯爷取胜，爆发出热烈的欢

呼，蓝徽容细细听来，众将士对这小侯爷的敬慕之情倒是出自肺腑，十分真诚。

慕世琮缓缓站直身躯，盯着蓝徽容看了片刻，只见这方清受重击后面白如玉，颊侧却有一抹因激烈运动后留下的晕红，淡丽得如透明一般，衬着他瘦弱身形，朝霞下似一颗明珠隐放光华，他眯起双眼，片刻后方冷冷道：“方校尉果然好身手。”

蓝徽容被他复杂的眼神看得有些忐忑不安，低头向后退去，慕世琮轻掸身上灰尘：“方校尉。”

“是。”蓝徽容停住脚步，恭声道。

“你轻功身手都不错，不用再跟着他们训练了，这几日随孔郎将出去执行任务吧。”慕世琮闲闲道。

“是，小人遵命。”

远处，慕王爷轻装便服，负手而立，看着场中一切，沉默良久，微微侧头：“去问一下，与世琮交手的是什么人。”

蓝徽容用过早饭，回到营帐，却撞见那孔瑄在换衣裳，她忙低下头来，正待转身出帐，孔瑄温和的声音响起：“方校尉。”

“是，郎将大人。”

“快换了这身衣裳，随我出营。”孔瑄边说边披上一袭淡青色长衫。

蓝徽容顺着他手指望去，只见草席上摆着一套寻常百姓衣衫，心中一惊：“这是-----”

“王爷打算采取诱敌之计，趁着西狄军现在休整，你随我去查探一下月牙河的地形及敌军的动向，快换衣服吧。”孔瑄扣上长衫，望着蓝徽容面无表情的模样，奇道：“方校尉，怎么了？”

蓝徽容心中嘀咕：我总不能当着你面换衣服吧，可这话也只能在肚子里说说，她弯下腰来，捧起衣衫，‘唉哟’一声，捂着肚子道：“只怕是昨夜受了凉，拉肚子，即将大人，等我一下。”急急冲出了营帐。

孔瑄见蓝徽容捂着肚子冲得极快，不由轻笑着摇了摇头，将衣衫扣好，拢着头发束了上去，却不知想起了什么，修长的手指在发间停住，片刻后又轻轻摇了摇头。

蓝徽容躲于林间换过衣裳，回到营帐，只见孔瑄颀长的身形立于帐内，他此时一袭长袍，乌发轻束，舒展从容，显得清朗潇洒，偏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阳刚之劲，蓝徽容低头道：“即将大人。”

孔瑄转过身来，轮廓分明的脸上略带笑意：“方校尉，虽说是在月牙河以南探查，为防万一，我们得装作平民，出了这个营帐，你就称我一声公子，你和另一位同行的崔校尉，都是我的随从，就叫阿清，阿放吧。”

蓝徽容正待应答，一人掀帘进来，声音略显稚嫩：“崔放见过郎将大人。”

蓝徽容侧头望去，只见那崔放个头还矮过自己，一副圆圆面孔，唇红齿白，眉间偏还有一点红痣，象极了年画上的善财童子，她不料在军营之中能见到这种粉雕玉琢的少年，又见他面上一副严肃神情，眼中便带上了几分笑意。

崔放显是见惯了别人这等神情，瞪了她一眼：“方校尉，在营中你我同是校尉，出了营帐你我也都是公子的随从，请你尊重于我。”

蓝徽容眸中笑意不减，面上神情却极严肃：“是，崔校尉，你我就戮力同心，同为公子效犬马之劳吧。”说着向崔放伸出右手。

崔放略略迟疑了一下，孔瑄大笑着走了过来，执起崔放右手覆上蓝徽容之手：“不错不错，都为本公子

效犬马之劳吧！”

十四、崔放

出了营帐，孔瑄带着二人走向营后，马鸣声渐渐清晰，蓝徽容侧头见孔瑄略带微笑，便有些心情雀跃，待得见他将青云牵出来交至自己手中，终忍不住开颜而笑，轻抚着欢快刨蹄的青云，转头正待说声多谢：“公子，多——”

瞬间她又觉得有些不服气，急忙改口：“多少算你还有些良心，没有虐待我家青云，也知道将它发还旧主。”只是她脸上由欣喜神情迅即转为嘲侃神色，未免有些滑稽，崔放看在眼里，嘻地一声轻笑出来。

孔瑄见蓝徽容面上神情由愉悦转为轻嘲，极为俏皮生动，倒与平时那个沉默寡言、面色冷清的方校尉颇为不同，忍不住细细看了她两眼，蓝徽容忙收眉敛目，纵身上马，孔瑄愣得一瞬，轻轻摇了摇头，也纵马出了军营。

出得军营，孔瑄便自马侧取下一顶竹帽戴在了头上，躲过毒辣的日头，他轻扣缰绳，任身下骏马奔驰，身躯巍然不动，意态悠闲，多数时间还闭目养神，似

睡非睡。

蓝徽容看在眼里，微感讶异，崔放却好似见惯了孔瑄这等形状，不久也从行囊中取出一顶竹帽，戴在了头上，而且也学着孔瑄模样，悠然自得。

蓝徽容见状笑了一笑，行得一阵，看见路边山上生长着大蒲叶，飞身下马，摘了几片下来，坐回马上，用叶筋穿住，也系在了头上。

“你倒是学得挺快的嘛。”崔放笑道。

“既然你我都是公子的随从，自当统一行动了。”蓝徽容将大蒲叶顶在头上，嘴里咀嚼着顺手摘下来的青罗叶，一股清甜沁入舌尖，渗至五脏六腑，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

崔放在旁看着，圆脸上露出艳美的神情：“方校——，啊不，阿清哥，你手上是什么好东西？”

蓝徽容自骑回青云，又出了军营，浑身轻松，见这崔放粉雪可爱，忽然想起了二伯父的小儿子蓝文容，那小子大概算是蓝家唯一没有被势利和庸俗所污浊的孩子，也是崔放这般年纪，也是这般讨人喜欢，尽管别人都看不起自己这个孤女，他却总是得空就粘着自己，谈天说地，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想着

这个无端失踪的堂姐？

曾几何时，因被堂兄堂姐们取笑父亲没有儿子，自己是那般渴望有一个这么可爱的亲弟弟，便缠着母亲，要她再为自己生一个弟弟，母亲却抚着自己的面颊含笑说：“容儿，母亲有你一个足矣，你虽是女儿身，却胜过男儿百倍，你要记住，这世间，有多少男儿不如咱们女子的。”

见她有些发怔，崔放将嘴一撇：“小气样，有什么了不起的。”

蓝徽容掌不住笑了出来，将手中青罗叶悉数递到崔放手中，崔放也不客气，塞入嘴中，不一会也轻叹了一口气：“唉，真是好东西。”

蓝徽容见他甚是得趣，又跃身下马，去山边摘了一些刺儿果赶上去递给崔放，崔放眉开眼笑，收入怀中，却驱骑赶到前面孔瑄身边，献宝似的将青罗叶和刺儿果递了一些给他，见孔瑄收下，极是开心，策马奔到了前面，嘴里还唱起了小曲。

孔瑄回过头来，轻抛着手中刺儿果：“谢了！”

蓝徽容轻夹马肚，青云欢快撒蹄，赶到了孔瑄身边，不知是受崔放感染，还是出了军营浑身自在，见

孔瑄吃那刺儿果吃得极是坦然，蓝徽容忽然促狭心起，眯着眼吟道：“投我贼盗，报之琼浆也”。

孔瑄愣了一下，片刻后笑将起来，越笑越是得意，清俊的面容上波澜起伏，荡气回肠，蓝徽容慢慢醒悟过来，面上一红，知自己图一时痛快，讥讽他偷马，却没想到这首诗的后两句。

孔瑄得意笑着，一边咬着刺儿果，一边摇头晃脑大声吟道：“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也！”

崔放听得他的声音，拨转马头回来，笑问道：“公子，又是哪位姑娘要和你永以为好啊？”

“多着呢，不但有姑娘，还有俊小子。”孔瑄瞥了一眼蓝徽容，笑得极为狡黠。

崔放一愣：“公子这话说得，天香馆的兔儿爷们不是已让侯爷和您打得两个月起不了床吗？哪里来的俊小子？”

孔瑄笑得双肩直抖，声音闷在了胸腔内，蓝徽容恨不得在他那脸上揍上一拳，强自忍了下来，不再说话，板着面孔跟在了孔瑄马后。

崔放小孩心性，说过就丢，转瞬又跑到了二人前面，蓝徽容见他稚气模样，不禁摇了摇头，却听得温

和的声音响起：“阿清。”

蓝徽容侧头望去，只见孔瑄已收起笑容，专注地望着自己，忙应道：“是，公子。”

“那日盗你马儿，实是情非得已，有紧急军情赶着送至王爷手中，所以需抄山路，从山上下来正好见到青云，一时情急，还望你谅解。”孔瑄正颜说道，眼神澄净而又明亮。

蓝徽容控制住自己心跳，平静道：“阿清胡言乱语，也望公子莫放在心上。”

孔瑄微微一笑，不再说话，蓝徽容迟疑片刻轻声唤道：“公子。”

“嗯。”

“阿放这么小年纪，怎么也入了伍，还当上了校尉，他家人就不担心于他吗？”

孔瑄凝望着崔放那单薄的身形，沉默一阵方道：“阿放是十岁就入伍了的。”

骏马疾驰之中，孔瑄温和而又清朗的声音清晰传入蓝徽容耳中：“五年前，王爷与西狄军曾有过一次直接交锋，侯爷那时就带着虎翼营上了战场，在交战的一个村内救了阿放，当时阿放全家都死于西狄人的刀

下，他因被他母亲压在身下，侥幸活了下来。”

“侯爷见他可怜，便把他带在了身边，自然就成了咱们虎翼营的一员。他眼见亲人死在面前，有点神智不清，侯爷那时年纪也不大，却象大人似的照顾他，夜夜带他入睡，又请了大夫给阿放诊治，他这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所以在阿放心中，侯爷便是他亲哥哥一般，他跟随侯爷五年，侯爷处处护着他，极少让他上战场，他却是一心想杀西狄人，也立过几次功劳，所以小小年纪便当上了校尉。”

蓝徽容望向崔放雀跃的身形，轻叹了一口气：“为什么不把他留在潭州，要带到这修罗场上来？”

孔瑄微微一笑：“阿放有个特长，他在潭州王府内曾被一位先生看中，授了他堪舆地理之术，加上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只要是他走过的地方，便可绘出极精细的地形图来，实是从军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现在只要有需查探地形的任务，必得请出他来才行。”

“所以，此次任务你我都只是负责保护阿放的安全，真正的执行任务者，应该是阿放。”

日照青山，红艳似火，蓝徽容与崔放随着孔瑄一

路向北，驰往月牙河。

由于两国战争，月牙河卧龙滩以南二百余里直至莲花关都杳无人烟，三人一路北行，只在几处东朝哨所见到一些哨兵，直至夕阳西下，赶到卧龙滩前军聂葳军营外，才得见两军沿河对峙、人马鼎盛的情景。

孔瑄在聂军营后的小山丘上默立良久，拨转马头向西行去，蓝徽容与崔放忙即跟上，崔放打马追上孔瑄：“公子，你不去聂将军营中一叙吗？聂将军要见到你，会很高兴的。”

孔瑄眉宇间似有淡淡的忧伤：“还是不去了，聂将军就是只剩一口气，也会守住这卧龙滩的。西狄军只有另辟蹊径过月牙河，我们得抓紧时间，好好看一下这卧龙滩的上游下游各处地形才是。”

崔放嘴张了几下，终没忍住：“侯爷怕见聂将军我还能理解，公子你咋也怕见聂将军？当年要不是你背着聂老将军出了流火谷，聂将军和蕤姐姐只怕都没办法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这份恩德，他们记着呢。”

孔瑄清喝一声，骏马飞奔下山丘，向卧龙滩上游而去。

崔放嘟起嘴来：“一个这样，两个也是这样，你们

俩倒是有一个给句明白话，免得蕤姐姐苦等啊。”

蓝徽容略感好奇，笑问道：“蕤姐姐是谁啊？”

崔放眼中放出光芒：“蕤姐姐就是聂将军的妹妹，去了的聂老将军的女儿，也是咱们潭州城第一美女，凡是见了她的男子，没有不为她倾心的，不过，她只看得上侯爷和公子两个人，潭州城还有人下赌注，赌她喜欢的到底是侯爷还是公子呢。”

蓝徽容笑了起来：“那到底她喜欢的是谁呢？”

崔放摇了摇头：“不知道，胜负未分，这赌局还继续着呢。”

见他面上悻悻之色，蓝徽容忍不住取笑道：“看来阿放也是仰慕者之一吧。”

崔放顿时涨红了面颊，大喊道：“你这话说得无礼，我可是以嫂嫂之礼对待蕤姐姐的。”

蓝徽容连忙道歉：“好了，算我胡说八道，阿放快莫生气了。”

崔放瞪了她一眼，不再理她，打马追了上去。

蓝徽容越来越觉得这阿放可爱至极，微笑着摇了摇头，也追了上去。

月牙河由西面雾海而来，蜿蜒曲折，至卧龙滩时，

弯成一个半圆，象极了初升的弦月，故此得名。

时值盛夏，晚霞照映下，河边草地与密林绿意蒸腾，河水晶莹圆润，光影霞色氤氲着天空，灿丽无比。

三人沿着河岸而行，崔放左顾右盼，目光凝重，神情严肃，一扫先前活泼形状，有时还左右前后奔跑细量，显是极有经验。蓝徽容曾随母亲学过一些堪舆地理之术，也默默将沿河地形记在了心里。

直行至暮色深深，视物不清，三人方离开河岸，在河边一座小山谷歇脚休息。

这座小山谷树木繁茂，瓮郁苍翠，水流潺潺，空气清新。三人奔波一日，孔瑄和蓝徽容尚好，崔放小脸上已是有些疲倦之色，孔瑄见状奔上一侧小山坡的密林内，不多时便听到林内传来一阵‘古哇古哇’的鸣叫声。

崔放咧嘴而笑：“哈哈，就知道跟着公子，一定有口福！”

过得一阵，孔瑄拎着只褐色野鸡步出树林，崔放跳了过去，接过野鸡，掏出匕首向溪边奔去。

蓝徽容见状架起火堆，道：“公子学得很象嘛。”

孔瑄坐落于地，微笑道：“天黑之时，野鸡不敢轻

易挪动，只要用叫声逗引它们出声，身手快些，一抓准着。”

崔放手脚极是麻利，一会儿便拎着野鸡奔回火堆边，蓝徽容向他伸出手来，崔放愣了一下，蓝徽容轻笑道：“阿放，让我来烤，保你满意。”

崔放犹豫片刻，见火光映照下蓝徽容笑容甚是可亲，便将野鸡递给了她。

蓝徽容将野鸡架于火上翻烤，又不时用匕首在鸡身上划上几刀，手法利落，不多时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浓香，崔放小脸上神情极为兴奋，跃跃欲试，躺于地上的孔瑄也耐不住这股香气的诱惑，坐了起来。

见二人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蓝徽容忍不住微微而笑，孔瑄坐得极近，正好看得清楚，不由眯起双眼，若有所思。

蓝徽容将烤好的野鸡撕下一边递给了崔放，叮嘱道：“小心些，别烫着了。”又将另一半递给了孔瑄。

孔瑄伸手接过，将鸡腿撕下递给蓝徽容，蓝徽容正待推让，那边崔放‘唏律’着抽气嚷道：“阿清哥，你真是太棒了，居然还有咸味！怎么弄出来的？”

“你拜我为师，我就教你。”蓝徽容推掉孔瑄手上

烤鸡，起身从马侧取出干粮细嚼起来。

崔放大口啃着鸡肉，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我已经有师傅了，不能再拜你为师，要不，我把蕤姐姐介绍给你认识，你教我这手艺好不好？”

孔瑄猛然呛住，咳了起来，伸手拍上崔放额头：“你个小鬼头，知道出卖你家蕤姐姐了。少废话，吃你的吧，还要辛苦好几天，吃饱了才有力气。”

眼见崔放吃完手中烤鸡，孔瑄轻舒长臂，将他搂了起来，崔放开心大叫声中，被他丢进小溪里，蓝徽容抬起头来，正见孔瑄也脱去身上长衫，跳入溪流，与崔放打水而戏。

蓝徽容心头一跳，装作拨弄火堆，低下头去，视线所及，却见一只鸡腿被树叶包着，静静放于自己的身边。

她拾起鸡腿，慢慢吃着，遥见那二人在溪水中闹得正欢，心中艳羡无比，想起自己这数日来憋得十分辛苦，不由有些愣怔。

孔瑄眼角瞥见蓝徽容面上神色，凑到崔放耳边悄悄说了句话，崔放哈哈大笑：“阿清哥，下来一起洗啊！”

十五、夜沐

火光照映下，蓝徽容见孔瑄似笑非笑，斜睨着自己，心头微微一沉，面上却保持镇定，应道：“好啊！”说着便站起身来。

她手停在腰间，装作正在解开衣裳，脚后跟却轻轻一磕，一粒石子悄无声息地弹向系于林边的一匹马儿，那马吃痛，嘶鸣一声，前蹄高高扬起，青云和另一匹马儿受惊，也十分不安，原地跳腾着。

蓝徽容‘啊’了一声，回头向林边奔去，她装作安抚受惊的青云，却悄悄地解开了青云的缰绳，青云向前急奔，蓝徽容忙呼叫着追了上去。

崔放也未放在心上，转头激起一大片水花，又和孔瑄闹在了一起。

待二人尽兴回到火堆旁，蓝徽容方牵着青云转了回来，将它重新系于树上。崔放衣衫全湿，大笑着将衣服脱下挂于树枝上，尽余贴身褰裤。

孔瑄披上长袍，坐于火堆旁微眯双眼，似在打盹，蓝徽容却总觉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幸得她已及时调整好心态，坦然望向崔放几近赤裸的身躯，淡定笑着，神情自若，片刻后，孔瑄将头转开，和崔

放猜起拳来。

夜渐渐深沉，山谷脱去日间的苍翠与葱茏，幽静地释放着深邃与纯真，星月淡淡，一切景物显得轻盈、灵动，野蛙声声，鸟鸣阵阵，在夜色里，这些声音清幽而遥远，让人的心慢慢沉静下来。

蓝徽容靠在一棵树前，听着不远处孔瑄与崔放有节奏的呼吸声，见孔瑄的手枕在崔放颈下，清刚的男子与俊秀的少年并头而眠，忍不住微微而笑。

这是她自从军以后第一个过得如此静谧、如此悠闲的夜晚，她遥望星空，手却无意中抚上胸前那半边玉佩，这一刻，忽然想起在会昭山与简宁相处的那夜，淡淡苦笑，那时的自己只想着天高海阔、游侠江湖，怎么也不会料到多日后会在这战场之上，承受这份苦楚吧。这真的就是自己的命运吗？

她的心在轻轻呼啸，那苍山的云，雾海的风，呼卷着冲入她的心间，她只想骑着青云，追着这自幼的梦想，长奔而去，不顾一切世俗与束缚，不顾一切艰难困苦、恩怨荣辱。

可天上的星星，为何那么象母亲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自己，淡淡的恳求着自己，母亲，为何你教会

容儿洒脱与率真，却又给容儿戴上这沉重的枷锁？

她低下头来，晶莹的泪珠悄悄滑落，她用手指轻轻抹拭，放入唇边，苦涩激上心头，这一刻，她竟有一种豁出去的冲动，站起身来，悄无声息地走向溪流的上游。

黑夜中，孔瑄的眼睛悄悄睁了开来，凝望着她迷茫难辨的背影，又望向臂间酣睡的崔放，眸光闪烁良久，终又合上了双眼。

蓝徽容先前追赶青云时，瞥见溪流上游似有一小小湖泊，在星光下反射着淡而飘渺的白光。她依着先前所记路线行得一阵，便到了那小湖旁边。

湖不大，依于两座山峰之间，细小狭长，夜色下透着晶莹的光亮，似一颗掉落尘世的星星，蓝徽容一路前行，知那孔瑄并未跟踪自己，放松下来。她在湖边静立，呼吸着清新的风雾，一股静谧的伤感淡淡袭上心头。

怅立良久，她缓缓解开衣衫，将自己投入到那悠远深沉、委婉细腻的湖水里，如同投入了母亲温柔的怀抱，又如进入了一个久远的梦幻。幽然的白影在湖水中浅游摇曳，湖水是如此清凉而透彻，星光洒落下

来，飘飘荡荡，流动着难已言说的神秘气息。

蓝徽容将头沉入湖水之中，内息在体内不停地循环往复，身躯在水底如一条银鱼轻轻摆动，与世隔绝之中，她的心渐渐宁静，脑中也慢慢由迷蒙而清醒，不管怎样，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已经答应了无尘师太，总是要勇敢走下去的，那‘铁符’要拿，太子皓要找，以后，可能还会有更艰难的事情，既然不愿让母亲在天之灵失望，那么，只能坦然去面对这一切吧。

银光飞溅，她‘哗’地一声从水中高高跃起，呼出一口长气，如从梦中醒来，环顾四周，山影朦胧，湖光渺渺，她于夜色之下，静静地洗涤着多日的尘埃，荡尽了身心的污垢。

远处山间，传来大鸟‘呜哇’的鸣叫声和‘扑楞’的展翅声，蓝徽容悄然上岸，着上衣衫，将长发打散下来，坐于湖边，让风吹干着满头秀发。

微弱的火光闪烁，轻不可闻的人声传来，蓝徽容一惊，如暗夜魅影，飘至湖边林内，她轻轻地将头发束起，脚步声越来越清晰，有数人由西而来，隐隐约约的对话也传入耳中。

她凝神细听，心中惊骇，这些人的步伐沉稳坚定，

显是身具武功的高手，口音竟似是西狄国人，耳听那些人越走越近，竟是要往先前三人所处山谷而去，蓝徽容敛气屏神，提气疾行，奔了回去。

孔瑄由沉睡中惊醒，微眯双眼，盯着黑暗中那纤瘦的身影疾奔至身边，正待开口，一股带着水雾的清幽扑面而来，他的话便堵在了喉间。

蓝徽容并未察觉他的异样，见他眼神闪烁望着自己，俯到他耳边，低声道：“有西狄国人过来了，八个，身手都不错。”

孔瑄倏然坐起，抓起身边长剑，摇醒崔放，沉声道：“你先带阿放把马牵远些，不要离阿放左右。”

“是。”蓝徽容与迅速清醒过来的阿放牵着三匹马向林间深处走去，青云自幼受训，另两匹也是久经训练的战马，二人轻拍着它们的颈部，马儿不嘶一声，静默地随着二人向密林深处而行。

二人将马系于树上，对望一眼，心意相通，蓝徽容解下马侧长剑，拉过崔放右手，又悄无声息地潜了回去。

只见密林边，孔瑄高挑的身形掩在大树之后，二人悄悄潜到他的身边，孔瑄有些不悦：“怎么又回来

了？”

蓝徽容压低声音道：“听脚步，那些人武功不错，如果要动手，得我们二人联手才行。”

孔瑄回头看了一眼崔放，蓝徽容伸出手指向树上指了一指，孔瑄会意，两人托住崔放腰间，将他向树上抛去，崔放也不惊慌，就着二人一抛之势稳稳坐于树杈上，将身躯躲在了树冠之中。

脚步声由远而近，几个人影由溪流上游而来，蓝徽容凑到孔瑄耳边嘴唇微张：“要不要动手？”

孔瑄强忍着耳际那麻麻痒痒的感觉，轻轻摇了摇头，蓝徽容这才惊觉自己隔他太近，悄悄地拉开了一些距离。

人影渐行渐近，从二人前方而过，孔瑄手中松子悄无声息地弹出，击中一块石头，正是其中一人将要踏足的地方，石头滚动，那人‘唉呀’一声，众人停了下来。

“怎么了，撒尔木？”正是西狄人口音。

“见鬼了。”撒尔木轻骂道：“居然会崴了脚。”

其余人爆出一阵嘲笑：“撒尔木，你平时不是自命阿尔善郡第一高手嘛，怎么还会崴脚啊。”

一个厚沉的声音响起：“撒尔木，还能不能走？还得赶去向都司大人报告，不要拖累了大家。”

撒尔木站直身躯：“没问题，走吧。”

黑暗中，孔瑄轻轻拉过蓝徽容的左手，清灵温润的感觉让他一愣，旋即在那手上轻划了几个字，蓝徽容会意，反叩了一下他的手掌。

孔瑄猛喝一声，二人同时扑出树林，孔瑄如腾龙出水，直奔前方四人，而蓝徽容则如翔风当空，长剑蜂鸣，森森剑招将后四人卷入光影之中。

西狄众人猝不及防，瞬间便有两人倒在剑下，其余人暴喝声起，呛声不绝，躲过二人第一轮截杀，与二人战在了一起。

蓝徽容知这些西狄国高手冒险过河，必有重要任务，说不定关系到慕军的安危，下手绝不留情，使出的都是一击必中的招数，剑声铮然，剑芒层叠地幻出，若流光溢彩一般，团团飞舞，将两名对手的兵刃格开，身形变幻间，右脚猛然踢出，正中另一人胸腹，那人猛然后退，蓝徽容长剑忽然变换方向，从自己肋侧闪过，刺入从后面扑来的一人胸中。

她手握剑柄，带着身后之人向前冲出数步，身形

旋转，将剑猛然拔出，洒出一蓬血雨，剑尖划过后退那人的腹部，转得数圈，正好避过最后一名对手的刀风。

这最后一名对手武功显要高出同伴许多，刀风老辣而沉稳，舞动间隐有风雷之声，蓝徽容与他缠斗数十招，虽占着优势，却一时无法取胜，移动间瞥见那孔瑄好整以暇，笼着手站在一边，他的对手皆倒在了地上，想起他先前试探自己，竟无端地有些气恼，格斗时渐渐向孔瑄退去。

眼见对手势大力沉的一刀腾空扫来，蓝徽容双足钉于地上，腰板向后急弯，刀风从空闪过，直扫向她身后的孔瑄。

孔瑄微微一笑，手中长剑架住这威猛的一刀，一缠一绕，蓝徽容仰于半空之中，手中长剑急出，孔瑄道：“留活口！”

蓝徽容轻应一声：“得令！”手腕转动，长剑在空中盘旋，剑柄戳上那人腰间穴道，又转回到她手中，只是她因身躯后仰，又中途变招，真气不继，腰一软，便往地上倒去。

正在闭眼祈求后脑不要碰到石头之时，却觉一只

脚勾上自己的背心，托住即将倒地的身躯，她睁开双眼，只见一双如宝石般闪亮的眼眸正在头顶，静静地与她対望，眸中略带笑意，笑得意味深长。

蓝徽容借孔瑄一勾之力跃了起来，轻声道：“多谢公子！”

孔瑄重新点起火堆，将被点住穴道的那人拖了过来，踏上他的前胸，慢条斯理地道：“虎翼营中有十八种酷刑，相信你听过吧。”

那人身子一抖，眼中露出恐惧之色，嘴唇却闭得很紧，将头扭了过去。

孔瑄拔出匕首，想了一下，向蓝徽容道：“你带着阿放去把马牵回来。”

阿放早从树上滑下蹦了过来，兴致勃勃地道：“公子，我要看十八酷刑，侯爷老不让我看，说我是小孩子，没劲。”

孔瑄却只是望着蓝徽容，蓝徽容见他眼神渐转严厉，忙上前拖住崔放：“阿放，这是军令，快走吧。”

崔放无奈只得擎起火把，跟着蓝徽容向林内走去，走不多远，便听到夜空中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蓝徽容对敌时毫不畏惧，此时却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崔放见她面上神情，将嘴一撇：“阿清哥，你杀敌时不手软，怎么此刻倒心慈起来了。”

他一句话解动蓝徽容心事，想起这段时间以来造下无数杀孽，便有些闷闷不乐，崔放似是知她心事，边行边道：“阿清哥，西狄国人个个该杀，他们杀我们东朝人还杀得少吗？我们村子的人，便是-----”

蓝徽容知他想起惨死在西狄军刀下的亲人，握住他的左手，轻声道：“阿放，我不是对他们心慈，只是想着，你年纪还小，就跟着侯爷征战沙场，见惯这些血腥之事，不好。”

崔放却不以为然：“能跟着侯爷，是我崔放修来的福份，咱家侯爷武功又高，人长得俊，打仗又在行，就是心慈了些。”

蓝徽容笑了出来：“你家侯爷还心慈啊，坊间可是说他心狠手辣，孤傲绝尘。”

“那是他们不了解侯爷。”崔放大声辩道：“侯爷懒得和那些庸俗之人打交道，才装出一副冷酷的样子，他对我们虎翼营的弟兄，不知有多好，你看看那些弟兄多敬重他。”

两人边说边行，不多久便将马儿牵回原地，只见

孔瑄悠闲地坐在火堆边，地上众西狄人已不见了踪迹。

蓝徽容一愣，问道：“那些人呢？”

孔瑄扬了扬下巴：“丢到那边灌木丛里了。”

“他们过来做什么的？”

孔瑄侧头想了一下，沉吟道：“有些奇怪，他们是从雾海一路下来的，说是西狄国左都司派他们去容州擒拿一位老者，却失了手，死了数人，还被那老者反追踪，他们一路逃到雾海，摆脱了那位老者的追踪，沿月牙河而下，要去与他们的左都司会合，却不知我军已将西狄大军赶回了月牙河以北，又正好撞上了我们。”

蓝徽容心头一跳，忍不住轻声惊呼，孔瑄望了她一眼：“怎么了？”

蓝徽容摄定心神：“没什么，只是觉得那老者武功肯定很高，有些好奇。”

她心头怦怦直跳：这些人去容州要擒拿的老者是不是莫爷爷？为什么西狄国的左都司要派人捉拿莫爷爷呢？如果莫爷爷一直跟踪这些人，那是不是也会来到这月牙河边？自己心中所有的疑惑，是不是可以得解呢？

孔瑄托着下巴道：“难道西狄国的左都司也来到前线军中了吗？真是怪了。”

“公子，有什么奇怪的？”崔放好奇问道。

“西狄国的左都司在他们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仅在西狄国王之下，听说此人出身东朝，姓仇，西狄国这些年国力渐强，内政平稳，国土扩张，据说都是此人之功，但此人一直不统领军务，怎么此次也会来前线军中呢？”孔瑄再想得片刻，抬起头来：“我们得抓紧时间，勘探好地形，赶回去将此事向王爷报告才行，仇都司亲到军中，这一仗，只怕会非常艰苦。”

作者有话要说：青山一文，群号仍沿用流水群号：51770337，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

事先声明：此群较为BH，不喜慎入。

十六、火莲

第二日清晨，三人早早起身，继续沿着河岸前行，过河滩，爬险峰，涉溪谷，蓝徽容一路看来，觉这月牙河边多为险峻的山峰，沟壑纵横，植被丰茂。行到险峻处，马儿无法前行，三人只得将马放于林间，徒

步前行。

经过那夜的合力杀敌，蓝徽容与孔瑄渐渐熟络，不再似先前在军营之中那般疏离，话题也由军旅生活聊了开来，蓝徽容这才发觉这孔瑄学识也是非常丰富，她曾于言语中想套出他的出身来历，却总是如隔纱观花，迷蒙而又神秘。

崔放一路观测地形，一路和二人说笑，三人谈笑风生，十分融洽。蓝徽容越来越是喜欢这个阿放，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还经常用母亲以前教过的方法弄出些小玩意，逗得阿放眉开眼笑，孔瑄在一旁看着，望向蓝徽容的眼神也渐渐复杂起来。

三人在卧龙滩上游探查了两日，又返身寻回骏马，向卧龙滩下游而行。

这日，行到距卧龙滩约百余公里处，三人勒马于河边，孔瑄轻皱眉头：“怎么这几日来，水位不断下降，难道今年又要大旱么？”

蓝徽容指向河中几处露出来的小洲：“如果真是大旱，可得防着西狄军乘河床暴露，从这些浅滩处突袭过来。”

崔放看了几眼，道：“这倒不妨，即使他们从此处

上岸，后方为险峰，马儿不能直接南下，还得沿河岸过聂将军军营，咱们前军三万将士可不是吃素的。”

孔瑄微微颌首：“嗯，阿放说得有理。”

蓝徽容仔细看了看附近地形，不再说话，三人继续打马前行。

这日天黑，行到卧龙滩下游三百公里处的一个峡谷内，三人用过晚餐，依于溪边大石边，夏风送来浓浓花香，山溪泉水叮咚作响，劳累了一天，崔放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自从那夜偶遇西狄人之后，孔瑄和蓝徽容便轮流值夜，蓝徽容不惯早睡，主动承担起了上半夜值守的任务，耳听得孔瑄和崔放睡了过去，她靠于石边，微眯双眼，倾听着峡谷内嘈嘈的蛙鸣声，啾啾的鸟啼声，想起这几日与这二人相处的时光，嘴边带出一丝微笑来。

微不可闻的‘丝丝’声传来，蓝徽容心中一惊，听清楚声音是从崔放身后约丈余处发出的，侧头就着火光一望，大骇下持剑扑了过去。

刚扑至崔放身边，右手长剑来不及挥出，一个黑影如巨石压顶，将她压在了身下，一股大力扼住她的

右手，长剑脱手，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要做什么？！”

蓝徽容侧头望向崔放，急呼出声：“蛇啊！”

孔瑄心一惊，从蓝徽容身上滚落，扑向崔放，可是一条花斑蛇已咬上了崔放的左臂。

孔瑄拾起长剑，寒光一闪，蛇断作两截，在地上扭了数圈，不再动弹。

他回过头来，只见蓝徽容正撕下崔放衣袖，右手急点伤口处穴道，左手匕首在伤口处划了个十字，黑血喷溅而出，待第一股黑血喷出，蓝徽容俯身将嘴凑至伤口处，替他吸吮毒血。

孔瑄知形势危急，忙将崔放扶起，只见他已昏迷过去，正在内疚之时，蓝徽容抬起头来喝道：“快扎住他肩头！”孔瑄清醒过来，忙撕下布条将崔放伤口上方用布条紧紧扎住，见蓝徽容微微喘气，忙道：“我来！”

蓝徽容也觉舌尖有些麻木，闪过一旁，孔瑄继续替崔放吸吮着毒血，蓝徽容过得一会，将那布条轻轻解开一阵，不久又捆了起来。

两人轮流替崔放吸毒，心都跳得十分厉害，直至伤口处不再流出黑血，崔放也呻吟出声，方才松出一

口长气，这时，两人才发觉均是大汗淋漓，几近虚脱。

孔瑄伸手点住崔放胸口穴道，翻看了一下他的眼睛，知己无大碍，回头见蓝徽容委顿于地，面色惨白，急忙将她扶了起来，蓝徽容却只觉双足无力，怎么也无法站立。

孔瑄心中焦虑，俯身把她抱起，急奔至溪水边，将她放落于地，蓝徽容迷糊中凑到溪水中漱净口中黑血，孔瑄用力拍上她的背部穴道，一阵呕吐过后，两人都躺于地上喘着粗气。

这一番惊险，实比二人过去所经历的所有阵仗都要令人恐慌，静夜中，只听得‘呼呼’的剧烈心跳声，二人静静地对望着，孔瑄眼中闪过一丝愧意，站起身来：“你看着阿放，我去寻些草药。”

孔瑄举着火把在山间寻找良久，方在一处石壁边找到治愈蛇毒的草药虎杖草，他跨过溪涧，弯下腰去，将虎杖草连根拔出，一股清新的草味扑面而来，绵绵的，糯糯的，象极了先前将那方清压在身下的感觉。他愣了一下，嘴角轻轻勾起，眼中露出愉悦之意，转身回到崔放身边，将草药细细嚼碎，敷于他伤口处，又帮他包扎起来。

崔放呻吟着睁开眼，见孔瑄与蓝徽容守于自己身边，面上尽是关切之色，有些茫然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孔瑄将他搂入怀中，轻声道：“没什么事，你睡吧。”

崔放轻应了一声，闭上眼，又沉沉睡去。

见蓝徽容面色不佳，孔瑄低声道：“你也睡吧，我来守着。”

这一夜，蓝徽容睡得心惊肉跳，整夜都梦见母亲冷冷地甩开自己的手，惊醒过来，总见那孔瑄深沉的眼神望着自己，只得又合目睡了过去。

第二日清晨，崔放便恢复了正常，看到自己手臂上的伤口，浑然不知昨晚发生了何事，孔瑄与蓝徽容也闭口不提，只说是被一条小蛇咬了一下而已，崔放听过就算，也未放在心上。

三人餐风露宿，晨起夜营，配合也日渐默契，孔瑄不时从山间打来野味，蓝徽容则负责烧烤，崔放直呼这几日不同往日堪查地形，大快朵颐，享尽了口福。

每当看到他一副满足的样子，蓝徽容与孔瑄便相视一笑，笑过以后，总是一个低下头去，另一个则若有所思。

将卧龙滩上游下游数百公里地形查探完毕，三人打马赶回了莲花关大营，回到营中，已是夜幕降临。

孔瑄吩咐蓝徽容回营帐休息，自己则带着崔放直接进了慕王爷的大帐。

见二人进来，立即有人在案上摆好纸墨，崔放全神贯注，将沿河地形细细绘了出来。

慕世琮在旁细看了崔放几眼，笑道：“阿放这几日倒还长胖了，是不是偷懒了？”

崔放头也不抬，嚷道：“我可没偷懒，辛苦着呢，只是吃得太好了，有些虚不受补。”

满帐的人掌不住大笑起来，一贯严肃的慕王爷也忍不住微笑：“看来阿瑄任务完成得不错，不但护得阿放周全，还将他养胖了。”

孔瑄淡淡一笑：“这可不是我的功劳。”

崔放边画边点头道：“是得谢谢阿清哥，他可是一手好厨艺，也怪了，不放盐，他也能将鸡肉烤出咸味来，浓淡正好，我还想学上这门手艺，将来万一侯爷成了亲，不要我跟着了，我就到王府门前卖烤鸡去。”

岳铁成一口茶没吞下，悉数喷了出来，慕世琮笑骂道：“就知道你跟上孔瑄几日，回来保证没好话。”

岳铁成瞧了慕王爷一眼，笑道：“阿放是没福气试试王爷的烧烤手艺，绝对让你不想再吃第二个人烤的东西。”

“这我可不敢。”崔放放下笔来，跃到慕世琮身边：“画好了。”

众人围了上去，细观那沿河地形图，帐内一时寂静无声。

崔放呆得一阵，略觉无聊，取出腰间囊内蓝徽容织给他的棕叶蚱蜢，摆弄起来。慕王爷伸手去取案侧茶壶，眼角瞥见，面色微变。

“父王，怎么了？”慕世琮抬头问道。

“阿放，把你手上的东西拿过来。”慕王爷沉声道。

岳铁成闻言望向崔放手中物事，也是面色一变，大步过来从崔放手中拿过棕叶蚱蜢，翻转来细细看了几眼，身躯微晃，慕王爷伸手夺过，眯眼看了一阵，缓缓问道：“阿放，这是谁织给你的？”

“阿清哥，就是方校尉。”崔放见慕王爷面色凝重，语气中带上了几分忐忑。

见慕王爷有些疑惑，慕世琮忙解释道：“父王，阿放说的就是我从岳伯伯军中要过来的那个方清，这次

我派他出去保护阿放了。”

“方清？是不是那日晨练时与你比试枪法的那个？”

“正是，父王，那日您也见着了？”

慕王爷恢复冷清神态，将那棕叶蚱蜢收入袖中，平静道：“都仔细看看地形图，回去想一想这一仗如何打吧。”

听他此话，孔瑄想起一事，忙将那夜在山谷中歼灭西狄国武士之事说了出来，慕王爷听罢，思忖片刻，道：“仇都司来了西狄军中吗？前一段与他们交手似看不出有此迹象？听说此人作风诡异，行事狠辣，爱行险着，如果真是他来主持西狄军作战，可得小心应付了。”

众人议得一阵，前后出了营帐，岳铁成走在最后，犹豫片刻，回转头来道：“王爷，可能只是巧合吧，当年苍山出来的人，会这么织蚱蜢的很多，虽说死得差不多了，但总有人传出去的。”

慕王爷从袖中取出那棕叶蚱蜢，轻轻摇了摇头，眼中露出迷茫之色：“铁成，你看，这收尾的此处，世上只有清娘才会这样打结，当年我笑过她很多次，她

总是不改，还反笑我-----”

遥远的往事袭上心头，慕王爷的手竟有些颤抖，岳铁成沉默良久，道：“王爷，你早些歇着吧，方校尉那处，我明日会去询问于他。”

“不。”慕王爷逐渐平静：“先不要惊动他，我自有的打算。”

岳铁成行礼退出大帐，帐帘摆动之间，一股潮湿而燥热的风吹了进来，帐内烛火闪烁，将慕王爷投射在帐上的身影拉得时长时短，似一只孤独的飞鹰，在空中盘桓鸣叫，叫声凄厉而冷森。

慕世琮与孔瑄前后出了营帐，立住脚步：“孔瑄，觉不觉得父王和岳叔叔有些奇怪？”

孔瑄微微一笑：“王爷和岳将军是几十年的交情，自有一些往事，是我们后辈所不知晓的。”

慕世琮道：“那小子怎么样？”

孔瑄低头望向脚下的青草，沉默片刻，道：“很正常。”顿了顿又道：“挺好的。”

慕世琮斜睨了他一眼，不再说话，带着崔放回了营帐。

蓝徽容躺于草席上，一直未能入睡，听得帐外有

‘沙沙’的脚步声传来，又在帐门外停住，良久都不再移动，不禁有些好奇，忍不住爬将起来，伸手掀开帐帘，却不料孔瑄也正好掀帘进来，两人便撞在了一起。

孔瑄捂着下巴苦笑道：“方校尉，我下巴跟你有仇是吧。”

蓝徽容面上一红，幸亏帐内没点烛火，不虞被他看到，转身在草席上躺下，淡淡道：“谁让郎将大人回自己的营帐象做小贼似的，不过，这帐内可没有马儿让你偷。”

孔瑄嘴角抽搐了一下，仰面躺落于草席上，许久都不能入眠，听得蓝徽容的呼吸声也是时长时短，轻笑一声，悠悠道：“原来也有人和我一样，在野外睡了几天，回到这营帐内反而不习惯了。”

蓝徽容索性坐了起来：“是啊，觉得闷得慌。”

孔瑄忽然来了兴致：“方校尉，不如我们去林中较量较量，放松放松筋骨，回来兴许能睡个好觉。”

蓝徽容一直没有和他正面交过手，又曾听闻他是慕家军中第一高手，也来了兴致：“好啊，郎将大人有此雅兴，方清自当奉陪，只是军规规定夜间不能离营

的。”

“管他的，我们就当还在外执行任务未归好了。”孔瑄笑得有些贼嘻嘻：“以前侯爷想溜出去玩，也是借口要和我出去执行任务，那任务有时可能只是一只野猪，或者是某某楼的一位姑娘。”

蓝徽容听他将野猪和青楼姑娘连在一起，忍俊不禁：“原来在即将大人的眼中，姑娘们都是野猪啊。”

孔瑄但笑不语，两人出了营帐，走到大营门口，值守士兵大声道：“参见即将大人！”

孔瑄神情肃穆：“嗯，夜里得打起点精神，虽说西狄军暂时未过来，也不可松懈。”

“是！”士兵们齐声应道，一为首军官笑道：“这么晚了，即将大人还要出去啊？”

“是，有紧急任务，开门吧。”孔瑄正颜说道。

蓝徽容强忍住笑，随他出了大营，避过众守卫的视线，进了大营南面一片有空地的树林，孔瑄点燃几根松枝，蓝徽容蹲于他身边，正待开口，孔瑄忽然执起一根燃烧的松枝，向她攻来。

蓝徽容身躯急向后仰，右足挑起一根松枝，半空中火光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蓝徽容探手接过，架住

孔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孔瑄边攻边笑道：“我们来个别致点的，谁的火把先熄灭，谁就算输了。”

蓝徽容知如果要在激烈打斗中让火把保持不熄灭，实需将内力运转得十分娴熟圆润才行，她好胜心起，朗声应道：“就是如此。”

蓝徽容曾见过孔瑄与慕世琮比试，知他剑招舒缓沉稳，静逸自如，内力应当也是极为绵长的，她脑海中浮现当日莫爷爷编织竹篓时的悠闲从容，这一瞬间，忽然对那其中的剑意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身形轻舞，腾挪侧闪，手中火把在身边翻飞，架过孔瑄一波波攻势，却始终不曾熄灭。

孔瑄朗笑道：“方校尉果然好身手！”

蓝徽容围着孔瑄游走，微笑道：“郎将大人不愧为军中第一高手。”

二人招式越来越快，火光在空中盘旋飞舞，远远望去，如两颗流星从空中冉冉划过，又似两朵火莲于静夜幽幽盛开。

斗至激烈处，二人均觉酣畅淋漓，孔瑄胸中似有激流汹涌，气运全身，长袍随风轻鼓，身形忽然一侧，

闪过蓝徽容攻向其右肋的一招，手中火把自身后在空中一个回旋，击向蓝徽容面容，蓝徽容不料他竟将火把脱手击来，眼见火光逼近，不由身躯后仰，脚下却被孔瑄一勾，站立不稳，向后倒去。

孔瑄探出左手接住火把，击落蓝徽容手中松枝，右手如海底捞月，搂上蓝徽容后仰的身躯，低头悠然笑道：“方校尉，承让了！”

蓝徽容感觉到他搂住自己腰间的手滚烫而有力，看着他那双如宝墨石般的眼睛，心中有些慌乱，面上却依然保持镇定，微微一笑：“即将大人果然高明，小人服输了！”说着便欲挺直身躯。

孔瑄面上笑容不减，身子慢慢下俯，逼得蓝徽容再度倒回他的手中，温热的气息扑近：“方校尉，你怎么这么喜欢在我面前躺倒呢？”

十七、夜聚

眼见着孔瑄的笑容在面前逐渐放大，他呼出的气息带着夏风的潮热，扑入全身每一个毛孔，腰间的手滚烫地灼烧着每一寸肌肤，蓝徽容竟使不出一丝力气，心慌意乱，情急下闭上了双眼。

“太好了，阿瑄哥赢了！”崔放爽朗的笑声响起，孔瑄笑容收敛，右手一松，蓝徽容失去依托，倒于地上，‘啊’的一声轻唤出来。

崔放笑着走近：“侯爷说得对，阿瑄哥一定会赢。”

孔瑄缓缓站直，松开左手松枝，拍了拍身上尘土，转过头来悠然道：“侯爷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慕世琮冷着脸从黑暗中走近：“我倒不知你还有深夜比武的习惯。”

蓝徽容已从地上迅速爬起，低头行礼道：“末将参见侯爷！”

慕世琮负手在她身边转了一圈，又踱到孔瑄身边，凑到他耳旁低声道：“我现在觉得，天香馆那帮兔崽子被打得实在有些冤。”

孔瑄愣了一下，旋即大笑起来，慕世琮瞪了他一眼：“笑什么？我还没问你擅离军营之罪呢。”

孔瑄笑着盘腿坐于草地上，将火堆架起，慢条斯理的道：“既然都来了，就一起治罪吧。”

崔放蹦到蓝徽容身边：“阿清哥，我同侯爷夸了你的手艺，侯爷想试试，你可得给我挣面子，免得侯爷说我夸口。”说着扬起右手中一只野兔。

蓝徽容伸手接过，看了面无表情的慕世琮一眼，默默走到火堆边架枝烧烤起来。

“明天吴伙头又会抱怨营中进了贼了。”孔瑄笑道。

崔放拉着慕世琮在二人身边坐下，贼嘻嘻地从怀中掏出一壶酒来：“还有这个呢，老吴头在营中私藏烈酒，他绝对不敢声张的。”

浓郁诱人的香气在林间散开来，崔放眉开眼笑，挤到了蓝徽容身边，不停地与她说笑，孔瑄也坐了过去，偶尔和崔放打闹一下，蓝徽容被他二人一闹，也忘记了先前被孔瑄戏弄的不快。

慕世琮坐于三人对面，脸色阴沉，盯着孔瑄和蓝徽容看了一阵，冷冷道：“方校尉人缘不错嘛。”

“是啊，阿清哥人很好的，他什么都会，不象那些笨笨的人。”崔放大大咧咧道。

“是吗？”慕世琮目光闪烁：“方校尉。”

“是，侯爷。”蓝徽容忙应道，同时将手中烤好的野兔子撕了一片递给崔放，孔瑄见状作势扑了过去，崔放不依，两人滚落到草地上。

蓝徽容又撕下一片兔肉低头奉到慕世琮面前，慕世琮伸手接过，送至嘴边，欲待说话，却被手中烤肉

的香气熏得一室，轻咬一口，要说的话便吞进了肚子里。

孔瑄和崔放闹得两下，便放开他，坐回到蓝徽容身边，从她手上接过兔肉，轻声道：“多谢了。”

慕世琮忍不住又抬头看了他一眼，取过崔放身边酒壶，仰头灌了一口，抛给了孔瑄。

孔瑄探手接过，轻饮一口，叹道：“真象回到了潭州城。”

崔放听他提起潭州城，边吃边道：“阿瑄哥是不是想起蕤姐姐，长夜难眠，所以跑到这里和阿清哥比武来了。”

“要你多嘴。”孔瑄恨恨道，眼角瞥了蓝徽容一眼，手中的酒壶在空中停顿片刻，又递回给了慕世琮。

慕世琮奇道：“方校尉不饮酒吗？哪有男人不饮酒的。”

蓝徽容本就为先前孔瑄隐含试探意味的话语有些惊疑，听慕世琮这样一说，忙伸手接过酒壶：“多谢侯爷。”说着学他二人模样仰头喝了一大口。

酒一入喉，如刀割一般，竟是极为烈性的酒。蓝徽容自幼便会饮酒，但都是饮的极淡的清酒，即使那

日与简宁在结庐亭所饮，也是不太烈的雕酒，从未饮过这般烈性的酒，感觉就要剧烈咳嗽，她强自憋住，酒气闷于胸中，面上顿时变得飞红。

灿烂星空下，四人围着篝火，吃肉饮酒，划拳猜令，慕世琮也抛开了先前心中有的一丝莫名的不快，和崔放、孔瑄笑闹在了一起。蓝徽容坐于一旁，默默地看着，忽然很羡慕这三人，情同手足，虽有身份之别，却无贵贱之分，崔放天真，孔瑄爽朗，就是那小侯爷慕世琮，也渐渐能够看到他冷傲外表下率真的一面。

意兴正浓之时，孔瑄猛然道：“别出声！”慕世琮和蓝徽容迅即踢灭了火堆。

骂骂咧咧的声音隐隐传来：“奶奶的，谁半夜三更烤肉吃，弄得老子们睡不着觉。”

“应该是在那边，去看看，嘴里淡得出鸟，半夜还得闻这香气，还让不让人活了。”

“哪个小兔崽子，偷了我的兔子肉，让我逮到非把他腌干了不可。”

四人相视一笑，慕世琮低声道：“老吴头来了，快走！”说着牵起崔放的手，向林外奔去。

蓝徽容忙站起身来，不料饮多了几口烈酒，猛然间站起，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正要伸手抚上额头，孔瑄伸手过来，握住她的右手，轻轻一带，蓝徽容跟着他发足急奔。

四人由马厩翻栏回到大营，慕世琮立住脚步，喘气道：“还好，没被抓个正着。”面上尽是得意之色。

崔放捧着肚子一阵闷笑：“明天老吴头肯定会郁闷得很，弟兄们可又得抱怨菜里面没放盐了。”四人忍不住大笑，却又怕人听见，笑声都闷在了肚内。

蓝徽容这才发觉孔瑄仍握着自己的右手，轻轻抽了出来，慕世琮正好看见，眼神闪烁，忽道：“方校尉。”

“是，侯爷。”

“听阿放说你颇为细心能干，我帐内正好缺一这样的亲兵，从今夜起，你就到我帐内歇宿吧。”慕世琮悠悠道。

蓝徽容一愣，孔瑄嘴张了几下，还未出声，慕世琮已转身而行。

孔瑄急追了上去，凑到慕世琮耳边低声道：“侯爷，此人身份可疑，放他入您帐中太危险了。”

慕世琮停住脚步，斜睨着孔瑄，片刻后凑到他耳

边平静道：“我就是想试探于他，你放心，我自有防范。”
回过头来向蓝徽容道：“走吧，方校尉。”

蓝徽容心神忐忑地随着慕世琮步入他的营帐，她本就有些酒意，急奔之下经夜风一吹，醉意上涌，入得帐内，觉得有些昏眩，强自撑着道：“侯爷，末将粗手粗脚，怕给您带来不便，我还是回孔郎将帐中歇宿吧。”

慕世琮转过身来，盯着蓝徽容看了一阵，眼中夹冰带霜，狠声道：“倒瞧不出你有这能耐，孔瑄本是最厌恶男色的，却让你乱了心神，你听着，我可不能让他为你走了邪道，蕤儿还等着他回去娶她，你给我老老实实呆在这里，以后，不许和孔瑄走得太近。”说着拂手步入屏风之后。

蓝徽容怀疑自己醉酒听错了话，嘴张得老大，愣在了当场。良久方回过神来，苦笑之余，又感觉实在醉得厉害，摸到一张竹席上躺倒，不久便酣睡过去。

第二日清晨，听到晨练的号角声，蓝徽容爬了起来，感觉头痛欲裂，甩了甩脑袋，见慕世琮一身劲装从帐后步出，忙迎了上去：“侯爷！”

慕世琮冷冷地望着她：“也不见你有多会伺候人嘛，

还比不上天香馆的小子，昨夜我要饮水，唤了你数声，没听见吗？”

蓝徽容觉他言语辱人，心头火起，迎上慕世琮的眼神，正颜道：“侯爷，末将入伍是为了杀西狄人，不是来伺候人的，更无那等齷齪习性。侯爷对末将和孔郎将有所误会，实是有辱郎将大人的为人，也有辱您和他之间的情谊。”

慕世琮被她噎住，飞眉一挑，正待再说，孔瑄打帘进来，看见二人横眉怒目的样子，微笑道：“侯爷，弟兄们都集合好了。”

慕世琮冷哼一声，将手一甩，出帐而去，蓝徽容瞪着他的背影，闷头跟上，孔瑄摇了摇头，也跟了上去。

晨练结束，用过早饭，慕世琮便和孔瑄去了慕王爷大帐，参加每天例行的军事会议，蓝徽容职位低，不能进入，又不需随普通士兵进行操练，便闲在了慕世琮帐内。

她默默坐于帐内，感觉仍有些头痛，想起吃苦这么久，连慕王爷的面都未见到，现在又落到这冷傲孤僻的慕世琮帐中，极难相处，不由有些沮丧。不过她

心志较为坚定，过得一阵便调节过来，自我安慰道：好歹也隔慕王爷近了一步，成功的机会又多了一分。

这样一想，她心情豁然开朗，抬头见慕世琮帐内一片凌乱，显是没有人帮他收拾，知这些男子不拘小节，暗叹一声，站起身来，将帐内整理干净。

刚刚清理完毕，崔放掀帘进来，愣了一下，疑道：“这是侯爷的营帐吗？”

蓝徽容见崔放进来，心中高兴，笑道：“阿放，啊不，崔校尉，快进来。你不用去操练吗？”

“侯爷说我年纪小，不用跟着他们操练，反正他也不会让我上战场。”崔放笑嘻嘻地靠近，伸手递过几片棕叶：“方校尉，麻烦你再给我织一个蚱蜢，好不好？”

“我给你织的那个呢？”蓝徽容伸手接过棕叶。

“让王爷给抢去了，他官大压死人，我可没办法。”

蓝徽容心中掠过一丝不安，她直觉母亲与那慕王爷之间必有一些恩怨，慕王爷为什么要拿走区区一个小玩意呢？

她十指灵动，不多时便又织了一个蚱蜢递到崔放手中，崔放咧嘴而笑，伸出右手架上蓝徽容肩头，拍胸道：“方校尉，以后你就是我的哥们，在这军营中，

我罩着你，谁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

慕世琮打帘进来，见崔放粘着蓝徽容，心中不爽，眼睛一瞪：“你罩着谁呢？今天的功课做好没有？”

崔放吐了吐舌，凑到蓝徽容耳边道：“我回头再来找你。”说着弯腰溜出了营帐。

慕世琮莫名的觉得一股酸意直涌心头，这三人只出去了几天，回来就这般亲密，倒好似将他撇开了似的，昨夜在林间见孔瑄对这方清那般形状，今日又见崔放与他这般亲密，他越想越是不爽，轻哼一声，行至案前坐下。

他刚坐下，便觉案头上整洁异常，一愣间，蓝徽容已将泡好的茶端了过来，却不说话，静静地立于案侧。

慕世琮侧头望了她一眼，将手中地形图展开，细细地看着，过得一阵，一名军官进来：“侯爷，王爷叫您过去一趟。”慕世琮匆匆出帐而去。

蓝徽容见他离去，将案上地形图小心地卷了起来，放于案旁，见图下还有一本《兵策》，正是母亲以前授过的，伸手抚上书册，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便有些伤心难过。

孔瑄掀帘进帐，正见阳光投射在蓝徽容略带凄楚的面容上，似星空朗月，秋霜冬雾，流动着浅浅的伤感，他正恍惚间，蓝徽容已抬起头来，伤感收敛，平静道：“即将大人，侯爷去了王爷帐中了。”

孔瑄轻‘哦’一声，踱了进来，见蓝徽容的手抚在《兵策》上，眼神微暗，低声道：“方校尉，观你言行，应当也学过这本《兵策》吧？”

“是，曾学过一些，但学得不好。”

“那你知不知，这本《兵策》是何人所著？”

“这倒真是不知。”蓝徽容略觉好奇：“请教大人，这《兵策》是何人所著？”

孔瑄并不回答，在帐内转了一圈，问道：“在这可还住得习惯？”

蓝徽容不知他是何用意，又总觉他那双眼睛锐利无比，淡淡道：“既入了军营，一切听从军令，在哪都是一样的。”

“侯爷人很好，就是脾气傲了些，你顺着他些，日子久了，他自会把你当兄弟一般看待。”

听他语气甚为诚恳，蓝徽容低声道：“是，多谢即将大人。”

孔瑄微微一笑，走至帐门口，又停了下来：“侯爷每日都要陪王爷一起吃晚饭，用过晚饭后，王爷还要考较他的功课，没有一个时辰不会回帐中的，这段时间你可以到处走走，放松一下，这附近林木幽美，山泉甚多，人迹罕至，不去领略一下实在可惜。”说着出帐而去。

蓝徽容觉他这话讲得甚是奇怪，坐于椅间细细想了一下，‘啊’的一声站了起来。

大帐内，慕世琮看完手中的密报，面色凝重，抬起头来：“父王，京城形势剧变，我们该如何应对？”

“依你之意呢？”慕王爷靠于椅中，悠然问道。

慕世琮知父王在考较自己，细想了一下，答道：“皇后和太子因巫蛊案被废，表面上看是行巫蛊之事败露，实际上应是后族权势太盛，威胁到了皇权，皇上忌惮，恐逼宫之事重演，先下手为强。”

“嗯。”

“这中间有一个最关键的人不可忽略，就是简四哥宁王，他虽长期受皇后和太子一系打压，但其为人坚忍，又颇有心计，在朝中经营多年，口碑甚好，诸皇子中，最似皇上的就是他，估计此次太子被废与他

脱不了干系。”

“嗯，继续说。”

“皇上先夺赵氏一族兵权，再下诏废后废太子，应是已对朝中形势有了足够掌控后才下的手，现在赵氏一族覆灭，剩下的皇子中二皇子成王身有残疾，三皇子允王生性懦弱，只有宁王堪当重任，但皇上要立宁王为太子，有一个很大的顾忌。”慕世琮说着偷看了慕王爷一眼。

“你不用避讳，说下去。”慕王爷闭眼道。

慕世琮犹豫一下，道：“宁王的生母是前和国公主，他的姐姐又和亲突厥，如果立宁王为太子，皇上的顾忌便是父王您。”

见慕王爷面色平静，他续道：“父王您本为和国人，宁王身上又有和国皇室之血脉，如果宁王为太子，在朝中势大，您又因和国之故支持于他，再加上塞外其亲姐的势力，三方联合起来，皇上可不得不忌。”

“那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慕王爷似是询问，又似是自言自语。

“当务之急，还是与西狄国的作战，如果我们大胜，皇上只会更忌惮于父王，只怕撤藩削权之事马上

就会进行，如果我们大败，让西狄军攻占我藩领土，只怕也伤了我们自己的元气和根基。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形成一个不胜不败之局，既让皇上要用我们来抵御西狄军，不便对我们下手，又让西狄军不能长驱直入，攻战我藩领土。如能将这种战局拖至入冬，西狄军暂退，便能缓过气来，凭父王在朝中多年的经营，再加上简四哥的权谋，应当可以解开现在这种危局。”

慕王爷脸上慢慢浮现一丝笑容，睁开眼来：“世琮有长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何形成这不胜不败之局吧。”

慕世琮轻应一声，行礼后便欲退出大帐，慕王爷忽道：“听说你把那个方清调到你帐中了？”

“是，这人来历有些可疑，我想就近监视于他。”慕世琮束手答道。

慕王爷沉默片刻，道：“不要为难他，你去吧。”

十八、兵策

一整日，蓝徽容都坐立不安，孔瑄临走时说的话让她想了又想，难道他真的看出什么来了吗？她细细

回想与他相处的每一件事，想着他面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语带双关的言谈，越想越是确定，他应当已看破了自己的女儿身份。

想起曾与他同帐共宿的日子，蓝徽容便面上一红，有些怕再见到此人，一整日都缩在帐内，沉默寡言，那慕世琮倒也未再刁难于她，直至黄昏时分，慕世琮去了慕王爷大帐，她再细想孔瑄话中含义，终微微而笑，偷偷溜出了大营。

她从昨夜比试的那片树林穿林而上，攀峰越沟，果见山峰叠翠，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水流潺潺，将近天黑之时，她寻到一处极偏僻的清溪，轻解衣裳，黑发悠垂，借这清澈妩媚的溪水洗尽了身心的重负。

披上衣裳，在溪边石上而坐，蓝徽容将双足伸入溪水之中，任夜风吹干着湿发，几条小鱼从脚旁游过，她略觉麻痒，开心笑了出来，这一刻，是她自从军以来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候，心中便对那孔瑄多了几分好感。

这一刻，她忽然把所有顾忌抛在了脑后，慕王爷也好，‘铁符’也好，太子皓也好，她都暂时选择了忘却，也许，下山后还需要继续面对，但这一刻，她决

定做回那个无拘无束、自由真实的蓝徽容，而不是这个心事重重、百般遮掩的方清。

至于下山之后，尽力吧，如果能完成师太的任务，达成母亲的心愿，自己努力去做就是，如果做不成功，那么也无遗憾，毕竟，自己的人生，总不可能永远为他人而活，自己的梦想，总得去勇敢的追求。

内心深处，她还隐隐觉得，母亲是绝对不会害自己的，她应该清楚师太要自己做何事，母亲那么深爱自己，怎么会忍心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呢？

她黑发轻扬，仰望夜空：母亲，您会保佑容儿的，是吗？

眼见时辰差不多，夜色深深，她掏出火摺子点燃火把沿着来路下了山峰，走回至昨夜与孔瑄比武的空地，烧烤的痕迹清晰可见，啃剩的兔子骨头也仍在地上，她不由轻笑出声。

“你应该为这只兔子默哀的。”孔瑄略带调侃的声音传来，蓝徽容心跳陡然加快，好不容易平定下来，转过身望向抱臂斜靠在大树上的孔瑄，盈盈笑道：“即将大人又擅离军营，就是来悼念这只兔子的？”

“那倒不是，我是为今天吃了一顿淡菜的全营将

士来讨一个公道。”孔瑄慢慢走近，低头望着兔子骨头，摇头晃脑道：“兔子啊兔子，因你之不幸，虎翼营全体将士忍受了一天无盐之苦，你若泉下有知，当可安息了。”蓝徽容忍俊不禁，两人相视大笑。

蓝徽容笑罢直视着孔瑄，道：“多谢你了。”

“谢我什么？”孔瑄淡淡笑着，走到蓝徽容身边，盯着她看了一会，忽然伸手抚上蓝徽容的耳际。

蓝徽容一惊，正要闪头躲过，孔瑄低声道：“别动！”轻轻替她将散落下来的一绺长发拢了上去。

蓝徽容面泛微红，忙伸出手来：“我自己来吧。”

“记住，下次偷了腥，得把嘴擦干净。”孔瑄接过蓝徽容手中火把，望着她低头拢发时露出的白净柔美的脖颈，语气便慢慢由嘲笑转为了柔和。

蓝徽容听他说到那个‘偷’字，心头一跳，抬起头来：“郎将大人，你为什么不当着侯爷的面拆穿我是女子？”

“拆穿你做什么？”二人向营地走去，孔瑄边行边道：“你是女子又何妨？军中又不是没有女子从军的先例。你这身手，这豪气，军营中及得上你的男儿也没几个。”

“哦？”蓝徽容大感好奇：“军中以前也有女子吗？”

孔瑄话语低沉：“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女子还当过将军，英爽豪侠，忠肝义胆，七尺男儿见了她都自惭形秽，不过，现在人们都已经将她给忘了吧。”

蓝徽容立住脚步，抬头望向孔瑄黑邃的眼眸：“郎将大人，你就不怕我身份不明，是奸细暗探之类的吗？”

孔瑄呵呵一笑：“你不是。”

“为什么这么相信我？那夜你不是-----”

“一个暗探，绝不可能为了岳将军那般不顾性命，夺旗救人，侯爷是心中有伤痕，所以才看不到这一点。我也是那夜误会你，险些害死阿放之后，才想到这一点的。”孔瑄淡淡道。

见蓝徽容面上有感动之色，孔瑄怪笑道：“当然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蓝徽容奇道：“什么原因？”

“任是哪方，派出女子打探情报，好歹也得选个有几分姿色、温柔如水的，绝不会派出象你这般彪悍的女子。”孔瑄靠近蓝徽容悠悠说道。

蓝徽容猛然一掌击出，孔瑄大笑着闪开，两人追打着回到营后，翻栏回到大营之中。

蓝徽容悄悄溜回帐中，刚刚坐定，慕世琮便匆匆进来，拿起案上的地形图又匆匆出去，蓝徽容一时无聊，取过案上那本《兵策》，坐于椅中细细看了起来。

书已有些陈旧，页角微微卷起，蓝徽容慢慢读来，仿佛回到家中院内的梨树下，母亲将只有十岁的自己抱于怀中，轻声地教自己背着《兵策》，父亲于一边作画，作好之后便会含笑抱怨母亲不该教自己读杀伐之气这么浓烈的书，害得他的画中也多了几分肃杀之意。

母亲当时是如何回答的？蓝徽容轻皱眉头努力地回想着，遥远的记忆一点点清晰，母亲微笑着回答父亲：“兵者，仁器也，可止杀伐，拯万民，仁器之魂，在于仁心，你终是仁心不够，所以才会感到杀伐之气。”

蓝徽容轻声念着，经过一段时间战场的磨练，她忽于此刻，理解了母亲当年说这句话的含义，母亲，当年你到底是怎样的奇女子，才有这样非凡的见解？

“兵者，仁器也，可止杀伐，拯万民，仁器之魂，在于仁心。”一把清朗中略带沧桑的声音在蓝徽容身边响起，她一惊，抬起头来，只见一着淡青儒衫的中年人，负手立于身前，平静地望着自己。这人年约四十来岁，相貌清雅，身躯修长，气度雍容，眼睛更是十

分有神，睿智中含着几分温和。

她忙站起身来：“请问您是——”

“你就是方校尉吧？”那中年人并不回答她的问题，微笑问道。

“是，您是来找侯爷的吧，他刚刚出去了。您是——”蓝徽容省起这人进帐步至自己身前，自己竟然毫无察觉，不由心中一凛。

“我是王爷帐中的文书，姓言，来找侯爷的。”中年人含笑答道。

蓝徽容见他负手在帐后察看了一番，忙跟了上去：“言文书，您还是在前面等吧，侯爷不喜别人进内帐的。”

那言文书细细地看了她几眼，踱到前帐椅中坐下，拾起那本《兵策》，翻开看了一下，问道：“方校尉也学过这本《兵策》？”

蓝徽容斟上茶来：“幼时学过一些，学得不精。”

“那刚才你念的那段有关兵者仁器也的话，是谁教你的？倒是挺有见解的。”言文书闲闲问道。

蓝徽容平静答道：“这倒是忘了，好似不是师傅教的，是在何处听过，心有所感，就念了出来，至于是

谁说过的，想不起来了。”

言文书再将那句话轻念了一遍，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抬起头来望向蓝徽容：“方校尉是哪里人？”

“莲花寨方家村人。”

“今年多大了？”

“虚岁二十。”

“哦。”言文书微笑道：“比小侯爷小上一岁。家中还有何人？”

蓝徽容不知这言文书问自己这些话是何用意，但觉他笑容可亲，面目慈善，眼神中似还有几分疼惜之色，稍稍放松下来：“家中亲人都不在了，我现在是孤身一人。”想起父母先后离自己而去，蓝徽容语调便稍稍有些凄哀之意。

言文书听得真切，眼中闪过一丝痛意，沉默一阵，站起身来：“方校尉一表人才，我一见如故。你安心呆在这里，若是有什么难处，可到王爷帐中找我，我自会帮你。”不待蓝徽容回答，掀帘而去。

蓝徽容侧头想了一阵，觉这人有些怪异，但终究对自己是一片好意，如果真是慕王爷帐中的文书，是不是可以借他接近慕王爷呢？不及细想，慕世琮回到

营帐，她便也将此事暂时摆在了一边。

接下来的几日，蓝徽容与慕世琮倒也和平相处，只是很少说话，她细心周到，慕世琮帐内诸事打点得十分妥当，茶水衣物，文书笔墨，竟让慕世琮挑不出一丝毛病，感觉比在潭州王府内还要舒适，他又觉这方清不多言，不生事，自己有什么需要，他总是想在前面，备得妥妥当当，自己想安静的时候，他也缩于帐角，不发一言，竟是十分的贴心如意。

慕世琮也曾几次暗自试探于他，基本排除了他是京城派来的暗探，若不是仍怀疑他是西狄国奸细，倒有些想时刻将他带在身边的想法。

他每日忙于操练兵务，研讨战策，在帐中的时间不多，蓝徽容也觉轻松，崔放每日都过来玩耍，与蓝徽容其乐融融，有时慕世琮撞见，倒未再气恼。

蓝徽容仍旧每日乘着黄昏溜出兵营去山间沐浴，夜色深深时下山回营，每日也都见孔瑄守于林间相候，她知他是一片好意，防有营中士兵偷溜上山，撞见自己，于上山处替自己把风，心中感激，便与他日益熟络，两人每日一路回营，仿似结交了多年的好友，说说笑笑，有时比试一番，给枯燥的军营生活添了几分

乐趣。

见蓝徽容老是称呼自己为‘即将大人’，孔瑄浑身不自在，便要她在无人时称自己为‘孔兄’即可，蓝徽容却哈哈大笑，孔瑄领悟过来，笑言二人之姓连起来可就是‘孔方兄’，实是怪异至极。

这日早晨起来，蓝徽容便觉天气有些反常，十分闷热，天一直阴沉沉的，云层渐厚，累积成吓人的乌青色，但雨却始终没有落下来，汗意从每个人的额间背心透出，军营中流动着一股难闻的湿燥之气。

慕世琮的脸色也如天空一般阴沉，自早上起便不发一言，蓝徽容为他端上茶水，他冷冷地盯着她看了一阵，直至孔瑄打帘进来才拂袖而去。

孔瑄见状苦笑一声，向蓝徽容轻声道：“今天万事小心一些。”

“怎么了？”

“今天是聂老将军的忌日，别人还好，你得躲着他些。”说着匆匆追了上去。

蓝徽容也曾听崔放隐隐提起过聂老将军的事情，知是慕世琮误信西狄国暗探，累得聂老将军惨死流火谷，具体经过并不得知，但知这是慕世琮心中最深的

一道伤口，经过几天的朝夕相处，她觉得这小侯爷倒也不似先前认为的那般孤傲，偶尔还可见他天真率性的一面，想起他始终无法治愈这道伤口，轻轻摇了摇头，转回帐中替他战袍细细叠好。

至黄昏时分，雨终于大点大点地砸落下来，越下越大，仿似天上开了个大口子，倾盆而下。蓝徽容见雨势甚大，便打消了去山间沐浴的念头，坐于帐内，望着帐外沉肃的大雨，两个时辰过去，都未见慕世琮回来。

想起他今日的神色，她便隐有担忧，等到亥时末，仍未见他回转，蓝徽容终按捺不住，披上蓑衣，奔到孔瑄营帐。

孔瑄刚刚睡下，听得蓝徽容在门口轻唤，忙披衫出来，见狂风将蓝徽容的蓑衣高高扬起，她纤细的身躯似就要随风而去，忙将她拉入帐内：“怎么了？”

“侯爷是不是还在王爷大帐？”

“没有啊，王爷知侯爷今日心情不佳，晚饭后的功课也未考究了，侯爷在我这处呆了一会就走了，怎么了？还没回营帐吗？”

两人对望一眼，孔瑄也迅速披上蓑衣，取过一盏

气死风灯，两人匆匆出了大营。

在大营内外细寻一番未果，孔瑄有些焦虑：“前年和去年今日都是在潭州，还有蕤儿镇着他，他不敢乱来，今年在这军中，只怕他非将三年来的积郁狠狠渲泄出来才肯罢休，现在是非常时期，若是有个差池，可-----”

蓝徽容却比他镇定，想了一下道：“我们分头找，雨势这么大，拖久了不是个办法。”孔瑄点了点头，两人约定每半个时辰，回那日比武的林间碰头，便分头上了山。

十九、赌局

暴雨倾泄，山间泥泞难行，蓝徽容即使披了蓑衣，也是全身渐湿，手中气死风灯摇曳闪烁，微弱的灯光照映下，她在山间寻找良久，仍未见慕世琮身影，心中忧虑之情渐盛。

她与慕世琮虽从一开始便交恶，也甚少说话，但从崔放和孔瑄的口中，从全营将士崇敬的目光中，她也知他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并不是那等刻薄寡恩、冷血无情之徒。

她记得母亲曾说过，看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也不能单从他的言行举止去判断，而需从长期的相处，多方面、多个人口中去了解他，所以，经过一段时日的相处，她渐渐能够看到慕世琮冷酷外表下也有着的一颗纯善的心。

单从他始终放不下聂老将军之死一事，蓝徽容便对慕世琮有几分敬意，一个人知道自己做错事，并勇于承担这份责任，便是一个真正有勇气的人，他身为侯爷，属下在军事行动中阵亡本也是正常之事，但他没有推卸责任，有自责的勇气，便不是一般的王侯贵族之流所能做到的。

眼见风强雨盛，山路难行，蓝徽容就着依稀的灯光摸索着进了一片树林，林间漆黑一片，她举着灯笼看了一圈，未有发现，正待转身出林，忽然停下了脚步。

林中黑暗处，一个孤独的身影靠住大树，风雨将他衬得如黑夜中独行的狼，又如苍穹下落单的大雁。蓝徽容抬眼望去，又似见到了沙场之上，血河蜿蜒，浮云遮盖四方，只有他沉重的背影迎风而立，锋棱尽出后蹒跚而行。

蓝徽容慢慢走近，慕世琮缓缓抬起头来，风雨中灯火摇曳，悠悠天地承载着最深的记忆，一瞬间，蓝徽容看到了他眼眸底处的血腥和戾气，心猛然一惊，来不及反应，慕世琮已扑了上来，右手紧紧的扼住了她的喉咙。

灯笼掉落于地，蓝徽容举手相抗，却被慕世琮左手扼住腰腹，使不出内力，喉间力道渐紧，也无法呼出声来。

慕世琮将她推至树上，蓝徽容看得清楚，他的眼中闪烁着伤痛与绝望，浓烈的酒气扑入鼻中，颤抖的声音在风雨中清晰传来：“说，你是不是西狄贼人派来的暗探？！你这次又想来害谁？你说啊？！”

蓝徽容微弱地摇着头，想摆脱他的扼制，却在他越收越紧的手中渐渐无力，鲜血直冲脑后，强自撑着对慕世琮绽出一个悲悯的笑容，一道闪电劈过，映得她的笑容格外凄婉。慕世琮被闪电一惊，觉这笑容如盈盈夏水淌过他的心，周遭万籁俱寂，风雨之声远去，凉意透胸而出，他稍稍松手，蓝徽容缓过气来，急运内力，右肘击上他的胸前，将他击出数步之外。

慕世琮从地上爬起来，愣愣地望着蓝徽容，眼前

一片迷蒙，数个影子重叠拉近，一时是这个来历不明的方清，一时是那个恨之切齿的白尘，一时又是蕤儿伏在聂伯伯身上痛哭的情形，他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喘息也渐渐变得粗重。

蓝徽容见他原本英俊的五官都似有些扭曲，略起怜惜之意，又想起母亲以前说过，似这等郁积于胸之人，必得让其有所发泄方能治其心病。

想到此点，她冷冷地道：“你在这醉酒淋雨又有何用？有种就带兵去杀西狄人啊，将西狄军赶回去，这样方能告慰聂老将军在天之灵。”

慕世琮狠狠扑了过来，吼道：“不用你这个暗探在这里假惺惺的！说，谁派你来的？！”

蓝徽容身形急闪，避过他第一轮攻击，嘲笑道：“你想知道谁派我来的，好啊，你与我决斗，你赢了我就告诉你！”

慕世琮本就醉得糊涂，被她言语激怒，大喝一声，扑了上来，招式如暴风骤雨，击起漫天雨雾，蓝徽容知他内心伤痛，怜他悲苦，全力躲闪，偶尔接上他一招半式，却始终没有还击。

慕世琮脑中逐渐迷乱，只是下意识地出招，不停

怒吼：“我要杀了你这个西狄贼人，我要替聂伯伯报仇！”

林中，两个身影纠缠闪烁，喘息怒吼，谁也没有停歇，时间悄然流逝，慕世琮喉咙渐渐嘶哑，狂怒悲愤之情渐得渲泻，又经过半夜风雨侵袭，渐感气力耗尽，招数慢了下来，蓝徽容见时机已到，清喝一声，右足回旋踢出，慕世琮身形减缓，不及避让，被她踢倒于地，溅起一大片泥水。

蓝徽容扑了过去，急点上他胸前穴道，瘫坐于他身边，耳听得慕世琮压抑着呻吟，她喘气道：“我若是暗探，你此刻早已死了，你百般防范于我，为何还要这样将自己置于险地？你就不知，这样行事，会让王爷和全营将士担心吗？你这样折磨自己又有何用？聂老将军就能活转来吗？还不如多想想如何杀西狄人，如何替他报仇才是。”

慕世琮气力散尽，仰面躺倒，良久之后忽然抽搐而笑，笑声充满无奈与悲愤：“你知道什么？！我现在就是有心有能力杀光那些西狄人，也不能下手，不能胜也不能败，你说，我又怎么替聂伯伯报仇，又有何颜面回去见蕤儿？！”

蓝徽容不知他这话是何意思，但也听明了他话中

伤痛之情，冷声道：“那难道你这样就可以替聂老将军报仇吗？只会徒令大家担忧，扰乱军心而已，不能胜也不能败，那也是需要大智慧的，战争本来就没有常胜或者常败的，只要你尽力就行了，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躲起来折磨自己。”

慕世琮渐渐迷糊，再也说不出话。蓝徽容见他由全身颤栗而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动弹，低叹一声，伸手拂上了他的昏穴。

她支撑着站起来，这才觉身上被慕世琮击中的地方疼痛不已，俯身将他背上肩头，踉跄着摸索着向山下而行。

风雨中不知行进了多久，慕世琮数次由她肩头滑落，她又忍着疼痛将他背了上来，好不容易支撑到与孔瑄约定的林中，两人齐齐跌落于地。

见慕世琮全身湿透，蓝徽容解下蓑衣，替他披上，孔瑄的声音传来：“找到侯爷了吗？”

蓝徽容松了口气，坐落于泥水之中，孔瑄扑近，将她挽起，递过手中灯笼，又将身上蓑衣解下披于她肩头，俯身背起慕世琮，急往大营奔去。

蓝徽容勉力跟上，仍从马厩外翻栏而入，奔回慕

世琮营帐。

入得帐来，蓝徽容从铜壶中打来热水，端入内帐，猛觉有些头晕，一个喷嚏，孔瑄回过头来：“你快到我的营帐去，将湿衣服换下，这里我来就行。”

蓝徽容一个哆嗦，也知淋雨太久，又在雨中激烈打斗，被慕世琮击中数下，伤了元气，忙拿起干净衣服奔到孔瑄帐中换好，擦干头发，又回到慕世琮帐中。

孔瑄见她进来，脚步虚浮，忙过来相扶，手刚碰到蓝徽容左臂，蓝徽容‘嘶’地吸了一口凉气，孔瑄将她衣袖捋起，这才发觉她手臂上竟有伤痕，他猛然抬头：“怎么受了伤？”

蓝徽容坐于椅间，望向榻上的慕世琮，轻声道：“他积郁于心，总得让他渲泄一下，幸好他醉酒之后，身手不及平时，不然，我还真没办法击倒他。”

孔瑄将手一甩，出了营帐，不多时拿了些伤药膏回来，蹲下身来，替蓝徽容擦上药膏，眼见手中托住的胳膊纤秀柔美，偏又让人感觉傲骨铮铮，责备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站起身来：“身上还有没有伤？”话一出口，两人同时面上一红，孔瑄回过神来，自嘲道：“我还真是

把你当兄弟了，你自己解决吧，下次莫再这样了，他要怎样，就随他便好了。”说着将药瓶丢给了蓝徽容。

蓝徽容伸手接过，看着他替慕世琮擦干头发，细细回想他刚才所说之话，一股暖意涌上心头，走了过去：“我来吧，你也湿透了，回去换身干净衣裳才行，总不能三个人全部病倒。”

帐外大雨仍在不停的下着，肃杀的雨幕笼罩着整个军营，换过干净衣服的孔瑄与蓝徽容静静坐于慕世琮身边，听着帐外的风雨之声，沉默无言。

不知过了多久，孔瑄忽轻声道：“阿清。”

“嗯。”

“你有没有很伤痛的往事？象侯爷这般郁积于心的。”

蓝徽容摇了摇头：“我本是平民百姓，不象侯爷，身系国家之安危，出生入死，悲痛自是要比我们常人来得激烈一些。”

孔瑄点了点头：“是啊，他是这等身份，一个命令，便是上千上万条人命，他又本是善良之人，不似那等心狠手辣之徒，压力也实在太大了。”

他抬头望向帐顶：“当年流火谷，和聂老将军一起

阵亡的还有八千将士，侯爷一直认为是他之过错，也一直揽着这份责任，确是积郁太久了。”

蓝徽容叹道：“人人都只当王侯将相富贵荣华，风光无限，却不知这权势背后的艰辛与痛苦，还不如我们平民百姓，麻衣素服，粗茶淡饭来得痛快自在。”

孔瑄忽然来了兴趣：“那你为什么要从军？不要告诉我你是想杀西狄人。”

蓝徽容慧黠一笑：“我从军，自有我的理由，若有一日，我走了，也自有我的打算。”

孔瑄觉她这话洒脱率性至极，为其所感，低头吟道：“征衣风尘化云烟，江湖落拓不知年。”

蓝徽容渐感不支，靠在椅上低低应道：“东风吹醒英雄梦，笑对青山万重天。”

孔瑄沉默良久，抬起头来，只见蓝徽容已沉沉睡去，他俯身将她抱了起来，放至竹席上，望着她的眉眼，低声道：“若真能象你说的这般洒脱，该有多好。”

雨下了大半夜，慢慢止住，晨间便有些清风委婉，凉意习习，提醒着人们已经进入了夏末，清风拂过山间，传来阵阵婉转悦耳的鸟鸣声。

蓝徽容迷糊中听得号角声响，挣扎着坐起来，仍

觉四身疼痛，头也有些昏昏沉沉。

孔瑄从后帐出来：“感觉好些没有？”

蓝徽容一愣：“你昨晚没回去歇着吗？”

“你们两个，一个醉，一个昏，我怎能放心。”

蓝徽容正想说话，喉间难受，咳嗽起来，孔瑄忙俯身凑到她面前细看，伸手抚上她的额头：“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淋雨着凉了？”

慕世琮步出后帐，见孔瑄手抚在蓝徽容头上，两人面容凑得极近，十分亲昵，昨夜之事朦朦胧胧浮上脑海，他只记得自己似喝醉了酒，去了山间，后来似还被这可恶的小子击倒，难道是他把自己带回来的？

想到竟被这小子看到自己醉酒模样，还被他击倒，慕世琮心中极不舒服，冷下脸来，眼神如数九寒冰，轻哼一声，孔瑄站起笑道：“侯爷早！”

慕世琮看也未看蓝徽容一眼，甩手出了营帐，孔瑄与蓝徽容相视一笑，慕世琮正好回头看见，愈发气恼，冷冷道：“孔郎将。”

孔瑄转过身来，面上已是严肃神情，二人随着慕世琮往较场而去。

一整日，慕世琮都黑着脸，对蓝徽容视而不见，

蓝徽容递给他什么东西，他也只是漠然接过，眼角都不瞥她一下，蓝徽容见他竟如小孩子一般赌气，有一丝好气又好笑的感觉，直忍到黄昏时分，慕世琮去了慕王爷大帐，才放声笑了出来。

崔放正好打帘进帐，见蓝徽容笑得极为开心，忙蹦了过来：“方校尉，什么事这么好笑，说给我听听。”蓝徽容但笑不语，崔放心急，便欲扑上她肩头，蓝徽容忙闪躲开来，两人在帐间追逐打闹，孔瑄进来，笑道：“怎么闹成这样了？”

蓝徽容闪过崔放的追击，欲躲到孔瑄身后，忽觉一阵头昏，身躯轻晃，往前一栽，孔瑄见状，急纵一步伸手将她搂入怀中。

慕世琮却不知何故又折返营帐，正见孔瑄将蓝徽容搂在怀里，心头火起，猛然将孔瑄一拉，怒道：“你还真迷上这小子了？！”

孔瑄被他向后猛拉，猝不及防，双手一松，蓝徽容便直直地倒落于地。

她额头砸在地上，剧痛下清醒过来，挣扎着坐起，见慕世琮对自己怒目而视，茫然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孔瑄大步走来，俯身将蓝徽容抱起，冷冷地看了慕世琮一眼：“侯爷，昨夜之事，你就真的想不起来了吗？”不等慕世琮回答，抱着蓝徽容出帐而去。

崔放张大嘴看着这一切，喃喃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蓝徽容不及反应，已被孔瑄抱着出了营帐，走得几步，见帐外士兵来来往往，她清醒过来，忙挣扎着落地，低头道：“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孔瑄却握住她的右手，直拉着她回到自己帐内。蓝徽容见他面无表情，倒也未再表示异议，顺从地到草席上躺下，孔瑄仔细替她把了把脉，道：“我去军医那拿点药来，你在这休息。”

“可侯爷那-----”想起他方才对慕世琮的冷脸，蓝徽容便有些替他担心。

“不用理他，大不了和他再打上一架。”孔瑄笑了起来：“这几年，打的架还少吗？”说着出了营帐。

蓝徽容见他离去，感到鼻中壅塞，头昏脑胀，看来确是昨夜雨中激斗，又挨了慕世琮的击打，内伤外寒，积在一起发作了，她全身疼痛，渐感不支，睡了过去。

睡得迷迷糊糊时，感到有人将自己扶起，睁开眼，见正依在孔瑄胸前，他手中还端着一碗草药，忙撑起身来，接过孔瑄手中药碗，一饮而尽。

孔瑄笑道：“你喝药倒是象个男子般利落，不象蕤儿，一碗药得哄上半天。”

蓝徽容忍住苦意，微微一笑：“你就把我看成男子就是，在这军营之中，有时我还真忘了自己是个女子。”

孔瑄闻言将手中药碗一撂，俯下身来，蓝徽容见他面容越凑越近，近得可以从他那黑亮的眸中看到自己略带慌张的表情，她竟说不出话来，双手撑在席上，上身渐渐向后仰倒，着魔似的闭上了双眼。

眼见她身躯因后仰角度太大，双手支撑不住，就要躺倒于席上之时，孔瑄的手搂上蓝徽容颈间，将她轻轻带起，促狭的笑声在她耳边响起：“方校尉，要想装好一个男子，可得改变这经常躺倒的习惯。”

蓝徽容气恼下一拳击出，孔瑄笑着向后退：“还有，你这拳略带娇气，男人的拳头可是虎虎生风的。”

蓝徽容也不说话，跃起来，双拳急出，如惊风暴雨向孔瑄攻去，孔瑄或闪或纵，或仰或俯，避过她的招数，口中笑道：“拳风是有了，还少些男人的气势。”

蓝徽容微一咬牙，合身而上，双手发力，勾转挑抹，将孔瑄逼得在帐内游走闪避，数十招过去，孔瑄身形一仰，如鱼跃龙门，倒于长案之上，神情悠闲地看着蓝徽容的右拳在自己面前半尺处停住。

“怎么不下手？男人可没有这么迟疑不决。”孔瑄双手环胸，笑道。

蓝徽容忽然笑了起来：“说得也是，即将大人，对不住了。”腕间一振，孔瑄吓了一跳，忙疾伸手架住蓝徽容右腕，正颜道：“不要打脸，明天还得见人的。”

蓝徽容肃容道：“得令。”右拳缓缓收回，孔瑄正松了一口气，蓝徽容却猛然左手一抹，点上他胸前穴道，笑道：“即将大人，你就在这好好歇着，养好精神，明天出去见人吧。”说着步向帐外。

孔瑄仰面向天躺于案上，嚷道：“喂喂喂，方校尉，你回来，你可不能这样丢下本大人不管啊！”

蓝徽容出了营帐，站于帐外，呼吸着夜空中淡淡的青草香，听着身后帐内孔瑄大呼小叫声，终摇头笑了笑，入帐将孔瑄穴道解开，见他面上略显得意之色，低头道：“孔兄，谢谢你了。”

孔瑄身形一翻，侧躺于案上，右手支头，凝望蓝

徽容略带羞怯的神态，轻笑道：“又谢我什么啊？”

蓝徽容伸手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平静道：“已经发出一身大汗了，你不用再费心思引我动手，起来吧！”

孔瑄听到她最后一句‘起来吧’，看着她垂下眼帘时的静秀之姿，心中一荡，涩涩笑道：“方校尉身手厉害，打得我起不来了，得劳烦你扶一把才是。”

蓝徽容听他话中隐有调戏之意，脸一沉，瞬间又盈盈一笑，伸出手来：“郎将大人，起来吧！”说着双手伸向孔瑄腰间颈下。

孔瑄见势不妙，忙自己蹦下案来：“好了好了，不敢劳动方校尉了。”

蓝徽容得意一笑，转身向帐外走去，孔瑄跟了上来：“你先别回侯爷那，我敢打赌，他等会一定会到我这处来。”

蓝徽容停住脚步：“你就这么肯定？不怕他气恼于你？”

孔瑄行到席上盘腿坐下，搬过棋盘，淡淡道：“我敢和你打赌，不信，咱们先下棋，边下边等。”

“好啊。”蓝徽容久未下棋，也来了兴致。

孔瑄仰起头来，口中念念有辞，手指轻掐，蓝徽

容不禁好笑：“孔半仙，你在算什么？”

“我敢打赌，一局棋的时间，侯爷必会来此，你愿不愿意和我赌？”

蓝徽容算了算时间，知此时慕王爷正在考较慕世琮的功课，应该没有那么快过来，遂点头道：“好，你说赌什么吧！”

孔瑄想了想道：“就赌输者要为赢者做一件事情，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

蓝徽容心中感激他为自己所做之事，虽隐隐感到有一丝不妙，也点头道：“好，就依郎将大人所言。”

孔瑄见她面色渐好，心里高兴，口中却笑道：“方校尉，今晚我再教你一个乖，那就是：女人千万不要轻易和男人打赌。”

二十、再斗

大帐内，慕世琮食不知味的用完晚饭，立于慕王爷身侧，看着父王亲书给皇上的奏折，心中却在不停回想：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与孔瑄不打不相识，一见投契，多年的交情，又一起出生入死，孔瑄名为自己的下属，实际上却如

亲兄弟一般，实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知交好友。

两人结识于江湖，义气相交，他从未把孔瑄身份看得轻于自己，孔瑄虽敬他让他，也未曾把身份之别放于心上，但总还是对自己保持着一份谦和，象今日这般冷颜相对，实是从未有过的事情。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什么了吗？

该死的昨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怎么脑中一片模糊？那可恶的小子到底有什么好，让孔瑄这般维护于他？

慕王爷书完奏折，回头瞄了他一眼，深邃清冷的眼中闪过不悦之色，道：“去，写一个忍字。”

慕世琮‘啊’了一声，回过神来，忙收定心思，转到书案前，劲展腕力，缓缓写了一个‘忍’字，轻轻吹干，奉到慕王爷面前。

慕王爷看了一下，微微点头：“倒是比之前沉稳了一些，没有了那股子戾气。只是稍显用力不足，怎么，有心事吗？”

“没有。”慕世琮低头答道。

慕王爷靠于椅中，闲闲问道：“昨晚和阿瑄还有方清去了哪里？是不是又喝醉酒打了一架回来了？”

慕世琮一惊，低声道：“父王怎么知道的？”

慕王爷轻哼一声：“你那点心思，别人不知道，我这做父亲的还不知道？子时初我派人去你帐中，发现你们都不在，子时末又都回来了，孔瑄还去军医那里要了些伤药，是你伤了还是他伤了？”

见慕世琮发愣的样子，慕王爷更是不喜：“看你这样子，定是阿瑄伤着了，你不要事事任着性子，阿瑄那是见你伤心积郁，让你发泄发泄，处处让着你，真打，只怕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慕世琮跳了起来：“父王，容孩儿先告退。”草草施了一礼冲出帐去。

蓝徽容和孔瑄正下得难分难解，盘中棋势呈胶着状态，同时听到帐外有脚步声急急奔近，却在帐门口停了下来，两人对望一眼，心中都猜到是何人，相视一笑，孔瑄更是十分得意，悠悠道：“方校尉这一着果然高明，洒脱深刻，颇有大将之风。”

蓝徽容虽输了赌约，也不着急，笑道：“郎将大人过奖了，大人棋力才是浩然烟波，大气纵横。”

两人正谦让间，慕世琮面无表情，掀帘进来，也不说话，盘腿坐于一旁。孔瑄也未理他，仍是闲闲地

落着子，与蓝徽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慕世琮本是斜睨着棋盘，渐渐被盘中局势所吸引，坐正身躯用心看了起来。眼见蓝徽容落了一子在乎五路上，忙拾了起来，放在乎七路上：“孔瑄狡猾得很，你别上他的当，此处才有活路。”

孔瑄将手中棋子往棋盒中一丢，不悦道：“侯爷，我与方校尉这局棋可是有彩头的。”

慕世琮将蓝徽容一挤：“我来，彩头就彩头，我认了。”蓝徽容被他一挤，碰到左臂伤痛处，‘啊’了一声，挪动身躯，让出位置给他。

慕世琮眼皮一跳，假装未听到，两人继续厮杀，缠斗几十手，终是孔瑄占了上风，最后赢了两路，哈哈大笑，站起身来。

慕世琮也不生气，神色反而比入帐时淡静许多：“说吧，什么彩头？”

孔瑄得意一笑：“我与方校尉赌的是输者要在虎翼营全体将士面前唱首歌跳支舞，弟兄们要是知道侯爷亲自一展歌喉，亲舞一曲，保证睡了的也会马上爬起来的，侯爷，请吧！”

慕世琮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拍拍手，站了起来，

虽输了棋，却似胸中欢畅，笑道：“先记着，现在父王盯着，不能造次，等战事结束了我一定履行！不早了，你歇着吧。”

他提步往帐外走去，掀开帐帘，回头道：“方校尉。”蓝徽容忙应了一声，向孔瑄微微一笑，追上慕世琮而去。

蓝徽容低头随慕世琮回到营帐，慕世琮猛然转过身，伸手向她胸前抓来，蓝徽容大惊，急往后退：“侯爷，你做什么？！”

慕世琮面上略显不耐：“快，把衣服脱了！”

蓝徽容热血直冲大脑，心‘呼呼’剧烈跳动，双手渐渐捏成拳头，冷冷道：“侯爷，你这是何意思？！”

慕世琮觉她眼中寒光四溢，夺人心神，微微一愣，道：“你不把衣服脱了，我怎么知道你身上到底伤成怎样？”

蓝徽容略略松了口气，但仍是警戒地望着慕世琮：“侯爷，不劳您费心了，时候不早，您歇着吧。”说着行到竹席上坐下。

慕世琮却猛地扑了过来：“我非得看看不可。”蓝徽容往后一滚，避了开去，喝道：“侯爷，你再这样我

可不客气了！”

慕世琮拗性发作，咬牙道：“是我弄的伤，我来负责，大不了昨夜我打你几下，你打回我好了！”

蓝徽容知他性子有些执拗，忙道：“也没伤到哪里，就是胳膊有点轻伤。”说着解下绑带，将袖子拉起，又快速放下。

见慕世琮还待再说，蓝徽容拉下脸来：“侯爷，您若觉得过意不去，就请您让末将早些休息，这样方是养伤之道。”

慕世琮见她话说到这个份上，甩甩手进了内帐，坐于榻上想了一阵，还是忍不住冲了出来，蓝徽容本就有些警惕，如野兔一般跳起，后退几步，恭声道：“侯爷，还有何吩咐？”

慕世琮见她在孔瑄和崔放面前言笑不禁，随和亲切，唯独在自己面前冷若冰霜，越想越不是味道，步到案前坐下，也不说话，摊开宣纸，执起羊毫笔，缓缓写了一个‘忍’字，心头慢慢宁静下来，和声道：“方校尉。”

“是，侯爷。”

“你来看看，这个字写得怎样？”

蓝徽容慢慢走近，看了一下，道：“侯爷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慕世琮睨了她一眼：“真话如何？假话又如何？”

蓝徽容微微一笑：“假话嘛，自然是说侯爷这字庄重中不乏洒脱，遒劲中透出飘逸，沉着中变化无穷，宛若天成，如有神助。”

慕世琮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浅笑：“真话呢？”

“侯爷这字沉稳是差不离了，但少了力道，显是心中有事，迟疑不决。”蓝徽容静静道。

听她这评论与父王所说一致，慕世琮一愣，忽然站起，向蓝徽容行来，蓝徽容缓缓后退，冷声道：“侯爷如没吩咐，末将先去歇着了。”

慕世琮步步走近，将她逼至帐角，俯望她冷清面容，低声道：“那你再来告诉我，方清是你的真名还是假名？”

蓝徽容抬起头来，目光沉静冰冷，语气不起一丝波澜：“侯爷，末将还是那句话，末将入伍，是为了杀西狄贼人，侯爷有心思来琢磨末将姓名的真假，不如多想想如何与西狄人作战吧。”

这句话她说得甚轻，却如半空中一道闪电劈过，

慕世琮眼前一亮，昨夜之事终慢慢清晰，雨中对打，自己尽情渲泄，方清闪躲，后来将力尽的自己击倒，又坐于身边相劝，记忆一点点回归，他蹬蹬退后几步，忽然伸手拍了一下额头。

蓝徽容慢慢向旁走了几步，拉开一些距离，慕世琮看见，冲了过来，蓝徽容双拳架于胸前，冷冷道：“侯爷，是不是还要再打上一架？”

慕世琮俊脸微沉：“打就打，还怕了你不成！”说着猱身而上，蓝徽容心头火起，也不避让，想起这人太过任性，内力运至九成，帐内一片拳风掌影。

蓝徽容越打越是酣畅淋漓，招式娴熟，慕世琮却不知何故，身手比平时慢了几分，数次被蓝徽容击倒在地，又爬了起来，继续与她对打。

蓝徽容心中渐渐明白，招式慢了下来，慕世琮却不肯罢手，兀自缠斗不休，却始终在拳头要击上蓝徽容身躯时收回或击空，蓝徽容微微一叹，收手后退，道：“侯爷，你昨夜击我十拳，方才我已击回十拳，咱们扯平了，不用再打了。”

慕世琮心中欢喜，眼光清澈犹如秋水明月，望向蓝徽容，蓝徽容一愣，首次感觉这小侯爷倒也不是那

般任性可恶，低头道：“侯爷，您早些歇着吧。”

慕世琮却将她的手一拉：“先别睡，来，你来帮我一起想想，如何和西狄人打这不能胜也不能败的一仗。”

蓝徽容仰起头来：“侯爷，你就不怕我是西狄国的暗探吗？”

“你不是。”慕世琮摇头道。

蓝徽容奇道：“侯爷何出此言？昨夜我虽没有乘机暗算于你，可说不定有着更大的图谋啊。”

慕世琮似是因想通了某事，极为畅快舒心，负手转到案前坐下，靠于椅中，看着蓝徽容悠然道：“这一点我也是才想通的，我不是相信你，我是相信孔瑄。”

“郎将大人？”

“是，既然孔瑄这般相信你维护你，那你定不是西狄国的暗探。”

“侯爷就这般相信郎将大人？”

“除了父王母妃，若说这世上还有一人值得我相信，定是孔瑄无疑。当年，我就是因为没有信他，才被那贼人-----”慕世琮语调稍稍顿住，续道：“才铸成大错，他看人的眼光绝对强过我，他既认为你不是暗探，你必定不是。”

蓝徽容听他说到‘铸成大错’四字时语调平稳，心中一动，走到案前，取过另一幅宣纸，轻轻研墨，将笔递给慕世琮：“侯爷，末将斗胆，劳烦您再写一个‘忍’字。”

慕世琮接过笔来，凝神静气，用笔沉着，一个既浑厚凝重又洒脱随意的‘忍’字跃然纸上，蓝徽容赞道：“恭喜侯爷，不再怕心头上的这把刀了。”

慕世琮放下笔来，看着这个‘忍’字，低声道：“是，它要割就随它去割吧。”他看得片刻，侧头与蓝徽容相视一笑，感觉此刻与这方清十分投契，又打开了几年来的心结，实是从未有过的欢畅。

蓝徽容见他这一笑，仿似冰山融化，如阳光冲出云层一般灿烂，漆黑的眼眸中露出清泉般纯净的温柔，与平日那个小侯爷大不相同，愣了一下，低头将宣纸捧起，轻轻卷上。

慕世琮视线投向她的手臂，发现她右手腕间绑带还松着，伸手过来，道：“到底伤成怎样，让我看看。”说着捋起她的衣袖。

蓝徽容疾抽右手：“侯爷，时候不早了，您歇着吧，末将身体不适，累了。”

慕世琮还待再说，被她清澈目光一扫，竟有一瞬间的恍惚，正待细看，一名近卫进来禀道：“侯爷，王爷召集了全体将领，叫您过去一趟。”

夏末的夜清风委婉，军营中除去偶尔传来的战马嘶鸣声，极为安静，中军大帐内虽站了一地的将领，却都是屏气敛神，看着慕王爷在地形图上画着各类作战符号，进行着新一轮战斗的部署。

慕王爷放下笔来，面上云淡风轻，眼中却颇有凌厉之色，扫了一眼帐中的将领：“聂葳刚传来军报，敌军有准备渡滩攻击迹象，现在月牙河水位不断下降，为防敌军乘水位下降后从别处浅滩过河，我军得诱其先头部队从卧龙滩上岸，再派一支精锐由下游这处渡河攻其大本营，烧其粮仓，两面夹击，各将领都看好自己所辖兵营如何行事，有什么问题，现在说吧。”

众人望向他手指指向的月牙河下游某处，岳铁成眉头稍稍皱起：“王爷，这处河滩末将多年前曾去过，如果要以战马渡河，只怕水位深了些。”

“崔放前几日勘查地形回来，那处水位已降了许多，昨日聂葳又派人去看了一次，现在水流平缓，如果乘夜抛入一些沙包，战马过河应当不成问题。”慕王

爷平静道。

众将纷纷点头，其中一名却似有些愤然：“王爷计策是好，可为何每次这种既刺激过瘾又能立功的任务都派给虎翼营，也未免有些循私，不公平。”

数人笑了出来：“冯先锋，你现在出去和侯爷再打一架，打赢了，王爷自会派你上了。”

慕世琮冷峻幽黑的目光投向那冯先锋，冯先锋挑衅地望了回来，众人觉得气氛陡然紧张，想着可能又要有一场龙争虎斗，均是兴奋中又有一丝不安，默默地看着二人。

慕王爷也不发话，神情漠然，只是眸中偶露的精光透出一丝玩味与审视。

慕世琮与冯先锋对望片刻，眼中寒光忽然收敛，轻轻一笑，帐内诸人眼前一亮，感觉这一刻仿佛有清凉的风轻轻拂过面颊，又如有夏夜的露水悄悄地沁入了心间。

众人皆张大嘴，看着慕世琮平静地走到案前，淡定地低头看着地形图，那冯先锋愣得片刻，眼中愤意渐渐消去。

慕王爷也低头望向地形图，嘴角慢慢露出一丝满

意的笑容。

二一、抢渡

灿烂无垠的星空下，虎翼营精骑轻甲，风驰电掣，夜风中，将士们悄然无声，只闻马蹄疾响，气氛凝重而又肃穆。

经过两天的调度，柳叶滩已被聂葳派出士兵连夜投入大量沙包和石块，而卧龙滩的诱攻战也已准备就绪，虎翼营终从大营开拔，赶往柳叶滩。

经过半日的急行军，亥时初，虎翼营到达了卧龙滩前军驻营处，为防马蹄声惊动对岸西狄军，骑兵们皆下马牵辔而行，于子时赶到了柳叶滩。

慕世琮负手立于河边，只见月牙河在星光下如一条白绸，静卧于广褒大地，而柳叶滩狭长幽远，两岸相距极近，确是一处抢渡的好地方。

他回过头来：“孔瑄，下令全体休整，待卧龙滩那边火起，我们再过河。”

孔瑄下令后转过头来：“侯爷，如果西狄军在对岸设了巡哨，可有些麻烦。”

“你先带一些人潜过去，干掉那些巡哨的，现在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个多时辰，你在对岸等我们。”慕世琮眼神投向月牙河对岸，闪闪生辉，虽知即将面对的是一场残酷而又危险的战争，他心神却十分平静，如井中水月，不起一点波澜。

眼见孔瑄带同上百人下河潜向对岸，消失在黑暗之中，慕世琮回过头来，见蓝徽容牵着青云立在一旁，身形清瘦，却如即将出鞘的宝剑，眼中有一种清朗的光芒，神色如河水般平静，她身旁的青云却似有些不安，头不停地轻甩摇晃。

慕世琮走过去轻拍了几下青云的头，青云渐渐安定下来，蓝徽容微笑道：“看来侯爷还是驯马高手。”

听到驯马，慕世琮心情更为放松：“我驯了几匹好马，‘追风’给了孔瑄，等战事结束了回潭州，你再选一匹。”

“多谢侯爷，不过这青云是我自幼养大骑惯了的，舍不得换。”

两人正说话间，队伍后方传来一阵小小的骚乱，慕世琮有些不悦：“深夜行军的规矩忘了吗？”

几个人拉着一个瘦小的身影走来：“侯爷，是崔放这小子，悄悄跟了来。”

崔放噘着嘴走近，看到慕世琮阴沉面色，不敢出声，慕世琮冷冷地看着他：“你越大越出息了，竟敢偷偷跟了来？！”

崔放隐有惧意，强撑着道：“侯爷，我也不小了，你老是不让我上战场，我想杀西狄人都想疯了。求求侯爷，就让我上吧。”

慕世琮断然道：“不行，这是军令，趁着战事没开始，你即刻回大营。”

“来都来了，侯爷可别赶我回去，我一个人，行夜路会怕的。”崔放做了个鬼脸，旁边的士兵轻笑出声。

蓝徽容有些好笑：“崔校尉上战场不怕，走夜路倒怕起来了？”

崔放向她吐了吐舌头，却眼巴巴地望着慕世琮。

慕世琮目光在崔放身上流转，微风清凉，拂过面颊，他忽然想起那年在死尸堆里将只有十岁的崔放抱起的感觉，他的小手紧紧抓住自己的战袍，眼中全是惊恐之色，那时的自己还是那骄傲张扬却又心地慈软的小侯爷，五年过去，血与泪将自己的心变得日益冷酷，只有看到崔放，才能隐隐看到当年那个纵情而善良的自己。

静默良久，慕世琮平静道：“方校尉。”

“是，侯爷。”

“你送阿放回大营。”

蓝徽容一愣，却也听出了慕世琮坚定之意，不容违抗，她上前拉了拉崔放，崔放满面委屈之色，可看到慕世琮面如寒铁，只得转身牵马，眼泪却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蓝徽容牵着青云走出几步，转过身来，轻声道：“侯爷，多保重！”

夜色中，慕世琮的盔甲隐隐反射着银光，他头盔下的面容如雕像一般沉着稳重，双眸中灼灼光芒穿透黑暗，射向月牙河之北。

河岸一片寂静，全营士兵连呼吸声都压得极低，或坐或站，等待着即将开始的血战，天地间平和静谧，河风中还流动着淡淡的草香，怎都无法想象，再过一会这月牙河两岸将变成杀伐的战场。

微不可闻的号角战鼓声传来，西首方向火光爆上半空，慕世琮知卧龙滩诱攻战已开始，认蹬上马，挥手道：“渡河！”一夹马肚，当先冲过柳叶滩去。

马蹄声如山洪，又如惊雷，溅起河中片片银白水

花，河床都似在隐隐颤抖，不多时，虎翼营便已全体渡过柳叶滩，到达月牙河北岸。

北岸是一片密林，慕世琮当先冲上河滩，孔瑄率众从林中迎上：“侯爷，有一队巡防兵，已经干掉了，下一队估计还得过些时候，我们抓紧时间，可以直冲敌军大本营，不给他们防范的机会。”

慕世琮回头见已全体上岸，将手一挥：“全速前进！”催马急行，身后，虎翼营紧紧追随，如一条巨龙，呼卷夜风，怒吐狂涛，袭向西狄军大营。

月牙河以北也多为险峻山峰，偶有开阔地多为滩涂，慕世琮率虎翼营沿河岸疾驰至距西狄军大营以东约数里处，此处有一小小石峰耸立于河边，需从其右方一处山谷绕道而过，由于崔放早已于河对岸高山上眺望对岸地形，图上绘得极为清楚，慕世琮毫不犹豫，轻拨马头奔进右方山谷。

山谷内石砾遍地，马儿行进速度放慢，崎岖处需下马而行，孔瑄这时发觉方清未在慕世琮身边，略觉惊讶，边行边问：“侯爷，方校尉呢？”

“崔放那小子，偷偷跟了来，我让方清送他回大营了。”

孔瑄想象着崔放郁闷的脸色，摇头笑了笑：“侯爷，阿放也不小了，你老是这样护着他，也该让他上战场历练历练，你在他这个年纪早就统领虎翼营了。”

慕世琮语调中带着几分固执：“不行，他们村子只剩他一个人活着，若不是为了查探地形，我必会将他留在潭州。”

孔瑄未再说话，大队人马在山谷内寂肃而行，夜风渐大，在山谷的峭壁间低啸，树叶‘沙沙’声与马蹄的‘踢哒’声此起彼伏，慕世琮隐有一丝不安，眼见将出山谷，距西狄军大营已是不远，便将那丝不安压了下去。

慕世琮当头步出山谷，纵身上马，见后面众人紧紧相随，心头稍安，轻吁了一口气，擎过马旁银枪，与孔瑄相视一笑：“老规矩，输了的回潭州陪蓁儿三天！”

孔瑄不知想起了什么，‘唿’地抽出长剑，发狠道：“这回，我非得赢你不可！”

蓝徽容带着崔放轻策马儿沿河岸向西而行，崔放磨磨蹭蹭，不时回头望向柳叶滩方向，愤愤道：“都来了还不让我上战场，分明是不把我当男人看嘛。”

蓝徽容笑道：“崔校尉，谁敢不把你当男人看？你

可是堂堂的校尉大人。”

崔放脸上满是郁闷之色：“方校尉，不是我说你，这么好的杀敌机会，你就不眼红？送我回去，不用上战场杀敌，你还挺高兴是吧，我看你才不象个男人。”

蓝徽容也不气恼，淡淡一笑：“杀敌固然好，保着咱们崔校尉的命更好，何况这是军令，军令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崔放嘴里嘟嘟囔囔，二人一路西行，猛然听得前方远处隐隐传来战鼓号角之声，天际也可看见一线火光，知卧龙滩诱攻战已经打响，崔放心痒难熬，却也无法，只得继续前进。

再行得小半个时辰，距卧龙滩已不过里余路程，前面杀声震天，战况似是极为激烈，蓝徽容笑道：“咱们还是从山谷中走吧，前面打得正凶，为了保护你这条小命，咱们得避一避。”

崔放闻言更加气恼，下得马来，飞脚踢起一块大石，石头直落河中，蓝徽容下意识望向河面，猛然停住了脚步。

崔放向山谷走出几步，回过头来：“方校尉，怎么了？”

蓝徽容嘴唇微微颤抖：“阿放，你快看看河面，只怕大事不妙！”

崔放听她话音都有些颤栗，急奔向岸边，举起手中火把低头一望，‘啊’地一声叫了出来，两人对望一眼，俱看到恐惧和惊吓之色。

崔放急得眼泪瞬间迸了出来：“糟了！上了西狄人的当，只怕是上游决了河围了，怎么办？侯爷他们可怎么回来？”

蓝徽容最初的惊慌后，迅速镇定下来，道：“一定是有内奸，将作战计划泄露给了西狄人，针对的就是虎翼营，断侯爷他们的退路，阿放快别慌，咱们得想办法救他们。”

“怎么救？水位涨得这么快，水流又这么急，我们也过不去啊！”崔放急得原地转圈。

蓝徽容纵身上马：“阿放，我到前军大营去找些东西，你在这处等我，千万别走开了！”说着打马狂奔向前方卧龙滩前军大营。

天上的星辰突然暗了一下，漫山遍野的火光接连而起，一暗一明，仿若地狱之花冲破黑暗，咆哮着在人间吸吮着光明和鲜血，步出山谷不远的虎翼营将士

齐齐一惊，望向前方的大队西狄军。

慕世琮心头一紧，面上神色不变，傲然抬头，挑起一抹冷笑，目光利如刀锋，望向数十步开外的一名西狄军将领。

那西狄军将领年约三十五六，体格雄壮，一脸虬髯，相貌粗豪，笑声却极清雅：“慕小侯爷，在下秋蒙，在这恭候多时了！”

孔瑄勒住身下骏马，轻声道：“有内奸，形势不妙，得赶紧撤。”

慕世琮低声应道：“你带着后面的弟兄先走，我掩后。”

“不，侯爷，你先走，我掩后。”

两人对望一眼，慕世琮忽笑道：“还讲这些废话，要上一一起上！”

孔瑄大笑扬头：“正是！”催动身下骏马，瞬间就冲至敌军阵前，身形如大鹏展翅般从马上掠起，双足急踏马头，手中长剑寒光乍闪，西狄军不及反应，便已被刃数人，鲜血尚在空中飞溅之时，他已转身追上‘追风’，策骑回到虎翼营前。

虎翼营将士一阵欢呼，先前因中伏而有的一丁点

恐慌消失不见，西狄军却一片哗然，秋蒙眉头轻皱，右手高举：“弓箭手准备！”

“慢着！”一个声音从他身后黑暗处响起。

秋蒙回过头去：“那公子，请问有何指示？”

那公子的声音冷静得如同一块坚冰：“仇大人要拿慕世琮这小子的命去换一个人，记住：得捉活的。”

秋蒙眉头轻皱，但也知这那公子的话违逆不得，遂高喝道：“活捉慕世琮！”打马率先冲向虎翼营，西狄军见主将冲出，震天的呐喊声响起，向虎翼营攻过来。

虎翼营众将士却不慌乱，在慕世琮的带领下纷纷打马迎了上去，两军厮杀在了一起。虎翼营均是久经训练的精兵，为慕王军中的精锐之师，人数虽远少于西狄伏兵，却靠着勇猛善战与敌军一时战成平分秋色。

慕世琮枪舞游龙，寒光凛冽，奔走如风，与孔瑄在敌军阵中冲前突后，挡者披靡，两人身形交错间，孔瑄大声道：“侯爷，不能恋战！”

慕世琮也知作战计划泄露，只怕卧龙滩那边也有变数，他知今晚可能是从军以来最为严峻的一仗，眼见围过来的西狄军越来越多，遂高呼道：“结队，撤往

柳叶滩！”他身边士兵听到命令，齐齐高喊，将命令传了开去。

虎翼营士兵训练有素，听到主帅传令，迅速结队纠合在了一起，以数人为一组，互相呼应，慢慢向山谷退去。西狄军紧追不放，双方如同一盆被狠狠顿起的清水，波起波落，你来我往，一时西狄军攻进数十步，一时虎翼营又攻回数十步。山谷入口到处是士兵和战马的尸身。

慕世琮见西狄军追得极紧，己方退得很慢，回头找到孔瑄身影，喝道：“孔瑄，一起上！”孔瑄明他用意，大喝道：“好！”身形拔起，踩着数人肩头迈向慕世琮，慕世琮早有准备，银枪扫落前方西狄众兵，大喝一声，左掌击向孔瑄足底，孔瑄借他一击之力，在空中飞出甚远，手中长剑如劈波斩浪，一路划过，西狄军纷纷倒下，慕世琮随后杀上，孔瑄力尽落地，两人并肩而立，身边倒满了西狄士兵。

两人这番联手，杀得西狄军略略有些心惊，围攻的气势便弱了几分，虎翼营乘势退入山谷，慕世琮与孔瑄发声喊，提起真气，转身狂奔入山谷。

黑暗中，那公子微微而笑：“这小子，武功倒真是

不错，不过，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渡过月牙河？！”

秋蒙大声下令：“全速追击，将他们歼灭在柳叶滩！”

黑暗中，崔放牙关打战，茫然四顾，前方是震天的喊杀声，显然西狄军已经赶在决围之前抢渡过了卧龙滩，与慕军主力战得正凶，身边，咆哮的河水急流而下，水位一点点上涨，几天前还平静无波、清可见底的河面似有一个个恶魔涌出，要将他拉入其中。

偌大的天地间，虽然杀声、河水声震耳欲聋，崔放却似听不到任何声音，想起被猛然上涨的河水阻拦在对岸的虎翼营和侯爷，忽然间嚎啕大哭，正抽噎难抑之时，蓝徽容疾驰过来：“东西找齐了，快，阿放，快回柳叶滩！”

崔放全身无力，怎么也爬不上马，蓝徽容侧身一拎，将他丢上骏马，两人狂抽身下骏马，奔向柳叶滩。

夜风中放马急奔，两人心中忧虑，好不容易赶到柳叶滩，均出了一身大汗，翻落马来，蓝徽容从青云身上取下数捆绳索：“快，阿放，帮手把这些绳索连起来，得连牢实点。”

崔放见蓝徽容语气镇定，还有一股无可抗拒的威严，也慢慢平静下来，两人飞速将绳索牢牢打结，系

于岸边一颗大树之上，蓝徽容取下马旁一张大弓，将绳索的另一头用细麻绳牢牢地绑在一支长箭的箭尾，又将在箭头上涂上一些油脂，见诸事备妥，蓝徽容道：“阿放，养好精神，等下侯爷他们回到对岸，我们俩一起用力拉弓，将这箭射过去。”

崔放眼望对岸，隐带泣音：“侯爷他们不知能不能顺利回到对面啊？！”

蓝徽容到岸边小树林里拾来一些枯枝，掏出火摺子，点燃三堆篝火，静坐于地，见崔放仍在岸边焦急徘徊，平静道：“阿放，别急，侯爷他们会回来的！”

她转向西侧，轻叹了一口气：“卧龙滩那边战事只怕有些不妙，阿放，如果事有不测，你记着：保命要紧。”

崔放张大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蓝徽容心情沉重：“应该是出了内奸，泄露了作战计划，还早引了敌军上了岸，再决河围，断侯爷退路，看来那个仇都司，确实非同一般。”

虎翼营边战边退，阵形虽极力保持稳定，但在敌人如潮水般的进攻之下，伤亡渐渐增多，人数也越来越少，慕世琮与孔瑄二人率一部分悍将断后，沿河岸

慢慢退向柳叶滩。

西狄军步步紧逼，双方杀得十分激烈，慕世琮与孔瑄战衣浸染鲜血，呼吸也变得有些沉重。眼见柳叶滩在望，殊死搏斗中，孔瑄隐觉身边河水声似有些不对，眼角余光望去，心向下一沉，拼力杀到慕世琮身边：“侯爷，你看河面！”同时替他挡住攻来的数十名西狄军。

慕世琮闻言望向河面，只见波涛汹涌，急流翻滚，也是心中一沉，知被西狄军断了后路，他手中枪势不减，心中狂叫：到底是谁泄露了作战计划？卧龙滩那边战事战成怎样了？

此时，先退到柳叶滩岸边的虎翼营士兵们也发现了河水的异常，俱明白发生了何事，一时有些慌乱，慕世琮将手中银枪一顿，大喝道：“是男人的就不要怕，站直了，结阵，与西狄人决一死战！”将士们也知今夜将背水一战，见主帅毫不畏惧，俱是豪情上涌，结阵列队，齐齐呼道：“决一死战！”

此时，西狄军也略缓攻势，散围在河岸上方的树林前，那秋蒙打马列于阵前，大笑道：“慕小侯爷，你还乖乖束手就擒吧，免得连累了你身边的弟兄们！”

慕世琮眉间似有烈火燃烧，傲然道：“想要活捉我慕世琮，你秋蒙还不够份量，叫你们仇都司过来说话！”他微微侧头向孔瑄道：“派两个弟兄下水，看能不能泅过去？”

孔瑄摇了摇头：“不行，水流太急，游不过去。”

那边秋蒙哈哈大笑：“小侯爷啊小侯爷，你还不知道吧，咱们仇都司此刻与你的老爷子斗得正欢呢，你想见他，可也不够份量！”

慕世琮心直往下沉去，知卧龙滩那处战事不妙，他将牙一咬，猛然掀掉头上盔帽，朗喝道：“秋蒙，废话少说，我们来一场决斗吧！”

正在此时，孔瑄猛然听得河对面隐隐传来‘呜啊呜啊’的呼叫声，似是崔放的声音，他回转头来，只见对岸三堆火光，心中一喜间，又见一支火箭冲天而起，划破黑暗的夜空，孔瑄喜道：“侯爷，有救了，快，叫弟兄们散开，护着前方！”

慕世琮传令下去，虎翼营士兵顿时列成弧形，与西狄军再次战在了一起。

激烈的战斗中，孔瑄立于河岸，将手围在嘴边，‘呜啊呜啊’的呼喝声远远传了过去，片刻后，一道

如流星般的光芒越过河面，如月华当空，又似星光耀目，带着生的希望和光明冉冉飞了过来。

孔瑄喝道：“侯爷，助我一力！”慕世琮抢身过来，孔瑄高高跃起，踏上他的肩头，慕世琮用力将他一托，孔瑄飞向半空，探手接过那支火箭，身形在空中几个回旋，急落于地，看清手中火箭后系住的绳索，与慕世琮相视一笑。

慕世琮知时间紧迫，传令精锐尽全力挡住敌军攻击，不让敌军抢过来割断绳索。孔瑄则迅速将绳索系于岸边树上，用力拉了拉，回头道：“侯爷，你先过！”

慕世琮摇头道：“不，弟兄们先过，我们断后！”

孔瑄将他往河边一推：“他们的目标是你，没听见要活捉吗？你不过河，弟兄们是不会过的！”

两人身边虎翼营士兵齐声道：“侯爷，你先过，你不过，我们也不过！”

慕世琮知此时推让纯粹是浪费时间，也知孔瑄言之有理，当机立断，喝道：“好！我先过，按平时操练顺序，虎风队殿后！”将手中银枪一抛，身上盔甲卸去，抓住绳索，扑向激流汹涌的河水之中。

他攀着绳索向对岸急游，火光中隐见孔瑄杀入敌

阵之中，心中一片怅然，猛然抬头大喊：“孔瑄，我等着你，有种的一定要回来！”

孔瑄见慕世琮援索投入河中，心中一松，朗笑一声，长剑如风，杀入西狄军中，耳边隐隐听得慕世琮的呼声，嘴角微露笑容，手中长剑划破围攻数人的咽喉，心中暗道：侯爷，这样也好，我不再欠你的了！

他衣袂如风，身形如魅如影，在阵中来回斩杀，西狄军不敢轻撻其锋，其所到之处，纷纷避让。

秋蒙眼见慕世琮下了河，其后虎翼营精兵也一个个援索而去，心中发急，下令手下强攻，孔瑄却如战神一般，率着虎风队死士挡住西狄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时间悄悄流逝，岸边积尸成堆，血水渗入河中，又瞬间被巨浪狂涛卷走。虎翼营士兵们也不慌乱，按着顺序，都知绳索不能承受太大力量，遂拉开一定距离，一个个援绳投入激流之中。

眼见突围而出的大部分士兵已随慕世琮过河而去，孔瑄心中轻松，只是他身边的虎风队死士们也越来越少，被西狄军步步逼到了岸边。

秋蒙知今夜活擒慕世琮已是无望，功亏一篑，心

中恼怒，见只有孔瑄和几十名虎翼营士兵拼死力斗，缓缓举起手来：“前方士兵退下，弓箭手准备，将他们给我全射杀了！”

“慢着！”那公子冷清的声音再度响起。

“又怎么了？那公子，这人可不是慕世琮，又是慕家军中一员大将，此时杀他正是时候。”秋蒙略显不悦。

那公子面目隐在盔甲之下，眼中却射出熠熠精光，冷冷看了秋蒙一眼，又望向前方持剑而立、血染战衣的孔瑄：“这小子的命，得留着，反正今晚是不能活捉慕世琮了，回吧！”说着闭上眼来。

秋蒙眼中闪过一丝恨意，却也无奈，只得将手一挥，下令收兵。

孔瑄已是十分疲惫，强撑着率最后数十名虎风队士兵守于绳索之前，正待做最后一战，却见西狄军收兵号角响起，如潮水般退去，不多时便退了个干干净净，马蹄声远去，喧嚣不再，河边只余己方这数十人于夜风中持刃而立，面面相觑。

慕世琮提起真气，手攀绳索，任身下激流汹涌，迅速渡过河来，堪堪到得对岸，两个人扑了过来，将

他从水中提起，崔放大哭着将他扑倒在地：“侯爷，可吓死我了！”

慕世琮喘着粗气，拍拍崔放，爬了起来，扑到岸边，眼望对岸仍在火光中厮杀的两军，目光凝重，崔放则继续爬到岸边，将随后而来的士兵一个个拉上。

蓝徽容悄悄走到慕世琮身边，轻声道：“侯爷莫急，郎将大人会过来的。”

慕世琮压下心中担忧，侧过头来，见蓝徽容面容在火光照映下闪着玉石般的光芒，心中一阵激动，忽然伸手揽上蓝徽容肩头：“是，孔瑄一定会回来的。”

蓝徽容身躯一僵，欲待摆脱他的右手，却又觉得太着痕迹，正犹豫间，慕世琮已松开右手，望向她道：“方校尉。”

“是，侯爷。”

“幸亏是你，也幸亏不是你。”慕世琮低声道。

蓝徽容明他言中之意，微微一笑：“侯爷，末将并非内奸，也非暗探，至于今日所做之事，全是托阿放洪福，您可得多谢他。”

眼见突出重围的士兵一个个上岸，眼见对岸西狄军一步步逼向河边，慕世琮与蓝徽容的手心都渗出汗

来，众人立于河边，默默看着对面，正在万分焦虑之时，却听号角声响，敌军如潮退去，皆感惊讶。不多时，河对岸剩余的几十人拉开距离，慢慢援索而来，一个个爬将上岸，最后一人探出水面，正是孔瑄。

慕世琮与崔放齐齐扑了过去，将力竭的孔瑄从水中提出，慕世琮抱着孔瑄在地上滚了几滚，两人同时仰倒在地上，呵呵大笑，孔瑄喘气道：“侯爷，多时未见，一切可好？”

慕世琮笑得极是欢畅：“托郎将大人洪福，还活着！”

两人身侧，数百名虎翼营士兵爆出一阵欢呼，虽伤亡惨重，大部分士兵未能活下来，虽个个筋疲力尽，浑身湿透，却如同打了一场胜仗归来，心中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

蓝徽容却知形势紧急，她持剑砍断绳索，走到慕世琮和孔瑄身边，道：“侯爷，卧龙滩那边形势只怕不妙，我们得赶紧赶回莲花关。”

慕世琮脑中瞬间清醒，和孔瑄站起，见身边只剩下约三百多名士兵，心中十分难过，这一仗实是虎翼营成立以来最为惨烈的一役，几乎全军覆没，他望着河对面，咬牙道：“秋蒙，这笔帐我迟早得找你算！”

他将手一甩，转过头来：“保持队列，注意肃静，先去卧龙滩！”

除了蓝徽容和崔放尚有座骑，其余人都是徒步而行，蓝徽容见孔瑄身上有伤，便将他托上了青云，孔瑄累极，也不推托，伏于青云背上，昏昏沉沉，蓝徽容牵着青云，与慕世琮并肩而行，道：“侯爷，我先前去前军大营中寻绳索弓箭之时，见那处战斗十分激烈，西狄军似有伏兵早早过岸，埋伏在山谷之中，只怕是聂将军营中有内奸，引过来的。”

慕世琮心中一痛：“聂葳不知能不能逃过此劫，他若是有个好歹，可-----”

他转过身来，扫见一人，道：“苏校尉，你迅速潜往卧龙滩，探明情形，回来禀报。”那人接过崔放手中马绳，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激战一夜，天空慢慢泛出鱼白色，精疲力尽的三百余人到达了距卧龙滩约数里处，慕世琮下令在岸边密林中歇整，众人眼望奔腾之势渐渐减缓的河水，想起之前的惊险情形，俱是心有余悸，看向蓝徽容和崔放的目光中便充满了感激之意。

直等到黎明时分，那苏校尉打马赶了回来，慕世

琮迎出密林，苏校尉翻身下马：“侯爷，大事不妙，寇副将和杨副将均投敌叛变，引了西狄军提前过河设伏，前军惨败，聂将军被俘，王爷大军被逼回莲花关了。”

慕世琮身形一晃，似是不敢相信：“聂葳被俘了？！寇叔叔和杨叔叔都是跟随父王几十年的老将，怎么会叛变呢？”

东朝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夜，慕王军与西狄军于月牙河激战，前军副将寇公修与杨盛叛变，大将聂葳被俘，慕王军惨败，主力退至莲花关内。七月十九日夜，西狄军决月牙河上游河围，慕王军虎翼营没于月牙河以北，小侯爷慕世琮不知去向。

七月二十五日，西狄军十万大军攻破莲花关，慕王军再度惨败，退至莲花关以南、潭州以北的安州城，据城死守。

作者有话要说：又见战争，希望可以写出不同于东流水的战争。

二二、铁牛

时值夏末秋初，白天虽还有些炎热，但夜晚已是比较凉爽，特别是山间，不知是否今年的桂花开得特

别早，空气中还隐约传来一缕沁脾的桂花初香，虽是在逃亡途中，也令众人心旷神怡，暂时忘却了战败之痛。

蓝徽容的心却一直沉浸在放弃青云的痛苦之中，由于卧龙滩至莲花关的路途全部被西狄军控制，这幸存下来的虎翼营三百多号人不能由官道返回莲花关，只能从月牙河以南的崇山峻岭中绕道而行，翻山越岭，徒步穿越，自是不能带上青云，蓝徽容在山谷入口沉默良久，终忍痛取下青云的缰绳辮头，抱着它的头轻声道：“青云，你自己要多保重，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慕世琮与孔瑄对望一眼，齐齐走了上来，孔瑄劝道：“你别伤心，等攻回这处，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青云的。”

蓝徽容见青云黑圆的眼中似也要掉出泪来，更是难过，想起与青云自幼相处的点点滴滴，眸中隐有水光流动，她不欲别人看到，转过头去，低声道：“青云，你要多保重，见着战火一定要逃远些，下游水草较肥，你去那边吧。”

她轻咬下唇，终硬下心来，在青云后臀用力一拍，青云长嘶一声奔了出去，奔得一段，许是感觉到主人

未在背上，又回转而来，蓝徽容眼泪再也忍耐不住，溢出眼眶，怕被身边之人察觉，不敢望向疾奔而来的青云，猛然发力，奔入山谷中去。

身后，青云略带悲戚的嘶鸣声渐渐淡去，蓝徽容顿住脚步，双手撑膝，俯下身，看着晶莹的泪珠滴落在脚下的青石之上，浸洇成一团灰蒙之色，心情格外沉重。

上次虽因孔瑄之故，她曾与青云分开了一段时间，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似对那盗马之人十分信任，觉得他可以很好的照顾青云，而这一刻，将青云放逐荒野，她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下心来。想起昨夜的战争，想起葬身对岸的数千虎翼营将士，她更是喉头哽咽，心中悄悄地问着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自己要上这个战场，要面对这些生离死别？

听得身后脚步声越来越近，沉稳中透着谨慎的关切，蓝徽容悄悄擦去眼泪，面色恢复平静，转过身来微笑道：“侯爷，你昨夜可说了，回潭州让我选一匹好马的。”

此时正是黎明时分，明霞照在蓝徽容的脸上，她挺秀的鼻侧，泪痕依稀可见，轻弯的唇边，笑容明朗

中略带凄然，慕世琮从未见过虎翼营的弟兄们谁曾有过这般神态，嘴唇动了动，劝慰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崔放从后赶了上来，伸手攀上蓝徽容的肩头：“方校尉，你放心，侯爷亲训的那几匹马都和我是哥们，你看中谁，我就给你介绍。”

孔瑄伸手将崔放的手打落，不着痕迹的挤入二人中间，口中笑道：“别听崔放这小子的，他去年想骑逐月，还被逐月摔下地，足足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崔放被孔瑄挤开，又听他揭了自己的糗事，心中不悦，轻哼一声，走回慕世琮身边，望着孔瑄高大的背影嘟囔道：“有了新朋友，就不顾老朋友面子，真是喜新厌旧！”

慕世琮却不说话，眼神闪烁地望着前面并肩而行的孔瑄与蓝徽容，一个高大挺拔，一个清瘦俊秀，两人就连走路的步伐都是一致，他心中忽想道：什么时候开始，孔瑄身边之人不再是自己，而换成这个方清了？

由卧龙滩至莲花关，官道二百多里路程，轻骑快马大半日便可赶到，但这三百多号人由崇山峻岭中徒

步翻越，却是行得十分艰难。

这莲花山山脉由北至南延绵数百里，峭壁悬空，陡峰连天，山势险峻，奇峰突兀，若是闲暇时光登山望远，不失为一好去处，但对于这逃亡的三百多人，这险峻的山峰便成了最大的阻碍，许多人身负有伤，行走得十分缓慢，又因为昨天是夜间奔袭，均未带干粮，只能在山间打些野味，采些野果聊聊应付。

更要命的是，西狄军似是估到慕世琮会穿过这片山脉潜回莲花关，派了大量人马在靠近官道的一侧搜寻，为避搜捕，众人只得往更险更深处躲避，虽有崔放识得观星之术，不致迷失方向，但在山间直行了五日，还未能到达莲花关。

眼见身边伤员们伤势日益严重，几日均靠野果和有限的野味充饥，士气也是十分低迷，慕世琮与孔瑄渐感焦虑，伤员们的伤势渐渐恶化，虽有孔瑄与蓝徽容略识草药，替他们采了草药来敷上，但终究还是不断有人中途倒下。

这几日的逃亡，对蓝徽容来说如同一场噩梦，她宁愿去面对战场上的血腥与激烈，也不愿这样一边忍饥挨饿，躲避追捕，一边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毙于荒

山之中。

刚有伤员离去的时候，众人还有力气帮他们挖个坑，草草埋葬，可几日过去，众人的心渐渐麻木，气力耗尽，也只能任他们曝尸荒野。

这日正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孔瑄回头见队伍拉开很远，行到慕世琮身边道：“侯爷，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得想法子鼓舞一下士气才行。”

慕世琮点了点头，正待说话，队伍中间忽然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二人行过了过去，见蓝徽容正蹲于地上，努力想把一名气息奄奄的伤员扶起。

这伤员蓝徽容认得，最初几日在虎翼营训练时，他便经常和蓝徽容站在一起，后来又经常向蓝徽容请教武艺，由于他总是一副憨厚的笑容，为人又极老实，众人都叫他‘老憨’，他也不生气，还应得十分愉悦。

眼见他倒于树旁，左肋下的伤口已近腐烂，全身滚烫，脸上却还挂着那憨厚的笑容，蓝徽容心中绞痛，想起他曾悄悄地告诉自己，他是容州人，家里已给他说了三房媳妇，等这次战事结束之后便可回去成亲，当时他那甜蜜得咧嘴而笑的模样似就在昨日，而现在，他却再也无力回到莲花关，回到容州了。

一想到容州，蓝徽容猛咬牙，伏身下去，向崔放道：“阿放，扶他到我背上来！”崔放应了一声，便欲伸手扶起老憨。

“放手！”慕世琮冷竣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崔放缩回手去，蓝徽容抬起头：“侯爷！”

慕世琮缓缓蹲下身，仔细看了看老憨的伤势，知无可挽回，心中一叹。老憨却于此刻稍稍清醒，咧嘴而笑，喘气道：“侯爷，求你，送我一程吧，能得侯爷送一送，老憨下辈子也能投个好人家的。”

慕世琮眼中闪过一抹痛苦之色，片刻后轻声道：“好！”俯身从蓝徽容腰间抽出长剑。

蓝徽容一惊，纵身上前：“侯爷，不行！”

“你让开！”慕世琮眼中已不再见痛苦之色，冷静如冰。

蓝徽容心里也明白，要想背着老憨翻过高山实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将他弃于荒野只会徒增他的痛苦，还不如一剑了结，让他在瞬间离去，对老憨来说，这才是最好的结局，但她却无论如何都硬不下心来，一想到老憨的笑容，一想到他在容州的家人，她怎么也无法提动脚步。

孔瑄轻轻摇了摇头，走了过来，握住蓝徽容的右手，用力一拉，蓝徽容无奈下跟着他急奔数十步，听得身后隐有叹息和哀泣之声，心中一痛，猛然将孔瑄的手一甩，却也不再回头，默默向前走着。

“你终究心慈了些。”孔瑄行在她身边，轻声道：“我虽不知你为何一定要以女子之身从军，但既然来了，这些事总得见惯。”

蓝徽容沉默片刻，低下头去：“我知道。”

“其实最痛苦的人，是侯爷。”

“我知道。”

“其实-----”

蓝徽容抬起头来，神色已变得十分平静：“我都知道，你不用再劝了。”

孔瑄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眼中似有炽烈的光芒，凑到蓝徽容耳边轻声道：“其实，你这样偶尔象一个女人，更让我-----”

脚步声走近，孔瑄一惊，收住话语，二人回过头去，慕世琮微带疲倦之色，将手中长剑递给蓝徽容，蓝徽容默默接过，剑尖上还隐见血迹，她闭上眼来，轻轻还剑入鞘。

剑身轻擦之声在蓝徽容耳边长久的回响，她慢慢品尝着战争的残酷与痛苦，也终于这残酷与痛苦之中慢慢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

这日黄昏，仍未能走出莲花山脉，慕世琮见天色渐黑，下令于一处林间休息。孔瑄带人去高处打寻猎物，蓝徽容则与崔放带着数人去林间摘了一些野果，回转时见一处峭壁下隐露黑褐之色，心中一喜，跃了过去，用剑挖出一大堆泥土，奔回宿营之处。

慕世琮正架起一堆篝火，见她捧着一堆黑色泥土回来，微感讶异：“方校尉，难道这也能吃吗？”

蓝徽容一笑，也不说话，轻轻将那堆泥土捏成几个泥盆，又将细树枝穿过盆耳之处，不多时，那黑泥渐转暗黄，土质也开始发硬，蓝徽容提起树枝，将其架于火上烧烤，烤得一阵，提将下来，望着这几个泥盆欣然而笑。

慕世琮与崔放看得大为赞叹，崔放啧啧连声：“咱们方校尉这手就是巧，好了，现在可有吃东西的盆碗了，只是没有饭菜可盛啊！”

蓝徽容侧头道：“阿放，方才我们在林间看到什么了？”

崔放想了一下，大笑着奔入林间，蓝徽容恐他有失，忙也跟了过去，慕世琮好奇，也随后赶了进来，见二人正猫腰在林间采摘野菌，不时打闹比划一下，笑得极为灿烂，这一瞬间，他似于林中感觉到了一丝特别的温暖气韵，因战败而压在他心头多日的乌云悄悄散去。

待孔瑄与士兵们提着猎物归来，数锅鲜菌汤已是热气腾腾，虽然人多汤少，却也是这几日来第一次饮到热汤，泥盆在将士们的手上传递，虽无油盐，那鲜味也让众人赞叹不已，多年以后，幸存下来的人，总还记得，这一辈子喝过的最鲜最美味的汤，就是那一年的那一夜，在莲花山逃亡过程中，那一锅未放任何调料的野菌汤。

再在群山中转了两日，一行人终于走出莲花山脉，立于最高处，已经隐见莲花关雄姿，众人望着山下巍巍雄关，皆长吁出一口气，崔放等年轻人更是喜上眉梢，孔瑄却似觉得有些不对，行至慕世琮身边道：“侯爷，情形似有些不对，我先去探查，你们在这处等我。”

个多时辰后，孔瑄急奔了回来：“侯爷，莲花关失守，王爷退回安州了！”

他这句话甚轻，却如晴天霹雳般在众人头上炸响，数人脚一软，就坐在了地上，大家均未想到，历尽千辛万苦，潜回莲花关，却要面对莲花关失守、慕王军惨败的现实，由莲花关前去安州还有三百多里，这些残兵，又如何能突破重重敌军，回到安州呢？

慕世琮面沉似水，眸中闪动的却是坚忍的光芒，他与孔瑄对望一眼，断然道：“我们得赶去安州，但莲花关前往安州，高山较少，多为平阔地带，不能再这样全体一起，必须得分散开来，有不愿前往安州，想回老家的，现在就说出来，我绝不勉强，任大家选择。”

山风呼啸而过，山头一片死水般的寂静，谁也没有出声，就是先前坐落于地的那几人，也悄悄站了起来，人人皆是坚定地望着慕世琮。

慕世琮心中稍得安慰，语调冷冽而从容：“现在以五至六人一组，大家分头潜往安州，但是记住：保命要紧，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转道往潭州。”他顿了一顿：“虎翼营的弟兄还等着咱们替他们报仇，大家可得把小命留好了，不管是到安州还是回潭州，总有一日，要讨回这笔血债！”

夏末秋初，蝉声渐低，山衔落日，青山渐染。慕

世琮、孔瑄、蓝徽容带着崔放及另一名校尉苏琅绕过莲花关驻守的西狄军，换过普通民众的衣服，昼伏夜行，悄悄潜往安州城。

一路上，西狄军的大队巡哨兵往来不休，由莲花关至安州城三百多里路，五人走了数日，所到之处，民众因避战祸悉数南迁，那些靠近官道的村庄更是被焚烧殆尽，显是曾遭受过战乱的洗劫。

五人越走心情越是沉重，由种种迹象看来，这场败仗对慕王军来说，实是从未有过的惨痛，蓝徽容更是眼见路有尸骨，村舍空寂，田园荒芜，心中说不出的难受，之前她虽经历战争，但总是在战场之上，鲜少见过这种被战火毁灭、民不聊生的景象，这一刻，她连带对自己都感到厌倦和痛恶，为什么要上这个战场？为什么要亲历这些痛苦？

这一日午时，五人终于赶到了安州城北门外的小山坡上，放眼望向山下安州城外，只见营帐连天，烟尘滚滚，安州城被西狄军围个水泄不通，城下黑沉沉一片铁甲，明晃晃遍地刀枪，千军万马正在激烈的厮杀之中。

崔放倒吸了一口凉气：“妈呀，这可如何是好？杀

得这么激烈，怎么进城啊？”

孔瑄却轻轻摇了摇头：“现在正是进城的好机会，趁王爷派了兵出城厮杀，还有机会趁乱进城，一旦我方死守，城门紧闭，咱们再想进城可就困难了。”

慕世琮点头道：“孔瑄说得有理，现在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只是如何突破山下这西狄军的大营倒是个为难之处。”

蓝徽容笑着侧头道：“郎将大人，不如我们去一趟西狄军大营，请你再做一回小贼，如何？”

孔瑄哈哈一笑：“有方校尉陪我做一回小贼，真是不胜荣幸！”两人相视一笑，飞身下山而去。

崔放撇了撇嘴：“这两人，越来越好，倒似他们才是兄弟，我们倒是外人了。”

慕世琮不悦，瞪了他一眼，只是他看着那二人远去的身影，心中也略略觉得不是滋味。

不多时，孔瑄和蓝徽容捧着几套西狄军军衣和数件兵刃奔了回来，五人迅速将西狄军衣罩在身上，悄悄的潜至山下军营之后，见西狄军阵容齐整，虽前方与慕王军厮杀正酣，后方大营却井然有序，五人好不容易才穿过大营，靠近了城墙下的主战场。

崔放猛然低声叫道：“天啦，那是个女人！”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西狄军阵前，一女子乌发飘扬，紫带束额，淡青衣衫，明眸星目，顾盼神飞，身下银骓骏马，手中一杆长枪，左挡右冲，竟是格外的勇猛，带同她身后的上千西狄军，杀得慕王军阵形有些慌乱。

慕世琮大感讶异：“怎么西狄人还派了女子上战场了？真是天大的笑话。”

蓝徽容轻轻笑了笑：“侯爷这话，可是瞧不起女子了，难道女子就不能从军吗？”

慕世琮斜了她一眼：“至少我慕家军就不会让女子上战场。真要出了个这样的女子，岂不让人笑话我东朝没有男人了？！”

孔瑄忙道：“别说闲话，咱们赶紧突过去吧！看样子，王爷就要收兵了。”说着当先擎过长剑，冲了出去。

四人护住崔放，一路向战场中央穿行，西狄军正与慕王军厮杀，也未留意他们五人，都以为是自己这方的士兵，不久便让二人冲到了战场的中间，眼见己方人马的刀剑齐齐向自己攻来，五人忙迅速除下身上衣物，慕世琮身形数个回旋，手中长枪横扫向身后西

狄军，大喝道：“慕世琮在此，西狄人休得张狂！”

他这一声大喝，如惊雷一般，其余四人护在他身边，五人立于战场中央，一瞬间的沉默之后，慕王军爆出震天欢呼：“侯爷回来了！侯爷回来了！”

自从卧龙滩惨败，虎翼营覆没于月牙河以北，小侯爷下落不明，慕王军中士气低沉，人人为慕世琮的安危担忧之余，也因虎翼营的败亡而对这次与西狄军的作战产生了动摇之心。

及至莲花关失守，全军败退至安州死守，更是军心沮丧，今日虽因需营救聂葳被迫出城应战，实是无奈之举，斗得也是少了几分锐气，现在忽然见到生死不明的慕世琮重现战场，且如昔日一般意气风发、睥睨千军万马，顿时士气大振，原被西狄军压住的阵形也瞬间反攻，将慕世琮等人护于阵前。

城墙之上，青袍玉带、面色微带疲倦的慕王爷冲前两步，凝望着城下的慕世琮等人，闪过激动之色：“不愧是我慕少颜的儿子，果然回来了！”

岳铁成立于他身侧，遥见慕世琮身边蓝徽容正在拼力搏杀，身形似熊熊烈火，又如脉脉秋水，眼眶突然有些湿润，轻声道：“那孩子也回来了，真是越看越

象。”

慕王爷视线投向蓝徽容，片刻后道：“是，虽然相貌不太象，但这身形，讲话的神态，和清娘相差无几，铁成！”

“是，王爷！”

“你带些人马出城接应一下，营救聂葳的事先放一放，把这几个孩子接回来再说。”

城下，那西狄军青衫女子见慕世琮等人杀入战场，激起士气，将己方压了回来，将手中长枪一顿，喝道：“慕世琮，可敢与我娜木花一战？！”

慕世琮长枪一扬一挫，又有几名围攻之人倒于他枪下，笑道：“我堂堂大好男儿，岂能与你小女子较量，你还是回家找你的郎君比试去吧！”

慕王军中一片哄笑，娜木花气得面上涌起两团红晕，越发衬得她肤白如玉，眉弯目秀，她紧咬下唇，一夹马肚，率着身后数千西狄军直向慕世琮冲来。

孔璋忙道：“侯爷，不要恋战，回城见王爷要紧。”

正在此时，城门大开，岳铁成率着数千人马疾奔而出，拥至慕世琮身侧，大声道：“侯爷，王爷有令，速速回城！”城头号角声响，正是撤军回城信号。

慕世琮大笑道：“娜什么的，咱们若是有缘，他日再会吧！”翻身上马，往城门疾驰而去，孔瑄忙随后跟上。

蓝徽容纵身回到己方阵形之中，正待奔向城门，忽然发现身边崔放不见了踪影，她心中一沉，放眼望去，见他正在一侧随一批将士与西狄军杀得正酣，脸上一副憋足了劲的样子，显是要逮住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多杀几个西狄人。

蓝徽容忙剑舞银光，如电如风，一路攻向激战中心，到得崔放身侧，长剑刺穿一名骑马冲来的敌手的腹部，抢过他身下战马，左手将崔放一拎，丢于马上，正待翻身上马，却被随后而来的数名西狄军缠住，她右足后踢，正中战马后臀，那马嘶鸣一声，向城门方向奔去，崔放兀自在马上大呼小叫，已被己方之人接入阵中，等他再回头望向阵中，不见了蓝徽容身影。

慕世琮和孔瑄奔到城门之下，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又奔了回来，却被众将士挡住：“侯爷，你先回城。”

眼见密密麻麻的西狄军之中，一个清瘦的黄色身影时而轻纵，时而闪身，时而倏忽不见，如天上云雀般洒脱自在，又如水底鱼儿般浅翔低游，但剑锋迸出

的杀气像黑云压顶，与上百名西狄人杀得难分难解。

慕世琮皱眉道：“孔瑄，我们得去接应方清一下。”

二人正待拍马冲入阵中，却被身边将士拼命拦住，阵前的岳铁成早已看得清楚，心中焦虑，率人打马攻向蓝徽容所在之处。

蓝徽容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也知到了危险时刻，自己虽武艺高强，但在这万千军马的洪流之中，如不能争取气势上的主动，只怕会命在顷刻。

她脑中闪现莫爷爷曾教过她的救命剑招，目光中隐有风云急涌，手中长剑抹过眉睫，一汪寒意晃映盈盈秋水，全身真气运行周天，如苍鹰展翅般原地纵起，剑光凄烈，剑锋连绵，划破长空，一闪间已是数名西狄人怦然倒下，她未等落地，足尖蹬上身前倒毙敌人，又是再度一纵一闪，又伤多人。

她这番招数一出，对手有些措手不及，围攻之势便稍弱了几分，西狄军中军大旗下，一人本是团膝而坐，被这数下寒光一惊，‘咦’了一声，身躯稍稍挺起，凝目望向蓝徽容。

城头上，慕王爷也被这数下寒光映亮了眼眸，微不可闻的叹道：“清娘，又见‘寒水秋波’，真是你的

孩子吗？”

娜木花看得真切，她正为慕世琮讥讽之言有些气恼，见这名慕家军人身手如此高强，迅速取过马旁弓箭，端肘，拉弓，开气吐声，弦松，白羽长箭如连珠雨般射向闪纵之中的蓝徽容。

蓝徽容听得破空之声，心呼不妙，无奈知这招‘寒水秋波’真气不能松懈，只得手中长剑气势不减，借闪纵之机避过前面数箭，但娜木花箭势不绝，后面数箭眼见是要避不开了。

正在此时，岳铁成驱马冲了过来，手中枪势迭出，将这数箭击落，俯身望向蓝徽容：“孩子，快上马！”向她伸出手来。

蓝徽容听他叫自己孩子，话中满是慈爱关切之意，不由一愣，迅即回过神来，攻退身后之人，纵身上马，坐在岳铁成身后。

岳铁成见她上马，急拨转马头，就在这一拨之时，娜木花的数支长箭再度破空袭来，蓝徽容正左右挡住攻来的枪剑，不及出手相挡，这数支长箭悉数射入了正急于拨转马头的岳铁成身上。

蓝徽容大惊，伸出左手揽住岳铁成摇摇欲坠的身

躯，猛夹马肚，剑尖一路横扫，冲向城门，这时，慕世琮和孔瑄也率众抢到了阵前，替她挡住追来的敌兵，且战且退。

娜木花眼见蓝徽容策骑就要冲入城内，心有不甘，再度弯弓，白翎破风，势如破竹，直追向蓝徽容身影，但劲声传来，一支利箭由后追至，‘当’的一声将她白翎箭击落在地，娜木花面露疑惑之色，回转马头，奔回中军大旗之下，跳下马鞍：“义父，为什么不让我射杀那小子？”

大旗下，一人面目隐在银色面具之下，低沉的声音威严冷竣：“看看再说吧，传令，收兵！”

蓝徽容心中焦虑万分，扶住身前的岳铁成，打马直冲入城门，放声大呼：“快叫军医！”

一入城门，忙有人迎了上来，接过岳铁成，放于城门一侧的地上，数名军医模样的人也迅速围上，蓝徽容滚下马来，见岳铁成身边围满了人，她缓缓坐落于地，耳边不停回想着岳铁成那声充满慈爱的呼唤，眼前尽是他打马而来关切的眼神和伸出的那只温暖的手。

不知过了多久，孔瑄熟悉的声音响起：“你不要太

担心了，岳将军会没事的。”

蓝徽容强撑着站起，正待说话，城头上奔下数人，众人纷纷行礼道：“王爷！”

蓝徽容心一惊，省到这是自己初次见到这位名震四海的慕少颜慕王爷，她抬目望去，耳中‘轰’的一响，只见那众人围簇着的，正是那位曾与自己亲切交谈的言文书。

她力拼强敌，又使出耗尽真气的招数，早已疲倦难支，岳铁成救她身负重伤已让她难以承受，此刻见到这慕王爷竟是那言文书，一股强烈的不安席卷全身，双脚一软，又再度坐在了地上。

纷乱间，城门匆匆闭上，岳铁成被迅速抬往太守府，蓝徽容也被孔瑄扶起托上马，随着慕王爷进了太守府。

她脑中一片混乱，全身无力，神情目然地坐于室内一角，看着军医们忙乱地替岳铁成拔出长箭，看着众人来来往往，看着慕王爷坐于岳铁成身边，复杂的目光偶尔掠过自己的面容。

慕世琮见她面色有些异常，拉了拉孔瑄，凑近低声道：“方清可从未这样失色过，有点不对。”

孔瑄眼中闪过一丝忧虑：“想来他是十分重情义之人，岳将军是为了救他，只怕他-----”

室内嘈杂人声渐渐淡去，只余慕王爷、慕世琮、孔瑄、蓝徽容和一名军医。

军医行到慕王爷身边行礼，语调有些沉重：“王爷，箭上有毒，又正中心肺之处，岳将军他只怕-----”

蓝徽容痛苦地闭上双眼，泪水奔涌而出，难道，这位可亲可敬如自家长辈一般的岳将军，就要为了救自己而去吗？

慕王爷也是身形轻晃：“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军医轻轻摇了摇头：“王爷，看岳将军还有什么话要交待，尽快吧！”

慕王爷面带悲戚，闭上眼来，片刻后缓缓睁开，行到榻前，凝望着微睁双眼，喘着粗气的岳铁成，轻声道：“铁成，是三哥对不起你！”

岳铁成目光迷离，似在找寻什么，微弱唤道：“那孩子呢？”

慕王爷心中一叹，回过头来：“方校尉！”

他这声呼唤如静水生波，蓝徽容猛然惊醒，挣扎着走到榻前，跪于地上，望着岳铁成，泪水成串滑过

面颊，哽咽呼道：“岳将军！”

“孩子，别哭，我想求你一事！”岳铁成的声音如从地狱中传出，如噩梦般飘渺，在蓝徽容心头绞结缠绕。

蓝徽容心头剧痛，抚榻泣道：“岳将军，您说，我一定要做到。”

“孩子，在我死之前，你能不能，能不能唱首歌给我听？”岳铁成双目圆睁，望着屋顶，眼神更是迷离。

蓝徽容不停摇头又不止点头：“您不会死的，您要活下去。”见岳铁成目中隐现哀求之意，她泣不成声：“您想听什么歌？我唱给您听。”

岳铁成双唇颤抖，喉间隐有歌声发出，蓝徽容听不清楚，忙俯身过去，只听岳铁成喉间颤抖着反复唱道：“铁牛铁牛，我家有只大铁牛-----”

惊雷在室中炸响，狂涛卷起，风声呼啸过蓝徽容的耳边，她再也支撑不住，面色煞白，跪坐在了地上。

“铁牛铁牛，我家有只大铁牛，牵着一只大黄牛，遇到一只大水牛，铁牛黄牛和水牛，哪只才是真的牛？”

遥远的童年，母亲抱着自己，轻声哼唱着这首如

童谣般的歌曲，似是想起了什么，淡淡而笑，笑中似还有一丝宠溺。

“母亲，黄牛和水牛我知道，铁牛是什么牛啊？！”

“铁牛啊，他不是牛，是一个人。”

“是什么人？为什么叫他铁牛？”

“他是母亲的弟弟，因为名字中有个铁字，脾气又倔得象头牛，所以大家都叫他铁牛了。”母亲微微一笑。

“是您的亲弟弟吗？那就是我的亲舅舅了。”

“不是，他不是母亲的亲弟弟，却比亲弟弟还要亲。”母亲遥望着北方，悠悠说道。

“那他现在在哪里，容儿想见他。”

母亲摇了摇头：“容儿不能去见他，他可能已不认得我这个姐姐了。”

蓝徽容心乱如麻，原来，原来岳将军就是铁牛舅舅，原来，他们早已猜到了自己的来历，原来，慕王爷那日假装成文书竟是来试探自己的。

她暗骂自己：怎么那么愚笨？慕王爷假装成言文书那日，进帐直至行到自己面前悄无声息，自己毫无感觉，分明是当世高手，他又那般气度，他的眉眼与

慕世琮还有几分相象，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

他拿走了自己织给崔放的蚱蜢，他早知自己是方清，那日又隐瞒身份盘问自己的身世，考较兵策，他是不是早就察觉到了什么？现在，岳将军又要自己唱出这首歌，分明是已猜到自己与母亲有关，这歌，一旦唱出，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来历，而如果不唱，又如何面对眼前这人哀盼的眼神，如何面对他那声饱含疼爱的呼唤？

这歌，到底是唱还是不唱呢？

作者有话要说：几点说明：1、有许多朋友问某楼孔哥哥是不是太子？以及容儿和慕是否兄妹？我只能抱歉地说：大家看文不太仔细，请详看第八章，某楼已作说明，太子皓已有三十三岁，而且所有恩怨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所以，这两点猜测均不成立。

2、关于此文，所有主角的身世均不存在任何问题，某楼也觉东流水构思不当，想有所纠正。青山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女人下了一局棋的故事。

3、关于某楼的性别问题，回答：某楼是女子。

4、关于亲们想多看感情，回答：危机过后，会有感情出来，快了，就快了。

顺带公告一下：下一章，蓝MM要恢复女儿身了，HOHO，某楼得想想如何写。

二三、青衫

“铁牛铁牛，我家有只大铁牛，牵着一只大黄牛，遇到一只大水牛，铁牛黄牛和水牛，哪只才是真的牛？”

蓝徽容带着哽咽的歌声在室内低沉地回响，她紧紧握住岳铁成的手，眼泪如珍珠般掉落下来，这一刻，她想起母亲唱到这首歌时的淡淡笑容，想起岳铁成打马过来的那声呼唤，想起他关爱的眼神，这一刻，她忘记了身侧坐着的慕王爷，也忘记了无月庵中的无尘师太，更忘了母亲的那封遗书。

泪水湮湿了她的面颊，淌入她的颈中，为什么？为什么要面对这么残酷的生离死别？为什么刚一知道谁是铁牛舅舅，就要眼睁睁看着他为救自己而死？母亲，你为什么要送我来经历这一切，为什么要我踏入这个痛苦的深渊？

慕王爷仰起头来，闭上双眼，修长的十指却在紧紧抠住楠木椅的扶手，青筋暴起虬结，似有滚滚巨浪要破肤而出。

慕世琮与孔瑄对望一眼，难过之余，心头疑虑渐渐涌起：这方清，到底是何来历？

歌声散去，蓝徽容伏于岳铁成身边，望着他唇边勉强露出满足的笑容，更是伤心难言。

“孩子，这首歌，是谁教你的？”岳铁成听完歌，却似有了些精神，喘气问道。

蓝徽容见他面色泛红，双目隐赤，隐隐觉得他是回光返照，痛苦袭上心头，热血流涌，她低头轻声道：“是我母亲教我的。”

“你母亲她，她的左手腕内侧，是不是有一道寸许长的胎记？！”岳铁成反手紧紧攥住蓝徽容的手，努力着想抬起头来，睁大眼睛，带着极度渴求的神色望着她。

蓝徽容到了这时，将心一横，豁了出去，点头泣道：“是。”

随着她这声轻到不能再轻的应答，岳铁成长吁出一口气，眼神渐渐涣散，原本紧紧握住蓝徽容的手慢慢变得无力，蓝徽容伏于榻前，痛哭失声。

哭声中，立于榻侧阴影处的孔瑄悄悄向后退了一小步，慕世琮回头看了他一眼，眸中闪过惊讶之色。

慕王爷缓缓站起，俯身将蓝徽容扶起，又坐于榻前搂住岳铁成身躯，低声唤道：“铁成！”

岳铁成似是听到他的呼唤，微睁双眼，见慕王爷眼中隐有泪水，又闭上眼睛，断断续续道：“三哥，你不用伤心，我终于可以，可以回苍——山——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黄昏时分，院中流动着浓浓的哀恸，蓝徽容呆呆坐于廊前台阶之上，任泪水不停涌出，任心剧烈的疼痛，她不敢再回到身后室内，不敢再望向那似已平静睡去的铁牛舅舅。

她在心底一声声的呼唤着母亲，母亲，您最疼爱的铁牛舅舅为了救容儿，就要来见您了，母亲，您在天之灵能看到吗？母亲，您能不能告诉容儿，到底因为什么，您要容儿过这样的人生？

容儿不想看到战争，不想杀人，不想面对生离死别，容儿只想纵马江湖，只想快意人生，只想去看看您说的苍山雾海，塞外大漠，只想寻一个知心之人，过幸福而简单的生活，为何，您要给容儿套上这么沉重的枷锁？到底是为了什么？

轻轻的脚步声响起，两人一左一右，在蓝徽容身侧坐了下来，沉默良久，终是慕世琮涩声道：“你不要

再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可是咱们虎翼营的规矩。”

孔璋却不说话，带着疑惑的眼神静静地凝望着蓝徽容，右手轻扯着廊下杂草，带起一股泥土和灰尘，迷蒙晦暗。

蓝徽容不愿被他们看到自己泪流满面的样子，将头埋在膝间，待泪水渐渐止住，才抬起头来，却见慕王爷正立于自己身前，平静地望着自己。

蓝徽容缓缓站起来，与慕王爷默然对望，良久，慕王爷轻叹一声，和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蓝徽容本不欲回答，却见他射向自己的目光并无恶意，竟与岳铁成打马冲来望向自己的眼神一般无二，心中一动，犹豫片刻，低声道：“母亲唤我容儿。”

“容儿？容州城的容吗？”

“是。”

慕王爷嘴角一颤，负手在蓝徽容身前走了数个来回，仰头望向天际一弯新升的弦月，低低吟道：“二十年来堕世间，霜风雪雨下苍山。皆为意气豪情故，一声弹指出容州。”

“容儿。”慕王爷转身望向蓝徽容。

蓝徽容也不应答，神色清冷地看着他。慕王爷望

了望她身边的慕世琮与孔瑄，面色渐转平和：“容儿，你先住在这里，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决定去留吧。”说着飘然而去。

慕世琮好奇的看了看蓝徽容，转身跟着慕王爷步向前院。

蓝徽容呆呆地坐落下来，慕王爷究竟是何意思？他分明已知自己来历，应该也能猜到自己的来意，他会如何处置自己？母亲与他到底有何恩怨？如果真有滔天的仇恨，为何母亲疼爱的铁牛舅舅会这么死心塌地追随于他？

想起岳铁成，她心内又是一阵疼痛，眼眶再度湿润，恍惚间，一只温润的手伸了过来。

蓝徽容略带疑惑地望向孔瑄，孔瑄迟疑片刻，咬牙道：“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夜空中，弦月微斜，寒星闪烁，凉风轻拂，蓝徽容默默随着孔瑄在安州城内悠悠行走，她不知孔瑄要带自己去往何处，但只要能远远离开那个太守府，离开那令人窒息的伤痛，便是陷阱，便是牢狱，她也心甘情愿。

孔瑄也不说话，在城中东拐西横，穿过数处街巷，

最后在一个小小宅院前立住脚步，他轻轻拉起蓝徽容的手，微微一带，二人跃上墙头，落入院中。

院落不大，房舍也仅东西各两间，却收拾得十分简洁，院中藤萝轻垂，葡架带翠，架下几张青石板凳，凳前一带双叶兰，静吐芬芳。星月光辉透过竹架轻轻投在双叶兰花之上，迷蒙中流动着淡淡的温馨。

孔瑄拉着蓝徽容在院中青石凳上坐下，二人也不说话，静静地闻着空气中的花香，感受着月色下的迷蒙和清凉，蓝徽容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勇气重新回到胸中，她唇边渐涌决然之意：娜木花，你等着，明天我蓝徽容就要来会会你！

孔瑄似是感应到了她的心情，忽然笑道：“你等着。”说着翻墙跳了出去。

不多时，他又翻墙进来，衣襟中似捧着什么东西，蓝徽容有些好奇，问道：“这是什么？”

孔瑄将一堆落花生抖落于石凳之上，又闪身入屋，拎了两壶酒出来，拨开酒塞，闻了闻，叹道：“姚嫂做事就是细致，是我最爱的青叶酒！”

蓝徽容愈发好奇，接过孔瑄递来的酒壶：“这是哪儿？主人呢？”

孔瑄神秘一笑，坐于蓝徽容身边，仰头饮了一口酒，剥了一粒花生丢入口中，轻声道：“这是我家。”

蓝徽容饮了一口酒，也学孔瑄的样子剥了粒花生丢入口中，孔瑄笑道：“你学得倒是挺快的嘛！”

青叶酒入喉，甘醇清香，蓝徽容压下心中伤痛，感激地望向孔瑄：“谢谢你，不过我们这样翻墙而入，会不会对这处主人不敬？”

孔瑄凑近一笑：“你就真的不相信，这是我家？！”见蓝徽容睁大眼睛看着自己，他略略坐正，再饮一口，轻声唤道：“容儿！”

蓝徽容心神微颤，低下头去，只听孔瑄悠悠道：“原来你叫容儿，你是容州人吗？”

“嗯。”

“你姓什么？”

蓝徽容犹豫片刻，轻声道：“蓝。”

“蓝容？”

“嗯。”

“很美的名，蓝容。”孔瑄拍拍手站了起来，微微侧头：“蓝小姐，小生孔瑄，欢迎小姐光临寒舍，如蓝小姐不嫌弃，请入舍一观。”

蓝徽容随着孔瑄在房内院中慢慢走着，时而轻饮一口青叶酒，暂时忘却了院外的世界和刚经历的痛楚，二人回到葡萄架下，均有了微微的醉意，蓝徽容唇角微抿，双目灼灼，望着孔瑄。

孔瑄在青石凳上躺下来，双手垫于脑后，仰望星空：“你是第一个在我家做客的人，我这个家，连侯爷都不知晓。”

蓝徽容在他身边坐下，问道：“你的家怎么会在这安州城？”

“我本来就是安州人士，这是我家的老宅，我双亲去世得早，自幼被师傅收养，在别处长大，这宅子就空了下来，我出师以后，闯荡江湖，又遇上了侯爷，一直住在潭州王府内，去年路过安州，才请人休整了旧舍，雇了姚嫂常来打扫，我想着，要是等哪天我娶了媳妇，就让她住在这里，不用跟着我四处奔波。”孔瑄悠悠道。

蓝徽容觉他这话不便接腔，默默无语，四周夜深阑寂，只听院内虫儿低鸣。孔瑄忽然翻身坐了起来，望向蓝徽容，蓝徽容觉他眸色深深，如有星光闪耀，令人无法直视，低下头去。

孔瑄见她低下头，目光闪烁，眉间隐有挣扎，良久方笑道：“好了，我都告诉了你我的事情，为公平起见，说说你吧。”

“我现在也是孤身一人。”沉默许久，蓝徽容方艰难开口。

“你双亲呢？”

“都不在了。”蓝徽容轻轻摇了摇头，孔瑄眼中闪过心疼与疑惑：“看先前情形，你母亲似与王爷还有岳将军是相识。”

“应该是吧，但我也清楚，母亲从未与我说过。”蓝徽容话语渐多：“母亲很少和我说起以前的事情，我也只是隐知她与慕王爷是旧识。”

孔瑄缓缓问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蓝徽容醉意上涌，忽然冷笑道：“能怎么办？现在被困在这安州城内，我就是想走也走不了，慕王爷要怎么处置我，随他便好了。不过，他若是不处置我，等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城围一解，我可便要离开这里，四处遨游了。”

她站起来，仰望星空，将手围在嘴边，大叫一声，泪水悄然滑落，哽咽道：“我早就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

憋得难受，让一切见鬼去吧！这本就不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我来做，为什么要让铁牛舅舅为了我而死，为什么？！”

“容儿。”孔瑄似喟似叹：“你不要再难过了，看得出，王爷对你似是并无恶意，你就留下来吧。”

蓝徽容跌坐在石凳之上，眼神渐渐有些迷蒙：“留下来做什么？王爷已知我为何而来，他纵是不处置我，难道还要我留在军中看这血淋淋的战争吗？”

孔瑄心中千回百转，终轻轻扳过蓝徽容的双肩，眼光滚烫，烫入蓝徽容的心底：“容儿，留下来，住在这处，可好？”

蓝徽容被他眸中滚烫之意灼得有些难受，有些慌乱，又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甜柔，她怔怔地望着孔瑄，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孔瑄听着她细细而稍急促的呼吸声，望着她渐转柔和羞涩的眼神，心头如被钟撞，猛然间松开双手，捶了一下蓝徽容的肩头，大笑道：“虽说这处宅子是我为我娘子备下的，但你与我兄弟一场，现在借你一住，也是无妨的。”

不待蓝徽容反应，他笑着步入房中，又拎了一壶

酒出来，不再望向蓝徽容，大口饮酒，不多时，便醉醺醺躺于石凳之上，沉沉睡去。

蓝徽容也不再说话，静静坐于一旁，待自己的心跳动得不再那么激烈，待全身血脉奔腾得不再那么汹涌，方略带迷伤神色，望向已酣醉过去的孔瑄。

这是她第一次这样毫无顾忌地看着这个男子，借着架下点燃的灯笼，她默默地、细细地打量于他。

他的肌肤坚韧中透着柔和，额角饱满而充满阳刚之气，鼻梁高挺而清爽，嘴角微勾，似是又在戏谑轻笑，却因他的笑容总是带着一份阳光般的灿烂，并不让人着恼，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他那双眼睛吧，现在的他是紧闭着双眼的，若是睁开，那黑深如墨、闪亮如星的眼神，是否能象那自由的梦一样吸引着自己？是否能承载梦中那洒脱逍遥的无边江海？可为何，他方才望向自己的眼神也有着几许犹豫与挣扎呢？

蓝徽容缓缓站起来，从室内拿出一床薄被，盖在孔瑄身上，默立良久，轻声道：“你说话总是真真假假，你的心里也有痛苦与不安吧。不管怎样，谢谢你了，我终是不能留下来，明日，若我能活命归来，定会再与你饮上几杯，若是丧身于阵前，你也不必再记住我

这个人了。”

她环视院内，宁静而清馨，微微流动的酒香更让此处多了一丝生动的气息，她深深呼吸，终提气跃上墙头，在夜色深沉的安州城内游走。

她在城中穿行良久，寻到一处似是官宦之家的大宅，见宅外宅内一片漆黑，从后院处翻墙而入，细听片刻，院内毫无声息，院中也颇多被丢弃的细软，可以想见，当慕王军败退，安州城被围之前，此处宅子的主人便已南下逃生去了。

她寻到似是女眷居住的院子，院中还有一口水井，她心内一喜，入室点燃烛火，只见室内颇为清雅，簟展云纹，薄纱美绣，砖铺锦毯，还隐有檀香雅淡，只是细白瓷花瓶中插着的玉簪花早已凋谢发黄了。

她从院内井中打来井水，倒入内室木桶之中，缓缓除去衣衫，忍住那透骨的清凉，任这清凉冰镇住内心那团炽热的烈火，也任这清凉激起骨间那抹高傲的决然。

她打开衣柜，只见柜内薄纱云绡，鹅黄淡绿，浅绯流红，显然这屋子居住的曾是一位大户小姐，她的手在衣物上沙沙划过，最后停在了一件青色长裙上。

她坐于绣凳上，揽过台上铜镜木角，轻轻梳着乌云般的长发，楠木桌上簪钗轻横，步摇蒙尘，她凝望着铜镜中那张太久没有细看过的女儿妆颜，一股呛凉的热血直涌心头：母亲，容儿无法完成师太交予的任务，也无法完成你的遗命了，那慕王爷不知会如何对待容儿，但容儿不愿去想了，安州城被围，铁牛舅舅已逝，容儿要为他报仇，要去与那娜木花决战，母亲，容儿要以本来面目，要以女子之身，要用您十多年来的悉心栽培，去做这最后一件事，母亲，您保佑容儿吧！

日色破晓，孔瑄蒙蒙醒了过来，身上薄被滑落于地，院中酒香犹存，双叶兰上露珠轻滚，架下却已不见了那个清瘦的身影。

他猛然跳将起来，奔入室内，又奔回院中，默立片刻，忽然苦笑：“你若就这样走了也好，只是我真没想到，竟会是你。罢罢罢，当我从来不曾知道吧。”

他回望小院一眼，感觉过去的这夜如同一场伤感压抑的梦，梦醒痕迹依稀，淡淡悠悠，袅袅散于晨光之中，他终提气跃过墙头，奔回太守府。

刚入府内，慕世琮背着手踱了出来，冷目中隐有

不悦：“你昨夜带着方清去哪了？他人呢？父王去城楼前还在问呢。”

孔瑄淡淡一笑：“见他伤心，带他饮酒去了，倒是我先喝醉，早起便已不见了他。”

慕世琮还待再说，一名将领匆匆奔了进来：“侯爷，西狄军押着聂将军叫阵了！”

慕世琮与孔瑄急赶至城头慕王爷身侧，俯视城墙之下，西狄大军铠甲生辉，刀剑耀目，战马骠容，阵形齐整，阵前一人披头散发，被关于囚笼之中，仰头之间，二人看得清楚，正是聂葳。

慕世琮热血上涌，便待转身，可一触及慕王爷清竣的目光，似有寒冰沁肤，脑中浮现那个‘忍’字，又停下了脚步。

城下囚笼旁，娜木花一袭白衫，未着盔甲，只是将昨日轻束的长发织成两个大辫，垂于胸前，一通战鼓擂罢，她打马上前，大声呼道：“慕少颜，素闻你战功赫赫，原来也是只缩头乌龟，难怪当年会临阵叛变，谋害结义兄长，出卖主子了！”

城头上，慕王军将士心内愤然，长箭如雨，射向娜木花，娜木花灿然一笑，策马轻纵，回到囚笼旁。

慕王爷面色不改，神情肃穆，眼神却投向了西狄军中军大旗下那挺马而坐、戴着银色面具的素袍之人。

慕世琮知父王二十五年前的旧事是慕王军中的忌讳，也是慕王府中人人噤声的话题，忙向孔瑄使了个眼色，孔瑄会意，道：“王爷，要不我带人马出城打个快攻战，看能不能将聂将军抢回来。”

慕王爷摇了摇头：“不行，他们押聂葳上阵就是为了激我们出城应战，趁乱攻城，昨日能退回城中实属侥幸，不能为聂葳一人坏了守城大计，我早已上书给朝中，只要能撑过一段时日，东面援军赶来，便可度过危机了。”

慕世琮隐有不安：“父王，朝中若派军前来，纵是能解我们的危机，只怕这以后，军权被夺，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定得想想办法，我们自己将西狄军击退才好。”

他望向城下囚笼中的聂葳，话语隐有伤痛：“父王，还是让孩儿出城应战吧，蕤儿没了聂伯伯，若是再没有了兄长，我怕她-----”

“不用再说了，谁都不准出城，做好死守准备。”慕王爷断然道。

“慕王爷，让我去吧。”清雅而淡定的声音在三人身后轻轻响起。

三人回转身来，只觉天地倏忽之间一暗一明，晨光下，彤云缓缓在城头上流过，远处的青山巍峨蜿蜒，极远的风景似一幅图画，画中，一个青衫女子腰佩长剑，静然而立。

她的眉秀丽婉约，如远处青峰；她的眸澄净剔透，似风中流云；她的唇淡施轻红，若灿烂朝霞；她乌云般的长发并无半点珠翠，仅用丝带挽起额际青丝，发梢微微卷起，如苍山奔腾不息的瀑布；她身着青色闪缎长裙，舒卷中隐显媚丽，窈窕绰约，挥袂如仙。

她静静地站在那里，象一朵怒放的玉兰花，高洁皎美，更象一株秋霜下的青菊，淡雅出尘。她的人是那样柔和，但眼光又是这般坚韧，她默默地看着三人，却又似对三人说出了千言万语。

慕王爷身形摇晃，后退两步，倚在城墙之上，往事如迷离的光影，流转无声，那年，那时，那人，恍又站在面前，她爽朗的笑声，她盈盈的眼波，她那慑人的风采，在心中风起云涌。

孔璋的眼睛有一瞬间的慌乱，却又渐渐明亮，他

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体内似有什么东西要破茧而出，多年来冷静无波的心湖，仿佛春风乍起，吹破层层涟漪。

慕世琮轻‘呀’一声，薄唇微微嚅动，却再也无法出声，他愣愣地望着眼前之人，这眉眼分明就是那个英挺俊秀、呼啸沙场、傲骨铮铮的方清，就是那个夺旗救人、与自己在雨中对战、临危不乱救回虎翼营的方清，可为何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竟会是一个这般清丽惊尘的女子？！

城墙之上，悄然无声，就连城下的西狄军都见到，城墙上慕王军将士们的头都扭向同一个方向，人人不由在心中揣测：安州城头，到底发生了何事？

蓝徽容眼神掠过孔瑄和慕世琮，行到慕王爷身前，衿衿施了一礼：“慕王爷，城下叫阵之人是西狄女子，自当由我东朝女子来应战，请慕王爷允我出城应战，替岳将军报仇。”

慕王爷缓缓挺直身躯，凝目望向身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子，如同凝望着了一场做了二十多年的梦，良久，他方摇头道：“不行，你不能去。”

蓝徽容微微一笑：“慕王爷，我本不是你军中之人，

我为何而来，你也当知大概，你我之间，并无尊卑之分，我虽不知你与我母亲有何恩怨，但总敬你是长辈，知会一声，只是铁牛舅舅这仇，我是非报不可。”

慕王爷脸色黯淡下来，冷声道：“众将听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她出城！”

蓝徽容眉目之间隐有寒意，看了慕王爷一眼，不再说话，眼角瞥见城墙一侧有一块用来投石的木板，她将木板抛向空中，右足劲力踢出，爆裂声起，木板断为两截，蓝徽容伸手接住。

她轻盈走到孔瑄和慕世琮面前，口角含笑：“不知侯爷和郎将大人可愿助我一臂之力？”

孔瑄与慕世琮看了看慕王爷，再对望一眼，均伸出手来，一人接过一块木板。慕王爷嘴唇轻颤，却也未再说话。

蓝徽容朗笑道：“好！不枉我们曾共过患难，多谢二位了！”

她步到一名士兵身前，轻声道：“这位大哥，可否借你弓箭一用？”

那士兵似是魂游体外，张大嘴，怔怔地望着蓝徽容，蓝徽容轻轻取过他手中劲弓长箭，淡淡一笑，纵

身跃上城垛，力运双臂，怀抱满月，清喝道：“西狄娜木花听着，东朝蓝容前来应战！”

弦作金声，蓝徽容数箭连发，黑翎箭破空疾射，如流星般瞬间就到了娜木花面前，娜木花一惊，左躲右闪，避过前面四箭，眼见最后一箭就要射向自己扣于马蹬上的右腿，无奈下翻身落马，那箭擦着马身而过，马儿受惊，前蹄高高扬起，娜木花只得再向旁一滚，白衫上尽沾灰尘，再站起来时已是稍显狼狈。

蓝徽容抛下手中弓箭，回头微笑：“侯爷，即将大人，送我下去吧。”

此时，她立于城垛之上，身上裙裾被微风吹动，衣袂飘飘，温暖的阳光映在她的脸上，白皙中泛起浅绯，她双目晶莹，如宝石流光，笑容妩媚，似落英缤纷，她再看了慕王爷一眼，真气充盈体内，身形一纵，悠悠落向城墙之下。

慕世琮与孔瑄劲喝一声，手中木板一前一后猛力抛出，蓝徽容身形落至半空，慕世琮所抛木板正好抛至她足下，她右足轻轻一点，卸去一部分下坠之力，青裙起舞，如蝴蝶翩飞，再落一程，孔瑄抛出的木板刚好送到，她再运力一点，如鹤落平沙，花影摇曳，

飘然落地。

城上城下，寂然无声，人人皆张大嘴看着这个青衫女子以这样一种方式飘下城头，以这样一种风采遮住了漫天朝霞。

多年以后，这一幕仍然是在场所有将士们心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他们永远都记得那一年的那一个清晨，那千军万马之中，这个青衫女子飘然而落，如一道闪电划破沉寂的乌云，如一阵清风拂过了广褒的森林。

蓝徽容缓缓前行数步，抽出腰间长剑，剑身反射霞光，映亮她的面容：“娜木花，东朝女子蓝容前来应战，请赐教吧！”

[楼主] [3楼] 作者: xkxdw 发表时间: 2008/10/02 13:43[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个人空间] 回复修改来源删除

二四、都司

辽远空旷的风越过重重铠甲徐徐吹来，蓝徽容亭亭而立，剑横胸前，静静地望着面容由惊讶逐渐恢复正常的娜木花。

娜木花最初的惊讶过后，冷冷一笑：“东朝柔弱女

子竟敢来与我娜木花决战，好，今日就让你领教我西狄女子的厉害。”她将枪一顿，身形前纵，枪尖顺势掙出，弹往半空，化出万道枪影，攻向蓝徽容。

一团剑芒由蓝徽容胸前暴起，化作长虹，带着满天剑花，割碎如云枪影，‘锵’声不绝，气劲将尘土激得狂飞旋舞，笼罩住二人身形。

枪声剑气间，白影英爽劲朗，青影秀美纤柔，闪挪腾移，如虚如幻。

枪势如虹，雷霆万钧，剑气如潮，滚滚汹涌，枪剑相击之声如春雷乍响，又似雨打芭蕉，幻出万千光点，城上城下，万众齐喑，看得目眩神迷。

斗得数十招，蓝徽容知这娜木花竟是天生神力，超越了一般女子体质的极限，所以才能将这霸道至极的兵器长枪之攻势发挥到极限，若象先前认为的耗尽她体力，再行攻击，只怕并不可行。她身形有如轻烟，迅速移动，闪躲着娜木花滔天巨浪般的进攻，心中有了计较，于娜木花一枪刺出，旧力刚消，新力未生的刹那间，身形突然后飘，收剑而立。

娜木花不意她忽然收剑，正是真气断续之时，这一愣神，便稍稍喘了一下，蓝徽容听得清楚，寒水般

的剑身微微平晃，朝阳灿烂的光芒投在剑刃上，又反射入娜木花的眼中，娜木花目中一眩，心内一惊，蓝徽容已身形暴起，长剑化出千道寒芒，万点光雨，声如龙吟，势如啸风，以奔雷逐电的速度，激射向娜木花。

娜木花一瞬间的失神后，心呼不妙，撸起手中长枪本能地挡住蓝徽容第一波的袭击，但终究气势已失，真气不顺，枪势便弱了几分，蓝徽容知机不可失，剑刃顺着娜木花一挡之势沿着枪身疾往前推，娜木花被她真气压住枪身，无法拔出，只得急往后退。

蓝徽容一路推进，猛然间一声清喝，娜木花不由看了她一眼，只见对手面容静若深渊，眼眸如深邃大海，冷清肃杀之气乘娜木花意志减弱的空隙，直击她的心灵，娜木花被蓝徽容气势牵引，手上一软，蓝徽容长剑一绞一带，长枪呛然落地。娜木花不及后退收手，剑尖已顺着她右手腕一路挑上，她一声惨呼，蹬蹬退后几步，跌坐于尘埃之中。

蓝徽容右足在地上劲点，青裙舞动，如风卷满池青荷，荷间一朵洁白的莲花冲破一池碧波，绽放在娜木花身侧，寒剑如盈盈秋水，架在了她的颈前。

扬尘轻落，旭霞耀目。蓝徽容面上恬静淡雅，眼帘微垂，听着安州城头爆出惊天的喝彩声，冷声道：“娜木花，你杀我亲人，我要你以命相还！”

森森剑锋带起一抹殷红，娜木花感到手腕剧痛，显是手筋已被挑断，而剑气又正一分一毫渗入自己的肌肤，眼中闪过痛苦、绝望与恐惧，西狄军前排数千人齐齐大喝，踏步上前，弯弓搭箭，对准了蓝徽容。

战鼓擂起，安州城门大开，慕世琮与孔瑄率大队人马急急冲出，两军轰然对峙，漫天刀枪剑戟如万点寒星，将蓝徽容和娜木花围在了战场中央。

风轻轻吹过，蓝徽容感觉到剑刃下的身躯颤栗不已，她抬起眼帘，见娜木花白衫委地，面无血色，紧咬下唇，托着血流不止的右腕，眼神绝望中又隐有一丝倔强与柔弱。

这一瞬间，蓝徽容稍有迷茫，剑下这人，也是一位正当妙龄的女子，她也有如花的面容、张扬的青春，也许，在家里，她还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在她的国家，她还是一位巾帼英雄，为何，战争要让她和自己的双手都沾上血腥？

清风拂过战场，卷起蓝徽容的裙裾，似有一朵青

菊在战场中央傲然盛开。所有人都凝望着她澄静的面容和手中森寒的长剑，战场上一时鸦雀无声。

慕世琮与孔瑄对望一眼，二人均将真气运到极致，如一张拉得绷紧的弦，只待蓝徽容长剑划下，便上前替她挡住西狄军疯狂的进攻。

蓝徽容静立良久，脑中浮现岳铁成临终前的面容，耳边回响他那声慈爱的呼唤，终冷声道：“娜木花，我要用你的鲜血，祭铁牛舅舅在天之灵！”她将牙一咬，手腕轻振，长剑便欲割入娜木花的咽喉。

“慢着！”一个冷峻中略带沉闷的声音越过西狄军，如风拂青山，空寂悠远，清晰传入蓝徽容的耳中。

蓝徽容心中一动，腕势稍顿，真气流转全身，缓缓转头望向来人。

只见那一直稳坐于西狄军中军大旗下的银面素袍人轻策身下坐骑，越众而出，在蓝徽容身前数步处勒住骏马，犀利的眼神从面具之后透出，细细打量着蓝徽容。

片刻之后，他闷声道：“蓝小姐，你放了娜木花，我就放了聂葳，你随我走，我绝不伤害于你，还退兵百里，休战十日。”

他这句话说得较轻，但阵前的慕世琮与孔瑄都听得清楚，两人面上同露惊诧之色，齐齐呼道：“不行！”

孔瑄急奔至蓝徽容身侧：“不能随他走！”

慕世琮也跃了过来：“前面的条件可以答应，后面绝对不行，大不了和他们决一死战！”

面具人凌厉的眼神扫过慕世琮与孔瑄，又望向蓝徽容。孔瑄握住长剑的右手青筋渐渐暴起，凝目看着面具人。

蓝徽容面容沉静，明晰的阳光投在她的鼻侧，幻出梦一般的光芒，她手中长剑纹丝不动，清冷的目光迎上面具人，缓缓道：“你是何人？”

“我乃西狄国左都司仇天行。”面具人略显沉闷的声音有一股威严的气势：“也是西狄南征军大元帅，我身后数万大军都听我一人指挥，阵前绝无戏言，蓝小姐，请你考虑我的条件。”

蓝徽容心中一惊，原来这面具人就是那神秘的西狄国左都司，只是，他为何不惜退兵百里，休战十日，也要自己随他而去呢？

慕世琮目中寒光大盛，身形从容而起，纵到蓝徽容身前，手中银枪带出肃杀之意，指向仇天行，傲然

道：“仇都司，我东朝男儿岂是要用自己的姐妹来换取苟安之人，娜木花可放，换聂葳，但容儿绝不能随你走，我慕家军誓与你们血战到底，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慕家军将士热血上涌，齐齐喝道：“是，血战到底！”这数千人齐喝之声在旷野中远远的传开去，大地为之震了一震，天上的彤云似也被这呼喝之声震得飘散开来。

仇天行身形稳坐于马上，静静听着这震天的呼声，待余音沉沉散去，他冷冷笑道：“东朝所谓的热血男儿原来只会这样怜香惜玉，倒是叫仇某长了见识了。”

慕世琮也是冷冷一笑：“仇都司，今日就让你长长见识，知道我东朝男儿不是弱小之流。赐招吧！”说着枪锋击碎长空，发出炽热的光芒，攻向仇天行。

仇天行哈哈一笑，白袍随风而舞，身躯如一片枯叶般从马上向后轻飘，避开慕世琮枪影，悄然落地。

慕世琮正待再攻，蓝徽容清雅的声音响起：“侯爷请住手！”

慕世琮缓缓收起枪势，转向蓝徽容：“容儿，我绝不能让你随他而去。”

蓝徽容心中千回百转，她本是一腔激愤，一心杀娜木花为岳铁成报仇，可当长剑挑断娜木花手筋、架于她颈间，看到娜木花毫无反抗之力的柔弱之态之后，蓝徽容便心软了几分，好不容易硬下心肠，要狠下杀手了，这仇天行又提出如此条件，她知聂葳性命对慕世琮和孔瑄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西狄军若能退兵百里，休战十日，更是解安州危机的大好机会。

她昨夜在安州城游走良久，也知城内粮食短缺，士气低迷，最受苦的还是那些不及逃离的平民百姓，若援军不能及时赶来，安州城再被围上一段时日，只怕城还未破，大量百姓便会因缺乏粮食药物而凄惨死去。

她心中豪气渐涌，反正师太的任务是完不成的了，反正自己是绝不可能再呆在慕王军中了，若真能让西狄军退兵休战，我蓝徽容就是随这仇天行而去，又有何妨？就是为安州城的百姓送上这条性命，又有何妨？相信铁牛舅舅在天之灵，也不会怪自己不杀这个武功已废的娜木花的。

她更想到，就是这个仇都司派出人马去容州城捉拿莫爷爷，而莫爷爷也正在追查这人，如果随他而去，

说不定还有机会找到莫爷爷，心中许多疑团便能得解。

想到此节，蓝徽容眼中神光四溢，决然道：“好！仇都司，我答应你！你放人退兵，我随你走！”

仇天行眼中露出喜悦之色，大笑道：“好！不愧是-----，是胜过男儿的巾帼英雄！”

慕世琮将枪一横：“不行！我不答应，你是我的下属，不能擅自行动。”

蓝徽容见慕世琮如此回护于自己，心中感动，面上却极冷清：“侯爷，我入你军中本就不怀好意，我与你父王之间也有仇怨，今日与娜木花决战只是为了铁牛舅舅，我并不是你的下属，所以，也不必听你的命令，你请回吧！”

慕世琮缓缓走到她身边，低头凝望着她清冷面容，眸中似有烈火燃烧，怒极反笑：“方校尉，你说不是就不是啊，我不管你是为什么而来，也不管你与我父王有何恩怨，你入了我虎翼营，就生死都是我虎翼营的人，弟兄们都还欠着你一条命，你若是走了，我们找谁去还啊？！”

风卷起松涛，山间落花坠地，天空中不知名的鸟儿飞过，在地上投下一道黑影，迅速移动，如逝去的

似水年华。

蓝徽容静静地看了慕世琮一眼，眼神如一江秋水，慕世琮仿佛看到碧绿的江水间，一片帆影乘风而过，周遭万籁俱寂，屏峰渐远，水流之下的是她眼中坚定的决心，他胸口一窒，再要说的话便堵在了喉间。

蓝徽容收回目光，望向仇天行：“仇都司，请你先放人，撤军。”

仇天行点了点头，忽然将手中马鞭指向默默立于一旁的孔瑄：“你是孔郎将吧，听说你是慕王军中第一高手，如果你们担忧蓝小姐的安全，我也应允不伤你性命，就由你护送蓝小姐去我军中吧。”说完他将手一挥，大声道：“放人，拔营，后军变前军，退往茶恩寺！”

囚笼开解，聂葳被送回城中，铠甲轻擦，明晃晃遍地刀枪撤走，黑沉沉满眼大军渐退，西狄军井然有序地拔营、离去，显是训练有素，阵形不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个多时辰后，仅余万人留在阵前，簇拥着仇天行。

蓝徽容将委顿的娜木花推给两名上前的西狄士兵，回转身来，正待说话，慕军将士纷纷避让，慕王爷策骑而出。

清风委婉，阳光明媚，慕王爷与仇天行默然对望良久，仇天行忽然呵呵一笑：“慕王爷，十日之后，仇某再来讨教。”

慕王爷眼神锐利如刀锋，似要割破那张银色面具，看到仇天行的真实面目，神情却极从容，微笑道：“仇都司，本王自会恭候大驾，只望你信守承诺，不要伤害容儿。”

仇天行仰天大笑：“慕王爷放心，蓝小姐是我的贵客，我怎会伤害于她，仇某只是想请她盘桓数日，若是哪天她在仇某那处呆腻了，我自会让孔郎将送她回来的。”

慕王爷微微点头：“如此甚好。”他望向蓝徽容，沉默片刻，以一种极低的声音说道：“容儿，日后你若是愿意回到我这处来，我自会告诉你某人的下落。”

仇天行眼睛瞬间眯起，精光暴涨，又慢慢淡去，他轻扬马鞭，缓缓道：“蓝小姐，请吧！”

蓝徽容还剑入鞘，纵身上马，眼光徐徐扫过慕军将士，众人见她这一望之势，衬着她清丽雍容的眉眼，颇有睥睨天下之风采，不禁都生出自惭之意。慕世琮轩眉轻扬，踏前两步，却又在蓝徽容的目光注视下停

了下来。

蓝徽容又静静看向孔瑄，孔瑄神情似有些苦涩，缓缓步将过来，跃上慕世琮身边战马，回头道：“侯爷，多准备几坛好酒，等我们回来吧。”

流云自安州城头卷过，城上城下，上万慕军将士极目远望，看着那道青影袅袅远去，消失在悠悠天地之间，如同一曲荡气回肠的战歌奏罢最后一弦，余音缠绕胸间，欲语还留，又似一幅静美出尘的山水画敛收最后一笔，青墨悄然划过，欲说还休。

二五、棋子

丽阳高照，蓝徽容与孔瑄跟在西狄大军之后，缓缓策骑而行，那仇天行似也不担忧于蓝徽容落在后面，任他二人远远缀在队末。

初秋的阳光和煦而爽朗，万千铁蹄在前方踏起漫天灰尘。蓝徽容面色从容，时而闭目静养，听着马蹄的踏踏之声，想起个多时辰前的生死搏斗，十万大军的摧城压境，恍如隔世，忍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

孔瑄听得清楚，轻声道：“在想什么呢？”

蓝徽容睁开眼来，悠悠道：“我在想，若是方才我

落败了，丧命于阵前，下了阴曹地府，见到阎王爷，阎王爷问我，蓝容啊蓝容，你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又该如何回答。”说完她摆出一副苦思模样，片刻之后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的笑隐藏着几许调皮，又包含着几分豁达，孔瑄望着她笑起来秀丽的鼻侧微微皱起的细致肌肤，还有仰头时脖间露出的那一缕杏仁般的白净，心怦然跳动。

清晨，这个女子如星辰般自城墙上飘落，如青菊一般在沙场绽放，那般的风华惊世、动人心魄，而此时，她又犹如山间清泉，不沾一点尘垢，默默淌过他的心间。

他喉间涌上一股强烈的辛冽之气，胸中却似有一团温润的缠绵气息，将他的心轻轻的拉扯着，揉搓着，他猛然间仰头大笑起来，蓝徽容略觉好奇，侧头道：“什么事这么好笑，说来听听。”

孔瑄笑声渐歇，面上装出柔弱娇怯的样子，细着嗓子说道：“阎王爷啊阎王爷，小女子蓝容，确有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在这世间走了一遭，还未曾找到一个如意郎君，过几年卿卿我我的日子，就不幸又回到这

奈何桥边，岂不是辜负了我这如花的容貌？”说着右手手背托住下巴，摆出一副自怜的姿态，望向蓝徽容。

蓝徽容不意勾出他这番话语，好笑之余又有些许羞涩，轻瞪了他一眼，孔瑄觉她这一眼若嗔若喜，似怨还羞，直望入自己的心底，将那颗剧烈跳动的心拼命的挤压，热血涌入五脏六腑，冲向喉间，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蓝徽容笑道：“看，遭报应了吧，谁让你这般油嘴滑舌。”

孔瑄顺过气来，又装出一副严肃神情闷声道：“既是如此，本阎王爷就恩准你重回阳间，找一个如意郎君，过几年你侬我侬的日子再到我这处来吧。”

蓝徽容面上绯红，再也掌不住，手中马鞭劲甩，孔瑄轻伸右手拽住鞭梢，见蓝徽容似有一丝着恼，忙正颜道：“好了好了，算我胡说，你说给我听听，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蓝徽容将马鞭一抛，正中孔瑄右肩，看着他愁眉苦脸地揉着肩膀，先前因前往敌军而有的一丝茫然和恐惧消失不见，心情也豁然开朗。

她遥望西北方向，身躯随着马蹄声轻轻摇晃：“我

就想着有一日，能远离这些是是非非，恩怨情仇，放马江湖，去母亲说过的苍山雾海，塞北大漠，走一走，看一看，过那种洒脱逍遥的生活。”

孔瑄静静地听着，将手中马鞭折来折去，沉默良久，忽然朗笑道：“容儿，我唱首歌给你听好不好？”

秋阳下，铁蹄踏起漫天尘云，笼罩四野，飞扬的尘土中，一首高亮清朗的歌破空而起。

“忆昔少年逐日游，苍山雾海向东流，千杯青酒何辞醉，故人如梦路悠悠。聚难久，欢难留，云烟踏碎别容州，千里清秋塞上月，从此江海寄扁舟。”

歌声直入云霄，洒脱如风，蓝徽容凝望着孔瑄隽爽面容，朗朗身形，忽觉前路纵是扬尘如雾，却也不再是那般迷蒙。

正午时分，蓝徽容与孔瑄随着这万人大军，终到达了安州城以北百余里处的茶恩寺。

茶恩寺位于一带青山绿水之间，东风送爽，桂花飘香，浓峰翠荫之下，佛殿相望，僧舍比肩，是一处极宏伟的寺院。由于茶恩寺历代曾出过几位禅宗名僧，也供奉着静惠佛祖的舍利子，故此，香火一直极为鼎盛，只是在这战乱之时，大部分僧侣已逃寺南下，仅

余几名老迈的僧人木然看着如狼似虎的西狄士兵如潮水般涌进，占据了整个寺院，冷眼看着西狄大军在寺前安营扎寨，人马鼎沸。

仇天行在茶恩寺前立住脚步，眯眼看向寺院山门上那几个大字，忽然冷笑一声，侧头道：“蓝小姐，你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佛？”

蓝徽容淡淡而笑：“仇都司，我倒是觉得，人心中有什么，看这世界就是什么，大人若是心中有佛，看这世上自然就是有佛有慈悲的世间，大人若是心中无佛，那这世间就只有杀伐与罪孽了。”

仇天行听她讥诮之言，也不生气，反而似是极为开心，眼中更有一丝莫名到令人心惊的光芒：“蓝小姐果然兰心慧质，仇某此行，能遇到蓝小姐，实是意外之喜。”

蓝徽容冷眼看着仇天行在大殿奉上清香，心中一叹，又将目光投向端然而坐的佛像，眼中露出虔诚悲悯之意。

仇天行奉罢清香，转过头来，正见蓝徽容仰目望着金身佛像，眼中光华流转，溢着圣洁的光辉，如大地一般广袤无垠，如天空一般高旷深远。她轻扬的下

颌带着清风与明月，卷起烈焰与炙火，扑面而来。

他面具之下的眼神渐渐带上一丝迷茫与狂乱，不知不觉中抬步走向蓝徽容，孔瑄缓缓上前几步，立在了蓝徽容身侧。两人目光相触，如有潮水在殿内起伏，暗流汹涌。

蓝徽容感觉到了殿内诡异的气息，侧头看了孔瑄一眼，又平静望向仇天行：“仇大人，请恕我无法越过内心对佛祖的敬意，不能宿在这寺院之内，还望仇大人另作安排。”

仇天行眼中神光逐渐收敛，不再看向孔瑄，呵呵一笑：“既是如此，就请蓝小姐宿在大帐之内吧。”

仇天行命人将蓝徽容和孔瑄带至大帐内休息，便未再露面，用过午饭，闲了下来，蓝徽容取了棋具，要与孔瑄续那夜未完之棋局。

想起那夜被慕世琮打断的棋局和随后慕世琮略带孩子气的表现，蓝徽容便嘴角轻抿，微微而笑，孔瑄见她欲语还笑，眼睛微眯，凭生一种妩媚之态，心中一阵恍惚，忽然将手中棋子一放，站起身来。

蓝徽容抬头凝望着他：“怎么了？挂念着侯爷吗？”

孔瑄闭上眼来，片刻后猛然单膝跪在蓝徽容面前，

执起她的双手，凝望着她的双眸，一字一句道：“容儿，随我离开这里，好不好？”

蓝徽容感觉到他的手似火一般滚烫，他的眼神中有怜惜，有仰慕，有温存，还有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熊熊火焰，他仰面看着自己，自己能听到他略带紊乱的鼻息声，能感觉到他略略加速的心跳声，他虽是单膝跪在自己面前，颀长的身躯内却似有一股凝定的力量在柔柔地围住自己，挡住了帐外的漫天风雨。

她感觉到自己的心似要跳出胸腔，手中拈着的棋子啪然落地，颊边飞起一抹潮红，微微侧过头去，良久方低声道：“总得把他们在这处拖上十天才行。”说着轻轻将手抽了回来。

孔瑄默然片刻，拾起地上棋子，缓缓坐回榻上，唇边慢慢涌起一抹笑容，执起黑子轻轻放于棋盘之上，平静道：“是，我倒是忘了，这棋还没下完，棋子怎能离局。”

蓝徽容转过头来，面色也恢复了宁和，应了一子，轻声道：“我虽不明这仇都司为何一定要我随他而来，但也可以猜到，必与我母亲有关，在战场之上，他是听到我说出‘铁牛舅舅’四字之后才出言阻止我杀娜

木花的，娜木花的性命于他而言并不重要，所以你不必担心他会报复于我。而我也还需通过他寻找某位失踪的亲人的下落，只是不知郎将大人可愿与我一起，将他在此处拖上十天，好让王爷能从容布署，等待援军前来。”

孔瑄再落一子，也不回答她的问题，面上似笑非笑：“我唤你容儿，你却称我郎将大人，这可算怎么一回事？”

蓝徽容一愣，也觉有些好笑，侧头道：“那我该如何称呼于你，孔郎将？”

孔瑄面上浮现得意之色，双肘撑在棋盘上，凑到蓝徽容面前低声道：“也不用多麻烦，就去掉一个字，好不好？”

蓝徽容也不着恼，落下一子，笑道：“这将军的名号可不是能够说不要就不要的。”

孔瑄坐正身躯，闲闲道：“容儿错了，这些俗名，恰恰是能够说不要就不要的，只有人心里的某些东西，才不是能够轻易放弃的。”

蓝徽容想了一下，点了点头：“也是，倒是我想偏了。”两人相视一笑，都读懂了对方言中之意，两人相

识以来，经过患难，共过生死，也曾共同拥有秘密，却是此刻，觉得最为投契，心中都涌起知己之意。

一局下来，两人竟是和局，望着棋盘上黑白之子互相咬合之势，孔瑄笑道：“下次侯爷再死拖着我不下棋的话，就让你上阵，再赢他一回彩头。”

蓝徽容摇了摇头：“这处事了，我也不会再回慕王爷那里了。”

孔瑄正待再说，帐外响起一个清雅俊赏的声音：“蓝小姐。”

“请进吧。”蓝徽容与孔瑄对望一眼，淡淡道。

帐帘微掀，一人缓缓步了进来，此人年纪甚轻，身姿雍容，眉眼清澈，唇边一抹微笑温润谦和，只是他的眼内似闪着一种碧玉似的光芒，让人隐有魅惑之感，他入得帐来，长揖道：“在下那元礼，见过蓝小姐。”说着抬起头来，直视着蓝徽容。

蓝徽容望着他那双碧玉似的眼睛，压下心头莫名的一丝恐慌，微笑道：“请恕我不知阁下真实身份，不便称呼。”

那元礼见蓝徽容淡定从容，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道：“在下并无官职，只是受义父仇都司差遣，前来请

蓝小姐过去一叙。”

蓝徽容站起身来：“既是如此，烦请那公子带路。”

孔瑄也站了起来，那元礼却微笑道：“义父只请蓝小姐一人前去叙话，孔郎将还是在此处歇着吧，义父说了，蓝小姐是他的贵客，绝不会伤害于她，还请孔郎将放心。”

孔瑄神色不见半点波澜，淡淡道：“仇都司太看得起孔某了，这千军万马之中，孔某一人也护不得容儿周全，倒是都司大人一句承诺，才能令孔某放心。”

蓝徽容随着那元礼在军营中前行片刻，便到了中军大帐之前，那元礼掀帘恭谨道：“蓝小姐，义父在里面等你，请进吧。”

蓝徽容抬步入帐，帐帘在身后轻轻垂下，一股微风袭来，她心中一惊，身躯急往后仰，劲风再点她腰间，她将身一拧，如燕子穿云般纵向一旁，再有一道劲风袭她右肩，她将牙一咬，真气逆行，如鲤鱼跃龙门一般腰身向上一挺，带动整个身子在空中疾翻，裙裾在空中卷起一团青风，飘然落地。

开心而带着激动的笑声响起：“看来真是清姐的女儿！”

蓝徽容凝目望去，只见身前立着三人，一人银面素袍，正是那仇天行，另外二人将领模样，年纪都在四十来岁，面上均有激动欣喜之色。

蓝徽容听他们所言，心中涌起疑云，面上却不动声色，微微行礼道：“蓝容见过都司大人。”

仇天行身侧一面目稍显粗豪的中年将领上前一步，声音略略有些颤抖：“你叫蓝容？清姐现在何处？”

蓝徽容稍稍退后一步，平静道：“不知这位如何称呼？您口中的清姐又是何人？”

仇天行呵呵一笑：“这两位一位是寇公修将军，一位是杨盛将军，均是你母亲的故人，也是你的长辈。”

蓝徽容凝目望向寇公修与杨盛，冷声道：“原来就是二位泄露军情，引西狄军过河，致使虎翼营覆没，我东朝国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的。”

寇公修与杨盛二人面上均闪过一丝惭色，仇天行却哈哈大笑，负手走到案前坐下，悠悠道：“容儿，坐下来说话吧。”

蓝徽容行至椅前坐下，眼光在寇公修与杨盛面上扫过，见他二人眼神激动中透着些许慈爱与关怀，竟与岳铁成目光相似，心中一动，忽然间，从未有过的

一个想法模模糊糊浮入脑海：如果母亲真的事先知道师太要自己去做何事，为何，她和莫爷爷教会自己的一切，都让她的旧识能轻易看破自己的来历呢？

她压住心底疑问，平静望向仇天行，轻声道：“仇大人，不知您为何要请我到您军中，也不知各位口中的清姐究竟是何许人？”

她此言一出，帐内一片沉寂，仇天行眯起眼来，缓缓道：“原来清娘竟未曾和你说过以前之事，那你为何会在慕少颜军中？又为何会唤岳铁成为铁牛舅舅？”

蓝徽容心头暗起警戒，想起与无尘师太分别时她所说的一番话：“容儿，你这一去，千万切记，不得让人知道你父母的姓名及居住之地，再危险的情况下也不能说出你母亲的遗物在何处，更不能让人知道是我派你去的，不然就会有滔天大祸，殃及无辜。”

她面上神情不变，微笑道：“仇大人，我虽应允到你此处做客，却也未曾答应过你，要对你推心置腹，坦诚相见，我连你的真实面目都未曾见过，仅凭你一句与我母亲有旧，怎能让我信服？”

此时，有随从奉上茶来，仇天行端起茶盏，笑道：“容儿说得也有道理，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乍见故人

之女，心急了些，我的面目不方便让你见到，怕吓坏了你，只是前尘往事，我可以详细告知于你，不知容儿可愿听一段故事？”

蓝徽容心中有一丝紧张，又有几分好奇，自从见到无尘师太，踏入这个漩涡以来，她便总是纠缠在母亲的往事之中，而她却对这些往事一无所知。

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温柔如水、淡静如菊的女子，她并不懂武功，自己所学皆是莫爷爷所授；她精通天文地理，兵法诸策，但在蓝家众人面前却总是装出一副愚笨模样；她琴棋书画，样样皆精，却很少说及自己的师承来历；她的心态似是经历了世间所有风霜雨雪，却从不曾告诉过自己只言片语。

在以前的蓝徽容看来，母亲只是一个才情出众的女子，却不知她与世上这么多豪杰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的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的真实姓名又是什么？她经历了怎样的往事？又为何要安排自己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蓝徽容眼中泛起一丝涟漪，站起身来，向仇天行衿衿行礼，轻声道：“请仇大人详述。”

仇天行笑得极为开心，走到蓝徽容身边，凝目看

了她片刻，侧头道：“小寇，小杨，你们看，她这番神态还真与清娘如出一辙。”

寇公修微笑道：“是，相貌只有三四分相象，但这神态，讲话的语气倒是差不离。”

蓝徽容见他们话语中透着疼怜及喜悦之情，心头涌起一股暖意，先前的戒心也渐渐淡去，望向三人的眼神便柔和了几分。

仇天行慨叹道：“唉，二十五年过去了，清娘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们这些人的梦中浮现，容儿，你母亲当年的风采，又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忘怀的？”

见蓝徽容询问的目光看着自己，他微笑道：“这帐内憋得很，走，我带你去外面走走，跟你详细说说你母亲的事情。”

作者有话要说：此章中某句话借用了 nikita 的评论，多谢。

某楼这段时间工作实在是太忙，只能保持两日一更，见谅。

茶恩寺附近群山环抱，湖面如镜，树影婆娑，空气清新，蓝徽容随着仇天行在山间静静行走，不多时便到了半山腰的一处凉亭。

仇天行负手而行，身形从容，蓝徽容晨间在战场上见他闪过慕世琮枪势时一飘之姿，知此人武功高强，自己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他究竟是何人呢？

两人立于凉亭之中，遥望山下接天的营帐，仇天行轻声道：“容儿，你母亲的左手腕内侧，是不是有一道寸许长的胎记？”

蓝徽容迟疑了一下，知眼前这人已看破自己来历，遮掩无益，点头道：“是。”

仇天行眼中闪过激动欣慰之色，踏前一步：“容儿，那你母亲，现在何处？”

蓝徽容轻轻后退两步，拉开与他的距离，低头道：“仇大人，请恕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仇天行一愣，目光中隐有探究之意，缓缓道：“容儿，你母亲，当真就未和你说过以前之事？”

“是，母亲不曾说过，如蒙仇大人告知，蓝容不胜感激。”

仇天行默然片刻，转过身去，望着山下军营，悠悠道：“容儿，不知你对我军驻营之势有何看法？”

蓝徽容面色沉静如水：“是‘八行阵’，取八方呼应，行云流水之意，可防敌人突袭，也能在最快速度下拔营起行，可攻可守，乃《兵策》中上上之阵。”

“那容儿可知，《兵策》一书是何人所著？”

蓝徽容心头一跳，依稀记得孔瑄也曾问过自己同样的话，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告诉自己答案，她轻轻摇了摇头：“请大人告知。”

仇天行的目光迷离而伤感：“《兵策》一书，是由当年和国的兵马大元帅叶天羽和你母亲合著的。”

蓝徽容惊道：“《兵策》竟是由我母亲所著？”

“是。”仇天行遥望天际，眼前浮现那个多年来时刻缠绕于梦中的倩影：“你母亲，是当时和国末帝亲封的霓裳将军，她的真名叫做玉——清——娘。”

山风轻轻吹过，蓝徽容喃喃念道：“玉——清——娘？”这是母亲的真实姓名吗？怎么会觉得有些熟悉呢？象是在何处听过似的？

云雀鸟低低飞过，婉转歌唱，似与其相和，松树上偶有秋蝉低鸣，吟叹着秋天的到来，蓝徽容脑中一

闪，想起在何处听过清娘这个名字，她猛然抬头问道：

“仇大人，请问玉清娘可就是清娘子？”

仇天行转过头来：“哦？你也知苍山的百姓对你母亲的尊称？”

“不，我是在莲花寨方家村见过清娘子的画像和长生牌位，但那画像年代太久远，画中女子面目看不甚清楚，我并不知，那就是我的母亲。”

“唉，方家村全村老小的性命都是你母亲一力救回来的，那一年方家村疫症流行，当时的和国朝廷派兵前来封村埋人，你母亲不忍见全村老小皆被活埋，便立下军令状，奔波千里，找来隐居多年的医圣子，又历尽千辛万苦找齐所需药物，才解了方家村的疫症，救了全村人的性命，所以，方家村村民才会家家户户立下她的长生牌位。”

空山寂静，仇天行目光悠远，如烟的往事随着他慨叹之声在蓝徽容耳边幽幽回响，在她心中剧烈撞击。

“当年在苍山，居住着一位自号‘天机子’的老人，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无人知他的来历，但人人皆知他天文地理，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甚至当时的和国皇帝也曾亲上苍山，请他出山授业皇子，却

被他婉言拒绝。”

“他不入京城授业皇子，却在苍山附近的普通百姓之中，选了三位资质超群的孩童，承其衣钵，这三人一名叶天羽，一名慕少颜，另一位就是你的母亲，玉清娘。”

蓝徽容惊讶之余略有疑问：“叶天羽与慕少颜不是结义兄弟吗？怎么又是师兄弟呢？”

仇天行道：“这天机子个性有些怪，不让三人称他为师傅，所以三人也不便称师兄弟，便以结义兄妹相称，本来慕少颜年纪长于你母亲，可你母亲当时性子极为要强，一场比试，硬是胜过了慕少颜，逼得慕少颜自甘老三，后来苍山的兄弟们便都称他为‘慕三哥’。”

“三人之中，叶天羽居长，文采武功自是最出色的，天机子去世以后，三人便结伴在苍山雾海游历，由于爱打抱不平，又屡行劫富济贫之事，三人在平民百姓中享有盛名，被称为‘苍山三英’，而你母亲，更是因性情豪爽、善良仁义，又是那等风姿绝世，被百姓尊称为‘清娘子’。”

“三人在苍山行侠仗义，由于清娘心地善良，慢慢收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相追随，还授他们武

艺，岳铁成、寇公修、杨盛等人都是其中之一。那时的苍山，便是我们这些人任意遨游的天地，清娘带着我们呼啸于苍山雾海，而她那时，其实也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

仇天行似沉浸在了往事之中，语气幽然：“那时，你母亲，如天上的明月一般，高洁美丽，性情又是那般的豪爽明慧，心地更是善良无比，她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亲兄弟一般，说句实话，当年苍山出来的兄弟，个个都把清娘看作是天上的仙子一般爱慕。”

天空中一片白云轻轻卷过，仇天行仿佛看到那年那时，那个美如明珠、笑如朗月、眸如清泉的少女，骑在骏马之上，手中马鞭指着自己：“叶天鹰，你这个胆小鬼，叶大哥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小弟弟？”

那时的自己，青涩而又倔强，被她一语相激，面上赤红，追上了那匹野马，却被那野马颠落地上，足足躺了半个多月，却也是她，守在自己身边，替自己熬汤煎药，与自己闲聊解闷，想来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只有那半个月，才觉得清娘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蓝徽容静静听着，遥想着母亲当年的风采，心潮起伏，眼眶逐渐湿润，母亲，原来当年你在苍山雾海，

过的是这般洒脱逍遥的生活，难怪你念念不忘那处，难怪在容儿的心里，那里就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良久，不见仇天行说话，蓝徽容侧头轻声唤道：“仇大人，后来呢？”

仇天行从回忆中惊醒：“哦，后来，唉，后来苍山来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给我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谁？”

仇天行眯起眼来，一字一句道：“就是你们东朝的当今皇帝，简—南—英。”

“简南英出身于前庄国武将世家，他自幼野心勃勃，暗中想着颠覆庄国，吞并和国，那一年他来和国游历，到了苍山，与叶天羽一见投缘，由于他表面装得极为仁侠豪义，也受到了兄弟们的喜欢，便在苍山住了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之中，他搏得了叶天羽的信任，将天机子留下来的诸策百书都看了一遍，达到了他到苍山的目的。”

“一年之后，他与大家辞别，说要前往当时和国的京城容州，清娘听言却突发奇想，说老是在苍山雾海游玩，有些腻了，想借着送简南英之机，去容州看

一看，大家自是不愿拂她之意，便于那一年的四月下了苍山。”

“到得容州，正好是容州一年一度的赛舟节，清娘不知从何处弄来一条龙舟，兄弟们齐心协力夺了那年的头名，而恰恰那年，和国末帝微服看了赛舟节，得知叶天羽、慕少颜与清娘竟是天机子的传人，十分欣喜，便将他三人招入朝中，恰逢当时西狄入侵，为解国难，叶天羽便带着弟兄们上了战场，屡立战功，直居兵马大元帅一职。”

“而清娘，在与西狄最激烈的一战中，白衣飘飘，一剑守关，天下扬名，被末帝封为了‘霓裳将军’。”

蓝徽容悚然一惊，原来孔瑄说过的军中曾有女子当过将军，说的竟是母亲，难道他也知母亲当年之事吗？

“就在与西狄交战的那两年，邻国庄国发生了惊天巨变，简南英执掌兵权，黄袍加身，逼得庄国末帝逊位，消息传来，叶天羽便知形势不妙，他深知简南英天纵奇才，雄心勃勃，只怕和国也会有难，无奈当时西狄直逼和国北境，他疲于应付西狄军，只能眼睁睁看着简南英兴兵攻打和国，边境四处燃起烽火。”

“由于北境西狄压得紧，叶天羽抽不开身，便让慕少颜去东线与简南英作战，慕少颜苦苦支撑了半年，简南英见久攻不下，便使了离间之计，和国末帝听信谣言，以为慕少颜投敌叛变，便命人上苍山，将慕少颜的族人悉数抓走，凌迟处死了。”

蓝徽容听到此处，轻声叹道：“原来坊间传言，竟是真的。”

仇天行轻哼一声：“慕少颜一怒之下，便投了简南英，引敌入境，攻破了容州，末帝身亡，清娘恰于当时奉叶天羽之命赶回容州，拼死护着太子皓及昭惠公主逃到了北境叶天羽军中。”

“简南英和慕少颜率大军追来，与叶天羽在棋子坡一番决战，叶天羽与太子皓死于大火之中，清娘下落不明，昭惠公主被简南英抓走，和国就此灭亡。”

微风拂过山岗，幽幽渺渺，天空中白云舒卷，蓝徽容仿似看到母亲那恬淡的笑容，明亮的双眸，随着清风白云，诉说着她一生的传奇。母亲，您的一生，真的是这样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吗？那一年，您是怎样逃离战火的？您为何会失去一身武功？又是怎样遇上父亲的呢？当年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的吗？

她默然良久，凝目望向仇天行，缓缓道：“敢问仇大人，您是何人？”

仇天行负手望向天边，沉声道：“我姓叶，名天鹰，是叶天羽的亲弟弟，是你母亲在苍山的兄弟之一，也是当年棋子坡兵难的幸存者。”

他转身望向蓝徽容，伸出手来，缓缓摘下脸上面具，阳光自凉亭上方斜照进来，投在他的脸上，蓝徽容忍不住掩嘴惊呼，身形轻晃。

呈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张天仙与魔鬼交汇的脸，这张脸一半是海洋，一半是火焰。这张脸的左半边，飞眉入鬓，眼神炯炯，肌肤温润，嘴角含笑，虽然上了年纪，却也可以想见，年轻时定是一位温婉俊美的翩翩公子；但这张脸的右半边，却似被放在熔炉中熊熊燃烧过似的，已分不出眼鼻耳唇，入目皆是黑褐色的肉疙瘩和粘连的皮肤。

仇天行缓缓戴回面具，望着蓝徽容含着泪水的目光，眼中充满了怜爱之意：“容儿，当年我落入悬崖，侥幸逃得性命，听得兄长遇难，你母亲失踪，这心中的痛苦整整煎熬了我二十五年，这么多年来，我隐姓埋名，远走西狄，又经过重重磨难，终于成为了西狄

国的左都司，掌握了军政大权，我就想着，有一日能攻回容州，能找到你的母亲，能将慕少颜和简南英斩于剑下，报这血海深仇。”

他语调渐显激动，踏前两步，俯视着蓝徽容：“容儿，快告诉我，你母亲现在何处？”

蓝徽容为他面容所惊，更为他所述往事所感，泪水悄然滑落，哽咽道：“我母亲她，已于去年冬天去世了。”

仇天行身形摇晃，踉跄几步，倚于凉亭竹栏之上，俯首而泣。

蓝徽容心中更是难过，上前轻轻扶住他的左臂，柔声道：“叶叔叔，逝者已矣，您别伤心了。”

仇天行的眼泪滴落在地面，泣不成声：“清娘，你为何不等我？为何不看着我，为兄长和你报仇雪恨？为什么？你不在了，我做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他的声音渐转狂怒与愤恨，又饱含伤心与痛楚，蓝徽容无言相劝，默默立于一旁，忆起去年母亲刚刚离去时自己的悲伤之情，更是酸楚难当。

仇天行忽然直起身来，紧紧攥住蓝徽容的双臂，目光渴求：“容儿，你母亲葬在何处？快告诉我，我要

去她坟前致祭。”

蓝徽容望着他渴切的目光，缓缓道：“我母亲是——”就在这一瞬间，她忽然想起了岳铁成临终时的目光，心中莫名一惊，迟疑了一下，续道：“我母亲和我父亲葬在了一起，至于葬在何处，母亲有遗命，恕容儿不便相告。”

仇天行眼中闪过浓郁的失望之色，慢慢松开双手：“容儿，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蓝徽容忙道：“叶叔叔，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母亲确有遗命，容儿不敢违逆。”

仇天行似是慢慢恢复了正常，呵呵一笑：“倒也是我太激动了，容儿，既是你母亲有遗命，我就不再强求，只是今日能见到你，我实是非常高兴，从今日起，我要将你当成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替你母亲来照顾你，你就留在我这处吧。”

蓝徽容想起一事，忙问道：“叶叔叔，我母亲既出于苍山，那苍山，可还有我母亲的亲人？”

“没有了。”仇天行缓缓摇了摇头：“当年天机子收的三人之中，只有你母亲是孤女，孑然一身，再无亲人。”

星月清辉，洒满大地，蓝徽容漫步于茶恩寺边的树林中，想起下午仇天行所述往事，心绪纷纭，难以安宁。

初听往事，她心潮澎湃，如波涛起伏，见那仇天行悲伤情切，更是心起敬慕和亲近之情，可不知为何，她总觉心中有几个疑点，无法得解，特别是一想起岳铁成临终前的目光，她便更是有所疑虑。

如果事实真如仇天行所言，当年真是慕少颜助简南英害死了叶天羽，逼得母亲隐姓埋名，为何铁牛舅舅会一意追随于慕少颜？母亲是那么疼爱铁牛舅舅，而铁牛舅舅为救自己而死，如果一切真的是慕少颜的错，铁牛舅舅怎还会那般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还有，莫爷爷又是何来历？为何仇天行闭口不提他？明明是他派人前往容州捉拿莫爷爷，为何他却不提此事？他为何要捉拿莫爷爷呢？

无尘师太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母亲为何要自己听命于她？为何要自己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父母的姓名和居住之地？为何说不得告诉任何人有关她的事情？

这种种的疑问，盘桓于蓝徽容的脑海，她在林中长久地徘徊，直至夜深露重，都无法拨开眼前这层迷

雾。

轻笑声传来，孔瑄抱胸依于松树前：“这位仙子，请问是否迷路了，小生虽是凡夫俗子一名，却也十分愿意替仙子指点迷津。”

蓝徽容知他见自己心事重重，夜深还不回营，担心自己的安危，前来寻找，心中涌上一丝暖意，微笑道：“小女子蓝容，迷路于这密林之中，还望仙人指点一二。”

孔瑄慢慢走近，目中闪着很轻淡的笑意，看着月华星辉透过树梢洒在蓝徽容青裙之上，莹光渺渺，清绝出尘，她秀丽的面容微微仰起，慧黠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眷恋，静静看着自己，林中清风吹过，她身上有一股温柔的气息，令自己刹那间心旌摇动。

孔瑄低头看着蓝徽容，轻声道：“敢问仙子，因何迷路？”

“这林间树木太密太多，迷住了我的眼睛，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清路在何方。”

孔瑄沉默一瞬，忽然牵住蓝徽容的右手，她的手是如此细腻柔软，纤细婉转，指间隐有一股凉意，让人恨不得将这手贴在胸口烫热了，捂暖了，一辈子都

不放开。

蓝徽容静静地看着孔瑄，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似一块烙铁似的，将自己凉凉的手烘得滚烫滚烫，带着烈火直扑入心间，驱散心头的重重乌云。

孔瑄低头望着蓝徽容，柔声道：“你闭上眼，让我带你出去，可好？”

蓝徽容轻轻闭上双眼，黑暗中，手上腰间，两股大力传来，耳边风声掠过，蹬蹬之声响起，蓑草气息渐渐淡去，清风拂面，身躯悠悠荡荡，她缓缓睁开双眼，夜风中，树林竟在自己的脚下，孔瑄牵着自己的右手，立于最高的大树之巅。

“何必去理有多少树挡住了你的视线，跳出来，立于大树之上，你就看得清路在何方了。”孔瑄望着广袤的夜色，悠悠说道。

蓝徽容心有所悟，低低道：“是啊，何必去理眼前的迷雾，跳出来就是了。”

孔瑄嘴角含笑，侧头望着她：“不知仙子可愿与小生一起，飞出这片树林？”

蓝徽容抿嘴一笑，孔瑄心中欣喜莫名，体内血流汹涌，真气充盈全身，右手轻轻一带，二人如惊鸿掠

波，在林梢飘然而过。

星月银辉映照茫茫大地，夜风之下万木隐啸，两个空湛灵动的身影如梦如幻，朦朦胧胧，宛如秋空中的一轮明月，又似静夜里的一缕清风，自万木之巅悄然滑过，悠然落于林外青青草地之上。

“你看，不用再想路在何方，已经出来了，”孔瑄低头望着蓝徽容，轻声道。

蓝徽容回头看向树林，低低叹道：“是啊，出来了，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孔瑄觉得握住的那纤柔皓腕渐渐转暖，却怎么也不舍得放下，心中千回百转，忽然笑道：“我再带你去一处地方，可好？”

“嗯。”蓝徽容慢慢低下头去，轻嗯声脉脉婉转。

孔瑄见她此刻这般的静如秋兰，柔如碧水，晨间战场上那铮铮的傲骨似都化成了万千柳丝，将自己的心紧紧缠住，牢牢锁紧，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牵着蓝徽容的手发力疾奔，不多时便翻墙而过，到了茶恩寺的大殿之前。

“我们到那上面去，这样可以看得更远，可好？”

孔瑄指向宏伟大殿的屋脊，侧头问道。

蓝徽容稍有迟疑：“可这处供着佛祖，这-----”

“容儿，佛祖在哪里？”

蓝徽容瞬间醒悟，微笑道：“是，佛祖并不在这殿里。”

“对，你的心在哪里，佛祖就在哪里。”两人相视一笑，腾身而起，攀住屋檐斗拱，翻转而上，不多时，便立在了大殿最高的屋脊之上。

遥望夜色中前方连天军营，两人静默片刻，缓缓坐了下来，都不再说话，任夜风拂过，听鸟儿低鸣，蓝徽容的心渐渐平和，倦意袭来，她将头依在孔瑄右肩，沉沉睡去。

二七、魅瞳

东方的天空露出一抹鱼白，蓝徽容抿着嘴，唇角带着稍显羞涩的淡笑，偶尔侧头看看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不停揉搓右肩的孔瑄，两人静静地走在回西狄军营的路上。

想起昨夜竟依在他肩头睡了大半夜，蓝徽容便面上飞起彤云，自相识以来，两人似兄弟，如朋友，却从未象昨夜这般，这一刻，她竟怕再看孔瑄那明亮的

眼睛，怕面对他眼中那温柔的笑意，偶尔触及他的目光，也是飞快地转了开去。

回到大帐，蓝徽容收起如丝心绪，两人静静用过早饭，那元礼含笑走了进来。

虽然心中尚存疑点，但既知仇天行是母亲的故友，蓝徽容连带对这那元礼的印象也好了一些，觉得他眼内闪烁的光芒不再是那么令人心惊。

那元礼一袭青玉色衣衫，益发显得他长身玉立，姿容出尘，他唇边仍是挂着谦和的微笑，凝望着蓝徽容微微行了一礼：“蓝小姐，义父怕蓝小姐在这军营之内闷得慌，他老人家忙于军务无法抽身，命在下前来相陪，蓝小姐若是不嫌弃，在下愿陪小姐在这附近游玩一番。”

“那公子太客气了，只是我素喜清静，不爱游玩，就不劳烦公子了。”

那元礼面上笑容不减：“蓝小姐不爱游玩，喜欢清静，那定是极擅琴棋书画之道，那某不才，想向小姐讨教一二。”

蓝徽容见他温润谦和，彬彬有礼，又是母亲故友之义子，她又一心想将西狄军在这处拖上十日，倒也

不好太过拂他面子，便与他或对弈，或联诗，或论画，那元礼谈吐文雅，于文词诗画一道颇为精到，偶发妙论，倒也让蓝徽容心中隐生才子之叹。

每日晚饭，仇天行也必派那元礼过来请蓝徽容过去与他和寇公修、杨盛一起用餐，席间，他三人追忆往事，慨叹不已，寇公修与杨盛得知清娘已经去世，泪洒当场，蓝徽容相劝多时才止住二人伤痛之情。

蓝徽容听着三人叙述当年往事，母亲的过去在心中渐渐清晰明朗，她传奇的一生如一幅画卷般慢慢展现在蓝徽容面前，蓝徽容越是了解母亲的过去，心中的疑云就越重，以母亲的慧心与才情，当不会不知，自己一旦踏入这个漩涡，会被这些故友一个个看破来历，她和无尘师太为什么会这么安排呢？

想起无尘师太的叮嘱，在与仇天行等人交谈时，蓝徽容便存了几分警惕之心，始终没有透露母亲归隐后的情况。只是这样一来，她也不好明着打探有关莫爷爷的消息，只能将这事闷在了心里。

这样忽忽过了数日，眼见十日之期将到，蓝徽容与孔瑄冷眼旁观西狄军训练和调动情况，知大战一触即发，均在心底有些忧虑，不知安州城那边是否已经

调配妥当，也不知城中百姓是否已借这十日之机南下躲避战火。

自那夜二人独处之后，孔瑄与蓝徽容交谈并不多，日间总是那元礼过来相陪，只有每日晚饭过后，孔瑄才与蓝徽容在林中并肩漫步，两人也只有在这个时刻，才能放下心中的紧张与忧虑，才会忘记身处西狄军营之中。

两人有时兴起，也会偶尔比试一番，蓝徽容固是全力以赴，孔瑄却也不相让，多数倒是孔瑄胜出，蓝徽容颇是欠下了几笔东道。

这日晚饭，蓝徽容依然过仇天行中军大帐，想起明日就是十日届满，用过晚饭后，端起侍从递上的清茶，她终按捺不住，站起身来，在仇天行面前盈盈拜倒。

仇天行眼中闪过讶色，放下手中茶盏，上前将蓝徽容扶起：“容儿这样大礼，定是有紧要事情，你就直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替容儿达成心愿。”

蓝徽容心中有番言语，这数日来早已在心中想了无数遍，她低头犹豫片刻，终静下心来，抬头望向仇天行：“容儿今日想求叶叔叔，以苍生为念，止息两国

干戈，退兵回西狄。”

仇天行缓缓坐回椅中，面具之后的目光阴晴不定：“容儿何出此言？难道你就不想我替兄长和你母亲报仇雪恨吗？难道故国灭国之恨就不应该报吗？”

蓝徽容将心中想法略略整理了一下，轻声道：“叶叔叔，当年诸位长辈间的恩怨情仇容儿不想多言，是是非非，都是过眼云烟，母亲既不曾与容儿谈起这些，容儿便不想置身其中。今日这般来求叶叔叔，一来是为万千平民百姓而言，二来也是为了叶叔叔您而言。”

仇天行轻轻‘哦’了一声：“你说是为万千百姓而言我能理解，你象你母亲，心地仁善，不忍见战火纷飞，黎民涂炭，当日你也是为了安州城百姓考虑，才答应随我前来，你为这点来求我罢息战争，我能理解，可为何会说是为了我而言呢？”

蓝徽容话语沉静从容：“叶叔叔，您当年得逃大难，好不容易才得登西狄国左都司之位，执掌军政大权，自是经历了一番磨难，才有今日的成就。但现在对东朝这一仗，您并不是有必胜之把握，一个不慎恐还有丧身灭国之忧。”

“容儿这话说得严重，愿闻其详。”

“叶叔叔，当年简南英能得登大宝，吞并和国，固个人因素，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原庄国皇权长年旁落于武将一系，国政腐败，民不聊生，简南英天纵奇才，借赵氏一族之力，黄袍加身，登上皇位，其武功固是功彪于世，文治也毫不逊色，其施政虽稍嫌残酷，但总的来说较为清明，因此在其国内，是民心所归，大势所趋。”

“当年的和国，北有西狄之扰，东有东朝相逼，内有宦官之祸，末帝性情懦弱多疑，才会听信谣言，逼反了慕少颜，其内政更是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各种矛盾激化，纵有叶天羽等人竭力支撑，但从当时的形势看来，和国灭国只是迟早的问题。”

“简南英吞并和国，建立大一统的东朝之后，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施政清明，励精图治，这二十多年来，东朝内政平稳，百姓安居乐业，他又知人善用，利用慕少颜守住北域十二州，多年来力守北线不失，抵住了西狄军的数次入侵，这才有了‘开元之治’。”

“现在，不仅是原庄国，就是原和国臣民，也都渐渐遗忘了故国皇室，在百姓的心目之中，庄国与和国本就是由以前的大赵分裂而来，两国本就是一国，

两国的人民也属于同一民族，东朝一统南方江山，又给百姓带来平定的生活，时至今日，若还有人打着为和国复辟报仇的旗帜兴起战乱，是不得民心的。”

“而西狄，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其国内民族矛盾较多，叶叔叔位居左都司一职，自是比容儿更为清楚，此番与东朝交战，相信也有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

“而东朝这边，虽说慕少颜败退至安州，但其军力并未受太大损伤，而且现在简南英是想借西狄之力消耗慕少颜的兵力，削其兵权，一旦慕少颜再败，危及到潭州以南，简南英必会出手，那时，西狄要面对的就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东朝精锐军队，孰胜孰败就很难说了。”

“一旦战事不能速战速决，拖至入冬，粮草跟继不上，西狄军便会成为一支孤军，国内矛盾再一激化，请问叶叔叔，那时，您可仍有把握获得西狄国君的信任？可还能平定国内纷乱局势？”

“西狄还有一大隐忧，就是漠北塞外的突厥国，突厥国王隐有野心，又联姻东朝，如果其与东朝相呼应，由西北夹击西狄，只怕西狄到时不但不能攻占东

朝领土，其自己的国土能否保得周全尚是未知之数。”

“叶叔叔，与其打这一场没有任何把握的仗，令百姓蒙难，不如将私人仇怨暂放一边，明哲保身，退兵回国，止息干戈，相信叶元帅和我母亲在天之灵，也会希望您这么做的。”

蓝徽容语调清激动人，烛火下眼光似静水涟漪，带着希冀的心情望向仇天行，仇天行静静听着，不置一词，看向她的眼神中却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

蓝徽容说罢，帐内一片沉寂，仇天行闭上双眼，靠于椅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帐外，不断有战马嘶鸣，人声喧腾，蓝徽容面色平和，淡淡微笑。

良久，仇天行方睁开眼来，悠悠道：“容儿，你不要回慕少颜那里了，随我去西狄，可好？”

蓝徽容一愣，未料到他思虑良久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要自己去西狄，听他话中疼怜之意极浓，心中感动，垂下头去，低声道：“叶叔叔，容儿不会再回慕少颜那里，也不想去西狄，容儿只想去苍山雾海，去母亲以前住过的地方走一走。”

仇天行闻言，轻叹一声：“是啊，我都想回苍山去看一看，奈何以现今之身，又岂能自由行事，罢罢罢，

既是如此，我也不强留于你，只是这十万大军，恐怕并不是我一人能够决定去留的，形势所迫，明日重新开战，容儿你还是不要卷入其中，有多远就走多远吧。”

他站了起来，负手行到蓝徽容身边，眼中隐有悲伤：“容儿，能见到你，与你相处十日，我十分高兴，你若是能体谅叶叔叔这一番情意，便替我到你母亲墓前，洒下一杯青叶酒，代我向她致祭吧。”

蓝徽容心中伤感，盈盈跪于他面前：“容儿代母亲谢过叶叔叔，还望叶叔叔三思。”

仇天行将她挽起，话语略带哽咽：“容儿，我此番作战，正如你所言，胜负难定，说不定会战死沙场，我有个未了的心愿，不知容儿可否答应于我？”

蓝徽容低头道：“叶叔叔请说。”

仇天行目光投在蓝徽容身上，复杂莫名：“当年我与你母亲曾有戏言，说道愿结为儿女亲家，多年来我一心复仇，并未成家立室，也无亲生儿女，膝下仅有一义子那元礼，此儿文采斐然，虽说武功差了些，配容儿你也稍显逊色，但叶叔叔一片私心，总希望能实现当日与你母亲之约定，元礼这几日与你相处，早已倾心于你，只是不知容儿你意下如何？”

蓝徽容不意他竟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心神一震，一瞬的沉默后，她沉静道：“叶叔叔，容儿并不想因长辈之间的一句戏言而轻易决定终身大事，而且容儿现在孑然一身，浪迹江湖，不愿谈定终身，那公子文采出众，身份高贵，还是请叶叔叔为他另选良配吧。”

仇天行默然良久，似是极为失望，叹道：“唉，元礼这孩子，不知道要多么失望，他一颗心，全在你身上了。”

蓝徽容避开他的话头，俯身拜了下去：“叶叔叔，既然战事不可避免，还请叶叔叔珍重，容儿明早便会离开这里，就不来向您辞行了。”

“容儿，这终身大事，你既不愿，叶叔叔当然不便强求你，只是先前元礼曾和我说，如果你不应允，他想单独为你弹奏一曲，为你送行，不知容儿可能答应他的这个小小请求？”

茶恩寺西侧有一小小禅院，是历代高僧闭关静修的地方，由于全寺僧侣逃寺南下，这数日来那元礼便一直住在此处，这夜已是八月十二，月华正浓，寺内外桂香暗涌，静谧中流动着轻馨。

那元礼面上隐带伤感与不舍，团膝坐于软榻之上，

痴痴地望向蓝徽容，蓝徽容觉他目中莹光甚浓，心头莫名的一阵不舒服，但又不便转开头去，轻声唤道：“那公子。”

那元礼身躯一震，依依收回目光，怅然道：“蓝小姐，明日一别，你我不知何时方能再见，还望蓝小姐他日若是游历到了西狄，能来金州，也好让我稍尽地主之谊，也能再见小姐芳容。”

蓝徽容稍稍欠了欠身，含笑道：“那公子太客气了，如果两国战事平息，我自会有机会到金州探望叶叔叔的。”

那元礼轻叹一声：“这曲叹离别，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离愁，只愿蓝小姐此去，善自珍重，也愿你我终有再见之日。”

室内一角，香炉中微微吐着极淡的青烟，香气缠绕入鼻，蓝徽容竟有一刻的恍惚，‘铮’的一声，琴音悠然而起，洋洋流畅，婉转轻扬，清丽澄明，蓝徽容觉这那元礼琴技可臻大家境界，正自暗赞之时，忽觉琴音倏然一变，弦转低音，靡靡然，幽幽然，似真似幻，琴音淙淙中竟隐有金魔之音。

蓝徽容心中微惊，却又渐感疲倦，体内似有一股

力量在压制住自己的真气，四肢慢慢倦怠无力，觉这室内暗香流动，琴音飘摇，说不出的朦胧恍惚。

她心呼不妙，急提体内残留的一缕真气，撑着站起身，欲往室外奔去，却眼前一阵眩晕，又跌坐回软榻之上。

那元礼轻笑着站起身来，缓缓行到蓝徽容身前，碧玉似的眼睛如魔如幻，闪动着诡异的光芒，牢牢锁住蓝徽容的视线，蓝徽容眼神渐转痴呆，愣愣地望着那元礼。

朦朦胧胧中，蓝徽容觉得自己仿似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泊之前，母亲温柔的笑容洒在碧蓝的湖面之上，随着水波轻漾起伏，静静地望着自己。

她心神一阵激动，缓缓伸出手来，唤道：“母亲，是您吗？是您回来看容儿了吗？”

母亲的笑容越发真切，声音却似在九天云外一般飘缈：“容儿，是，是母亲回来看你了，容儿，你还记得母亲吗？”

“母亲，容儿日夜思念着您，您为什么要丢下容儿？为什么要让容儿做这些事情？”

“容儿，母亲也时刻挂念着你，你有没有保管好

我的遗物？有没有到我坟前上香致祭？”

“母亲放心，您和父亲的遗物我都妥善安置好了，清明我还和莫爷爷去了您的墓前致祭。”

“嗯，容儿做得很好，那母亲留下的那幅《寒山图》，你有没有收好啊？”

“《寒山图》？母亲，您的画我都收好了，只是未曾见过什么《寒山图》啊。母亲，容儿正想问您，您为什么要容儿听从师太的吩咐？”

“师太？师太现在在哪里啊？”母亲的声音幽幽渺渺，细不可闻。

“母亲不记得了，师太是在-----”室外忽然传来一声鸟鸣，蓝徽容心中一震，有一瞬间的清醒，眼前母亲慈爱的面容刹那间变成了那元礼邪笑着的双瞳，她心中大惊，知中了这人的魅瞳之术，无奈身中迷香，又被琴音催眠，真气无法提聚，怎么都无法摆脱那双碧玉似的眼睛的控制。

视线越来越迷蒙，心神越来越恍惚，蓝徽容用仅存的一丝清明，提聚全身气力，猛然咬向自己的舌尖，血腥之气激涌，她奋力喷出一口鲜血，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那元礼面色一变，眼中神光收敛，轻哼一声：“这丫头，倒是心志坚强，害我功亏一篑。”

他慢慢俯下身，凝望着蓝徽容双眸紧闭的娇弱之态，垂落于榻上的如云秀发，脑中浮现那日清晨她飘下城墙的慑人风姿，眼中闪过痴迷之色，喃喃道：“我虽是奉义父之命接近你，却也不枉，哪怕你来日怨恨于我，我也-----。”说着他缓缓伸出手来，颤抖着探向蓝徽容的衣襟。

二八、债主

蓝徽容悠悠醒转，感觉月色下，夜风在耳边呼啸而过，自己似是伏在某人身上，被他负着在山间疾走。

她脑中迅速清醒，忆起先前在禅房内的一幕，心中惊恐，强自挣扎一下，这才发现自己四肢无力，只能微微地颤抖。

熟悉的声音在身前响起：“你醒了？”

听到这熟悉而温和的声音，透着无限关怀和怜惜，蓝徽容心头一松，仿佛找到了世上最温暖的地方，软软地伏在孔瑄肩头，无力道：“谢谢你了。”话一出口，她才觉舌尖疼痛无比，声音也有些含混不清。

孔瑄的身形在山间如暗夜幽灵般疾奔，劲风中，他的声音有些飘忽，也含着几分心疼：“你为什么要这样伤着自己？日后若是变成大舌头了，怎么嫁得出去。”

蓝徽容伏在他的背上，感觉这身躯坚毅厚实，如此温暖，如此安逸，夜风拂过，还隐有一丝令人心颤的温热气息，她的心渐渐宁静，闭上双眼，低声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对我不利？你什么时候赶到的？”

孔瑄轻笑一声：“不早也不晚，那小子想对你无礼时，我正好赶到。”

蓝徽容面上通红，心中涌上感激，勉力抬起右手轻轻捶向孔瑄右肩：“你既知我有难，为何不早些赶到，害我变大舌头。”

孔瑄‘啊’了一声，身躯微微抖了一下，蓝徽容忙道：“怎么了？”

“没什么。”孔瑄笑道：“我是想着，你真变了大舌头，别人不敢娶你，倒是幸事一桩。”

“又来风言风语。”蓝徽容喘气道：“我们现在离西狄军营多远了？”

孔瑄咳了几声：“转过两个山头了，怕他们追过来，没有往安州方向走，我们得在山里躲上一夜。”

蓝徽容听他说话似是真气虚浮，奔走的脚步也越来越沉重，想起先前自己捶上他右肩时的那声轻呼，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快放我下来。”

孔瑄再咳了几声，轻喘道：“没事，一点轻伤，和仇天行对了几招，他也不会比我好过。”

蓝徽容愈发焦急，她知那仇天行身手高强，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又是在万千敌军之中，孔瑄这话说得轻巧，只怕是千辛万苦才将自己救出来的，她挣扎道：“你快放我下来！”

孔瑄口中还在强笑，脚步却越来越踉跄，再奔得一段，终于支撑不住倒在地上。蓝徽容从他肩头滑落，奋起爬到他的身边，竭力将他扶起，入手处湿漉一片，借着月色一看，竟是满手的鲜血，她惊吓下眼泪迸了出来，俯身细看，只见孔瑄右肋下一道长长的剑伤，鲜血仍在不停向外渗涌。

山下隐隐传来战马嘶鸣之声，蓝徽容最初的慌乱过后，知徒惊无益，眼见孔瑄已昏迷过去，她定下心神，盘膝而坐，慢慢凝聚起丝丝真气，驱散迷香之力，渐渐感到体力有所恢复，而人声也越来越近，隐见火光闪烁，她忙站起身来，奋力将孔瑄拖至一处树丛之

中，坐于地上，将他搂在怀中，屏住呼吸，眯眼望向树丛之外。

脚步声踏破山间宁静，火光接踵而来，人声喧腾。

“放仔细些搜了，不要放走了他们！”

“敢伤仇大人，这两人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揪出来可得千刀万剐！”

“说得倒是，不过他们会不会往这边逃啊，他们应该会逃往安州才是。”

“虽说不一定往这边逃，也得搜仔细了，妈的，明天还想着可以直攻到安州，仇大人这一受伤，又得往后拖了。”

“哈哈，海老六，你是一心想着多立些军功，多抢些东朝女人吧。”

“海老六是身手高强，我可只想留着这条小命，打不打安州，与我无关。”

“你这个胆小鬼！”

蓝徽容屏气敛神，默默看着一众西狄士兵沿山路过来，挥舞着刀剑细细搜寻，眼见他们越来越近，知这藏身处并不太隐蔽，只怕很难躲过他们细密的搜寻，而自己真气只恢复了一二成，无法胜过这么多如狼似

虎的西狄兵。

她脑中急转，灵光一闪，悄悄捡起地上一颗石头，奋力向前方掷去，‘啪’声劲响，西狄军齐齐呼喝：“谁？！快去那边看看！”

蓝徽容见他们自树丛前方掠过，知时间紧迫，力运双臂，将孔瑄负上肩头，直往那些西狄士兵方才沿路过来时已搜过的一处树丛窜去，堪堪在树丛中掩定身形，那群士兵急奔回她先前藏身之处。

“从这处扔出来的，妈的，差点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快往这边追。”数十人纷纷扰扰向蓝徽容先前藏身之处的后方追去。

听得人声渐远，火光消失，蓝徽容心头略松，但也知身处险地，不宜久留，她负起孔瑄，借着月色，咬了咬牙，将裙裾挽起，向右首一处荆棘丛中走去。

荆棘丛并不高，仅及她的膝盖，却尖刺横生，她背着孔瑄，不便俯身拨开荆棘，不多时，双腿便被尖刺挂出道道血痕，疼痛难当，蓝徽容知这是唯一能逃生的道路，强自忍住，待得双腿血迹斑斑，方通过那一片荆棘丛。

她感觉到身后孔瑄越来越沉重，而他的呼吸声微

不可闻，心中焦虑万分，仿似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在一点一滴的流失，仿似又有了母亲去世的那一日，看着亲人在眼前离去的那种心痛，她双眸渐渐迷蒙，强自将泪水收住，高一脚低一脚往前走着。

夜空中黑云卷过，遮住了清朗明月，山风渐大，卷起蓝徽容的裙袂，她提尽全身气力，负着孔瑄，也不知在山间走了多久，终寻到一处峭壁，壁前隐有山溪潺潺，才停了下来。

她将孔瑄放于峭壁下的石缝里，见他仍是昏迷，而自己也已筋疲力尽，无力再负他前行，想了一阵，咬紧牙关，拖过数块石头，塞住石缝入口，掩住孔瑄身形，转身往溪边走去。

她知大山的溪涧旁，必生长着可以止血的草药，只是没有火把，月色昏暗，无法视物，她只得俯下身来，用手逐一触摸，用鼻轻嗅，寻找良久，方找到数株‘红花草’。

蓝徽容捧着红花草奔回石缝，将草药嚼碎敷于孔瑄腰间，指尖触及，那道剑伤长达数寸，深入腹中，可以想见当时搏杀的激烈，她眼泪再也止不住，珍珠般地往下滴落，低声饮泣着撕下裙边，替孔瑄包扎起

来。

孔瑄慢慢醒转，迷蒙中听到蓝徽容的吞泣之声，轻咳几下，喘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蓝徽容正自伤心难过，听得他出声，喜道：“你醒了？”心中又是一惊，摸上他的额头：“可别是说胡话。”

孔瑄轻轻握住她覆上自己额头的手，喘气笑道：“虎翼营勇猛无敌的方校尉哭得这么伤心，我还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呢。”

蓝徽容见他这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心中更是难过，却也不再流泪，让孔瑄依在自己身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柔声道：“我们得在这里躲一躲，你得熬过今夜，记住，我还欠着你一件事情没做，还欠着你数顿东道，你可不许就这样走了。”

孔瑄腰间剧痛一阵疼过一阵，唯有依住的蓝徽容体内传来丝丝温柔的力量，撑住他沉重的眼皮，他声音越来越低：“你放心，我这人最小气了，定要收回这些欠债，才会去见阎王爷的。”

这一夜，孔瑄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蓝徽容静静的揽着他，真气逐渐恢复，又逐一输入孔瑄体内，直至破晓时分，她感觉到孔瑄体内有了些许真气流转，

呼吸也渐转平稳，才稍稍合了合眼。

寂静而又喧闹的夜终于过去，霞光悄然透入石缝，蓝徽容感觉到孔瑄似动弹了一下，睁开眼来，却见他明亮的双眸正静静地望着自己，忙问道：“好些了吗？”

孔瑄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淡淡一笑：“我这人太过贫嘴，阎王爷也受不了，又把我踢回来了。”

蓝徽容心头一松，轻笑出声：“原来贫嘴还有这般好处，看来我也得向郎将大人学一学了。”

两人相视一笑，均觉满天乌云渐渐散去，终熬过了最艰苦的一夜，孔瑄虽仍伤势严重，无法行走，但也不再昏迷，而蓝徽容功力也恢复了一半，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一动不如一静，西狄军只怕已在山下设下了重重关卡，防止二人逃往安州，现在一人重伤，一人功力未复，还不如在山间躲上几日，避过风头再说。

蓝徽容细心探过峭壁附近无人，钻到林间摘来一些野果，又寻来一些草药，二人靠于石缝之中，任阳光一寸寸自崖前滑过。

看着孔瑄闭目运气疗伤，蓝徽容靠于石壁前，心绪略略有些纷乱：看来仇天行图谋的竟是那自己也未

曾见过的《寒山图》和师太的下落，所以才会战场上带走自己，才会刻意示好，会在没有套出自己的话之后设下这等奸计，现在看来，只怕那日他所讲的往事也是真真假假，并不可信。

可那《寒山图》究竟在哪里？母亲的遗物自己曾一一整理，并未见过这幅画，还有，师太究竟是何来历？这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何让仇天行不惜费这么大力气也要得到呢？当年之真相，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孔瑄渐觉能提起一二分真气，慢慢睁开双眼，望向身边的蓝徽容，石缝内光线略显昏暗，却也可看到她长长的睫羽在轻轻的颤动，眼中流转着淡淡的忧伤，他心头一痛，轻声道：“在想什么呢？”

蓝徽容回过神来，又想起一事，凝目望向孔瑄：“我想问你一事。”

孔瑄见她神色有些认真，心微微一沉，笑道：“什么事，说吧。”

“你曾与我说过军中曾有女子做过将军，也曾问过我可知兵策一书是何人所著，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蓝徽容平静地望着孔瑄，眸中的那一点光

似梦里的星星，闪烁着绚丽的色彩。

孔瑄捂着腰间伤口，咳了几声，道：“慕家军中有许多老将，都是以前和国的将领，一直跟随着王爷的，我是听他们说的，怎么了？”

蓝徽容转过脸去，望向石缝外正午灿烂的阳光：“那个女将军，霓裳将军，玉清娘，就是我的母亲。”孔瑄轻‘咦’一声，低声道：“难怪岳将军会那般拼命救你，也难怪王爷会那般待你，原来你母亲竟是霓裳将军。”

蓝徽容叹道：“这仇天行也是我母亲的故人，却只怪我太过轻信于他，才连累了你。”她低下头去：“昨夜你若是有个好歹，我可-----”她不敢再往下说，默默咬着下唇，眼帘微闪，心中涌过愧疚之意，却不知自己的这种神情看在孔瑄眼里是何等的温婉静妥，柔情脉脉。

孔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缓缓伸过手去，握住蓝徽容的右手，心中似空空荡荡，又似洋洋溢溢，他眼光锁定在蓝徽容如水眼波之中，低声唤道：“容儿。”

“嗯。”

孔瑄唤她一声，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觉胸口

憋得慌，良久方笑道：“昨夜我若是有个好歹，你倒是可以庆幸少了一个债主了。”

蓝徽容忍不住瞪了他一眼，正待说话，山风隐隐送来一阵呼唤之声。

她一惊，忙俯身将石块垒好，挡在石缝前，孔瑄凝神听了一阵，忽然拉住她的右臂：“你听，好象是侯爷的声音！”

秋阳明媚宜人，洒落于山间树林，光影斑驳，天上白云轻涌，象静静流淌的江间暗涛，虽不汹涌，却漂出一片生天。

慕世琮一身戎装，立于树荫之下，喉间血气翻腾，面上却笑得极为轻淡，看着蓝徽容撑扶着孔瑄从峭壁下钻出，峻峭清刚的男儿手抚腰间，朗朗而笑，清丽皎洁的女子鬓发微乱，裙衫微破，狼狈中却有着一份从未见过的妩媚与纤柔。

他大步走了过去，将蓝徽容的手轻轻拉开，扶过孔瑄，两人相视大笑，孔瑄牵动伤口，咳道：“难怪阎王爷不收我，原来竟是侯爷驾临，贵气太重，将他吓住了。”

慕世琮似是见到多年未见的友人，眼中暖意腾腾：

“原来我这虚衔还有这等功效，倒是不枉。”

他凝目看了一下孔瑄的伤口，微皱了一下眉头：“你是我们慕家军第一高手，伤成这样，可难见人啊。”

他又侧头看了蓝徽容一眼，犹豫了一下，笑道：“总算找到你这个债主了。”

蓝徽容微微一笑，也不说话，将鬓边散发拢了上去。

孔瑄见他突然率兵出现在这敌营附近的大山之内，知事有变化，问道：“侯爷怎么会找到此处来了？”

慕世琮面上似有不悦：“你们两个人，一个一剑退敌百里，一个则更厉害，将西狄十万大军直接赶回去了，你们说说，我还能做什么，只能来找你们了。”

孔瑄和蓝徽容齐感惊讶，孔瑄道：“西狄大军退回去了？！”

“是。”慕世琮将孔瑄扶上士兵抬过来的藤架，一行人往山下走去。

慕世琮边走边道：“我一直派了探子在西狄军附近打探你们的情况，昨夜探子赶回来说，西狄军营中似发生了惊天的事情，派了很多士兵搜山，我知定与你二人有关，就带着人马赶过来了，谁知快到茶恩寺，

探子再回报，说西狄军开始撤往月牙河以北，我想办法抓了几个西狄兵来审问，才知仇天行被你刺伤，伤势严重，无法再指挥作战，已经下令全军撤退回西狄了。”

蓝徽容望向藤架上的孔瑄，两人目光相触，眼内均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和温暖的笑意，慕世琮侧头看着二人神色，脚步稍稍左移，挡住蓝徽容视线，迟疑了一下，轻声道：“容儿，父王要我请你回安州，他有话想和你说。”

蓝徽容立住脚步，百般思量，又看向前方被士兵抬着的孔瑄，抬头道：“侯爷，我-----”她话未说完，慕世琮面色一变，手伸向她的下颌：“你舌头怎么了？！”

蓝徽容见他的手就要托住自己的下巴，急往后退，裙裾却被路边灌木勾住，露出纤细的小腿，昨夜被荆棘挂伤的地方血痕斑斑，慕世琮看得清楚，面如寒霜，眼沉似水，猛然上前，蓝徽容功力未完全恢复，避让不及，慕世琮已扣住她腕间穴道，也不管她挣扎，将她负在身后，大步向山下走去。

二九、清誉

蓝徽容被慕世琮负在身后，心中有些羞涩，想挣扎下来，可不知慕世琮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牢牢扣住她腕间穴道，让她提不起气力，挣脱不开。眼见前方藤架上孔瑄轻笑表情，蓝徽容面上一红，凑到慕世琮耳边轻声道：“侯爷，我自己能走，你放我下来吧。”

慕世琮却不放手，语气有些不耐：“你背过我一回，我背回你，互不相欠。”

蓝徽容微感恼怒，冷言道：“侯爷，男女授受不亲，让别人看见了，可有损我的清誉。”

慕世琮冷哼一声：“清誉？要清誉，你就不要女扮男装入军营。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哪里象一个女子！”

蓝徽容又好气又好笑，索性也不再说，任慕世琮负着自己沿山路而下。

慕世琮略感得意，加上寻回二人，放下心头大石，一路行来，脚步畅快轻松，觉得今年的秋阳实在是灿得耀目，美得惊心。

快到山脚，见下面大批士兵，慕世琮将蓝徽容放了下来，也不看她，径自走到孔瑄身旁，蓝徽容摇了摇头，跟了上去。

到得山脚，军医对孔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士兵们找来马车，众人将孔瑄抬上马车，蓝徽容感到有些疲倦，又不放心孔瑄，也坐了上去。

马车往安州城方向前行，蓝徽容见有些颠簸，恐震裂孔瑄腰间伤口，便坐在他身边，将他轻轻托住，孔瑄本是闭目昏睡，许是感到身躯不再震动，睁开眼睛来，轻声道：“你也一夜未睡，不用管我，眯一下吧。”

蓝徽容正待说话，慕世琮从后方打马过来挑开车帘，看了一眼，不一会儿他也钻进了车内，从蓝徽容手中将孔瑄接过揽到怀中，牢牢托住他的身子，孔瑄觉得平稳至极，伤口不再疼痛，不多时便沉沉睡了过去。

蓝徽容倚住车窗，看着窗外徐徐而过的青山绿水，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情，恍如做了一场大梦，只是梦醒之后，真的要回到安州吗？真的又要去见慕王爷吗？真的不能跳出这个漩涡吗？

她默默看了一眼慕世琮怀中的孔瑄，心中暗叹一声，终将要离去的念头轻轻压了下去。

马车摇摇晃晃，驰往安州城，蓝徽容一夜不曾安睡，又筋疲力尽，靠在车壁上昏然而睡。

慕世琮一时看看孔瑄，一时看看蓝徽容，仿佛觉得自己失去了十日的左膀右臂终于又长回到了双肩之上，冷峻的面容上终露出一丝微笑。

车入安州城，直驶至太守府前，早有士兵赶回来报信，府前人头涌动，群情兴奋，看着孔瑄被抬下马车，苍白的面上微露笑容，蓝徽容清丽的身影跳下车厢，人群爆发出如雷的欢呼之声。

那日清晨，蓝徽容一袭青裙，一柄寒剑，擒伏敌将，退敌百里，又慷慨傲然，以身赴险，亲眼目睹的慕家军和部分百姓早已将事迹传遍了整个安州城，在安州城的百姓心中，她便如同降落凡间的仙子，拯救了全城人的性命，人人皆为她祈福祷告，只愿她能平安归来。

现在又听得她和孔郎将一起重伤敌方主帅，逼得西狄退军，战危得解，再无失城丧命之忧，这感激之情更是无以言表，见她下车，人们欢呼着围了过来，却又皆在她身前数步处停住脚步，似是生怕隔得太近，亵渎了这位如星辰般美丽的女子。

不知是谁，点燃了炮竹和烟花，‘噼啪’之声震天而起，烟花冉冉升空，百姓与士兵们满城欢呼，蓝徽

容静静地环视着这一切，眼眶竟有些湿润，这一刻，她忽然想起母亲轻柔的话语。

“容儿，不管以后你走到哪里，碰到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记住，世上最公道的还是人心，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人心，更不要轻易地否定人心。”

恍惚中，一个人影直冲到她的身边，哽咽道：“阿清哥，我-----”

蓝徽容微笑着拍了拍崔放的肩膀，抬起头来，正望上府前台阶之上微笑看着自己的慕王爷。

她缓缓步上台阶，默然片刻，微微屈膝行了一礼，轻声道：“蓝容见过王爷。”

慕王爷眼中有欣慰，有伤感，更多的是喜悦，只是神情镇定，淡淡笑道：“容儿辛苦了，赶快进去休息吧。”

掌声、欢呼声、喝彩声中，蓝徽容迟疑片刻，终轻提裙裾，迈过那道高高的门槛，步入太守府中。

蓝徽容静静地坐于窗前，看着军医们替孔瑄清理伤口，敷上最好的伤药，细细包扎妥当离去以后，才站起身来，行到床前，俯身道：“感觉好些了吗？”

孔瑄微皱了一下眉头：“一个小伤口，这么多人看

来看去，传出去，真是有损我第一高手的名声。”

崔放蹦了过来，笑道：“阿瑄哥，放心吧，你名声好得很，现在城中军中到处传得神乎其神，说你和仇天行大战数千回合，斗得天崩地裂，星月无光，万兽齐喑，狂魔乱舞，终将他重创于剑下，吓得西狄十大军屁滚尿流，你现在可是大英雄，大豪杰，人人都恨不得来对着你这道伤口来朝拜磕头呢。”

听他那张嘴叭叭呱呱说得有趣，室内众人撑不住都笑了起来，慕世琮反手拍了一下他的头顶：“我看以后你也不用卖烤鸡，去云来阁说书倒是一把好料。”

话一说完，他似是突然想起了某事，冲出房门，不一会握着个小青瓷瓶子冲了进来，直奔到蓝徽容身前，蹲了下去。

蓝徽容瞬间醒悟，急忙伸手将他手中瓷瓶夺过，后退两步，轻声道：“多谢侯爷。”

慕世琮愣了一下，站起身来，面上神情极为不悦，傲然道：“也是，你自己上药吧，免得又说我坏你清誉。”

蓝徽容见他当着众人之面说出这话，哭笑不得，转身向孔瑄道：“你先歇着，我等会再来看你。”不再看向慕王爷和慕世琮，出房而去。

望着她盈盈消失的背影，孔瑄慢慢合上双眼，众人见他疲倦，方才也听得军医说伤势并无大碍，放下心来，除崔放执意要守在他身边，其他人都悄悄退了出去。

慕王爷出得房门，步出数步，沉声道：“各地的驻军都安排好了吗？得防西狄人杀个回马枪，他们这兵退得有些诡异。”

“都安排好了，孩儿晨间观西狄军退兵情况，似是决意全线撤退，并不留回兵之机。”慕世琮恭声答道。

“嗯，不可松懈，你传信给徐文，看看朝廷屯在东线的那几万精锐有什么动向，给我盯紧了。”

“是。”

慕王爷停住脚步，神情不悦，冷声道：“还有，以后不许你在容儿面前耍性子，不得欺负她。”

慕世琮应了一声，待慕王爷行开，面容一冷，低声道：“我还欠着她的，怎么会欺负她。”

蓝徽容出得房门，早有侍女迎了过来，将她引至太守府后院一处小阁楼内，梳洗换衫，又将伤药涂于腿上伤口，想到终逃离险境，孔瑄伤势也无大碍，感觉神清气爽，分外舒畅，不多时，太阳西沉，便有侍

女过来，说王爷请蓝小姐过去共进晚餐。

蓝徽容一路回到安州，也已打定主意，待孔瑄伤势好转，便要离开慕王军，她身份已露，无法完成师太交予的任务，内心深处也不愿再身陷于上一辈的恩怨情仇之中。

不知是何原因，她总觉得慕王爷绝不会象仇天行那样伤害于自己，所以听得他相请，蓝徽容也心情坦然，随着侍女进了东花厅。

厅中并无他人，仅慕王爷在座，蓝徽容坐于下首，二人静静用过晚饭，侍女们奉上茶来，蓝徽容也不说话，敛眉低目，静待慕王爷开口。

慕王爷面上云淡风轻，默然注视着眼前的这个女子，她的眼睛好似清澈见底的小溪，她的眉眼又似脉脉叠翠的青山，她有她母亲的清丽和英爽，却又比她母亲多了一份沉静与刚毅。

他无法忘记那日清晨，她女装出现在自己面前，毅然飘下城墙与敌决战，傲然纵身上马前往敌营，那一幕幕，这十日来一直在他脑中，与二十多年前的往事相纠缠，相重叠。

她的相貌并不似清娘，但又让人觉得清娘就在眼

前，她不及清娘美丽，但她的风姿却比清娘更胜一筹，这一刻，他莫名的一阵烦闷，忽然想道：她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清娘当年逃脱简南英的追捕后到底去了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清娘，真的不在人世了吗？

这种种疑问盘桓在他的脑海，却怎么也没有勇气向她询问，纵横沙场、高居王位、名震宇内二十多年的他，在这个年轻的女子面前，竟感到一丝软弱与无助。

良久，慕王爷方语调滞涩道：“你母亲她-----”

“已于去年冬天过世了。”蓝徽容平静答道。

隐隐知道但又不想面对的事实象狂风般怒吼，大哥、清娘、铁成还有那么多苍山的兄弟悉数离去，曾经的慕少颜终孑然一身，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也许，慕少颜也早已死了，活在这个世上的只是这个可怜可悲、悔恨无穷的慕王爷而已。

二十多年的时光原来过得这么快，苍山的快乐仿佛就在昨日，曾经的单纯与稚嫩，为什么要变成勾心斗角的残酷与阴沉，曾经的意气少年为什么要鬓生白发、心力交瘁？

蓝徽容听得慕王爷端住茶盏的手在微微颤抖，抬起头来，对上的是一双悲伤绝望的眼睛，她心内恻然，站起身来，行到慕王爷身前盈盈跪落：“王爷，您曾经是我母亲的结义兄弟，按理我应该称您一声舅舅，只是容儿经过这些天来的考虑，不想再介入长辈们的往事之中，您就当从未见过我，我也不会再告诉您有关母亲的一切事情，待孔郎将身体康复之后，我便会离开，您是朝中重臣，护国柱石，身份尊贵，以前的人和事，就请您都忘了吧。”

不等慕王爷开口，她已站起身，翩然步出花厅。慕王爷凝望着她的背影，手中的茶盏轻抖几下，猛然迸裂。

蓝徽容在慕王爷面前说出这一番话之后，感觉无比轻松，虽然觉得有些对不住无尘师太，也未能遵从母亲的遗命，但她却好象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也不再是遍地荆棘。

只是内心深处，她总觉得有丝丝莫名的情绪在轻扯着自己的五脏六腑，叫她无法下定决心，就此飘然离去，除了因为孔瑄为救自己而受伤，情理上不能就此离开，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呢？

她轻轻推开房门，药香扑鼻而来，崔放正端着一碗浓浓的草药送至孔瑄床前，蓝徽容忙行了过去，将孔瑄扶起，孔瑄接过药碗一饮而尽，笑道：“原来受了伤，有人服侍的感觉这么好，看来以后得多挨几剑才是。”

崔放沉下脸来：“阿清哥，咱们出去，让他尝尝乱说话，没人服侍的滋味。”说着将药碗一顿，甩门而去。

蓝徽容与孔瑄相视一笑，孔瑄躺回枕上，悠悠道：“总算把这小子激走了，老是在我耳边聒噪，又不吃饭，犟得象头牛。”

蓝徽容见桌上还放着一碗粥，似是已经凉了，忙问道：“怎么？吃不下东西吗？”

“那些军医，死脑筋，凭什么受了伤只能吃清淡的东西。”孔瑄忽然笑了起来，望向蓝徽容：“你欠我几顿东道来着？”

“三顿，怎么，怕我赖帐啊？”

孔瑄眼睛微眯，有些讨好似地笑道：“要不，你弄只烤鸡给我吃，算请我一顿，可好？”

蓝徽容将脸一沉：“看来阿放还真没说错，得让你尝尝没人服侍的滋味。”说着往屋外走去。

“容儿。”身后传来孔瑄一声温柔的轻唤，蓝徽容心跳竟似有一刻的停顿，她缓缓转过身来，只见孔瑄笑得无限眷恋，望着自己。

她莫名的觉得一阵心慌，默默走了过去，坐于床边木凳之上，孔瑄慢慢合上双眼，轻声道：“容儿，不要走，陪我一会。”

蓝徽容轻应了一声，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只是低头静静地看着裙边上绣着的蝴蝶兰，任自己的心幽幽荡荡，伴着略带紧张的呼吸声在这静室内徘徊。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不见孔瑄说话，抬起头来，才发觉他已沉沉睡去，唇边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蓝徽容呆望着他清朗的面容和这丝微笑，再度觉得有一种柔如柳丝的情绪在体内翻涌，缠绕住她的心，一层又一层，她静默片刻，替孔瑄将被子掖好，慢慢走了出去。

八月十三的月儿已近圆朗，秋风轻淡，太守府后院内种满了海棠，嫣红一片，院外，城中百姓的庆祝之声此起彼伏，仍有人在燃放着喜庆的烟花，蓝徽容在木栏上坐下来，深深呼吸，平定着那颗纷乱的心。

夜色迷蒙，月洒清辉，浓雾卷过满院的海棠花，慢慢卷上她的裙角，也渐渐湮湿了她的秀发。

更深露重，蓝徽容直到子时三刻，才转身回到房内，坐于孔瑄床前，良久地注视着熟睡中的孔瑄，这一刻，她觉得比当初决定遵从母亲遗命时更为彷徨，她依在床边，柔肠百转，心绪纷纭，直至快天亮时才迷蒙睡了过去。

清晨，急促的脚步声将她和孔瑄同时惊醒，崔放推门奔了进来，圆脸上满是焦虑，嚷道：“不好了，侯爷不见了！”

作者有话要说：某楼今日起出差八天，期间尽量保持两日一更，如因特殊情况未能及时更新，请静候。

三十、去留

蓝徽容按住要爬起来的孔瑄，问道：“怎么回事？”

崔放急得快要哭了出来：“侯爷昨天下午谁都没带，一个人出了城，在北门口撂下一句话，说去去就回，守城的士兵们以为他去城外兵营之中，谁知到现在都不见人影，先前王爷派人去附近的军营找了一遍，都说没见过他，这西狄人才刚退走，万一有个伏兵啥的，

可怎么办？”

孔瑄与蓝徽容对望一眼，孔瑄道：“阿放你别急，侯爷不是那等鲁莽行事之人，再说他的身手，只要不是千军万马，自保逃难总是可以的。”

崔放听他说得有理，略略心安，蓝徽容站起身来：“阿放你留在这，我去找找。”

蓝徽容骑着马向北门而去，一路行来，百姓和士兵们皆对她极为恭敬，还不时有人上前向她行礼，她面上始终保持着淡淡的微笑，由于她那日是在晨霞下一剑退敌，自此，安州城的百姓便皆称她为‘蓝霞仙子’，蓝徽容听到这个称呼，也只是微微一笑。

她打马出了北门，一路往茶恩寺方向寻找，由于西狄大军刚撤，路上皆是调动往来的慕王军，却始终不见慕世琮身影，寻了大半日，眼见已近黄昏，她又挂念孔瑄伤势，只得回了安州城。

太守府内，东花厅之中，诸官吏将领正在细禀战后安置事宜，慕王爷面色阴沉，众人皆有些心惊胆颤，小侯爷失踪，蓝小姐又单独出了城，在这敏感时刻，着实让人替他二人捏了一把汗。

待侍从来报，说蓝小姐已回到府中，慕王爷面色

才缓和下来，众人也皆松了一口气，见蓝徽容从厅前回廊飘然而过，步往后院，也不进来见礼，慕王爷轻叹一声，道：“都散了吧，那小子也不用去找了。”

孔瑄和崔放一整日闷在房中，又不见二人回来，正有些焦虑，见蓝徽容推门进来，皆长舒了一口气，崔放急道：“找到侯爷了吗？”

蓝徽容摇了摇头，见孔瑄已能下床行走，柔声道：“虽好些了，还是多躺着的好。”

孔瑄微笑道：“我这人，能站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躺着。”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人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三人齐齐转头望去，只见慕世琮满头大汗，尘土满面，神情却极兴奋，直冲到蓝徽容面前，拽住她的左手便往外走，口中说道：“快跟我来！”

孔瑄和崔放还来不及出声，他已拖着蓝徽容出了房门，孔瑄忙对崔放道：“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蓝徽容被慕世琮大力拽着往府门口疾走，她急运内力，将慕世琮的手甩开，停住脚步，冷冷道：“侯爷，你-----”

“青一云。”慕世琮微微侧头，眼中透着得意的笑

容，轻轻吐出两个字。

蓝徽容‘啊’了一声，眼睛一亮，身形如乳燕投林，穿庭过院，直奔到太守府大门口。

到得门口，蓝徽容纵身上前，抱住被系于门前石柱上的青云的头颈，喜极而泣，青云乍见主人，也是极为兴奋，不停地甩着马尾，将头在蓝徽容怀中轻轻厮磨。

蓝徽容轻抚着青云光亮的鬃毛，显见是已用心洗刷过，想起青云当初是放逐在月牙河畔，而由这安州城到月牙河畔足有数百公里，慕世琮一日一夜间竟将青云寻了回来，又是在敌军刚退之际，不知是何等的奔波与劳累，她凝望着他满面的灰尘和汗水，心中感动，低声道：“侯爷，多谢你了，当初我入你军中确是别有目的，实在是对不住你。”

慕世琮轻咳一声，淡淡道：“不用谢我，虽说你是不怀好意而来，但你救过我一命，我帮你找回青云，正好扯平，好了，欠你的债，我还清了。”说着拍拍身上尘土，扬长而去。

蓝徽容望着他的背影，笑了一笑，回转身来，早有士兵恭敬地带着她将青云牵往马厩。

她将青云系于木栏之上，轻轻地替它梳理着鬃发，见四周无人，低低道：“青云，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青云仰起头来，长长地嘶鸣了一声，蓝徽容笑着拍上它的头顶：“知道了，会走的，我记得答应过你，带你到苍山找水草最美的地方，放心吧，我不会食言的。”

片刻后，她眉头微蹙：“可是青云，我还欠着他一件事情没做，还欠了好几顿东道，是不是得还清了再走啊？”

青云轻轻喷鼻，将头甩了一甩，蓝徽容有些好笑，也觉自己如孩童一般，竟在这与青云一问一‘答’，决定人生大事，未免太过幼稚，不过这样一来，彷徨的心情也略得放松，她抱过草料放至槽中，转身走向后院。

天色渐晚，蓝徽容到厨房端了一碗粥，走进孔瑄房内，慕世琮和崔放正与他说笑，见她进来崔放忙上前接过粥碗。

看着孔瑄老老实实将粥吃完，却吃得愁眉苦脸，蓝徽容柔声道：“等你伤势好一些，军医说可以了，我

再弄只烤鸡给你吃。”

崔放大喜：“那有没有我的份？”

蓝徽容笑道：“我可只负责烤，这鸡嘛，得是野鸡才烤得出美味，阿放你负责去抓来。”

崔放拍胸脯道：“放心吧，包在我身上，等过几天回了潭州，我带你去小寒山游玩，那里野鸡多得很，顺便捉它几只回来，让王府里的人都见识见识你的手艺。”

慕世琮也来了兴致，笑道：“不错，回潭州，我带你到处去玩一玩，泛舟、打猎、赛马还是斗犬，随你选。”

蓝徽容见他二人说得热烈，微微一笑，轻声道：“多谢二位，不过，我不会去潭州，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了。”

室内一片寂静，慕世琮的笑容渐渐冷却，面上如罩了一层寒霜，冰棱子似的眼神盯着蓝徽容，冷冷道：“你要去哪里？”

“看着吧，还没想好，想到处走一走。”蓝徽容被他锐利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舒服，转过头去。

崔放大失所望，哀声道：“阿清哥，啊不，容姐姐，

你就真的不能留下来吗？”

蓝徽容听他语气哀哀，也觉有些舍不得，强笑道：“等日后有了机会，我自会到潭州来看你们。”

慕世琮目光如尖锥一般，行到蓝徽容面前，俯视着她狠声道：“方一校一尉，你当我虎翼营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啊？你听着，你若是敢擅自离开，我就以逃兵之罪处置你！”说着甩手出了房门。

崔放见他发火，吐了吐舌头，也跟了上去。

天色已黑，蓝徽容沉默片刻，站起身来将烛火点燃，回过头却见孔瑄正静静地望着自己，眼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她走到床前坐下，艰难开口，却觉得自己的声音似是远在天际：“你的伤势好一些，我就要走了，这么多日子，多谢你的照顾。”

孔瑄默然无语，良久方道：“真的一定要走吗？”

蓝徽容一阵心乱，也说不出话来，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孔瑄心内暗叹一声，闭上双眼，轻声道：“也好，你还是不要留在这里，远远地离开这些是是非非，去苍山雾海，过你梦想中的生活吧。”

蓝徽容似有千言万语，喉头却似有无形之物堵住了一般，眼中渐渐浮上水影，寂静的室内，她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纷乱的心跳声，和孔瑄时轻时重的呼吸声。

月华由窗上一分分的透进来，清幽渺然，蓝徽容觉得自己的心仿佛也融在这月色之中，揉合着淡淡的忧伤与离愁。

院外传来‘梆梆’的更鼓声，蓝徽容站起身，声音如飘在云端：“你早些休息吧，我明天早上再过来。”

“嗯。”孔瑄也不睁眼，低低应道。

蓝徽容轻手带上房门，孔瑄慢慢睁开双眼，眸中渐涌浓郁的离愁。

蓝徽容出了房门，走出几步，脚下竟微微踉跄，胸口似有什么东西绞住了一般，透不过气来，她缓步走到院中石凳上坐下，长发随风而拂，遮住她的双目，迷乱了她的心神。

一个黑影缓缓步近，蓝徽容抬起头，慕王爷正负手立于她的面前。

蓝徽容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他，月华照映下，慕王爷看到她的眼神，就如多年前清娘听说简南

英要离开苍山时的眼神一样，令他伤痛难言。

他在蓝徽容身边坐下，温和道：“世琮是不是欺负你了？”

“没有。”蓝徽容轻声道：“侯爷心地仁善，怎会欺负我。”

慕王爷淡淡一笑：“他那性子，象我年轻的时候，以后，他若是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和我说。”

蓝徽容平静道：“以后，我也不会再和侯爷见面，王爷的忧虑倒是多余了。”

“容儿。”慕王爷沉默片刻，沉声道：“你随我去潭州，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到那个人，你自然就知道一切，也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蓝徽容心头一跳，冷静下来，坦然望向慕王爷：“王爷，我不怀好意而来，蒙您优待，十分感激，但您也不必再费心思找到容儿身后那人，仇天行骗不出的，您也骗不出。”

慕王爷眉头微皱，苦笑一声：“你身后何人，我能猜到，仇天行是谁，我也已想到了，只是真没料到，叶天鹰当年竟然没有死。”

蓝徽容心中暗凛，低下头去，不再出声。

“容儿，你还是不要轻易决定离开，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会有戒心，不敢相信，你随我回潭州，去见那个人，只有他说的，你才会相信。”慕王爷望向天边一轮圆月，悠悠道：“也只有你，才能替我告诉你母亲在天之灵，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蓝徽容心中一阵怅然，低声道：“我母亲她，从未和我说过以前的事情，我也知仇天行对我说的，必定不是事实，但您说的，我也不会全信。”

慕王爷沉默片刻，身子微微倾向蓝徽容的耳边，极轻的声音直冲入她的心中：“那你就随我去见那个人，他说的，你必定相信，这个人，今年三十三岁，右肩上有一粒红痣。”

蓝徽容一声轻呼，慕王爷已站起身来，飘然而去。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蓝徽容惊讶、彷徨、迷惑，种种情绪袭上心头，慕王爷说的是真的吗？随他去潭州，真的可以见到太子皓吗？如果真是如此，自己还要不要离去呢？

月光洒在满院的海棠花上，洒出一片瑰丽的红，极淡的花香在空中徐徐袅绕。秋夜的微风，透着清凉，夹着轻寒，拂过蓝徽容的面颊，她转头望向孔瑄房中

那一点朦胧的烛光，嘴角慢慢涌起一丝笑容。

只是，真的是为要见太子皓而留下来的吗？蓝徽容整夜都这样问着自己，却有些怕去面对那个真实的答案。

第二日是中秋节，敌兵已退，家园得保，安州城内喜气洋洋，百姓们推举德高望重的夫儒向慕王爷请愿，说是王爷等人即将回潭州，安州城的百姓们要趁中秋佳节，在城东紫玉桥前举行秋宴，一来庆祝佳节，二来为众人送行，最重要的是表达安州百姓对慕王爷、小侯爷、蓝霞仙子、孔郎将及全体慕家军将士们的感激之情。

崔放听说晚上有盛宴，自是兴奋得手舞足蹈，不时跑到紫玉桥前，又跑回来大肆渲染，说百姓们正将紫玉桥前布置得花团锦簇，流光溢彩，孔瑄与蓝徽容听了都只是微微一笑。

慕世琮却一整日都寒着脸，只是偶尔和孔瑄说说话，目光掠过蓝徽容，稍作停留，便转了开去。

孔瑄身强体壮，内力浑厚，伤势好得极快，除了不能运力提气，已能正常行走。日暮时分，蓝徽容帮他换上一袭天青色锦袍，众人簇拥着慕王爷和慕世琮

往紫玉桥而去。

紫玉桥畔一带绿水，桥边数颗高大的槐树，槐树下青石广场上摆开上百桌宴席，正对着紫玉桥的东首则搭起了一座彩台，披红挂彩，灯火辉煌。

众人一路行来，街巷上围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到得紫玉桥边，郑太守恭敬地将众人引到台前首席坐下，慕王爷自是坐了上首，他含笑招呼蓝徽容坐在他的左侧，孔瑄坐于他的右侧，崔放欲挤到蓝徽容左边坐下，却被慕世琮拎于一边，只得嘟囔着跑到孔瑄身边坐下，诸官吏将领均知他深得王爷和侯爷宠爱，倒也不去与他计较。

慕世琮在蓝徽容身边坐下，瞥了她一眼，想起她昨日说要离去时的平静神态，莫名的一阵烦闷，蓝徽容似是感应到了他的目光，抬头向他轻轻笑了一笑，慕世琮见她笑得极是轻松，更觉剜心般的难受，冷冷道：“要走就早些走，反正我欠你的已经还清了。”

蓝徽容见他赌气，颇觉有趣，抿嘴笑道：“我本是想走，可又怕你把我当逃兵抓回来治罪，这可怎么办呢？”

慕世琮一愣，转而大喜，猛然伸手握住蓝徽容的

双肩，大声叫道：“你不走了？！”

他声音极大，众人听得清楚，上千道目光投射过来，孔瑄手一抖，眼神略带忧虑，望向蓝徽容。

蓝徽容有些羞涩，身形稍稍后仰，挣脱慕世琮的双手，冷声唤道：“侯爷！”

慕世琮这才醒觉自己失态，见身边各官吏将领皆张大嘴望着自己，面色一寒，冷冽的目光扫过众人，众人一阵心惊，不敢出声，低下头去。

正在有些尴尬之时，金锣敲响，丝竹传音，彩台上云袖曼舞，歌声袅袅，众人忙重新热闹寒喧，气氛迅速恢复正常。

慕世琮心情大好，俊目生辉，一轮酒罢，便有了些微醉意，他终忍不住凑到蓝徽容耳边轻声道：“为什么又不走了？”

蓝徽容见众人均嘴角含笑望着自己和慕世琮，似在看着一对佳偶，孔瑄却一直低着头，心中莫名的一慌，将身躯稍稍右移，微讽道：“侯爷，不是您说要治我逃兵之罪的吗？”

慕世琮见父王凌厉的眼神投来，悻悻道：“我哪敢？”说着转头望向彩台之上。

蓝徽容有些恼他，看着台上正在轻歌曼舞，想起一事，促狭心起，拈起桌上一粒花生掷向孔瑄，孔瑄抬起头来，蓝徽容微笑着做了一个下棋的手势，又向慕世琮撸撸嘴，孔瑄会意，点了点头，蓝徽容得意而笑。

慕世琮自是不知道他二人这番暗流，心中正在莫名欣喜之时，耳听得孔瑄唤道：“侯爷！”

“啊？什么事？”他转过头来。

“值此全城喜庆，共祝秋节之际，末将想请侯爷履行一下您的诺言。”孔瑄闲闲说道。他声音稍大，众人都听得清楚，十分好奇，纷纷转过头来，想知道小侯爷究竟许下过什么诺言。

慕世琮一愣：“什么诺言？”

孔瑄悠悠道：“侯爷不是曾经下棋输给末将，应允要在众人面前唱首歌，跳支舞的吗？现在就请侯爷上台，履行这个诺言吧。”

他这话一出，崔放率先拍手叫好，众人虽有些畏惧慕世琮素日冷威，但见今日确是喜庆日子，也一哄而起，有那等坐得远的将士和百姓听得侯爷亲献歌舞，千载难逢，纷纷往彩台方向拥来。

慕世琮愣得片刻，眼神一黯，默默起身，向彩台走去。

蓝徽容看得清楚，心中一沉，知慕世琮是想起了那夜没于月牙河以北的几千名虎翼营将士，当初输棋时他曾应允要在虎翼营的兄弟面前唱歌跳舞，可现如今，大多数兄弟已经不在，他定是时时想起来，黯然神伤吧？

这一刻，她十分后悔让孔瑄提出这个要求，不由望向孔瑄，两人目光相触，都明了对方之意，齐齐站了起来，孔瑄唤道：“侯爷！”

慕世琮停住脚步，转过头来，却不说话。

“侯爷，我们来为您伴奏和歌一曲《望青山》，就以此曲献给虎翼营和慕家军中的死难兄弟吧。”孔瑄轻声道。

慕世琮看看他，又看了看蓝徽容，眼中渐涌暖意，微微点了点头。他与蓝徽容伸出手来，架住孔瑄，三人飞身上台，孔瑄取过铁绰板，蓝徽容执起铜琵琶，慕世琮接过崔放递来的三尺青锋，紫玉桥畔，一时鸦雀无声。

月华当空，彩灯生辉，秋风吹来阵阵桂香，满天

馨云流动。琵琶声起，铁绰板响，金戈铁马之声激昂铿锵，慕世琮身形矫健，随着悲壮的乐声剑舞游龙，锋烁寒光，意如素霓，飒沓如风。

空气似乎在这一刹那凝结，千万双眼睛随着慕世琮舞剑之姿心驰神摇，仿见苍茫大地狼烟四起，壮士悲歌纵马沙场，人人心中豪气上涌，血脉贲张之时，狂放的男子歌声与婉转的女子低吟以一种奇怪而又极和谐的韵律起转承合，杂相糅之，直冲夜空。

“沧浪濯缨，风雷激荡，寒剑映雪，月照松冈。壮士策马渡悬崖，悲歌一曲望北疆，不为仇怨不为恩，纵死也留侠骨香，扬鞭四海笑生死，月牙河畔看苍茫。俱休矣，青山处处有沧桑。”

这一夜，紫玉桥畔，铁板琵琶，剑气纵横，慷慨豪杰，飒爽英姿，三人齐歌这首《望青山》，明月秋风之下，醇酿佳肴之间，饮醉了无数男儿，倾倒了多少儿郎。

作者有话要说：人在旅途，看到蒲萱的长评，优美的文字和贴心的评论，十分开心，谢谢。

静夜，看到白纸的归来，十分感动，一直很想念白纸，想着是不是我的文写得不好了，白纸不见了，

原来你一直在某楼身边，白纸，回群里来吧，大家都想念你呢。

另也要感谢更多的不再潜水的亲们，某楼知道，要从深海浮上来冒个泡是多么的不容易，多谢了。

三一、表白

八月二十，晨风轻拂，慕王爷一行率着万名精锐启程离开安州，一路驰回潭州。

经过这几日来的调配，慕家军主力驻扎在边境各地，以防西狄军再度来袭，孔瑄伤势大好，只是依然不便骑马长途奔波，便与崔放、蓝徽容一起坐于马车之内，行不多远，慕世琮不甘独自骑马，也爬了上来，四人言笑晏晏，蓝徽容便暂时将因去往潭州而带来的一丝不安悄悄压了下去。

一路上，秋光明媚，景色宜人，大战初歇，行人渐多，大军所过之处，百姓们皆夹道欢迎，四人之中，崔放最是兴高采烈，慕世琮也满心欢畅，孔瑄与蓝徽容虽各有心思，但受他二人感染，不多时，也放下那些思虑，这一路行来，欢歌笑语，乐意融融。

潭州是慕王爷驻府之地，自是繁华之城，房舍高

低错落，琉璃彩绘，生动而精致，街道纵横交错，青砖铺路，古朴而大气。听得慕王爷率军归来，潭州百姓倾城而出，夹道欢呼，人人均想一睹传说中的蓝霞仙子风采，蓝徽容纵是一贯从容淡定，听得车外呼叫之声，不由也有些赧然。

孔瑄难得见到她有这等羞怯神态，身子微微右倾，贴近蓝徽容耳边，轻笑道：“怎么，你这蓝霞仙子还有怕见凡人的时候？”

蓝徽容侧头望着他俏皮而笑：“我这仙子哪有郎将大人威武，一剑可抵十万雄师。”

慕世琮坐于二人对面，看得清楚，猛然俯过身来，将蓝徽容左手一扯：“你让开，我和孔瑄有话要说。”

蓝徽容被他大力一扯直扑向对面座位，马车一阵轻晃，她瞪了慕世琮一眼，转头与崔放轻掀车帘，见车外人头涌涌，还有许多人跟着车马而奔，两人急急将车帘放落下来，吐舌而笑。

孔瑄等得一阵，不见慕世琮说话，讶道：“侯爷，你不是有话要和我说吗？什么事？”

慕世琮‘啊’了一声：“什么事来着？我也忘了。”

崔放拍着车壁大笑：“侯爷也会忘事，可有些稀罕，

若说您会忘了某位小姐，我倒是相信。”

慕世琮满脸不悦，冷声道：“阿放你坐规矩些，老是动来动去的，成何体统。”

慕王府位于潭州城东，红墙砖道，彩绘琉璃，赫赫府第门前悬挂着黑底金边匾额，上书端严肃穆的三个大字‘慕王府’。

此时王府中门大开，官道上，将士们沿街排开，拦住蜂涌而至的人群，王府大门前，数十名环珠戴翠的华服妇女簇拥着两位女子静然而立，当前一位年约四十，一袭紫罗凤裙，柳眉杏目，气质文雅中透着一丝华贵，虽已上了年纪，但仍可见年轻时的秀丽，立于她身后的一位年轻女子年约十七八岁，玉肌雪肤，眉似青黛，目如秋月，雪腮之上梨窝浅绽，身形婀娜，望之恍如神仙妃子。

见慕王爷策马而来，中年秀丽女子当先迎了上去，慕王爷纵身下马，她盈盈行礼：“王爷辛苦了！”身边诸人纷纷跪落于地，‘王爷’‘王妃’的呼声充塞于街道上空。

慕王爷微微点头：“王妃也辛苦了！”夫妻二人相视一笑，慕王妃似是有些激动，往街道尽头看了一眼，

目中满是期盼之色：“那孩子呢？你不是传信说她会随你一起回来的吗？”

慕王爷轻声道：“孔瑄不能骑马，她在车中陪着他，一会就过来了。”

慕王妃似喜似悲，哽咽道：“真的是清姐的女儿吗？清姐她，真的不在了吗？”

慕王爷盯着她看了一眼，她才猛然醒悟，所幸周围的人隔得较远，未听清她的说话。慕王爷怅然望向街道尽头徐徐驰来的马车，压低声音道：“你先别和她讲以前的事情，这孩子，与清娘有些不同，我们先把她留下来再说。”

马车缓缓在王府门前停住，慕世琮当先跳落车来，看向慕王妃唤了一声‘母妃’又转过身去，慕王妃身后那绝色少女呼得一声‘侯爷’，上前两步，见慕世琮恍若未闻，面上闪过诧异之色，默然停住脚步。

车门轻启，崔放扶着孔瑄下了马车，三人同时将手伸向车内，蓝徽容微觉好笑，扫了三人一眼，三人又同时将手收了回去。

蓝徽容轻纵下马车，刚一抬头，香风袭来，慕王妃将她搂入怀中，潸然泪下，慕世琮虽知蓝徽容的母

亲与父王是故交，却未料到母妃看到她竟是如此激动，不由十分讶异，唤道：“母妃！”

蓝徽容这才知抱住自己的竟是慕王妃，她感觉到王妃的身子在轻轻颤栗，哭泣之声饱含思念与伤悲，心中讶异，缓缓抬起手来抚住慕王妃双肩，柔声唤道：“王妃！”

慕王妃这时才细看向她的面容，依稀找到当年那个对自己呵护备至的金兰姐姐的影子，悲从中来，低头饮泣。

慕王爷缓步过来，沉声道：“都进府再说吧。”

慕王妃这才醒觉是在府门前，千百双眼睛正看着自己，实在有失王妃的尊严，忙收住泪水，紧紧握住蓝徽容的左手，引着她向王府内走去。

慕世琮与孔瑄对望一眼，随后而入，那绝色少女轻唤一声‘阿瑄哥’，二人也未听见，眼见二人飘然而过，她面上诧异之色愈浓，一把将崔放拖住：“阿放，侯爷和阿瑄哥怎么了？”

崔放有些摸不着头脑：“蕤姐姐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怎么了？”

蓝徽容被慕王妃牵着步入正厅，只见厅内陈设典

雅，华贵中不乏清致，厅内铺锦展簟，瓶插鲜卉，流动着馥郁的清香。

慕世琮这才步到慕王妃身前正式行礼，慕王妃也不理他，只顾拉着蓝徽容的手轻抚她的面容，泣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蓝徽容知这慕王妃必与母亲有旧，见她眼中慈爱之意甚浓，话语中又饱含深情，心中感动，盈盈行礼道：“蓝容拜见王妃！”

慕王妃见她落落大方，气质端凝，更是喜爱，一个念头升起，转头向慕王爷道：“王爷，我想与您商量一事。”

慕王爷坐于椅中，端过下人奉上来的清茶，微笑道：“我也正想与你商量此事。”

慕王妃一喜：“原来王爷和我想到一块去了，那就这样定了。”她转过身来，见厅中已无外人，拉住蓝徽容道：“容儿，我与你母亲是金兰姐妹，现在既然你母亲不在了，我想替她照顾于你，不如，你做我的女儿好不好？”

蓝徽容一惊，未及说话，慕世琮冷着脸道：“不行！我不同意！”

厅内诸人齐感讶异，望向慕世琮，慕王妃嗔道：“琮儿怎可如此无礼？不许你这样，这个女儿我收定了。”

慕世琮急切下呼出声来，可又不知自己为何要反对母亲将容儿收为义女，见众人目光复杂地看着自己，面容微寒，冷冷道：“她是我虎翼营的人，如果变成了我的妹子，我以后可怎么指挥她，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说着甩手而去。

聂蕤凝望着他的背影，目中闪过复杂的光芒，又看了一眼蓝徽容，悄悄出厅，追向慕世琮。

蓝徽容退后两步，向慕王妃衿衿施礼，轻声道：“容儿谢过王妃厚爱，但容儿乃王府过客，并不会在此长住，此间事了便会离去，与其到时惹王妃思念，还不如现在淡然相处为好，还请王妃见谅。”

慕王妃还待再说，慕王爷站起身来：“既是如此，强求不来，容儿你先住下，其他事情到时再说吧。”

慕世琮心神不安地回到书房‘墨月阁’，坐于案后，俊眉微皱：自己到底为什么反对母妃将容儿收为义女呢？自己不想她离开，如果她真的成为了义妹，岂不是更有理由将她留下？

一双柔若无骨的手轻蒙上他的眼睛，慕世琮将那纤手扳开：“蕤儿别闹了！”

聂蕤美丽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缓缓收回双手，步至一旁坐下，细看慕世琮面色，心神郁郁。

为什么，短短的四个月时间，侯爷变化这么大？虽说，她心里也清楚，侯爷待她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父亲因他而去世，他心中暗怀愧疚，所以才让王妃将她接入王府中居住，但以前他何曾向她用过这种语气，难道，竟是为了那个并不是十分美丽的女子吗？

两人默默无语，各想各的心事，目中俱是惊疑之色。

孔瑄双手抱于胸前，倚住门框，细看二人神色，笑道：“怎么了？刚回来，才一见面，就又闹别扭了？”

慕世琮跳了起来，拉住孔瑄的手往外走去：“孔瑄，走，我们请她吃饭，请她游玩，快些把欠她的给还清了，她要走就随她走好了！”

蓝徽容被慕王妃安置在东偏院住了下来，本依着王妃意思，便要她住于正院暖阁之内，也好就近照顾，但蓝徽容言道自己素喜清静，不愿惊扰王爷和王妃，

慕王妃无奈，才命下人打扫好东偏院，换上崭新的铺陈，一应物事准备停当，更拨了十来个婆子侍女过来服侍。

蓝徽容见这富丽堂皇的阵势，倒也不惊不乍，坦然处之，言语中有意无意透露自己练功不能让旁人看到，慕王妃忙又将众婆子侍女收了回去。

蓝徽容觉这慕王妃待自己如亲生女儿一般，心中感动，但也备感烦忧，自己一心想跳出这个漩涡，为何又要随慕王爷前来潭州呢？难道真的是为了见到太子皓吗？

现在，慕王妃这般优待于自己，显是倾注了全部的母爱，若不及早离去，越陷越深，他日，自己还能狠得下心，提得动这脚步吗？

当晚，慕王府花厅内摆下家筵，一来庆祝王爷与侯爷荣归，二来欢迎远道而来的蓝小姐，除了慕王爷一家和孔瑄、蓝徽容，在座的还有聂蕤。

慕王爷此时已换回便服，浑身上下并无华贵饰物，但自有一股雍容气度，他见蓝徽容垂下眼帘，静默无语，冷静中透着疏离，心中暗叹，慕王妃知他所想，忙向慕世琮使了个眼色。

慕世琮已知蓝徽容拒绝了母妃想收其为义女的提议，心情愉悦，端起酒杯举到蓝徽容面前：“方——校——尉，我敬你一杯，以谢你救命之恩！”

聂蕤娇笑道：“侯爷，你怎么还叫容姐姐为方校尉啊？”

慕世琮瞥了正举杯轻抵的蓝徽容一眼，悠悠道：“她本就是虎翼营的人，自然得依军衔来称呼了。”

聂蕤也端起酒杯，行到蓝徽容面前，皓腕微露，如月光一样洁白，她盯着蓝徽容细细地看了几眼，柔柔笑道：“容姐姐，蕤儿也敬您一杯，谢过您相救兄长之恩，以后还得请容姐姐多多照顾蕤儿才是。”

蓝徽容忙站起身来：“聂小姐太客气了，聂将军吉人天相，并非我一力相救，而且，我也不会在潭州久住，照顾之言实不敢当。”

“容姐姐不在这里久住吗？那侯爷可会失望了。”聂蕤妙目望向慕世琮。

慕世琮面上神情淡漠，冷冷道：“她爱住不住，随便好了。”听他此言，聂蕤眼中闪过得意之色，轻盈地回到座位之上。

蓝徽容淡淡一笑，也不理他，侧头见孔瑄望着酒

杯，一副垂涎神色，不免觉得好笑，凑近他耳边，低声道：“你伤未痊愈，今天就不要喝酒了，过两天我烤只鸡给你吃，再好好陪你饮两杯。”

慕世琮将筷子‘啪’地拍于桌上：“我吃饱了，要去碧沙湖泛舟，你们谁要一起去？要去就快些。”说着起身步往厅外。

慕王妃与慕王爷对望一眼，惊道：“这孩子，怎么了？！”

碧沙湖位于潭州城南面的小寒山脚下，因湖中隐有碧血色的沙石而得名。秋月照映下，湖面如镜，岸边遍植垂柳，微风轻拂，令人心旷神怡。

因为碧沙湖风景优美，特别是在星月交辉的时候，湖中小岛会发出晶莹迷蒙的淡紫色光芒，宛如人间仙境，所以每夜，都有大量百姓前来游玩，泛舟湖上，其中不乏文人墨客，才子佳人，更有那等风月画舫，笙歌曼舞，引来无数风流公子，将碧沙湖变成了一处声色犬马的繁华处所。

蓝徽容与孔瑄并肩步于湖边青石道上，望着前方慕世琮、聂蕤、崔放和十余名随从的身影，两人默默而行，静静感受着秋风的清爽与周围的美景。

“容儿。”孔瑄轻声唤道。

“嗯。”

“你为什么来潭州？先前不是决定要离开的吗？”孔瑄迟疑片刻，终开口问道。

蓝徽容心头一跳，是啊，为什么要来潭州，这个问题，几日来，自己不知道在脑海中问过多少遍，可那答案却让自己柔肠百转，难道真的能对身边这人说出让那答案吗？

她良久方涩涩笑道：“你伤还没好，总得等你伤好了，我再走。”

孔瑄半晌低声一叹：“这潭州城，慕王府，都不是适合你呆的地方，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你还是早些离开吧。”

蓝徽容心中一痛，立住脚步，温柔的目光看向孔瑄，说出来的话却有些清冷：“郎——将——大——人，你就这么盼着我离开吗？”

孔瑄眼中有些慌乱：“不是，容儿，我——”

蓝徽容微微仰头，傲然道：“我还欠着你一事情没做，还欠着你数顿东道，总得还清了才能走，我蓝容可不是欠债不还之人。还请郎将大人早日吩咐下来，

要我做什么事吧。”说着猛然转身追向慕世琮等人。

众人行至湖边，早有随从准备好了一艘画舫，雕栏画窗，彩帷碧帘，富丽气派。

蓝徽容倚于画舫甲板的花梨木栏杆之上，任湖风吹过面颊，秋天的夜风已有些寒意，她借此平息着心中的纷乱。自登上画舫之后，她便未再看向孔瑄，望着迷蒙的湖面，静静地体会着“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美好意境。

慕世琮坐于舱中，眼角却不停看向蓝徽容的背影，正待提步过去，聂蕤却伸手将他拉住，今日她着一身杏黄长裙，腰束月白色绢带，乌发挽成垂马髻，益发显得她仪态万千、翩若惊鸿，她如水秀眸似含情脉脉望着慕世琮，柔声道：“侯爷，您此次出征前可是答应了蕤儿，回来后要与蕤儿一起谱完那曲《如梦令》的。”说着也不等慕世琮回答，将他拉到琴前坐下。

蓝徽容听着身后传来的清越琴音，心渐渐平静，脚步声由远而近，孔瑄倚于她身边，探头过来看了看她的神色，微微一笑，背靠栏杆，悠悠长叹了一声。

蓝徽容将头扭向另一边，也不搭理他，孔瑄又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唉，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

古啊!”

蓝徽容知他素日性情，后面必是调侃自己的话，轻哼一声，并不搭腔，可过得半天，都不见孔瑄道出后话，终忍不住扭过头来，嗔道：“怎么，吃了哑药了？”

孔瑄见引得她与自己说话，心中得意，正待开口，一艘画舫徐徐驶来，一人立于船头，大声呼道：“侯爷，孔兄，可逮着你们了！”

两艘画舫靠拢，四人跃过船来，皆是世家公子装扮，或文雅，或俊秀，或英挺，与慕世琮、孔瑄笑着打闹在了一起，一名身形较高、容颜俊秀的公子笑道：“知道侯爷与孔兄回来了，兄弟们就说要请二位和蕤儿妹妹来这碧沙湖泛舟，可温老二说二位刚征战回来，定要多休息几日，才未能过府相邀，这可好，倒是相请不如偶遇。”

他眼睛四下溜了一圈，凑到慕世琮面前贼笑道：“侯爷，听说那蓝霞仙子也随您回了潭州，住进了王府，可否代兄弟们引荐一下，也好让我们一睹仙子风采。”

慕世琮望向静静立于船舷一侧的蓝徽容的背影，唤她过来的话怎么说不出口，只得微笑道：“容儿素

喜清静，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她吧。”

那些世家公子微感讶异，从未见过一向眼高于顶、孤傲绝尘的小侯爷这般为一个女子着想，愈发感到好奇，那俊秀公子更是按捺不住，轻摇折扇，以一种极为潇洒的姿态步至蓝徽容身侧，长揖道：“蓝霞仙子在上，在下乃潭州四大公子排行第三的贺知秋，这厢有礼了！”说着抬起眼来望向蓝徽容。

蓝徽容早已将他们的对答收在耳中，她不欲与这些世家公子打交道，此时更是对此次潭州之行有了一些懊悔，她微微退后一步，将面目隐于船壁阴影之中，平静道：“贺公子多礼了，只是我观公子并非知秋之人，可有些名不符实。”

孔瑄忍不住笑出声来，慕世琮也是闷头而笑，那贺知秋愣得片刻，方才醒悟过来，尴尬万分地将手中折扇隐于身后，干笑两声，走了回来，其余公子见他吃了个瘪，哄堂大笑，却也不敢再来惊扰蓝徽容，又均将目光转向聂蕤，拥在她身边，步入船舱中去，不多时，船舱中便传来他们喝酒行令的笑闹之声。

蓝徽容愈发觉得气闷，直欲下船而去，奈何船在湖心，一时不得靠岸，正在有些烦忧之时，孔瑄步到

她身边，望着迷蒙的碧沙湖，默然片刻，轻声道：“我说了，你不适合这里，这小小的碧沙湖岂能与广阔的雾海相比，这小寒山又岂能与巍峨的苍山相比，你的天地在那里，而不是在这潭州。”

蓝徽容觉他这话直讲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忍不住微微而笑，转头凝望着孔瑄，见他眼中满是疼怜之意，心头一阵激动，憋了多日的话终冲口而出：“那你呢？只怕这小寒山、碧沙湖也不是你所想要的吧？我若去苍山雾海，你、你可愿意与我同行？”说到后面，蓝徽容的语声几不可闻，晕红双颊。

三二、落水

她这句话说得极轻，话一说完，觉得周遭一切声音慢慢淡去，自己的心似船下碧波一般，光影迷离，在天地之间悠悠荡荡，眼睛却定定看着孔瑄，一刻都不能移开。

孔瑄嘴角仍是挂着一抹浅笑，但那笑容却有些僵硬，蓝徽容的双眸就象磁石一般，将他的目光牢牢地吸住，再也挪动不开，但他的嘴唇却似被针线缝住了一般，心底的话到了喉间，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

眼前这泛着红晕的面容透着勇敢炽热的光芒，如一首醉人的曲子，醉了唱歌者，也醉了倾听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这般静美如星辰，洒脱如长风，勇敢如飞鹰，她的身躯内似有无穷的魅力与力量，吸引着人不顾一切地向她飞翔，让人忍不住要去了解、疼惜和爱护那颗勇敢而又温柔的心，心甘情愿地为她挡住世间一切风雨。

舱外，两人默默地对望着，舱内，聂蕤略带疑惑的眼神不停扫过二人，笑闹声、行令声、船橹的‘唉矣’声、湖心隐隐传来的笙歌曼舞声，都似在九天云外般飘摇。

良久的沉默过后，蓝徽容面上红霞退去，嘴角涌上一抹浅嘲的微笑，缓缓退后两步，淡淡道：“三日之后，蓝容便会离开，即将大人的救命之恩，蓝容没齿难忘，就此谢过。”说着垂下头来，手横腰间，盈盈行礼。

孔璋有些慌乱，手未及伸出相扶，蓝徽容已转过身去，走至船头，傲然而立，湖风卷起她的裙裾，体态娇怯，却又让人不敢直视。

孔璋仰头向天，深深呼吸，仿佛要自这夜风中找

到以往的信心与勇气，要寻回那个洒脱自信的自己，蓝徽容所问之话给他带来的震撼依旧在他心中不停撞击轰鸣。

原来，她也了解自己的心，原来，她也愿意交出她的心。只是，真的可以吗？自己现在不知多想放下这一切，陪她去那苍山雾海一起遨游，去过那简单而又幸福的生活，可一年之后呢？接受了这颗美丽的心，但若不能陪她一生一世，岂不是徒令她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伤心难过？

可此刻，自己的沉默无言，只怕也在她的心头狠狠地划了一刀吧，不然，她的身躯怎会在微微的颤抖，她的头怎会这样昂扬？她的心，为何自己一想到她受伤的心，就会这般疼痛难言？那夜，自己心甘情愿选择了用生命去守护她，就是不愿看到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可为何此刻，却又是自己重重地伤了她的心呢？

舱内传来一阵轰笑声，他才悚然惊醒，万分沉重地提动脚步，走至蓝徽容身侧。船头并无栏杆，他长久低头注视着船下的湖水，艰难开口：“容儿，不是我不愿，是我不能。”

“为何不能？！”蓝徽容猛然转身盯着他，语气激动中带着些许伤心：“你为了救我受那么重的伤，可以说是不顾性命，难道，那些放不下的东西就比你的性命更珍贵吗？！”

“不。”孔瑄急急否认，可接下来的话他却无法说出，只能在心里默默的想，默默地铭刻，容儿，我放不下的，不是别的，而是你，是眼前这个敢爱敢恨、热烈至令人眩目的你。

蓝徽容直望入他的心里，忽然有一种豁出去的冲动，她一字一句道：“我要你明白的告诉我，既非不愿，为何不能？！”

孔瑄听她言中有着前所未有的决然，偏又是深情无限，心头热血激涌，激动道：“容儿，我-----”

“阿瑄哥，容姐姐。”聂蕤笑容灿若春花，盈盈步了过来。

孔瑄话语顿住，僵硬着转身望向湖心，蓝徽容暗叹一声，神色渐转平静，看向聂蕤。

聂蕤体态轻盈，笑靥如花，红唇娇艳欲滴，腮旁酒窝似盛满了甜蜜，蓝徽容纵是心事满怀，也不由感叹上天如此珍爱于她，赐她这般倾国倾城之色。

聂蕤娇柔笑道：“容姐姐，蕤儿输了酒令，必须和这船上各位一一对饮一杯，不知容姐姐可愿赏蕤儿一个面子？”

蓝徽容见她言语谦和亲近，笑意可人，只得伸手取过她手中酒盏，正待仰头一饮而尽，船身忽然一阵剧烈的摇晃，聂蕤站立不稳，直扑向蓝徽容的胸前，蓝徽容猝不及防，左手还握着酒杯，只得伸出右手将她扶住，却觉她撞来之力极为迅猛，心中隐隐一动，不及卸掉这股力道，船身又是一阵摇晃，蓝徽容只得向后退了两步，却忘记身处船头，一个踏空，掉落下去。

聂蕤稳住身形，一声惊呼：“唉呀，容姐姐掉水里了！”

孔瑄本是侧身望向另一边，船身摇晃之时正运力稳住身形，听得聂蕤呼叫，心中一惊，便欲跳下船头，聂蕤伸手急将他拉住：“阿瑄哥，你身上有伤，不能下水。”说着回转头大声娇呼：“快来人，容姐姐掉水里了！”

她正呼叫间，孔瑄却忽然省起并未听到有水花溅起的声音，蹲下身去，探头看向船下，只见蓝徽容正

双手扳住船侧横木，身子悬挂在船外，望着他眨了一下眼睛，微微而笑，孔瑄心中渐渐明白，面上渐涌笑意，柔声道：“别调皮了，快上来，吊久了手会酸的。”说着伸出手来。

蓝徽容听他这话中怜惜、疼爱、宠溺之意甚浓，心尖隐有一股蜜意涌上，这一瞬间，先前孔瑄沉默给她带来的伤痛慢慢消失，她似乎看到了孔瑄的心，他的心定也如自己的心，只是，他有什么苦衷吧。她望向孔瑄柔和的笑容，终将右手递入孔瑄手中，两人相视一笑，先前的激烈与不快似消失不见。

正在这时，一人由孔瑄身边如鱼跃龙门，快似疾风，‘扑通’一声跳入湖中。

慕世琮与四公子在舱内猜拳行令，正有了几分醉意，船身剧烈摇晃之时，手中之酒洒在身上，不免有些不悦，正待开口说话，忽然听到船头传来聂蕤的呼叫之声：“快来人，容姐姐掉水里了！”

他脑中轰的一声，将手中酒杯一扔，猛然跳将起来，直冲向船头，纵身跃入湖中。

湖水寒冷，他心头却如有一团烈火炙烤，这一刻，他甚至都不能正常思考，就想不到容儿身具上乘武功，

内力深厚，纵是落水，也必然无恙。他只是茫然在水中寻找数圈，不见那时刻萦绕于心的身影，心中焦虑万分，钻出水面，放声大呼：“容儿，容儿！”

四周一片迷蒙，黑夜与灯光交汇的迷蒙，他眼光扫过湖面，呼叫的声音隐隐带上了一缕悲伤：“容儿，容儿！”

清澈的声音从船头上方传来，蓝徽容略带讶异俯视着水中的慕世琮：“侯爷，我在这里。”

船头，孔瑄若有所思，聂蕤俏脸惨白，崔放张嘴结舌，四公子面露讶色，齐齐呆望着水中一脸焦虑之色的慕世琮。

慕世琮愣得片刻，猛然一声大叫，钻入水中，半天才重新浮了上来，伸手抓住崔放递过来的竹篙，飞身上船，带起一大串银白色的水花，也带上一股冷冽至极的寒风。

他面上如数九寒天，全身的水滴也如结成了冰棱，眼中却似要喷出火来，他大步逼近蓝徽容，咬牙切齿道：“很好玩是吧？！有种你就真的跳下去啊！”

蓝徽容见他凌厉逼人，退后两步，却只是平静地凝望着他，也不说话，慕世琮将欲上前说话的孔瑄一

把推开，胸膛剧烈起伏，似有冲天怒火，偏在蓝徽容宁静目光的注视下，悉数憋回体内，终冷哼一声，将身上外袍迅速除下，狠狠摔落在地，冲回舱内。

慕世琮怒气冲冲坐于内舱之中，随从们赶紧递上干净衣物，他不发一言，感觉全身都在剧烈颤栗，只是究竟是为被戏弄的愤怒还是为刚才那一瞬间隐隐察觉到的真心，他也说不清楚。

四公子挤眉弄眼的步入内舱，贺知秋贼笑嘻嘻，凑近慕世琮：“侯爷，怎么了？！你竟喜欢上这蓝霞仙子不成？”

另一人嘻笑着接口：“就是，侯爷可从未这般紧张过一个女子的。”

慕世琮‘腾’地站了起来，将四人用力推出内舱，怒道：“胡说八道！你们若敢造谣生事，毁人家清誉，休怪我翻脸无情！”

他‘呸’地一声关上舱门，却觉好象全身气力泄尽，颓然坐于椅中，怎么可能？自己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论美貌，她不及蕤儿，甚至还不如这潭州城中的某些世家小姐，论性情，她哪有恭谨温柔，彪悍勇猛倒是不差，论亲厚，她才与自己相识三个月而已，

恢复女儿身才不过短短二十来天，自己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传出去岂不是会让全天下的人笑坏了大牙？！

可为何？自己竟会时时刻刻想见到她？为何看到她与孔璜那般亲密会莫名的不舒服？为何听到她落水会这般焦虑这般冲动？究竟是为什么呢？

自出生以来，他从未象此刻这般心乱，从来，他都是那个眼高于顶，以文才武功傲视东朝，除却蕤儿，不愿多看其他女人一眼的小侯爷，何曾这般怕一个年轻女子宁静的眼神，这般时时记挂着她，时时想见到她微笑的面容，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舱外再度传来一阵惊呼，舱门被震天拍响，崔放急呼：“侯爷，不好了，容姐姐真的跳下去了！”

慕世琮‘啊’的跳了起来，拉开舱门，冲到船头，眼见前方水中蓝徽容正沉沉浮浮，不及思考，腾身而起，再度跳落湖中。

冰凉的湖水中，慕世琮奋力游到蓝徽容身边，正待一吐胸中怒火，蓝徽容喜道：“侯爷，快来帮忙。”

他凝目细看，这才发现蓝徽容身边还有一年轻女子，似是因溺水而昏迷，被她拖住右臂往画舫游回，他忙游近，拖住那年轻女子左臂，两人齐齐游回画舫

旁，早有随从跳落水中，接过那溺水女子，又将二人拉上船来。

上得船来，蓝徽容抱过那溺水女子，将她平放于船板上，不停挤压她的胸口，那女子却面色惨白，毫无反应。众人这才看清这落水女子歌妓装扮，显是从刚才擦舟而过的那艘风月画舫上跌落水中的。

蓝徽容正焦虑间，孔瑄步将过来，两人配合，一人压其前胸，一人拍其后背，齐齐运力，数下之后，那女子‘哇’的一声吐出数口浑水，呻吟一声，四肢微微颤动。

蓝徽容放下心头大石，吁出一口长气，这时方觉湿衣沾身，有些凉意。孔瑄忙握住她的右手，输过一股真气，轻声道：“快运气，别冻坏了。”

蓝徽容朝他微微一笑，坐于船板之上，运气驱散身上寒意。慕世琮披上随从递过来的披风，静静地凝望着蓝徽容，目中怒火不再，渐渐涌上的是无尽的温柔。

聂蕤见孔瑄和慕世琮面上神色，心中一酸，低声道：“这等烟花女子，救她上来，脏了侯爷的手！”

听她此言，蓝徽容想起远在容州的月姨，心中一

痛，猛然睁开双眼，站起身来，冷冽的目光望向聂蕤：

“聂小姐，烟花女子也是人，青楼里也有许多世家小姐，因家道败落，或父兄获罪，而被迫沦落风尘，还望聂小姐莫忘记了这一点。”

聂蕤被她这话呛得花容失色，欲待反驳，却被她清冷目光望来，张嘴结舌，呐呐无言。

这时，蓝徽容立于船板中央，湿衣粘在身上，曲线毕露，玲珑有致，眼见那四位世家公子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慕世琮心头火起，解下肩上披风，猛然罩上蓝徽容身躯，蓝徽容眼前突黑，未及反应，已被慕世琮拦腰抱入内舱之中。

蓝徽容也不挣扎，待慕世琮将她放落于软榻之上，方轻轻掀开披风，拢在胸前，望向慕世琮，正待说话，却见他面上尽是温柔神色，定定地望着自己，眼中的光芒让人心惊，蓝徽容心中似有所悟，也不慌乱，淡定地回望着他。

慕世琮被她淡定的目光看得有些难受，沉默片刻，转身走向舱门，静静走了出去。

经此一扰，自也无法再继续泛舟，画舫靠岸，随从们速将马车调至岸边，蓝徽容拥着披风，也不再看

向众人，离船上岸，坐入马车之中。

孔瑄跟着登上马车，细看她的神色，微笑道：“今日你这蓝霞仙子可再度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怎么还这么闷闷不乐？”

蓝徽容将头靠上椅背，半晌后轻声道：“孔瑄，我很累。”

孔瑄听她直呼自己的名字，心头一跳，两人自相识以来，她从未这般唤过自己，总是以军职相称，此时却这般唤着自己的名字，有几分依恋，几分软弱，还有几分伤楚，他见她面上疲倦之意甚浓，心涌怜惜，坐于她身侧，将她的头轻轻扳过放于自己右肩，柔声道：“累就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

蓝徽容轻嗯一声，闭上双眼，片刻后低低道：“孔瑄，三日之后给我答复吧。”孔瑄低头无语，默默握住她的左手，真气输入她的体内，替她驱散湿衣带来的凉气。

这时，聂蕤面无表情登上马车，见二人这般情形，也不出声，默默坐于对面，紧咬下唇，将头扭向一边。

慕世琮待随从们牵过马来，本欲纵身上马，却不放心车内的蓝徽容，掀开车帘，望向车内，双足便如

被定住了一般，再也提不动脚步，孔瑄与他长久地对望，谁也没有说话，直至崔放在旁轻呼‘侯爷’，慕世琮方猛然将车帘放下，跃身上马，清喝一声，当先疾驰而去。

三三、名僧

第二日清晨，下起了蒙蒙细雨，秋雨淅淅，如丝如线，打在屋檐上，滴落沟渠之中，溅起一片片白茫茫的水花。

蓝徽容早早起来，静候于东花厅之中，辰时初，慕世琮当先从厅后步出，玉冠锦袍，颀挺身形，说不出的英俊伟岸，他微笑着望向蓝徽容，正待说话，慕王爷锦袍金带，清贵雍容，步了出来。

蓝徽容上前行了一礼，也不说话，慕王爷明她用意，沉默良久，道：“今日我有公务，明日如果有时间，再带你去见他吧。”

蓝徽容见他言中拖延之意甚浓，也不气恼，低头轻声道：“王爷，三日之后，不管能不能见到那人，我都会离开。”

慕王爷轻叹一声，不再说话，出厅而去。慕世琮

盯着蓝徽容看了一眼，紧追几步，跟上慕王爷，恭声道：“父王，孩儿有些事实在好奇。”

慕王爷沉默片刻，道：“有些事，你不知道比知道了要好。”

慕世琮犹豫了一下，沉声道：“父王，只要是与容儿有关的事情，孩儿一定要知道。”

慕王爷眉头一跳，立住脚步，锐利的眼神投向慕世琮，慕世琮虽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却也不退缩，面上神情甚是坚决。

良久，慕王爷微微而笑，和声道：“你可想清楚了？”

慕世琮抬头望向父王，眼中有热烈的光芒，这一刻，慕王爷忽似看到年轻时的自己，也曾为某个人这般迸发出耀目的光采。

“父王，不用想。”慕世琮一字一句，缓缓而又坚决道：“如果要反复思量，定不是真心。”

慕王爷愣了一下，仰头大笑，笑得极为欣喜：“是，世琮倒是比父王聪明得多，好，父王便告诉你一切，由你来打开容儿的心结，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蓝徽容陪慕王妃用过早饭，便借口昨日落水未曾好好休息，回了东偏院，虽知孔瑄因伤未痊愈，没有

随慕世琮出府，但她也不想前去他所居住的‘静庐’，整个上午便安静地呆在房中。

正午过后，雨渐渐的停了，蓝徽容打坐一阵，步至窗前，见院中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八月末，仍是花香浓浓，她忽然想起容州蓝家大院内的那棵梨树，又想起父母在那树下作画弹琴的幸福时光，现在，那个小院是由谁来居住呢？如果是华容妹妹或小堂弟文容，那还好些，若是被那帮子堂兄占了，父母在天之灵看到，也会心疼的吧。

她又忽然想起了曾在母亲遗物中发现的那幅四人策骑同行的画，现在想来，那四人中的三人定是叶天羽、慕少颜和母亲了，还有一人会是谁呢？是简南英还是叶天鹰？那远在京城的东朝当今皇帝简南英，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那温和而又隐露威严的宁王，可象他的父皇？

想得一阵，她摇头而笑，自己还想这些无关的人做什么，不过这时她倒是来了兴致，见室内文房之物齐全，索性摊开画纸，凭着记忆，一点一滴地将那幅四人同游图慢慢画将出来。

院门被轻轻推开，一人缓缓步了进来，蓝徽容落

下最后一笔，抬起头来，透过木窗望去，慕世琮正站在窗外，默默地凝望着她。

他的眼神比昨夜更加温柔，他的神情比昨夜更为令人心惊，蓝徽容与他对望片刻，暗叹一声，悠悠道：“侯爷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

慕世琮推门入室，步至画案前，细细看了几眼：“这人是谁？”

他此言一出，蓝徽容便知母亲画中那青袍男子定是叶天羽，如果是当今皇帝简南英，慕世琮不会不识，她淡淡道：“是我母亲和你父王的结义兄长叶天羽，不过我也是凭一面之忆画出来的，画得不象。”

慕世琮方才已得父王告知他一切前尘旧事，正是心潮澎湃、又难过又激动之时，听得蓝徽容这样一说，控制不住，猛然卷起那幅画，抬头望向蓝徽容：“容儿，我带你去见他。”

蓝徽容吃了一惊：“谁？！你说叶天羽？！”

蓝徽容随着慕世琮出了潭州城东门，见所去方向正是小寒山。小寒山是位于潭州城东的一座名山，山并不高，风景却十分秀丽，更因山的南麓有着闻名东朝的万福寺而出名，万福寺中的玄亦法师，年纪虽轻，

但佛理精深，在民间享有极高威望，每月逢一、五、九的法会，由其亲讲佛法，更是吸引了大批善男信女前来参聆。

慕世琮带着蓝徽容和十余名随从在小寒山北麓山脚下了马，吩咐随从于山顶守候，不要放闲杂人等上山，当先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向山顶进发。

一路上，他默然无语，蓝徽容也不发问，她隐隐感到真相就在眼前，自己所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的聆听而已。

到得山顶，慕世琮迟疑了一下，向右方行去，行不多远，一座孤坟呈现于蓝徽容面前。

坟是土坟，长满杂草，坟前并未立碑，慕世琮跪落于地，恭敬地三叩首，又掏出火褶子，将蓝徽容画的那幅画焚于坟前，抬起头来，话语带着几分悲伤：“容儿，叶伯伯在这里，你来给他见礼吧，他要是见到你，会很高兴的。”

蓝徽容早听得仇天行叙述往事，又亲感母亲画中对叶天羽崇敬之情，在她心目之中，这人便如同自己的亲舅舅一般，听得他就葬在此处，心绪陡起波澜，强自抑住，行到坟前，恭敬地叩首行礼，想起一代名

帅葬身于此，坟前凄凉，眼眶渐渐有些湿润。

已过中秋，小寒山的风带着几分寒意，蓝徽容与慕世琮并肩坐于叶天羽坟前，静静地听他诉说。

“我自懂事起，只要没有战事，父王和母妃每年清明节都会带着我到这里来祭拜，父王每次都会痛哭一场，母妃要劝很久才能劝住，我也不知这坟中之人究竟是谁，父王也从来不肯告诉我，却总是严厉的警告我，不要告诉别人。”

“今日，父王对我说了以前的事情，容儿，不管你相不相信，父王他，确实是做错了事情，但他是身不由己的。”

慕世琮转头望向蓝徽容：“容儿，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知道的，是怎样的往事？”

蓝徽容避开他热烈的目光，低头用平缓的语气将仇天行所述往事轻声讲述。

慕世琮冷冷一笑：“叶天鹰果然堪称小人，其实当年之事，一切罪因都是他。”

“当年我父王与简南英作战，同行之人还有叶天鹰。眼见战事不利，父王差叶天鹰回京城向和末帝请求派兵支援。”

“简南英曾在苍山呆过一年，知道叶天鹰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于此时收买了他，叶天鹰返京城之后，向和帝诬告，说我父王有意投向简南英，和帝大惊，就派人上苍山将我慕氏族人的抓了起来，却也并未处斩，只是要叶天鹰回边关传信，以此威胁我父王。”

“叶天鹰回边关后，却向我父王说，和末帝已将慕氏族人的悉数处以凌迟之刑，父王他，哀于数百族人之死，一怒之下，便投了简南英，引了东朝军入关。这也导致了我慕氏族人的真正灭亡。”

“及至东朝军攻破容州，你母亲带着太子皓和昭惠公主逃亡，阵前怒斥父王投敌，父王便有了几分悔意，简南英因抓不到你母亲，怒而屠城三日，百姓死伤无数，父王看在眼里，想起自己因一己之仇而造下这般罪孽，更是痛悔莫名。”

“无奈此时，父王已是身不由己，只得一路随着简南英攻向北境的叶伯伯，叶天鹰此时奉简南英之命又假装逃回叶伯伯处，哭诉我父王叛变投敌，取得了叶伯伯的信任，更因此，他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慕世琮目光深邃，望向远方苍翠如洗的碧空：“当年大赵强盛一时，皇室聚积的财富更是一笔惊人的数

目，在赵国灭亡之前，赵国的皇室便将这笔数百年累积下来的财富埋在了一个隐密的地方，埋藏的地点就绘于《寒山图》中，而开启宝藏机关的钥匙便是你此次前来，想要求得的铁符。”

经过仇天行一事，蓝徽容已隐隐猜到这个秘密，她想到，仇天行那等小人，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寒山图》，其中涉及的必定是惊人的财富，此时听慕世琮这般讲述，忍不住悠悠叹了口气：“原以为均是义气中人，却原来抵不过富贵如山！”

慕世琮也叹了口气：“容儿，那是你不知道那宝藏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当前之政局，如果让简南英得到这笔宝藏，他便可以一扫朝廷财政捉襟见肘的颓势，再造一支精锐之师，以狂风之势攻破西狄，而如果让西狄得到这笔宝藏，东朝便岌岌可危。”

“赵国灭亡之后，《寒山图》和铁符落在了和国皇室手中，但几十年来，和国皇室一直没能参破《寒山图》中的秘密，这笔宝藏也一直未能寻得。和末帝身死之前，便将此图和铁符分别交予了昭惠公主和太子皓。”

“当时，你母亲带着太子皓和昭惠公主逃到叶伯

伯处，叶伯伯知简南英不日便会攻来，而当时北境军力不足，便让你母亲带着昭惠公主向西边的唐宁唐将军处求援。”

“为稳妥起见，昭惠公主便将《寒山图》带在了身边，叶天鹰将此事密告了简南英，简南英决定由他亲带精兵前往追捕你母亲一行，而由其胞弟简南雄与我父王前去棋子坡攻打叶伯伯。”

“父王他得知此事，犹豫再三，终决定前往棋子坡，因为他知道，你母亲她。”慕世琮迟疑了一下，望了一眼蓝徽容：“你母亲，与简南英有着不寻常的关系，简南英虽誓要抓到你母亲，却绝对不会伤害于她。”

蓝徽容静静地听着，心中暗叹，母亲当年，真的与那简南英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吗？可为何，她在与自己评点东朝时事之时，每逢讲到当今皇帝，语气却是那般的冷静无波？

“父王到了棋子坡之后，假意率部与叶军激战，想办法调走了简南雄，赶到叶伯伯处，却终到迟了一步，叶伯伯已被叶天鹰那个小人暗算，生命垂危，父王到时，叶伯伯正拼尽全力，将叶天鹰击落悬崖。”

“当时形势十分混乱，父王向叶伯伯忏悔，求得

他的原谅，叶伯伯也知大势已去，又恐西狄趁乱入侵，便于临终时叮嘱父王，简南英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西狄人，毕竟那是不同的民族之间的矛盾，而简南英，所想的是要统一南方，结束数十年分裂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叶伯伯想保全当年由苍山一起下来的那帮兄弟和太子皓，便要我父王忍辱负重，真正降了简南英。”

“父王想办法除了简南雄，一把火烧了棋子坡，造成叶伯伯与简南雄同归于尽的假象，将太子皓藏匿起来，适逢当时西狄军趁乱南下，他又带着和国旧部力拒西狄军于莲花关前。”

“简南英知父王手中兵马虽不足以与他抗衡，却也一时难以拿下，又要借父王之力抵抗西狄，便与父王达成协议，封了西北十二州给父王建藩，这才保全了和国旧将和苍山的兄弟。”

“至于简南英当初率兵追捕你母亲和昭惠公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母亲是生是死，父王百般打听，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昭惠公主被简南英抓去，封为和妃，生下了常宁公主和宁王之后，便因病去世，她身处深宫，我父

王想法派人入宫向她打听，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这么多年，父王一直在暗中寻找你母亲的下落，他知她误会极深，长夜思及，都是难以入眠，这也一直是父王心头大痛。”

“容儿，父王他，能见到你，不知有多高兴，他要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希望你能在你母亲灵前，告诉她真相。”慕世琮转过头来，炽热而诚恳地望向蓝徽容：“容儿，我所讲的，你信不信？”

蓝徽容被他热烈而略带求索的目光看得呼吸略略一窒，下意识地点头：“我信。”话一出口，她都有些吃惊于自己的不冷静，那日仇天行所讲，她并未轻易全信，可为何今日慕世琮这番讲述，她却深信不疑。

慕世琮眉间一片舒展，望着蓝徽容微微而笑，秋风中，他的笑容卷起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蓝徽容转过头去，半晌后方轻声道：“那太子皓，现在何处？”

万福寺，香雾蒸腾，禅音阵阵，玄亦法师端坐于台上，清朗的声音在殿内回响，数百名僧侣与信徒满面虔诚之色，静静聆听着他论经讲佛。

蓝徽容随慕世琮步入大殿，在众人身后轻轻跪坐

于蒲团之上，她目光投向台上的玄亦法师，隐见其虽年纪甚轻，不过三十来岁，但宝相尊严，清俊的面容上不沾丝毫尘垢，那眉眼却又有些眼熟，竟与无尘师太有三分相象。她渐渐明白过来，望向慕世琮，慕世琮微微点了点头，蓝徽容低叹一声，磕下头去。

能托身佛门，又参透佛理，成为一代名僧，也许，是他这个亡国太子最好的结局了吧。这一瞬间，蓝徽容也猜到了无尘师太的真实身份，只是，当年被简南英抓去封为和妃的如果不是真正的昭惠公主，又会是谁呢？

禅房内，慕世琮与蓝徽容跪于玄亦身前，玄亦充满慈悲的眼神望着二人，和声道：“玄亦乃出世之人，二位不必如此大礼。”

“世琮以前不知大师身份，今日方得父王告知前尘旧事，这位是玉清娘的女儿，前来拜见太子。”慕世琮低声道。

玄亦低颂一声佛呐：“贫僧玄亦，以前之名皆如前世之梦，梦醒之后了无痕迹，二位不必再提。”

蓝徽容迟疑片刻，恭声道：“大师，我是奉人之命前来，求取一物，那人，和您有三分相象，应是昭惠

公主。”

慕世琮一惊，难道，宁王的生母竟不是真正的昭惠公主吗？

玄亦面上波澜不惊，目光静如止水：“昭惠，玉清娘，皆是前世之人，再与玄亦无关，至于施主前来所求之物，也是前世之物，早已化为尘土。”

他垂下眼来，不再看向二人，低低吟颂：“稽首归依大悲主，愿力宏深相好身，千臂庄严普护持，千眼光明遍观照。真实语中宣密语，无为心内起悲心，速令满足诸希求，永使灭除诸罪障——”

轻颂声中，蓝徽容抬头望向玄亦面容，隐见他的禅心如月光一般流转于面容之上，他低垂的眉眼又如映显世相的那颗琉璃宝珠。他幼年曾贵为太子，却又遭逢灭国、逃亡之痛，一生跌宕，终于这佛门之中找到了灵台的宁静。

现在，他的心中只有令他神往的弘法事业，再无和国之念，他用他的虔诚和高洁，洗去了身上的尘垢，换来了心灵的新生。

此时此刻，还要向他求取铁符吗？还要打破他的禅心吗？纵是无尘师太亲来，只怕也会悄然而退吧。

低沉的梵音中，蓝徽容与慕世琮再轻轻磕首，悄悄地退出了禅房。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两人坐于万福寺旁的树林前，蓝徽容沉默良久，柔声道：“侯爷，谢谢您，现在诸事了结，我也再无挂念，后天，我就会离开，多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慕世琮晨间听她言道要离开之时，就已下定决心，他猛然转身，伸手握住蓝徽容双肩，手微微有些颤抖，话语却是十分坚定：“容儿，我想过，要是我不告诉你这一切，不带你来见太子皓，是不是你就不会走，可我，我这颗心，又不能忍受对你有一分一毫的隐瞒。我现在已没有什么将你留住的理由，我只能求你，求你留在王府，让我来替父王，还欠你母亲，欠叶伯伯的债。”

蓝徽容自昨夜对慕世琮的心思隐有所悟之后，便对如何与他相处有些矛盾。此时听他这话讲得极痴，竟不敢望向他，轻轻挣脱他的双手，站起身来，遥望万福寺，低声道：“谢谢你告诉我真相，我自会在母亲墓前相告。王爷并不欠谁的，当年的事，谁对谁错，又怎能讲得清楚，而这些更与你我无关。多谢你的好

意，只是我，是不会留在潭州的。”

慕世琮仰头望着蓝徽容的身影，远处的天极蓝，近处的松浓翠，而她的身形如烟如雾，自己与她之间仿似隔着一层朦胧而神秘的轻纱，近在咫尺却不能触及。

“容儿，告诉我，要怎样，你才肯留下来？”慕世琮觉得蓝徽容的身影离自己越来越远，而自己此刻，竟如同一个无助的幼儿，他将头埋在手中，伤感难言。

蓝徽容心中也隐隐有些伤感，自相识慕世琮以来，虽有过误会，有过冲突，但他却始终是一片单纯之心，只是，自己这颗心，已给了别人，那个人又是他视之如亲兄弟一般的人，能明白告诉他吗？如若自己三日后孤身离去，岂不是徒伤了他们兄弟之情？

林中，一片长久的沉寂，只听到啄木鸟‘得得’的啄木之声，象慕世琮体内那颗剧烈跳动的心。

不知过了多久，他猛然跳起，冲到蓝徽容面前，直视她的双眸：“容儿，你要去哪里？我和你一起去。”

“侯爷。”蓝徽容稍稍退后一步，语气略带责怪：“我若流浪江湖，难道你也随我去不成？你有朝廷封爵，又有父母高堂——”

慕世琮俊眉一挑，再逼近一步，眼中有着决然的光芒：“这侯爷，我早就不想做了，你便是天涯海角，我也要跟着你。”顿了顿他忽然有些发狠：“你是我的债主，我没还清欠债之前，都要跟着你。”

作者有话要说：此章中“原以为均是义气中人，却原来抵不过富贵如山”一语，借用了‘1’在28章中的评论，谢谢。

十分感谢龙龙为青山做的封面，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三四、十日

蓝徽容听得有些心惊，轻声道：“侯爷，你不欠我什么。”缓缓向后退去，慕世琮眼中却只有她清丽的面容，情不自禁的步步逼近，话语却极温柔：“不，我欠你的，一辈子也还不清。”

蓝徽容退得几步，身躯抵于一棵树上，眼见已退无可退，又向旁避开，不料她披散的秀发却被矮树的树枝挂住，‘啊’地低唤出声。

慕世琮愣了一下，这才清醒过来，忙上前替蓝徽容解开被挂住的秀发，谁知那头发与树枝缠得极紧，

半天都无法解下。

此时，他紧依于蓝徽容身侧，蓝徽容稍稍侧头，正见他如雕刻出来的俊秀侧面，飞眉星目，薄唇微抿，神情温柔而又专注，急于替自己解开秀发，却又有些怕扯疼自己，以他之能，额头居然还沁出微微细汗。

她莫名地觉得一阵心虚，倒觉自己似欠了他许许多多，当初不怀好意入伍，欺他瞒他，现在无端惹他情思，却又钟情于他的兄弟，这团乱麻该如何解开？

她轻叹一声：“侯爷，借你匕首一用。”

慕世琮并不抬头：“不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可轻毁。”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侯爷当知此话。”蓝徽容平静道。

慕世琮听她话中有话，心中一乱，有些气恼，从靴间抽出匕首，也不看向她，横手递过来，冷声道：“断吧，你断了，它还会长出来的，倒是我白担心了。”

蓝徽容接过匕首，极坚决地挥出寒光，被扯住的乌丝如漫天飞舞的细雨重新落于她的肩头，她头也不回，出了树林，纵身上马，清喝一声，青云四蹄如飞，向潭州城驰去。

驰不多远，慕世琮打马追了上来，胸中闷成一团，却又不肯一吐为快，生怕惹蓝徽容说出决然的话，再无转圜的余地。

蓝徽容一路驰回王府，暗下决心，既然太子皓之事了结，便应搬离王府，纵是想等孔瑄的答复，也不必住在王府之内，眼见慕世琮情意日浓，若不及早避让，只怕终会伤人伤己。而慕世琮一片单纯之心，是她万万都不想伤害的。

谁知一返王府，便得知慕王妃病倒了，慕王妃身子本就弱，前段时间日夜担心慕王爷和慕世琮出征安危，后又见了蓝徽容，心神激动，加上昨夜着凉，上午开始有些胸闷，到了下午，病势竟十分凶猛，待二人回府时已是发起高烧，神智也有些迷糊不清。

慕世琮与蓝徽容急奔入内室，趋近慕王妃床前，聂蕤正手捧药碗，细细地喂王妃服药，无奈王妃似有些抗拒喝药，眼神也有些茫然。

慕世琮忙上前将王妃扶起，唤道：“母妃！”

慕王妃听得儿子呼唤，稍稍清醒，目光正好扫见立于床前的蓝徽容，一阵激动，坐直身躯，紧紧握住蓝徽容的双手，颤抖着道：“清姐，你回来了！”

蓝徽容一阵心酸，缓缓在床沿坐下，反握住慕王妃的双手，想起她对自己的一片拳拳照顾之心，哽咽道：“王妃，您先把药喝了吧。”

慕王妃再清醒了一些，看清面前之人，泪珠滴落：“容儿，你带我去见你母亲，好不好？这二十多年来，我时刻想着她，当年若是没有你母亲，只怕我早已是孤魂野鬼，我想给她上炷香，想问她，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却不来找我这个妹妹？！”

蓝徽容泪水悄然滑落，伸手欲接过聂蕤手中药碗，聂蕤迟疑了一下，望了一眼慕世琮，将碗递给蓝徽容。

蓝徽容忍住泪水，哄道：“王妃，您先把药喝了，总得等您身体好了，我才能带您去见我母亲，母亲地下有知，会很高兴见到您的。”

慕王妃听她这话，似是十分欣喜，顺从地将药喝完，躺落下来，却怎么也不肯放开蓝徽容的手，喃喃道：“容儿，王爷说你要走，琳姨求你，不要走，留下来，不做女儿，就做我的媳妇吧。”

聂蕤面色微变，眼神在慕世琮与蓝徽容尴尬面容上凝望良久，悄悄退了出去。

蓝徽容伤感中又带着烦忧，握住慕王妃的双手，

低头沉默。室内寂静，只闻窗外偶尔传来的婆子低咳声和慕世琮略带沉重的呼吸声。

听得慕王妃呼吸渐转平静，蓝徽容轻抽出手，将她的手塞回被内，转身正望上慕世琮期待而又温柔的目光，她又转头看看慕王妃略带憔悴的睡容，辞府而去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只得默默回了东偏院。

秋天的夜空纯净而高远，蓝徽容依于窗前，痴望着窗外的夜色，下意识地梳理着长长的秀发，杨木梳滑过黑墨般的长发，在发梢顿住，她用手轻摸先前被匕首割断的那处，感觉自己的心也似这芊芊发丝般紊乱。

她没有想到，自己刚从母亲的恩怨往事中跳了出来，却又跳入了情感的漩涡之中，这恩怨情仇，真的是必然要经历的吗？真的不能潇洒转身离去吗？

房顶传来轻微的‘咔嚓’声，蓝徽容心一惊，悄悄握住案旁的长剑，听得房顶青瓦被轻轻揭起，夜光透下，她眯眼望去，一只修长的手握着一个酒葫芦在屋顶悠悠摇晃。

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松开长剑，纵身跃出窗外，勾住屋檐，翻身上到屋顶，只见孔瑄坐

于屋脊上，目光中深情无限，望着她从容而笑。

蓝徽容忽觉自己的心‘呼呼’跳得极快，竟不敢望向他的笑容，夺过他手中酒壶，在他身边坐下，嗔道：“你伤未痊愈，这酒，我收了。”

孔瑄从身后拿出一样东西，打开纸包，竟是一只烤鸡，他望着蓝徽容央求道：“看在我初次学你烤鸡的份上，你喝三口，我只喝一口，可好？”

蓝徽容听他此刻语气如同一个幼儿撒娇一般，心一软，却板起脸道：“不行，我五口，你一口。”

孔瑄凑到她耳边轻声道：“那等会如果你喝醉了，我可不负责将你抱下去。”

“那你好好的大门不走，跑这屋顶来做什么？”蓝徽容撕下一块鸡肉，递至孔瑄手中。

孔瑄伸了个懒腰，仰躺于屋脊之上，双目微眯，望向无垠的夜空，繁星点点，月色流水，他轻声道：“容儿，你说，人是不是有宿命，就如天上的星星，总有自己的位置，千古都不能转移。”

蓝徽容听他这话说得有些伤感，触动自己心事，抬头望向星空，良久方道：“我不相信宿命，所谓宿命，就是要用来打破的，正如这酒，是用来喝的一样。”说

完，轻饮了一口酒。

孔瑄闻得酒香，‘啊’地一声张开嘴，蓝徽容哭笑不得，只得将酒葫芦凑到他唇边，轻轻滴下数滴酒入他口中。

孔瑄轻啜了几下，面上神情极为懊悔，摇头道：“早知道这样，我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喝就好了，还非得飞檐走壁寻一个约束之人，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也。”

蓝徽容将手中鸡腿猛地塞入他的口中，笑道：“侍卫们没把你当飞贼抓起来，你就要谢天谢地了，还在这胡说八道。”

此时，她低头俯视着孔瑄，孔瑄正好对上她无尽柔和的眼波，温煦而略带俏皮的笑容，在这笑容的注视下，他心中的伤痛与迷茫瞬间消失，缓缓伸出手来，取下口中鸡腿，翻身坐起，长久地凝望着蓝徽容。

蓝徽容渐觉唇干舌燥，面泛红晕，心仿似就要跳出胸腔，娇羞地低下头去，眼光瞥见孔瑄的双手在空中顿了几下，心猛跳间，已被他轻轻拥入胸前。

他的胸膛如此厚实，如此炽热，他的心也跳得如自己一般激烈，但他的手却似抱着世上最珍贵的东西，生怕稍一用力，便会毁掉了这珍宝。

他温热的气息扑入自己的耳中，清和的声音喃喃道：“容儿，你等我十天，十天后，我们一起离开。”

蓝徽容被他拥在胸前，全身无力，听他这话，想挣扎着撑起身，稍稍一动，感觉他滚烫的双唇扫过自己的面颊，‘啊’地一声，再度倒回他胸前，双手发软，颤栗着道：“你昨夜不是说不能吗？为什么又可以？”

孔瑄长久地沉默，只是轻柔地拥着她，良久方低声道：“你说的，宿命是用来打破的，现在，我找到了改变我命运的人。”说完，他双手渐渐用力，将蓝徽容拥紧，嗅着她秀发上传来的阵阵清香，直浸入自己的骨子里。

蓝徽容的身子缩了缩，仿佛要在孔瑄怀中找到最舒适的一个位置，在他心中找一个最柔软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要忘掉这几个月来的艰辛困苦，彷徨迷惑，要避开命运给自己带来的伤痛与折磨，这一刻，她不再是那个淡定坚强、呼啸沙场的蓝徽容，她只愿做一个柔弱无依的容儿，躲于他的怀中，任他替自己挡住一切风风雨雨。

孔瑄似也感觉到了她此刻的柔弱，听到她渐转沉重的呼吸声，心中一痛，身子却渐渐沸腾，他右手颤

抖着抚上蓝徽容的秀发，低声道：“容儿，相信我，十天之后，我们一起去苍山。”

蓝徽容隐隐有些担心，强自平静，挣开孔瑄的拥抱，直望着他的面容：“这十天，你要做什么事？”

孔瑄双手一空，仿佛心尖那一块被撕扯下一般，勉强笑道：“你把我这个即将大人拐跑了，我总得替侯爷做一件事情，方对得住他。”

蓝徽容更是忧心，握住他的双手，看入他的眼睛：“孔瑄，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不希望你瞒着我。”

孔瑄避开她的目光，轻轻抽出手取过酒壶，仰头喝了一口，眯眼望向远方，沉默片刻，低声道：“这潭州城和慕家军中，有一些人，打算对王爷和侯爷不利，我盯了他们很久了，走之前，想替侯爷除掉这些人。”

“那侯爷知道吗？”

“不知，容儿，你先别告诉他，大概十日，我便可把这些人全部摸清楚，到时再一举击破。”

蓝徽容将手覆上他的右手，柔声道：“那会不会有危险？我要和你一起做这件事情。”

孔瑄伸手将她揽入怀中，笑声在她头顶响起：“知

道你勇猛彪悍，万夫莫敌，但现在，只需要将他们引出来，到时再请侯爷派人，一举歼灭就是了，可不敢劳动你这个蓝霞仙子。”

蓝徽容心中似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眼前若明若暗，拥着自己的这个男子有着明净的温柔，却又似有着隐晦的忧伤，偏他略带威严的语气又让自己无从抗拒，也罢，就让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再来慢慢融化他吧，只要他此刻，愿意这样拥住自己，愿意与自己一起去追逐那心中的梦想。

她将头埋在孔瑄肩头，声音极轻极柔：“孔瑄，你万事小心，我等你，会一直等你。”

这一夜，蓝徽容喝得醉意朦胧，又依于孔瑄肩头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第二日的辰时，只见自己躺于床上，身上还盖着薄被，想来是被孔瑄抱下屋顶的，她坐着想了一阵，面上悄悄飞起两团红晕，转瞬又有些为孔瑄担忧，但她素知他之能，又了解他要去做这件事的决心，自己所需做的，就是静静的等待吧。

她心挂慕王妃病情，梳洗之后，便赶到王妃居住的正阁，迎头碰上了慕世琮。

慕世琮正向父王母妃请安出来，见母妃病情依然

严重，十分忧虑，跨出房门，碰上蓝徽容由回廊过来，她的脚步好似比昨日轻快许多，卷起一股清新的风，她秀丽的容颜似也焕发着热烈的光彩，不由一愣，觉得她与昨日有所不同，但究竟不同在什么地方，偏又说不上来。

蓝徽容恭敬地行了一礼：“侯爷！”

慕世琮欲待将她扶起，她已盈盈起身，他的手便停在了半空，轻挥两下收回身后，半天方憋出一句话来：“容儿，你多呆几天，等母妃病好一些再走，可好？”

蓝徽容微笑道：“是，侯爷。”提步迈入房去。

慕世琮未料她答应得这般爽快，愣了一瞬，喜悦涌上心头，忍不住跟在她身后又进了内室。

慕王妃见蓝徽容进来，便有了几分精神，她本是卖唱女出身，流落于容州街头，十五岁那年受恶霸欺凌，眼见就要被卖入青楼，幸得清娘相救，结为姐妹，其后两年二人朝夕相处，情义极深，无奈命运捉弄，二十多年来，自己贵为王妃，金兰姐姐却生死不明，这心中难过愧疚之情一直无从抒解。

待见到蓝徽容，她便将满腔母爱倾注在了她的身上，可听丈夫说容儿执意要离去，心中难过，病便有

些沉重，她也隐隐知道了儿子的心思，眼见蓝徽容因自己生病而守于床前，暗中有了打算，这病，便连病数日，反反复复，都不见好，蓝徽容果然也不再提离去的事情，日日过来陪伴于她，颇让她有些小小的得意。

不知不觉中数日过去，蓝徽容未再见着孔瑄，自那夜后，他也未再来找她，她只从崔放或聂蕤的口中知道他日日早出晚归，也不知在忙些什么事情。

蓝徽容对孔瑄有着充分的信心，便安心每日呆在慕王妃身边，伺候她饮食起居，慕王妃竟再也离不开她，两人之间，如同亲生母女一般，蓝徽容想起数日后就要离去，心中难过，却也无法说出口。

倒是守在慕王妃身边，让她避过了慕世琮，慕世琮恐她着恼离去，不敢再来找她，向慕王妃晨昏定省时，也只是用那浓烈的眷恋目光看上她几眼，仿佛只要每天能见到她，就心满意足，原本冷傲的脸上也时时浮现温和的笑容，崔放等人直呼侯爷自战场归来，便转了性子，实是有些怪异。

这日已是八月二十八，蓝徽容正陪慕王妃说话，仆妇来禀，监察使黄儒敏的夫人，朝廷二品诰命黄氏

前来拜见王妃。

慕王妃听禀一愣，她性子柔弱，虽贵为王妃，但甚少与这些官宦贵族家的夫人交往，若是别家夫人，便待不见，但她知这监察使是朝廷派驻藩邦的重臣，负责在朝廷与藩邦之间联络往来，也负责监察藩王动态，实是得罪不得，忙命人请了进来。

香风阵阵，彩锦珠佩，黄氏踏入房中，行到慕王妃床前，俯身行礼：“妾身黄氏，拜见王妃。”

慕王妃忙命仆妇将她扶起，和声道：“黄夫人切莫如此大礼，我有病在身，不便相扶。”

黄氏三十出头，颇有几分丽色，口音圆润：“妾身听得王妃染恙，便一直说要来探望，又恐惊扰王妃，今日知王妃病情好转，便来略表问候之意。”

她目光在室内扫了一圈，看见蓝徽容静静立于床尾，眼睛一亮，起身行过来，握住蓝徽容的手：“这位就是蓝霞仙子吧，真是标致灵秀，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仙子。王妃也不让她出府，夫人们可都想一睹她的风采。”

蓝徽容轻轻抽出双手，行了一礼，却不说话。慕王妃微笑道：“倒让夫人见笑了，这孩子素喜清静，我

又在病中，她时刻陪伴于我，待我大好了，自会带她出去走走的。”

黄氏笑着转过头去，向她随行的婆子吩咐道：“快快回府，准备一些表礼过来，与蓝小姐初次见面，可不能失礼了。”

此时，东花厅内，监察使黄儒敏正与慕王爷闲谈，慕世琮立于一侧。

慕王爷知这黄儒敏深得皇帝信任，也有着直奏天听之权，这西北十二州的一举一动只怕都是通过他直达朝中，见他今日来访，说的却是些闲话，不知是何用意，面上保持淡淡的微笑，心中却在快速地思忖着。

不多时，一名随从步入厅来，凑到黄儒敏耳边低低地说了句话，慕世琮俊眉一挑，似是听到了一个‘蓝’字，黄儒敏已呵呵笑着站了起来，笑完面容一肃，长喝道：“圣——旨——下！”

慕王爷与慕世琮同时心惊，这圣旨来得蹊跷，黄儒敏似有备而来，两父子对望一眼，早有侍卫大开中门，抬过长案，铺上锦绸，二人站起身来，面朝东南而立。

黄儒敏却不慌不忙，笑道：“圣旨是下给蓝容蓝小

姐的，还请王爷唤蓝小姐出来接旨吧。”

慕王爷额头隐有汗珠沁出，手背上青筋暴起，缓缓道：“黄大人，实在抱歉，蓝小姐昨日便已离开潭州了。”

黄儒敏呵呵一笑：“王爷这话说得，我家夫人此刻可正与蓝小姐闲叙家常，刚才还差人要我准备表礼呢。”

慕世琮的心渐渐往下沉去，容儿的来历，只有父王母妃与自己知晓，难道，皇上竟知晓了她是清娘的女儿不成？

黄儒敏悠悠道：“王爷，可没有圣旨等人的先例，还请王爷速速传蓝小姐出来接旨吧。”

慕王爷望了一眼慕世琮，慕世琮会意，微微点头，转身向厅后走去，转过锦屏，急奔往正院内室，见一贵妇人正与母妃和蓝徽容絮絮叨叨，面不改色走了过去，道：“容儿，你随我来。”

黄氏娇笑着站了起来：“唉哟，我倒是忘了，外子今日要来王府颁旨，听说圣上有旨意下给蓝小姐，蓝小姐，咱们一起出去吧。”说着拉住蓝徽容的右手。

慕世琮大急，劈手夺过蓝徽容的手，往外疾奔，蓝徽容瞬间明白一切，回头望望慕王妃惊恐的面容，

心中暗叹，在院中顿住脚步，轻声唤道：“侯爷！”

慕世琮满头大汗，急道：“容儿，事情不妙，你快走！”

“不。”蓝徽容摇了摇头：“侯爷，事已至此，不能连累了你们，再说，也不一定就是想的那样子。”

慕世琮还待再说，黄氏已步了过来，含笑道：“蓝小姐，请吧。”

蓝徽容见慕世琮面上神情渐渐有些吓人，略带责怪的眼神望向他，平静道：“侯爷，王妃身子不适，您还是在此陪着她吧。”说着转身步向前厅。

慕世琮拳头握紧了又放松，放松了又握紧，回头看着母妃出了房门，倚着门框喘气，一阵心痛，踉踉跄跄也跟了上去。

蓝徽容一路往正厅而行，心中思忖：皇帝为什么会有旨意下给自己？他纵是知晓自己战场退敌之事，应该也不知道自己就是清娘的女儿啊，可方才瞧黄氏这些作派，便知有怕自己逃匿之意，难道，自己的来历真的泄露出去了吗？

她缓步行入正厅，也不看向慕王爷担忧的目光，低首行到案前跪下，轻声道：“民女蓝容，恭聆圣谕。”

黄儒敏得意一笑，高声喝道：“请———圣———
谕！”

王府中门外，数十名带刀侍卫鱼贯而入，身上锦袍式样竟是皇上亲属侍卫队所着紫袍，慕王爷一声长叹，眼见慕世琮神情激动，向他缓缓摇了摇头。

侍卫们在院中肃然而立，一顶八抬大轿被抬入院中落下，锦帘轻掀，一人身形雍容舒展，步下轿来。

作者有话要说：熊猫，生日快乐！偶本来想明天更的。

三五、赐婚

这人蟒袍金冠，高华的面容上带着温文的笑意，几步行来，身形颇有威严之势，他向慕王爷和慕世琮略略颌首，目光停在了低首跪于案前的蓝徽容身上。

他的眼中涌起一丝温柔，还带着几分欣喜和庆幸，他从容地负手而行，在蓝徽容身前停住脚步。

慕世琮稍松了口气，觉既是此人前来，说不定还有转机，他俊脸如秋阳般灿烂而笑，疾行几步：“原来是四哥到了，怎么也不先通知小弟一声。”

宁王简璟辰将目光从蓝徽容身上收回，行到慕王

爷身前，二人同时俯身，简璟辰谦和笑道：“侄儿见过慕叔叔！”

“宁王客气。”慕王爷微笑道。

蓝徽容低首跪于地上，心头一跳，来的竟是宁王吗？这一刻，五月初一赛舟节那天发生的事情悉数涌上脑海，柳叶桥初起冲突，乘风阁再遇，结庐亭把酒畅谈，会昭山同逃追杀，他揭破自己女儿之身，拿走了自己的半块玉佩，此时，他又带着圣旨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一刻，她忽然醒悟，皇帝应是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真实来历，那半块玉佩既是母亲的遗物，无尘师太认得，只怕与母亲有着特殊关系的皇帝简南英也认得，自己在安州城一剑扬名，皇帝派在慕家军中的暗探肯定早已将此事详细上奏，宁王这一来，究竟会带来怎样的风雨？

简璟辰拍拍慕世琮的左肩，行到蓝徽容身边，和声道：“容儿，快起来吧。”说着俯身将蓝徽容拉起。

慕世琮眼皮一跳，听宁王这口气，难道他与容儿竟是旧识不成？！

蓝徽容缓缓起身，又垂头行了一礼，浅声道：“民

女蓝容，拜见宁王！”

“容儿，几个月不见，怎么与我这般虚礼客套了！”

简璟辰似是有些无奈地笑道。

慕世琮按捺不住，面上笑容不减，行过来道：“怎么？四哥竟认识容儿不成？！”

“世琮可还记得赛舟节那日我在会昭山遇刺之事？”简璟辰见蓝徽容并不抬头，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转向慕世琮道。

“自是记得，那夜让四哥受惊了。”

“那夜，我便是得容儿相救，才得逃大难，说起来，容儿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简璟辰从怀中掏出半块玉佩，微笑道：“容儿，每次见到这玉，我都会想起你相救之恩，今日能再见你，实是高兴。”

慕王爷望向那半块玉佩，模糊的记忆涌上脑海，那玉佩，不是当年简南英上苍山时贴身佩戴的吗？兄弟们与他畅游雾海之时，个个都曾见过，也知是他祖母所遗，原来，他将这玉佩送给了清娘，清娘又给了容儿。他的心渐感沉重，简南英，肯定已知晓容儿来历，现如今，宁王突然到来，带来的是怎样的旨意呢？昨夜边境急报，难道与宁王此行有关吗？

简璟辰微笑着望向蓝徽容，见她已缓缓抬起头来，那曾萦绕于心的清丽面容终呈现于自己面前。

这是简璟辰首次见到蓝徽容正式以女装出现，她青衣落落，乌发轻垂，静美的五官似比几个月前褪去了一些青涩，多了几分成熟，身形也似比几个月前少了一些娇柔，多了几分沉静。

他与她一日内三度相遇，已觉有缘，又蒙她相救，深夜独处，渐感倾心，无奈因时局变化，再也未见，本以为失之交臂，时时想起，扼腕感叹。

其后他经历重重险阻，风波云诡中终将皇后和太子扳倒，繁忙的政事中，他渐渐淡忘了她，就如淡忘了一场美梦一般，却不料，二十多日前，从前线暗探飞鸽传回的密报中，他看到了她的名字。

是她吗？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但遥想那一剑退敌、从容赴难的风采，怕也只有她才有吧。

他在御书房内看着那份密报，抚摸着那半块玉佩良久的发呆，不料却被父皇看到，他无法忘记父皇见到那半块玉佩时震惊的表情，那个在他心目中如神祇一般的父皇，何曾那般失态过？

他奉父皇之命，将诸事详述，将她的容颜细细描

绘，待她长发飘然落下、受惊回头那一刹那的面容跃然纸上，他才发现，原来，他一直没有淡忘她，她一直都在他的心底深处。

父皇长久地望着那幅画像发呆，长久地紧攥着那半块玉佩，他后来从值守太监口中得知，那夜，父皇也长久地轻呼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是那个传言中父皇最爱的女子吗？她，是那个女子的什么人呢？

其后数日，前线暗探将她的一言一行细细搜集，飞鸽传报，当得知她平安回到安州，他悬着的心终放落下来，而父皇，也似有了一丝笑容。

当父皇问他可愿娶她为太子妃之时，他惊讶到无以言语，父皇威严的目光凝视着他，语气却是未曾有过的和悦：“去，你去把她带回来，娶她为妻，我就册封你为太子。”

他欣喜到无以复加，心中的两个梦想能够同时实现，这世上，还有比他更幸福的人吗？

可父皇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有些忐忑不安，原来，她的母亲竟与父皇有这样的恩怨情仇，原来，从她身上可以追查到那个巨大宝藏的下落，难怪那夜那莫爷爷对自己那般敌视，只怕，她是不会轻易随自己回京

的吧，想来，慕王叔也定不会轻易放手。

当他按父皇的指示在藩邦边境布置好精锐军队，秘密到达潭州，当他令黄儒敏夫妇探得她就在王府之中，当他从容出轿，看到她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才渐渐安定，他是一定要将她带回去的，她只能是自己的太子妃，绝不能让她再一次溜走。

可此刻，他也隐隐感觉到她对他的淡漠，感觉到她眼中的苍凉之意，她的心中，究竟还有没有他的影子？他想的，究竟是她这个人还是那太子之位呢？

院中空气似有些凝滞，慕世琮在简璟辰眼中看到了不寻常的意味，心慢慢收紧，正待说话，蓝徽容施了一礼：“民女蓝容，恭聆圣谕，还请王爷颁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有容州女子蓝容，秀外慧中，宽仁慈孝，贤良淑德，英武明睿，智勇退敌，殊立战功，朕心甚悦，钦封为‘英秀将军’，并册为皇四子宁王正妃，命即刻进京，择吉日良辰完婚，钦此。”

黄儒敏宣旨的声音甚是清朗圆润，却如一个个惊雷滚过，慕世琮面泛青白，双拳紧握，若不是慕王爷上前攥住他的右手，他就要直冲上去，将那份圣旨夺过，狠狠地撕碎。

蓝徽容的心悠悠荡荡向深渊中沉去，她良久低头跪于地上，双腿渐渐有些麻木，眼前浮现孔瑄的笑容，双肩忍不住微微而动，似要寻到他那温暖的怀抱，在他身上寻求一些勇气与决然。

简璟辰将她这个细微的动作收在眼中，他的心也渐渐下沉，感觉此刻的她，身躯内隐有一股狂风，就要冲出来，粉碎自己的一切希冀与梦想。

眼见蓝徽容身形微动，他抢先一步，俯身将她搀扶起来，柔声道：“容儿，父皇很想见到你，你随我回京吧。”

蓝徽容轻轻挣开他的手，抬起头来，正望上静立于王府中门边的孔瑄，他不知是何时站立在那里的，两人之间似隔着千山万水，却又似紧紧依偎。他的眼中尽是疼怜与安抚，也有着一些决然的意味。

蓝徽容闭上双眼，又猛然睁开，身躯凌空一跃，纵至一名带刀侍卫身边，抽出那侍卫腰间佩刀，傲然望向简璟辰。

数名侍卫便欲抽刀而上，简璟辰一声怒喝：“都不许动！”

慕世琮眼中似要喷出烈火，欲挣脱慕王爷的钳制，

慕王爷右手如风，点上他数处穴道，慕世琮动弹不得，又无法言语，眼中慢慢淌下泪来。

蓝徽容缓缓将刀架于胸前，执起一绺秀发，轻轻割落，佩刀呛然落地，她将落发放于圣旨之上，坦然望向简璟辰，语气平静无波：“宁王爷，我愿随你去京城，见皇上，但婚姻之命恕我不能相从，蓝容孤苦之身，漂泊之命，此生也无婚姻之念，万万当不起王爷厚爱。”

说完，她不再看向简璟辰，转身向府门走去，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颤抖的呼唤：“容儿！”

蓝徽容转过身来，走向被聂蕤搀扶出来的慕王妃，投入她的怀抱，低声道：“琳姨，容儿不能再陪伴您，您要多保重。”

她凑到慕王妃耳边以极轻的声音快速道：“母亲葬在会昭山烟云谷，碑上刻名莫青琳。”

她伸手抹去慕王妃脸上的泪水，想起这些时日来她对自己如母亲般的照顾，心头伤痛，在她心中，慕王爷一家便如同自己的亲人一般，她万万不愿因为自己，而让他们背上违逆的罪名。

看今日宁王这阵仗，名为赐婚，实为逼行，简南

英不但知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且对自己是势在必得，以他之能，肯定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誓要将自己强逼进京，如果慕王爷执意相护，只怕藩邦与朝廷之间会彻底决裂，自己又怎能因一己之故而陷百姓于战火之中。

逃，只怕也逃不了，不说宁王带来的这近百名御前带刀侍卫武艺高强，自己总不能在慕王爷藩境内逃走，那样只会连累于他，而只要一出藩境，等着自己的恐怕就是更多的押解者。

但要她在孔瑄的注视下接下那份赐婚的圣旨，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办到，她的心给了他，就是再被逼到绝境，她也不愿有丝毫对不住他，这一刻，她不再冷静退让，她只愿自己象烈火般熊熊燃烧。

这一刻，她涌起如潮傲气：简南英，你当年追捕我母亲，令我武功尽失，隐姓埋名，早辞人世，今日又来强逼于我，你图谋何在！我倒要与你会上一会，只要能保这院内之人平安，我蓝徽容纵是被你千刀万剐，又有何妨！

蓝徽容挣开慕王妃无力的双手，目光在慕王爷与慕世琮面上掠过，强迫自己不去看慕世琮眼中绝望之

意，毅然步向府门。

孔瑄凝目注视着她，高大的府门映着他挺直的身躯，微微秋风由门外卷入，融融秋阳洒于二人身上，蓝徽容与他擦肩而过，眼神交汇间，似诉说了千言万语，跨过了千山万水。

蓝徽容的身影迅速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沉重的王府中门‘吱呀’关上，卷起一股阴暗而萧瑟的风。

待院中再无外人，慕王爷伸手解开慕世琮的穴道，慕世琮跳起来向外冲去，慕王爷迅速移动，拦在了他的面前，凌厉的目光盯着他：“你忘了皇上是怎样的人吗？！”

慕世琮哀求地望向他：“父王，我不管皇上有多厉害，我不能让他带走容儿。”

慕王爷从袖中掏出一封书函，掷于慕世琮胸前：“你看看吧，昨夜我就觉得事有不对，皇上陈兵十万余于边境，他早已准备好了，难道，你真的想造反吗？！”

慕世琮咬咬牙，将手一挥：“反就反了，当初，若不是他，我们慕氏族人也绝不会冤死，父王也不用背上叛国之名！”

慕王爷猛然一个耳光甩于他的面上，怒道：“你就

没看清皇上的意图！他一为求清娘下落，二为求取那件物事，三是想逼我们与宁王反目成仇，若逼得我们真反，只怕更合他意，我们慕家军刚与西狄交战，元气大伤，怎敌得过朝廷的精锐，你怎能这般不冷静！”

慕世琮踉跄退后几步，轻轻摇头：“可容儿她，她要怎么办？”

“她没事的。”慕王爷恢复冷静神态：“皇上不会伤她性命，我们慢慢再想办法救她。”

孔瑄稳步过来，行了一礼，平静道：“王爷，侯爷，我想辞去郎将之职，军中除名。”

三六、协定

简璟辰手脚发凉，脑中迷乱，呆望着蓝徽容出了王府大门，下意识提动脚步追出，只见蓝徽容纵马而去的背影，他翻身上马，一行人急追向蓝徽容。

蓝徽容似有满腔愤恨，出了东门，沿着官道打马疾驰，任狂风卷起自己的衣袂，平息自己心中的怒火，耳听得身后近百匹骏马追来的声音，两行清泪缓缓淌落，她不敢再回头望向潭州城，想着出府门时孔瑄的眼神，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呼着：孔瑄，你不要来，千

万不要来！

简璟辰坐骑是大内名驹，不多时便赶上了蓝徽容，蓝徽容断发抗婚带给他的冲击与震撼令他头脑一片迷茫，被狂风一吹更添疯狂，他兜头拉住蓝徽容的马缰，拦在了她的马前。

简璟辰迎上蓝徽容冷漠的目光，见她面上隐有泪痕，心中一软，复又一酸，冷声道：“是谁？！”

蓝徽容心一凜，也不答话，也不愿意看向他，头扭向右方，漠然望着远处的村庄。

侍卫们也皆赶了上来，见二人情形不对，均在数丈外勒住座骑。

简璟辰将心中愤恨之情压了又压，终无法抑制那被当众抗婚的羞辱，他是皇子，自幼尊贵，虽在打压中长大，却也未曾被一个女子这般蔑视过，何况这女子，是他心心念念，时刻思着想着的那人，更何况这女子，是父皇亲自为他册定的太子妃人选。

他未料到几个月不见，她竟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她不再是那个与自己畅谈诗词、把酒言欢的蓝兄弟，也不再是那个不计生死、不避男女之嫌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容儿，这一刻的她，是如此陌生，如此高不可

攀，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她，从踏入慕王府大门的那一刻起，永远地失去了她。

可他，又绝对不能失去她，她必须要成为他的太子妃，他，绝不能放过她。他在心中愤愤地想道：好吧，不管你如何抗旨，如何羞辱于我，你只能做我的太子妃，你的一生，再无第二条路可走，你恨我也罢，不理我也罢，我也一定要将你带回去，将你变成我简璟辰的女人！

简璟辰渐渐镇定，细想先前在王府内蓝徽容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眼神，结合以前密探传回来的信息，他隐有所悟，忽然冷笑数声，跃下坐骑，又纵到蓝徽容身后，蓝徽容右肘急向后击出，简璟辰侧身避过，冷冷道：“是慕世琮还是那姓孔的小子？！”

蓝徽容一惊，击出的左肘便停了一下，简璟辰乘机点住她腰间穴道，蓝徽容身子一软，已被简璟辰环腰抱住，他轻夹马肚，马儿缓缓前行，他贴到蓝徽容耳边悠悠道：“不管是哪个，你不想他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有什么不测，你就老老实实随我回京，安心做我的太子妃，你逃不掉的，父皇要找的人，就是把全天下都翻一遍，他也一定会找到的。”

蓝徽容被他看穿心事最初的慌乱过后，迅速冷静下来，她也感觉到简璟辰贴着自己的身躯渐渐发热，心内急转，缓缓道：“我既答应随你回京，便不会逃，如果你不想带着我的尸身回去，就放开我。”

简璟辰听她说得如此决然，心中剧痛，知二人之间再也无法挽回，眼前寸许处就是她细嫩的面颊，他却再也没有勇气靠近，马蹄声如鼓点般击打着他的心，犹豫良久，他终伸手解开蓝徽容的穴道，却舍不得跃下马，稍稍拉开一些与她的距离，轻声道：“你就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我？！”

蓝徽容也不愿再与他起激烈冲突，恐连累孔瑄和慕世琮，任马儿驮着二人前行，半晌后方道：“你与你的父皇，心中只有皇权与天下，我想要的不是这些，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

“那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你。”简璟辰似看到一丝希望，颤声问道。

蓝徽容傲然一笑：“我要的，你给不了，你一生下来，就注定给不了的。”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让你自由，成婚以后，你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我都不会干涉你。”

“不是这种自由，我想不受任何名份、权利的约束，或游遍天下，或寻一山青水秀的地方平静地生活，再也不愿卷入你们那些肮脏的斗争之中，这样的生活，作为皇子，将来要当皇帝的你，能给我吗？”

简璟辰长久的沉默，是啊，这样的生活，自己能给她吗？曾几何时，在宫中憋屈的他也向往着这样的生活，但那皇位，那权利，将自己逼成了现在的这个宁王，眼见太子之位就在眼前，自己还能放手吗？自己都没有资格拥有那种自由，又怎能给她？

两人不再说话，直行到黄昏时分，到达驿站，简璟辰默然跳下马来，自有随从安排好一切，蓝徽容面色平静，简璟辰与她一起用餐，她也淡然应付，但始终不曾正眼看他。

这样行了数日，出了慕王藩境，早有上千精兵在边境处等候，蓝徽容见这阵势，知再也无望逃走，更在心中暗暗祷告，孔瑄与慕世琮等人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前来营救自己。

再行几日，到达了叶城，叶城有一处行宫，当夜，

简璟辰、蓝徽容与众侍卫便歇在了行宫之内，其余人马于行宫外扎营相守。

第二日，简璟辰却一反常态，并未早早起行，而是在行宫内静静停留了一日，蓝徽容瞧在眼里，觉得有些奇怪，隐隐有些担忧。

这日晚饭过后，她正在房中闭目打坐，听得简璟辰脚步声响起，睁开眼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重新合上双目。

简璟辰在榻前坐下，长久地凝望着蓝徽容，此刻的她，隐有一种圣洁高华的光芒流转于面上，这些日子的相处，尽管她冷颜相对，他却觉得自己越来越放不下她，明知她已心有所属，明知她恨着自己，也还是觉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吸引着自己心甘情愿地往下跳。

如果那时不为了扳倒太子之事赶回京城，而是与她一起回容州寻找莫爷爷，如果自己不听从父皇的强令，而是诚心诚意地来潭州相请于她，两人之间，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一边是太子之位，一边是她要自由飞翔的心，难道要自己放下一切吗？可皇姐还在塞外，自己以前的

坚忍也还历历在目，那个宝座唾手可得，怎能于此刻放弃？

蓝徽容气收丹田，睁开眼来，冷清道：“王爷，时候不早了，你该回房歇息了。”说着便欲下榻。

她原本盘住的双腿自榻侧伸下，身躯自有一番玲珑之姿，简璟辰一股热流上涌，他本是血气方刚之年，多日不近女色，眼前之人又是势在必得的女人，不禁向蓝徽容俯过身来。

蓝徽容一直暗有戒备，右拳击出，简璟辰伸出左手相格，蓝徽容借他一挡之力，在榻上急滚，刚一落地，简璟辰双拳如风，攻了过来。

蓝徽容身躯未及挺直，只得左右躲闪，好不容易避过他第一轮的袭击，挺身而起，两人激战在了一起。

见简璟辰步步相逼，且他身手较几个月前大有长进，与自己不相上下，蓝徽容怒道：“简璟辰，你们父子都是无耻小人！”

简璟辰手中攻势不减，微笑道：“我父皇再无耻，也是你母亲倾心之人，你这套拳叫‘莲台拳’吧，当初你母亲使这套拳，可就输在了我父皇手下。”说着他拳风一变，所使招数竟似能隐隐克制住蓝徽容的拳势，

蓝徽容早听说过简南英武功睥睨天下，简璟辰现在所使只怕就是他所亲授，专门用来对付自己的。

她边斗边往后退去，退得数步，已近床前，简璟辰双拳如刁鹰一般，迅猛攻出，蓝徽容为避他强攻之势，不得不再往后退了两步，脚弯触到床沿，上身稍稍摇晃，简璟辰双拳攻至，正中她胸前穴道。

简璟辰微笑着搂住她后仰的身躯，再点她数处穴道，将她放至床上，俯身凝视她悲愤面容，轻声道：“容儿，早晚的事，你不用怕，我会很温柔的。”

蓝徽容羞愤交加，便欲咬上自己的舌根，简璟辰一笑，右手急伸，错了她的下巴，蓝徽容紧闭双目，泪水滚滚滑落。

意识混乱中她隐隐听到房门被轻轻推开，过了一阵也未感觉到简璟辰有进一步的动作，睁开眼来，只见简璟辰面上带着得意的微笑，望着房门口面如寒霜的慕世琮。

简璟辰得意一笑，推回蓝徽容的下颚，拉过被子盖上她的身躯，拍拍手站了起来，从容行到桌前坐下，微笑道：“世琮昨日就到了，为何不直接来见四哥我，要这般偷听我们夫妻的闺房私话。”

慕世琮眼中神光暴涨后复于平静，静默良久，沉声道：“四哥，我们谈谈。”

简璟辰悠悠道：“好啊！我也正有些事要与世琮谈谈，不过，先请世琮将你带来的人都撤了吧，免得伤了我们兄弟的和气，再说，传到父皇耳中只怕对世琮不利。”

慕世琮将手指撮在口中，尖锐的哨声三长两短，余音散去后，他稳步坐于简璟辰对面，转头看了蓝徽容一眼，眼光中充满无奈与怜惜，强自克制住，冷静地望向简璟辰。

简璟辰执起桌上茶壶，斟了一杯茶递给慕世琮，道：“世琮有何话，四哥我洗耳恭听。”

慕世琮握起茶杯仰头一饮而尽，狠狠将杯子顿于桌上，盯着简璟辰道：“四哥，如若有一日，你需要我慕藩助你一臂之力，与塞外令姐势力相合，逼宫谋位，你可愿答应我一个条件？”

简璟辰眯起眼来，半晌方缓缓道：“我只要与容儿成婚，父皇便会封我为太子，又何需逼宫谋位？！”

慕世琮冷冷一笑：“璟文太子被废就是上个月的事情，皇上年岁渐高，愈发多疑猜忌，但他又武功高强，

内力深厚，只怕会春秋寿长，我看四哥这个太子即使做得下去，也要做上那么三四十年了！”

简璟辰被他这番话语触动最隐秘的心事，不禁闭上眼来，细细考虑，听得慕世琮续道：“四哥当也知，皇上此番派你前来带走容儿，隐有让我们反目成仇之意，他定是忌你势大，恐你我联手。只要四哥答应我的条件，我们可以表面上装作不和，待时机成熟，我自会助您坐上那个宝座。”

简璟辰睁开眼来，微笑道：“可你若要我放了容儿，只怕不行，我得将她带回去，与她成婚，才能登上太子之位。”

慕世琮咬了咬牙，道：“我不是要四哥放了容儿，只请四哥护她平安，她若不是真心嫁你，你便不得，不得象今日这样强逼于她。”

简璟辰一愣，瞬即仰头哈哈大笑，笑完后盯住慕世琮冷冷道：“世琮就这般倾心于容儿吗？！”

慕世琮面上神色不改：“四哥，皇上与我父王，都欠容儿的，我只想着能为她做一些事情，好赎我父王的罪孽。”他转头望向默默看着他的蓝徽容，见她眸中尽是温柔感激之意，心中绞痛，半晌后轻声道：“四哥，

看得出，你也倾心于她，你若强逼于她，你与她之间，又怎能有幸福？！”

简璟辰微微一笑：“倒瞧不出世琮是个情种！枉费了惠儿一片痴心，也罢，四哥我就答应你，你就放心回潭州去吧。”

慕世琮行到床前，与蓝徽容四目相望，良久轻声道：“容儿，我只能为你做这些，你若见了皇上，不要太执拗了。”蓝徽容哑穴被点，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感激的眼光静静地看着他，愈发让他心伤，听得简璟辰步近，狠下心来，猛然转身，出门而去。

待脚步声远去，简璟辰坐于床前，见蓝徽容扭过头去，轻叹一声：“容儿，我不是存心冒犯你，世琮跟了我们很久了，不把他引出来，秘密解决这件事情，我怕他鲁莽行事，到时岂不连累了慕王叔。”

他也不望向蓝徽容，也不去想她哑穴被点无法与他对话，只是抬头望着帐顶流苏，怅然道：“容儿，我时时在想，那日我若是不回京城，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错过了一时，就真的错过了一世吗？”

“我知道你现在恨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何处做错，我身为皇子，有命中注定的责任和抱负，我母妃死得

早，幼年与皇姐相依为命，可为了这社稷江山，为了保万千百姓平安，她以娇弱少女之身和亲塞外，远嫁蛮夷，这些年来，我时时想着的，就是能踏平西狄，扫除突厥，将她给接回来。”

“我父皇，是得赵氏之助才谋得皇位，赵氏对我，十多年来一直极力打压，那日与你分别，也是为了赶回京城，对他们做最后一击，现如今，我的政敌已清除殆尽，父皇又允我，只要与你成婚，就册我为太子，你说，这个时候，我还能够放弃吗？”

“即使我愿放弃，这么多年来，在我周围，聚拢了一大批的官员与下属，他们能放弃吗？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身处这权力漩涡的中心，根本就是无法抽身的。”

“父皇一直想对慕王叔下手，一来无借口，二来朝廷财力不足，我与世琮能达成方才的协定，造成表面不和的假象，也能安父皇之心，保他父子暂时的平安。”

“所以容儿，你若想保慕王叔一家平安，你只有随我回京，与我成亲，我既答应了世琮，就不会强逼于你，我简璟辰，不想逼迫自己所爱的女人，我会等

着你愿意的那一天，等着你与我并肩站于那皇宫的最高处。”

细若游丝的风自窗间吹进来，烛光隐隐跳动，简璟辰转过头去，望着蓝徽容平静的面容，感觉自己与她就好似两个世界的人，有缘相遇，会有缘相守吗？

他暗叹一声，俯下身来，将蓝徽容上身扶起，紧紧地拥住她，良久都不愿放手，喃喃道：“容儿，我是真心喜欢你，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他将头埋于蓝徽容的颈窝中，那股清香与馨柔，多象幼年时母妃的怀抱，又象皇姐的如水眼波，他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为什么，要让他最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到底是为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他恋恋不舍地松开双手，将蓝徽容平放，解开她的穴道，默然走了出去。

蓝徽容躺于床上，侧头静静看着他的身影被烛光映照，投在门框之上，门开之时，长长的黑影伸至廊下，随着他走动之势，如幽灵般飘闪。房门‘吱呀’关上，黑影消失，屋内复于平静与安宁。

再行数日，到了距耒江不远的花石镇，眼见天色已近黄昏，闻得前方官道被大雨引起的泥石流堵塞，

得两日功夫才能将山泥清走，简璟辰决定在花石镇停留两日，同时派出一部分士兵前往助当地村民清理山泥和巨石。

花石镇是一乡间小镇，一无驿站，二无客栈，闻得宁王到来，里长吓得颤栗多时，终将众人迎至镇上最富裕的肖财主家中安宿，肖财主一家老幼自是早已被赶至别处。

自那夜后，蓝徽容与简璟辰甚少说话，却也平和相处，她觉得他有些可怜，却又有些可悲，也许，生为皇家人，是他的不幸吧。

她心中也清楚，进京见简南英，是势在必行，只是见了以后，如何化解逼婚的危机，如何了结母亲与他之间的恩怨，实是令她备感烦忧，想了几日，她也索性不再去想，进了宫，见了他，再决定如何行事吧。

肖财主家虽为花石镇首富，宅子却也不大，陈设也颇为乡土气息，简璟辰皱眉看了一圈，别无他法，只得命士兵和大部分侍卫在别处歇息，他与蓝徽容及少量侍卫宿在了肖宅之内。

简璟辰得与慕世琮达成协议，放下心头隐忧，知他不会再来营救蓝徽容，又见这几日蓝徽容不再是冷

颜相向，心情愉悦，用过晚饭，见室内有棋具，微笑道：“容儿，长夜无事，我们对上一局如何？”

蓝徽容一愣，忽然想起在军营中与孔瑄那局未下完的棋，那时的他，对自己百般照顾，她又想起在西狄军营中与孔瑄那局和棋，那时的他，用生命守护着自己，他此刻，到了哪里？

离开慕王府的那一刹那，看到孔瑄的眼神，她知他一定会随自己而来，只是，他现在到了哪里？又会在何时出现呢？他是稳重之人，没有十足的把握，应当不会草率行事，只求老天保佑，他不要贸然出手，不要连累到慕王爷才好。

简璟辰见蓝徽容面上神色，温柔中带着一丝伤感，似是想起了什么遥远的人或事，心中莫名一酸，负手行到她面前，望向她的眼内，语气带上了一丝威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蓝徽容收定心思，退后一步，正待说话，忽觉有些头晕，心中渐渐迷糊，朦胧中见简璟辰似身躯摇晃，抚额倒于地上，心感诧异时，窗外跳入十几个黑衣人

来。

作者有话要说：公告：自试问东流水以来，JJ的

编辑多次与某楼沟通，当时由于种种考虑，某楼没有加入VIP。

青山一文至此，编辑某归一直在很有诚意地向某楼施加着压力，也很有诚意的愿意大力推广某楼的作品，鉴于这两点原因，某楼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青山一文，大约从本月15号开始入V，入V以后，更新速度和更新质量，某楼会尽全力保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至于不想通过V的方式看文的读者，HOHOHO，解V的话题比较敏感，某楼只好掩面飘过~~~~~

再次谢谢大家！

三七、漂泊

这十几个黑衣蒙面人身形皆十分高大，跳入房中之后，迅速围在蓝徽容的身边，其中一人蹲下去看了一下简璟辰，抬头道：“头，要不要趁机除了这小子？！”

托住蓝徽容摇摇欲晃身躯的黑衣蒙面人闷声道：“不能除，这小子，说不定有一天能引起东朝内乱，那样大人才有可趁之机。”

蹲于地上之人轻嗯一声，笑道：“头说得极是，行了，大功告成，我们赶紧撤吧。院内的人虽都中了迷

药，可别处的那些官兵还好好的，迟恐生变。”

他正待站起身，躺于地上的简璟辰忽然睁开眼来，身躯猛挺，扼住那人的咽喉，夺过他手中长剑，围于蓝徽容身侧的十余人受惊，除数人留在她身侧外，其余人纷纷抽出兵刃，攻了上去。简璟辰数声长啸，手上剑式如潮，挡住这十余人的进攻，喝道：“你们是什么人？！”黑衣蒙面人们也不说话，一味合攻，过得十余招，简璟辰想起其中某人所使招数及他们先前所说之话，面色大变，怒喝道：“你们是西狄人？！”

黑衣人们见被他识破来历，加紧围攻之势，其中一人笑道：“宁王爷，我们仇大人想请蓝小姐到金州做客，实在对不住了。”

另一名黑衣人喝道：“废话少说，外面那些官兵就快到了，头，你带着蓝小姐先走！”简璟辰再是数声长啸，未见院内侍卫赶来，知他们皆中了迷药，而自己因为一直身处于暗算与阴谋之中，幼年时皇姐便经常给自己服用一些抗毒抗迷药的药物，所以在察觉到有些不对时，他便假装晕倒躺于地上，只是他未料到，来的这些人个个身手都十分高强，而院外的官兵听到自己的呼啸赶来只怕尚需时间。

正在思忖与搏斗间，眼见数人架着蓝徽容出门而去，他心中焦虑，猛然一声大喝，剑起寒光，立毙一人，和身扑了过去，无奈与他搏斗的那十来个人十分凶悍，死缠不放，刀光剑影间，他眼睁睁看着蓝徽容与那数名黑衣人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蓝徽容一直处于半昏半醒之间，迷迷糊糊中被一名黑衣人背在身后，说来也有些奇怪，虽知负着自己的人是仇天行派过来的，自己只不过从一个险境到了另一个险境之中，但她却好似十分的安心，也不挣扎，任那人负着自己穿过镇边一片树林，再翻过一座山头，绕行十余里，停在了耒江边。这夜星月暗淡，周遭十分黑暗，这几名黑衣人在江边停住脚步，点燃一堆细小的柴火，负着蓝徽容的那人将她放于岸边地上，一声哨音，不多时，船橹声‘唉乃’响起，一条小木船划破黑暗，缓缓靠岸。

船上之人跳上岸来，笑道：“大功告成了？”

一名黑衣人笑道：“宁王那小子，倒是有些扎手，不过弟兄们正将他缠住，蓝小姐请出来了。”摇船之人拊掌而笑：“还是头聪明，想办法用山泥挡住他们

的路，调开一部分士兵，又算到他们会住在肖老抠家，投迷药入水井，这回立了大功，仇大人肯定会重赏我们的。” 先前负着蓝徽容的那名黑衣人首领闷声道：“废话少说，老万，你去来路看看弟兄们有没有突围而来？”一名黑衣人愣了一下，迅即转身往来路行去。

此时，江边仅余蓝徽容和七名黑衣人，夜风拂过，又躺于冰凉的地面上，蓝徽容稍稍清醒，只是依然无法提起真气。她环视着身边之人，心中忽然涌起一丝强烈的不安和惶恐，但这感觉，又不象是因为被仇天行派来之人掳走而引起的，是什么呢？

等得一阵，摇船之人道：“头，我们还是先撤吧，呆久了恐有变化，弟兄们都是长期潜伏东朝之人，只要不被当场擒住，自有脱身之法。”

那黑衣人首领轻嗯了一声，弯下腰来，欲待扶起蓝徽容，忽然‘咦’了一声，另六人齐声道：“头，怎么了？！”围了过来。

一道夺目的寒光如闪电般划破夜空，一蓬鲜血喷溅而出，一名黑衣人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捂着咽喉缓缓倒下，另五人疾滚于地上，抽出兵刃，怒喝道：“头，你什么意思？！” 黑衣人首领也不说话，森

寒的杀气自他手中长剑灿然迸出，暗淡的火光下，六人身形在怒喝中纠结闪腾。

蓝徽容见他们居然发生了内斗，大感讶异，依于土堆前细细看来，见六人皆是身手高强之辈，那黑衣人首领以一敌五，更是武功出众，越看，她越感到一阵阵寒意袭上心头，先前那股强烈的不安和恐惧牢牢锁住她的五脏六腑，搅得她直欲呕吐。

战得一阵，黑衣人首领手中剑招忽然变得轻灵飘忽，剑气却似与黑暗融为了一体，无处不在，将五名对手笼罩其中，夺目的光华如层层波浪在最激烈的兵刃相击中涌出，数声闷喝后，二人颓然倒下。

另三人暴喝一声，联手攻上，呛声不绝，黑衣人首领因先前剑势太盛，不及变招，被对手围攻，脚下一个踉跄，显见已中了一招。

那三人急急逼上，那首领却于踉跄后身形一个疾翻，手中长剑在空中绞了数个剑圈，鲜血在空中一路洒下，对手中的两人仰面倒落。

最后一人见情势不妙，发声喊便欲转身逃走，那首领捂着胸口急急追上，手中长剑如流星逐月，清远绝尘，射向逃走之人，一蓬血雾腾空而起，又洒洒落

下，微弱的火光中，那首领手抚胸口，抽出长剑，在倒地的六人身上又各补了一剑，咳嗽着转过身来。

蓝徽容直愣愣地望着他步步走近，他胸前黑色衣襟被鲜血染得如一朵墨梅，面上头罩下的眼神让她手脚一阵阵发凉。

黑衣人首领在蓝徽容面前默立片刻，蹲落下来，微眯的眸子似有些不敢直视她愣愣的眼神，正静默间，蓝徽容一声惊呼：“小心！”

诡异的刀光自他身后摇晃袭来，那首领在蓝徽容惊呼声发出一瞬便已剑横身后，架住这必杀的一招，借力转身，只见那先前离去的黑衣人老万目光阴沉，森然道：“仇大人传信要我们提防于你，果然不差，你这小子，是活腻了吧。”

那首领也不答话，剑光霍霍，全力而击，他知这老万是所有黑衣人中武功最为高强的，虽不及自己，但如果和另几人联手，自己便胜少负多，所以先前才借口将他支走，不料他却中途返回，自己先前与那六人激战已受了剑伤，触动旧创，功力大减，现在实在是到了危急关头。缠斗数十招后，他一声轻啸，口

中喷出一口鲜血，随着那鲜血喷出，他手中长剑发出的杀气隐然成形，令黑夜空气都为之一凝。

老万见势不妙，知他正用咬舌之术，不惜巨损真气，使内力激至最强点，急急避开，无奈慢了一着，手中兵刃仅架住他第一波袭击，却在第二波剑浪中被绞得粉碎，千百道寒芒射入老万体内，老万倒地前睁大双眼，奋力将手中断刃递出，狠狠地插入那首领的左肋。

那首领捂住左肋，力竭倒地，身形几个扭曲，再也不曾动弹。

蓝徽容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番激斗，目瞪口呆，心头的惊疑如飓风般越卷越大，无奈手脚无力，纵是想爬至那首领身边，扯下他的头罩，也无法移动一步。

江边一片死亡般的沉寂，仅听到江水轻轻拍打着岸边岩石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那首领蠕动了几下，撑着站起身来。

他似伤得很重，踉跄走至蓝徽容身边，隐见他前胸及左肋鲜血淋淋而下，蓝徽容颤声道：“你，你的伤_____”

那首领默不作声，忽然伸出手来，将蓝徽容的衣襟解开，将她的外衫外裙缓缓除下，蓝徽容的心一时下沉，一时飘浮，她脑中一片迷乱，眼见自己被他脱得仅着单薄的亵衣躺于地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来。

那首领又踉跄着步向江边一处高大的灌木丛，钻了进去，不一会儿，从那灌木丛中拖出一具尸体。

那是一具女尸，蓝徽容看得清楚，女尸脸上已被爆得血肉模糊，她终忍不住一声轻呼，只见那首领摸索着除下女尸身上的衣裙，将从蓝徽容身上除下的衣物穿到那女尸身上，又转过身来，抱起蓝徽容的上身，替她穿上从女尸身上除下的衣物。

蓝徽容眼中渐渐落下泪来，颤抖着道：“你——”那首领身躯一硬，猛然伸手轻轻点上她的哑穴，也不望向她悲伤的面容，静静地替她将衣裙穿好，将她抱至那艘小木船上。小木船在江水的推动下轻轻摇摆，那首领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倒出一粒药丸塞入蓝徽容口中，迟疑片刻，闷声道：“一会儿你手脚就可以动弹，你速速划船离开，一刻钟后你的内力便会恢复，你逃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

他又从怀中掏出数锭银两放入蓝徽容怀中，再深

深地看了她一眼。蓝徽容泪水汹涌而出，不停地摇头，无奈说不出话，眼见他奋力将木船推离岸边，眼见木船被他一推之势直入江心，随着江水向下游飘浮，眼见岸边火光下那身影跪落于地，隔自己越来越远，她觉得如在炼狱中煎熬打滚，心被生生的撕成千条血丝，疼痛至无法呼吸。

夜色下，木船沿来江向下游急速飘去，蓝徽容渐感四肢可以动弹，但依然无法提起内力，只是可以如一个普通人般划动船浆，她忍住泪水，奋力将船调头，向先前入水的方向划去。无奈这晚江风甚急，又是逆水而行，眼见无法迅速赶回岸边，蓝徽容心一横，想起莫爷爷以前所授，咬上自己舌尖，鲜血自她嘴角缓缓流下，她血流速度加快，药效发作，不一会，便感恢复了两成内力，她提起内力，急冲向大椎穴，真气在那处回旋数圈，激起体内全部生气，终将解药效力瞬间提至最高，双臂运力，浆橹如飞，迎风破浪，向来路划去。

只是这种强提真气之法颇伤身体，她渐感胸口一阵闷痛，但再痛，她觉得都没有心中那股绞痛令她窒

息，惊疑、震悚、恐惧、痛苦、彷徨、不舍齐齐攫紧着她的心，她恨不得插翅飞回先前所在岸边，揪起那人，扯下他的头罩，问个明明白白。

静谧的黑暗中，蓝徽容隐见岸边那一点火光还在微弱跳动，心头稍松，奋力划了过去，船未完全靠岸，她便扑入水中，衣裙湿漉着爬将上岸。

只见先前躺身的地方，那具女尸手执长剑，横于土堆之前，身前几名黑衣人的尸体横乱杂陈，一名黑衣人手中还握着似‘暴雨梨花针’的暗器。乍一望去，仿如自己奋力搏杀，与那些黑衣人同归于尽，却被黑衣人临死前射出的暗器爆糊了面容。

蓝徽容的眼泪如珍珠断线般掉落下来，是他，一定是他。

他利用西狄人救出自己，又不顾性命将这些西狄人杀了灭口；他早已准备好这具女尸，造成自己与西狄人同归于尽的假象，这样既能够让自己远走高飞，又不连累到慕王爷，更能让仇天行和简南英等人不再追捕自己。

可他，为何会是西狄人的首领？他，为何先前那般不顾性命搏杀？更重要的是，他，为何不与自己一

起逃走？

他受了那么重的伤，送走自己，安排好这一切，他还有力气逃吗？他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为什么不和自己一起走？！

蓝徽容深深呼吸，冷静下来，执起火把，迅速在周围寻找一番，却未见那人身影，耳听得远处似有大队马蹄声疾驰，知可能是宁王派人搜寻而来，她心急如焚，却又无法出声，听得马蹄声越来越近，忽然灵机一动，直扑先前那藏着女尸的灌木丛，灌木丛又深又高，黑暗中她向前走了十余步，脚下终踢上一人冰冷的身躯。

她泪水直流，弯下腰将他紧紧的抱在怀里，迅速拖出灌木丛，抱至船上，此时，马蹄声就在数十丈外，她运起十成内力将船推向江心，纵身而上，迅速划动船浆，黑暗中，船在江风和波浪的推动下，如出弦的利箭一般向下游而去。

身后的岸边，人声喧哗，上百人接踵而来，惊呼声不断响起。

“不好了，蓝小姐身亡了！”

“快快回禀王爷！”

江边黑影浓重，星月皆躲于乌云之后，蓝徽容在黑暗中奋力将船划出十余里，知己脱险境，此时又是顺流而下，她平定心神，松开双桨，缓缓转过身来。

那黑色夜行衣下的身躯僵硬如冰，那黑色头罩下的双眼紧紧而闭，他仿如已经死去，已好象正在沉睡，他胸前肋下的伤口仍在渗着鲜血，蓝徽容只要伸手，就可以拉下他的头罩，看清他的面目，可此时的她，却鼓不起一丝勇气。

静默一阵，蓝徽容点上他伤口处穴道，鲜血渐渐止住，又从他怀中掏出数个药瓶，一一拔开闻了一下，知其中一瓶是伤药，就着江水泛出的一点微光，替他将药粉敷于伤口，撕下自己的裙裾包扎妥当，又伸手按上他胸前大穴，源源不断地往他体内输入着真气。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有了一丝反应，呻吟着动弹了一下，慢慢睁开眼来，蓝徽容一喜，他正好望上她如寒星般的眼眸，意识逐渐恢复，他伸手摸上自己的面颊，见头罩还在，猛然用力挣脱蓝徽容，‘扑通’一声翻入江中。

蓝徽容本能的身躯一拧，电光火石之间随后扑入江中，右手一捞，刚好来得及拽住他的衣襟，她用力将他拖回，波浪推涌间，游回船边，眼见他还要挣脱，情急下‘啊’了一声，这才发现自己哑穴已被冲开，她长叹一声，贴到他耳边轻声道：“孔瑄，你若死了，我也不会独活。”

岸边，数百支火把映得天空一片通红，简璟辰呆立于那具面目模糊的女尸身前，双手不停的互绞，是她吗？真的是她与敌同归于尽了吗？

那身形，那衣裙，恍如就是她躺于自己面前，让自己如割心般的疼痛。可那血肉模糊的面目，却让自己感觉到还有一丝生机，到底是不是她？

江风越刮越大，火把腾腾而闪，数百人静然而立，无一人敢发出半点声息。良久，简璟辰冷冷道：“唐文，传附近最好的仵作，将这几具尸体从头到脚，每一根毛发都不放过，给我仔细的验。”一名手下应了一声，转身而去，简璟辰又道：“尚力，你带人马沿耒江展开搜寻，记住，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容儿给我找出来。”

他负手望向耒江上空无垠的黑暗，心中渐涌狠决

之意：容儿，如果你没死，我就是踏平西狄，翻遍东朝，也要将你给找回来！

三八、命运

九月二十，澄阳城外五十余里处，卫明山脚，杨家村。

村子北面靠近卫明山有一户人家，家中仅余一个六十多岁的残疾老头，其数个儿女皆于青壮年时患病离世，而他，双耳已近全聋，仅靠在山后种着几块蕃薯田得以生存。

这日下起了大雨，杨老头见雨势甚强，恐雨水和着山泥流入屋后那口地窖，那里面收着的可都是自己今冬和来春的救命蕃薯，一旦发霉，只怕这把老骨头将熬不过这个冬季。他披上破旧的蓑衣，在地窖口撑起一块大木板，推开地窖木门，沿木梯下到窖底。地窖并不深，里面堆着数堆蕃薯，杨老头在窖底看了一圈，见干燥如昔，满意地点了点头，正待出窖，忽见一堆蕃薯后似露出一片衣角，他想起自己眼力不太好，是不是花了眼，走过去正待细看，一石粒凌空飞来，正中他背后穴道，他眼前一黑倒于地上。

蓝徽容从地窖口下来，将昏迷不醒的孔瑄从蕃薯

堆后抱出，凝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悠悠叹了口气：“又得换地方了，孔瑄，你得快些醒过来才行，我怕我撑不下去了。”

那夜，蓝徽容将孔瑄从江水中捞出，爬回船上，沿来江放船而下，行不多远，便听到岸上疾驰的马蹄声，她知是简璟辰疑心自己并未身亡，派人追来，她只得抱着早已昏迷的孔瑄跳入江中，游至江边，也不上岸，躲于岸边的芦苇丛中，听着那些人马追着那艘木船而去，四周恢复平静，方悄悄上岸。

她心忧孔瑄伤情，急于找到一个大一点的村镇替他抓些药，无奈静夜中行来，到处可闻急促的马蹄声，可见映天的火把，她知简璟辰在这附近展开了细密的搜寻，好不容易避开一拨又一拨的官兵，一路向西逃匿。

孔瑄自被她捞上来之后便一直昏迷不醒，他的伤口在江水中浸泡多时，血倒是止住了，却开始有些肿胀，数日来，蓝徽容负着他白日寻地方藏匿，只有夜间才敢出去寻些食物和草药，又不停替他运气疗伤，累得疲惫不堪，若不是孔瑄还有一丝气息，支撑着她，

她恐怕早已倒下了。一路行来，到处可见自己的画像，也到处可见成群的官兵，对每一个人进行着详细的盘查，她不敢在人前露面，生怕留下蛛丝马迹，她更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日，唯恐暴露行迹。前日逃到这杨家村，寻到这处地窖，倒是颇为理想的一处藏身之所，她又于卫明山上寻得一些疗伤效果极好的草药，孔瑄伤势渐渐有所好转，虽仍处昏迷之中，但呼吸已恢复正常，伤口处红肿消去，开始结痂。

不料今日被这杨老爹撞见，蓝徽容不忍伤他性命，只得再次负起孔瑄，等雨势停歇后，于夜色深深中离开了杨家村。

她负着孔瑄行走在泥泞的山路上，秋末的夜风寒凉入骨，孤寂、伤心、痛楚，种种感觉袭上心头，她就着一点星光缓缓向前而行，感受着孔瑄胸前存留的那团温热，眼眶慢慢湿润：“孔瑄，你快些醒过来，是个男子汉的话，你就不要这样赖着不醒，老是要我一个女子来背你，象什么话？！”“我知道你有很多事瞒着我，你说话也总是真真假假，但我知道你的心，不管你是什么人，我看得到你的心，你若心中无我，

你不会这样舍命来救我，替我安排好一切。”

“你与仇天行是何关系，我等着你和我说清楚，所以你要快快醒来，把一切说清楚，然后兑现你的诺言，你说过的，要和我一起去苍山，孔瑄，我现在背着你去苍山好不好？”泪水滑入她的嘴角，咸咸的，仿如在她心口一刀又一刀地割着：“孔瑄，我求求你，快些醒来，大不了以后，以后比武或下棋，我都输给你就是了。”

“那你岂不是一辈子都得听我的了？！”微弱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蓝徽容再行数步方反应过来，身躯似幻化为石柱，呆立良久，‘啊’的一声惊呼，迅速将孔瑄放在一颗树前，跪于他身侧，看着他微眯的双眼，喜极而泣。

孔瑄吃力地抬起手，替她拭去眼泪，眼中闪过愧疚之意，转而微笑道：“我受一回伤，你就哭一回，倒好象你前世欠了我的似的。”

“是，我欠你的，你是我的债主。”蓝徽容一阵激动，伸出手将孔瑄的头抱入怀中，两人紧紧相依，良久，蓝徽容柔声道：“孔瑄，你别急着说话，那些事，

我们回头再说。” 孔瑄轻叹了一口气，任她将自己搂在怀中，彻底地放松下来，多年的隐忍生活，知道真相时的痛苦，这些时日来的辛苦筹谋，悉数在她温柔的怀抱里化为云烟。

那夜，他辛苦安排她脱身离去，布下假局，已是强弩之末，挣扎着隐身于灌木丛中，想着她已顺流而下，从此天高海阔，任她驰骋，他再也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有的只是欣喜和愉悦，终于，这条残命可以换取她的自由，可以让她实现心中的梦想，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终于，他不再是被父亲遗命牵着的木偶，不再是仇天行谎言下的一颗棋子，也终于能为她做上这最后一件事情，他只觉满心欢畅，带着微笑昏迷了过去。

不料醒来，却见她就在眼前，她知道是自己了吗？她若带着伤重的自己逃亡，又如何能够走远？情急下，他翻身跃入江中，只求能够不拖累她，不让她面对曾被欺骗的真相，能够让她在日后漫长岁月里，想起他时只有温柔的笑。

可当她将他拖回，在他耳边说出那句‘你若死了，我也不会独活’时，他才知道自己错得是多么的厉害，

她又岂是寻常女子？她的心交给了我，自己怎能不说清楚就将她丢下？让她一个人在猜测与痛苦中度过余生？

长久的昏迷中，他似从云层之巅落入万丈深渊，又从万丈深渊飞上云端，他只想寻到她的身影，求得她的原谅，若是她还愿意，这条残命就陪伴她上苍山，游雾海，陪她度过尽情欢笑的一年好了。

孔瑄握住蓝徽容抱着自己的手，默默感受着她的体温，觉得胸口一阵疼痛，忍不住轻咳数声。蓝徽容恐是自己将他抱得太紧，忙松开双手，孔瑄将她轻轻一拉，两人并肩而坐。“借你的肩靠一靠，可好？”孔瑄靠上蓝徽容的肩头，平定着体内的疼痛，慢慢提起真气，运行数周天，蓝徽容感应到他正在运功疗伤，试探着将自己的真气输入他的体内，两股真气渐渐融合，通过孔瑄周身经脉与穴位，又归于丹田。

孔瑄渐感精神，收住真气，两人十指相交，默默听着夜风拂过青山的声音，良久，孔瑄轻声道：“容儿，我父亲，曾经是和国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在某次作战中被叶天羽元帅救过一命，成了他的亲兵。”

蓝徽容欲待说话，孔瑄手指稍稍用力一握，她收

住话音，静静地听他诉说。“当年棋子坡兵乱，我父亲恰好被派了出去，不知真相，只知是叶元帅与简南雄同归于尽，慕少颜灭了叶军，他躲过兵乱之后，想起恩人葬身火海，心有不甘，又回到棋子坡，却在—个悬崖下救出了叶天鹰。”

“他不知叶天鹰才是罪魁祸首，只知他是叶帅的亲弟弟，听得叶帅确已身亡，自是将满腔报恩之心放在了叶天鹰身上，便将重伤的他带回了安州老家。”

“叶天鹰伤愈之后，便说要替叶帅报仇，离开了我家。到我七岁那年，叶天鹰又突然出现在安州，恰逢我父亲病重，便将我托付给了他，让我拜他为师，长大后替叶帅报仇，就这样，叶天鹰便成了我的师傅。”

“叶天鹰把我带到西狄—个隐密的地方，和一些小孩—起进行了残酷的训练，我—心遵从父亲遗命，视叶天鹰如父，却不知道，他早改名换姓，成了西狄国的左都司仇天行。他知我父亲因叶帅之故，—贯仇恨西狄人，也从不在我面前暴露那重身份。”

“数年之前，我武艺大成，是那帮小孩中武功最高的，叶天鹰便派我潜伏到慕少颜身边，着我打探铁符和你母亲的下落，说这才是能够替叶帅报仇的最佳

方法。叶天鹰并不知他落下悬崖后，慕少颜向叶天羽忏悔并隐匿起太子皓的事情，他以为铁符是落在了慕少颜的手中。” “我想法和侯爷成为好友，也取得了他的信任，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办法得到铁符和你母亲的任何消息，也不见叶天鹰与我联系，我与侯爷情义日深，又深感王爺并不象忘恩负义之人，正是愧疚与彷徨之时，你却突然出现。”

“那日战场之上，仇天行的出现，让我透体冰凉，没料到自己的师傅竟是西狄国的左都司，他将你带走，让我相随，有一夜，为了他利用西狄人攻打东朝之事，我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便知他可能要对你不利。”

“第二夜，那元礼运用魅瞳之术想诱你说出《寒山图》所在，我只能躲于窗外用鸟叫声唤醒你，其后他想对你无礼，我冲入室中，与他打斗时，仇天行随后赶到。”

“我知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又日益感到当年之事有所蹊跷，隐隐觉得父亲可能受了仇天行的欺骗，便向他假言提议，你对我似有情愫，如果让我假装将你救离险境，自能哄你说出《寒山图》所在，又告知

他，简南英的精锐军队早已布置妥当，只待西狄军与慕家军斗至两败俱伤，便会出手，让他不如装作被我刺伤，退兵归去。”

“仇天行听了之后大为意动，便采纳了我的建议，却在我肋下划了一剑，以求得你的信任。”孔瑄低下头来，心中一阵难过，欲抽出与蓝徽容互握的右手，蓝徽容却紧紧握住，不肯放手，柔声道：“累了就明天再说。”

“不。”孔瑄提起精神，续道：“容儿，我知道自己欺骗了你，所以后来你，你问我可愿意和你一起去苍山时，我只能拒绝了。直到第二天，我暗中跟踪你和侯爷，在叶帅坟前偷听到了你们的说话，才知道当年的真相。”

“原来，罪魁祸首竟是我一直以来的师傅，我父亲也是在谎言的欺骗下给我留下了遗命，后来，我又在你们离开万福寺之后去见了玄亦大师，确认了事情的真相。”

“玄亦大师得知我的来历后，劝我要脱离仇天行的控制，不要再为虎作伥，那日，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挣扎过来的，直至后半夜去找你，才下定决心，要与

你一起离开。”

“仇天行在撤军离去之前，因为信任我，告诉了我，慕家军和潭州城中有他派驻的高手，可以在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我既得知他的真面目，便想在离去之前替侯爷除掉这些人，所以才要你等我十日。”

“我摸清那些人隐于何处，正想将他们聚齐，一网打尽，却逢皇上赐婚，宁王将你带走，我索性将那些人汇集起来，说奉仇天行之命要营救于你，我有仇天行给我的信物，他们自是深信不疑，便听我吩咐，合力将你从宁王手中救了出来。其后的事，你便都亲眼所见了。”

一片长久的沉默之后，蓝徽容转头望向孔瑄，盯着他的眼睛，缓缓问道：“我想问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不和我一起走？！”

孔瑄心头剧跳，不敢望向蓝徽容的双眸，侧过头去，半晌后轻声道：“容儿，是我错了，我欺骗了你，无颜面对你，只想着能将你救出，让你去过自由的生活，我，是没有资格再陪伴你的。”他心底还有一句话，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容儿，我已不能陪伴

你一生一世，又怎能误了你的终身。”

蓝徽容感觉到他的手在剧烈的颤抖，体会到他此刻内心的痛苦，所有的疑问得以消除，她心中一痛，猛然再度将他抱住，喃喃道：“不，你没错，从一开始就是仇天行欺骗了你的父亲，也欺骗了你，你也没有对不起我。我和你，都是这些疯狂的人手中的棋子，都是被他们利用的工具。”她紧紧地抱住孔瑄，想起自己这几个月来因母亲遗命而被操纵的命运，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生离死别，这身不由己的痛楚，欲跳出漩涡的苦苦挣扎，蓝徽容忍不住落下泪来。孔瑄将脸埋在她的肩头，心神激动，想起这十多年来的错误人生，对慕世琮兄弟情义的愧疚之情，对眼前深爱之人的欺骗，而她，此刻却不计一切地拥抱着自己，终抑制不住，失声痛哭。两人长久地相依，为过去身不由己的命运而痛哭，却也都有着一丝逃脱这种命运的喜悦，这一刻，两人终不再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两人的命运也不再被别人所操控。

这一刻，两人都感觉心灵高度契合，他了解了她的心，她也理解了他的痛苦，两颗曾经为身不由己的命运而彷徨挣扎的心，在黑夜中慢慢靠近，又慢慢融

合在了一起。

蓝徽容担忧孔瑄伤势，松开抱住他的双手，不停向他体内输着真气，眼见他精神渐好，心中喜悦，面上露出无限欣愉温柔之色。

孔瑄看得清楚，心中的伤痕渐被抚平，勇气重新回到他体内，他紧握蓝徽容的手，轻声道：“容儿，谢谢你。”

蓝徽容轻轻摇头：“不，是我要谢谢你，一直以来，都是你在明里暗里保护着我，就是当初你欺骗我，也是为了救我。”

孔瑄心中激动，咳嗽数声：“你就这么相信我？”

蓝徽容抬头望向夜空，过去的事情点滴涌上心头：“这些天来，我想得很清楚，你若是对我有所图谋，你就不会三番四次劝我离去，也不会，不会那般拒绝于我，更不会这般不顾性命救我，又不与我一起逃走。”

她转头望向孔瑄，有一种获得新生的喜悦：“孔瑄，我们不要想从前的事情了，那些恩恩怨怨，争权夺利，以后再也与我们无关，我们，一起去苍山吧。”

孔瑄伸手将她揽入怀中，仰头而笑，笑声恢复从

前的爽隽，更有着摆脱残酷命运的欣喜：“好，容儿，我们这两颗棋子，一起上苍山，是生是死，我们都不分开。”

三九、苍山

“歌兮，有山赫名苍，有海云雾长，飞歌几万里，不能越北疆。”

“十月上苍山，一地云黄，天之阔，地之广，海之远，路之长，寒风迷雾，夜夜望故乡。” 这是流传在苍山山脉的两首歌谣，吟唱的就是以迷蒙之美、苍茫之境、雄伟之意而闻名的苍山雾海之景。

苍山位于东朝西北境，是一条长约上千公里的大山脉，犹如一条遨游苍天的神龙，高耸巍峨，雄伟壮观。

苍山山脉中部，有一大湖泊，湖中的水都是由苍山上的冰雪融化而成，由于地势较高，位于终年云雾缭绕之处，一年中大半时间湖面上都隐有云雾蒸腾，故此被称为‘雾海’。 这日已是十月中旬，冬日渐深，太阳早早西斜，挂于高山的巅峰之后，那一块的天穹似被燃烧了一般，天宇壮丽，但又空灵开阔。蓝徽容与孔瑄共骑一乘，勒马于望苍峰山腰处，看着远

处夕阳由浓而淡，缓缓落入山峦之后，暮蔼悄悄涌起，笼罩大地，四周安静如水，寂廖无言。蓝徽容依于孔瑄身前，二人同时感觉在这大自然的雄美景观之前，人是何其渺小，但又似感觉只要二人紧紧相依，天地之大，也可任人遨游。

“容儿。”

“嗯。”

“过了这望苍峰，我们便进入苍山境内了。”

“我们真的到苍山了吗？”

“是，我们真的到了。”

蓝徽容眼眶逐渐有些湿润，她环顾四周，暮蔼下的山峰、草甸、森林，迷蒙幽静，她仿如进入了一场美梦之中，那想兹念兹的苍山，真的到了吗？

那夜之后，孔瑄的伤势一日好过一日，由于外面的搜寻官兵将注意力都放在年轻女子身上，蓝徽容索性再度扮成男装，与孔瑄扮成了一对兄弟，待孔瑄能正常行走，诸事皆由他出面，二人雇了一辆马车，向西而行。

过得十来日，孔瑄伤势大好，又已出皇帝势力范

围，进入了慕王藩境，也不再见搜寻的官兵，二人渐感脱离险境，便换了一匹骏马，共乘一骑，穿过容州边境，一路行往苍山。从容州边境穿过之时，蓝徽容犹豫再三，终按下对月姨和安心安意的思念之情，决定不回容州，她不愿再面对从前的人和事，她只想洒脱地告别过往，与孔瑄去追逐那个长久以来的梦想。勒马于山腰，孔瑄坐于蓝徽容身后，见她长久地凝望着容州方向，柔声道：“要不要回容州看一看？”

“不。”蓝徽容摇了摇头：“容州城内我亲人众多，我虽甚少以女装和真实姓名在外人面前出现过，可也怕留下线索。”

她想起一事，有些赧然：“孔瑄，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我就当不知道。”孔瑄和声道。

蓝徽容回过头来，望上他明亮的眼睛，也能感觉到他面颊的热意，忽觉有些害羞，忙又望回前方，轻声道：“我的名字，是徽容，蓝徽容。”

“徽容？徽水河的徽吗？”

“是。”

“蓝徽容，蓝容。”孔瑄细细地读了两遍，呵呵一笑：“管你是蓝容还是蓝徽容，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容儿。”

蓝徽容听他说到‘我的容儿’四字，心猛然一阵剧跳，再也不敢回过头去，身子有些发软，便靠在了孔瑄胸前，孔瑄也是唇干舌燥，长袍下的身子热了起来，情不自禁地环住她柔软的腰肢，二人呼吸渐感急促，心儿都扑通急跳，偏又都说不出一句话。

几名行人经过，见二人这副模样，惊讶的目光中带上了一丝不屑，孔瑄清醒过来，想起此时蓝徽容尚是男子装扮，不由笑道：“得，又一次让人误会你是兔儿相公。”

蓝徽容羞红了脸，强撑着坐直身躯，声音细如蚊蚋，嗔道：“还不都是因为你。”孔瑄从后看得清楚，她脖颈处都已通红，不禁起了促狭之心，贴到她耳边悠悠道：“因为我什么？”

蓝徽容耳际麻痒直钻心窝，忍不住轻‘啊’一声，再度向后再一倒，孔瑄又待搂住她腰肢，脑中一道闪电划过，一阵伤痛袭来，手便停在了半空，半晌方提住马缰，猛夹马肚，马儿载着二人向前疾行。

蓝徽容未感觉到他这番异常，马儿驰出一段，放慢速度，她才渐转清醒，从孔瑄怀中坐直，将鬓边散发塞入青帽之中，二人静静而行，穿过容州边境，日夜兼程，直奔苍山，终于这一日黄昏赶到了望苍峰。

眼见天色已黑，今夜无法翻过望苍峰，二人决定在山间歇上一宿，夜寒霜重，纵在地上铺上了斗篷，蓝徽容仍觉有些凉意，想起孔瑄伤势刚好，只怕也禁受不住这高山寒意，她爬了起来，握住斗篷，悄悄地走到他身边，正待替他披上，却见他明亮的眸中满是笑意，望着自己。孔瑄接过蓝徽容手中斗篷铺于身侧，将她的手轻轻一扯，二人并肩而卧，仰望星空，听着彼此甜柔的呼吸声，谁也没有说话，也许是觉得彻底摆脱了以前噩梦般的生活，也许是知道苍山就在眼前，蓝徽容的心格外安逸，不知不觉中便睡了过去。

等醒过来时，只见孔瑄的斗篷覆于自己身上，他却已不见了踪影。蓝徽容一阵莫名的心慌，猛然站起，大声呼道：“孔瑄！”呼声中带上了一丝焦虑之情。

孔瑄正在林内练剑，听得她的呼唤，急奔了过来：“容儿，怎么了？！”蓝徽容心头一松，也觉自己

有些好笑，如同一只寻找母鹿的幼鹿一般，脸上泛起红晕，转过身去：“没什么。”

孔瑄渐明她心思，走了过来，将她拥入怀中，轻叹一声：“容儿，你放心，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我会一直陪着你。”

怀中的人儿柔软而娇怯，他迷醉中却再度有一阵伤痛袭来，心中默默道：容儿，我会一直陪着你，用这最后的时光陪着你，只求你将来，不要恨我，不能给你更多的时光。

二人翻过望苍峰，日行夜宿，向西而行，这一路走来，经过了高山、草甸、湖泊、河流，虽已入冬，草甸枯黄，湖水冰寒，满目皆是苍茫之色，蓝徽容却看得兴致盎然，在她心中，这段旅程便如同一场甜美的梦，有时，看到一处景致，与母亲描述相符，她便会惊喜地呼叫，兴奋地拍打着孔瑄的手。

天高云阔，风儿都带上了甜美的气息，孔瑄从未见过这样的蓝徽容，如同一个小女孩一般，浑身上下闪着夺目的光彩，或惊呼、或大笑、或娇纵，或轻柔。

她看到草甸上若是还有某些花儿在迎着寒冬的风

傲然开放，便会尖叫着扑过去，然后很温柔地注视着那朵花儿，长久才肯站起身来；她看到牧民的牛羊经过，也会很开心地跟上十里八里，有时还娇憨地学上几声牛儿哞鸣，然后笑得前仰后合；她看到美得不象人间的大小湖泊，便会松开他的手，直扑水中，掬起水来洒向他的面容，却不顾那冰寒的湖水已将她的裙裾湿透。

他这才知道，她并不总是只有温柔的笑容，淡定的性格，她也有这般任性娇蛮的时候，她若是高兴时，可以如春花般灿烂，她若是使起小性子来，却又如小牛犊般执拗。

娇弱时，她可以在寒风细雨中缩入自己的怀抱；坚强时，她也可以于长夜默默替自己盖上斗篷，燃起火堆；温柔时，她会静静地依靠着自己，一言不发，听着彼此的心跳。

以往的他，只是看到了她的某些方面，这段时日的朝夕相处，没有任何往事的干扰，他看到了更丰富的她。他的心中，满满当当，装着的全都是她，他的骨子里，丝丝缕缕，沁着的也全都是她。

而蓝徽容，也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孔瑄，

他象高山，替自己挡住风雨，他象和风，轻轻地包容着自己。开心时，可以向他撒娇发嗔，静默时，可以依于他怀中聆听心跳，他也会经常嘲笑调侃着自己象小女孩般的行径，话语中更多的却是无尽的宠溺。

这样远离过去的生活，潇洒如风的时光，甜得象蜜，浓得象酒，美得象诗，让二人浸入其中，谁也不愿意提起以前的人和事，谁也不愿意从这场美梦中醒来。

只是，蓝徽容始终没有觉察到孔瑄眼底深处的那一丝忧伤，始终没有觉察到他在与自己耳鬓厮磨到一定程度时强自控制的怪异行为，她只是羞涩地暗自想着，等有一日，二人安定下来，正式成亲以后，自己便可以真正成为他的容儿了。

这日，二人行到了苍山山脉中段，孔瑄向村民打听才知道到了翠姑峰，翠姑峰山高入云，因长满了翠绿的云杉，山峦形状似一姑娘的发髻而得名。

眼看寒风越刮越劲，孔瑄笑道：“容儿，看来我们的旅程得告一段落了。”蓝徽容有些不舍，无奈道：“我还想趁着下第一场雪前赶到雾海呢，看来是不成

的了。” “不怕，等雪下定，雾海冰封了，我们再去，说不定更有一番意味。只是我们现在得找个地方安定下来才行，今冬第一场大风雪看样子再过几天就要到了。”孔瑄安慰她道。蓝徽容也知他所说不差，二人商议了一下，驱马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购来了一应工具物品和部分食粮，又赶回翠姑峰下。

蓝徽容曾听母亲说过，翠姑峰顶有一温泉，即使是冰雪封山的季节，泉水仍是热意腾腾，温泉下方有成片的云杉林，林间有一空地，是极好的安家所在，只是因为一路到山顶都是陡峰连天，极难行走，没有一定的轻功是很难上到峰顶的，故此人迹罕至。

她向孔瑄一说，二人兴致高扬，一致决定将过冬的地方安在那处，孔瑄出面将那匹陪伴了二人一个多月的马儿卖掉，换来一些衣物和过冬物品，二人负着数包东西上了翠姑峰。二人施展轻功，过险峰，越陡壁，沿着山峰的走势一路攀援而上，终在精疲力尽、大汗淋漓之时，到达了翠姑峰顶。

接下来的几日，二人趁着暴风雪未到，齐心协力，伐木为屋，锯杉为床，这日黄昏，眼看着寒风刮过木屋旁的云杉林，风雪欲来，而孔瑄也终于将小木屋的

最后一根木榫敲入，蓝徽容忍不住开颜而笑。

孔瑄直起腰来，二人长久地微笑对望，慢慢伸出手来，相牵着走入木屋之中。木屋仅前后两间，孔瑄在前面一间搭了一个小小的灶台，造了一张简陋的木桌和几把木凳，摆了一张木榻。后面一间则摆了一张小小的木床和木台，再无他物。

这木屋是如此简陋，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着未曾剥落的树皮，边边角角也并不齐整，但在二人眼中，却如同进入了世上最华丽的宫殿。

这夜，蓝徽容下厨，菜式仅一样——菜干煮咸肉，孔瑄不知何时偷偷带了一壶酒上山，见他伤已痊愈，蓝徽容倒也未反对，二人各饮数杯，意兴浓浓时蓝徽容突然放下筷子，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孔瑄，你听！”

孔瑄听了一阵：“容儿，你听到什么了？”

“下雪的声音。”蓝徽容站起身来，拉开房门，奔了出去。

这时，风小了很多，洁白的雪花星星点点，自未完全黑透的天空洒洒而下，宛如一朵朵梨花，在空中冉冉盛开，又似一只只白鸟，在风中自由地飞翔。

蓝徽容眯起眼，伸出手来，让那雪花落于自己的

手上，洒于自己的眉间，孔瑄默默走到她的身后，隐隐听到她竟在低声饮泣，他从后面环住她，轻声道：“怎么哭了？”

蓝徽容靠上他的胸膛，喃喃道：“孔瑄，到现在，我才确信，我不是在做梦。”

四十、雾海

听她这句话说得傻到极致，孔瑄将环住她的双手渐渐收紧，在她耳边轻声道：“容儿，对不起。”

“为什么说对不起？”

“我应该早些和你到苍山来。”

“现在也不迟啊，你看，我们正好赶上今年第一场雪，孔瑄。”

“嗯。”

蓝徽容却不再说，孔瑄等了一阵，探头过去看了她一眼，见她似正在羞涩地想着什么，他的鼻息渐转粗重，眼前的娇躯似水一般融化了他，却又似火一般燃烧了他，他扳过蓝徽容的身子，柔声道：“想说什么？”

蓝徽容眼波如画，微微一笑，低下头去：“不说了。”

孔瑄伸出手，轻轻抬起她的下颚，眼前的这面容焕发着异样的光彩，她的眉梢发间还挂着雪花，但眼

神却是那般炽热。

他似读懂了她那眼波中的心事，心神荡漾间，他慢慢俯下头去，印上她那象一汪清泉般的红唇。她的唇齿有一股清香，瞬间迷醉了他的身心，而他的气息有着浓烈的醇厚，刹时占领了她的灵魂。由轻柔到热烈，宛转承就间，蓝徽容慢慢伸出手来，攀上他的脖颈，孔瑄脑中一热，忽然将她打横抱起，蓝徽容双眸紧闭，呼吸急促，右手紧紧攥住孔瑄的衣襟，说不出一句话来。孔瑄将她抱入内室，轻轻放于床上，抚摸着她滚烫的双颊，终忍不住覆于她的温柔身躯之上，再度吻上她鲜艳欲滴的红唇和那娇嫩的面颊。

室内一片缠绵悱恻，焦渴与燃烧中，孔瑄的手已抚到了蓝徽容的腰侧，颤抖着解开了她的衣襟。可就于此时，他的脑中忽有一道闪电划过，伤痛的感觉再度袭来。

他的双手忽然停住，心如刀绞般的疼痛，猛地抽身离开那令自己迷醉的温软的身体，额头汗珠滚滚而下，他喘着气看着床上紧闭双眼面色绯红的蓝徽容，喉间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奋力奔了出去。

蓝徽容本是脑中一片迷乱，感觉到他的手沿自己

身躯而下，他的热度灼烧着她，也融化着她，正是慌乱中带着一点点害怕，又隐有丝丝甜蜜之时，却觉身上一轻，热力散去，朦胧中听到他的脚步声远去，全身无力躺于床上。

半晌，她才觉心跳恢复正常，坐在床沿，待感觉到双足不再疲软，才慢慢系好衣襟，走了出去。她安静地收拾着外间桌上的碗筷，那丝丝甜蜜的感觉让她嘴角含笑，他这般爱惜她的贞洁让她心生感激，但她又隐隐有些怅然若失。

她伸手拍了拍自己依然滚烫的面颊，看来，等过了这个冬天，得和孔瑄去他父母墓前正式拜祭，禀告二位老人家之后再正式成亲了。

门外，夜色下，山头已覆上了一层薄薄的雪，孔瑄手执长剑，快如闪电，动似光影，激起一团团雪雾在空中飞舞，飞雪于剑影间洒上他的面容，落入他的颈间，冰冻着他激情的心，熄灭着心头那股腾腾烈火。

身形腾挪间，他瞥见蓝徽容立于室内的清丽身影，那娇柔模样更让他为之心伤，他猛然一声暴喝，长剑直射入屋旁云杉之中。

蓝徽容听得他的暴喝声，从冥想中醒过来，担忧于他，奔到门口，孔瑄不敢望向她，呆立半晌，轻声道：“我去温泉那里泡个澡，你先歇息吧。”说着大步奔入黑暗之中。

夜色深深，蓝徽容躺于内室床上，听得孔瑄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听得他在外间榻上睡下，才合上双眼，嘴角带着一丝甜蜜的笑容沉沉睡去。

后半夜，雪越下越大，待黎明初现，蓝徽容听得屋外‘啪啪’的声音，睁眼一看，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她忙着好衣衫，奔出门外，忍不住‘哗’的一声惊呼，只见整个山头，银妆素裹，林间高大的云杉层层叠叠，皆为白雪覆盖，远处，迷蒙的雪雾缥缈渺渺，虽是寒风凛冽，她却如同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白色世界。

孔瑄回头含笑看着她：“容儿，我们俩比一下，看谁先堆出一个雪人！”蓝徽容好胜心起，笑着奔了过去，猛地将他身前那已堆起的半个雪人踢散：“这个不算，我们得公平比试。”

两人相视一笑，同时奔了出去，孔瑄力运双臂，一路将积雪堆积，蓝徽容却先奔到屋后，找来昨日造屋剩余的一块长木板，再奔回屋前，借木板推挡之力，不多久便积起了一大堆雪。她眼角瞥见孔瑄身前积雪不及自己的深厚，得意笑着将积雪堆实，造成雪人形状，又找来两块碎石和一块碎木条嵌入雪球当中，见孔瑄那边雪人刚刚成形，她调皮心起，猛地取下孔瑄头顶裘帽，覆于自己的雪人头顶，拍掌大笑：“你输了！”

孔瑄无奈地直起腰来，望着她娇憨的笑容，觉得自己若是能天天都输给她，该有多好，他苦笑道：“输就输了，你说吧，要我做什么？”

蓝徽容小小的得意过后，也知他是故意让着自己，微笑着走了过去，二人合力将另一个雪人堆好，望着屋前这两个并肩而立的雪人，孔瑄悄悄伸出手来，握住蓝徽容的右手，过得一阵，二人同时唤道：“容儿！”“孔瑄！”，见对方都有话说，又同时收住话语。

“容儿，你先说！”孔瑄笑道。

“不，你输了，你先说！”蓝徽容俏皮笑道。

孔瑄苦笑一声，左手揉了揉鼻子，清了清嗓子，

半天方轻声道：“容儿，我想等到来年，一切平定下来了，再带你去安州，拜祭一下我的父母。”

蓝徽容的脸慢慢红了起来，心中隐有一丝惊喜，又有些害羞，低下头去，轻‘嗯’了一声。孔瑄眼中闪过一丝愧意，见她半天都不说话，俯身由下而上笑着望向她羞红的面容：“你想和我说什么？”

蓝徽容平定心神，抬起头来，直望着孔瑄的眼睛，话语温柔而又坚定：“我也想等一切平息下来了，和你回一趟容州，正式拜祭我的父母。”

孔瑄轻轻地将她拥住，喃喃道：“好，容儿，等来年一切平息下来了，我们再下苍山。”

这个冬天，风雪不断，高山严寒，木屋简陋，但在蓝徽容和孔瑄的心中，却是有生以来过得最美最开心的一个冬季。

孔瑄每隔十来日便下山采购一些食粮和日常用品，他又擅捕猎之术，制了一些弓箭和捕兽夹，蓝徽容与他携手游于翠姑峰连绵的山峦之巅，野猪、山雉等自是不在话下，有一回还猎了一只老虎回来，眼见腌制的肉挂满了屋檐之下，多余的猎物又被孔瑄拿去山下集市上换回一应物品，蓝徽容笑言这翠姑峰的飞禽走

兽定是前世欠了孔瑄的，遭这无妄之灾。

孔瑄将虎皮剥下风干，放于蓝徽容床上，蓝徽容则将山雉的灰翎慢慢收集起来，制成了一件灰翎大氅，披于孔瑄肩头。

两人自那夜后，纵是亲昵，也不再那般冲动，蓝徽容时时暗自想起等明年一切平定下来，便可与孔瑄去他父母墓前拜祭后再正式成亲，总是会泛起幸福而期待的笑容。

而一段时日过后，两人也不再讳及往事的话题，这时，他们才真正的将前尘旧事轻松的放下，而不是一味逃避。只是，孔瑄每当想起慕世琮时，便有些心情郁郁，倒是蓝徽容劝解于他，毕竟他并没有真正做过伤害慕世琮的事情，若是将来有机会时，再想办法求得他的谅解吧。两人也曾商量过，要不要想办法传个信给慕王爷和慕世琮，以免他们担忧，但又恐简南英和仇天行在慕王府中设了暗探，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知不觉已是十二月中旬，雪停了三四天，孔瑄见天高云朗，知近几日内不会再有大风雪，便向蓝徽

容提议，趁着天气较好，不如二人花几日时间去看看雾海冰封的美景，顺便购些过年的物事回来。

蓝徽容听了自是极为兴奋，二人施展轻功，艰难地下了被冰雪封住的翠姑峰，往雾海方向而去。一路行来，皆是白茫茫的一片世界，深冬季节的苍山，有时行了整日都不见人影，所幸二人干粮带得较足，又带上了御寒的虎皮和大氅，倒也不虞忍饥挨饿。

蓝徽容以往的每个冬日，都是在容州城的蓝家大院内，燃上一盆炭火，静静地守于院中看书习武，甚少见过这般空旷无垠的雪景，壮丽而又苍凉，远处的雪峰和近处的平川似融为了一体，白色的静谧与博大弥漫在广袤的大地上，将一切世俗与尘埃浓浓盖住。

这日，二人在一座山峰下踏雪行进，蓝徽容瞥见前方高山上有一块巨石，如被斧头劈砍过一般，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更是光滑如镜，她兴奋地拍上孔瑄的手臂：“雾海！我们到雾海了！”孔瑄带着宠溺的微笑看着她：“你怎么知道的？”

“那是开天石，攀上那座山峰，便可以见到雾海了！”蓝徽容兴奋地向前急奔，孔瑄忙跟了上去，牵住她的右手，二人运起轻功，在茫茫雪原中如两只雪鹿

一般，飞纵跳跃。当二人大汗淋漓地站于那开天石侧，视线投向前方，同时发出‘哗’的惊叹，只觉人生至此，死而无憾。

只见前方山腰，一片无垠的白直延伸至天际，与湖边的高山浑然一体，湖面的冰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目的光彩，绚烂逼人，圣洁中带着妩媚；远处的高山，闪烁着银辉，峰峦如刀削斧砍，巍峨高耸，雄峻中饱含苍凉；而湖边的万树银花，在冬风的吹拂下，洁白的雪浪此起彼伏，偶尔群飞的鸟恰似片片惊鸿，翩然而舞。

大风卷起二人身上的大氅，谁都没有感觉到寒冷，对望一眼，齐声欢呼，奔向那梦想中的冰雪世界。

当太阳西沉时，意犹未尽的孔瑄笑着搂过正在冰面上滑来滑去的蓝徽容：“不早了，我们得趁着天未黑找个地方歇宿才行。”

蓝徽容扬头一笑：“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孔瑄知定又是她母亲告诉过她的，二人攀上雾海西面与开天石正对着的一座山峰，蓝徽容细细辨明方向，沿着山的东侧一线巨石而行，找了数遍，才终于找到母亲叙

述中的那个石洞。

此时天色已黑，孔瑄点燃一根枯枝，擎着火把弯腰钻入那个石洞，经过一段长长的狭窄的石缝，步入了一个巨大的石洞之中。

二人在石洞内看了一圈，找到一块较平整的地方铺上虎皮和大氅，点燃火堆，用过干粮，絮絮叨叨地说了会话，正待安睡，蓝徽容忽然拉住孔瑄的手臂：“你看！”

孔瑄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石洞上方一根垂下来的石柱上似隐隐刻着一些字，二人好奇心起，站起身来，无奈石柱较高，光线昏暗，看不清楚，蓝徽容来了兴致，灵机一动，笑道：“你用力把我抛上去，我去看看。”

“好！”孔瑄搂上她的腰肢，右足在地上旋转数圈，随着急转之势，奋力将她抛上半空，蓝徽容身子飞到那石柱前，可那石柱较为光滑，并无可攀援之处，恍然间看清了数个字，又落了下来。孔瑄笑道：“看来得多抛几次！”正待再次将她抛上，却见她俏脸煞白，怔怔无语。“怎么了？”孔瑄这段时日来从未见过她这等神色，不禁有些担忧。

“简—南—英！”蓝徽容缓缓道：“上面的字，是简南英刻下的。”

孔瑄心一跳，忙拉过她：“我们不看了。”

蓝徽容最初的惊悚过后，反而慢慢坦然下来：“不怕，不看并不代表超脱，反正我们与那些往事再无纠葛，我倒是很想看看他到底刻了些什么。”

孔瑄爽朗一笑：“容儿此言甚合我意。”步上前来，再次将她抛上，数起数落后，蓝徽容一声长叹，执起柴枝，在地上的尘土中缓缓书下一行字：“我简南英立誓，若有负清娘，定遭天谴，永堕轮回。”

想起一生为情所苦，为爱人所负，背负国仇情恨，痛失结义兄长，武功尽废的母亲，蓝徽容的眼眶渐渐湿润，孔瑄明她心思，上前拥住她，柔声道：“你母亲际遇再坎坷，至少后来与你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是幸福的，你们一家三口，相守的这么多年，那种平淡的幸福是任何权势都给不了的。”“是啊！”蓝徽容依依叹道：“母亲曾说过，经历过一切风雨之后的平淡才是真正的幸福，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才知道她是有感而发。”

她依于孔瑄胸前，轻声道：“自古权势害人，简南

英负我母亲，害人无数，就为了那个皇权宝座，只是不知他午夜梦回时，可曾感到片刻的欢乐？”

她忽然来了兴致，仰头望向孔瑄：“孔瑄，我们也在这处刻上一行字好不好？冥冥中羞死那简南英。”

孔瑄望着她兴奋的双眸，微笑道：“好，我抛，你刻！”

火光跳动间，孔瑄不断将执着匕首的蓝徽容抛上半空，裙袂起舞，石屑飘飞，待二人精疲力尽时，那一行字终刻于石柱一侧。

二人静静躺于虎皮之上，孔瑄将蓝徽容搂于肩头，轻声道：“告诉我，刻了句什么话？” 蓝徽容合上双目，缓缓吟道：“愿得一心人，白一首——不——相——离！”

孔瑄心中又甜蜜又伤楚，喃喃道：“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align="center"

/div

四一、抉择

对潭州城的人们来说，今冬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这铺天盖地的大雪，便是那一早一晚，纵马疾驰在潭州大街上，如冰山一般散发着冷冽气息的慕小侯爷。

潭州城的人们渐渐都知道，小侯爷自蓝霞仙子被

宁王带走，与西狄贼子同归于尽的消息传来以后，便再也未曾笑过，加上他的好友孔郎将神秘失踪，现在的小侯爷，无人敢靠近他的身边，就是曾经被人们看成与他是天生一对的聂蕤聂小姐，也只能默默地在远处看着他。

小侯爷重建了虎翼营，早出晚归，在城外训练着新兵，他在较场上的声音依然洪亮，却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他整日冷面注视着训练的士兵，以近乎严酷的标准要求着这些从慕家军各部抽调来的精兵。

谁也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么，谁也不敢去问他什么，纵是慕王爷和一直缠绵病榻的慕王妃，也只能从每日的晨昏定省中得到他简单的几个“好”字而已。

每日和小侯爷最亲近的，朝夕相处的，便是他身下那匹骏马，听说那马是蓝霞仙子留下来的，小侯爷每日都是骑着这匹马去军营，每夜又骑着它回王府，他不准别人碰它一下，就是喂草洗涮等事都是他一手包揽。

这日，慕世琮仍骑着青云早早出了城，虎翼营的新兵们经过近两个月的残酷训练，也基本能让他感到

满意，只是，这震天的呼喝声中，少了那两个熟悉的身影，眼前就是雄兵百万，又怎敌得过心中的寂寥与痛苦？

雪夜中，他缓缓策马回到王府，到父王母妃处请安之后，慢慢向王府后的‘静庐’走去。自孔瑄留书离去之后，‘静庐’便由崔放居住，一来不致荒废，二来也盼着孔瑄若有一日悄悄归来，这园子能有点生气。

崔放见慕世琮进来，也不复以前的跳跃，他安静地接过慕世琮手中的雪氅，到铜壶中倒了热水，拧了热巾递给慕世琮。

慕世琮将热巾敷于面上，身子如玉柱倾倒，仰面躺于木榻之上，面上温热的感觉和心中冰寒的痛楚让他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忍了许久方闷声道：“阿放，你先出去吧。”

听得房门被轻轻带上，崔放的脚步声远去，他缓缓将面上的热巾取下，用力地攥在手中，水滴自指间渗下，浸湿了他的衣袍，他却浑然不觉。

浓冽的酒香中，慕世琮将院中石凳之上的积雪用力拂去，不顾那刺骨的冰寒，躺于其上，此刻，他不

想再装作一副冷静镇定的样子，他只想借这烈酒、借这严寒来麻醉自己那颗痛楚的心。容儿，你到底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死了，为什么宁王的人还在明里暗里寻找于你？如果没死，你又去了哪里？你说想游历江湖，现在的你，到了哪里？

孔瑄，你到底去了哪里？你是去救她了吗？如果一切真是你安排好的，那些西狄人又算怎么回事？

你们两个人，是生是死，身在何方，为什么不给我一句明白话？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丢下？我的身边若没有了你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醉意朦胧间，轻柔的脚步声响起，他莫名的觉得一阵烦躁，猛然坐起身来，也不看向正凄楚望着他的聂蕤，欲大步迈入房去。

聂蕤将他右臂拉住，柔声道：“侯爷，我有话想和你说。”

慕世琮并不回头，半晌后轻声道：“蕤儿，时候不早，你还是回去歇息吧。”聂蕤闻到他身上刺鼻的酒味，眼中闪过绝望的光芒，洁白的贝齿似要将红唇咬出血来，她迟疑再三，终狠下心来，扬头恨声道：

“侯爷，你别再想着她了，她已经死了。”

这是三个月来，首次有人敢在慕世琮面前正面提起蓝徽容的生死问题，慕世琮猛地将聂蕤的手甩开，转过头来，盯着她的如花面容，冷冷道：“她没死！”

“她若是没死，为什么不回来找你？”聂蕤迅速恢复了正常，面上反而露出甜美的微笑：“侯爷，你就面对现实吧，她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已经和阿瑄哥远走高飞了，总而言之，她是不会再回到你的身边的。”

慕世琮将手中酒壶捏了又捏，面上却深沉似水，漆墨似的眸子望向夜空，良久方低声道：“蕤儿，我已经和母妃说好了，过几天，她会正式收你为义女，并请求朝廷册封你为郡主，我的心，没办法再给你，不能误了你。”

聂蕤身子一晃，俏脸惨白，缓缓向后退去，慕世琮眼中闪过一抹愧意，终没有再看向她，步入房中，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除夕，晨，翠姑峰。

蓝徽容数着在柱子上刻下的日痕，兴奋地回头道：

“孔瑄，今天是除夕了！”孔瑄正坐于桌前刻着一个木雕，抬头看了看蓝徽容，微微一笑：“以往每年除夕，你是怎么过的？”

“也就是全族人在一起吃顿饭，我很不喜欢那种喧闹的场合。只有吃完饭了，和父母回到我们自己的小院子，才能感到过年的温馨气氛。”蓝徽容在他身边坐下，探头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木雕：“你到底在刻什么？”

孔瑄似是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我在刻方校尉勇夺军旗！”

蓝徽容面上一红，想起几个月前的军营生活，恍如隔世，笑道：“那改天我就刻一个孔郎将厚颜偷马。”话音一落，她想起还在慕王府中的青云，笑容就没有那么灿烂。

孔瑄自是明她心思，道：“你放心，侯爷一定会照顾好青云的，他本就是爱马之人，更何况，还是青云。”

蓝徽容撑住下巴，静静地看着孔瑄刻着木雕，半晌轻声道：“孔瑄，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你。”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蓝徽容奇道。

孔瑄放下手中木雕，包住蓝徽容的双手，凝望着她的面容，语气带上了几分感激与疼怜：“容儿，我自幼父母死得早，在叶天鹰的非人训练下长大，又过着多年的隐晦生活，我真的没有奢望过，能得到你的倾心。”

“侯爷喜欢你，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想过，若是你接受了侯爷，是不是比跟着我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漂泊江湖要好很多。但我也看得清楚，慕王府并不适合你，再说，简南英一直想向王爷下手，只怕将来会陡起风波，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陷入那种风波之中。”

蓝徽容隐有忧色：“孔瑄，我有些担心王爷和侯爷，这心中，总是有些不踏实。”孔瑄叹了口气：“只希望王爷能早些准备好退路，该放弃的，希望他能及时放弃才好。”

见孔瑄也甚是忧虑，蓝徽容忙劝道：“也不用太担心了，简南英纵是想对王爷下手，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够筹划妥当的，明年，我们回安州时，再秘密去一下潭州，劝王爷激流勇退好了。”

孔瑄也将担忧放于一旁，凑到蓝徽容面前笑道：“你已经把我这个郎将拐跑了，现在又要劝王爷放弃王位，你是不是天生和王侯将相有仇啊？”

蓝徽容右拳捶向他的肩头，孔瑄大笑着闪开，二人由室内追到屋外，踏起雪浪，摇动云杉，开心的笑声中，蓝徽容拽住孔瑄的衣襟：“孔瑄，你不用让我，我想真正抓着你一次。”孔瑄笑道：“我可没让你，你是威风凛凛的方校尉，怎么会要我让呢？”“那你的轻功可退步了，看来这段时间有些偷懒，得多练练才是。”蓝徽容松开他的衣襟，笑着向屋内走去。

孔瑄脚步顿住，眼神渐渐暗淡，听得蓝徽容在屋内唤他，叹了口气，满面笑容走了进去。

时光流逝，冬去春来，当翠姑峰顶的积雪慢慢融化，当屋前屋后的云杉脱掉素装，山间某些不知名的野花也悄然含苞待放，蓝徽容站在屋外，感到迎面扑来的山风都带上了丝丝春天的气息。是啊，严冬过去，春天已经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呢？

见孔瑄脱掉灰氅，一身素袍，准备下山去买些米粮，蓝徽容忽然闪上一个念头，奔了过去：“孔瑄，我想和你一起下山！”

“你还是呆在家里吧，下山路途难走，要买东西我一个人负得起，不用你再跑这一趟了。”蓝徽容神秘一笑：“我想去买些东西，只能由我亲自去买。”

孔瑄见她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心一软：“好吧，不过这是去集市，不是去冰天雪地的雾海，你换上男装吧。”

翠姑峰下几十里外有一个较大的集市，方圆百里的人们每逢五、十便会在此集中进行货物交易，这一日，集市上人头攒集，十分热闹。

蓝徽容一身天青色长袍，帽檐压得较低，与孔瑄并肩走在集市上，见要买的东西差不多齐了，又实在是有些口渴，二人便寻到一处茶肆，在角落坐了下来。

正低头饮茶时，一大群人涌入茶肆，见人多眼杂，蓝徽容面里而坐，并不抬头。数人在二人身边桌子坐下，其中一人重重的将数包东西顿于桌上，另一人惊道：“老于，你胆子也是包天了，居然敢用官府的告示包东西。”

一个粗豪的声音满不在乎：“别的告示倒也罢了，这告示，一贴一个多月，天天换，到处贴，撕下来的满大街都是，个个都看腻了，管他的呢。”

另一人接口道：“老于说得是，除了这穷乡僻壤的，整个东朝，谁没见过这告示。”他压低声音道：“唉，你们说，皇上令全东朝都贴上这告示，一天一换，到

底是啥意思？第一条我明白，也就是令小侯爷进京为质子，可这第二条，那容州蓝氏一族，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全族押解进京，还要这般日日昭告于天下？！”

“咚”的一声，蓝徽容面色煞白，手中茶杯跌于桌上，‘咕噜’滚了几圈，茶水沿桌面淌下，淋湿了她的青袍。

孔瑄的心也往下沉去，他看着蓝徽容失色的面容，握住她的手，低声道：“容儿，我们走吧。” 蓝徽容心乱如麻，良久方摇头道：“孔瑄，我想看看那告示。”

夜色深深，翠姑峰顶，小屋内。

二人呆坐于桌前，眼神似悲凉似哀伤，望着桌上的那份官府告示。

良久，蓝徽容语调滞涩，苦笑道：“孔瑄，简南英定是查出来我并没有死，知我借死远遁，他想将我逼出来。”

“是。”

“他知王爷和侯爷于我有情有义，所以令侯爷入京为质子，引我出来，又可威胁王爷。” “是。”

“简璟辰知我是容州人，定是已将容州所有人都

彻底调查了一遍，找到了蓝家。” “是。”

“他们都是我的族人，以前再对我不好，也还是我的亲人，是我的伯父、叔父、叔伯兄弟姐妹，纵有不成器的，可罪不至死，何况还有数个年幼的弟妹及侄儿，华容妹妹还有文容弟弟更是纯善之人。”

“容儿。”孔瑄见她语调哽咽，心中一阵难过，站起身来，将她的头拥入胸前：“容儿，不管你如何决定，我们都在一起。”

“我纵是不屑于蓝家大多数人的为人，不想呆在那个家里，可他们还是与我流着一样的血，都是我的族人，我怎能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原因，而遭受这灭族之灾，如果蓝氏灭族，我怎有面目去见九泉下的父亲。”蓝徽容眼中渐渐落下泪来。

孔瑄一声长叹：“是，我们必须走这一趟，侯爷入京为质子，只怕也是凶多吉少，我们怎能置他于不顾。”

蓝徽容紧紧攥住孔瑄的衣襟，失声痛哭：“可是孔瑄，我舍不得，我真的舍不得这里，我真的不想离开这翠姑峰，为什么我还是要去面对那一切，为什么？！”

孔瑄伸手抚上蓝徽容的青丝，感觉到她的身子在剧烈战栗，一股悲凉之意攫紧着他的心，难道，命运

也要开始对她残酷起来了吗？为什么，自己已经愿意用一生来换取她的幸福，为什么老天爷还是这样的无情？！

蓝徽容哭得一阵，悲伤之意渐去，愤恨之情隐生，这一刻，她切齿地痛恨着那个高高皇座上的简南英，他毁掉了母亲的一生，难道，还要毁掉自己的一生吗？

她收住泪水，挣脱孔瑄的怀抱，只觉心头似有一股烈火要喷涌而出，她取下壁上长剑，奔出屋外，身躯在那股愤恨之情的驱动下凌空疾舞，剑气如奔雷闪电，如斧如斫，包着她青色的身影，如一片青云，夹着暴风雨轰然而至。

一股炽热的劲力随着她回旋之势从剑尖迸出，‘啪’声巨响，院中一根枯木断成数截，蓝徽容身形顿住，松开手中长剑，右手缓缓淌下血滴。

孔瑄默默走了过来，撕下袍襟，蹲下身子，轻轻替她将震裂的虎口包扎好，握住她的手，仰头望着她愤然的面容：“容儿，你已经决定好了吗？”

蓝徽容缓缓点头，决然道：“是，于情于义，我们躲不过这一劫，我们就去会一会那简南英，看看他到

底想要怎样！”

她眼中忽然闪烁着耀目的光彩，拉起孔瑄，凝望着他俊朗面容，轻咬下唇，仿佛在做着什么重大的决断。

孔瑄似感应到她所想，心怦然剧跳，迷蒙间，蓝徽容扑入他的怀中，紧紧搂住他宽厚的胸膛，轻声道：“孔瑄，我们成亲吧！”

四二、出鞘

孔瑄的手臂紧紧地将蓝徽容锁在怀里，他的眼睛正好望上天边的明月，这夜的月儿几近全圆，皎洁如玉。

清冷的风带着一丝春夜的气息，自孔瑄耳边掠过，他的心中有两个声音在竞相呼喊。“答应她吧，成亲吧，你还有何求？是生是死，你的心都是她的，她的心也都是你的，人生本就短暂，前路艰难，何不抓住这片刻的欢愉，偿她这一腔似海深情？！”

“不行，孔瑄，你不能误了她，她还有几十年的人生，她还要过着子孙满堂，举案齐眉的幸福生活，而这些，是你给不了她的，你要做的，只能是陪着她过完这最后的几个月，去化解这惊天的危难，你怎能

让她在日后的几十年里背着一个空名，夜夜独守寒窗？！”

他的心在纠结中剧痛，又在剧痛中纠结，纵是这般相爱，却不能给她永恒。得她之爱是大喜，终要让她伤苦却是大悲；两人携手是大幸，命定之厄却又是大难。大喜大悲，大幸大难，为何，要让怀中这个纯善温柔的人儿经历这一切？

他长久地沉默着，欲哭无泪，欲诉无言，只能紧紧地将她拥在怀里，紧紧地贴住她的如云秀发。

蓝徽容被他用力的抱住，良久不见他回答，他拥着她的力道让她感受到如火般的激情，但他的沉默又让她有一丝恐惧与不安。

“孔瑄。”她的话语有着轻微的颤抖，却也有着坚定的决心：“我怕，怕到了京城后被逼婚，怕入那深宫再也不得出来，怕终要以死去与他们抗争，今生今世，我只能，只能做你的妻子。” 她最后这句话说得极轻，却如烙铁般烫痛了孔瑄的心，击得他站立不稳，他痛苦地闭上双眼，良久方轻声道：“容儿，我也怕，怕这一去京城，万一我有什么不测，误了你的终身。” 蓝徽容未听出他话中深意，仰起头来，他的唇正好贴

上她清凉的额头，那馨柔的感觉让他伤痛难禁，忍不住松开蓝徽容，向后退了一步。

蓝徽容却攥住他的手，面容似焕发着火焰的热情：“那若是我有个不测呢？孔瑄，前面等着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危难，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中的一个就要离开，我不想带着遗憾离去，也不想你带着遗憾离去，我们，天堂一起上，地狱一起下吧。”

“我们，天堂一起上，地狱一起下吧！”

“我们，天堂一起上，地狱一起下吧！”

“我们，天堂一起上，地狱一起下吧！”

这句话如巨雷般在孔瑄头顶炸响，在他耳边反复地轰鸣，她都这般说了，自己怎能，怎能再拒绝她，让她失望？自己怎能辜负这惊天的情意？！

他的呼吸渐渐沉重，这一刻，他只想放纵自己的欲望，释放心中的激情，象她这般敢爱敢恨，如她所说不要带着遗憾离去。

他心意激荡，剧烈的喘息着，终鼓起勇气，猛然上前再度抱紧蓝徽容：“好，容儿，我们-----”

可也就在这一刻，他的脑中却忽然闪过一张戴着

面具的脸。他的心忍不住微微一抖，似在害怕着什么，又似在躲避着什么。

“记住，我可以放过她，但你别给我耍心机，这药吃下去以后，你如果想保自己的小命，就在一年之内，找齐寒山图和铁符，否则，就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

幼年的痛苦记忆接踵而至，残酷的训练，严森的教育，他视那人如父，再艰难，再痛苦，他也忍了下来，只想着艺成那日，就可以达成父亲的遗愿，也报那人的抚养之恩。

可他万万料想不到，原来，自己的人生就是在错误和谎言中浸淫的人生，当真相得到证实的那一刻，当玄亦大师告诉他铁符早已毁掉的那一刻，他颓然坐于禅房之中。

玄亦大师悲悯的眼光看着他：“可怜的孩子，不管他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恩人，你凭着你的一颗善心去行事吧。”

可不管那人是仇人，还是恩人，始终是抚养自己长大的人，自己再凭着一颗善心去行事，没有了铁符，更不可能从容儿那里去骗出寒山图，又怎能从那人手

中拿到解药？自己武功不如那人，怎能逼他给出解药？即使武功胜过他，难道真要与抚养自己长大的人决一死战吗？

他在痛苦与绝望中挣扎，眼前只有她的笑容，她的双眸，罢罢罢，就与她一起走吧，躲开这一切是非恩怨，用这条残命陪她去苍山吧，陪她度过尽情欢笑的一年，偿她一片情意吧。军营的相处，点点滴滴，他的心中早已悄悄有了她的影子；安州城她恢复女装那一日，他的心就彻底的交给了她；西狄军营中的十日，他不愿见到她受半点伤害，才在那夜毅然地吞下了那颗毒药；得知真相后，他极力挣脱对那人的恐惧与负疚，设计将她从宁王手中救出，又被她深情所感，与她远遁苍山。

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这个冬天，带给他的是从未有过的幸福，他也更不愿意告诉她真相，怎能让她为自己再踏入那个肮脏的世界，再去经历危难与痛苦，更何况，要去面对的是对自己有抚育之恩、手狠手辣的那个人。

他只想，让她远离那些恩怨情仇，静静地陪她度过这一年，守护着她，仅此而已。 孔璋的心反反

复复，挣扎彷徨，痛苦纠结，现在，该怎么办呢？难道真要误了她的终身吗？他反复地问着自己，反复地捶打着自己那颗痛苦的心。

蓝徽容被他紧紧抱住，听到他说出“好，容儿，我们-----”时，有一刹那的喜悦，可等了半天，都不再见他说话，心慢慢下沉，他，到底怎么了？

他对自己的情意，自己看得明白，感觉得到，分明是比海深，比山高，可为何，自己以女儿羞涩之心，讲出了那般惊世骇俗的话，他却还不答应呢？

蓝徽容正在心神疑惑之时，孔瑄忽然温柔地吻上她的额头，在她耳边轻声道：“容儿，我的心，你自是知道的，我也想与你成亲，可我有些害怕。”

蓝徽容挣脱他的怀抱，抬头望着他明亮的眼睛：“你害怕什么？”

孔瑄迟疑了一下，再度将她拥入怀中，不让她看到自己脸上的痛苦与不忍：“我们现在成亲，万一，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

蓝徽容身躯一僵，面上通红，但脑中却渐渐清醒，是啊，成了亲，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现在这个时

候，难道要带着腹中的胎儿一起去赴那生死之难吗？难道要带着孩子一起拼杀、逃亡吗？若是被那些人逼至绝路，又该如何护得孩子的平安？！

孔瑄暗叹一声，抚上她的秀发，柔声道：“容儿，此去京城，若有命归来，我们再——”蓝徽容渐渐平定着心头的激情，柔柔地靠在他的胸前：“好，此去京城，若有命归来，我们，我们再成亲。”

见她这般温柔婉变，孔瑄心中一阵难过，涌上如潮的愧疚，却也在这一片愧疚与自责之中，他忽有一股决然的豪情涌上心头，自己这般有愧于她，此去京城，不但要护住她的平安，更不能象以前那般逃避，总得想法子将身上之毒解了，陪她一生一世才好。

仇天行再可怕，再对自己有抚养之恩，可为了偿容儿这片深情，自己怎能这般轻视生命？！不管他愿不愿意给解药，待救出容儿的族人之后，自己总要去试一试，总要和他做一个了断。他忽然仰头笑了起来，笑声中有着阳光般凛冽的灿烂，更有着想通某事的喜悦，蓝徽容抬头望向他的面容，只觉此刻的他，脸上锋棱尽出，如一座青山般坚实，又如一把隐隐跳

跃、即将出鞘的宝剑。

孔瑄握住蓝徽容的双肩，直望着她的双眸：“容儿，此去京城，我和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平安活着，等所有事情解决了，我，要堂堂正正，明媒正娶，娶你做我的妻子。” 蓝徽容望着他慨然神情，心中无限喜悦和敬慕，轻声道：“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一定要平安地活着。”

两人不再说话，相依相偎，听着周遭的风声、虫鸣声、偶尔的鸟叫声，只觉得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平安喜乐，宁静祥和，浑然忘却了太阳再度升起后就要面对的危难。

[楼主] [4楼] 作者: xkxdw 发表时间: 2008/10/02 14:00[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个人空间] 回复修改来源删除

三月二十，京城，宁王府。

当今皇四子，渐掌大权的宁王的府邸，自是壮丽华轩，飞檐斗拱，气派非凡。 简璟辰一身便服，立于拾文斋窗前，窗侧案几的羊脂白玉瓶内插着数支淡白的栀子花，他望着窗外院内满眼的春色，执起一支栀子花到鼻前轻嗅了一下，那雅净的香，素淡的白，

让他心头泛起一个倩影，自己为什么越来越忘不了她呢？

“王爷！”师爷左端成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进来吧。”

简璟辰并不转身，看着院内数只雀儿在树上纵跃：“什么事？”

“禀王爷，孟豪飞鸽传书，蓝小姐露面了。”左端成恭声道。

“我？！”简璟辰手一紧，栀子花花瓣在他手中迸出数缕花汁，他缓缓将花掷回瓶中，闻着手中的那抹花香，转过身来：“她现在在哪里？”

“据孟豪上禀，蓝小姐于这个月初二出现在容州城蓝宅，未作任何掩饰，也未有躲避行踪，孟豪依王爷吩咐，并未惊动于她，蓝小姐在家中停留了半个时辰，其後一路往京城而来。孟豪他们一直跟着，传书时已到了卫阳府。”

“她是一个人还是另有人同行？”

“蓝小姐孤身一人，未见有人同行。”

简璟辰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容儿，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父皇说不用满天下找你，只要查到你的族人，

将他们请来，你就一定会出现，玉清娘的女儿，又岂是贪生怕死、不顾情义之辈！容儿，我等着你，等着你回到我的身边！

他沉声道：“传令府内之人，按迎娶正妃之礼准备好一切！”

左端成应了一声，又轻声道：“王爷，还有一事。”
“说。”

左端成凑近简璟辰耳边轻声说了几句，简璟辰眉头深皱：“怎么会这样子？现在父皇盯得紧，户部那边也挪不出这十几万两来。”

左端成垂下头去：“可再拖下去，只怕会坏事。”

简璟辰沉吟半天，抬起头来：“先将安平府那两处庄子想办法卖了，记着，得秘密地卖掉，待过了这一关，我自会想出办法来的。”

他望向窗外明媚的春光，容儿，我现在，可真的放不开你了，你，只能做我的太子妃了。

蓝徽容一人一骑，行往京城，想起暗中跟随的孔瑄，时常微微而笑。二人心意相通，自是都明了，谁也不会退缩，谁也不会独行，若是能救出侯爷和蓝家众人，二人还能死在一起，也不枉此生了。 但二

人也清楚，此去京城实是险难重重，毕竟，要去面对的，是这万里江山至高无上的君王，是号称宇内第一高手的简南英，两人不可能凭一腔激情杀到京城，更不可能凭微薄之力将那么多人救出来，还不受皇帝日后的追捕，这一去，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孔瑄与蓝徽容细细商量，决定下苍山后，两人一明一暗，蓝徽容在明处，独自一人，自容州往悠州，经直望府，卫阳府，安平府，往京城而去，孔瑄则一路暗中相随，到京城后先设法与质子府中的慕世琮取得联系，再决定如何行事。

经过容州时，蓝徽容回了一趟蓝宅，也立即感觉到了被人盯梢跟踪，她知定是简南英派驻蓝宅监视的人，她也坦然不惧，反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逼上京城，索性在空寂无人的家中小憩了一阵，才飘然出城。

这日正午行到卫阳府城外一处茶寮，蓝徽容觉得有些口渴，入茶寮饮过一壶清茶，正待重新上路，眼角瞥见从容州一路跟踪而来的那几人正在茶寮不远处装作歇脚休息。

她略觉好笑，又见自己从苍山购来的那匹马儿疲

态尽显，调皮心起，索性负手走了过去。跟踪她的那五六人见她过来，互望一眼，纷纷站了起来，蓝徽容嘴角微勾，悠悠道：“你们几个人，谁是头？”

一名三十来岁的汉子知她已识破己方的身份，忙赔笑道：“宁王属下孟豪见过蓝小姐。”蓝徽容冷冷一笑：“我那马跑不动了，去给我找匹好马来。”

孟豪一愣，忙点头道：“是，是！”迅速将自己的座骑牵过，蓝徽容接过马缰，不再看向他们，扬长而去。

正是春光浓到极致之时，京城郊外，碧空的天衬着青山绿水，一片鹅黄翠绿，姹紫嫣红，简璟辰一袭素袍，坐于‘远望亭’中，目光悠远地望着西边的官道。

亭外，早有王府侍卫随从封路清道，绕路而过的百姓只知今日宁王爷要在此迎接一名贵客，不禁纷纷在心中揣测：能让权倾朝野、极有可能是未来天子的宁王这般恭迎并早早等候的贵客，究竟是什么人呢？

眼见已是巳时，一名侍卫驱马由西而来，大步奔入亭中，跪落禀道：“禀王爷，蓝小姐已到三里之外，

小的不慎被她发现行迹，蓝小姐要小的回禀王爷，她马上就到，请王爷稍安勿燥！”简璟辰右手手指轻敲着亭中石桌的桌面，不可抑制地微笑，容儿，你这般聪明，这般惹人相思，我越来越放不下你了，可怎么办呢？

蓝徽容越近京城，心情反而越是轻松，这由苍山至京城的遥远路程，对她来说，好似一场心灵的磨炼，刚下翠姑峰时的不舍，对未知危难的恐惧，对强大对手的痛恨，皆于这一路明媚的春光中慢慢归于平和。

想这世上之人，或为名，或为利，熙熙攘攘，奔波一生，甚至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又有几人是为了情义二字而活。自己与孔瑄，心灵相通，情之一字，此生足矣，此去京城，为的是成全一个‘义’字，若能求得其全，又何必在乎这副躯壳的生死荣辱？！

她悠然策动座骑，算着此刻孔瑄应已悄悄入了京城，笑容中便带上了一丝温柔之意，飏荡的春风拂过她的衣裙，如同他轻轻的拥抱，更给她添了几分信心。

她转过一个弯道，视线尽头，绿柳长亭，亭中一个白色身影，静然而坐。蓝徽容微微一笑，这一

刻，觉得这简璟辰是如此的可怜可叹。相识之初，他温文和雅，但又威严隐现，虽感其身份贵重，却也觉平易近人，曾于危难时救过他，也与他相谈甚欢，但她也清楚，以他之身份，终只能是在自己心头偶尔掠过的一阵风，不可能为自己而停留。

只是她也未料到，再见他，他竟成了自己的牢笼，而此时，他更如一个巨大的漩涡，将自己的一生卷入其中。

但此刻，她也没有了恐惧与仇视，她想着的，只是怎样巧妙地化解这场危机，怎样能从这些人的疯狂中安然而退。

蓝徽容神色平静，轻跃下马，缓步步入‘远望亭’中，在简璟辰对面坐下，执起茶杯，微啜几口，淡淡而笑。

简璟辰长久地凝望着她，嘴边勾起一丝欣慰而又疼惜的笑容，轻叹道：“容儿，你瘦了！”蓝徽容迎上他的目光，微笑道：“王爷可还是风采如昔！”

简璟辰大笑着起身，声极愉悦：“容儿远道而来，辛苦了，请吧，府内一切都准备好了！”蓝徽容冷冷一笑，猛然将茶杯反过来扣于桌上，缓缓道：“我的

族人呢？现在何处？！”

四三、今上

京城的巍峨城墙透着一种赭石色，暗暗的红，坚实厚重；京城的道路青砖铺道，细细夯实，平整而粘实。道旁，青楼朱舍，行人商贩，熙熙攘攘，一派繁华景象。

东朝立国已有二十余年，在今上的励精图治下，国力渐盛，这京城本就是六朝旧都，自是繁极一时。蓝徽容与简璟辰缓缓策骑于青石大道上，漠然看着前方开道的侍卫与路边屋檐下跪落满街的普通民众，暗中叹了口气。

简璟辰却心情极好，侧头望着蓝徽容清冷的面容，笑道：“容儿，待我们大婚时，只怕这京城民众会倾城而出，到时，可是难得的盛况。”

蓝徽容并不答话，眼光掠过街旁一座二楼的窗侧，有一瞬间的停留，又飘然而过，面无表情的望着前方。

她的心中却在温柔地笑着，她见到了孔瑄，他一顶笠帽，仅露出半边脸来，还粘上了假须，但她一眼就认出他来。他坐在那酒楼二楼的临街窗边，衣衫敞

旧，却身形朗朗，她看不到他的眼睛，却能感应到他的眼神。

眼见马儿就要从那酒楼下经过，蓝徽容忽道：“王爷！”

简璟辰见她主动呼唤自己，莫名的一阵欣喜，笑道：“容儿，何事？”

蓝徽容转过头来，微微而笑，她期待着楼上的孔瑄能看到自己笑容中的温柔之意：“王爷，你为什么就这么笃定，我一定会嫁给你？”

简璟辰一愣，笑容凝结在了脸上，蓝徽容盈盈眼波再次掠过酒楼上方，策骑而去。孔瑄将二人对话收在耳中，望着蓝徽容渐渐远去的身影，阳光投在他的身上，如此温暖，他终忍不住灿然而笑。

简璟辰带着蓝徽容在城东一处青檐瓦、白粉墙的屋舍前停了下来，蓝徽容眯眼看着大门门匾上的‘蓝宅’二字及门前沿墙一排官兵，冷冷一笑：“王爷倒是费心了，不但替我族人建了这大宅子，还亲派官兵来看家护院。”

简璟辰也不着恼，他本就是颇善隐忍之人，此刻

还觉得与她说话颇有趣味，别具一番挑战性，温和笑道：“我这不是怕委屈了容儿的亲人吗？毕竟他们以后也算是我的亲人。”蓝徽容抬步迈过门坎，院中早黑压压的跪满了一地的人，眼见那些身影都是自己从小到大朝夕相见的人，虽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处并不融洽，也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可当此刻，这些族人跪于自己的面前，她还是难过不已。

“草民等拜见王爷，王爷千岁千千岁！”领头一老者颤抖着伏地呼道。

蓝徽容暗叹一声，上前将那老者扶起，轻声唤道：“大伯！”

蓝大老爷抬起头来，看清眼前之人，愣了一阵后，猛然又伏于地上，呼道：“草民等拜见王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千岁！”

蓝徽容转头瞪了简璟辰一眼，简璟辰呵呵笑着走近：“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告诉他们你不日将归来，到时还请他们出席婚礼。”他转向院中之人：“都起来吧！”

蓝家众人颤抖着站了起来，却不敢抬头看向简璟辰，偶尔偷看一眼蓝徽容，各自的心中，或震惊，或害怕，或惊奇，或暗喜，复杂莫名。

三个多月前，年关将近时，蓝氏一族，忽接圣旨，全族人悉数押解上京，谁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要受到何种惩罚，战战兢兢来到京城，被软禁在这所大宅内，生活用度一应不差，却始终不能出这院门一步。

正是举族惶恐不安之时，威权赫赫的宁王却忽然到来，还笑着说出一个令举族震惊却又狂喜的消息：蓝家已故三老爷家那个失踪的小姐被圣上册为宁王妃了。

一直以来，那个默默无言、体弱多病的蓝徽容在众人心中，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她的父亲是个孱弱多病的书生，在家族中地位不高，她的母亲来历不明，沉默寡言，而她，似也是从小体弱多病，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弱质女子。

蓝大老爷一直想着，要将这位侄女草草打发出门，若能攀上一门好姻亲，如给新州太守做个二房，便是烧香酬佛，心中更是盘算着将这侄女嫁出后，就能名正言顺地将三弟留下来的田产和古董字画占为己有。

不料大半年前，这侄女竟莫名失踪，古董字画也不翼而飞，是遭劫了还是被人拐跑了，谁也不知，蓝

家顾及名声，也未向外张扬，反正田产还在，失踪的又是一个外人谁也不知的深闺女子，过了数日，这事也就平息下去了。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家的这个深闺小姐，竟然就是民间传说中的蓝霞仙子，她不但武艺高强，救国于危难之中，更被宁王一见倾心，被圣上册封为宁王正妃。

震惊之余也是狂喜，原来蓝家竟出了个王妃娘娘，还极有可能是未来的皇后，原来蓝家也成了皇亲国戚，各大老爷们更是兴奋得几天几夜都未曾安睡。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王妃侄女却一直未曾露面，众人联想起被押解上京前一段时日，官府派人上门索要族中女子名册，并曾将仆人一一传去问话的事情，又想法子打听，才知这位王妃侄女竟是拒婚而去，彻底失踪了，才知这全族人成了宁王手中的人质，以求逼这位蓝大小姐自动现身。他们心中暗自咒骂着这个不识大体、愚笨至极的侄女，同时也为自己的小命担忧着，若是这个大小姐不顾族人性命，一直不出现，全族人岂不是要被她连累，命丧黄泉？

今日，见到她淡然立于众人面前，各人都不约而

同的松了口气，庆幸小命得保的同时，也悄悄地、好奇地偷看着这位未来的宁王妃，都感觉她就是自家的那位蓝徽容小姐，可又感觉不太象，那风姿、那气度，是三老爷家的那位孤女吗？

蓝徽容环顾宅院，倒比容州的蓝家大院还要宽绰几分，知简璟辰并未虐待于自己的族人，由此可知，皇帝依然有着赐婚的想法，这是最令她感到头疼的事情，如何才能让皇帝放过蓝家众人，且不再为难于他们呢？

自决定下山以后，她与孔瑄商量如何行事之时，都想着同一个问题：简南英，为什么一定要自己与简璟辰成亲呢？而且不惜答应授简璟辰太子之位，他打的究竟是什么主意？若说是为宝藏，他已经富拥天下，宝藏再大，应该也还不他的眼内。

她的目光在院中假石山上掠过，这一瞬间，她忽然想起了雾海边那个石洞，想起与孔瑄作出的种种揣测，心中隐有所悟。

一个纤瘦的身影慢慢靠近，怯弱弱的声音响起：“姐姐！”

蓝徽容将蓝华容搂在怀中，轻声道：“好妹妹，是姐姐对不住你！”

蓝华容见这位王妃姐姐还如昔日一般与自己亲近，轻吁了一口气，与蓝徽容有几分相似的俏脸上露出如花笑容，偷偷瞄了简璟辰一眼，凑到蓝徽容耳边轻声道：“姐姐，你真要嫁给他吗？”蓝徽容牵住她的手，转身正待说话，却见一名侍卫匆匆步入院中，在简璟辰耳边以极轻的声音说着什么，简璟辰眉头微微一皱，又瞬间恢复正常神色。

他微笑着望向蓝徽容：“容儿，父皇要见你。”

京城北面五六里地是皇家山林——玉泉山，山并不高，却是浓荫翠峰，飞泉流溪，山腰处的石燕湖，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湖边遍植翠竹垂柳，鹅雁翩跹，风景秀美。

蓝徽容随着简璟辰在玉泉山脚下了马，沿浓荫蔽天的山道蜿蜒而上，林间的鸟儿在春光下婉转地歌唱，阳光透过参天古树，一路洒在二人身上。

蓝徽容神色平静，不发一言，简璟辰不时侧头看看她恬淡的面容，偶尔阳光闪过她的睫羽，扑闪中灼

痛了他的眼睛，心中似有些话要说，又只能收了回去。

行至山腰处，视线豁然开朗，一片绵延的草地过去就是波光粼粼的石燕湖，数名侍卫从林间行出，给二人行礼后，束手立于一旁。

简璟辰遥望着湖边巨石上的灰色身影，轻声道：“容儿，我只能带你到这里，你自己过去吧。”蓝徽容将腰间佩剑解下，递给侍卫，也不看向简璟辰，从容平静地走向湖边，走向那个巨石上的灰色身影。

脚下的草地软软的，带着盛春的清香，迎面扑来的湖风有着垂柳的委婉，湖面一片明亮的绯红，满眼皆是明媚的春光，却在那个灰色身影的衬映下透出无限孤寂之意。

她轻步踏上湖边巨石，在那灰色身影后立住，他不曾回头，她也没有言语，只是平心静气地望着湖面。

这位东朝帝国至高无上的君王一袭灰袍，坐于竹椅上，手执钓杆，似是在假寐，又似是在享受着拂面的湖风。他每隔一段时间便将鱼食投入水中，钩线落处，成堆的鱼儿争相抢食，他却始终不曾起杆。

他的背影，有着一一种肃穆的威严，虽是随意而坐，却渊亭岳峙，如高山般沉稳，更有一种天下在他足底

有如尘埃的气势。

他的身形似有一种无言的魔力，可以与天地抗衡，又似已融入到这天地之中，无处不在，让万物亿民默然伏首在他的面前。

蓝徽容静静立于他的身后，春日下的石燕湖清激动人，她却想起了翠姑峰顶的小木屋，那白雪覆盖下的木屋才是自己的天地和归宿，这春光下的石燕湖再美，也终是别人的世界。

“你母亲唤你容儿？”当今皇帝简南英的声音并不似他的身形那般威严，反而清朗中带着一丝淡漠。

“是。”蓝徽容轻声道。

“二十年来堕世间，霜风雪雨下苍山。皆为意气豪情故，一声弹指出容州。”他悠悠吟道，蓝徽容稍稍有些讶异，这首诗，当初自己身份初显时，慕王爷便曾吟过，有什么典故吗？皇帝似是感应到了蓝徽容所想，叹道：“这首诗是你母亲所作，也就是那年一出容州，朕与她，终成陌路。”言语中隐有悔恨与惆怅之意。

蓝徽容越发证实了心中的揣测，想起下翠姑峰时与孔瑄商定的计策，心中渐渐有了主意，她静默片刻，

淡淡道：“母亲与皇上之间的往事，容儿并不知晓。”

皇帝将钓杆慢慢收起，蓝徽容看得清楚，钩线尽头，竟没有鱼钩，只是一根细直的铁丝。皇帝并不回头，悠悠道：“容儿，你说说，朕这是何钓鱼之道？”

蓝徽容微微一笑，视线投向远处灿丽的湖面：“皇上意不在钓鱼，意在俯视众生，为了这区区食饵趋相争夺罢了！”

皇帝大笑着起身：“容儿倒是比朕的儿子还要了解朕的心意！”

他舒展从容地转过身来，灰袍在湖风的吹拂下微微而鼓，他淡淡地看着她，眼中有着威严与智慧，也有着沧桑与冷酷。

蓝徽容并不心惊，淡然地回望着他，他的五官，与简璟辰有几分相似，只是眉眼更为开阔，多了几分豪飞之意，他的眼神，也比简璟辰多了几分威严肃杀之意。

湖风吹得二人的衣衫簌簌作响，皇帝的眼神凝在蓝徽容身上，良久，方呵呵一笑：“果然是清娘的女儿，这么多年，再没有人敢这样与朕对望了！”

蓝徽容淡然一笑：“连个可以对望的人都没有，那皇上这么多年，岂不是十分寂寞？” 皇帝步下巨石，负手而行，轻叹道：“是啊，这么多年，没人敢和朕对望，没人敢和朕并肩而行，更没人敢和朕纵情欢笑，实是有些寂寞啊！”

蓝徽容步于他身侧，悠悠叹道：“谁让皇上坐的是这个注定要称孤道寡的宝座呢！” 她这话说得十分逾矩，皇帝却也不以为忤，反而似是极为开心，带着她在湖边慢慢走着，偶尔问问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蓝徽容一一详答，二人倒似久未见面的亲人，互叙寒暄，长辈表达对晚辈的关爱之情，而晚辈则恭敬地执礼相答。

皇帝视线掠过远处林边相候的简璟辰，和声道：“容儿，你看我这个儿子怎么样？” “容儿对宁王殿下不太了解，不好回答皇上的这个问题。”蓝徽容漠然道。“我？看来，你是铁定心不愿嫁给他了，为什么？不是听说你曾与辰儿相处甚欢吗？”皇帝立住脚步，转头望向蓝徽容。

蓝徽容与他对望片刻，望向西北方向碧蓝的天空，轻声道：“皇上，母亲曾教过我一首歌，我唱给您听，

可好？”

“女儿意，塞外约，千里心相系；
家国恨，英雄气，烽火燃几季；
少时白衣胜雪，逐月追星，笑问春柳向谁依；
到如今，蓦然回首，红尘寂寞，远恋钟声长相忆；
莫如乘风远去，不问人间情与意，梦初醒，埋首
不沾名与利。”

春风中，蓝徽容婉约的歌声在石燕湖畔悠然飘扬，皇帝负手立于湖边，垂柳依依，翠竹青青，满眼春光，大好江山就在他的脚下。可此刻，听着这歌声，他只想卸掉这沉重的冠盖，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青山绿水，回到那纵情欢歌的游侠岁月，寻回这一生曾拥有过的，后来再也未曾得到过的那一份痴情真意。

这一刻，他也终于面对那个事实：终其一生，再富拥四海，子民亿万，却始终只有一个人，才是曾经对他真心真意的。那种真情，那种快乐，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再也没有人给过他。

四四、少年

作者有话要说：唉，这几天明显不在状态，这章，大家将就着当成番外看吧，如果不满意，结文后，某楼

再另写清娘的番外好了。太忙，恨不得会分身术才好。

hr size=1 /

/div 歌声中，皇帝深远的目光投向西北方的天际，那处的天碧蓝，那方天空下的山雄伟壮丽，那山峦之间的湖泊迷蒙缥缈，仿如年少轻狂时的自己，有着惊天的雄心壮志，也有着如歌的少年情怀。这二十五年来，他以为自己能够忘掉她，却于午夜梦回时，总是呼唤着她的名字，妃嫔如云，却无一人能填满心中的空虚与寂寥。

初次相遇，十六七岁的她一袭红裙，热辣如火，策马如风，脸上有着因剧烈运动后而泛起的红晕，衬着白嫩圆润的肌肤，宛如熟透的苹果，其后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哪个女子能焕发出那样的光彩，能有那般的活力。

她策骑疾驰而来，将火场中的牧民们一一救出，见到同样在救人的他，朗声而笑：“外乡人，不错嘛！”

烈火将她的裙边烧得焦黑，她用手抹去额头的汗珠，却留下一抹抹黑印，在那一刹那，他的心中，觉得她是自己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女子。

二人合力将火场中的一个孕妇救出，又亲眼看着

那新生命在废墟上降生，她看着那新生的婴儿，竟悄悄地落下泪来，表情是那般的丰富生动，或哭或笑，短短的时间内迷醉了他的心。直到她打马离去，从牧民们的呼声中，他才知，她就是自己要找的‘天机子’的弟子，‘苍山三英’中的玉清娘。他狂抽身下骏马，追了上去，那倩丽的身影进入眼帘，也同时听到了欢快入云的歌声。

她悠悠扬着马鞭，秀发在风中轻扬，歌声如天上的云雀在婉转啼鸣，那般欢悦，哪象刚经过烈火的生死考验，仿似刚从郊外踏青归来的少女。

他策马追了上去，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能默默地跟在后面，她发觉后策马疾奔，他却紧紧相随，一灰一白，两匹马儿，在苍山的草原上追逐了整整半日。

她被他追了半日，似是十分羞恼，终于漫天星光下抽剑与他激斗，当她怒骂‘登徒子’时，他发现她发怒的样子也是如此可爱。她的身手并不及他，他期待着能看到更多更丰富的表情，总是在要胜出的那一刹那稍稍收招，待她大汗淋漓时，才轻轻点上她的穴

道。

她的泪水如珍珠般晶莹，神情却有着小牛犊一般的倔强，尽所知道的话语来骂他，骂声都是那般娇蛮可喜。

他微笑着，嘴里说着调侃的话掀开了她的裙裾，眼见她羞愤得要晕过去，却从怀中掏出伤药轻轻地替她敷上先前腿上被烈火灼烧的伤痕。

她的骂声渐渐低了下去，眼中也闪过感激的光芒。他又替她手臂的烧伤处敷上伤药，眼见那脖颈处似也有烧伤的印迹，便待拉开那衣衫。

叶天羽和慕少颜却于那时赶到，以为他欲行不轨，三人展开了激烈的决战，他以一敌二，自是落于下风，她穴道得解，笑吟吟地站在一旁，直到他狼狈不堪，屡受轻创，方才出言制止了两位结义兄长的疯狂攻击。

这一战，他与‘苍山三英’惺惺相惜，结为知己，四人带着一群少年，在苍山纵横驰骋，放马青山，畅游雾海，行侠仗义，劫富济贫。

长于武将世家，自幼受到严酷训练，野心勃勃，志在天下的他这才知道，原来也有这样纵情欢歌的快意人生，原来青春岁月也可以这般激情飞扬。

他渐渐感觉到，她看着自己的目光与看其他人的目光有些不同，她在别人的面前可以娇纵野蛮，但唯独在他的面前却总是有些羞涩无语。

他也渐渐感觉到，自己竟时时刻刻都想看到她，想看到那或笑或哭或嗔或羞的种种表情，自己，真的是喜欢上她了吗？

但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到苍山的目的，自己的心，不可能永远留在苍山，他有惊天的理想与抱负，千疮百孔、一分为二的国家在等着他，对他抱有极高期望的简氏家族也在等着他。半年过去，他终取得叶天羽的信任，将‘天机子’留下来的兵法诸策都细阅了一遍，并在心中暗自警惕：看来日后，若要得这天下，只怕叶天羽将是最强的对手，而苍山这帮兄弟们如若放到战场上，更是一员员猛将，若是齐心协力，定会天下无敌。

他观察了很久，巧妙地在叶天鹰与慕少颜等人之间制造着矛盾，埋下了日后令这些人决裂的种子。

只有在与她相处时，他才能放下一切心机，二人徜徉在林间，驰骋在草原上，静静地听她歌唱，默默地看着她情意日浓的双眸。

那年的四月，他终向叶天羽等人提出要辞别而去，她凄迷的泪水洇湿了面颊，身形奔入大雨之中，消失不见。

弟兄们都不知道她为何这般，他的心中却渐渐明白。大家分头寻找，终让他在雾海边的那个石洞中找到了默默饮泣的她。

四目相对，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他读懂了她的心，她也明白了他的情意，少女情怀，男儿血性，二人在那石洞中呆了三日，三日的海誓山盟，三日的缱绻痴缠，她把自己交给了他，他也凭着绝顶轻功，在那石柱上刻下了最重的誓言，还将祖母遗下的玉佩赠给了她。

激情过后，她求他不要离去，留在苍山，那目光是那般不舍，差点就动摇了他的心，可他，终选择要转身离去，只能给她一个诺言：待回家禀明父母后再回苍山接她。

她只得去求叶天羽，说想送他到容州，顺道去看看容州风光。叶天羽对她极是宠爱，自是一口答应，就这样，这群意气风发的热血男儿联袂下了苍山，从

此一入红尘，再无一人能回到那青山绿水，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容州一行，叶天羽等人竟被和国皇帝看中，招入军中，他知大事不妙，如不趁着叶天羽尚未掌控和国军权，先行实施自己的大计，只怕会再无一统山河的机会。

他决意早早离去，却被她苦苦痴缠，万般无奈下，二人在会昭山结庐亭对天而拜，结为夫妇，他好言劝慰于她，道家规森严，需先取得家中原谅后再来接她，方挣脱牵绊，赶回庄国。未料回到庄国，病重的父亲就要他与赵氏联姻，赵氏是与简氏同掌庄国兵权的武将世家，只有与赵氏联手，才有可能实现简氏家族夺权的梦想。为了理想与抱负，为了一统山河，他终将她的身影压下，迎娶了赵氏为妻。

正在简赵两氏筹划逼宫大计之时，她却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也带来了一个让他欣喜万分又颇觉为难的消息：她，有了他的骨肉。

赵氏善妒，她又性格刚烈，他不敢说出自己已成婚的事情，只得将她安置在了另一处地方，不料被赵

氏得知，带着人马逼上门来，他怕功亏一篑，不敢得罪赵氏，只得命人煎了一碗堕胎药端到她的面前。

他期盼着她能乖乖地将那药喝下，因为那药，并不是真正的堕胎药，只是能令她流一点点血而已，他想着这样能瞒天过海，先将赵氏哄走。

但她的眼神是那般空洞绝望，竟不看向自己频频使出的眼色，她的嘴角渗出夺目的鲜血，那凄厉的叫声让他心惊胆颤，眼睁睁看着她血染青裙，杀出重围，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更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多日之后，他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已近成形的死胎，她竟还在信中冷冷地告诉他，这个死胎就是他的第一个儿子，是她用木棒生生击打腹部流下来的。她怎能这般烈性？他再不对，她怎能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他几近疯狂，切齿地痛恨着她，却也于这一刻，发现自己竟然是深深的爱着她。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光，他将爱与恨埋在了心底，夺权、逼宫、登基，终率领大军向和国进发。他也知在这段时日，她逃回和国，回到叶天羽军中，从军、抗敌、激战，在与西狄人的战斗中一剑守关，被

和帝封为‘霓裳将军’，他听到她的消息，总是冷冷一笑，只想着有朝一日能踏平和国，将她擒获，问问她，为什么要那般狠心对待他的孩子？！他还想着要将她永远地锁在自己身边，为自己生儿育女。

当成功逼反慕少颜，兵临容州，她于烈火中出现在容州城头，他却发现，她好象已经忘掉了自己，她痛斥着自己，似在痛斥着一个毫无瓜葛的人，她的目光掠过自己，却不起一丝波澜，难道，她竟真的将自己忘记了吗？

他不甘心，立誓一定要将她抓住，问个明明白白，不料她竟突破重围，带着和国太子与公主逃走，他一怒之下，终屠城三日，血洗容州。

当听到她带着昭惠公主前往龙城求援，他明知慕少颜可能有问题，仍置叶天羽大军于不顾，亲自带着几万精兵去追捕于她。

龙城一番血战，她和昭惠公主被逼至绝路，她浑身是血，将那幅《寒山图》投于烈火之中，并冷冷笑道她已参破画中玄机，如想得到宝藏便来追她，她是想保昭惠公主吧。他自然是要追捕她的，昭惠算什么，他的目标是她。昭惠，自有手下去追的。

他亲手将她擒获，但她傲然不屈，看向自己的眼神竟是那般不屑与蔑视，这让他怎能忍受？！他只想看到她向自己求饶，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怕她再次逃走，他终狠下心来，亲手废掉了她的武功。

那一夜，她得知叶天羽死讯后，假装晕厥，趁人不备，逃了出去，他追到悬崖边上，眼见她决然要跳下去，恐惧万分，那一刻，他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舍不得她，多么的深爱着她，他苦苦地求她不要跳，求她原谅自己，还承诺要让她做皇后，可她，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会遭天谴的。”便纵身跳落悬崖。

黑夜里，她的身影瞬间便消失在他的视线中，从此，他永远地失去了她，从此一个人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做着这个寂寞的帝王，用寂寥的眼神俯视着芸芸众生。

二十五年来，他做着他的帝王，平定局势、开疆拓土、励精图治，终使这东朝帝国国力渐盛，他也经历了数次政变与宫斗的危难，将一个个潜在的谋逆者铲除殆尽，并最终将在心底痛恨着的赵氏连根拔起，

雪了当年被逼之恨。

将赵皇后赐死的那一夜，他仰望夜空，清娘，你看到了吗？拆散我们的人，我终将她除掉了，为什么，你要那样决然离我而去？为什么不再给我一次机会？

赵氏已除，内政渐稳，他却愈发觉得孤单与寂寞，后宫妃嫔，皇子公主，都是带着谄媚的笑望着他，虽然都是他的亲人，却无一人似她那般真心待他，再无一人，带给他如那段岁月的快乐与幸福。他也日渐感觉到自己正在老去，慕藩未撤，继承人一事也犹豫不决，外忧西狄未除，他感觉有些厌烦和疲倦，这个宝座坐得这般的累而无趣，当初，为什么要放弃那么美好的东西来换取这个宝座呢？

可再烦再累，他还得撑下去，自己总不能拱手将这片江山让给别人，也不能在晚年再遭受政变与宫斗，他冷眼看着慕藩与西狄决战，冷眼看着辰儿费尽心机谋取那个太子之位。午夜梦回，他也时时在想，若是时光倒流，岁月重来，自己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皇陵建成的那日，他站在紫极门前，忽然发现，原来人死后，不管贵为帝王，还是贱如草民，再无分别，都是躺在冰冷的地下，占着那小小的一方土地。

他也忽然很羡慕那些平民百姓，恩爱夫妻，死了之后还可同葬一穴，永世相伴，自己死后，会有谁相伴呢？在他心目中，她才是自己的结发妻子，是真正愿意生同衾，死同穴的人，可是却尸骨无存。自己生前寂寞，死后也是孤家寡人，难道这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吗？

直至那日，看到辰儿握着的那半方玉佩，问清一切来龙去脉，他才知，她竟得逃大难，她当年是如何活下来的，后来又去了哪里，嫁给了怎样的一个人？她现在是真的死了还是依然活着？她的女儿为什么会出现在慕少颜军中呢？

四五、夜会

蓝徽容的歌声袅袅散去，皇帝仍负手而立，目光悠远，整个人如痴呆了一般，默然无语。良久，他方轻叹一声，转过身来，凝望着蓝徽容，和声道：“只要你嫁给辰儿，以后将会是这东朝帝国的皇后，你还不愿意吗？”

蓝徽容直视皇帝面容，轻声道：“皇上，也许皇后这个位子是世间许多女子向往和追求的，但绝不是容儿所想要的。”

皇帝看着她面上坚定之意，忽然想起清娘跳落悬崖前那冷冷的一眼，这个孩子相貌只有三四分象她的母亲，但骨子里的那份刚强、性格中的那份倔强却与她母亲如出一辙。

她与她的母亲，竟都是这般不屑于这个皇后之位，自己辛苦谋来的万里江山，在她们眼中都如粪土一般，皇帝忽然有些愤恨不平，缓缓逼近两步，凌厉威严的眼神直逼向蓝徽容：“朕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就这般不领情？！”

他这两步逼来，蓝徽容顿觉如同巨浪涛天，狂风扑面，浩浩荡荡，沛然无匹。她早知皇帝武功傲视宇内，却也只是听说，这一刻，亲自感受到他的内力如同无边无际的巨网，将自己牢牢的罩住，毫无逃脱的可能，才知自己的武功与他相差太远，就是慕王爷和莫爷爷，只怕也不及他。她索性放开心神，不去与这巨浪抗争，豁了出去，话语平静无波，却直刺皇帝心窝：“皇上，容儿敢问您，不问过我的心意，强行赐婚，逼我上京，现又扣我蓝氏族人，这就是为我好吗？！皇上赐恩于人，就从不管那人是否愿意接受这恩赐吗？！”

“皇上赐恩于人，就从不管那人是否愿意接受这恩赐吗？！”

蓝徽容这句话说得并不重，但皇帝却感觉如同有把尖刀直刺心窝，他威严的面容渐渐有些失色，罩住蓝徽容的内力也为之一松。

那一年，她目光空洞绝望，看着那碗堕胎药，凄厉的声音令他心惊胆颤：“多谢你的恩赐啊！”那一夜，他亲手废掉她的武功时，她疼得在他怀中剧烈颤栗，面上却只是冷冷笑着：“多谢你的恩赐！”

一直以来，他有着显赫的身份，卓绝的武功，惊世的才华，他傲视群雄，睥睨天下，除却她，除却叶天羽，再无一人能入他眼，他行事做人，只问己心，从不去管他人如何想，可今日被蓝徽容这样一问，他隐隐觉得，原来自己认为对的，并不一定就是对。

湖风依依吹拂，二人一片长久的沉默，一只白鹭从湖边掠过，皇帝袖中忽然发出一道劲气，倏然不见，白鹭哀鸣一声，落于湖面，扑腾挣扎几下，垂头倒于水波之上。

蓝徽容有些不忍，可也知此刻不可示弱，淡然一

笑：“皇上好内力！”

皇帝盯着她看了一阵，仰头大笑：“有趣，有趣！朕可是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容儿，你就进宫陪陪朕吧，嫁不嫁辰儿，朕给你一段时间考虑！”

蓝徽容心念急转，微笑道：“那还请皇上放了我的族人吧，容儿愿意进宫陪伴皇上。” 皇帝呵呵一笑：“朕看你的族人住在那里倒是挺惬意的，只怕，你现在想让他们回容州，他们还不一定愿意回去。”说着向林边走去。

蓝徽容跟在他身后，想起蓝家众人谄媚之相，略觉烦心，忍不住轻声念了一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皇帝大笑着道：“朕倒是知道，这鱼嘛，只要有饵，是一定会来上钩的！” “皇上错了。”蓝徽容微笑道。

“我？！”皇帝立住脚步，转过头来，颇觉有趣：“朕倒想听听，朕错在何处？” 蓝徽容经过前面一番试探，心中有了计较，面上露出怅然思念的神情：“母亲曾和容儿说过，鱼儿纵是会被鱼饵所诱，但只有水，才是它存活的根本，为了饵，而离开水，鱼儿必会丧命。就象人，为了一时之利，而放弃根本的恩

情道义，迟早会自食恶果，遭到天谴的。”说到最后一句，她缓缓而又有力地念出‘天谴’二字。

皇帝双手微抖，蓝徽容这话直击他心灵最脆弱的一处，更何况这话，又是由清娘所说。他年轻时，从不相信违背誓言必遭天谴之类可笑荒唐的话，可年纪越大，在这孤独的皇位上坐得越久，长夜寂寥时，凝望自己那双沾满血腥的手，他竟越来越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会受天谴。他梦中时常出现清娘跳落悬崖前那冷冷的一眼，那冷冷的一句‘你会遭天谴的’，惊醒后，纵是内功精深如他，也要冒出一身大汗。

所以，在得知清娘还有个女儿后，他就想着要让她做太子妃，隐隐地，他也觉得这是在赎自己的罪孽，只是知道慕少颜可能不会放人，而清娘的女儿只怕也视自己为仇，所以才让辰儿施计强行将她带回京城。

未料她竟借死脱身而去，他心中有许多疑问未解，自是不甘心，寻到蓝氏一族，终将这孩子逼上京城，站在自己的面前，可这一刻，他又发觉，这孩子竟比当年的清娘还要难以收服。片刻的沉默之后，皇帝开心地笑了起来，笑声中有着一一种寂寞高手寻到堪

与自己过招的敌手的喜悦。

他不再说话，笑容满面，带着蓝徽容走到林边，简璟辰迎了上来：“父皇，容儿说了什么，让您这么开心，让儿臣也乐一乐。”

“你们兄弟几个，二十多年都没让朕这么开心过。”皇帝瞥了他一眼：“听说你在王府内为容儿准备好了住处？”

“是，父皇，儿臣按正妃之制安排好了。”简璟辰看了一眼漠然的蓝徽容：“儿臣想着，容儿与儿臣之间似有些误会，就近住着，也好让容儿了解儿臣，消除误会。”

皇帝淡淡道：“不必了，容儿入宫陪朕，按公主礼制，住在嘉福宫。”

简璟辰一愣，皇帝已拂袖而去，蓝徽容也不看向他，跟了上去，简璟辰凝望着二人的背影，袖中十指隐隐作响。

京城城西有座归鹤桥，沿归鹤桥南面而行是有名的‘美人巷’，顾名思义，这里便是年轻子弟们寻欢作乐的冶游之所。

这夜月挂高楼，美人巷朱楼高阁，暗香浮动，浮光虚粉，迎来送往。

一片叽喳欢笑声中，一人踉跄着从‘玉媚楼’中步出，眼见他就要跌倒在地，门口的老鸨龟奴忙上前将他扶住：“侯爷！”

慕世琮醉眼朦胧，将老鸨龟奴的手甩开，早有随从过来，将他扶上马车，轻喝声中，马车消失在巷口。

玉媚楼门口，人来人往，喧嚣热闹，众人自是将这一幕收在眼内。

“唉，小侯爷成了质子后，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是啊，京城现在谁不知道他夜夜泡在这玉媚楼，什么文才武功，孤标绝世，都是过去的事喽！”

“看小侯爷这个颓废样，皇上是不是真的要撤藩了？”一人压低声音道。“嘘，莫谈国事，还是快进去吧，小玉凤还在等着咱哥俩呢！”笑骂声中，玉媚楼恢复了正常的热闹场景。

马车内，慕世琮靠于椅背上，双眸紧闭，感觉心中说不出的空茫难受，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这一刻，他是这般痛恨着自己的身份，若是自己不是

侯爷，不在这个污浊的圈子里挣扎，纵是流落江湖，只怕也比现在快活许多。

马车缓缓停住，“侯爷。”随从梅涛在车外小心翼翼地呼道。

慕世琮俊眉微皱，暗叹一声，仍旧醉眼醺醺地下了马车，在梅涛的搀扶下步入侯府内。侯府并不大，是皇帝临时拨给慕世琮居住的，作为质子，他除了不能轻易离开京城外，行动倒也未受限制。

进门后顺回廊穿过正院，便是内院正房，踉跄着入了正房，慕世琮推开梅涛的手，沉声道：“吩咐厨房弄碗醒酒汤，就说我喝醉了，确定那些人离开了，回禀一声。”

“是，侯爷。”梅涛恭声退了出去。

慕世琮在临窗的一张木榻上躺下，感觉先前虽是装醉，但毕竟也当着众人之面饮了那么多杯，不免有些头晕，拿起本书翻了两页，便感支撑不住，昏昏欲睡。

迷迷糊糊中听得梅涛轻轻推门进来，禀道监视之人已经撤走，慕世琮到院中洗了个冷水脸，稍稍清醒，步至案前，将这段时间以来京城的动态用藏头文的形

式写于信笺上，正书写时，梅涛匆匆推门进来，急奔至案前：“侯爷，蓝小姐今日午间随宁王进了城！”

慕世琮手一抖，墨迹成团掉落信笺上，他腾地站了起来，酒意全消，急问道：“可曾探听真切了？！”

“确实，刚才老游过来禀报，蓝小姐是被宁王接进城来的，先是去了蓝家人被软禁的地方，后又随宁王去了玉泉山，听说今日皇上去了玉泉山，应是去见皇上了，后来，皇上圣驾又回了宫。老游本急着回禀侯爷，无奈脱不开身，此时方才偷溜出来的。”

“那容儿呢？现在是在宁王府还是入了宫？！”慕世琮得到蓝徽容确实还活着的消息，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这半年来的彷徨和痛苦一扫而光，悬着的心放落于地，脸上慢慢绽出俊美的笑容。“应是入了宫，宁王府中咱们的人未曾见着蓝小姐。”梅涛是久随慕世琮之人，见他喜悦神情，不由也替他感到高兴。

“容儿已入宫了？！”慕世琮愣了一会，心中又喜又忧，原来她真的没死，可她又真的被逼了出来，容儿，你怎么这么傻呢？！

梅涛退出，轻轻带上房门，慕世琮心情复杂，负

手在室内走来走去，喜悦、忧虑、失落种种情绪让他再无半星酒意，正在极度亢奋与不安之时，忽然面色一变，身形疾闪，跃至榻上，酣然而卧。二更钟鼓于此时响起，一个黑衣人从屋脊悄然无声的落于院中，缓步行到正室门口，似是有些迟疑，听得室内传来慕世琮醉酒之后的酣睡声，方轻轻推开房门，寂然立于榻前。室内案上烛火仍隐隐跳跃，慕世琮面带酡红，鼻中发出深沉的呼吸声，黑衣人默立良久，轻叹一声，转身从床上抱起一床薄被，轻柔地盖于慕世琮身上。

黑衣人步至花黄梨木椅中坐下，从身后拿出一个酒壶，拔开壶塞，仰头饮了一口，醇冽的酒香溢满室内，慕世琮嘟囔着翻了个身，似在说着梦话，转向墙面继续酣睡。

黑衣人嘴角勾起一丝笑容，斜靠在椅背之上，翘着二郎腿，足尖还闲适地一抖一抖，再饮数口，轻叹道：“唉，好不容易偷来的‘玉泉液’，却无人陪饮，真是一大憾事。”慕世琮心情复杂，恨不得即刻跳起来，揪住他问个明明白白，却又隐隐有些害怕他说出真相后自己无法承受，正在极度犹豫之时，黑衣人

施施然站了起来，走至榻前，悠悠道：“侯爷，酒我给你留下了，此次一别，不知何年方能相见，你善自珍重吧！”说着转身向屋外走去。慕世琮急纵起身，跃向黑衣人身躯，将他扑倒在地，恨声道：“少给我来这一套，今天你不把话说明了，休想走！”

孔瑄笑着反转身来，慕世琮咬牙再度扑上，扼住他的咽喉：“听着，我问，你答，不许说废话！”

孔瑄倒于地上，仰面向天，喘气笑道：“只要侯爷不对我用十八种酷刑，我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慕世琮松开扼住他的双手，寒着脸站了起来，步至桌前坐下，孔瑄拍拍身上灰尘，到架上取了两个酒杯，坐到慕世琮对面，斟满酒杯，苦笑道：“侯爷开审，若是觉得小人的回答令您满意，就赏小人一杯酒好了。”

慕世琮瞄了他一眼，冷冷道：“你和容儿一起进京的？”

“是。”

“你为什么不拦着她？你就忍心看着她进宫，不怕宁王对她，对她——”慕世琮想起蓝徽容此刻身处险地，看着孔瑄面上平静的神情，不由有些愤恨

不平，心底深处，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自接到圣旨上京为质子，又得知容州蓝氏一族被押进京，慕世琮便知蓝徽容十有八九还在人世，更隐隐猜到是孔瑄将她救出，想到容儿能逃离皇帝之手他从心底感到高兴，可一想到她终是选择了孔瑄，又有着无法启齿的酸楚和伤心，而且这么多事情后隐藏着的真相，更让他有着恐惧与不安。孔瑄见他神情复杂，心中涌上愧疚，面上却仍是挂着微笑：“托侯爷那夜相救，让容儿得知了宁王有逼宫谋位之心，适当时候，她会适当地提醒宁王，以宁王之隐忍性格，当不会因小失大的。”“那皇上呢？皇上若是相逼，又该怎么办？！”

孔瑄平静道：“如果我和容儿猜测不错，皇上那处，反倒没有太紧迫的威胁，以容儿之聪慧，当能拖上一段时日。”

慕世琮斜着眼看了他一会，面无表情地将酒杯推到他面前，孔瑄微笑道：“多谢侯爷赏酒！”执起酒杯一饮而尽。

慕世琮双拳在袖中捏了又捏，终放松下来，斟上一杯酒，缓缓道：“那夜是你将容儿救走的？”“是。”

“容儿假死也是你安排好的？”慕世琮话语中慢慢带上一丝凌厉。

“是。”

“那些西狄人也是你安排好的？！”慕世琮抬头盯着孔瑄冷冷问道。

孔瑄心跳稍稍加快，眼神有些黯淡，迟疑一下，点头道：“是。”

慕世琮耳中‘轰’的一声，四肢渐渐冰凉，半天方强自抑制住心中的激恨与愤怒，冷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孔瑄望着慕世琮眼中渐浓的愤恨之意，沉默片刻，苦笑道：“我，是仇天行的弟子。”

四六、逼斗

慕世琮脸上的肌肉似乎不受控制地跳了几下，身躯却如僵硬了一般，眼色深沉，死死地盯着孔瑄，室内雀寂无声，半晌，他的呼吸由急促慢慢转为平和，冷冷一笑，将酒杯推到孔瑄面前，寒声道：“看在你坦白的份上，赏你一杯酒。”

孔瑄微笑道：“多谢侯爷！”仰头饮尽。

他放下酒杯，轻声道：“侯爷，我——”

“你别说！”慕世琮忽然打断他的话，转过身去，俊脸侧面轮廓如刀劈斧削般犀利：“我来问你，当年，你与我小岁坡相遇，为争‘惊雷’大斗一场，可是你精心安排的？”“我为接近您，跟了您很长一段时间，争‘惊雷’是觉得时机已到，适时出现，并非精心安排。”孔瑄低头敛目，声音极轻。

慕世琮剑眉微挑，略带自嘲地轻笑一声，手指抚过杯口，隐见颤抖，孔瑄心中愧疚难过，垂眼望着杯中醇酒，也不知如何开口。

慕世琮心中如堕冰窟，又如热油火煎，忍了又忍，终将白瓷酒盅一顿，身形拔起，如鹤冲九天，直扑向孔瑄。

孔瑄本能下身形微仰，又停顿住，电光火石之间，已被慕世琮右拳击中面颊，坐立不稳，往后一倒，慕世琮将他紧紧压在身下，扬起拳来，见他全无抵挡之意，越发愤懑，眼中似要喷出火来，怒喝道：“为什么不还手？！象当年那样打一架，将我打败啊，你打啊！”

孔瑄眼前发黑，却仍嘴角含笑：“这一次，是我欠侯爷的，欠了这么多年，欠得我自己也难受，还请侯

爷成全。”

慕世琮方才一拳带着满腔的愤懑击出，实是含了九成内力，眼见孔瑄面颊瞬间高高肿起，嘴角鲜血直流，这一刻，想起那年小岁坡两人初识，大斗一场，又大醉一场，从此结为知交，引为莫逆，这些年来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他伴着自己度过了最激扬的青春岁月，也陪着自己走过战场的血腥风云，点点滴滴，于此刻涌上心头，被欺骗被愚弄的愤恨占据了他的头脑，更觉满腔怒火，大叫一声，将孔瑄拎起，狠狠地甩过肩头。

孔瑄被他甩于地上，骨头喀喀作响，背心剧痛，喷出一口鲜血，朦胧中见慕世琮又扑了上来，劲风袭面，知他这一拳倾尽全力，如再不躲闪只怕性命难保，纵是有意让他发泄怒火，也不得不急速翻滚，慕世琮的一拳便击在了青石地砖上，‘轰’的一声，青砖断裂，地面凹下去一个大坑。慕世琮大吼道：“有种的就打啊，躲着算什么男子汉！”双拳疾挥如风，再度扑向孔瑄。孔瑄见他此时似猎豹般愤怒慑人，倾尽全力向自己攻来，眼前浮现蓝徽容的微笑，只得暗叹一声，竭力躲闪，慕世琮正在暴怒之中，内力如酷阳烈

日，如影随形，逼得孔瑄步步后退，室内人影翻动，桌椅横飞。

“侯爷！”梅涛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想是听到动静赶过来的：“侯爷，出什么事了吗？”慕世琮手上招式不减，面容抽搐，大喝道：“没你们的事！没我吩咐不要再过来！”梅涛略带疑惑地应了一声，脚步声远去，慕世琮一套掌法大开大合，将孔瑄身形牢牢罩住，眼中恨意横生，咬牙道：“你有种就不要躲，和我打一架！”

孔瑄见突不出他的掌风，只得压下喉头血腥，提起内力，双掌自肋下翻出，插入慕世琮连绵掌影之中，架住他的攻击，脚下猛退一步，唤道：“侯爷！”

慕世琮却不答话，再度扑上，掌风四起，孔瑄不得不十招内接上他三四招，方能保住不被他凌厉的掌风击中。

数十招过去，慕世琮越打越是激烈，孔瑄纵是提起全部内力，也屡被他击中，腑脏犹如千针乱刺，心血翻腾，说不出的难受，却也只能强自撑住。

眼见慕世琮身形回旋中右肘横击过来，孔瑄欲提

气闪开，忽觉全身经脉一阵收缩，真气稍岔，脚下一个踉跄，慕世琮右肘击在他肩头，肩胛骨暴裂之声响起，孔瑄再喷一口鲜血，蹬蹬退后几步，仰面倒于地上。

慕世琮被孔瑄喷出的那口鲜血闪迷了双眼，愣了一瞬，耳听得孔瑄躺于地上剧烈咳嗽，眼中恨意渐消，神色却依然冷漠阴寒，转过身来盯着孔瑄：“我不要你让，你今日既然敢来见我，就和我打一架。你好好和我打一架，我就听你解释，你若再有退让，就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孔瑄越咳越是厉害，身形弯曲，仿佛全身被什么巨大的力量在拉扯着，他的额头渗出一颗颗黄豆大小的汗珠，慕世琮渐露疑惑神色，正待缓步上前，孔瑄已挣扎着爬了起来。他按住胸口，笑道：“侯爷既然这样说，小人就不客气了！”抬手飞身，如一片黑云向慕世琮当头罩下。

慕世琮冷冷一笑，身形一闪，迅忽之间，二人已交手数招，孔瑄飘忽的身影似秋天的落叶，慕世琮却如巍峨的青山，任秋风拂过山峦，浑厚凝重，不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

二人再斗数十招，孔瑄的动作慢慢有些缓滞，慕

世琮于此时身形一闪，如惊风暴雨般的拳势将孔瑄的双拳牢牢锁住，四拳不停相击，孔瑄如被重锤狠狠敲打，喉头发甜，眼见又要喷出血来。慕世琮心中疑云更重，身形交错间托上孔瑄下巴，孔瑄口中鲜血便又咽了回去，他眼前一阵眩晕，隐见慕世琮右手挥来，无力地抬起左手，已被慕世琮点中胸前穴道，仰面而倒。

慕世琮默默立于孔瑄身前，凝望着他惨白的面容，胸前衣襟上成团的血迹，眼神闪烁，复杂莫名，良久方缓缓蹲落于孔瑄身边。

孔瑄正是意识有些模糊之时，隐隐觉得慕世琮的手探上自己的脉搏，内力直钻入自己的奇经八脉，心头一惊，拼力挣扎，慕世琮右手却死死扣住他腕间穴道，面上神色由冷峻渐转惊疑。孔瑄心呼不妙，面色一冷，话中便带上了几分讽刺之意：“侯爷，你不是要我和你打一架吗？点我穴道做什么？是不是怕打不赢我？我欺骗了你，你还是和我决一死战吧。”慕世琮寒着脸看着孔瑄，忽然伸出左手，点上了他的哑穴。

室内恢复一片宁静，仅闻孔瑄粗重的呼吸声，慕

世琮松开扣住他的手，走到床后，取出一个白玉匣子，打开匣盖，从里面取出一根数寸长的银针和一个细白瓷瓶子。

孔瑄瞥见慕世琮手中拿着银针向自己走来，无奈穴道被点，爬不起来，又说不出话，眼中闪过自伤之意，心中暗叹一声，索性闭上了双眼。

慕世琮嘴唇抿成如铁一般坚硬的线条，神情严肃，将银针狠狠地扎入孔瑄右臂，又抽了出来，将银针放入那细白瓷瓶中，眼神却是一直冷冷地盯着他。

孔瑄再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慕世琮望着他的侧面，望着他颈间因剧烈咳嗽而暴起的青筋，还有那额头上滚滚而下的汗珠，只觉先前的满腔怒火渐渐消去，一种强烈的不安悄然袭上心头。片刻后，慕世琮缓缓抽出那根银针，凝目细看，手一抖，银针从手中落下，他怔怔地跌坐于地，呆望着孔瑄，良久，方伸手解开了孔瑄的哑穴。

孔瑄睁开眼来，轻声道：“侯爷，我此次前来，是想把话和您说清楚，我-----” “谁下的毒？！”慕世琮忽然打断了孔瑄的话，他望着孔瑄咳嗽后眼中

泛起的一层水雾，心中一阵绞痛，忽然想起有一年，自己遭人行刺，身中毒箭，就是眼前这人，毫不犹豫地替自己吸出毒液，又背着自己疾行数十里赶回潭州，方救下自己这条命来。

孔瑄知他性子执拗，回避不了，沉默片刻，低声道：“是仇天行。”

“可有解药？！”

“有。”

“为何不服解药？你不是他的弟子吗？你这毒，已渗入经脉之中，你的内力已开始受损，不能再拖。”慕世琮声音渐渐有些颤抖。

孔瑄将他言中忧切之意听得真切，心中怆然，只觉胸口残留的那口气悠悠荡荡，若断若续，强自撑着喘道：“仇天行要我拿铁符和寒山图换解药，我去见过玄亦大师，铁符早已毁掉，听容儿口气，她也不知寒山图究竟在何处。”

慕世琮呆望着他，听他说起‘容儿’二字，整颗心忽然酸软了一下，沉默良久，慢慢伸出双手，将孔瑄上半身紧紧地抱入怀中。这一瞬间，他的心滚烫得如岩浆一般，无法平息，却又于这灼烈的火焰中，猛

然发觉，自己再怎么受骗，再如何蒙欺，都不愿眼前这人就这样死去。他的眼中逐渐湿润，低吼道：“你说，统统给我说出来，你反正是要死的人了，我要你把一切都说清楚！”

东朝皇宫占地极广，重重朱门，深深宫阙，飞檐雕龙，鎏金宝顶，金碧辉煌，瑰丽无匹。蓝徽容随皇帝圣驾回到皇宫，便被安置在了离正泰殿最近的嘉福宫内，直至入夜，方有太监过来宣她过正泰殿陪皇帝用膳。

正泰殿是皇帝日常起居之所，除却每日早朝在太极殿外，其余议政、批折、召见臣子诸事皆于此殿内进行。皇帝数年之前便已不再纳妃，赵皇后被废之后，也未册封新后，这正泰殿便成了他每夜歇宿的地方。

蓝徽容迈过高高的门坎，见皇帝正负手立于东首窗前，似在远眺浩瀚夜幕，又似在默默伫立。蓝徽容行到他身后，皇帝转过身来，见她行礼之姿落落大方，微笑道：“以后没有外臣，容儿可以不用行礼。”

二人静静用过晚膳，皇帝埋头批阅奏折，蓝徽容未得他发话，不便离去，慢慢饮着手中清茶，低头望

着盏中氤氲茶气，思绪飘至遥远的翠姑峰，过去的这个冬季，生活艰苦，与孔瑄总是饮粗茶清水，也甘之如饴，此刻，饮着这极品梅雪清露银尖茶，却如咽着黄连，苦涩难当。他，此刻应该要去见侯爷了吧，侯爷会谅解他吗？这几个月来，他似是有些心事，定是想着愧对侯爷，心中积郁，看来这几日，自己探得皇帝的真实想法后，总得想办法出去一趟，见见侯爷才好。皇帝抬起头来，视线凝在蓝徽容身上，此时她身边的宫灯正好将她低头沉思的样子照得纤毫毕现，她有着清娘没有的沉静秀美，是象她的父亲吧，皇帝心中一酸，这奏折便再也看不下去，将笔一丢，站起身来，缓步走至窗前。

不知何时，外面已下起蒙蒙细雨，雨气扑在窗棂之上，殿前白玉石台阶在灯光下反射着一种湿润的米色，有太监和宫女过来，欲关上窗户，皇帝挥手令他们退去，凝望着黑蒙的苍穹，那一夜，也是下着这样的细雨，她的秀发湿成一缕缕，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她纵身跳落悬崖时头发扬起的那一蓬白色的水花，二十多年，一直闪现在他的眼前，令他无法忘怀。

雨越下越大，皇帝默立良久，转过身来，见蓝徽

容正神情恭敬地立于身后，心中纵有许多疑问要解，也知不能强逼于她，反正她已入宫，有的是时间慢慢诱她说出来，遂恢复了一贯的威严与冷静，淡淡道：“你先退下吧，明日随朕去围场行猎。”

人皆道春雨绵绵，这夜的雨却是越下越大，夹着东风，铺天盖地席卷整个京城，雨水打在屋檐上，顺着檐沟淌下，雨大时如瀑布倾泄，雨细时如泉水淙淙，和着春夜的温暖气息，本是一片诗情画意，但此刻，听在慕世琮的耳中，却是那般的揪心和难受。

他怔怔地坐在地上，望着身前的孔瑄，那惨白高肿的面容，不复从前的俊朗，唇边虽竭力保持一抹笑容，也不再是那般隽爽，他的胸口如同被什么碾轧了一般，疼痛如绞。

屋外一阵春雷滚过，方将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将孔瑄抱至床上，撕开他肩头衣衫，用手摸了摸那处，知肩胛骨已被自己一肘击裂，神思一阵恍惚，猛然伸出左手，击了一下自己的右腕，孔瑄微笑道：“侯爷打它做什么，我倒还要感谢它。”

慕世琮沉默一瞬，也泛起笑容，只是这笑容中略

带一些苦涩：“我打它，是让它们都记住，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能再打了。”

孔瑄心中感动，低声道：“侯爷，你就这般相信我说的？”

慕世琮傲然一笑，侧过头去：“我不是相信你，我是相信我自己，这几年，我相信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他的心底还有一句话，却不能说出口：我也相信容儿，你若真是西狄奸细，容儿怎会愿意随你远走苍山，你若真是奸邪小人，她怎会舍我而取你！

他怕孔瑄看到自己逐渐湿润的眼角，转过身去，到架上取过伤药，一切包扎妥当，又将梅涛唤过来，命人煎了一碗药，待孔瑄服过药躺下，已是后半夜，雨渐渐的小了，屋外的滴水声也渐渐转缓，似一曲悠扬的琵琶曲。

慕世琮坐于床前，握住孔瑄的左手，不停向他体内输入真气，孔瑄知他性情，挣得两下，索性便随他去。

直至感觉到孔瑄体内真气充盈，慕世琮方停住内息，但依然紧握着孔瑄的手，低头沉默一阵，终艰难

开口道：“你中毒的事，容儿她知不知道？”

孔瑄微笑道：“她不知，侯爷若是见到她，不要告诉她。”

“为什么？！”

孔瑄仰望着帐顶，轻声道：“她现在要救她的族人，我们必须把皇上拖上一段时间，总不可能现在让她为了我，去找仇天行。更何况，关键时候，可能还需要找出寒山图来救蓝家人。得把蓝家人的事情解决了，我再去找仇天行拿解药。”

慕世琮一股怒气上冲，猛地将他的手一甩：“那如果蓝家人一直被皇上扣着，就让容儿看着你死不成？！”

他越想越是气闷，心中还有一股难言的酸意，终忍不住揪住孔瑄胸前衣襟，将他拎起，恨声道：“你既然带她走了，就不要再让她回来，既然回来，为什么不告诉她实情，你让她回到这肮脏的地方，又要让她失去你，你不觉得，对她太残忍了吗？！”

他的嘴角微有抽搐，还有一句话差点就脱口而出：她既选择了你，你就得为她好好活着，你若是让她伤心难过，我绝不会放过你！

孔瑄忍住肩头疼痛，直望着慕世琮愤怒中带着酸

楚的面容，平静道：“所以，我们需要侯爷您的帮助，只有我们三个人合力，才有希望尽快解决蓝家人和侯爷您的问题，然后我再去找仇天行拿解药。”

带着春雨清新气息的夜风自窗外扑进来，冰鮆纱帐被卷得高高扬起，蓝徽容久久不能入睡，索性坐了起来，披上衣衫，步至窗前，凝望着窗外的蒙蒙细雨，想起孔瑄此刻应已与慕世琮会面，他们，还能象从前那样吗？

她靠在窗边，忆起一年之前，自己还在蓝家大院内，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之中，而这一年之中，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先是莫爷爷的失踪，无尘师太的出现，自己入慕王军，经历这种种磨难，现在竟然站在了皇宫之中，这就是上天给自己的命运吗？为何，要在让自己刚刚品尝幸福的滋味时，又要面对痛苦与磨难？！

她忽然觉得一阵软弱与无助，这一刻，她是如此渴望孔瑄就在身边，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安慰，只需要静静地靠在他的怀里，汲取一些力量，来面对这危机重重的局面。

曾几何时，自己练功很累很烦时，总是希望拥住母亲瘦弱的肩膀，看着她宠溺的微笑，听着她平静的话语，便能安下心来，恢复勇气和信心。

母亲和他，都是自己的精神支柱，母亲已经不在，他，会一生一世都陪着自己吗？蓝徽容忽然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仿佛有什么珍贵的东西要从自己的指间悄然流逝，纵是面对威严的皇帝，她都未曾这样不安过，到底是怎么了？！

慕世琮眉头微蹙，陷入沉思之中，院外传来梆鼓更声，雨渐渐的止了，他站起身来，关上窗户，又将屋内打斗过后横七竖八的桌椅扶正，眼见孔瑄带来的那壶酒滚落于地，俯身捡了起来。他坐回床前，将手中酒壶抛上半空，又轻轻接住，孔瑄知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也不说话，平静地看着他。

良久，慕世琮接住酒壶，转过头来，沉声道：“你和容儿所想的，应该八九不离十，法子虽然险了些，也无十分把握，但现在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他渐渐有些兴奋：“不管怎样，先给宁王下几剂猛药再说，这小子，阴险得很，要是真当了皇帝，只怕父王的日子

更不好过。” 孔瑄微笑道：“飞鸽组以前搜集到的那些密报现在都可以派上用场了。不过再下一步的行动，如何令皇上消除对侯爷的戒心，放您回去，得等容儿探过皇上的真实心意之后再行开展。” “嗯，我觉得你们猜的应该不差，临来京城时，父王也同我说过了，皇上对容儿，应该不会下狠手。”

“是，容儿会尽力试探皇上的真实想法，所以过几天，她一定会想法子和侯爷您见上一面，告知结果。”

慕世琮仿佛回到了在军营中与孔瑄形影不离、万事有商有量的日子，满心舒畅，笑道：“倒也不用过几天，明日皇上会去春猎，定会让容儿相随，我可递折子请求参加春猎，想法子与她见上一面。若是-----”

他忽然停住话语，眼睛盯着地面，似是愣愣出神，孔瑄等了很久，忍不住唤道：“侯爷！” 慕世琮‘啊’的一声回过神来，脑内忽然灵光一闪，拍了一下大腿，手中酒壶眼见就要滚落于地，他弯腰一抄，将酒壶抄在手中，拔开壶塞，仰头饮了一口，笑着看向孔瑄：“孔瑄，反正是要大干一场，不如我们同时把你的问题给解决了吧！”

四七、暗流

每年的三月底至四月初，是皇族春猎的日子，简氏以武立国，极重骑射，春猎是一年一度仅次于春节祭祀的隆重节日，皇帝、众皇子、再加上宗室、重臣侍从及随行者数千人，浩浩荡荡开往京城以北四百余里地的宝鼎山围场。

这一日，皇帝命身有残疾的成王留守京城，旌旗招展，车扈接天，往宝鼎山而去。蓝徽容奉旨伴于皇帝身侧，自是坐在了龙辇之中。

皇帝是辇驾离开城门后才宣蓝徽容过来的，侍卫禀奏后掀开车帘，蓝徽容躬腰入龙辇时，他正接过跪于地毯之上的宫女手中的茶盅。车帘一掀一放，一道青影令他猛然抬头，瞳孔瞬间收缩，手中茶盅竟未端稳，滚落于地毯上，吓得宫女全身颤栗，跪伏于地。

蓝徽容今日刻意挑了一件青色劲装，窄袖长靴，显得英气勃勃，神采精华，腰间流苏和鬓边一支小小玉钗又为她添了几分妩媚，妆容上她也花了一番心思，虽看上去极为素淡，却将原本稍弯的秀眉微微上挑，腮边淡匀地抹上一些胭脂，显得清秀的面庞丰润了不少。

她这般打扮自是有一番想法，看在皇帝眼中却是

如同利锥钻心，眼前的这个孩子，容貌本不似其母亲，可这袭青色劲装，这逼人的英气，又是一个活生生的清娘立于面前。

蓝徽容盈盈跪于地毯之上：“容儿叩见皇上！”

皇帝半晌方回过神来，挥手令宫女下辇，低声道：“容儿起来吧。”

蓝徽容微微一笑，起身坐于皇帝侧面，见辇内物事一应俱全，站起身来，重新将小铜壶架在茶炉上，待壶中清水沸腾，温了紫砂茶具，舀出适量茶叶置于茶盅中，缓缓注入沸水，过了初道，手姿轻柔持重，铜壶以凤凰三点头之势注水入茶盅之中，少停片刻，方双手奉于皇帝面前。皇帝目光复杂地接过茶盅，她又转过身去，取过一个织锦靠枕，微笑着垫于皇帝身后，轻声道：“路途烦闷，容儿斗胆，想与皇上下几局棋。”

皇帝昨日初见蓝徽容，觉她从容镇定，隐有傲骨，不由起了要将她收服之心，今日再见，先是觉她英姿飒爽，恍若故人，此刻又温婉如水，似比亲生女儿还要贴心百倍。

他自失去与清娘的孩子之后，于子息之事极为淡

漠，四子七女，都未享受过他的父爱，他还隐有一种恐惧，每次见到襁褓之中的子女，清娘送来的那个‘死胎’便浮现眼前，令他多年来始终不曾亲手抱过自己的孩子。

那些皇子公主们，慑于他的威严，在他面前不是卑躬强颜，便是战战兢兢，何曾象蓝徽容这般平静中带着体贴，温柔中又不失风骨，他本是寂寥之人，忽得蓝徽容伴于身侧，竟是莫名的愉悦，欣然与她对弈，十局中倒也还能输上那么三四局，更是十分开心，不知不觉中，便是黄昏时分，到达了预定扎营的三和镇。

待大队人马扎营妥当，皇帝进驻皇帐，宁王简璟辰和允王简璟睿已守于帐内，跪地请安。蓝徽容立于一旁，因早存了心思，便细心的打量了那允王一番，允王以性格懦弱闻名在外，但身形容貌上却不比简璟辰差多少，只是略显单薄一些，举止之间也稍嫌阴柔。

待二人给皇帝请安完毕，蓝徽容上前向二人行了一礼，眼神却不望向简璟辰，在允王身上停留了一下，复又站于皇帝身侧。

简璟辰自皇帝命蓝徽容入宫，以公主礼制居于嘉福宫后，便有些烦忧，隐隐觉得事情正向自己控制不住的方向发展，此时却也只得压下这烦忧，面上保持恭谨温和的笑容：“父皇有些偏心，只令容儿相陪，儿臣本想时刻陪于父皇身边，也好替父皇解解闷，不过容儿替儿臣尽孝，也是一样的。”皇帝取过快马送来的各地折子，边看边悠悠道：“朕看你并不是想陪朕，倒是怪朕不该霸了你的容儿，也罢，你不用陪朕了，你们小两口出去说说贴心话吧。睿儿留下。”

蓝徽容寒着脸出了皇帐，简璟辰紧跟在她身侧，见她似是有些气恼，柔声道：“容儿，我-----”

蓝徽容猛然转过身来，面带薄怒：“宁王殿下，我来问你，你究竟是真心真意待我，还是只想谋那太子之位？！”

简璟辰一愣，不过他也是久经风浪之人，瞬间恢复正常，直望蓝徽容冷冽的眼神，诚声道：“容儿，我自是真心待你，你我相识之时，你不知我是宁王，我也不知你是父皇故人之女，不也相处甚欢吗？”

蓝徽容似是被他此言触动，沉默片刻，轻声道：“王爷心意，容儿不敢有忘，只是，王爷以族人性命

相逼，此事令我难以释怀。”

简璟辰踏前一步：“容儿，你听我说，我并不想这样做，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还平安活着，便于愿足矣，但父皇他，他一心要找到你，要册你为太子妃，他还会有很多话要问你，所以才出此下策，还望容儿谅解。”

“皇上有话要问我？”蓝徽容秀眉微蹙，疑道：“可今日这一路上，皇上并未与我提及别的事情啊。”

简璟辰微微一笑：“日子长着呢，父皇自是不急在一时，但他是真心想册你为太子妃，也算是稍补对故人的一番歉疚之情。”

蓝徽容似是平和了许多，柔声道：“看来皇上对我倒是一番好意。”她如水星眸带着恳切的目光望向简璟辰：“王爷，我对我母亲与皇上之间的往事一无所知，王爷可知一二？”

“去潭州前，听父皇提过一些。”简璟辰犹豫了一下，终抵不过蓝徽容的恳切神色，轻声道。

蓝徽容盈盈下跪行礼，简璟辰忙将她扶起，手中托住的柔荑温润秀美，令他一时不愿放手，蓝徽容也不挣脱，柔声道：“王爷，不知您可否将往事告知容儿，也好打开容儿的心结。”

自二人潭州再见以来，蓝徽容从未这样柔声与简璟辰说过话，简璟辰纵

是疑心于她态度的转变，也抵不住这番温柔给自己带来的冲击，脑中一阵迷糊，心神悠悠荡荡，牵住蓝徽容的手走到小河边，二人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父皇是在苍山游历时认识你母亲的，二人情投意合，便私订了终身，对了，当初我弄坏你的那块玉佩便是父皇赠给你母亲的定情之物。父皇本想回家取得父母的同意后再与你母亲正式成亲，恰逢我祖父病重，严命他娶赵氏为妻，父皇不忍让他带着遗憾离世，便娶了赵氏，却被你母亲误会，离我父皇而去，似是，也失去了当时腹中的孩儿。”

“后来父皇登基，想一统江山，自是要攻打和国，而你母亲的结义兄长叶天羽又是和国的兵马大元帅，战场再遇，便成了敌人，他心痛不已，一心想与你母亲重归于好，还想立她为后。无奈战争残酷，你母亲不听父皇解释，一心逃跑，失足掉落悬崖，生死不明。父皇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她，也想求得她的谅解，所以得知你是她的女儿，便想着要立你为太子妃，他想对你好的心是真的，只是方法可能欠妥了些，还望容儿理解。”

天色渐暗，蓝徽容的心中汹涌如大海狂涛，面上却镇定如水，简璟辰虽是尽量挑着为其父皇开脱的话来叙述他所知道的有限往事，她却也能将整件事情还原成本来面目，她觉得自己的双手在隐隐颤抖，强自抑住，见简璟辰正眼神灼灼地望着自己，微笑道：“多谢王爷相告，我既知当年之事是一场误会，皇上对我又是一片好意，便不会再视您为仇人。”

简璟辰满面诚挚，握住蓝徽容的双手：“容儿，我对你的一片心意，天地可鉴，只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蓝徽容低下头去，慢慢抽出双手，轻声道：“王爷，我的性子，向来是不喜受人强逼，所以上次皇上强行赐婚，我才会那般抵触。你若真心待我，便不要逼我，我若是感受到了你的真心，自也会真心待你。”

简璟辰听她这样说，心中满是欢畅，看这夜色下的小河清澈动人，天边的一弯新月鲜明透亮，微笑道：“容儿，我绝不会逼你，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世琮吗？”

他脑中慢慢清醒，似是想起一事：“对了，我还要找世琮算帐，我既答应了他，他怎么还不信任我，还要弄那些圈套将你带走，又装模作样说与他无关。”

蓝徽容淡淡一笑：“不关侯爷的事，那晚西狄人不知为何起了内讧，我趁机将他们都杀了，正好西狄人中有个女子，我就想了那个脱身之计，不料还是被你们看破了。”

简璟辰微笑道：“容儿真是聪慧，害我还伤心了好一阵子。”

一名侍卫匆匆奔了过来：“王爷，皇上宣您过去。”

蓝徽容望着简璟辰的身影远去，坐于河边，痴痴地望着夜色下幽幽的河面，想起母亲跌宕起伏的一生，想起自己现在面对的勾心斗角，滚滚暗流，只觉心头千回百转，无法宁静。正是神思恍惚之时，唏律律的马声响起，蓝徽容心一惊，猛然站了起来，只见星月光辉下，一人沿河边疾驰而来，蹄音如雨，顷刻间便到了蓝徽容面前，马蹄高高扬起，嘶鸣声中却是充满了欢悦。蓝徽容疑入梦中，缓缓伸出手去，将欢快刨着蹄子的青云抱住，泪眼朦胧地望着跳落于地的慕世琮，无语凝噎。

慕世琮俊脸含笑，双眸深邃，手中马鞭轻轻扬起，朗眉一挑：“我可是帮你养了半年的青云，这笔帐，该

如何算？”

蓝徽容‘扑哧’一笑，眼泪却掉了下来：“依侯爷意思，又该如何算？”慕世琮这半年内，积了千言万语，可此时见到蓝徽容含泪带笑，立于面前，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抬眼见数名侍卫束手立于不远处，知是皇帝命令时刻监视蓝徽容的，面上不由闪过愤恨之意。蓝徽容回头看了看，醒觉过来，忙道：“侯爷怎么过来了？可有旨意？”“我虽是质子，可也还是有着朝廷封爵的侯爷，随皇上春猎的资格还是有的。”慕世琮傲然一笑：“今早我就入宫递了折子，皇上也准我随驾参加围猎，想着要见你一面，可你老是在御辇之中，陪着那老狐狸，不觉闷得慌吗？”说到最后两句，他的声音极轻，凑到了蓝徽容耳边。蓝徽容放下心来，侧头笑着轻声道：“在御辇中是陪老狐狸，要是出了御辇，又得陪那只小狐狸，反正是入了狐狸窝了，不如先将老狐狸驯服了再说。”

慕世琮放声大笑，意态张扬，这半年来，他从未如此刻这般愉悦，原来，自己只要看到她活着，看到她如从前般清丽洒脱，便是如此满足。

蓝徽容感激地望着他，柔声道：“侯爷，多谢您了！”

慕世琮明她言中之意，碍于侍卫在旁，只得拍上青云头颈：“你这匹马虽然开始有些不听话，不过后来倒是挺驯服的，我已将它视为自己的手足一般，片刻离不得它，要将它还给你，可是有些舍不得。”

蓝徽容心中喜悦，眼波流转：“侯爷若是喜欢它，还是将它骑去，它能得侯爷一片真心，容儿无以为报。”说着正容行了一礼。

慕世琮忙将她扶起，四目相视，都明了对方言中深意，微微而笑，听得侍卫的脚步声渐近，蓝徽容眨了眨眼睛，道：“侯爷，皇上待我极好，与我之前想的一样，自会有好马赐我，青云我就赠给侯爷，还望侯爷多加照拂。”

慕世琮笑道：“好，我来本是想将青云归还故主，你既如此说，我就不客气了，你若是想它了，就来我府中探望吧。”

“得侯爷相邀，我一定会过府探望青云的，只是青云自幼便有一套特别的驯养之法，不知侯爷可知道？”

慕世琮拍了拍青云的头：“自是知道，你的驯养之法非常好，放心吧，我定会依照你的法子，不会亏待

青云的。今日我就弄了你以前说过的那种草料给它食用。”

蓝徽容笑道：“多谢侯爷了！”

慕世琮纵身上马，朗笑道：“好了，青云的事交代清楚了，我先告辞，咱们春猎时再见！”

简璟辰喜虑参半，踏入皇帐，迎面却掷来一本折子，带着风声砸在他脸上，火辣辣地疼痛。他心呼不妙，忙趋前几步，跪落于地：“父皇！”

皇帝眉目间隐有冲天怒意，却冷冷一笑：“朕生的好儿子！朕还没死呢，你就急着败朕的家当了！”

简璟辰脑中‘轰’的一声，捡起地上折子快速看了一遍，面色青白，汗如雨下，叩头下去：“父皇，儿臣冤枉！”

皇帝冷笑一声：“冤枉？！朕来问你，户部这上千万两的银子难道自己会飞不成？朕将户部交给你整治，怎么你越整治，这银子倒越来越少了。”

简璟辰咬紧牙根，只是一个劲磕头，扬头间扫见允王立于一侧，心中‘咯噔’一下，难道，这个素来懦弱的兄长也要与自己来争这太子之位不成？

皇帝将他眼神看得清楚，气不打一处来，手中茶

盏向他飞了过来，简璟辰不敢躲避，茶盏正中额头，鲜血直流，所幸皇帝并未使上内力，不曾震裂骨头。

皇帝见他额头鲜血汨汨而下，心中一软，怒火便泄了几分，又见旁边允王一副惶恐神色，想起留守京城的成王，不由生出几分无力之感，废太子早已流放海州，成王身有残疾，允王又难当大任，只有宁王尚有几分才干，他在心中暗叹一声，平缓了语气道：“朕再给你一段时间，将户部亏空给朕理清了，该追的追，该缴的缴，你若再令朕失望，小心朕将你发到海州去陪你的兄长！”蓝徽容得从宁王口中套出皇帝的真实想法，又见到了慕世琮，暗通了讯息，知他终原谅了孔瑄，也已开始依计划行事，满心欢畅，挑帘进来，正见这一幕，心思急转，也不说话，重新沏了一杯茶，端至皇帝案前。

皇帝看了她一眼，心情顿时平和了许多，靠上椅背，道：“你们兄弟俩，都出去吧。”简璟辰与允王应了一声，恭谨行了一礼，退出皇帐，皇帝看着帐帘放下，禁不住轻叹了一声，这一瞬间，他忽然想道，若是与清娘的那个儿子能存活于世，是否自己就不会有现在这般烦恼？

蓝徽容替皇帝整理着案头凌乱的奏折，轻声道：“皇上切莫烦忧，宁王殿下纵是做错了事情，也终是您的儿子，也还得由您来慢慢训导于他。”

皇帝此刻满心无奈，也未想到与一女子谈论国事实为不妥，叹道：“朝廷财政本就紧张，他还给朕闹出上千万两银子的亏空，万一有个战事或者天灾，叫朕如何应对。”

蓝徽容微微一笑：“容儿在民间只听说所谓败家子，定是吃喝嫖赌才败了家业，没想到连堂堂皇子，也可以败家，容儿还以为身为皇子，不管做什么事，想用就用，从不愁没银子花呢。” 皇帝眼中神光一闪，看了蓝徽容一眼，见她神色平静无波，毫无异色，又收回目光，靠于椅背，陷入沉思之中。

四八、相争

蓝徽容见皇帝面上隐有烦忧之色，轻声命宫女取过香饼，投到薰炉之中，不多时，帐内散发着带着药草清芳的淡淡薰香。她又取过五弦琴，弦起低音，渐转悠扬，琴音清澄明净，皇帝眯着眼靠于椅背上，渐觉心神如洗，眉宇也慢慢舒展。

一曲终了，余音袅袅散去，皇帝睁开眼来，悠悠

道：“容儿，你的琴艺，是你母亲教你的吧。” “是，容儿一切技艺，皆是母亲所授。”蓝徽容接过神女手中的木叩，坐于皇帝身边的小凳上，轻轻地替他捶腿。

皇帝眼中闪过精光：“你的武功也是你母亲所授？！”

蓝徽容心中一跳，想起自己初识简璟辰时，曾对他说过莫爷爷授艺一事，但当此际，她也不能坦承，手上动作不停，点头道：“是。”

皇帝猛地俯过身来，扣住蓝徽容手腕，蓝徽容觉他的内力浑厚凝重，瞬间已从自己脉间渗入，在体内探查一圈，又收了回去。

她知皇帝在查探自己的内力武功，但知躲他不过，索性直视着皇帝威严的目光，坦然无惧。皇帝本是猛然间想起一事，来查探蓝徽容内功的，却似发现了什么令他疑惑的事情，轻‘咦’了一声，再查一番，看了蓝徽容一阵，松开扣住她的手，肃然道：“容儿幼年曾遭大病吗？”蓝徽容不知他是何用意，想了想，摇头道：“未曾听母亲提过。”

皇帝站起身来，负手在帐内走了几圈，又回过头来盯着蓝徽容看了许久，眼神闪烁，蓝徽容渐感不安，

帐内流动着沉滞的气息。

这时，内侍进帐禀道晚膳已备好，皇帝方收回目光，蓝徽容相陪，用过晚膳，才归帐休息。

次日蓝徽容依然在龙辇中陪着皇帝，皇帝与她对弈，言谈甚欢，似是对她极为关怀，屡屡问及她小时候的事情，蓝徽容小心回答，总感觉皇帝在套自己的话，难道，是为了莫爷爷不成？一局棋罢，皇帝胜了三手，见蓝徽容将棋子拈回盒中，端起茶盅，悠悠道：“容儿昨日与世琮见面了？”

蓝徽容面色平静道：“是，我的马儿青云一直留在潭州，侯爷将它带至京城，本想还给我，我又入了宫，索性便将青云赠给侯爷了。”

“青云？！”皇帝低声念道：“是你母亲给那马取的名字吧。”

“皇上怎么知道？”蓝徽容微笑道。

“你母亲以前在苍山的座骑，就叫青云。”皇帝似是想起了什么遥远的往事，茶盅便停在了半空。

半晌，皇帝回过神来，缓缓道：“容儿，朕有一事问你。”

蓝徽容见他正容问话，忙跪落于地毯之上，听得

皇帝威严的声音响起：“听蓝家人说，你母亲是去年冬天过世的，之后你便是个孤女，是谁，让你去慕王军中的？”

蓝徽容早知皇帝一定要弄清此事，而自己为什么会去慕王军中，牵扯到无尘师太，是断不能让皇帝查出来的。

她早已想好说辞，垂头轻声道：“没有人派容儿去慕王军，只是母亲临终前，说起慕王妃是她的金兰姐妹，情义极深，可惜命运捉弄，不得相见，是平生一大憾事，又说起，说起曾与慕王妃有过约定，愿结为儿女亲家。容儿在赛舟节上得见侯爷，便，便动了好奇之念，跟到潭州，恰逢侯爷往前线作战，容儿便女扮男装入了军营。”说着面上飞起两团红云。

“我？！”皇帝饮了口茶，悠悠道：“看来，容儿的意中人是世琮了？”蓝徽容垂下头去，并不作答，皇帝呵呵一笑：“世琮年轻才俊，容儿眼光倒是不差，难怪要拒绝朕的赐婚，只是，辰儿也不会比世琮差吧，他是堂堂皇子，又是朕心目中的太子人选，你为何看他不上？”

蓝徽容迟疑片刻，抬起头来，满面彤红，眼中却

焕发着坚定的神彩：“皇上，情之一字，并不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或地位来决定的，宁王殿下胸怀大志，他的心中装的是江山和万民。而容儿此生，只想求一知心人，白首不离，容儿的性子，实在不适合当皇后，主理后宫。”

皇帝眼神闪烁，似是被蓝徽容话语触动，想起了什么，也未再提这个话题，过得一阵，依旧与她对弈欢谈。

这一日御驾行得较快，申时初便到了宝鼎山行宫，随驾而来的几千禁军，早已将行宫附近细细搜了一遍，休整一晚后，春猎于翌日正式开始。

淄河两岸沃野千里，河边的宝鼎山群山连绵，丘峦层叠，密林众多，森森莽莽。皇帝于辰时在淄河边主持了开猎祭典，祭典过后，皇帝亲披银甲，带着蓝徽容及诸皇子和宗室亲贵，号角齐鸣。早有侍卫从四处将兽禽逐步赶入围场，众人纵马追逐，弯弓搭箭，顿时万箭齐飞，喝声震天。

皇帝内力深厚，直到两个多时辰后才罢猎，清点收获，自是他猎得最多，宁王居次，蓝徽容只是伴在

皇帝身侧，未曾出手，其余宗室亲贵也都有斩获，倒是允王，空手而归。皇帝看着允王一副怯懦样子，不禁有些气恼，斥道：“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哪一点象简氏子孙！”

众臣见皇帝着恼，皆屏气敛神，不敢出声，允王瑟缩了两下，话都不敢答。蓝徽容眼光扫见慕世琮立于诸臣之中，微微点了点头，上前温柔笑道：“皇上，允王殿下也是一片仁心，不忍杀生，容儿看宁王殿下善武，允王殿下又善文，皇上文武双全，岂不美满？”

皇帝被她说得一笑，也就丢开了这事，允王看向蓝徽容的眼神便多了几分感激之色。诸臣子见蓝徽容竟能将一贯威严肃穆的圣上说动，这两日又见她一直陪伴圣驾，不由纷纷打听她的来历。有知道的，便说她就是安州城一剑退敌的蓝霞仙子，是圣上为宁王亲选的正妃，但又有人传出内幕消息，说她是圣上欲收为公主的义女，已按公主礼制赐住嘉福宫，一时纷纷扰扰，遍起疑云。

三日的山猎过后，需休整几日，再进行田猎。这几日，蓝徽容伴着皇帝居于行宫之中，每日与他说话解闷，弹琴下棋，相处越来越是融洽，皇帝除去宿寝

时间，竟是片刻都离不得她。只是这几日，皇帝似是为什么事情，情绪极为不佳，与众臣议事时更是面色冷竣，动辄喝斥，吓得众人惶恐不安，唯独在见到蓝徽容时，他才能稍稍露出一丝和颜悦色来。这日黄昏时分，蓝徽容沐浴过后，换过一袭青裙，身姿婀娜，往皇帝所居正阁行来，刚一迈入门槛，听得内间哗啦一阵巨响。蓝徽容奔了进去，只见跪落了一地的宫女太监，屋中桌椅被掀翻在地，皇帝正气得面色发青，负着手在屋内快速来回走着，手上还攥着一本似是密报之类的折子。众宫女内侍见蓝徽容进来，都松了一口气，蓝徽容挥手叫她们退出去，盈盈行了过来，扶住皇帝的右手，劝道：“皇上，再大的事，都比不上您龙体安康重要，切莫气坏了身子。”皇帝怒极反笑：“朕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

蓝徽容心下明白，知慕世琮与孔瑄已有所行动，将以前飞鸽组秘查出来的一些关于宁王隐密行为的线索，通过允王之手揭了出来，而这些线索涉及到宁王挪用户部库银，与突厥秘密往来，更有迹象显示其私自豢养军队。皇帝这一知晓，只怕立宁王为太子的念头得放一放了。她一脸淡静，将被掀翻的桌椅扶

起，柔声道：“皇上的家事即是国事，容儿不便插嘴，还请皇上保重龙体，这天下万民，可还都仰仗着皇上。”

皇帝最初的怒气过后，也迅速恢复了冷静，他本是靠夺权逼宫才登基为帝，对谋逆之事极为在行，也自是最为忌讳，当初除掉赵氏一族和废太子，就是忌惮赵氏挟太子逼宫。自户部库银亏空一案曝露后，他便上了心思，命人密查宁王，竟查出宁王在海岛上豢养军队，与突厥古汗王一直密信往来等事，虽说尚不成气候，可若不及早设防，只怕自己老迈之后，会落个凄凉的下场。他再沉思片刻，知此事不宜宣扬，也不宜操之过急，只是宣了几位重臣进来，不着痕迹地布置了一番，晚膳后，宁王和允王进来请安，他还和颜悦色，夸赞了几句宁王办事得力、深得朕心之类的话。

待众人退去，已是夜色深沉，蓝徽容接过宫女奉上的热巾，侍候完皇帝洗漱，正待行礼退去，忽闻皇帝唤道：“容儿！”

“是，皇上。”

皇帝挥手令宫女退出，走至蓝徽容面前，长久地

凝望着她秀丽的面容，和声道：“容儿，你真的不愿嫁给辰儿吗？”

蓝徽容心思急转，知时机已到，装作皇帝逼得太近，微微后退两步，身形摇动间，裙边掉下一样东西来。

皇帝看得清楚，面容一变，俯身将从蓝徽容身上掉下来的半边玉佩捡起，缓缓从怀中取出另半边玉佩，合在一起，往事一一涌上心头，眼中渐露哀伤之意。

皇帝望向蓝徽容，颤声道：“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给你的时候，她说了些什么？”蓝徽容面上露出惆怅悲伤的神情：“回皇上，这是母亲临终前给我的，说是她珍爱之物，叫我好生带在身边，见佩便如见她，切莫遗失。”

皇帝听了这话，再也抑制不住，闭上双眼，将玉佩紧紧地攥在手中，无力地后退两步，身躯隐见颤栗。

蓝徽容看在眼里，知机不可失，跪落于地：“容儿斗胆，想求皇上一事。”“说吧。”皇帝沉默片刻，睁开眼来，柔声道。

“容儿知道皇上是一片好意，容儿也不是一定不愿嫁给宁王殿下，但实不愿意在被逼的情况下无奈而

嫁，容儿只求皇上，给侯爷一次机会，给容儿一段时间，若是宁王殿下和侯爷能公平竞争，容儿愿意重新作出选择，求皇上成全。”蓝徽容言中充满恳切之意，说到最后一句，抬起头来，眼中带着泪花，望向皇帝。

皇帝看着蓝徽容，不发一言，手中的玉佩如同一把匕首，戳向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良久，他方闭上双眼，低声道：“朕知道了，看看再说吧。”

经过几日的休息，这一日便是田猎，田猎需在野外扎营，并不以猎兽为主，而是主要考较诸皇子、宗室子弟及武将们的骑射之术，最后胜出者由皇帝亲赐宝珠金冠，有那等武将欲出人头地，便会在这种场合内展示技艺，以求一鸣惊人，引起皇帝的注意。

淄水东岸营帐连绵，旌旗似海，皇帝的皇帐位于中央，其余诸臣的营帐如众星环月，作其屏卫，更有数千禁军，在周围设营，遥护着整个营地，颇似戍边放哨。

这日辰时末，田猎较艺正式开始，皇帝坐于营地的高台上，望着前方设有马栏的场地，看着众人比拚骑术，射箭练剑，又有蓝徽容陪在一旁，倒也兴致盎

然。

经过数轮比试，最后胜出的十人被带到了台前，蓝徽容抬眼望去，正见简璟辰和慕世琮都在其列。慕世琮此时身着软甲，一袭白色披风，更衬得面如冠玉，英姿挺拔。

慕世琮见蓝徽容目光扫过自己，眼睛眨了三下，不由嘴角微勾，二人皆在心底微微一笑。皇帝和声表扬了众人一番，令他们再分组比试，再过数轮，场上便只剩下了简璟辰和慕世琮二人。

众人见要进行最后对决的竟是宁王和小侯爷，这二人，一人极有可能是未来的天子，另一人则是向来以文才武功傲视东朝的侯爷，两人声震朝野，却未直接交锋过。想起能看到他二人的对决，群情激动，纵是碍于皇帝威严，也都慢慢向较场中央靠拢。

皇帝也来了兴致，凝目看了简璟辰和慕世琮一阵，和声道：“世琮是首次参加春猎，若是能赢得宝珠金冠，倒也能慰你父王之心，也好全朕与他兄弟之义。”

慕世琮心中冷笑，面上却是隐带担忧之色，恭声道：“禀皇上，臣蒙圣恩，能参与此次春猎，无限荣幸，宁王殿下千金之躯，身份尊贵，臣万万不敢与他对决。”

简璟辰微笑道：“世琮这么说可是瞧四哥不起了，四哥久仰世琮威名，一直无缘讨教，今日难得有机会，世琮可不能退让。”

皇帝呵呵一笑：“辰儿说得是，世琮只管放手一斗，更不必相让，朕眼睛还没瞎，瞧得出谁优谁劣。”

慕世琮面上露出踌躇之色，望望皇帝，又望望简璟辰，咬咬牙，一撩披风，跪落于地，朗声道：“皇上圣恩，微臣定当全力以赴，但微臣斗胆，若是微臣今日胜出，并不要那宝珠金冠，只想求皇上一事。”

皇帝眯起眼来，悠悠道：“世琮有什么请求，就说吧。”

慕世琮迟疑了一下，抬起头来，大声道：“微臣若是胜了，想求皇上收回将容儿赐婚给宁王殿下旨意，由容儿在宁王殿下和微臣之间自主择婿。”

他这句话一出，场地内一片肃静，众人皆张大嘴看着他和简璟辰，目光又齐齐投向台上的皇帝和他身边的蓝徽容。

简璟辰脑中‘轰’的一声，他做梦也未料到，慕世琮竟然选择在这个场合提出这等请求，不由踏前一

步，怒道：“世琮，你太大胆！”

慕世琮傲然道：“四哥不顾容儿心意，世琮怎能相让！莫非，四哥是怕比不过世琮不成？”简璟辰心念急转，不明白原本进京后一直颓废度日，与自己有着秘密协定的慕世琮怎么象换了个人似的。他目光扫过台上的蓝徽容，见她正含情脉脉地望着慕世琮，一股酸意直冲心头，大声道：“好，我就与你斗上一斗，定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皇帝接过蓝徽容递上来的茶盅，正好望上她恳求的目光，胸前的玉佩喀得他心中一软，又见台下简璟辰与慕世琮怒目相视，如仇人一般，触动那件时时梗在心头、颇为忌惮的大事，眼中闪过玩味之色，大笑道：“好，世琮，朕很欣赏你这点胆色，朕就允你，只要你今日能胜出，就先收回赐婚旨意，但容儿能不能嫁你，可得看你和辰儿日后的表现再定。”

慕世琮大喜，朗声道：“微臣谢皇上圣恩！”他站起身来，将肩上披风一解一扔，傲气冲天：“四哥，请吧！”

四九、龙虎

长风拂来，旌旗猎猎作响，较场四周围满了前来

观战的王公贵族，重臣侍从。若不是军规森严，只怕营地四周戍守的禁军皆会蜂涌而至，来观看这一场难得的龙争虎斗。

简氏以武立国，军功尤盛，二人比试自是先比骑射，宁王为尊，便先行上阵。简璟辰纵是被慕世琮突然之举攻了个措手不及，却也迅速平定了心神，解去软甲，露出里面一身皂色劲装，腰系织锦武士巾，金冠束发，越发显得身形高大挺拔。他跃身上马，场边宁王府中的侍从亲卫们一阵欢呼，气势逼人。

他劲喝一声，一夹马肚，骏马沿场地边沿疾驰，奔动间，吐气拉弓，‘飏’声连响，三支劲箭连珠迸发，正中二百步外箭靶红心处。围观的数千人，爆起一阵喝采声。

简璟辰面色依然沉静肃穆，骏马奔驰间，再喝一声，取过三支长箭，夹在指隙处，三支劲箭，有先有后，向箭靶流星逐月般电射而去。当第一支箭命中红心时，另两支箭又分别命中前一箭的尾端处。全场短暂的一瞬沉默后，采声雷动，久久不竭，连向来威严肃穆的皇帝都露出了一丝赞许的笑容。简璟辰淡淡一笑，策马奔回台前，俯视着慕世琮，悠悠道：“世

琮，你久经沙场，自是箭术极精，可得让四哥我开开眼界才行。”

慕世琮双眸奕奕生辉，越发衬得他笑容俊朗无双，他向皇帝行了一礼：“皇上，容儿曾是微臣虎翼营中一员，与微臣素来配合无间，微臣想请容儿助一臂之力。”

皇帝早听说过蓝徽容军中风采，却未曾亲眼见过，不由笑着转向蓝徽容：“容儿，你就去吧。”

蓝徽容行了一礼，解下外袍，露出里面青色劲装，悠然而又迅捷地飘落台下，身姿绰约中不失英爽。她接过侍卫递过来的劲弓，跃上马鞍，向慕世琮盈盈一笑：“侯爷，是‘三星逐月’吗？” ‘三星逐月’是虎翼营中箭法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射箭之法，旁人却未曾听过，不由都大感好奇，不知这‘三星逐月’究竟是何路数，又为何需要二人相配合，一时场内鸦雀无声。慕世琮朗声笑道：“不错！正是三星逐月，方校尉，请吧！”

二人相视一笑，同时驱动身下骏马，驰往场地不同方向，又同时拨转马头，向回疾奔。身形交错间，蓝徽容一声娇喝，三支利箭如同一弯新月，向箭靶电射而去。

她手中箭矢刚刚射出，正好与慕世琮错身而过，慕世琮于她身影闪过的一瞬间，闪电般出手。三支长箭如流星一闪，恰在蓝徽容的三支利箭将要射中箭靶红心时追上，‘叮’声之后又是‘噗’声，慕世琮射出的三支白翎利羽恰好破羽而入，钉在红心之内，而蓝徽容射出的三支黑翎利箭都破成两半，掉落于草地之上。

全场一片肃静，众人瞠目结舌。凡是习过武，射过箭的人都知道，象简璟辰那般一支破一支的射箭之法已是箭技之极至，极为难练，但象慕世琮与蓝徽容这等射箭之法，却是闻所未闻。要知道，掌握自己的力度和手法，破自己的箭势，只要练得得法，应该还比较容易掌控。但象慕蓝二人这般，疾驰间还要掌握到别人的力度和箭势，一一破羽，可就是神乎其技，难如登天了。良久，全场方爆出一阵如雷的喝采声，纵是有人想到此时喝采未免有得罪宁王之嫌，可当此惊骇与叹服的情绪驱动下，加上群情激动，便也未顾及这些了。

简璟辰面无表情，控制住心中如潮的愤怒，冷冷一笑：“世琮果然是久经沙场，四哥佩服！”慕世

琮拱手微笑道：“四哥，承让！”

蓝徽容喜孜孜地向慕世琮笑了一笑，下马跃回高台之上，立于皇帝身边，星眸再望向慕世琮，竟是一瞬都不离开。

简璟辰瞧在眼内，虽也知可能是他二人故意这般形态，激怒自己，却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懑，抽出马旁长剑，身形拔起，落至场地中央，喝道：“世琮，来吧！”

皇帝将简璟辰愤怒之态收在眼内，嘴角慢慢勾起，意态悠闲地向蓝徽容道：“容儿，你与他二人都交过手，你看谁胜算大些？”

蓝徽容见皇帝龙袍束带有些歪斜，弯腰替他轻轻理正，柔声道：“宁王殿下武功乃皇上亲授，自是高出一筹。但他毕竟是千金之躯，吃亏在实战经验不足，定不及侯爷狡诈多变，谁胜谁负，还真是不好说。”

皇帝忍不住笑道：“容儿说得透彻，这两小子，从前交情不错，现在为了你，倒成了仇人了。容儿，你这可真是让朕为难啊。”

两人正说话间，场中二人已激战起来。简璟辰所

学武功，乃皇帝亲授，而皇帝的武功，走的是刚猛一路，自是仗剑抢攻。

自璟文太子被废之后，由于皇帝有意立简璟辰为太子，这大半年来，便用心授了其武艺，简璟辰武功一日千里，竟隐隐有压倒慕世琮之势。慕世琮由于没有使用惯用的威猛长枪，剑法承袭了慕王爷的轻灵飘忽，便以迅捷的身法灵动闪躲，避开简璟辰的第一波抢攻。

到简璟辰换过一口气，再度攻上时，慕世琮才猛喝一声，仍是只守不攻，但剑势已渐密集，拨开简璟辰如狂风暴雨般的剑招。

简璟辰几轮攻罢，心中怒火慢慢消去，恢复了一贯的冷静，知慕世琮是在消耗自己的体力，遂渐收攻势，稍稍改变打法，长剑如排空巨浪，不停涌向慕世琮。慕世琮则采取游斗方式，在场内绕着圈子，步法稳重，丝毫不惧。

场边众人看到精彩之处，目眩神迷，如痴如醉，齐声喝采。

再斗得数十招，慕世琮身法潇洒从容，剑走奇招，剑人合一，骤入简璟辰的剑圈内。简璟辰见他竟是这

等不要命的打法，有一刹那的犹豫，毕竟他曾与慕世琮有着秘密协定，心底的那件隐密之事若要实施，如果没有慕藩的配合，只怕局势难定，与慕世琮翻脸争夺蓝徽容本不在他计划之内，在众目睽睽之下伤他性命更非明智之举。

就是这一刹那的犹豫，慕世琮已突到他的身前。简璟辰心念电转，知再不下狠手，只怕败在顷刻，他心中狠狠道：世琮，休怪四哥手辣，只怪你逼人太甚！

他身形如闪电般后飘，长剑化作一团幻影，罩住如影随形的慕世琮。眼见他剑势大盛，剑尖已近慕世琮前胸，慕世琮却突然以极轻的声音说道：“装作不和。”

简璟辰不禁一愣，想起曾与他约定在父皇面前装成不和，他到底是真心与自己抢夺容儿还是借机假装不和呢？可他即刻又反应过来，慕世琮只怕是借假装不和之名来行夺容儿之实。然而就是这一刹那的犹豫，慕世琮手中利剑已顺势撩上，简璟辰急运内力于剑刃上，二人长剑相击，‘唰’的一声，齐齐折断，断剑掉落于地。

二人皆是反应迅猛之人，长剑落地瞬间，左手同

时伸出，又同时按上对方前胸。一声闷哼后，二人身形不移，依旧保持着互按对方前胸的姿势，嘴角却都溢出一缕鲜血来。

他二人由比剑瞬间转为比拼内力，就是一眨眼间的事情，众人惊呼声中，已见他们各自受伤，但还在拼死搏斗，这当口，实是已到了生死关头。

皇帝一声冷哼，身形如大鹏展翅，瞬间飞落高台，袍袖一拂，从简璟辰与慕世琮之间拂过，一阵狂风卷起，简璟辰与慕世琮齐齐倒退十余步，方稳住身形，各自再吐出一口血来。皇帝肃然看着如斗鸡般怒目而视的二人，怒道：“荒唐！胡闹！”

慕世琮狠狠地瞪了简璟辰一眼，手抚胸口，跪落于地：“皇上恕罪！微臣断不能将容儿相让，四哥若是不能收手，就让他将微臣杀了好了！”

简璟辰踏前一步，又在皇帝冷峻的目光下停住脚步，皇帝负手在场内走了几步，悠悠道：“这一场比武，算你二人平手，世琮先前骑射胜出，朕就准了你的请求，收回赐婚旨意，容儿花落谁家，你二人日后各凭本事，各显神通吧！”

慕世琮俊脸天朗风清，向跃下台来的蓝徽容眨了

眨眼睛，大声道：“微臣谢圣上隆恩！”简璟辰面沉似水，眼中闪过痛恨之色，知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不发一言。

皇帝转过身来，正好对上蓝徽容感激的目光，这段时日以来，蓝徽容纵是在他面前恭谨温柔，他也知她心中对自己颇有怨恨。但这一刻，他在她的眼内看到的是自然流露的感激，发自真心，毫不虚假，他心情大好，感觉如同为清娘做了一件令她喜悦的事情一般，十分欢畅。只是他这欢畅背后竟出奇地浮上一丝愧疚，毕竟他这番旨意的主要目的却还不是为了蓝徽容着想，自知宁王隐有谋逆之心后，他时刻想着的便是如何令宁王与慕藩决裂，慕世琮出面争亲正中他下怀，而让这二人为蓝徽容反目，争斗不休，更是他预防宁王联合慕藩及突厥逼宫的最佳手段。这丝愧疚之情涌上，皇帝微笑道：“传朕旨意，封蓝徽容为思清郡主，按公主礼制，赐住嘉福宫。”他顿了顿道：“并准其自由出入禁宫之权。”

这番风云变幻的比试，看得场边数千人心潮起伏，瞠目结舌，各自感叹开了眼界的同时，也不由都在背后悄悄议论，小侯爷与宁王因美结仇，这梁子可是结

大了。众人也不免感叹皇上对那思清郡主宠爱之情溢于言表，自是削尖了脑袋打探她的来历。

蓝徽容见今日这一战之后，得解逼婚危机，消除了皇帝对宁王与慕藩联手谋逆的顾虑，为皇帝放慕世琮回去走好了第一步，心情实是无比欢畅，陪着皇帝回到皇帐内，笑意盈盈。皇帝望着她如花笑靥，脑中浮现另一张娇美笑容，忽觉无比失落空虚。原来，自己真是亲手扼杀了那般美好的真情，亲手将自己置于无边无际的寂寥之中。

三日之后，圣驾春猎一行起程还京，成王率留守臣子于城门伏地迎接天子回銮。皇帝回京后，自有一番纷扰，他又挂着数件大事，便未再宣蓝徽容随侍。蓝徽容早得圣旨，可以自由出入皇宫，见皇帝未再约束自己的行动，便出了禁宫，往慕世琮居住的质子府而去。

刚出皇宫不远，她便感觉到了有人在跟踪自己，皇帝有蓝家人在手，又收回了逼婚旨意，应该不怕自己溜掉，而他若要派人跟踪，便不必赐自己自由行走之权，看来，定是宁王的人。蓝徽容想了一想，

觉慕世琮也是刚刚回来，只怕孔瑄也未在府中，便转头向城东走去，不多时便到了蓝族人居住的宅子。

蓝家众人见她前来，慌做了一团，叩头的叩头，请安的请安，蓝家大夫人更是一副谄媚之相，拉住她的手唠叨个不停。蓝徽容颇觉心烦，想起现在逼婚危机虽解，但如何让皇帝放了蓝家人，且日后不再追究，却还未想出万全之策。她将脸一寒，撇开众人的纠缠，带着蓝华容独自进了后花园。两姐妹清清静静地说了会话，蓝徽容抚上蓝华容秀气的额头，看着她那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俏丽面容，柔声道：“妹妹，你不想回容州？”

蓝华容腼腆地笑了一笑：“姐姐，在我看来，回容州和在京城倒是差不多，说不上哪儿更好。”“我为什么？”

“我不象姐姐，有一身武艺，能自由行走江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即使是在容州，也是被关在深宅大院内，在京城，也是在这宅内，都是没有自由，过着这枯燥的生活，看不到自己的幸福在哪里。”蓝华容微仰起头，眯眼望着蓝天白云，悠悠说道。

蓝徽容将她揽入怀中，叹了口气：“是啊，身为女

子，有着太多的约束，多少人一生都困于这深宅之中。”

蓝华容静静依于她怀中，片刻后，似是想起了什么，面上一红，轻声道：“姐姐，你什么时候与王爷成亲？”

蓝徽容苦笑一声：“妹妹，不瞒你，我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为什么？！”蓝华容面上露出诧异和不解之色，坐正身躯：“宁王殿下，他，他很好啊。姐姐是不是怪他把我们押到京城来，其实他，一直对我们很好的，经常过来看看我们住得好不好，还带过文容他们出去游玩。”

蓝徽容眼光望向满园盛开的玉兰花，叹了口气：“妹妹，看人不能看表面，有时人家对你好，是别有目的的。”

蓝华容抿嘴一笑：“他当然是有目的的，就是想着姐姐能嫁给他啊，看来他对姐姐倒真是情深似海。”

蓝徽容略觉烦心，但知与她多说无益，遂岔开话题，笑道：“妹妹，我带你出去游览一下京城，如何？”

蓝华容喜上眉梢，蓝徽容带着她出了大门，监守

的士兵见她只带了一个弱质女子出来，又慑于她的威名，倒也未上前阻拦。

这也是蓝徽容进京后首次上街游玩，一路上行人接踵，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两姐妹游得兴起，不知不觉中便是正午时分。

见前方有一酒楼，楼前一带夹竹桃开得正艳，绿树红花，衬着酒楼的雕花木栏，颇显雅致。二人拾级上楼，坐于窗前，命小二沏上香茗，点了两碟点心，又叫了几份素菜，感受着窗外吹来的清风。二人说说笑笑，蓝徽容也暂时丢开了先前的烦忧。

正在说笑之时，脚步声轻响，蓝华容面向楼梯口，看得清楚，面容一惊，复又一红，站起身来。蓝徽容转过头去，见简璟辰正含笑走到二人桌前。

蓝徽容站起来，微笑道：“王爷怎么这么有空，也学我们闲逛？”

简璟辰笑道：“我想起你们是首次逛京城，总得尽尽地主之谊，也稍补将你强请进京的愧疚之情。”他转向跪落于地的蓝华容道：“起来吧，不必如此多礼，你姐姐可从来不与我讲这般礼数。”蓝徽容见他依然是一副温和模样，丝毫不因前几日输于慕世琮之手而

有怨怼情绪，知他心机愈发深沉，只怕背后的手段也会愈加厉害，淡淡一笑：“多谢王爷美意，我还正愁无人指引，不能令我妹妹见识京城的繁华之处。”

简璟辰自输于慕世琮之手，皇帝收回赐婚旨意之后，便知事情不妙，总感觉在某些环节上出了问题，可又想不出问题究竟出在何处。皇帝对于户部亏空一案又追得紧，让他焦头烂额，愈发惦记着那件事情，心里明白还得从蓝徽容身上下手，听得属下禀报她带着妹妹在街上游玩，便跟了过来。二人皆是面带笑容，却各怀心机。唯有蓝华容一片天真纯善，觉姐姐风姿卓然，这未来的王爷姐夫温文尔雅、和煦可亲，又是首次在外游玩，实是有些兴奋。

用过午饭，简璟辰带着二人在京城四周游玩了两个时辰。蓝徽容倒没有什么，蓝华容本是深闺女子，走了这么久，又屡被众人注目，便觉有些吃不消。蓝徽容见她面色不好，忙向简璟辰道别，将她送了回去。

她将蓝华容送入内室，正要转身离开，蓝华容却突然想起一事，唤道：“姐姐！”蓝徽容回过头来：“妹妹，何事？”

蓝华容揉着酸痛的双腿，抬头道：“姐姐，有件事

我忘了告诉你，我们上京前一日，大伯被官兵押着去了蓝家祖坟，指认婶婶坟墓，但后来听大伯回来说，官兵们挖开坟墓，婶婶墓中空空如也，姐姐可知是何缘故？”

五十、华发

蓝徽容出了蓝宅，站在门口，望着门前一排绿柳，心绪纷乱。皇帝究竟是何用意？为何要派人去挖出母亲的棺木？母亲为何又似已事先预料到这一着，临终前嘱咐自己瞒着蓝家人偷偷将她的棺木迁往会昭山烟云谷？

当时自己满腹疑虑，不明母亲为何要这般嘱咐，却也还是依她遗言，于某一夜将她的棺木迁往烟云谷母亲指定的地方，这才发现母亲竟早已在那处准备好了墓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段时间以来，蓝徽容总是想着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救出蓝家人和侯爷，却未曾静下心来想过母亲生前一些奇怪的举动。今日得知皇帝竟派人追查母亲棺木，这才觉疑云重重，皇帝究竟是想得到母亲的棺木还是想着通过这个来找到寒山图呢？

她立于垂柳之下，信手折下一根柳条，长久地思

考着，眼前有一层迷雾，无法拨开，更有一团乌云，浓浓地罩在心头。

极轻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她心头暗起警戒，猛然将手中柳条往后一甩，慕世琮的笑声响起。蓝徽容一喜，转过身来，见他正立于身后，手中抓住自己甩过去的柳条，鬓若刀裁，眉如墨画，嘴角依然是那稍带冷傲的笑容，眼中却满是温柔之色，似有话要说，却又似有些踌躇与犹豫。“侯爷怎知我在这处？”蓝徽容见他眼中温柔之意，心中不禁涌上一丝淡淡的歉意。“你现在全城闻名，四哥带着你们走了一圈，不到一个时辰，所有人都知道了，个个都等着看我二人如何争你这个思清郡主。”想起自己与简璟辰都是失意之人，却还要在人前演戏，慕世琮不由有些心酸。

与她重逢在河边那一刻，他满怀欣悦，觉得只要看到她活着，就于愿足矣。可此后二人配合行事，前所未有的默契与畅快，此刻再见她清丽的面容，发觉再如何洒脱和克制，自己还是忍不住会心悸，情不自禁地想向她靠近。

二人并肩而行，一人清俊挺秀，一人英飒脱俗，又都已成为京城知名人物，引来众人纷纷注目。蓝徽容见慕世琮带着自己往城南而行，而不是去往城北的质子府，不由有些诧异，还有淡淡的失望。慕世琮将她面上神情看得清楚，心中闪过一丝酸楚，但瞬间又恢复正常。

二人和梅涛等几名亲卫在城南转了一圈，天色已黑，众人步入一座酒楼，梅涛等人在走廊守候，慕世琮则带着蓝徽容推开一雅间的房门，雅间由屏风隔成内外两间，蓝徽容看着他略带促狭的笑容，心跳加快，面上一红，步入内间。

此时夕阳已堕，皓月初升，一片清光，从窗格透进来。月色下，烛光里，孔瑄微笑而坐，蓝徽容双眸一亮，心神飘荡间，慕世琮已悄然退至屏风后的外间。

四目相会，二人都如痴呆了一般，只是愣愣地看着对方，谁都没有移动一下，也都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只是二人的眼神中，却似交流了千言万语，透出了无尽的关怀与思念。她的眼中隐有倦怠与无助，他的面上也隐有奔波与辛劳，却都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唇角的笑，传递着无限温润缠绵之意。

十多日的相思与担忧，尽在这默默的对望与微笑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各自于这对望之间找到了勇气和希望。

慕世琮坐于外间，猛然仰头饮下一杯清酒，酸涩、伤感中又隐有欣慰。正心情复杂时，孔瑄将屏风移开，将他一把拉了过去：“侯爷怎么将我们撇下，一人饮酒，可太不厚道。”蓝徽容微笑着看着二人笑闹，取过三个酒杯，执起酒壶，微青色的盏，玉白色的酒，美酒甘中带烈，烈后余香。三人执杯而浮，愉悦而笑，都暂时忘却了虎狼环伺，危机重重的局面，也各自忘却了心头的执念与隐伤。

正说笑间，蓝徽容忽然轻声道：“别动！”孔瑄一愣，她已将头凑过来，细细地看了一下，温柔的声音中略带疑惑：“孔瑄，你是不是这段时间太操劳了，怎么有白发了？！”孔瑄自服下毒药后，又屡受重创，身体受损，前几日便发觉鬓边隐生白发，知毒药有提前发作迹象。慕世琮发觉后，也是大感焦虑，无奈风声放出去不久，一时等不到仇天行前来，也无计可施。二人视线相交，慕世琮嘴唇微张，可上午与孔瑄的对

话浮于脑海，他心中一凛，别过脸去，闷头喝酒。

“孔瑄，还是告诉容儿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仇天行若真的前来京城，不仅是容儿，你都不能直接出面。他身份敏感，万一让皇上和宁王的人发觉，只怕会扣王爷一个与西狄勾结的罪名，又会追查当年事情的真相。到时不但容儿和你脱不了身，恐怕还会引起滔天战火。再说，不管他如何待我，总是我师傅，也是抚养了我十多年的人，我与他之间，尚有师徒之义、抚育之恩需得了结，你和容儿，切不能插手。”

蓝徽容一心看着那几根白发，未察觉到二人的异样神情，虽觉慕世琮在旁，有些羞涩，还是伸出手来，想替孔瑄将他鬓边白发扯掉，孔瑄忙微微闪身，蓝徽容以为他碍着慕世琮，便也未再执着，放下手来。

孔瑄温柔地看了蓝徽容一眼，微笑道：“你们在人前演戏，我总要在后面做些什么才行。不过，让那些情报通过允王之手，不着痕迹地给皇上的人查到，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 听他此言，蓝徽容心思转回正事上，沉吟道：“现在我们只是做好了第一步，下一步如何行事，还得想周全一些。”

“是，皇上虽初步消除了对侯爷的猜忌，但如何令他放了蓝家人，放侯爷回去，还真是有些难办。”孔瑄见她不再关注自己的白发，暗暗松了一口气。

慕世琮道：“看来容儿得想办法把寒山图找出来才行，清姑姑定将寒山图藏在了某处。”蓝徽容摇了摇头：“现在看来，皇上的心思不单是指向寒山图，我还得再试探一下他的真实想法。倒是宁王，现在被我们这么一搅，为了户部的事情，只怕他心中想的念的，就是要从我这里得到寒山图。”

三人商议片刻，见时候不早，慕世琮道：“容儿，我先送你回宫，改日再来找你。我那侯府外满是监视之人，怕引起皇上和宁王怀疑，孔瑄不便露面。他现在住在玉媚楼，那里是父王早年设下的一处暗桩，若有紧急情况，你就去找玉媚楼的晴芳姑娘。”

蓝徽容站起身来，望着孔瑄，二人目光胶着在一起，难分难舍，慕世琮眼神一黯，走了出去。蓝徽容静静地走到孔瑄身前，凝望着他略显憔悴的面容，眼中尽是痴恋与不舍。孔瑄伸出手来，替她将鬓边秀发拢到耳后，见她眼中隐有泪花，手指轻轻勾了一下

她的鼻尖，略带调侃道：“虎翼营的规矩，不能掉眼泪的，忘记了？！”

蓝徽容侧头一笑，眼泪却啪啪地掉下来，怕孔瑄看见，将脸埋在了他的肩头。孔瑄将她紧紧抱住，感觉到她的泪水洇湿了自己的衣衫，她的心在勃勃跳动。想起她孤身一人在宫中与豺狼为伍，想起自己不知是否能顺利拿到解药，陪她一生一世，心中忧痛交缠，腾腾如沸。

他将头低下去，贴到蓝徽容耳边，轻声道：“容儿，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哭，要照顾好自己。”

蓝徽容觉自己的泪水就要控制不住，汹涌而出，但又不愿让孔瑄担忧，低低地‘嗯’了一声，柔声道：“你也不要太过操劳了，宁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虽在暗处行事，也要万事小心些。”她知宁王的人此时肯定在这酒楼外监视，又绝不能让宁王知道孔瑄也来到京城，怕他狠下杀手，终勉力从孔瑄怀中退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猛然转身出了房门。

回到宫中，已是月挂高楼，蓝徽容先去了正泰殿，

见皇帝还在批阅奏折，案边桌上摆着一桌御膳，却都凉了。

经过十多天的相处，蓝徽容知皇帝虽心狠手辣、薄情寡义，却也不失为一个称职的帝王，勤政克己，生活也颇为俭朴，而且听宫女们背后议论，皇帝似是从几年前便已少近女色。此时望着这清冷的正泰殿，望着烛光下这个孤独的身影，纵是对他有着深刻的仇恨，却也在心中涌上一丝怜悯之意。她轻声命内侍将冷菜撤去，内侍有些犹豫，怕被皇帝责骂浪费，但见蓝徽容坚持，便依言撤去。蓝徽容亲到御膳房弄了两个热菜和一样点心，端入正泰殿。

早有内侍过来用银针试毒，皇帝闻到诱人的香气，抬起头来，望向沙漏，方知已到了定昏时分，他放下手中羊毫笔，站起身来，微笑道：“容儿今日去了哪里游玩？”

蓝徽容将菜式点心摆到紫檀桌上，柔声道：“皇上再勤于政事，也得爱惜身体，还请皇上以后按时进膳。”

皇帝听她语出至诚，微微一愣，目光投向桌上菜肴，只觉胸口一阵空荒，定窑粉彩碟里，一碟糟香三丝，一碟翡翠鸡丁，一碟松花栗子糕，菜式极普通，

却都曾是他最爱的。当年的她那般聪慧，厨艺高超，却为了他，让苍山的兄弟吃了整整半个月的翡翠鸡丁。那时的情景浮上心头，皇帝握着蓝徽容奉上来的玉箸，忽然想道：若是自己没有成为帝王，而是和她在苍山过着平淡的生活，又有一个这般可心聪慧的女儿，会不会比现在要快乐许多？

心情复杂地用罢晚膳，皇帝再度回到案后批阅奏折，由于春猎，积累了大量的奏折，直到子时末，他方停歇下来。抬头一看，蓝徽容已依在一旁的椅中，睡了过去，想是不忍打扰他看折子，又没得到他发话，不便离去。

他站起身来，走到蓝徽容身前，长久地凝望着她睡觉时恬淡的面容。不顾宫女们惊讶到极点的目光，抱过一床薄被轻轻盖于蓝徽容的身上，坐在她身边，望着殿外苍茫的夜色，目光深沉而悠远。

蓝徽容迷迷糊糊，觉得自己好象在一处深山中奔跑，母亲的身影就在前面。依稀可见，自己仿佛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被深山老林中的怪兽吓得号啕大哭，拼命地向前跑着，想拉住母亲的手，可无论她怎么奔跑，怎么呼喊，母亲都不曾回头。一阵迷雾涌来，

母亲的身影消失不见，山中传来一声虎啸，她惊出一身大汗，猛然坐起。

睁开眼来，正望上皇帝关怀的目光：“怎么？做噩梦了？”

蓝徽容摄定心神，忙站了起来：“皇上，请恕容儿无礼。”

“梦见你母亲了？！一直在叫她。”皇帝站起身来。

“是。”蓝徽容垂下头去，心思还有些飘摇不定：“父亲在容儿十三岁那年就过世了，其后几年，我与母亲相依为命，朝夕不离，母亲去年冬天走了之后，我整晚整晚都睡不着，后来才慢慢好些。”想起母亲，蓝徽容话语渐渐有些哽咽。

皇帝负手在殿内长久地徘徊，这一刻，他真切地感觉到足下的沉重，也真切地感觉到这正泰殿的空旷。殿内白玉雕就的云龙似在嘲笑着他，她至少过了二十多年的幸福时光，享受了天伦之乐。她死后，有这么聪慧的女儿朝夕思念，而他呢，只怕那几个儿子时刻盼着自己早日归天吧。他生前寂寞，难道死后也要做一抹孤独的游魂吗？

一股愤然之情涌上心头，皇帝忽然转过身来，盯

着蓝徽容，缓缓问道：“容儿，你母亲，葬在何处？！”

蓝徽容一阵激灵，镇定心神，垂下眼去，轻声道：“回皇上的话，母亲自是葬在蓝家祖坟。” 皇帝冷冷一笑：“你母亲就你一个女儿，你不会不知，蓝氏祖坟你母亲的墓内空空如也吧。” 他行到她面前，凌厉的气势压得蓝徽容有些难受：“告诉朕，她葬在何处？！为什么不与你父亲葬在一起？！”

蓝徽容抬起头来，言中愤恨之意甚浓：“皇上，您是九五至尊，为何要行这等掘人坟墓之事？！”

皇帝冷哼一声，袍袖一拂，一股劲气让蓝徽容呼吸为之一窒。他盯着蓝徽容缓缓道：“她是朕的妻子，朕要将她葬于皇陵，待朕归天之后，要她日夜陪伴于朕。”

蓝徽容大惊，觉皇帝这话说得有些疯狂，但被他如天风海雨般的气场压住，眼神不能移开半分。她又噩梦初醒，意志力正是薄弱之时，眼见就要被皇帝气势压倒，心神即将崩溃，她用力咬上了自己的舌尖。

皇帝面色一变，疾伸出手，点上她的穴道，但蓝徽容的嘴角已渗出血来。皇帝望着她惨淡中充满倔强的神情，眼神中饱含的愤恨与鄙夷，终不忍再强逼于

她，沉默良久，解开她的穴道，转过身去，低声道：“你先退下吧。”

嘉福宫中，花香袅袅，薰烟细细，蓝徽容摒退宫女，一人独坐于窗前，心绪难宁。不多会，有宫女奉上皇帝派人送来的‘九灵丹’，想是见她咬破舌尖，心神受惊，用来镇定安神的。

蓝徽容服过九灵丹，觉心头渐复清明，凝神思考：现在看来，皇帝执念颇深，竟是要将母亲的棺木迁往皇陵，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其得逞的。可皇帝又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只怕不得到母亲的棺木，蓝家人始终不得释放，现下又该如何是好？

她原本想着先化解逼婚危机，消除皇帝对慕世琮的猜忌，再找出寒山图来，换取蓝家人和侯爷的平安，再另想计策脱身。可现在，皇帝的目的直指向母亲棺木，而且根据蛛丝马迹来判断，皇帝似是猜到了自己身后有人。若是让他知道了莫爷爷与无尘师太的存在，发现当年事情的真相，一路追查到玄亦大师，又会连累到慕王爷。到时，若是朝廷与藩镇陡起战火，自己岂不是罪孽深重？直到月儿西沉，黎明隐现，蓝

徽容都没有想到万全之策，只得怅然伏在榻上睡了过去。

宁王府，东暖阁内。

天空隐现一抹鱼白色，阁外侍女们静立廊下，寂肃无声，阁内却是一片风流温存，暖玉生香。简璟辰喘息着躺平身躯，片刻的欢愉之后却感觉到有些空空的失落。他凝望着碧纱帐上隐现的蝴蝶兰纹，脑中浮现那个清丽脱俗的面容，为何，她会离自己越来越远呢？

滑若凝脂的手抚上他的胸口，侧妃郑氏明媚鲜妍的脸上红若朝霞：“王爷，是不是有心事？要不就是嫌妾身侍候得-----”

简璟辰眼中闪过一丝厌倦之色，猛然将她的手拂开，郑妃的笑容凝结在了脸上。想起昨日听到的坊间传言，心中酸涩，却又慑于他的威严，只得默默地起身，披上衣衫，命侍女们进来侍奉简璟辰洗漱，着上朝服。

简璟辰任侍女们替自己着上朝服，脑中却尽是那个清丽的身影，正神思怅怅时，阁外急促的脚步声响起，左师爷惶恐唤道：“王爷！”

简璟辰心一紧，左端成跟着自己多年，为人向来稳重，从未有过如此惊慌的时候，何况又是在这个时辰出现在内院。他将侍女的手大力推开，冷声道：“都出去！”

左端成见阁内阁外再无旁人，凑到简璟辰耳边快速说了几句话，简璟辰瞬间失色，蹬蹬倒退几步，脚一软，坐于椅中。

他额头渐渐沁出汗来，唇干舌燥，良久方低声道：“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左端成轻声道：“王爷，刘公公是昨夜才找到机会偷看到密折的，根据密折归档的时间来看，建阳岛那边暴露已有几日的了，皇上到现在不动声色，暗中还不知做了什么安排。恕属下说句大胆的话，王爷原指望着与蓝小姐成亲后，便可被立为太子的想法，只怕已不可行。”

简璟辰渐渐恢复冷静，思忖一阵，冷哼道：“父皇那日允了慕世琮那小子的请求，我便知事情不妙，现在想起来，建阳岛的事只怕就是慕世琮在捣鬼。”

左端成点头道：“王爷说得不错，慕世琮这回与您争亲，又恰恰是在这些事情被皇上的人查到之后，实

在有些蹊跷。”

简璟辰缓缓道：“父皇那里既然没有即刻发作，就还有转圜余地，毕竟现在适合继承大统的人就只有我一个。趁父皇还没下手，建阳岛的人，马上给我化整为零，散到各地的庄子里去，到时就来个死不承认。现在怕就怕慕世琮和三哥继续给我下药，户部那窟窿也得赶紧补上才行。”他停顿一下，续道：“对了，你备一份厚礼，悄悄送到刘公公那里，日后关键时刻，咱们还得倚仗他。”

他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走动，想起慕世琮与蓝徽容之间种种情状，再忆起蓝徽容诈死脱身前后诸事，脑中一道闪电划过，猛然转身：“你加派人手去日夜盯着慕世琮，我怀疑慕少颜在京中另有据点。还有，那个孔瑄，恐怕已在京城内，传我的命令，一旦发现他的踪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将他拿下，但记住要捉活的，我得用他去换一样东西。”

左端成应声退下，简璟辰再在室内徘徊片刻，抬头望向窗外明亮的朝阳，十指关节掐得喀喀作响。

五一、真假

华灯悦目，香风拂人，美人卷红袖纷招，珠翠乱

摇，一片繁华奢靡景象。慕世琮从马车上下来，玉媚楼老鸨琴香忙迎了上去，将他引至后院一座小阁楼前，掩嘴笑道：“侯爷去春猎，与宁王爷争夺美人，全京城的人知道了，我还以为侯爷再也不会到我们这玉媚楼来了呢。”

慕世琮见楼下隐有人影来往，顺手摘下琴香鬓边簪花，轩眉轻扬：“人不风流枉少年，他宁王姬妾成群，也有资格与我争夺美人，我就不能来看看晴芳吗？”

琴香抿嘴一笑，慕世琮已上楼而去。

四月中旬的天气已有些热，慕世琮宽去外袍，斜睨着躺于榻上的孔瑄：“你倒是挺自在的，枉我为你担着心。”

身量丰腴，柳眉杏眼的晴芳接过慕世琮手中外袍，笑道：“侯爷倒是冤枉孔爷了，他可是刚刚才回来，茶都没喝上一口。”

慕世琮在孔瑄身边坐下，细心地看了他几眼，眼中闪过忧虑之色：“吃了冰露丹，有没有好一点？我都不敢再带容儿来见你了，怕她看出破绽。”

孔瑄微笑着从怀中掏出一张信笺，慕世琮接过，展于灯下细阅，面色由轻松渐转严峻，看到最后，猛

然将信笺揉成一团，冷哼道：“就知道他不怀好意，父王也说过，这小子，比他老子更阴险。”孔瑄将他手中成团的信笺接过，放于烛上烧毁：“怕宁王查觉，他的原信我没动，这是抄录的，侯爷得通知王爷，早做防备的好。依此信中宁王与古汗王的约定，他若是登基，稳定局势后，只怕我们慕藩西北面大半国土要沦于突厥之手了。”

“那信使没有察觉吧？”

“应该没有，我下的是无色无味的药，他只会觉得自己打了一个盹而已。”孔瑄躺回榻上，闲闲道。

晴芳在旁抿嘴一笑，正待说话，窗外传来一阵轻微的‘扑楞’声，她面上一喜，急奔过去，捧过落于窗台上的鸟儿，取下鸟足上的竹管，交到慕世琮手上。

慕世琮展开细看，一抹笑容展现，猛然向孔瑄扑了过去，孔瑄闪身滚下木榻，慕世琮笑着仰倒在榻上：“孔瑄，你有希望了！”

孔瑄眼中喜忧参半：“仇天行真的过来了？”

“是，老伍说，风声放出去之后，仇天行便向西狄王上了丁忧表，西狄王依例夺情，只准了他半年的

了忧。当天他便已出发，往南而来，到现在已有十日了。估计以他的脚程，半个月后应该可以到京城，老伍在想办法跟着他。”慕世琮十分得意：“孔瑄，你这些天养好精神，我再想法子弄几粒冰露丹来，先让你的毒发作速度缓一缓，等仇天行快到京城了，你再出面。”

过得片刻，他搔了搔头，有些烦恼：“只是容儿那里，这样子瞒着她，我都有些怕见她了。”孔瑄笑道：“明天万寿节，你想不见都不行。”

慕世琮向后一倒，哀叹道：“又得做戏，老狐狸盯着我，小狐狸仇视我，真恨不得不做这个侯爷才好。”

听他此言，孔瑄沉默片刻，轻声道：“侯爷，我有一言相劝。”

慕世琮眼睛一瞪：“不用劝我，我心里明白，这侯爷我也当得不胜其烦。若不是父王舍不得他那些部下，又恐失了兵权后皇上秋后算帐，我早劝他激流勇退了。”

这日是万寿节，城内灯火通明，城北月秀湖还燃放烟火，火树银花，十分热闹。 皇宫内，人影憧憧，歌管细细。皇帝乌冠珠耀、龙袍奕奕，坐于长寿

殿中央，接受过百官朝拜后，宴摆大殿，宁王与允王、成王陪于身侧，父子一派雍雍睦睦、承欢膝下、兄友弟恭的温馨景象。蓝徽容自那夜被皇帝相逼之后，便很少与他说话，皇帝宣她过去，她便过去，皇帝问她，她便淡然相答，却不肯多说一句话。皇帝觉这样的她，越发显得坚韧，恨不能即刻将她收伏，可又不忍对她下狠手。这几日没有了她的贴心服侍，更觉少了什么东西似的，隐觉失落。

蓝徽容素妆淡容，坐于大殿一角，冷眼看着皇帝父子，只觉说不出的厌烦与疲倦，如何才能跳出这个肮脏的圈子，才能不用看这些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一道温暖的目光投在她身上，她隐有所感，抬起头来，望向大殿一角的慕世琮，二人皆是微微一笑。

箫鼓之声大作，《圣寿乐》响起，蓝徽容听着这阿谀奉承之曲，终忍受不了，趁无人注视自己，悄悄退出大殿。

天上微云渡月，星光点点，她站在殿前园中大树之下，眼前浮现孔璫的笑容，禁不住温柔地叹了口气。

慕世琮悄无声息地行到她身后，本想吓她一跳，但听她这声叹息，温柔中饱含思念与担忧，有着说不

尽的痴恋缠绵之意，一时竟呆立原地，再也挪不动脚步。

蓝徽容默立良久，听身后殿内传来的声音，知大臣们正在退去，皇帝只怕转眼就会发现自己不在殿内，遂转过身来，刚迈出脚步，就撞在了慕世琮身上。

慕世琮急退后两步，眼角余光扫见退出长寿殿的官员们正偷眼望着自己二人，嘴角勾起得意的笑容，低声道：“容儿，纵是演戏，你也不用这般投怀送抱吧。”

蓝徽容瞪了他一眼：“侯爷好的不学，和孔瑄学得油嘴滑舌。”

慕世琮靠近她耳边：“那你又怎么看上孔瑄的油嘴滑舌了呢？”

二人这般形态，看在不远处的众官员眼中，自是郎情妾意，私语绵绵，人人会心一笑。有些和慕世琮交好的官员更是一副‘继续继续，不用管我们’的表情，窃笑着而过。

蓝徽容略觉有趣，瞥见简璟辰步出殿门，而殿内皇帝深沉的目光正遥遥投向自己，索性仰头向慕世琮温柔而笑。慕世琮虽知她是假装，也觉她笑中温柔之

意尽是为自己而发，心头如遭鼓捶，忍不住退后一小步，喃喃道：“容儿，你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会分不清真假的。”蓝徽容心中一凛，也觉自己有些过份，涌上愧意。正待说话，脑中闪过慕世琮最后那句‘我会分不清真假的’，眼睛一亮，猛地抓住慕世琮的手：“侯爷，我想到办法了！”慕世琮还未答话，简璟辰已走近二人身边，看着蓝徽容抓住慕世琮的手，眼中闪过忌恨之色。蓝徽容微微一笑，暗暗掐了一下慕世琮的手，从简璟辰身边悠悠而过。

简璟辰望着她迈入殿中的背影，低声道：“世琮，我想与你谈一谈。”

漪澜园在宁王府的西面，深深夜色的遮掩下，简璟辰带着慕世琮步入漪澜园的西阁，二人默然对坐。

简璟辰斟了一杯茶，推至慕世琮面前，慕世琮嘴角轻勾：“四哥，你这样，世琮可承受不起。”简璟辰叹了口气：“世琮，我与你，又何必闹到今日这种地步。”

慕世琮心中冷笑，面上却极镇定：“四哥，不要怪我话说得直，容儿的性情，任何人都逼不来的。纵使

皇上不收回赐婚旨意，她也必定不会嫁你，与其逼她走绝路，鸡飞蛋打一场空，不如这样放开。你我还可以在皇上面前形成不和的局面，四哥是做大事的人，又何必囿于儿女私情？”简璟辰盯着慕世琮看了一阵，掸了掸身上长袍：“世琮，你不用和我这般耍心机。四哥我今日索性跟你把话挑明了，你若是助我，异日我心愿得成，必将徽水东岸八州也划归你慕藩管辖！”

阁内一时沉静，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似的。慕世琮想起昨夜看到的简璟辰写予古汗王的密信，背脊骨涌上一股凉意，又瞬间恢复冷静，沉声道：“四哥提的条件倒是十分诱人，只是不知四哥要我如何助你？”

简璟辰听慕世琮语气稍有松动，微笑道：“我要世琮你助我从容儿那里套出寒山图中宝藏所在地，我自会想办法让父皇放你回去。异日若有变故，世琮在潭州与我相呼应，一旦大事得成，这徽水东岸八州便是世琮囊中之物！”

慕世琮静静地望着简璟辰，良久方低声道：“那容儿呢？你打算怎样待她？”

简璟辰缓步走到慕世琮身前，俯下身来：“世琮，你是明白人，是等着被撤

藩还是要地盘，世琮你自己选。至于容儿，她若是肯嫁给我，我会好好待她，她若是选择了你，只要大业得成，我自会将她送到你的怀里。”

慕世琮面上波澜不兴，沉默片刻，轻拂紫袍，昂然起身：“四哥，蒙你坦诚相待，我会好好考虑，几日后，我再给四哥答复吧。”

“好，希望世琮不会让四哥我失望。”

城北月秀湖边有一酒楼，名为‘双月阁’。若是每逢月圆之时，坐于二楼栏前，俯望湖心，月色摇曳，波光潋艳，与天上明月遥相衬映，其情其景，袅袅然，朗朗然，素有‘一湖双月映清波’之誉。

这夜，一贯热闹的双月阁一楼的楼梯口处守上了几个锦衣大汉，闲杂人等一概不能上楼，有那好事之徒打听，才知今夜小侯爷在此楼会请思清郡主，对月吟诗，以显其风雅之才。城中百姓早已对宁王与小侯爷争思清郡主一事传得沸沸扬扬，听得今夜二人在这双月阁上相会，不免都想一睹究竟，只是碍于那几个侍从，不得上楼，未免让人扫兴。

蓝徽容坐于竹帘后，嘴角含笑：“倒未料到侯爷这

么大阵仗，这不明摆着叫宁王难堪吗？万一引起他疑心——”

慕世琮抬起脸，傲然一笑：“宁王那小子，想着登基后和突厥联手灭了我藩，又假心假意来收买我，不让他难堪一下，我心中不爽。再说了，他昨夜刚和我谈了条件，正在等我的答复，不会疑心什么的。”

孔瑄微笑着低头饮茶，蓝徽容望望他，再望望慕世琮，心头说不出的满足，更对自己昨夜想出的计划多了几分信心：“昨日我得侯爷一言启发，倒是想好了后面该如何行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孔瑄取过一个茶杯，斟了一杯茶递至蓝徽容面前，蓝徽容向他眨了眨眼睛，轻轻啜了一口，道：“我现在大概能摸清皇上的真实意图，他一来想得到寒山图，二来想找出我身后之人，三来，就是想将我母亲的棺木迁往皇陵。”

慕世琮前几日曾听蓝徽容说过皇帝与其母亲之间的旧事，冷冷一笑：“生前无情无义，死后来虚情假意，皇上未免太过好笑。”

蓝徽容喟然一叹：“皇上派人去挖了蓝家祖坟中我母亲的坟墓，所幸母亲似是早预料到此着，她去世后不久，我便将她的棺木迁到了会昭山。我一直想着的

是怎么不让皇上得逞，其实倒没想到，现在皇上想要的两样东西，他是分不出真假的。”

“对啊。”慕世琮眼睛一亮，正容坐到了蓝徽容身边：“寒山图是真是假，只怕这世上无人能知，依父王所述，皇上似是未见过真正的寒山图。皇上想得到图，更大的目的只怕是想将其毁掉，不让它落于我父王或者宁王手中。只是清姑姑的棺木，皇上不派人亲眼看着你启出，是不会相信的。”

孔瑄渐渐明白蓝徽容的意思，沉吟道：“容儿莫非是想留在京城，将皇上稳一段时间。让我先去容州，将伯母棺木先行迁出，弄一具假的进去，索性把假的寒山图也放进去，再和皇上谈妥条件，带皇上的人前去启墓？”

慕世琮一拍桌面：“不错！象简氏父子这样假心假意的人，我们就用假的来对付他们。”蓝徽容从碟中夹了一块牛肉放于孔瑄碗中，盈盈笑道：“所以，现在得劳烦郎将大人跑一趟容州了。”

慕世琮笑道：“孔瑄这段时间倒是没闲着，跑一趟容州也-----”他话语猛然顿住，与孔瑄四目相会，二人皆想起仇天行半个月后会到京城，还得依计从

他手中夺取解药。若是孔瑄这一去容州，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断不能赶回京城，而这替清娘移迁棺木之事，又不能委于他人之手，该如何是好呢？

蓝徽容见二人半天都不说话，不由抬起头来，左右看了一看，讶道：“怎么了？都吃了哑巴药似的。”

孔瑄见她满面茫然之色，心中涌上愧疚，不知该如何开口，揉了揉鼻子，垂下头去。蓝徽容知这是他有难解之事时的习惯性动作，不由盯着他，柔声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慕世琮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啊’了一声，蓝徽容回过头来，慕世琮的手在空中挥了几下，迸出一句话来：“容儿，咱们得缓一缓。”

“为什么？”

“因为，因为-----”慕世琮憋了半天，急中生智，道：“因为宁王昨夜和我大谈条件，我总感觉他背后有什么大动作，恐怕要对父王不利，所以我想让孔瑄先查清这件事再去容州。”见蓝徽容面上隐有疑惑之色，他续道：“容儿放心，大概只需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之后，把宁王这档子事查清楚，孔瑄再去容州。”

蓝徽容侧头想了一下，微笑道：“倒也不急在这半

个月，太快应承皇上了，也容易引起他的疑心。”她转向孔瑄温柔道：“你暗中行事，得千万小心，宁王做的是谋位的大事，一旦发现你在查他，只怕会下杀手的。”

孔瑄伸出手来，揉了揉她的头顶，眼中满是疼惜之色：“放心吧，我这条命，还得留着回翠姑峰，不会这么轻易让别人拿去的。”

慕世琮呆望着二人片刻，猛然喝下一杯酒，怆然一笑：“是，容儿你放心，孔瑄这条命，没那么容易让别人拿去的。”

夜色深深，孔瑄隐身在围梁上，透过竹帘缝隙望出去，见慕世琮与蓝徽容的背影沿月秀湖远去，放松身躯躺于梁上。待双月阁灯火熄灭，复于一片宁静，方飘身落地，趁着黑暗翻到阁后小巷中，正要穿出巷口，忽然脚步一顿。

他自幼受着暗人的训练，感觉原就比一般人为灵，此时前方巷口虽是漆黑一片，静寂无声，他却已觉四周隐有杀机。他用心感受一瞬，知巷口和巷边高墙上皆是埋伏之人，似只有后退回双月阁才是唯一的活路。

孔瑄心念急转，身形忽然一闪，竟直往巷口扑去。

围击之人本就是故意让他发觉有埋伏，想将他逼退，双月阁下自有埋伏在等着一举将他擒获，不料他突然冲向巷口，皆是愣了一瞬。就是这一瞬的空隙，孔瑄已冲出巷口，刹那间，刀光剑影，照破黑暗，齐齐向他袭来。

孔瑄身形一弓，蹬上突袭之人的剑刃，借这一击之力，急速往后飘飞。本在高墙上伏击的人正攻向他原本立身之处，不料他竟斜飘，都不及收招，孔瑄已跃上右边墙头。手中长剑击出，一道血水飞上半空，一人从墙头栽落，孔瑄急提一口气，掠向数米外的另一面院墙。

堪堪踏上墙头，一股劲风以雷霆之势击向他的胸前。孔瑄惊觉这迎面攻来之人武功极高，仰面避过这一剑之势，翻身跃落院中。正待向院里的屋后纵跃，火光大亮，数十人从黑暗中涌出，将他围在了院子中央。

孔瑄缓缓抬起头，望着从墙头跃下的那人，瞳孔陡然收缩，又即刻平静下来。他受仇天行残酷训练，对于暗杀伏击极为精通，知此时徒慌无益，真气提至极致，脑中迅速思索着该如何脱身。 简璟辰由墙

头跃下，面上隐带得意之色，盯着孔瑄看了一阵，笑道：“孔郎将，多时不见，别来无恙？”

五二、追逐

孔瑄面上带笑，意态悠闲，向右踏了微微一小步，简璟辰及围攻之人不由都握紧了手中的兵刃。众人皆听闻孔瑄为慕王军第一高手，知他一旦突围，将会是一场血战，见他身形微动，都提聚起全身真气，准备作雷霆一击。

孔瑄却又稳住身形，朗笑一声：“多时不见，王爷风采如昔，还这般客气来迎接小人，实是折煞小人了。”

围攻之人本待出手，却被他这一搅，气势为之一松。简璟辰仰头大笑：“孔郎将不愧为容儿心仪之人，本王从前倒是小觑你了。不如请郎将大人到本王府中暂作休息，让本王略尽地主之谊，如何？”

孔瑄面色一冷，身形再度微动，围攻的数十人真气涌动，眼见就要攻出。孔瑄左手却忽然揉上自己的太阳穴，状似极为烦恼，苦笑道：“王爷盛情难却，看来小人不得不走这一趟了。”说着双足踏踏，向简璟辰走来。

他面上带笑，身形舒展，洒然前行，浑不似被重

重包围的样子。简璟辰与围攻之人被他两度牵动气机，已是稍有松懈，见他施然前行又都有一瞬间的迟疑。

孔瑄知时机稍纵即逝，暴喝一声，身形陡然拔起，一闪一晃，人如飘飞一般向右侧院墙跃去。简璟辰眼中暴出一道精光，剑随身动，铿然射向孔瑄身影。

这一道刃芒映月，如石火飞溅。孔瑄中毒之后，功力逐步衰退，若是去年此时，尚能闪过这招，再掠上那道高墙。可当此际，他堪堪避开简璟辰这招，距离墙头仅一尺之遥，真气已不够绵长，身形下坠，只得双足在墙上急点，再度攀上，可其余的围攻之人已攻了上来。

他暗叹一声，借足尖在墙上一点之力，身形急转，手中长剑在空中搅出如雨剑圈，铿锵之声不断响起，血雨纷飞，数人中剑后倒。孔瑄双足落地，正要再度跃起，简璟辰已扑了上来，剑势如潮，牢牢将他锁住。

两人激斗数十招，其余围攻之人知主子有意将孔瑄活捉，又见二人身形飞闪，插不进招，索性围在院子四周，防着孔瑄逃逸。

孔瑄与简璟辰激战片刻，知他武功与自己从前相差无几。自己功力衰退之后，想要在他手中逃走只怕

极为困难，何况还有虎视眈眈的数十人。他心思急转，手中长剑架住简璟辰横削过来的一招，身形一晃，向墙边退出一小步。

简璟辰再度攻上，孔瑄似是架得极为吃力，步步后退。

自慕世琮公开争亲，简璟辰不是没有怀疑过他与蓝徽容的真实关系。他也早查出孔瑄自去年九月辞去军职后便人间蒸发，隐隐觉得孔瑄才是真正将蓝徽容救走，并和她双宿双栖的人。可蓝徽容自露面后，孔瑄始终不见踪影，慕世琮又一力相争，才让他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建阳岛一事暴露，让他心中陡起警戒。慕世琮十余日来一直随圣驾春猎，如要在背后动作必是得力手下而为，而梅涛等人又一直守在慕世琮身边，未曾离开，这让他不由想起孔瑄来。将种种线索和迹象一一分析，他已能确定诸事皆由孔瑄所为。

他命手下时刻监视慕世琮，并不见慕世琮与孔瑄相会。转而想到蓝徽容若要与孔瑄相会，必得通过慕世琮。故昨夜与慕世琮谈判，其实是真中带假，以求放松慕世琮的警惕。今夜听得手下禀报慕世琮与

蓝徽容在双月阁会面，他便猜到孔瑄必在其中，这才在双月阁后设下埋伏，以求将孔瑄生擒，来迫使蓝徽容交出宝藏，并嫁给自己。

他既知蓝徽容已与孔瑄双宿双栖，便知自己要想夺得她的心已是痴心妄想。可愈是如此，他愈是放不下她，明知她心有所属，明知她恨己入骨，却还是想着能够将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只是这想法究竟是真心爱她还是只是为了得到她，他也说不清楚。

激战中，简璟辰想起眼前这人才是容儿真正心仪之人，而他又在背后行事，让自己吃了大亏，失去眼将到手的太子之位，恨意横生，面上戾色一闪，剑势加密。孔瑄似是一剑用得太过，不及收招，被简璟辰长剑扫过左腿，鲜血迸溅，痛哼一声，单膝跪落于地。

简璟辰停下身形，眼光凝聚如针，盯着按住伤口的孔瑄冷冷道：“本王一片好意相请，孔郎将却不领情，真是得罪了。”

见孔瑄只是垂着头剧烈喘息，简璟辰将手一挥，数名手下缓步上前，便待将孔瑄擒下。孔瑄微微摇晃了几下，围攻之人不由都顿住脚步，防他暴起伤

人，可等得一阵，见他摇晃着倒于墙根之下，便又都慢慢围了上去。

院中一时静极，时间都似有刹那的停顿。待众人围上，厉芒忽作，孔瑄手中长剑如九天瀑布般由上而下轰出。众人皆后退一步，手中兵刃或斩或削或挡，拦住他这一招，孔瑄已借兵刃撞击之力，如壁虎般游上墙头，翻墙而过。

简璟辰一声怒喝，身形拔起，一扑而上，也于瞬间闪过墙头。眼见孔瑄已逸出数丈之远，就要投入黑暗之中，急怒下一招‘沃野流星’，长剑寒光一闪，掷向孔瑄。

孔瑄正是全力飞逸之时，听得风声，真气急转，身形向右微移，长剑自他左肩呼啸而过。只是他这一移，真气不继，双足落地，再待提气急奔，简璟辰已追了上来。

孔瑄知己无法脱出简璟辰真气范围，心念电转下急速转身，手中长剑横上了自己的脖颈。简璟辰本能下顿住脚步，他的目的是要生擒孔瑄，用来暗地胁迫蓝徽容。若是将孔瑄逼死，不但拿不到宝藏，得

不到蓝徽容，还势必要和她及慕世琮彻底决裂，再无挽回余地。蓝徽容现在正受皇帝宠爱，慕世琮又身系慕藩十余万大军，这两人，都是他所不能轻动的。

此时碧月溶溶，清风习习，长街上却再无行人，一片死般的沉寂。

孔瑄面色苍白，嘴角却仍带着满不在乎的笑容，望着面沉似水的简璟辰，悠悠道：“王爷，实在是不好意思，小人得先到侯爷那处作客，再到王府给您请安。”

简璟辰冷冷道：“如果我一定要请孔郎将过府一叙呢？”

孔瑄心中暗暗测算了一下，缓缓向左移了两步，手中长剑却始终不离脖颈，微笑道：“王爷，不知我犯了何罪，要劳动王爷亲来捉拿于我？还望王爷明示。”

简璟辰面色铁青，无言以对，他纵是猜到诸事是由孔瑄在背后捣鬼，偏又不能宣之于口，更无半分理由和证据来问罪于孔瑄。

正沉默间，那数十名手下已赶了上来，围在他的身边，其中一人贴近他耳边轻声道：“王爷，得快些决断，若让禁军巡夜的人撞见了，传到皇上那，可就-----”

孔瑄见简璟辰眉头微皱，知他正稍有分神，身子再向左边移动一点，脸却向右边望去，露出惊喜的神色，唤道：“侯爷！”

简璟辰心中一惊，猛然扭头，手下之人皆受他影响，齐齐向左边望去，在这瞬间，孔瑄已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跃上左边民宅的屋顶，沿着屋脊向西急掠。

简璟辰向左边望去，只见漆黑一片，顿时醒悟上当，拔身而起，也随后跃上屋脊，手下之人齐齐跟上。

数十人如飞鸟般在城中接踵的屋脊上掠过，孔瑄在前左移右闪。简璟辰追得一阵，猛然醒悟又中了孔瑄之计，自己这数十人在京城之顶这般追逐，只怕巡夜的禁军即刻就会发现。虽说禁军碍于自己不会追究什么，但若是传到父皇耳中，那就说不清楚了，万一孔瑄借势一闹，还会后患无穷。想到此，他奔势不减，将手一摆：“你们都留下，我一个人去追。”说着将内息运至顶点，追向孔瑄。

孔瑄沿城中屋脊向西急奔，左腿剑伤剧痛，内息渐乱，毒药引起的筋脉痉挛症状在此刻竟隐有发作迹

象。

风声呼啸过耳边，茫茫黑夜之中，奔逃之时，他忽然想起与蓝徽容相识以来的种种情景，也想起与慕世琮这么多年的朋友之义，隐隐地，童年艰难的记忆也浮了上来。生死之恋，朋友之义，抚育之恩，欺骗之恨，种种情绪纠缠在他的心头，胸口如有巨鼓擂响：孔瑄，你一定不能够倒下，更不能让宁王擒住。与仇天行的恩怨得了结，与侯爷的情义得成全，与容儿的相守，更不能放弃！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与容儿，就好象大海中的两叶扁舟，一路上惊涛骇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下未到彼岸，绝不能抛下另一个独自漂泊，更不能因为自己而让另一个遭受灭顶之灾。念及此点，他心中一暖，筋脉似也有些畅通，脑中也渐达到极度的清醒与聪灵。他辨明方位，思忖一瞬，听得简璟辰越追越近，灵机一动，身形忽然向右折去，不多时便踏上一处院落后墙墙头，从容地转过身来，望着随后而来立于墙头的简璟辰。

简璟辰冷眼望着淡定自若、嘴角含笑的孔瑄，忽有一种感觉：眼前这人虽身份低微，此时又身负有伤，面色苍白，却如高山大海，深邃无边，让自己无法兴

起轻视之念。

孔瑄朗朗一笑：“王爷，以您之能，估计要多少招可以拿下小人？”

简璟辰心中一凛，眼光逡巡一圈，脸色微寒，并不作答。

孔瑄笑意更浓：“王爷，您素来与我们侯爷交好，小人实不愿与您对决，但王爷若是执意相逼，小人接上那么二三百招还是可以的，只是若是惊动了这处的主人，小人可不负责。”简璟辰双拳紧握，恨不得即刻扑上去将这人击倒，但也知孔瑄所说属实。没有二三百招，他无法将其擒获，而一旦孔瑄闹将起来，惊动了这院子的主人———监察司御使秦如海，可就后果堪虞。秦如海其人，向来以英明刚直、铁面无私著称于世，他从不趋炎附势，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也是直言不讳，屡屡冒死进谏。偏偏他之言行，让人抓不到一点把柄，纵是皇帝，经常被他气得恼怒至极，却也拿他没辙，事后还得夸他乃朝之栋梁，国之柱石。

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半夜被打斗声惊醒，起来发现当朝宁王殿下竟在大半夜与人在自家墙头展开生死搏斗，他不出面制止、查个水落石出、直奏天颜是绝

不会罢休的。想到这个后果，简璟辰面寒如铁，心中明白自被孔瑄使诈由双月阁后巷逃脱，便已失去了擒拿他的最佳时机。孔瑄看着简璟辰面色，哈哈一笑：“王爷，小人失陪，改日再到王府作客，后会有期了！”说着纵身跳入秦如海宅院之中，迅速隐入秦宅之内。简璟辰身形如被定住，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之中，眼神如寒冬一般沉郁，良久方转身离去。

慕世琮身为质子，并无每日上朝议政的资格。但其又是有着朝廷封爵的侯爷，逢初一、十五的大朝会，他还是必须前往太极殿，给皇帝三叩九拜后方可退出。

这日辰时三刻，慕世琮散朝后从正华门出来，梅涛等人牵过马车。慕世琮弯腰而上，放下车帘，马车缓缓前行。他闭上眼，想起仇天行半个月后就要到达京城，该如何才能暗助孔瑄从他手中拿到解药呢？

正思虑间，车底忽然传来轻轻的叩击声，慕世琮面色一变，用心听来，竟是虎翼营的惯用暗号。他面色恢复正常，用足跟在车底轻叩了几下。

马车一路前行，到得质子府门前，慕世琮掀开车帘，低声道：“把车赶到后院去。”梅涛一愣，迅

速反应过来，马车绕入质子府后巷，由后门驶入院中，梅涛等人训练有素，关上院门，确定再无监视之人，方掀开车帘。

慕世琮跳落于地，俯身钻到车底，将面色惨白的孔瑄抱出，急奔入房中，梅涛见孔瑄左腿血迹斑斑，忙取了伤药过来。

孔瑄昨夜隐入秦御史宅中，知宁王必不甘心，定会在秦宅外设下重重埋伏。他知自己行迹已露，不宜回玉媚楼，免得那处的暗桩被宁王得知，连累晴芳。眼下情形，宁王已知一切，只有回到质子府，索性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慕世琮身边，宁王可能还不敢公然下手。

清晨秦御史上朝，孔瑄便隐身在了他的官轿下，到得正华门侧官员的轿子和马车集体停放的地方，他又找到慕世琮的马车，隐于车下，这才得以顺利回到质子府。

只是他左腿处剑伤失血较多，熬得这一夜，已是面色煞白，昏昏欲坠。

慕世琮面色冷峻，看着梅涛替孔瑄清理伤口、上

药包扎，恨声道：“是宁王下的手？！” “是，看来他早已有所察觉，昨夜才在双月阁后设伏。咱们这下子没办法再继续揭他的底了。”孔瑄觉梅涛包扎的手法有些重，眉头轻皱了一下。

慕世琮将梅涛推开，蹲下身来，解开扎带，看了一下伤口，又轻手替他包好，闷声道：“那小子，还假心假意找我谈判，实在是太阴险！都怪我太大意！”

孔瑄在榻上躺了下来：“宁王既知是我们在行事，暂时是不能查他的了，反正已造成他们父子不和，希望能给王爷一段缓冲时间。眼下之计，只有依容儿所说，以假乱真，只是这半个月——”慕世琮坐于他身边：“这半个月你不能离我左右，宁王再怎样，也不敢公然拿你。真要闹起来，皇上那一关，他过不了的。”

孔瑄的剑伤并不是太重，只是失血稍多，以他之体质，本应迅速好转，但过得三日，伤口处仍不见明显好转，鬓边也再度隐现白发。

慕世琮看在眼里，知孔瑄体内毒发势头越来越快，只怕拖不到一年之期。他心中焦虑，却也无计可施，

每日阴沉着脸，忧沸交煎。

倒是孔瑄，知多想无益，只有等仇天行到来方能解决此事。见慕世琮脸色不佳，还强打精神，屡屡和他嘻闹，分解他的忧思。过得几日，慕世琮被孔瑄逗得不胜其烦，也转过念来，丢开心中烦忧，二人如同回到在军营中的时光，嘻笑怒骂，调侃打闹。倒让慕世琮觉得这几日是自去年孔瑄和蓝徽容离开之后，过得最舒畅的时光。

慕世琮恐蓝徽容不知宁王已看破三人的行动，被他蒙骗，自己又不好丢下有伤的孔瑄去与她见面。只得命慕王爷早年设在宫内的暗线偷偷传信予蓝徽容，告诉她宁王已知一切，着她提防宁王，这半个月内最好不要与宁王见面。为免她担忧和伤心，便没有告诉她孔瑄被伏击和受伤一事。这日辰时，二人正在房内下棋，孔瑄见慕世琮苦思棋路，等得不耐，一时酒瘾发作，跛着脚取来一壶酒，欲待浅饮慢酌。慕世琮见他伤口未好，自是不喜，便欲伸手夺过。

孔瑄上半身后仰，持着酒壶的右手在空中一个回旋，一股酒箭直入喉中。慕世琮有些气恼，手底用上内劲，直击壶底。孔瑄未料他如此气恼，不及收手，

酒壶迸裂，醇酒化出大团细密水雾，一时屋内酒香四溢。

正打闹间，屋外廊下隐约传来梅涛的声音：“蓝小姐，侯爷他——”

二人同时色变，对望一眼，慕世琮将孔瑄用力一推，孔瑄单足跃到床上，慕世琮顺手放下纱帐，刚及转身，蓝徽容已步入房中。

作者有话要说：行文至此，某楼想就本文和文中的人物谈谈自己的想法。某楼也是在 JJ 上看文多年的一名读者，以往看文时，也很喜欢将自己代入到书中的某位人物身上，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是代入到女主身上。站在女主的立场，按照她的性情，通过她的经历，来感受她的喜怒哀乐。由于 JJ 是女性文学网站，文学作品也大多以女性为主线，相信大部分读者曾经与我有过相同的心态。至于男主，发现女性读者们更多的是喜欢将其归结于何种类型，是霸道型的，还是温润如玉的，或是腹黑型的，种种种种。不同的女性心目中欣赏着不同的男主，作者努力刻画着不同的男主，读者也相应的分成不同的阵营。但某楼隐隐发觉，许多人忽视了从故事的情节发展中，去切身地感受男主的

心路历程及喜怒哀乐，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为什么会爱上女主？为什么又会是这样的性格与为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写古代背景的文时常常令我有些为难的。我们包括我自己看文时很喜欢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要求古人，古人受礼义道教束缚，行事为人有很多我们现代人所看不惯和不能接受的地方。如果过分尊重古人，相信这样的文章大家都不会爱看，但如果过分脱离古人，某楼觉得，那也是纯粹的YY之作。矛盾之余，某楼便在古人与今人之间摇摆，努力控制着这支笔，也努力控制着笔下的人物。言归正传，来谈谈文中重要的一位男主——孔瑄。他是一位深受古代侠义之道、恩仇之义影响的男子，自幼便为其父亲的遗命而活，而其父遗命又完全是遵从着有恩必报的侠之精神。但不幸的是，他又是在谎言和残酷的训练中长大，这当然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和多面的才能，也埋下了他日后痛苦的种子。阳光、幽默、体贴是他给许多读者的感觉，但重义重情更是他的男儿本色，表面的性格与内在的人生观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孔瑄。他初遇容儿时，只是一个单纯为父亲遗命而活的人，他的主要矛盾就是暗人的使命和与慕日益深重

的手足之情。与容儿的日常相处，是他感情渐渐产生的阶段，但那时只是一种爱情暗自萌芽的阶段。及至众人同生共死，容儿身份显露，恢复女儿之身，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感情，到入西狄军营，他又有了新的矛盾——仇天行的抚养之恩与自己的爱情之间，及民族大义之间的矛盾。孔瑄是深受古代礼教长大的，师恩深重，他不可能一下斩断这份恩情，毫无愧意地投向另一阵营，但他又发自内心的深爱着容儿，所以在这种矛盾情绪的影响下，他所作出的选择便是毅然服下毒药，救出容儿，再将自己这条命还与仇天行，以全自己的情义二字。正因为这种心态，所以他才有了后来令许多读者不满的举动——包括拒绝容儿大胆的表白，不与容儿一起去苍山等等。在他心中，对仇天行不仅有畏惧和痛恨，也有残存的敬重，还有无法偿还的恩情，他既无法从仇手中拿到解药，更不愿意继续为仇不正义的行为卖命，自是打定主意要一个人孤独的死去，从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古人角度，是绝不愿意连累容儿一生的幸福的。到容儿被逼婚，他所作出的选择依然是宁愿自己死去，也要求她的幸福与平安。只是在容儿炽热的感情影响下，他才与她远走苍山，

此时他的心态很简单：就是尽余生来陪伴她，然后静静的离去。至于此种行为，招致一些读者的不理解，认为他这样不去努力，不明白陪爱人一生一世才是最好的爱情方式，我想，这大概算是他的缺点，但也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也有醒悟的一刻，在下苍山时，终愿意去面对仇天行，愿意为了陪容儿一生而去努力活着，在这个时候，他的心中，爱情早已战胜了恩义，现在也终于战胜了过去。到了现在，读者们的意见集中在了他为何还要继续隐瞒中毒一事，简老师在前两章的评论很合我意。古人多多少少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把自己的伤痛向爱人展示，让她为自己伤心难过，何况这伤痛，还是因她而起，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古代男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孔瑄是宁愿找一个无人的地方，默默死去，也不愿意让容儿看到自己痛苦的人。更重要的是，孔瑄现在已经有了求生的勇气和决心，不告诉容儿中毒真相，并不等于他不去寻求生存的机会，只是，男人有男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包括小慕，其实也是理解和支持着孔瑄这种决定的。爱，有分享，更有分担，幸福一起，痛苦更要在一起，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思想，用这个来要求一个有着侠义精神的古代

男子，我想暂时还是有些苛刻了。要让人物达到这种高度，也有一个痛苦和挣扎的过程。所以，某楼今日啰嗦这么多，希望大家多给孔瑄一些理解和支持吧。青山中的人物，我倾注了比东流水更多的感情，也努力想写得比东流水更真实更丰满更有血有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某楼笔力不逮，在孔瑄的刻画上和人物的完整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也请大家谅解。某楼知道，现在看文的朋友都是真心喜欢某楼文章的人。当日写东流水，是一时兴起，半年过去，收获很多，最开心的便是一路上有大家的支持。还是那句话：不打分无所谓，但请各位多就文章提出评论和意见，某楼愿意继续写下去，各位的意见将对我大有帮助。谢谢各位。

五三、决裂

蓝徽容得一内侍暗中传信，这几日便一直呆在宫中。说也奇怪，不但慕世琮不见人影，连简璟辰也未曾来找过她，她日日在正泰殿陪着皇帝，颇觉无聊。

这日皇帝召了几位重臣入内阁密议，蓝徽容便退出正泰殿，想起多日未见孔瑄，浓郁的思念之情压得她有些喘不过气来，又不好直接去玉媚楼，便出宫来到质子府。

她踏入房来，被浓烈的酒气薰得一室，嗔道：“侯爷，大清早的，弄得一屋子酒气做什么？！”慕世琮站在床前，尴尬一笑：“心里闷，喝酒解解闷。”

听他这话，蓝徽容只当他是因为被迫呆在京城作质子而心中憋闷，她早把慕世琮当成自家兄弟一般看待，不由柔声道：“侯爷，您再忍忍，听皇上口风，似是有意放你回去，用来牵制宁王。”见地上满是酒壶碎片，她以为是慕世琮烦闷时摔了酒壶，心中暗叹，蹲下身捡起那些碎片。慕世琮忙蹲下来，拉住她的手便往外走：“不用管，会有人收拾的，我们出去说。”蓝徽容被他拉得一个踉跄，右足大力踩在一块碎瓷片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慕世琮急道：“怎么了，有没割着？！”

孔瑄在帐内听得清楚，忍不住要冲出帐外，听得蓝徽容道：“没事。”又定了下来。蓝徽容正弯腰取出鞋底碎瓷片，听得床上轻微一响，不由抬起头望向床边，慕世琮情急之下拦在了她的面前。

蓝徽容有些诧异，愣了一下，面泛微红，嘴角带笑，轻声道：“侯爷，是我鲁莽了。”说着便欲退出房去。

眼见她就要迈出房门，慕世琮猛然醒悟，她竟是误会自己室藏有美，禁不住‘啊’的大叫一声，蓝徽容回过头来。

慕世琮不愿蓝徽容知道孔瑄受伤而伤心担忧，本想瞒着她，直至孔瑄伤好，这才本能下要孔瑄藏起来。可当此际，被蓝徽容这般误会，他又焦虑万分，望着蓝徽容略带笑意的眼神，急摆手道：“容儿，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蓝徽容嘴角笑意更浓：“侯爷，我下次一定会记得先让梅涛通传的。”

慕世琮手足无措，愣得一阵，烦道：“我不管了，你们自己说清楚吧。”说着甩手出门，还将房门重重关上。

蓝徽容心中渐起疑云，慢慢走到床前，帐帘掀开，孔瑄苦笑着下床，伸手拥住她：“容儿。”蓝徽容乍见他俊朗面容，心头一跳，脑中一片迷糊，也忘了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质子府中。相思得偿，心中说不出的欢喜，慢慢偎入他的怀中。

她觉自己一投入这个温暖的怀抱，多日来紧绷的

神经立刻得到放松，心中无比安宁。听着他怦怦的剧烈心跳，感受着他渐渐转热的体温，想到终是在这质子府中，面上一红，撑着从孔瑄怀中退出，抬起头来。

孔瑄正待说话，蓝徽容右手抚上他的鬓边，轻声道：“怎么又长出白头发了？”说着将孔瑄按在床边坐下，孔瑄牵动左腿伤口，差点就痛哼出声。

蓝徽容将他发髻打散，默默地替他将数十根白发一一扯落，又默默地替他将发髻拢好。蹲到孔瑄身前，望着他明亮的眼眸，一字一句道：“孔瑄，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孔瑄沉默片刻，握住蓝徽容的手，将她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微笑道：“宁王知道了一切事情是我们在与他作对，那晚从双月阁回去，他带人设伏，想擒住我来威胁你。我受了点伤，怕你担忧，没让侯爷告诉你。”

蓝徽容一惊，忙俯身过来仔细看着他：“哪里受伤了？！”

“没有大碍，就是这里被剑割了一道小口子。”孔瑄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左腿。 “快让我看看。”蓝徽容伸手过来，便欲撩开孔瑄的长袍下摆。

孔瑄的伤口在大腿处，自是觉得不便让蓝徽容看

到，忙往旁移了一下，尴尬道：“容儿。”蓝徽容明白过来，面上飞起彤云，可又觉得不亲眼看看那伤口，总是放不下心。她沉默一瞬，微微侧过头去，声如蚊蚋：“你去年受伤昏迷那段时间，我都——，我，心中早已视你如夫君——”说到最后一句，已是轻不可闻。

孔瑄脑中‘轰’的一声，这时他方想起去年自己将蓝徽容救出之后重伤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带着自己逃亡，替自己处理伤口，运气疗伤，只怕那等难于启齿的贴身服侍等事也是她一力所为。他正在发愣间，蓝徽容已蹲下身来，掀开他的长袍下摆，将内里长裤轻轻捋上，解开扎带看了一下，皱眉道：“伤得这么深，还说没有大碍。这药也得勤换才是，伤口好象有点脓肿。”她环顾室内，见架上摆着伤药，忙取了过来，重新上药，又找来干净的扎带轻柔地替孔瑄扎好。她轻垂着头，手上动作不停，柔声道：“为什么要瞒着我？这样我不喜欢。纵是怕我担忧，也不应该。我希望你以后事事都与我说，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孔瑄只是愣愣地坐着，任她而为，慢慢伸出手，

抚上她的秀发，心神激动：容儿，不是我不愿意和你一起面对，你在宫中与豺狼为伍，步步艰辛，我怎能再让你负荷累累的心压此重担？你若是知道了我是为你而中毒，我又怎能再看到你明媚的笑容？

蓝徽容将伤口包扎好，站了起来，肃容道：“孔瑄，我要去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你在这里等我。”

孔瑄从伤感中惊醒，见蓝徽容面上隐有决然之色，忙将她拉住：“容儿，你要去哪里？”蓝徽容竟难得地涌现一丝傲气：“你和侯爷瞒了我这一次，我也瞒你们一次，打个平手。从今以后，我们不得再互有隐瞒。”说着甩开孔瑄的手，往门外走去。

孔瑄急追上来，蓝徽容听得他脚步声一轻一重，忙转过身，嗔道：“你给我老实呆着，否则我，我——”

孔瑄等了半晌，见她终说不出狠话，那咬唇轻嗔的模样还格外可爱，不由哈哈大笑，揽她入怀，伸手在她鼻尖轻轻一弹。又微微低头，抵住她的额头，轻声道：“我若是不老实呆着，你会怎样？”讲完这句，他忍不住闷声而笑。

二人气息纠缠，蓝徽容渐觉心神迷醉，站立不稳，

一时也忘了自己要去做什么。见孔瑄闷笑，不甘心被他这般调侃，偏又说不出狠话来，面上羞恼、微嗔种种神情展露无遗。孔瑄看得清楚，倒也不忍心再调笑于她，双手捧住她滚烫的面颊，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低声道：“容儿，你放心，我会老老实实呆在你的身边，绝不会乱跑的。”顿了一下又笑道：“若是你不放心，就把我绑在你的裙带上好了。”

蓝徽容听他前一句深情款款，正自情思涌涌，听得他后一句话，不禁又有些羞恼，一拳击出。孔瑄大笑着往后一闪，拉动左腿剑伤，一个踉跄，蓝徽容忙将他扶住。

经此一闹，蓝徽容一时忘记了因孔瑄白发而引起的些许疑虑。二人相依相偎絮絮地说了会话，蓝徽容嘱他多加静养，又去前厅见过慕世琮，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质子府。

四月下旬的正午，丽阳和煦中带上了一丝炎意，春末夏初的风，也有了几分湿热的气息。宁王府拾文斋是简璟辰养神静思的地方，斋外园中亭台精致，错落舒缓，繁花浓荫，静日生香。简璟辰负手立

于窗前，神情漠然。自那夜被孔瑄逃脱，他知与慕世琮和蓝徽容之间终彻底决裂，恼怒之余更多的是心伤，为什么，会与她有缘无份，甚至要成为仇敌呢？这一切，究竟是他的错还是她的错呢？

稍带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他的沉思，他眉头微皱，侍从肖正垂手道：“王爷，思清郡主在府门口，说请您出去见她。”

简璟辰心情复杂的步出王府大门，只见丽日彩辉下，蓝徽容从容而立，微风拂过她的衣裙，衣上绣的墨菊脉脉流动。

简璟辰几日不见蓝徽容，忽然见到她，心头不免一跳，爱之辗转、求之不得的情绪充塞胸臆，立在蓝徽容面前，一时说不出话来。

王府门前，本就是繁华热闹所在，听得思清郡主在王府门前指名要宁王爷出来见她，百姓们大感好奇，虽碍于王府侍卫之严不敢上来围观，都散在街道四周远远地注视着蓝徽容与简璟辰。

两人默默地对望片刻，终是简璟辰轻咳一声，轻声道：“容儿——”

锵的一声，蓝徽容抽出鞘中长剑，光芒一闪，剑

尖指向简璟辰前胸，围观众人一片惊呼，王府侍卫齐齐踏步上前。

简璟辰右手轻摆，止住侍卫们围攻之势。他神色未有丝毫改变，只是静静地望着蓝徽容，不发一言。

蓝徽容冷冷一笑：“王爷，时至今日，你我之间不必再强颜作戏，您若再执意相逼，我们定如此剑，誓死不从。”说着力贯剑身，寒芒暴起。简璟辰眉头一皱，侍卫们齐拥上前，却听得‘呛啷’之声，蓝徽容手中长剑断为数截。她傲然抬头，将剑柄掷落于地，不再看向简璟辰，转身而去。

简璟辰长久地凝望着她远去的身影，眼中闪过悲伤绝望之意。他慢慢俯身拾起一截断刃，清冷的手指抚过剑刃，殷红的血珠由指尖如珍珠般滚落，他心中有个声音在哀叹：无可挽回了！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简璟辰仍呆立原地，脑中一片迷茫之际，一匹骏马由北面长街疾驰而来，马上之人滚落于地：“王爷，公主有加急信到！”

简璟辰面色一变，劈手夺过那人手中信函，抽出信笺细阅，双手剧烈颤抖，瞳孔隐见赤红，跃身上马，劲叱一声，向皇宫驰去。

蓝徽容见孔瑄受伤，心痛之余对简璟辰恨之入骨，一时激愤，寻上门去，与他公开决裂。以她之清冷稳重性情，本不是这般行事之人。但她心痛孔瑄之伤，又知简璟辰已看破己方行动，也不愿与他再强颜作戏，索性撕破面皮，出了一口多日来积在胸口的闷气。

她心情稍好，刚走到正华门口，听得马蹄声急响，转过头来。见简璟辰满面仓惶之色，也不理宫门口的侍卫，打马狂奔入正华门。不由大为讶异：宁王他怎么了？！

她好奇心起，又恐宁王再起什么歹念来对付自己三人，忙提起真气，急奔向正泰殿。堪堪行到殿门口，隐身在殿外大柱之后，听得殿内传来额头触地和简璟辰带着哭腔的声音：“父皇，求您了，儿臣求您了！”

皇帝冷峻的声音响起：“你不必多说，常宁既嫁到突厥，便当依从当地风俗。古汗王若是驾崩，她依俗改嫁于其长子，也没什么不好的，还可照样当她的阏氏，照样为我朝与突厥的和平尽她之力。”

简璟辰似是磕头不已，泣道：“父皇，皇姐她深受

我东朝礼教教仪，似这等父死子袭其妻的蛮夷风俗，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古汗王现在病重，皇姐忧心如焚，已告知儿臣‘若改嫁，毋宁死’，若是真的要她改嫁给古汗王的长子，以皇姐的性情，只怕真会走上绝路。现在只有父皇您出面，才能将皇姐接回来，儿臣求父皇了！”

皇帝冷哼一声：“别说小孩子的话！因为常宁和亲突厥，我朝才能借突厥之力来牵制西狄与慕藩，保得这么多年的安宁。若是将常宁接回来了，与突厥交恶，你想到这个后果了吗？” 简璟辰泣道：“父皇，您就另在宗室中选取郡主嫁与突厥好了。皇姐她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已为我朝社稷安危牺牲了她自己的青春。现在既然古汗王因病重即将离世，正是接她回来的时候，求父皇看在儿臣面上，接皇姐回来吧！您若不接她回来，她会死的！”

“死？！朕倒要看看她如何个死法！朝廷锦衣玉食养了她十几年，别说只是要她改嫁，就是要她的性命，也没什么过份。朕倒是想看看她是不是这等薄幸寡情之人！”

“父皇！”简璟辰话语中带上了几分惊怒：“父皇，

皇姐她是您的亲生女儿啊！难道您忍心将她逼上绝路吗？您，您这样，怎能做一个父亲？！”

皇帝似是勃然大怒，几本折子带着风声掷向简璟辰：“父亲？！你们一个个又何尝把朕当成你们的父亲了！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朕早日归天，璟文谋逆，你也要学他那等行径吗？！”简璟辰瘫坐于地，良久方急速爬到皇帝身前，抱住他的双腿大声哭泣：“父皇，儿臣绝不敢有谋逆之心。儿臣不要做太子了，儿臣什么都不要，儿臣这个王爷也不做了。只求父皇，求父皇将皇姐接回来，父皇，儿臣求求您了！”

皇帝将简璟辰轻轻震开：“不用多说了，朕还没死，由不得你作主。皇室子女，生当为江山生，死也应为社稷而死。常宁她也不能怪朕，怪只怪，她自己命苦，生在了帝王之家！”“父皇！”

“休得再说，朕意已决，你退下吧！”

正泰殿内一片死般的沉寂，简璟辰双足发软，撑着站起身来，踉跄着步出大殿，又踉跄着走出几步，抬起头，正好对上蓝徽容略带怜悯的眼神。他沉默一瞬，忽然冷冷一笑，眼神漠然扫过蓝徽容，投向西北方遥远的天际，喃喃道：“你们都逼我，一个一个的逼

我！”

五四、故人

蓝徽容默默望着简璟辰踉跄着远去，良久方转身入殿。

皇帝正负手立于窗前，听得她的脚步声响，转过身来，见她面上神情，心中明白她已听到自己父子间的对话。他正是伤心无奈之时，不由叹了口气：“容儿，你说，朕这个父亲，是不是当得很不好？”

蓝徽容默然片刻，单膝跪落于地：“皇上，常宁公主是您的亲生女儿，现下只有您能救她，请皇上三思。”

皇帝叹道：“是朕对不住她，可她既然生为朕的女儿，是这东朝的公主，生下来注定就是这样的命运。”他走到蓝徽容面前，将她拉起：“朕七个女儿，三个早夭，常宁和亲突厥，两个嫁给边关守将，还有一个尚未成年，常佳若是成年，也得一样为这江山社稷而牺牲。”

蓝徽容心中伤感，柔声道：“皇上，您不仅是一个帝王，也是一个父亲，还是将常宁公主接回来吧。宁王殿下只有这一个亲姐，公主若是能回来，一来可以全他姐弟之情，二来可以全皇上父女之情，更可全皇

上父子之情。”

皇帝被她最后一句触动心事，他虽对简璟辰起了警戒之心，但诸子之中，始终只有他才是最适合继续大统的人选，也只有他才是最似自己的。这也是他纵知简璟辰有谋逆之心却一直没有下狠手的原因。

他未给过子女父爱，自然也未能从子女身上得到过真正的敬慕孝悌之情，倒是蓝徽容进宫的这段日子，还能让他隐隐然体会到一丝天伦之乐。也让他开始反思，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不是有些地方做错了？

蓝徽容见皇帝沉默，也觉有些难过，低低道：“子欲养而亲不在，容儿现在，不知多想回到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日子，多想父亲母亲能够活转来。这种感情放在父母的身上也是一样，若是常宁公主真有个不测，容儿怕皇上有一日会后悔的。”

她悠悠叹了口气：“母亲以前和容儿说过，任何人和事，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再来后悔，容儿还请皇上三思。”

皇帝十指隐隐颤抖，良久方低声道：“真的要把常宁接回来吗？容朕想想，再想想。”

天气渐渐炎热起来，这日清晨，蓝徽容听得宫女

说起今日是五月初一，一时愣住。想起去年的今日，一日之内得见简璟辰、慕世琮与孔瑄，当时的自己，怎么都未料到其后的一年里竟会与这三人爱恨交缠，风波迭起，更未料到一年之后的今天会站在这皇宫，面对这重重的艰难困苦。她愣得一阵，忽然有些兴奋，换过一套劲装就出了宫门，直奔质子府。

孔瑄这几日伤势渐渐好转，正与慕世琮在后院练剑，见蓝徽容兴冲冲地跑进来，不由收住剑势，笑道：“什么事这么高兴？”

蓝徽容冲他笑了笑，转向慕世琮道：“侯爷，这京城可有划船的地方？”“划船？月秀湖就可以啊，容儿问这个做什么？”

蓝徽容脑中浮现二人去年赛舟节上的风采，莫名的脸上一红，抿嘴笑道：“我想去划船，纪念一下去年今日大发神威的某些人。”

慕世琮与孔瑄同时一愣，又不约而同笑了起来，慕世琮笑道：“原来容儿去年赛舟节上就见过我们了。”

蓝徽容见孔瑄额头隐有汗珠，忙掏出丝巾替他擦去，轻笑道：“我是坐在乘风阁上看的，还与侯爷擦肩而过呢。”

慕世琮怔住，转而指着蓝徽容大叫：“啊，原来是你！在乘风阁上洒清酒致祭的是你！”蓝徽容也是一愣，二人同时醒悟过来，当年叶天羽等人就是因为赛舟节上拔得头筹，才被和末帝看中，收入军中，也导致这些人走上了不归之路。清娘或是慕王爷，只怕想起来都是心有戚戚焉，这才会上赛舟节这日命儿子或者带着女儿到乘风阁上洒下一杯清酒，以祭故人吧。

二人不由都有些唏嘘，慕世琮也来了兴致：“好，我们去划船，就去月——”话未说完，梅涛奔了过来，见蓝徽容在场，踌躇了一下，凑到慕世琮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

慕世琮眉头一皱：“这么快，就到了？！”

孔瑄眼皮一跳，与慕世琮对望一眼，慕世琮‘啊’了一声，向蓝徽容苦笑道：“容儿，我们今日不能去划船了。”

“出什么事了吗？”

“啊，也没什么大事，我和孔瑄需得去拜访一个故人，你还是先回宫吧。”慕世琮不敢望向蓝徽容清澈的眼神，假借将剑摆在兵刃架上，转过头去。

蓝徽容飞快地回到宫中，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侯爷和孔瑄似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到底是什么事呢？

她刚走到嘉福宫门口，皇帝的贴身太监刘内侍匆匆跑了过来，喘气道：“郡主，您总算回来了，皇上找您半天了！”

蓝徽容步入正泰殿，见简璟辰正站在皇帝身边，二人在细心看着案上摆着的似是画像的东西。皇帝面上神情似喜似悲，简璟辰则在一旁带着恭顺的微笑，浑不见几日前剧烈冲突后的不快。皇帝抬头见蓝徽容进来，忙招手道：“容儿，快过来！”

蓝徽容行了一礼，步到皇帝身边，目光投向案上并排展开的两幅画，忍不住‘啊’的一声掩嘴惊呼，泪水夺眶而出。

左边的一幅画上，一中年女子倚栏而立，眉目极秀丽却较瘦削，身上一袭绿罗裙，腰肢不盈一握，裙袂飘飞，似就要乘风而去，整个人温婉中透着一股纤弱之态。

蓝徽容的眼泪直掉下来，缓缓伸出手，轻抚着画像上的中年女子，喃喃唤道：“母亲！”皇帝身形

一晃，右手撑住案头，闭上双眼。良久方睁开眼来，低声道：“容儿，你再看看这幅。”

蓝徽容泪眼朦胧望向右边的那幅画，只见画中一位红衣少女，轻扬马鞭，爽朗而笑，她双颊饱满，星眸生辉，身材矫健中带着如许丰润，整个人洋溢着青春灿烂的气息。

蓝徽容看了良久，不禁掩唇泣道：“这是——”

“是，这是你母亲年轻的时候，朕当年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子。”皇帝颤抖着伸出手抚上清娘年轻时的画像。

蓝徽容看看母亲年轻时的画像，再看看她中年时的画像，都有些不敢相信，这竟然是同一个人。但仔细看来，两幅画中的人五官丝毫不差，只是一个比另一个看上去瘦了二十来斤，面容也刻上了二十多年的沧桑。

蓝徽容想起母亲坎坷的一生，又想起自己懂事以来这十余年，她孱弱的身体，温婉的笑容，低沉而压抑的咳嗽之声，泪水汹涌而出。这一刻，她对身边的这个皇帝涌上如潮恨意，但转头看着他也是满面悲戚，

愤然的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

皇帝却似激动伤悲之情不可抑制，猛然攥住蓝徽容的手，逼近她的面前：“容儿，快告诉朕，你母亲到底葬在何处？是朕对不住她，朕要将她迁到皇陵，朕要她回来做朕的皇后！”蓝徽容含泪带泣，怒道：“皇上，您伤害我母亲还不够吗？还要让她死了以后也不得安宁，我是绝不会告诉你的！”

皇帝如受重击，愣愣地松开手，又转身望向那两幅画，慢慢坐于椅中，一时抚摸着左边那幅，一时又轻抚着右边那幅，神情木然。

简璟辰上前扶住皇帝的右臂，恭声道：“父皇，请父皇保重龙体，莫要太过忧伤。儿臣找来杨大师画这两幅画，本是一片孝心，若惹得父皇伤心，倒是儿臣之过了。”

皇帝微微摇了摇头，低声道：“不，辰儿，你做得很好，好好打赏那位杨大师吧。”蓝徽容泪水渐止，欲向皇帝讨要这两幅画，见皇帝神情，知他必不会允，犹豫片刻，也不行礼，默默步出正泰殿。

她神思恍惚，刚步下正泰殿的白玉石台阶，简璟辰追了上来：“容儿！”蓝徽容不想理他，脚步不

停，简璟辰拉住她的衣袖：“容儿！”

“你放手！”蓝徽容本就心情不快，转头怒道。

简璟辰松开手，见蓝徽容又转身前行，忙道：“容儿，你别伤心，你若是思念母亲，我让杨大师再给你画过一幅好了。”

蓝徽容顿住脚步，沉默一阵，冷冷道：“不用了，我自己会画。我不象皇上，在痛悔中活着，母亲在我心中，自有她的模样。”

简璟辰轻叹一声，也不说话，默默地跟在她身后。蓝徽容隐隐觉他今日行为有些怪异，但她此刻刚忆起亡母，心神激荡，便未放在心上。

嘉福宫在望，蓝徽容脑中渐渐清醒，想起一事，猛然转过身来：“杨大师没见过我母亲，怎么会画出这两幅画来？”

简璟辰微微一笑：“杨大师有项专长，能根据别人的描述，画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你母亲年轻时的样子，自是听父皇所述。至于她后来的模样，是听蓝家人描述的。”

“蓝家的人？是谁？！”

简璟辰眼神闪烁，迟疑了一下方答道：“是华容妹

妹。”

初夏的京城郊外，天空中云彩微微带些雨意，却不太浓，只是空气中的湿热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京城北郊乐霞山脚，是一处小小的集镇，镇上有一家宋家客栈，略显鄙旧，但也算是齐整。由于这集镇位于京城北郊官道上，来往人员较多，带得这家客栈十分热闹，车马不绝。这日巳时，客栈的宋掌柜正缩于柜台后盘点帐册，隐觉有人步入客栈，忙抬起头来：“客官——”

一身形修长，头戴竹笠的人立于柜台前，左手手指在柜台上轻敲了几下，宋掌柜面色一变，瞬即点头笑道：“客官是住店啊，快快楼上请！”

宋掌柜带着这人步入二楼天字号房间，探头见廊外无人，迅速将房门关上，跪于那人身后：“宋六见过主子，主子怎么亲自来了？”

仇天行解下竹笠，露出死气沉沉的脸，声音低沉：“我命你查清孔瑄那小子的近况，怎么样了？”他说话之时，面上肌肉似都不曾扯动，原来竟是戴了张人皮面具。

宋六垂头道：“小的查清楚了，孔瑄一直在慕世琮身边，而蓝小姐基本上每日都要去一趟质子府。”

仇天行呵呵一笑：“这小子，还真不愧我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心思。”

宋六站起身，替仇天行斟了一杯茶，仇天行忖思片刻，道：“你想办法传个信给孔瑄，让他来见我。还有，那人有没有回音？”

宋六点头道：“有，小的正想和主子说这事。”

宋家客栈后有片红柳林，入暮时分，最后一缕残阳铺在林间，林梢雁儿低迴，东首星月隐出。孔瑄立于斜阳余晖下，衣衫和神情都显得有些落寞。他望着林前坡下尚未掌灯的宋家客栈，眉间三分踌躇、三分隐忍、三分决然，还有一丝苦痛。

黄昏的风吹来一份平和的气息，孔瑄轻叹了口气，抚上鬓边白发，容儿，你再等我几日，雾海边的誓言我不敢忘，这一生，唯有与你不离不弃，才对得住你如海情意。容儿，给我勇气吧。他将短剑笼入袖中，轻轻掸了一下长衫上的草屑，终抬起头直视着宋家客栈二楼那扇轻开着的窗户，缓步向坡下行去。

宋六将孔瑄引到二楼，轻叩房门，仇天行严峻的声音响起：“进来吧！”孔瑄眉梢轻皱了一下，本能地想往后退，却又定住心神，慢慢伸出手来，推门而入。房门轻轻关上，仇天行戴着人皮面具的脸转过来，孔瑄心中血气一涌。眼前这人，在父亲离世之后，携着年幼的自己北上西狄，戴着的就是这样一张人皮面具。那时的自己，沉浸在丧父之痛中，是他，夜夜抱着自己入睡。如果，他永远象那时那样慈爱，而不是象后来那般严酷；如果，他从来不曾做下那些事情，该有多好。

仇天行锐利的目光投过来，孔瑄并不回避，这时他的神情，因为想起了往事，有敬畏，有孺慕。仇天行看得分明，眼中也多了一丝温和之意。

孔瑄跪落于地：“师父！”

“你倒是还记得我是你师父！”仇天行冷冷一笑，步至桌前坐下。

孔瑄垂下头，沉默不语，仇天行饮了一口茶，悠悠道：“你在我面前总是这么不爱说话，现在师父命你说，想看看你如何解释？！”

孔瑄望着膝下微微泛黄的松木地板，不发一言。仇天行望着他垂头的模样，也不由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这孩子的资质是他见过的最好的一个，所以他才将他带到西狄，对他进行严酷的训练，又怕他知道真相，多年来一直遮掩着自己的身份。他也不负自己的期望，成为所有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正因为他不明真相，自己才会将他派到慕少颜身边，去求取那令自己念念不忘的东西。不料安州相逢，自己却再也看不懂这个弟子了，更未料到的是，他竟还置生死于不顾，除掉了自己多年来设在慕藩的内应，带着清娘的女儿离世避隐。爱情，真的可以让他不顾性命吗？孔瑄长久地沉默着，仇天行眼神扫过他鬓边白发，冷笑道：“我还当你是念着师父的抚养之恩才回转身意，原来，还是爱惜你这条小命啊！”

孔瑄默然片刻，磕下头去：“师父抚养之恩，徒儿并不敢忘，容儿一片痴心，徒儿也无法相负。徒儿这大半年来，也一直活在痛苦之中，深感有负师父重恩。现下徒儿命在顷刻，只求师父放过徒儿，师父想要的东西，眼下都在这京城内，徒儿必当为师父求来。”

五五、对错

蓝徽容一整日心绪不宁，孔瑄与慕世琮显是有事瞒着她，皇帝那也不便前往，她便呆在嘉福宫中，总觉得自已忽略了什么重事的事情。心中千回百转地想着，深夜都无法入睡。次日正午，用过午饭，蓝徽容倚于木榻上小憩，窗外蝉栖树梢，断续嘶鸣，她更觉心烦，终按捺不住，出宫来到质子府。

质子府中寂廖无声，不但慕世琮与孔瑄不见人影，连梅涛等人都不在府中，只余两名看门的亲卫，对于众人去了何处，皆摇头不知。

蓝徽容怅然若失，孔瑄和侯爷究竟去了哪里？现下宁王盯得这么紧，又看破了己方行动，他们会不会有危险？为什么要瞒着自己呢？

她在府门口呆立半晌，见时候尚早，想起多日未去看望蓝家人，便向城东走去。蓝家众人慌不迭地齐聚大厅，一番纷扰之后，蓝徽容四顾未见蓝华容身影，望向蓝二夫人：“华容妹妹呢？是不是身子又不舒服，我去看她。”

二夫人偷看了蓝大夫人一眼，似是有些尴尬，大夫人忙赔笑道：“华容她，她——”蓝徽容渐感不安，面色一冷：“华容到底怎么了？！”

“前几日，王爷到来，将华容带走了，至今尚未将她送回来。”大夫人话音渐低，众人皆垂下头去。

蓝徽容短瞬的一怔后，头脑一片空白，迷糊中记起昨日简璟辰所说，母亲中年时的画像是据华容妹妹所述来画。当时她并未放在心上，这时想起简璟辰当时的神色，觉事情不妙，她呆立原地，手脚一片冰凉，气得嘴唇直颤。

大夫人赔笑上前，扶住蓝徽容的右臂：“三小姐切莫气恼，若真是如此，也算是蓝家有幸，出个正妃娘娘，再出个侧妃娘娘，将来东宫西宫，姐妹共谱一段佳话，也未尝——”蓝徽容急怒下‘啪’地一声用力扇上大夫人面颊，运起轻功，便往屋外奔去。

初夏的正午已有些炎热，简璟辰一袭月白色绸衫，温润的嘴唇轻抿着，带着一丝和悦的笑容，望着满面彤红的蓝华容。他缓步走到她身后，环住她的身子，轻轻握住她执笔的右手，和声道：“你的字是极不错的，但缺了一点力度，所谓铁划银钩，你虽是女子，也得练习一下手劲。”他的头慢慢低下来，贴近蓝华容的面颊，蓝华容唇干舌燥，哪还有心思练字，身子一软，向后倒去。简璟辰轻笑一声，左手搂上她的纤腰，

低头含上了她的耳垂。

正是一片旖旎风光之时，阁外传来纷乱的脚步声和打斗声。

“郡主，郡主，让小的先通传啊！”

“滚开！”

刀剑之声响起，简璟辰先是面色微变，瞬间恢复正常，嘴角还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蓝华容却俏脸惨白，惶恐不安的揪上简璟辰胸前衣襟：“王爷，姐姐她，她——”

简璟辰轻轻将她的手扳开，将衣衫扯平，柔声道：“不妨，你在此等着，我去与她说。”他正要迈出房门，一道寒光如蛇信般向他咽喉袭来，简璟辰脚定如松，身形后仰，右手一推一送，蓝徽容手中长剑一个回旋，借势从腰后递至左手，横削向简璟辰右肋。

简璟辰左脚足尖劲点，身形拔起，落于蓝徽容身侧，右手疾拍向她左臂。蓝徽容此时左手执剑，剑势未收，只得右掌击出，‘膨膨’连声，蓝徽容向后退两步。简璟辰右手横于胸前，微笑道：“容儿，大热天的，消消火，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得。”

蓝徽容面色雪白，手中长剑隐见颤抖，她盯着简

璟辰看了片刻，再缓缓转头望向瑟瑟缩于一旁的蓝华容。伤痛、后悔、自责种种情绪纠结于心头，身形微晃，眼前的人影渐感模糊，急怒下内息渐岔，嘴唇一张，吐出一口血来。

简璟辰笑容凝住，纵身上前扶住蓝徽容摇晃的身躯：“容儿！”蓝华容早已吓得目瞪口呆，良久方扑上来：“姐姐！”

蓝徽容缓缓抬起头，用力推开简璟辰的手，声音凄然中带着愤恨：“王爷，你就真的不能收手吗？为何要累及无辜？！”

简璟辰对上她凄冷的目光，胸口一窒，转而微笑道：“容儿，你这话我可听不明白。”他步至椅中坐下，悠悠道：“是容儿你自己拒绝与我成婚，你既不是我的正妃，难道我收个姬妾也要得你同意不成？再说了，我们做不成夫妻，做做姻亲也是好的。”

蓝华容早已哭得小脸煞白，见蓝徽容嘴角隐有血丝渗出，急切下跪落于地，抱住蓝徽容的双腿泣道：“姐姐，姐姐你怪我吧，不关王爷的事，是我不好，是我做错了。”

蓝徽容又是一阵眩晕，心中绞痛，俯身将蓝华容扶起，喃喃道：“妹妹，是我对不住你。”蓝华容哭泣渐止，紧咬嘴唇，回头看了镇定自若的简璟辰一眼，猛然仰起头来，大声道：“姐姐，你不用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我是自愿的，我是真心喜欢王爷，为奴为婢，我都心甘情愿。”蓝徽容看着满面激动决然之色的蓝华容，如遭重击，胸口气血翻涌，一时说不出话来。

简璟辰微微一笑，走了过来，向蓝华容轻声道：“你先出去，我和你姐姐有几句话说。”蓝华容犹豫片刻，终低头走了出去，轻轻带上了房门。

简璟辰见蓝徽容似吐息都有些艰难，眼中闪过疼惜与不忍，伸出手来。蓝徽容眸中寒光一闪，长剑横在胸前，冷冷地注视着他。

简璟辰悻悻地收回手，沉默片刻，轻声道：“容儿，正如你那日所说，时至今日，你我不必再强颜作戏，你既不愿与我走同一条路，也就没有资格来指责我无情无义。”

蓝徽容左手抚胸，倚在墙上，神情木然，不发一言。

“容儿，我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我可没有强迫华容。华容她也没有错，她真心喜欢我，愿意和我在一起，难道有错吗？我身为皇子，追求皇位是理所当然的，我皇姐在塞外受苦受逼，我要将她接回来，这也有错吗？！”

简璟辰慢慢靠近蓝徽容的耳边：“容儿，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做的就是对的，不要总是以正义的姿态来指责我！你们合力毁了我的太子之位，我收你一个妹妹，又有何错？不要怪我心狠，是你们逼我这样做的。从今天起，本该属于我简璟辰的东西，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包括你！迟早有一天，我要你心甘情愿地回到我的身边！”

他越讲越是激动，额头青筋突突暴起，猛然仰头得意大笑：“不过容儿你放心，华容她甚合我意，只要你不再与我作对，我自会待她好的。”

蓝徽容手中长剑松落于地，她呆望着有些疯狂的简璟辰，缓缓摇了摇头，踉跄着步出房去。简璟辰凝望着她远去的身影，脸上笑容渐收，眼中却浮起得意的光芒：“容儿，你们不要再枉费心机了。你逃不掉的，孔瑄命在顷刻，慕世琮也逃不脱的。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乖乖地做我的皇后！”

蓝徽容双足无力，缓缓步出宁王府，立于王府的石狮子前，双手还在剧烈颤抖。热辣辣的阳光灼痛了她的眼睛，她眯起眼，望向亮得发炫的天空，孤寂无依的感觉袭上心头，默默转身向质子府走去。

庭院寂寂，屋舍静静，仍不见孔瑄和慕世琮归来。蓝徽容坐于质子府后院的地上，终忍不住将脸埋在膝间，痛哭失声。

真的是自己做错了吗？自己一心想护着蓝家人的平安，却未料亲手将华容推上这条道路。自己想让皇帝放侯爷回去，却又将宁王逼上绝路。现在的事态，与她之前想的已经大不相同。是非对错，究竟谁能说得清楚？

她心中也明白，华容未必不是真心喜欢宁王，也应是心甘情愿跟着他，到今天这一步田地，也不可能再将华容从宁王手中接回来。

但她一想到华容的柔弱性格，便无法不替华容担忧。她那纤弱如水的妹妹，怎能在王府或是皇宫这等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生存？宁王本就是利用她来报复

自己，她痴心一片，将来如何面对被利用被蒙骗的真相？！

想到终是因为自己而将华容推上了这条道路，蓝徽容心痛难言。想起下翠姑峰来经历的一切，她疲倦不堪，一直紧绷着的心弦似就要断裂，胸口一阵阵绞痛。此时此刻，她只想依在孔瑄肩头痛哭一场，发泄心头的伤痛之情，她只想缩于他的怀中，闭上眼，再也不要看到这个肮脏的世界。孔瑄，你到底去了哪里？蓝徽容在心底默默呼唤，阳光一寸寸西移，时光一分分流逝。胸口绞痛渐渐加剧，呼吸都似有些不畅，她虽处于迷糊之中，也渐觉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挣扎着站起，眼前发黑，晕倒在地。

城郊，宋家客栈。

孔瑄拿起酒坛，垂着眼慢慢斟满眼前的杯子，仇天行坐于对面，默默地注视着他。孔瑄将酒杯奉至仇天行面前，沉默一瞬，端起自己面前酒杯，低声道：“师父，多日未见，弟子先敬您一杯，谢过您多年的养育之恩。”仰头一饮而尽。

仇天行呵呵一笑，端起酒杯轻抿一口，悠悠叹道：

“阿瑄，你不要怪师父心狠，你是所有弟子中最出色的，师父怎都不忍心将你置于死地！当年那么多孩子，能熬过来，活下来的不多，每一个师父都舍不得，尤其是你！”

“弟子知道。”孔瑄垂下头，话语似有些哽咽。

仇天行将杯中酒饮干，隐隐有些伤感：“师父承认，当初对你们是狠了一些，让你吃了很多苦，也未享受过童年之乐。但是阿瑄，师父要做的是大事，如果不把你们训练成出众的人才，师父怎么去实现平生的理想！”

孔瑄再度替仇天行将酒杯注满，轻声道：“师父，以前，你从未对徒儿说过这样的话。”仇天行似是被他一言触及心事，站了起来，负手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夜色，叹道：“阿瑄，时至今日，你既选择了回到师父身边，我也没必要再瞒你，相信你也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当年之事，一切皆是师父在暗中所为，慕少颜是我配合简南英逼反的，我，也背叛了自己的兄长。”孔瑄手一抖，酒水溅到桌面，仇天行并不回头：“师父之所以做下这种种事情，是因为师父心中有个宏伟的志愿。师父在苍山之时，就想着，要一统南

方河山，踏平西狄，收服突厥，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就象后来的简南英一样。

只是我空有这等抱负，却一直不得实现，和国已是穷途末路，我那死脑筋的兄长却不肯听我相劝，逼宫夺位。简南英才是明智之人，抓住机会得以登基。他既找上我来，愿与我协作，又答应划一片江山给我，我怎能不抓住那等机会？！”

孔瑄默默地听着，再饮数杯，口中苦涩难言。纵是他已听慕世琮讲过当年真相，但此时得仇天行亲口承认，才消除了残存在心底深处的最后一丝疑虑。他想起抱憾而逝的父亲，想起自己多年来受到的欺骗，心神激荡，从胸腔中迸出一串剧烈的咳嗽。

仇天行面上仍是僵硬无比，转过身来，抓起孔瑄右腕，片刻后略带关切道：“阿瑄，你这毒可不能再拖了，比师父想的发作得要快一些。师父也不忍看着你死，你既答应师父找齐寒山图和铁符，就尽快吧，只要这两样东西到手，师父一定会给你解药的。”

孔瑄再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好不容易平定心神，抬起头望着仇天行，双眼通红：“师父，这宝藏，对你

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仇天行松开他的手腕，凑近他的面前，冷声道：“当然重要。阿瑄，师父历尽千辛万苦，方坐到今日这个左都司的位子上。西狄国主昏庸，我已渐渐控制了西狄国内局势，终有一天，我会登上那个王位。但西狄国国力较弱，财力不足，若是能寻到赵国大宝藏，充实国库，以师父之能，定可以训出一支踏平东朝的精锐之师来。到时，慕藩便是我囊中之物，东朝，我也终有一日要将他灭掉。这是关系到师父我平生抱负能否实现的关键，阿瑄，你说，师父怎能放手？！”

孔瑄与他对望片刻，面上神情木然，缓缓举起酒杯。仇天行伸手接过，仰头饮尽，盯着孔瑄道：“阿瑄，你毒解之后，也呆在师父身边吧，做我的得力助手，与我一起打下这片江山。师父没有后人，若是你全心协助，将来大业得成，师父定会将这片江山传予你的！至于容儿，你一样的可以和她在一起，她要是能做你的媳妇，师父只会替你高兴的。”

听仇天行说起蓝徽容，孔瑄眼中浮起温柔之色，望向仇天行：“师父，今日蒙您与徒儿推心置腹，徒儿不甚感激。徒儿也不图日后之功名，只要能与容儿平

安度过后半生，便于愿足矣。”仇天行愣了一下，哈哈大笑：“阿瑄倒真是个深情种！罢，以后之事现在言之过早，眼下救你性命要紧，你还是快些将寒山图和铁符拿回来吧！”

孔瑄默默饮下杯中之酒，抬起头来：“师父，寒山图不是问题，只要我开口，容儿自会给我，眼下主要是要拿到铁符。”

“嗯，铁符是在慕世琮手中吗？”

“是，据我所知，因慕世琮上京为质子，慕少颜为保他的周全，将铁符放在了京城一个秘密所在。万一皇帝有意对慕世琮下杀手，便让慕世琮用铁符来交换其性命。”

“哼，慕少颜只这一个宝贝儿子，自是要紧。”

“徒儿这段时间在旁观察，可以断定铁符并不在质子府中，而是在慕少颜早年在京城置下的一处秘宅中。”

仇天行眼中闪过得意之色：“阿瑄定是已知这秘宅所在了？”

“是，徒儿暗中探过几次，但那宅中隐有五行八卦之术，而且守卫森严，都是慕少颜一手训练出来的

暗卫。徒儿不敢冒然下手，只想着等师父前来，和徒儿合力，方能将铁符拿出来。”

五六、师徒

京城红杏巷与流沙井交汇之处，有几处宅院，居住的大多是年老退致的翰林院翰林。此时三更已过，城中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梆鼓声和间或的狗吠声。

孔瑄与仇天行静静伏在一处宅院的西首厢房上，望着对面那一处不大不小的宅院。仇天行细心观察了一阵，冷冷一笑：“慕少颜设这阵式唬唬外人还差不多，想拦我，除非我兄长再生！”

孔瑄迟疑了一下，轻声道：“师父，弟子多日观察，看上去似是正屋中守卫最为森严，但弟子有种奇怪的感觉，西厢房中才是杀气最浓的地方。”

仇天行眼中精光闪烁，凝目细看：“嗯，阿瑄说得对，那处气息有异，虽看似没什么埋伏，但实是深不可测，铁符定在西厢房中。”

他思忖一阵，道：“瑄儿，你去将守卫之人引开，我去破西厢房的阵式。记住，东边那棵槐树才是整个阵法的活眼，你将人引到那处，借那些假山树石，可

抵得一阵。我若得手，会长啸一声，你从那道月门脱身，我们再回宋家客栈会合。”

孔瑄取出黑巾蒙上面容，点头道：“师父，我去了！”背脊一挺，如狸猫般轻灵地落于前方院中。

他甫一落地，阵式便已发动，杀势丛生，数个黑影扑了上来，其中一人厉声喝道：“什么人？！”

孔瑄也不答话，往东边槐树旁退去，守卫之人齐齐逼上，孔瑄身形一晃一迷，已隐入假山之后，瞬间又出现在树木旁边，守卫人等左追右逐，一时斗得十分热闹。

仇天行看得片刻，冷冷笑了一笑，身形如鬼魅般自屋顶飘落，全无声息，直扑向西厢房。一阵簌簌声响，地上尘土似被什么卷起，仇天行的身躯左扑右闪，落如鸿雁，飘如沙鸥，顷刻间数个起落，终到了西厢房门前。

他手震上房门，轻微的‘喀’声后，房门洞开，一股带着漩涡的风扑面而来，仇天行身子如旋风般顺着这股力道隐入黑暗中去。

此时星光忽亮，院中如有大风刮过，孔瑄身形飘

飞，立足于假山之上，耳听得西厢房内喀喀连响，手中长剑缓缓垂下，轻叹一声：“师父，房中的机关阵式是叶元帅临终前传给王爷的，你今日就擒于你兄长阵下，他在天之灵，也当安息了！”

他拧身而下，扯下蒙面黑巾，梅涛等人扮演的守卫之人笑着迎了上来：“郎将大人，大功告成！”早有人将院中烛火点亮。

孔瑄望着西厢房，沉默片刻，摆手道：“你们都赶快离开，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情，万一宁王或是皇上发觉，后患无穷。”

梅涛踌躇了一下，转过头，望向身后一人，孔瑄惊道：“侯爷，你怎么也来了？！”慕世琮大笑着从黑暗中走出：“这等好戏，我不亲自来看看，怎能放心？！我从正午起就在这里守候了！”

孔瑄将脸一沉：“侯爷快走，宁王现在盯我们盯得紧，你切不能出现在这里。他已陷入机关之中，数个时辰后我便可和他了结恩怨，侯爷还是不要插手其中。”

慕世琮并不理他，转头向梅涛道：“你们先撤，分头回侯府，注意不要暴露了行踪。”梅涛等人齐声应是，迅速分头撤出宅院。

孔瑄正待张口再劝，慕世琮走至院中石凳上坐下，拍了拍石凳：“孔瑄，来，反正要等上两三个时辰，我们喝两口，说说话。”

孔瑄知现在仇天行已陷入机关之中，机关内设的特制迷药正在无声无息渗出，但以仇天行的功力，也得两三个时辰后方会见效。他将长剑插回鞘中，在慕世琮身边坐下：“侯爷还是速速离开吧，我一人在这里守着就是。我总觉得，宁王这几日有些反常，居然没有派人再跟踪我们和容儿，会不会另有什么阴谋诡计？”

慕世琮并不理他，取过酒壶仰头猛灌了几口，擦去嘴角酒渍，轻声道：“孔瑄，若是能拿到解药，你，马上就要去容州了吧？”

“是。”孔瑄渐明他的心思，接过他手中酒壶，喝了一口。

“即使能以假的寒山图和棺木令皇上放我回去，放了蓝家人，你和容儿，又该如何脱身？！”慕世琮转过头来：“只怕皇上，不会轻易放了容儿吧？若是他发现破绽，又该怎么办？！”孔瑄微微一笑：“我们

会再想办法的，当务之急，是侯爷你必须回到潭州。王爷经过这段时间的布置，皇上又得利用你来牵制宁王，应该不敢再轻易动藩的。蓝家人回到容州，将来也得靠侯爷庇护于他们。”

“我是问你们，你们怎么办？！”慕世琮不依不饶，盯着孔瑄道。

孔瑄移开眼神，望向漆黑的夜空，半晌方轻声道：“容儿想好了，若是皇上执意不放她，她便在宫中呆上几年，她呆多久，我便等她多久。皇上既执意要将伯母棺木迁入皇陵，以皇后之礼葬之，总不会害容儿性命的。”

“那如果皇上一直不放她呢？”

“一直不放，我们就一直等。”孔瑄见慕世琮面色渐转沉郁，笑着捶上慕世琮的右肩：“你放心好了，以容儿的聪慧，总有一天会让皇上放了她的。”

慕世琮冷冷道：“你们想得倒美，变着法把我支回潭州去。我不管，我也要留在这里，你们不走，我也不走！”

孔瑄哭笑不得，心知他是说气话，也不理他，身形一翻，躺落于院中地上，双手枕在脑后，遥望星空，

还哼起小曲来。

慕世琮恼得一阵，知事情已成定局，纵是万般无奈也别无他法。索性不再想，扑了过来，按住孔瑄胸口就往他嘴里灌酒。孔瑄笑着躲闪，直至被灌得剧烈咳嗽，慕世琮方才罢手。

二人得顺利擒住仇天行，心怀舒畅，饮完酒又小憩了一会。待天空隐现晨光，估算时辰，迷药应已发挥作用，慕世琮与孔瑄站起身，缓缓步至西厢房门前。

慕世琮左手抚上窗台下第三块青砖，向下运力一按，屋内传出‘喀喀’声响。二人相视一笑，孔瑄道：“还好这一个月，工匠们没偷懒。”

慕世琮得意道：“也幸亏父王有先见之明，早传了我这机关之法。”

二人推开房门，此时屋内光线已够明亮，孔瑄望向瘫倒于屋角的仇天行，神情渐转复杂，似有些不忍。但转念想起这人才是一切前尘恩怨的罪魁祸首，纵是他有恩于自己，也抵不过杀叶元帅之仇、欺骗父亲及伤害自己之恨，终平定心情，缓缓走至仇天行身边，蹲落下来，点上了仇天行的数处穴道。

望着仇天行那张人皮面具，孔瑄心中百味杂拜，

半晌都不再动弹。

慕世琮见他只是呆呆地蹲在那里，心中不耐，冲了过来。他蹲下身，在仇天行身上摸了一阵，掏出数个瓷瓶，回头道：“孔瑄，你看看，哪个是解药？”

孔瑄伸手接过瓷瓶，一一拔开细闻了一下，皱眉道：“好象都不是，没有七叶花的香气。”慕世琮有些着急，一扯仇天行的衣襟，口中道：“他应该是将解药随身带着才是。”孔瑄正拔开最后一个瓷瓶的瓶塞，忽然背后寒毛一竖，莫名的觉得一阵恐慌，感觉到身周有种危险的气息在流动。本能下，他身如星火，疾扑向慕世琮，堪堪将他推出一尺多远，‘嘭’声响起，仇天行重重的一掌击在了他的左肋。

孔瑄眼前一黑，心知到了生死危急时刻，他双臂下意识挥出，趁仇天行未挺腰而起，迫住他的起势。右足急勾尚未反应过来的慕世琮，向房门口大力甩出，慕世琮身如飞雁，待到屋外，他也反应过来，挺身立住。

孔瑄暴喝一声：“你快走！”拼着双足受伤，双拳猛力击出，一力压住仇天行挺身之势。慕世琮却无丝毫犹豫，再度掠入房中。眼见仇天行右足蹬向孔

瑄腹部，慕世琮顺势抄起先前放落于地的长剑，寒光凛冽。仇天行怪啸一声，一股真气涌起，身形如陀螺般在地上旋转，激起一股劲风。孔瑄与慕世琮齐齐退后一步，仇天行已飞起身来。

慕世琮知孔瑄已中一掌，手中又无兵刃，飞身扑上。孔瑄则知仇天行武功高强，得合自己二人之力才能赢得生机，也是强压下左肋剧痛，猱身向前。

三人片刻间便已过了上百招，仇天行被他二人联手招式逼住，固是无法取胜，孔瑄与慕世琮也一时脱不出他的掌风。

只是三人交手之间，都控制着不发出太大声响，而且都不出房门一步。孔瑄越斗越是忧心，自己能不能逃脱仇天行之手尚是其次，他唯恐激斗声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给慕世琮惹来杀身之祸。正忧切间，仇天行忽桀桀一笑：“阿瑄，小侯爷，我有几句话。”

孔瑄与慕世琮心意相通，慕世琮手中长剑划出一道银圈，护住赤手空拳的孔瑄，二人齐齐后退一步，身形一凝定，一刚勇，冷冷望着仇天行。

仇天行眼神深晦，在慕世琮与孔瑄面上看了一阵，

又环顾屋内，笑道：“没想到我兄长还留下这一手，倒是让你们算计了一回。只是可惜你们不知，我早预料到你们可能会下迷药，所以带了这样东西。”说着他从腰间掏出一块玉佩模样的东西来。

慕世琮面色微变，寒声道：“貌龙佩？！”

仇天行梭摩着那块貌龙佩，得意笑道：“不怕告诉你们，这可以辟百毒的貌龙佩是西狄国君送与我的，那昏君虽不甚合我意，送的东西倒是不错。”

孔瑄左肋越来越痛，呼吸也有些不顺畅，知不能让仇天行看破自己伤势，强自忍住。仇天行瞄了他一眼，笑道：“我们现在徒斗无益，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若是合了我的意，我自有解药拿出来。”

慕世琮剑横胸前，冷冷道：“什么选择？！”

仇天行意态从容，悠悠道：“第一个是小侯爷交出铁符，容儿找出宝藏所在地，我便给出解药。”

慕世琮一愣：“宝藏所在地？！”

仇天行仰头而笑：“看样子，你们还真是不知，寒山图早被清娘烧毁了。所以阿瑄昨夜说寒山图在容儿手中，我便知有诈。只是以清娘的聪慧，她既早已参

透寒山图的秘密，也必定会将宝藏所在地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留下来。现在能不能救阿瑄的性命，就要看容儿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找到她母亲留下的线索了。”

慕世琮心渐往下沉，冷声道：“那第二个选择呢？”

“第二个是给阿瑄的。”仇天行锐利的眼神投向面色苍白的孔瑄：“阿瑄，你虽然屡次背叛于我，但师父我还是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孔瑄默然片刻，忽然一笑：“师父，你不用多说，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我?!”仇天行注目于慕世琮脸上，叹道：“这人，就值得你用生命来维护他？”

“是，他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伤害他分毫。”孔瑄避开慕世琮清澈的眼神，声音略带干涩，却极坚定：“更何况，你要害他，目的是挑起王爷与朝廷之间的战争，好让西狄渔翁得利，连累万千无辜之人死于战火，来实现你所谓的抱负。我，是宁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他心神激动下一阵咳嗽，慕世琮心中百感交集，伸出手来相扶。孔瑄却猛然夺过他手中长剑，踏步上前，护住他身形，眼神如月光一般寒冷投向仇天行：“师父，我也最后称您一声师父，你引狼入室，颠覆旧国；你杀害我父亲的恩人、自己

的亲兄长叶元帅；你欺骗我的父亲，欺瞒我多年；你让我过了那么多年残酷的生活，又逼我服下毒药。这种种恶行，已让我无法再认你为师父！”他眉锋一挑，脸上充满决然之色，剑意腾腾，剑刃轻弹，割下鬓边一绺长发，抛落于地。平时清朗的声音此时锐利如刀剑：“你抚养授业之恩，我自用心命来还，解药你不给也罢。但宝藏，我决不会让它落在你的手中，侯爷，我也决不会让你伤害他一分一毫。”

仇天行良久地与孔瑄对视，昔年那个天真幼稚的孩童的记忆终完全褪去，立于自己眼前的，是这个铁骨铮铮、卓然朗洁的热血男儿。曾几何时，自己也有这样的一帮手足兄弟，一起驰骋，一起高歌，却都在残酷的历史中化成了过眼烟云。

仇天行本就戴了人皮面具，此时更看不出是何神色，他沉默许久，方呵呵一笑：“看来今日，我们只能如此罢手。你们固留不下我，我也拿不下你们，双方都投鼠忌器。不如这样吧：阿瑄，小侯爷，我再给你们三日时间考虑，三日之后，我在宋家客栈等你们的答复。”说完他不再看向二人，飘然出门，由后墙纵身

而去。

宅内恢复可怕的宁静，慕世琮自孔瑄说出那番话后，便一直面无表情，呆立原地，眼前一时是与孔瑄初识时的场面，一时是多年来的生死与共，一时又是容儿恬淡的笑容。

他的心头似压得满满当当，却又似是极为空荒，去年蓝徽容‘死亡’噩耗传来时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再次涌上。正在极度茫然之时，人影一闪，他的手本能下伸出，将昏倒的孔瑄抱入怀中。

蓝徽容悠悠醒转，被窗外明亮的阳光照得眼睛一眯，强烈的光线下，一个高大的身影俯到她的面前：“你醒了？”

她眯眼半晌，脑中方恢复几分清醒，‘腾’地坐了起来，又觉一阵眩晕，抚上额头，强自忍住，低声道：“皇上！”

皇帝探上她的脉搏，眉头微皱：“好象厉害了一些。”

蓝徽容不明他言中之意，努力回想昏倒前的事，这才忆起自己因华容一事，在质子府后院中痛哭，终至昏厥。又想起孔瑄与慕世琮整整一日没有归来，不由涌上浓烈的忧虑之情。正思忖时，皇帝站起身

来：“看来朕得给你派几个贴身侍从才行，你昏倒在质子府后院，直到晚上那些蠢驴才发现。世琮去了哪里？你为什么一个人会在质子府？！”

蓝徽容这才醒觉自己竟昏迷了一整夜，难道孔瑄他们晚上都没有回来吗？她恨不得即刻飞到质子府，又怕皇帝察觉到什么，淡淡道：“不怪侯爷，我前日说好了，这两日不去他那处的，他可能出去游玩了吧。”

皇帝静静望了她片刻，和声道：“容儿可是受了什么刺激？”

蓝徽容心一惊，抬起头来，皇帝面上隐有疼惜之色：“朕上次探你脉搏，就觉你心脉似是幼年未长齐全，后被人以高深内力和极罕见的灵药接续起来，你又修习了苍山内家心法，才得保这么多年的健康。但现在又隐有病发之势，得再寻灵丹妙药才行。”

蓝徽容一时怔住，怎么自己从未听母亲提起过此事呢？

皇帝和声道：“容儿不用担忧，朕自会命人配方寻药，再难求的，即使是‘九阙丹’，朕也要想法子给你找来。”

蓝徽容垂下头，低声道：“谢皇上！”

皇帝见蓝徽容醒来，放下心，便起驾离开了嘉福宫，蓝徽容也未将他说的自己病情的话放在心上，没有洗漱换衣便直奔质子府。

刚迈入府门，绕过影壁，梅涛迎了上来，大喊道：“蓝小姐！”又急问道：“蓝小姐昨天怎么昏倒了？守门的小子们直到晚上不见您出来，去了后院才发现的，现在没大碍了吧？！”蓝徽容正容道：“梅涛，侯爷和孔瑄回来了吗？”

梅涛挠了挠头，为难道：“还没。”

“你告诉我实话，他们到底去了哪里？这两天到底在忙什么？！”蓝徽容盯着梅涛，带上了一丝央求的口气。

梅涛心中极度为难，但面上仍是镇定自若：“我也不清楚，蓝小姐还是亲自问侯爷吧，他们等会应该就会回来了。”

蓝徽容怔怔地步入孔瑄房中，坐于床边，心神难宁，一种强烈的不安攫紧了她的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自己会有一种隐隐的恐慌，会不安至难以呼吸？！

发愣间，她的视线凝在了枕上，心尖蓦然一痛，

一股无端的寒意自那痛处涌上来，弥漫她的全身，五脏六腑皆似被针扎一般，又似被无数的锉子在不停的挫着。她眼中泛起血丝，慢慢地、颤抖着伸出手去。

五七、挣扎

流沙井旁的宅院内，东厢房。

孔瑄坐于榻上，调运内息，渐感左肋处疼痛减轻，睁开眼来。见慕世琮呆呆坐于一旁，脸却不望向自己，只是向另一侧拧着，轻笑道：“侯爷，脖子这样拧久了，会变成歪脖子，可有损你东朝第一美男子的形象。”

慕世琮心中难受，不忍与他辩言，转过头来，低声道：“现在该怎么办？”说话间，他的视线落在孔瑄身上，不由一声惊呼。

孔瑄见他异样神色，心微微一沉。他伸手将自己发髻解散，握起一把长发看了片刻，轻叹一声：“每受一次伤，这毒发作便快些，又白了这么多头发，看来我真的拖不了多久了，也不能再见容儿了。”

慕世琮觉孔瑄鬓边的白发似刀子一般在剃着自己的心，他猛然攥住孔瑄的手：“孔瑄，我们告诉容儿吧，现在只有找出宝藏，才能救你了！”

孔瑄看着手中那黑白间杂的头发，面上表情波澜

不兴，沉默许久，低声道：“侯爷，您先出去一下，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慕世琮渐感恐惧，看着孔瑄那从未有过的漠然神情，口张了几下，终缓步退出东厢房。他觉自己的脚步前所未有的沉重，再无以前的意兴飞扬。他默默地坐在院中的槐树下，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脚步声响起，他抬起头来，这才发现自己已是泪痕满面。

孔瑄默默地看着慕世琮，慕世琮觉他眼神竟是这段时间从未有过的平静无波，心中渐涌不安的感觉，啜嚅道：“孔瑄，你——”

孔瑄在他身边坐下来，低声道：“侯爷，你想过没有，仇天行当日是在棋子坡重伤坠崖的，后来也一直是要我找寒山图，今天他怎么又会改口说寒山图早被伯母给烧毁了？”慕世琮一愣，好半天脑中才恢复素日的冷静，想了想，‘啊’了一声：“难道皇上也——”“仇天行具体从谁口中知道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必定是事实，当年最后追捕伯母的是皇上，那么，皇上也必定知道这件事情。”

慕世琮一颗心如坠入了冰窖之中，虽是夏日，也

觉如有冰寒沁骨的风雪扑面而来。孔瑄叹了口气：

“也幸好容儿现在还没有去与皇上提用寒山图和棺木换人一事，否则皇上一听，便知有假。”

慕世琮忽然灵光一闪，大叫道：“是宁王，一定是宁王告诉仇天行的！”孔瑄觉左肋火烫，四肢冰冷，咳得几声，点头道：“是，我也估着是宁王，宁王应是从皇上口中得知此事的。他显然已知我们与仇天行之间诸事，又想利用仇天行来要挟我们找出宝藏，好渔翁得利，所以这几天都没派人跟踪我们。现在东南三州水患严重，只怕皇上那处，也是等着容儿提出条件，寻到宝藏，才会放了您和蓝家人。”

慕世琮的手放在膝间握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握紧，嘴唇轻轻颤抖，半天方冷笑一声：“原来这些人，都是在冷眼看着我们苦苦挣扎。”

孔瑄一阵咳嗽，慕世琮忙扶住他，孔瑄微微一笑：“没事，这回伤得不重，我与仇天行内息相同，能化掉他一部分掌力。”

他闭目运气，待内息稍稳，方重新睁开眼睛：“先不说宝藏能否顺利找到，即使找到了，还有宁王和皇上在旁边虎视眈眈。更何况，这宝藏还得——”他

柔和的眼神望着慕世琮，不再说下去。

慕世琮心头如被刀扎，猛然间站了起来，挥手吼道：“我不回潭州了！我早说过，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宝藏就让仇天行得到好了，只要他拿出解药来！皇上要撤藩，由他撤去！” “那蓝家人呢？他们都是容儿的亲人。”

“蓝家人自有蓝家人的造化，我们管不了这么多。”

“那两国的百姓呢？我慕家军的兄弟呢？！”

慕世琮一窒，挥着的手停在了半空。

孔瑄咳道：“仇天行若是得到宝藏，西狄国有力南侵，首当其冲的便还是我慕藩，死伤的还是我慕家军。”他的眼中闪过悲戚之色：“侯爷，我自从知道自己的师父就是害死虎翼营数千兄弟的元凶，这大半年来，一直原谅不了自己。现在若为我一人之故，再让仇天行的狼子野心得逞，我——” 慕世琮手在半空停了许久，却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连吸了几口气，颓然坐于地上，垂头掩面道：“我不管，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只要你活着，只要你能活下来！”

孔瑄心中一热，喉间涌起火辣辣的苦涩。这一刻，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象是一团曾熊熊燃烧的烈火，即

将熄灭，只余一堆灰烬，再也无法照亮眼前这人和那个在宫中的深爱之人。他静静地看着慕世琮，颤抖着伸出手，握住他的左手，慕世琮被他指间的寒意刺得一哆嗦，强自将哭泣声压在了喉间。

他反过手来，紧紧握住孔瑄冰冷的手，绝望的眼神望向孔瑄：“那容儿呢？你若是死了，容儿怎么办？！”

孔瑄面色渐转苍白，想起容儿，想起那雾海边的誓言，翠姑峰的小屋，过去的那个如梦一般的冬季，他的胸口便疼痛至难以呼吸。

他的眼前一片恍惚，容儿，我终要负了你，终要将你一个人抛下，终不能陪你一生一世了。

恍惚中，这一年来的往事，悉数涌上他的心头。

丽阳下，他夺了她的青云，回头向男子装扮的她送上一个笑容和一个响指，那一回头，就是他与她缘份的开始；

战场上，他将手持大旗的她从战场中救出，她落在他的身后，他回头向她朗朗而笑，那一回头，他与她，再也无法分离；

军营同营共宿，朝夕相处，他虽开始没有看破她的女儿身份，却也觉她与众不同，她清冷的眼神总是

那样安静地望着他，平和的话语中总是透着铮铮傲骨。

察探地形，让他发现了她的女儿身，惊讶之余更多的是钦佩，原来，世间真有如玉清娘一般的女子，真有这般不输于任何男儿的巾帼英豪。

他的心暗暗的，不自觉的向她靠拢，为她遮掩，为她守护，照顾生病的她。不为别的，只为能继续看到她淡淡的微笑，那笑容，似也能给纠结在恩与义之间的他一丝勇气和希望。当她女装出现在安州城头的那一刻，他发觉，自己的心彻底地交给了她，交给了这个如青菊一般美丽绽放的女子，再无半分犹豫，再无保留的空间。

他是多么幸运，能得到她如太阳一般炽热的爱，与她同生共死，与她度过如诗如梦般的那个冬季。但他又是何其不幸，不能陪她一生一世，不能再为她挡住风风雨雨。

为何，命运要这样残酷的对待自己，对待那么善良、纯净的她。自己是多么的想为她而活下去，可如果活下去的代价是付出千万人的性命，那活着岂不是比死了更痛苦千万倍？可如果自己真的在她面前死去，又让她情何以堪？让她如何面对爱人因己而死

的真相？！ 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鬓边的白发，容儿，我怎能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模样？！我宁可一个人孤独的离去，也不愿让你看到这样的我，不愿你的余生活在自责与痛悔之中。

孔瑄平静地望向满面泪痕的慕世琮，缓缓道：“侯爷，我想求你一事。” 慕世琮的心在无边的黑暗中沉沉浮浮，看不到一丝光明，他不敢望向孔瑄，颤抖着摇头：“不，你不要求我，我不会答应你的，我只要你活下去。”

孔瑄微笑着搭上他的右肩，轻轻摇晃了几下，叹道：“侯爷，我们认识几年了？” 听不到慕世琮回答，他仍是微笑着沉入回忆之中：“我们认识有六年多了吧。那时，我们都还是意气少年，你争强好胜，从不肯低头认输，我呢，虽是有目的地接近你，却也总是被你激怒。我们俩，打过多少回架，怕是谁也记不清的了。”

慕世琮闷声道：“那是你总让着我，我心里清楚的。”

“是我不好，不该让着你，我心怀不轨，有负于你的情义。”

“别说了！”

“不，侯爷，你听我说，一直以来，是我对不住你，能得到你的原谅，是我孔瑄三生有幸。但我今天，还是想求你这件事，望侯爷看在我是将死之人的份上，答应我。”

慕世琮五内堵塞，硬生生把泪逼回心口，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尘土，不发一言。 “侯爷，我走之后，容儿，就拜托给你了。我相信，侯爷一定能护得她的平安。”孔瑄的声音如在半空中飘浮：“我求侯爷，不要告诉她真相。你就说，说我在海州的舅舅找上门来，我随他去办一件很紧要的事情。等一切风波平息，她重获自由了，求侯爷到安州城郊象形山南的三颗并排的松树下，我的坟前告知一声。那处是我父母的坟墓，我会想法子和他们葬在一起的。”慕世琮喉间酸痛难言，猛地用力甩掉孔瑄的手，吼道：“你不要和我说这些，我死都不会答应你的！”

孔瑄微笑道：“侯爷，我还有一言相劝，我藩兵力不足，终不能与朝廷对抗，撤藩是迟早的事。如果王爷能够缓一段时间后，安排好退路，还是劝王爷激流勇退吧。侯爷您的性子，实在不宜与皇帝或是宁王这

样的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我，真的不想你再遇到什么风险。” 他淡淡地笑着，站起身来。慕世琮双目圆睁，紧拉住他的手：“你要去哪里？！你不许走！你让我如何去见容儿，你为什么不去亲自去和她说？！”

孔瑄轻叹一声：“侯爷，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去见她吗？”

慕世琮急道：“那我这样说，她会相信吗？她，她那般痴心，怎么可能被这漏洞百出的谎言瞒过？！”

“她不相信也罢，满天下找我也罢，但总比看着我为了她头发全白、面容枯竭、在她面前呻吟着死去要好。如果我真在她面前死去，只怕她会随我而去，但我若只是失踪，她为了找到我，便还有活下去的希望。更何况，她现在还要救她的族人，她那么坚强，会熬过去的。” 慕世琮紧抿着嘴唇，却始终不放手。孔瑄看着他如雕刻般的额头，轻声道：“侯爷，若是现在，你是我这般处境，你会怎么做？”

慕世琮的面色渐转惨淡，本能下想跳起来将孔瑄死死拖住，但孔瑄的这句问话又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原地。

灿烂炙热的阳光从树枝间洒下，树梢，鸟儿扑愣

着闪过，街道上车马的喧嚣声和小孩子的打闹声隐隐飘来。慕世琮与孔瑄对望良久，终缓缓地，缓缓地松开了握着他的手。

他狂笑着双手掩上面颊，泪水由指缝淌落，孔瑄慢慢跪落于地，将他紧紧抱住，低声道：“侯爷，你多保重！我们来世，再做兄弟吧！”

五月下午的阳光晒得人有些昏昏沉沉，蓝徽容坐在质子府后院廊下，望着空旷的院落，怔怔出神。心尖处的疼痛一阵阵传来，是自己真的病了，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她呆呆地望向手中的十几根白发，这是她从孔瑄枕上发现的。他，到底是怎么了？他肯定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梅涛等人都有些怕见到她似的，远远的躲在前厅。院中静寂无声，这无言的寂静中却又有股暗流，每隔一刻，便让蓝徽容涌起恐惧与不安。

慕世琮面无表情的踏入府门，梅涛如逢大赦，迎上前低声道：“侯爷，蓝小姐在后院，她好象察觉到了什么。”他又望了望门口，疑道：“孔郎将呢？”

慕世琮眼皮一跳，轻轻的话语中疲倦不堪：“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若是容儿日后问起孔瑄，你们记住，就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慕世琮在院门口默立良久，低声一叹，修眉俊目，终在极度的痛苦后平静若水。落日余晖下，他脚步轻松地步入院中。

蓝徽容猛然抬起头，惊喜一瞬后又有着掩不住的失望，慕世琮含笑道：“容儿怎么这个时辰还在这里？”

蓝徽容跳了起来：“孔瑄呢？他怎么没和你在一起？”

慕世琮步到院中水井前，猛力拽拉井绳，打出一桶水，借冰凉的井水平息心头激涌的痛苦。边擦脸边笑道：“容儿与孔瑄可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么凶巴巴的问我要人。”蓝徽容攥紧了手中的白发，缓步走到慕世琮面前，直盯着他水珠流淌的面容：“告诉我，孔瑄在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慕世琮面色不变，将面上水珠抹干，走至廊下竹椅中坐下，微笑道：“孔瑄在海州有个舅舅，不知从何处知晓他的消息，昨日找上门来，似是有什么要紧的

事情。孔瑄随他去了，说办完那事后，就会回来。让我转告一声，免得你担心。”

“海州的舅舅？”蓝徽容眉头轻蹙，依稀记得孔瑄似是说过他母亲是海州人，但他母亲嫁得远，又去世得早，似与娘家亲戚没有什么来往，怎么突然冒出一个舅舅来了？而且还在这个时候，竟然不与自己说一声，就随那人去了？

她正愣神间，慕世琮轻唉一声带着竹椅向后一倒，靠上墙壁，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唉，累死我了，今天陪刘相的二公子打了一天的马球。容儿，我要去休息了，你也早些回宫吧。”说着站起身往屋内走去。

绿影一闪，蓝徽容拦在了他的面前，神情是他从未见过的严肃：“侯爷，我要你和我说实话，孔瑄到底去了哪里？”

慕世琮闪身挤入房门，笑道：“容儿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孔瑄忙完那事就会回来的。”说着便待将房门关上。

蓝徽容用力将房门一推，跟了进来，慕世琮瞪眼道：“容儿，你已和孔瑄有了婚姻之约，我和他是兄弟，

你可得注意一下我的清誉。”

见蓝徽容只是静静地望着自己，慕世琮渐渐有些慌神，心气浮动，不忍看她的眼眸，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央求：“容儿，你先回宫吧。”

蓝徽容双目灼灼，盯着慕世琮：“侯爷，你也知道我与孔瑄有婚姻之约是吧？”慕世琮将心一横，宽去外袍，露出仅着短褂的上身来，蓝徽容本能下闭上眼。慕世琮强笑道：“我当然知道，所以你现在速速给我出去，乖乖地回宫，免得坏了你我的清誉。”蓝徽容羞恼下涨得满脸通红，却又睁开眼来，一步步向慕世琮逼近。

慕世琮手足无措，一步步后退，被她逼到桌前，退无可退，急道：“容儿，你这样，可不象话。”

“侯爷，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蓝徽容仰起脸，声音极低极沉静，却让慕世琮觉得有着一股自己承受不住的力量：“侯爷，我想告诉你，孔瑄若是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我在这世上，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慕世琮心一沉，双脚一软，瘫坐于凳上。蓝徽容将手伸至他的面前，那十几根白

发如飘飞的柳絮，从她指间悠悠落下，她一字一句道：“侯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五八、星光

作者有话要说：犹豫很久，哀悼日是否更新，想了再想，还是决定更新。因为这章，是极度绝望之后涌起的希望，生的希望，爱的希望。希望人间的真情真爱，象天上的星光，亘古长存，永照世间。

hr size=1 /

/div 天色慢慢的黑下去，屋内却无人掌灯，只窗间透下些斜阳余晖，静，十二分的静。慕世琮脑中轰轰作响，耳边似清楚地回响着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将诸事细述完毕，他再也没有勇气望向坐于对面的蓝徽容。

蓝徽容颤抖着伸出手，拈起先前飘落在桌上的一根白发，纤长的指尖血色褪尽。那根白发象一把利刃，一刀刀地在她心头割着，血从心尖处涌出来，又结成寒冰，再涌出来，再结成寒冰，冻得她瑟瑟发抖。

慕世琮良久听不到蓝徽容的动静，不由抬起头来：“容儿！”

蓝徽容只是不停地将那根白发在指间缠绕着，平

日清澈明净的眸子，再无半分神采，木然地转动着。

风自敞开着窗子徐徐吹进来，慕世琮极度恐惧，抓住蓝徽容的手。那手指凉得瘆人，让他一哆嗦，再对上她虚无的眼神，心中如沸水翻腾，又唯恐刺激了她，不敢再发出半点声响。蓝徽容觉那根白发将自己的心割得血肉模糊，以往的一幕幕，孔瑄一个个奇怪的举动，他一句句饱含深意的话语，皆从那伤口处呼啸着涌出来。夹着血腥，夹着绝望，夹着痛悔，直涌上喉间，她‘哇’地一声，吐出一口血来。

慕世琮大惊失色，抢上来扶住她的身子：“容儿！”

殷红的血自蓝徽容嘴角滑落，如白雪覆盖下的一株红梅，红得炫目，耀得惊心。她低弱地一笑，话音极慢，幽幽地，如从黑夜中飘来：“他，现在去了哪里？”

慕世琮的胸口胀痛难忍，侧过头，轻声道：“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说，要葬在他父母坟边，想来——”

蓝徽容的五指攸然间张开，缠在指间的那根白发断裂开来。她纵身而起，却又双足麻痹，脚一歪，跌了一跤，慕世琮冲过来扶住她左臂，她又跳起来，冲出房去。

慕世琮手中一空，呆蹲在地上，空虚后轻松的感觉

觉蔓延到全身，他忽然苦笑一声：放下了，终于可以放下了。

最后一缕金色敛入西边的厚云，微风拂过，暑气渐消，蓝徽容狂抽青云，驰出京城北门。弦月渐升，马蹄疾响，风呼啸过耳边，扬起她的长发。眼前的官道在黑暗中如同通向天堂或地狱的路途，只是前方等着她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她也无法得知。

她的心如同她的身子，腾在马背上，腾在半空，没有着落。青云被她手中的鞭子抽得奋力向前奔跑。她的眼中无泪，心底却在大声哭泣：孔瑄，你等等我！你怎能这样走掉？你怎能把我一人抛下？！

周遭的一切渐渐淹没在黑沉的夜色中，天空如洗，繁星点点，弦月如钩。劲风中不知驰了多久，蓝徽容这才发觉已到了京城西北面百余里处的枫叶坡。官道在这里延向三个方向，两条是陆路，皆可通往安州，另一条是去往枫叶渡，在那里乘船沿潏水北上也可到达安州。从侯爷所述时间来推算，他若是骑马，应早已过了此处路口，但他，走的会是哪条路？他若是真的躲着自己，茫茫人海，自己又怎能找到他？！

自己即使真能找到安州城他父母的坟墓，可如果等来的是他的——

青云不安地刨着蹄子，似是不明白先前还狂抽自己的主人为何此刻安静如水，再无声息。蓝徽容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三条道路，条条都如巨蟒般，盘旋于她的心头，天黑得沉了，前方的道路和身旁的青山泼墨似的，静谧而又透着些阴森。

她的泪水终汹涌而出，发疯似地跳下马，仰面向天，泪水滑入颈中，手中的鞭索将地上的尘土抽得漫天而起，凄厉的声音冲破层层黑暗：“孔瑄！孔瑄！”

天空中渐渐有了些流云，时近半夜，星光灿烂，月色熹微。徐徐的山风中，蓝徽容全身麻木，任青云驮着自己由右边的一条道路往前走。

她的心似一直在向深不见底的崖下坠落，又似一直在飘渺无际的空中飘浮。茫茫然中也不知走了多久，一阵轻风拂过，带来满面花香，蓝徽容猛然想起在翠姑峰时与孔瑄的一段对话。“孔瑄，你看，此处我们可以开一个花圃。等明年春天，去买些花种来，月季、海棠、青萝、玉钟花、雪梅，我们每样都种一

些。这样，一年四季，我们的屋子都可以闻到花香了，好不好？” 他从后面拥住她，在她耳边轻声呢喃：

“好，当然好，明年春天我们撒下花种，以后年年季季，我们都能闻到花香。”

蓝徽容泪流满面，跳落马来，踉跄着步下路边的山坡。在花香的指引下，穿过一片小树林，站在了一片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的田野中。

她缓缓跪落于地，草香花香扑鼻，盈腾于她的周身。她掩面而泣：“孔瑄，孔瑄，你别丢下我，你说过的，要陪我一生一世，你为何说话不算数？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 身后林间传来鸟儿‘吱吱’的叫声，蓝徽容哭得双肩颤抖，宛如夜风中瑟瑟绽放的一朵野花。 风自原野吹过，一片花瓣似不堪风的侵袭，卷着扑上蓝徽容的面颊。蓝徽容一惊，猛然抬起头，眼中光芒一闪，泪水渐止，慢慢站了起来。

她默立片刻，忽然转过身，身后，还是那片小树林，和无垠的夜色。

她心头激愤伤痛难言，向着那树林，向着那夜色，大喊道：“孔瑄，我知道你跟着我，你一直在跟着我，

你出来！”

她的声音在原野中远远地传开去，回答她的却是无边无际的沉静。

蓝徽容向前行出几步，愤然道：“你不要再躲了，我知道你在这里。你，怎么可能不见我一面再走？！你再绝情，再如何残忍，也不可能不远远见上我一面再走的！”

“你出来吧，孔瑄，我求求你，你再不出来，我会恨死我自己的。”

她的泪水再度滑落：“孔瑄，我恨你，但我更恨我自己。我太天真，太幼稚，我竟然会相信你，相信仇天行当初会那么轻易地放过你。是我不对，是我将人心想得太简单，我从没有用心去了解你的苦痛，你的挣扎，是我对不起你。孔瑄，都是我的错，我恨我自己，你如果就这样走了，我会将我自己恨死的！”

先前还飘浮着的流云似也被她悲伤的话语惊走，夜空如黑琉璃般空净。蓝徽容望着满眼星光，心头的火焰腾腾而起：“孔瑄，你这个胆小鬼，我恨你，你给我出来！你怎么能够这样丢下我，你胆小，你不守承诺，你违背誓言，我恨你，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她的身子田野中慢慢地转着，声音渐转凄厉：

“你出来啊！你答应过我什么？答应要陪我一生一世的，答应要做我的夫君的！你这个骗子，你欺骗了我这么久，你从不曾把我当成你的妻子看待，你这个大骗子，你出来啊！出来给我说清楚啊！”

她的声音渐渐嘶哑，回答她的却仍然只有无边的沉默。蓝徽容心尖疼痛，一口气接不上来，无力地再度跪落于地。

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跳了起来，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拔开瓶塞，倒出一粒药丸，颤抖着大声道：“孔瑄，你听着，我手上的是断情丹。你也知道，这药服下去一个时辰后必当丧命，无药可救。你，若是再不出来见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反正你也是死，要死，我死在你前面好了！” “我数三下，你再不出来，我不会犹豫的！你听着，一，二，三——” 蓝徽容眼中闪过浓烈的绝望之色，她闭上双眼，仰起头来，颤抖着将那药丸送至唇边。

低沉的叹息声若有若无，飘飘渺渺，蓝徽容的手停在了唇边，睁开眼，望向从林中缓缓步出的那个身

影。

孔瑄在她身前十余步处停住，低叹道：“容儿，你这是何苦？”

蓝徽容身子瑟瑟发抖，猛然弯腰拾起先前丢落于地的鞭索，冲了过去。孔瑄静静地看着她，看着她手中的鞭子夹杂着愤怒与疯狂，重重地落在自己的身边，一下，一下，鞭打着他本已痛苦不堪的心。

蓝徽容不停抽向孔瑄身边的花草，怒道：“你这个懦夫，你这个胆小鬼，我恨你！恨你！”孔瑄默默地看着她渲泄着心中的愤怒与伤痛，待她筋疲力尽，方缓步上前，将她轻轻地拥入怀中，柔声道：“容儿！是我对不住你！”

蓝徽容无力地松开手中的鞭索，揪上孔瑄的衣襟，放声大哭：“你这个骗子，你是个大骗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我恨你，恨你！”

孔瑄抚着她的秀发，哽咽道：“是，容儿，我是骗子，都是我的错，从一开始，就是我欺骗了你，你，放了我吧。”

蓝徽容一个激灵，发疯似地将孔瑄一把推开，冷冷而笑：“你这算什么？骗了我就想逃？我告诉你，我

不会让你得逞的，你想死是吧，好啊，我们一起死吧！”她冷冷地看着孔瑄，忽然仰头，将左手中的药丸送入口中。

孔瑄脑中轰的一声，疾扑了过来，双手颤抖着掐住蓝徽容的下颌，急得声音强烈变调：“快吐出来，容儿，求求你，快吐出来啊！”

蓝徽容却忽然温柔而凄然一笑，泪水和着这凄美的笑滴落下来。她双手迅速攀上了孔瑄的脖子，重重地、发疯似地吻上了他的嘴唇。

孔瑄情急下想将她口中的药丸吮吸出来，她却只是堵住他的嘴唇，片刻后，他终于叩开她的唇齿，却被她的柔舌闯入了他的口中，而那药丸已不见了踪影。

那绝望的泪水，流淌在眉间眼底的无限深情，疯狂的唇齿相叩、舌底纠缠，还有她这般不顾生死的决然，让孔瑄瞬间陷入极度的欢愉和迷茫之中。

他的心中一阵迷糊，双臂渐渐用力拥住她，她也紧紧地抱住他，纠缠中呢喃道：“我死都不会放了你的，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吧。”

“我死都不会放了你的，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吧。”

“我死都不会放了你的，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吧。”

孔璋天旋地转，心跳似都已停顿，体中热血‘腾’的一声燃烧，烧得他脑中渐渐一片空白。怀中人儿的身子滚烫似火，她的手插入他的发间，她的唇舌带着温柔与痴缠，摧毁了他的一切防线，他脆弱的伪装于一瞬之间轰然坍塌。

他抱着她的身体倒落于草地之上，泥土和着草的清新、花的甜美，还有，她特有的女子沁香，彻底瓦解了他的意志。风儿吹过田野，满地花海泛起层层涟漪，如同他小腹处那股热流，燃烧，蔓延-----

星空下，花香中，二人纠缠着，翻滚着。她的身子在他渐渐疯狂的吻中如水般融化，而他的身子却在她越来越激烈的喘息中坚硬如铁，将她灼得无处可去，也让他再也无从逃避。 二人的喘息声越来越重，生死、恩怨、礼教，这一瞬间都已悄然消失。剩下的只有漫天的星光，满怀的花香，只有这原始的欲望。如混沌初开的世界，如汹涌而起的快乐，极度绝望之后涌起的真正的快乐。

她的衣衫渐渐散落在原野之中，她的目光迷离如梦，整个人都在轻轻颤栗。他也逐渐释放了自己的焦

渴，多日以来的渴念与压抑都化作了一波又一波温柔中略带粗暴的侵入。她用力的撕抓着他的后背，在这一波一波的侵入中，在这饱含绝望和痛楚的快乐中一次次扬起，又一次次落下。这一夜，如流星一瞬，又似一生般悠长。星光渐暖，两颗心在这星光的默默注视下，在无限的缱绻缠绵中，终融合在了一起，再无一丝缝隙，再无一分距离。

在激情的巅峰，他们紧紧相拥。她的手颤栗着抚过身下的花儿，抬起眼，看见幽蓝的天幕上星光闪烁，如母亲温柔的注视，虽然隔着天，隔着夜，依然投撒着温暖的光辉。蓝徽容不禁含泪微笑，泪水从眼角滑落，落入他和她纠缠的发间，渗进花间，渗入泥土。

整个世界渐渐远去，余下的，是彻底融合之后的无尽满足，是交颈相欢之后的无限温柔-----

“容儿。”

“嗯。”

“你骗我，那不是断情丹。”

“是，我骗你，可你也骗了我，我们，扯平了。”

她的手抚上他的鬓边，星光下，她的发黑如漆墨，他的发夹杂着点点雪色。她躺于他的臂弯中，轻柔地

将二人的长发在胸前缠结起来，握在手中，再也不愿松开。

“容儿。”

“嗯。”

“是我错了。我——”他的唇瞬间已被她堵住，她手中的发丝拂过他的耳边，麻痒的感觉令他再度汹涌，猛然用力将她压在身下。

她无力地抬起双手，攀住他的身躯，眼神温柔而专注：“孔瑄，以后，不准你再骗我，不准丢下我，不准——”

他又封上了她的嘴唇，这一吻让她窒息，却又于这窒息中安下心来。这一吻，超越了所有山盟海誓，胜过了一切甜言蜜语。

在她满面通红，喘不过气时，他放开了她，又轻柔地吻上了她的眼，低声道：“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你是我的妻子，我们再也不分开。”

她满足的轻叹一声，忘却了曾有的和仍将要面对的一切磨难，任他以保护和占有的狂热再度融入她的生命之中。

星光渐淡，天色渐青，田野上吹来的风带上了露珠的清新气息。蓝徽容静静地替孔瑄将发髻拢好，看着手中那黑白杂间的长发，眼眶逐渐湿润。

孔瑄没有回头，反手将蓝徽容按到他的背上：“容儿，我来背你！”

蓝徽容眼角有泪珠轻轻滑落，却紧紧环住他的脖子，放声而笑：“好，你背我，我要你背我回去！”

孔瑄直起身来，背着她在原野上慢慢地走着，走出几步，笑道：“容儿，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蓝徽容依在他的颈边，听着他爽朗的歌声，感受着他坚定的脚步声，一种难以言述的安适感包裹着她的全身。多好的感觉，他就在她身边，他会一辈子这样背着自己，再也不会丢下自己，再也不会分开。

她在心中微笑：真好，孔瑄，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分开了。

歌声悠然散去，她贴近孔瑄的耳边：“孔瑄，我要你以后，天天背着我，天天唱歌给我听。” “好，娘子有命，夫君我一定遵从。”

“若是做不到怎么办？”

“若有违背，任娘子处置。”孔瑄轻笑道。

“你哪天没做到，我就咬你一口。”蓝徽容笑着咬上他的颈间。

孔瑄朗声大笑，却带起一波咳嗽。蓝徽容心中一痛，却别无他法，只是紧紧地环住他的脖子，待他咳嗽平息，低低道：“孔瑄，带我去见仇天行。”

孔瑄顿住脚步，蓝徽容轻声道：“孔瑄，我想到了，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五九、周旋

孔瑄将她放下来，转过身执住她的双手：“谁？”

“我母亲。”蓝徽容轻声道。

孔瑄默想了片刻，握住她的右手，二人慢慢地在原野上走着。

“孔瑄，昨天，皇上和我说了件事情。”

“什么事？”

“他把过我的脉，说我幼年时曾遭大病，似是心脉未长齐全，后来被人用高深的内力和极罕见的灵药接续起来，又修习了苍山内功心法，才保得了这么多年的健康。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听母亲提起过。”

“也许伯母是觉得你病已经好了，没有必要再告诉你。”

“不。”蓝徽容顿住脚步，望着孔瑄：“我的病，现在有复发的迹象。”孔瑄手一紧，心跳到半空，又轻轻落了下来。蓝徽容知他所想，依到他的怀中，抱住他坚韧的身躯，轻声道：“母亲医术颇精，她不会不知，我这病成年后会有复发的可能，但她从未和我提过这事，我觉得很奇怪。联想起以前很多事，才觉得我们一直忽略了母亲的存在。”“孔瑄，一直以来，我们只是想着如何化解眼前的困境，却没想到过这些困境是因何而起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遗命，没有无尘师太的吩咐，我不会踏入这个漩涡之中，那么，就不可能发生今日这么多的风波。现在，我及我身后的宝藏，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角斗的目标，也隐隐激化了各方的矛盾。”孔瑄渐渐有些明白，点头道：“是，以伯母的聪慧，及她对这些故人的了解，她既然给你留下那样一封遗书，不可能不预见到你要面对的一切。”

“是，母亲深爱着我，肯定是有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才将我置于今日这种地步，但我相信，也有这种感觉，她应该做了相应的安排。”

“你是说——”

“相信我，孔瑄，我们先回容州，再去新州见无尘师太，那里一定会有答案的，也一定能找到办法，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最坏的结局大不了一个死字，反正现在你中毒，我病发，如果真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就死在一起好了。”

孔瑄紧紧地抱住她：“好，容儿，从今天起，我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他闻着蓝徽容身上传来的缕缕清香，想起刚刚过去的这一夜，宛如再世为人，头脑忽然极度清醒，竟是自去年中毒以来从未有过的清醒。一个想法涌上心头，他微笑道：“容儿，如果伯母真预见到这一切，并留下了线索，好让我们能顺利寻到宝藏的话，不如我们……”

京郊，宋家客栈后的红柳林内。

仇天行手持红柳枝，皂色身影在林间腾挪轻移，化作一道道光影，酣畅淋漓中不失悠闲从容。林间微风伴着这无言的节奏与韵律卷起片片树叶，遥远的往事居然在这一刻于翻飞击舞中涌上脑海。“叶天鹰，你这个胆小鬼，叶大哥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小弟弟！”

“叶天鹰，你不要再跟着我，我不想再见到你。”

“叶天鹰，少颜碍着你什么事了，你要害他被大哥骂！”

“简大哥有什么不好？你倒是说啊，你不要这样酸溜溜的，有本事，你干出一番大事业让我瞧瞧，不要老是做大哥的跟屁虫！”

“你不要说了，天鹰，你的心意我知道，但我的心早已死了，这辈子是不会再嫁人的。我现在只想帮大哥撑起这片河山。天鹰，大哥对你有很高的期望，你不要辜负他才是。我们，永远都做兄妹吧。”

不甘的冷笑二十多年后居然再度涌上他僵硬的面容，为什么，自己永远只是叶天羽的弟弟呢？脚步声响起，宛如多年前她甩手而去的声音，他愤然一啸，身形如飓风般卷起漫天草屑，手中柳条如利剑般脱手而出，向林边飞去。

宋六张大嘴，双脚颤栗，却不敢挪动半分，柳条自他耳边呼啸而过，震得他耳膜隐隐生痛。仇天行拍了拍衣上草屑，冷冷道：“什么事？”

“主子，孔瑄带着蓝小姐过来了。”

仇天行一怔，旋即哈哈大笑，边笑边走向林边，顺手拍上宋六的肩膀：“去，按原定计划，放信出去。”

仇天行笑着迈进房，走到桌前坐定，握起茶杯饮了口茶，正待开口，视线却凝在了孔瑄与蓝徽容紧紧相握的手上。

他的眼皮一跳，眼中神光复杂莫名，长久地看着眼前这一对执手而立的后辈。少年时的梦冲破遥远的岁月呼啸而来，自己精心培养的徒儿，能握住她的女儿的手，这是不是上天对自己一种别样的补偿呢？

蓝徽容上前衿衿行了一礼：“叶叔叔，我们来，是想请你两个月后到容州城的乘风阁与我们会面，我自会将宝藏所在地告知于你。至于铁符，早已被毁掉，能否破解机关，开启宝藏，得靠叶叔叔自己了。”

“铁符早已被毁掉了？！”仇天行一愣。

“是，叶叔叔，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我们到了现在，没有必要再骗你，要是真有铁符，早就拿出来交换解药了。孔瑄体内的毒发得越来越快，不知能否拖过这两个月。还请叶叔叔先替他解一部分毒，缓一缓，待寻到宝藏，您再替他解余下的毒好了。他若是在寻得宝藏前毒发身亡了，叶叔叔会什么都得不到的，还请叶叔叔三思。”

仇天行默然良久，眼光掠过孔璋平静的面容，蓝徽容清澈的眼神，缓缓点了点头，从腰间取出一个瓷瓶：“这里面的药，能将他的毒暂时压住，但要彻底解他的毒，还是得用七花丹，希望两个月后，你们能让我感到满意。”

“春日陇上梅，少年踏歌行。流光随日度，梨花卷东风。”

历历青山外，无雨亦无晴。巧笑在溪边，桃李几度春。”

皇帝神情惆怅，执笔在清娘画像上书下这首诗。画中的红衣少女，巧笑倩兮，让他长夜难以入眠的心在这些日子稍稍得到些慰藉。

他放下笔，良久地注视着画中之人，转过头来：“容儿，你昨日一夜未归，去哪里了？”蓝徽容神情肃然，一拜而倒：“皇上，容儿想求您一事。”

皇帝看着拜伏于地的蓝徽容，轻轻摆手，殿中执事人等皆悄悄退了出去，殿门‘伊呀’关上。皇帝步至椅中坐下，饮了口茶，轻声道：“你这般郑重，定是要事，起来说吧。”蓝徽容站起身，又行到皇帝身

前盈盈跪落：“容儿想求皇上，放了侯爷和蓝氏族人。”

“我？！”皇帝呵呵一笑：“等到现在，容儿总算开口了。朕倒想听听，你用什么来求朕？” “容儿愿意找出前赵国宝藏所在地，并告诉皇上母亲葬在何处。求皇上看在母亲份上，能够答应容儿的请求。”蓝徽容垂头道。

皇帝原本严肃的面容涌起一股淡淡的笑意，使他那平日看上去总是有些吓人的双眉也有了些许柔和。他再饮口茶，悠悠道：“东南三州水患正深，这宝藏嘛，倒可以解朕的燃眉之急；若是能将你母亲迁至皇陵，也可以了朕一大夙愿，容儿提出来的条件倒是挺诱人的。蓝家人放与不放没什么关系，只是放不放世琮，朕得再想想。”

蓝徽容知藩镇历来为皇家心腹大忌，皇帝虽初步消除了对慕世琮与宁王联手的顾忌，但毕竟侯爷是王爷的独生子，只怕皇帝再没有了顾忌，还是不会轻易答应放侯爷回去。来正泰殿之前，她便将此事想了又想，此刻听皇帝果真如此说，遂咬了咬牙，磕下头去：“皇上，容儿愿意以人换人。” 皇帝笑得更是畅快：“说来听听。”

“容儿斗胆，想求皇上收容儿为义女。”

“你要做朕的女儿？”

“是，容儿愿意终身不嫁，在宫中陪着皇上。皇上若是寂寞，容儿就陪皇上说话解闷。说句大不敬的话，皇上若是龙体染恙，容儿愿意衣不解带，侍奉汤药。容儿愿意象亲生女儿一样侍奉皇上，求皇上成全。”蓝徽容深深的磕下头去。

皇帝握着茶盏的手停在半空，面上神色渐渐有些复杂。宝藏固是他急需用来救灾的，要与清娘合葬也是他多日来想着念着的，但蓝徽容最后这段话更击中了他的软肋。

他一生寂寞，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本就不喜谈笑，在妃嫔子女和大臣面前更是威严肃穆，有些内侍和宫女见到他就会吓得瑟瑟发抖。这几十年来，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轻松说话、开心而笑的人，正因为觉得活着的时候太孤单，所以他才会想着要与清娘合葬，实是深恐自己归天之后还是孤家寡人。

自蓝徽容进宫后，他才逐渐有了些笑容，也享受到一些天伦之乐，感觉不再是那么孤单与寂寞。她既

誓死不愿嫁给辰儿，那么，让她做自己的女儿，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若是真能将这孩子永远留在身边，是不是，这皇帝做得也不是那么难受了呢？

蓝徽容见皇帝良久地沉默，知他已有所触动，再度磕头道：“皇上，有容儿在宫中，侯爷他必定事事听从皇上的旨意，决不敢有半分违逆，还请皇上三思！”

皇帝注目蓝徽容片刻：“容儿很聪明啊，不愧是清娘的女儿。”

他站了起来，行至案前，眼中露出温柔之色，望着画中的红衣少女，慢慢伸出手，抚摸着那多年来不断出现在梦中的面容：“你象你母亲一样的聪明，宝藏、夙愿、孤独，你样样都说到了朕的心里。好，朕就允你，朕现在就下旨，封你为思清公主，等你寻到宝藏，朕就放了蓝家人和世琮。只是，你现在可以告诉朕，你母亲葬在何处了吧？”

蓝徽容站起身，也行到案前，望着母亲的画像，眼泪汹涌而出，泣道：“皇上，要将母亲棺木迁出，容儿实是不孝。容儿需得到她墓前，求得她的原谅之后，再亲自护送她进皇陵，绝不能让别人碰她的棺木一下，请皇上体察容儿的苦衷。皇上若不放心，墓室开启之

时，再请皇上派人守着容儿就是。皇上若是不答应，容儿宁死不从。”

皇帝转过头看着她倔强的神情，晶莹的泪珠，再回头看看画中之人，二十多年来，她那不屈的神态仍历历在目。他心底深处隐隐一痛，轻叹了口气：“好吧，朕答应你。”

蓝徽容再次伏拜于地：“容儿谢父皇隆恩！”

这声‘父皇’呼出，皇帝手一颤，俯身将蓝徽容拉了起来，握着她的手，良久都不愿松开，如果，她真是自己与清娘的孩子，该有多好。

蓝徽容回到嘉福宫，早有礼部官员及内侍宫女等送来公主的一应礼服和用器。蓝徽容的手抚过那织金缎公主礼服上的片金显花，暗地里叹了一口气。忽然想起远在突厥的常宁公主，当日她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却要为此公主的虚名付出青春和一生，如果让她重新选择一次，她还会不会愿意生在这帝王之家呢？

“启禀公主，宁王爷说想见您一面。”宫女轻言禀道。

蓝徽容转过身，简璟辰已微笑着步入房门：“皇妹，

“四哥给你道喜来了！” 蓝徽容微微一笑，屈膝行礼：“容儿见过四哥！”

简璟辰随意地挑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接过宫女递上的茶盅，笑道：“容儿，你现在既是我的皇妹，又是我的姨姐，这关系，可越来越复杂了！”

蓝徽容冷冷一笑，望向窗外。晴空下，雕梁画栋折射出金碧辉煌，甚至亮得有些耀眼，院中吹不进一丝风，这高墙内的闷热与翠姑峰上的空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愈发让她思念分开才半日的那个人。

简璟辰坐于一侧，注视着她轻眯的双眼，心仿佛都漏跳了一拍，难道，她真的是自己永远都追逐实现不了的一个梦吗？

蓝徽容转过头，平静道：“四哥，有话您就直说吧。”

简璟辰站了起来，走到她身边，视线也投向窗外灿烂的晴空，片刻后低声道：“容儿，我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放弃孔瑄，蓝家人我可以保他们平安，世琮，我也可以放他回去，只要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

蓝徽容笑了一笑，轻声道：“四哥，你到过塞外吗？”

不等简璟辰回答，她悠悠道：“塞外的草原上有一种雕，从来都是一雌一雄在一起捕食，一起飞翔。若

是其中一只先死了，另一只，就会叼着伴侣寻一处绝壁，撞崖而死。所以，这种雕儿，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去捕杀它们，人们把它们称做‘双翅雕’，翅膀，总是不能折断其中一翼的。” 简璟辰的手不可抑制地轻颤了一下，象是身上的某处伤口被不经意地刺痛，他沉默了许久，微笑道：“既是如此，还望容儿此去容州，一路顺风！”

他从袖中掏出一个绣工十分精美的荷包，递到蓝徽容面前：“这是华容绣的，要我转交给你。她说有愧于你，如果你能原谅她，就将她绣的这个荷包带在身边，若是回了容州，请你在荷包里放上一点家乡的土，也好了她思乡之意。”说完将荷包塞到蓝徽容手中，转身向屋外走去。 “王爷！”蓝徽容轻唤道。

简璟辰顿住脚步，却不回头。

“王爷，不管我们有何恩怨，还请王爷善待华容。”

简璟辰嘴角微一抽搐，冷冷的眸光似刀刃般闪了一下，拂袖而去。

丽日东升，晴空无云，炎夏的清晨，蓝徽容牵住青云的辔绳，与慕世琮并肩走在往北门的路。上。

“侯爷，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对不住你——”

“容儿，你不要这么说。你是清姑姑的女儿，与我也算是兄妹。我们既然是一家人，没有谁对不住谁的说法。”

蓝徽容转过头望着慕世琮，他黑深的眼眸中有着浓浓的暖意，这种暖意，似与他从前那炽热的眼神有所不同。二人对望片刻，蓝徽容收回目光，望向前方的城门，温馨而笑。慕世琮抚上青云的鬃毛，冷傲的五官皆在日光下化为温柔与牵挂：“你们万事小心，现在各方虽然都答应等你们寻出宝藏后再行事，但必定会派人暗中跟踪你们的，尤其是宁王，他必定在背后有大行动。你们，若是解毒之后，能够不回京城，就不要回来了吧。”

蓝徽容微微一笑，纵身上马：“侯爷，您的恩情，容儿无以为报，等我们回来，再把酒言欢吧！”说着，她勒转马头，劲喝一声，青云长嘶，欢快撒蹄，疾奔如风，卷起一片尘云，片刻便消失在了慕世琮的视野之中。

慕世琮立于城门，静静看着那人影远去。日头渐渐移动，不多时，移到他所立之处，灼热的阳光让他

下意识的伸手遮了一下，眯眼望向天空，良久方转身离去。

六十、放下

蓝徽容缓缓而行，算着日子行路，当暑气浓浓时，她终到达了容州城。

黄昏时分，落霞洒在城墙、堤柳、街巷上，象岁月虚华的影子。蓝徽容恍惚想起去年此时，自己因母亲一纸遗命往潭州而去，现在，终于回到这生长的故乡，来寻找这遗命之后的真相。她牵着青云，缓步走在容州大街上，穿过大半个容州城，到了城南王婆巷。王婆巷中，有两家客栈，一家‘悦来’，一家‘六福’，蓝徽容看了片刻，在‘悦来客栈’前停下了脚步。小二热情地迎了上来：“这位小姐，是要住店吗？快里面请！”

蓝徽容将马绳交给小二，步入店堂，客栈掌柜见她气度从容，衣饰贵重，忙迎上来将她引至客栈后院，笑道：“小姐，我们客栈，这后院清静些，一般有了女客，都是住在这处，只是房钱稍——”

蓝徽容平静道：“带我去月字号房。”

掌柜的一愣，瞬即笑道：“不知小姐从何处来，往

何处去。”

“我从梅边来，往柳边去。”蓝徽容微笑道。

掌柜笑意更浓，点头道：“小姐请随我来。”

蓝徽容随掌柜的步入后院东首第二间房，掌柜的退了出去，关上房门。蓝徽容放下包袱和长剑，坐于榻上闭目运气调息。

当窗外夕阳渐渐淡去，夜色悄然而起，蓝徽容听到房中床下传来轻轻的叩击声，笑着奔了过去，将床用力移开，孔瑄顶着块木板钻了出来。

两人含笑对望，同时伸出手来，紧紧相拥，虽是短短二十多日的分离，却如同过了数个春秋。蓝徽容抬起头，痴望着孔瑄略显憔悴的面容，轻声道：“身体好些了吗？”

回答她的是一个浓烈到令她窒息的激吻，待她的脸上一片潮红，孔瑄搂住她的腰，低声道：“你有没有再发病？”

蓝徽容摇了摇头，双手紧紧环住他的脖子：“你哪天到的？”

孔瑄微笑道：“我日赶夜赶，十天前就到了，接你

说的悄悄和月姨联系上，她出面买下了这两家客栈，又挖了这条秘道。不过一切皆是月姨出面，宁王的人盯我盯得紧，我天天不是上街闲逛，就是躺在隔壁那家客栈睡大觉。”

“不知是皇上派的人，还是宁王的人，也有一些高手在跟着我。”

蓝徽容见天色已黑下去，返身点燃银烛，又故意举着烛火在窗前走了几个来回，将银烛放在窗下，走回床边。孔瑄早已下到地道口，蓝徽容将床移回原位，缩身而入，二人将地道口盖上，迅速沿着黑暗的地道往前行，不多时由王婆巷尾一处荒宅中钻了出来。

夜色掩护下，二人见再无人跟踪，迅速赶到城西明月楼，由后院翻墙而入。甫一落地，狗吠声响起，蓝徽容一愣，旋即笑着轻唤道：“小四！”

小四叫得两声，分辨出了蓝徽容的声音和气息，呜咽着扑了上来，前爪搭在蓝徽容身上，尾巴摇个不停。

蓝徽容笑着抚上小四的颈毛，明月早听得声音，迎了过来：“容儿！”伸手将蓝徽容搂入怀中，珠泪涟涟。

孔璋看着二人饮泣，低声道：“月姨，容儿，还是进去说话吧。”

明月带着二人在阁楼坐定，拉着蓝徽容的手道：“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可怜的孩子！”蓝徽容替她将眼泪抹去，柔声道：“月姨，没事的，一切会好起来的。对了，莫爷爷有没有回来过？”

“没有。”明月边拭去泪水边摇头道：“一直不见他的踪影。倒是安心，去年十月时，有一夜悄悄来过，说如果你回容州了，让你马上去她们那里一趟。不过她也说了，让你悄悄地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了，那丫头，有些神神秘秘的，不知是什么事情。”

蓝徽容一愣，她本想见过月姨，先去新州见无尘师太，问明一切真相后再去苏家庄见安心安意，到母亲遗物中寻找宝藏的线索。现在安心急着找自己，有什么要事吗？

和明月说了会话，明月安排了两顶轿子和两位姑娘，姑娘们装作出城去与恩客游湖，二人隐于轿下，悄悄地出了容州城北门。

孔璋牵着蓝徽容的手，静静走在往新州的路上。

听着田间传来的蛙鸣声，闻着夏夜独有的浓烈草香，想到终于成功摆脱了各方人马的跟踪，二人心情舒畅。孔瑄笑着望向蓝徽容：“容儿，小时候，我父亲带我捉过田蛙，你捉过没有？”

蓝徽容娇笑着摇了摇头，正待说话，忽然轻‘咦’一声，停住了脚步。孔瑄顺着她眼光望去，只见前方路上，一个黑影凝重如山，背对二人，悄然而立。

孔瑄将蓝徽容往身后一扯，满怀戒备望向那人。那人呵呵而笑，转过身来，月色下，蓝徽容看得清楚，惊呼出声，扑上去拉住那人的衣襟，唤道：“莫爷爷！”

莫爷爷微微而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容儿，你受苦了。”

蓝徽容如坠梦中，怎么也未料到莫爷爷竟会在此时于这路上相候，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孔瑄稳步上前，行了一礼：“孔瑄见过莫爷爷！”

莫爷爷点头笑道：“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见蓝徽容只是紧紧地拽着自己的衣襟，莫爷爷笑道：“容儿，为防万一，我们赶紧换个地方说话。”

孔瑄过来握住蓝徽容的手，二人随着莫爷爷一路向西，蓝徽容渐渐平定，看莫爷爷所走道路，竟是往

苏家庄而去，惊讶之情更盛。

亥时初，三人翻墙跳入院落，轻叩房门，安心安意直扑入蓝徽容怀中，放声大哭。蓝徽容一手搂着一个，泪水难禁，转头望向莫爷爷：“莫爷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爷爷却不回答，望向从屋中走出的另一人，跪落于地：“公主！容儿带回来了。”蓝徽容松开安心安意，默然片刻，走到那人身前跪落：“师太！”

无尘师太文静秀气的眉眼间略带悲伤，将蓝徽容拉起，和声道：“容儿，让你受苦了！进去说话吧。”

安心安意斟上茶，站在蓝徽容身边，不时打量着她身边的孔瑄，都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只是碍于无尘师太的威严，不敢笑出声来。

蓝徽容无心理会二人的调笑眼神，低头饮了口茶，平定一下心神，再度走到无尘师太身前跪下，轻声道：“求师太告知容儿真相。”

无尘师太仰起头，似是陷入沉思当中，良久方低声道：“我吩咐你的事，你办好没有？”蓝徽容平静道：“容儿已见过太子皓，至于铁符，已被太子毁掉

了。”

无尘师太‘腾’的站了起来，俯下身紧紧握住蓝徽容的双肩：“你真的见到太子皓了？他真的还活着？他在哪里？！”

蓝徽容抬起头：“容儿敢问师太，您，是不是昭惠公主？”

‘昭惠公主’四字一出，无尘神色似喜似悲，前尘旧事纠缠在心头，曾经的荣华富贵，曾经的亡命天涯，现在的光头缁衣，寒窗孤灯，让她心头一片茫然。她苦笑着跌坐于椅上：“是，我是昭惠，是那个可怜的亡国公主。”

证实了心中的猜测，蓝徽容轻叹一声，道：“那宫中的那个和妃，宁王的生母是——” “是我的表妹，阿唐。”无尘面上隐有惭愧与不忍：“是当时镇守龙城的唐宁唐将军的女儿。她的生母，与我的母后是同胞姐妹，她与我长得有几分相似。当年龙城血战，唐将军阵亡，你母亲引开简南英，但预料到仍会有人来追捕于我，阿唐挺身而出，冒充我被简南英的部下擒住，莫总管则带着我逃离了战场。”

“莫总管？”蓝徽容转过头望着莫爷爷。

“莫松华，当年和国的侍卫总管，也是当时和国四大高手之一。另三个是你母亲和她的两个结义兄长。”无尘平静道。

蓝徽容知真相正一个个在自己面前揭露，索性不再出言相询，只是静静的望着无尘师太。无尘却不再说，坐于椅中冥想了一阵，略带疲倦道：“容儿，你先在这里好好休息一晚，明日带我去见我皇弟，见了他之后，我才能告诉你一切。”

蓝徽容还待再说，无尘已闭上双眼，仿若已经入定，莫爷爷向她使了使眼色，众人悄悄退了出去。

蓝徽容赶上两步，唤道：“莫爷爷！”

莫爷爷转过身，慈怜的眼神望向蓝徽容，抓起她的左手，探上她的脉搏，片刻后皱眉道：“果然要发作了！”

他伸手抚上蓝徽容的头，和声道：“容儿，公主不发话，我也不便告诉你一切，还是等见过太子之后再说吧。”

这一夜，蓝徽容与安心安意睡在了一张床上，三人久别重逢，自是有说不完的话。蓝徽容纵是满腹疑云，但知多想无益，索性将别后诸事一一讲述，听得

安心安意荡气回肠，一时惊呼，一时落泪。这一夜，在三人的泪水与欢笑声中悄然而逝。

次日天蒙蒙亮，莫爷爷便找来了一辆马车，蓝徽容扶着无尘师太和孔瑄坐在了马车内，莫爷爷赶着马车往潭州进发。

几日的路途，无尘沉默寡言，总是在静静打坐，偶尔说话，也只是简单的几个字。她的面容似乎平静如水，但蓝徽容却看出她眼底有暗流汹涌，也从她那清秀美丽的五官上看到了憔悴与沧桑，更看到了几分紧张与不安。想起她要去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想起这姐弟二人，身世坎坷，由高位跌落尘埃，又都寄身佛门，也是感慨万千。

孔瑄知她所想，见她面露惆怅和悲伤之时，便静静地握住她的手，每当这时，二人相视一笑，都在心中同时想着：我们，能在这尘世中相遇相守，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纵是生命短暂，也可如流星般灿烂。

月色朦胧，小寒山侧，暗色湖光映着寺院僧舍，万籁俱静。夜风拂过湖面，吹动无尘的缁衣。无尘眉

字间有着浓烈的悲伤，望着万佛寺高峨的寺门，泣道：“皇弟他，居然也入了佛门！”蓝徽容上前扶住她的左臂，无尘用力挣脱开来，踉跄着步向万佛寺。蓝徽容与莫爷爷对望一眼，疾纵上前，点住无尘穴道，二人扶着她隐于万佛寺边的树林内。不多时，孔瑄扶着被点住穴道的玄亦大师奔入林中。

蓝徽容点燃小小火堆，孔瑄则于林边警戒。莫爷爷伸手点开姐弟二人穴道，玄亦睁开双眼，还未及醒觉身在何处，已被无尘痛哭着搂入怀中。

听着搂住自己之人声声‘皇弟’的呼唤，玄亦低叹一声，垂下头，任无尘的眼泪滴上自己的僧衣，任她颤抖的双臂紧紧搂住自己的身躯。

林中青松叠翠，鸟鸣虫啾，玄亦目光下垂，抱着他的无尘已哭得喘不过气来，他却突然轻声诵起了《法华颂》。

“六万余言七轴装，无边妙义广含藏，白玉齿边流舍利，红莲舌上放毫光，喉中甘露涓涓润，口内醍醐滴滴凉，假饶造罪过山岳，不须妙法两三行。”

无尘的哭泣声渐止，她愣愣地听着怀中之人的诵经之声，良久方松开双手，借着火光，望向这二十多

年未曾见面的幼弟。

眼前之人，不再是那个遥远记忆中的粉团似的孩儿，他与父皇有几分相似的容颜让她激动不已，但他的宝相尊严更让她震撼心惊。那慈悲的眉眼，华严的宝相，那高德的风貌，越过二十多年的时光，越过重重的悲欢离合，越过生死荣华，剧烈的撞击着她脆弱的心灵。

清月一轮，星光偶闪，梵诵声回响于林间，蓝徽容默默听着，慢慢跪落下来。尘世间，何为真，何为幻？何为生，何为死？何为荣，何为辱？她的心间越发真澈，默默向佛祖祈祝：愿抛却一切生死荣辱，只求守护着相爱之人，守护着心底的那一份真情，走过这如尘埃般的一生。

无尘愣愣地听着诵经之声，忽然扑上去将玄亦的僧衣拉开，看上他肩头那颗红痣。玄亦却闭着双眼，任她摆布，口中经声不绝。无尘尖叫一声，发疯似的揪住他的僧衣，怒道：“住口，不准念了，你给我住口！”

玄亦的身躯在她手中摇摆，《法华颂》仍象一波又一波浪涛重重拍打着无尘的心。她忽感疲倦无比，松开手，跌坐于地上，喃喃道：“皓儿，你睁开眼，看看

姐姐，我是你的姐姐，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啊！”

诵经声被她这一句满含深情的话语惊断，玄亦缓缓睁开双眼，如水中朗月的眼神望向悲伤绝望的无尘。良久，他跪在无尘身前，向她磕了一个头，又站起身来，向她行了一个佛礼。无尘悲痛欲绝，坐于地上。火光照映下，眼前的亲人，用他的诵经声，用他的佛礼向她宣告着与凡尘的彻底斩绝，也宣告了她二十多年牵挂与期盼的彻底破灭。

她在心中默念着这人生的残酷与无常，一种愤然与不甘的情绪渐渐涌上。心神激荡下，她站起身来，望着玄亦冷笑道：“我不管你是何高僧，不管你如何佛法高深。我只知道，你是我的皇弟，是要承担我和国复国重任的人，这是你生下来就必须要走的路，你逃不脱的，这是你的责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过你。”

她转向莫爷爷冷声道：“莫总管，带上他，我们回容州！”

莫爷爷踌躇不已，眼前的二人，都是他要效忠的旧主，当这二人剧烈冲突时，他又该听从谁的呢？

玄亦轻叹一声，平静地望向无尘：“姐姐，尘世间

一切荣辱，都已是前生之事，所谓责任，更非玄亦所能承担。姐姐既受佛祖光辉所佑，也应慈悲为怀，万勿再以旧国为念。要知，家国仇恨，是这世间一切恶的根源，也是一切人心痛苦的孽因。”

无尘的泪水早已不可控制，摇头泣道：“不，皓儿，你忘了惨死的父皇和母后了吗？你忘了死于简南英手上的亲人了吗？你怎能这样抛弃一切，置他们的深仇于不顾，姐姐绝不会让你这样的。你跟姐姐走吧，做你该做的一切吧。姐姐求你了！”说着她在玄亦身前直直地跪了下来。

玄亦凝望着她憔悴悲伤的面容，良久方低声道：“姐姐，若能复国，你要我做什么？”

“自然是做皇帝，复我和国雄风，扬我李氏族威，传承我李氏万年社稷。”

“我李氏族人，可还有人存活于世？”

“当年容州大屠杀，李氏族人，悉数灭绝，再无人存活于世。”无尘悲痛难禁，愤声道：“所以，你现在是我李氏族人传承香火的唯一希望，所以姐姐才一定要你还俗，要你承担起这份重任啊！”

玄亦轻诵一声‘阿弥陀佛’，行至莫爷爷身前，忽然抓起莫爷爷的手在自己下身一拂而过。莫爷爷如遭雷击，蹬蹬退

后几步，面上露出极度惊骇的神色。

无尘的心渐渐往下沉去，玄亦走到她面前，轻声道：“姐姐，多年之前，慕王爷也曾这样相逼过我。我一心向佛，不愿世间再因为我而起战火。所以，我当着慕王爷之面挥剑自宫，也早已将铁符融于镕水之中，斩断了与这尘世的一切牵连。我早已与和国无关，与李氏无关，今日得见姐姐一面，了却最后一点孽缘，望姐姐早日看破恩怨荣辱，我姐弟二人同扬佛法，造福苍生。” 他不再看向众人，慢慢向林外走去，人间所有的重浊负累在他的颂经声中轰然远去，余下的，是月光照耀下他清华出尘、佛光环绕的背影。

无尘身形凝如铁石，神情木然。朦胧迷糊间，这一生在她心中如光影般掠过，心底的一切妄念、执着纤毫毕现，此时看来，皆是那么的可怜、可悲。她的嘴角渐涌笑容，似欣然，似苦笑，静默良久，她低声道：“我们走吧！”

[楼主] [5楼] 作者: xkxdw 发表时间: 2008/10/02 14:19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个人空间] 回复修改来源 删除

六一、母亲

盛夏，骄阳似火。宁王府拾文斋却因院内的藤萝叠翠、流水潺潺而有了几分清凉之意。阁内，简璟辰正手执画笔，含笑望着坐于窗下的蓝华容。蓝华容虽早已被他纳为良娣，但仍脱不了少女娇羞的模样，每当简璟辰抬头向她微笑时，面上便会涌起两团红晕。

简璟辰笑意愈发浓烈，索性丢开画笔，招了招手，蓝华容轻轻地走了过来，依于他身侧。简璟辰环住她的纤腰，在她耳边低声道：“看看，画得像不像你？”

蓝华容望向案上自己的画像，忍住耳边的麻痒，神态温婵可人，柔声道：“王爷所画，自是极像的。”

简璟辰与她贴得很紧，闻着她身上清香，不由有些意乱神迷，双手开始有些不安份，在她耳边喃喃唤道：“容儿。”

蓝华容面色微变，全身肌肉一僵，旋即放松下来。再望向案上那幅画，那容貌，自是与自己一般无二，但那风姿，是自己吗？

她闭上眼，心中暗叹一声，面上神情似悲似怜，任简璟辰将自己拦腰抱起。正在这时，屋外响起左端成的轻呼声：“王爷！”

简璟辰微笑着将蓝华容放下，抚了抚她滚烫的面

颊，轻声道：“你先回房，我晚上再来看你！”蓝华容娇羞笑着退出房去。

简璟辰步到案前，凝望着桌上那幅画像，声音恢复了平静：“进来吧。”左端成听着蓝华容的脚步声远去，躬身道：“王爷，飞鸽回报，人都跟丢了！”简璟辰冷冷一笑：“自然是会跟丢的，若是让那些饭桶一直跟着，他们还怎么有下一步行动？！仇天行动静如何？”

“仇天行已于前日往容州而去，据我们的人回报，容州这段时日，似是来了许多生面孔的高手，有的显是西狄那边的路数，只怕仇天行的手下正往容州集结。”

“嗯，看来我也该去松松筋骨了，端成。”

“在。”

“替我备份厚礼送到刘公公和凌王那里。”

左端成一愣：“凌王？王爷是说您的堂兄凌王爷？”

“是，如果我估得不错，到时，得请我这个堂兄帮我演一出大戏。”

蓝徽容一行四人离开潭州，回到容州苏家庄的宅子，无尘在屋内静坐了半日后，将众人唤入房中。

这几日的回程，蓝徽容将一切事情详细告知了无尘师太，也一直在细心地观察着她。无尘的眼神渐渐平静，原本憔悴的面容也渐渐有了些神采，她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以往的那份尖锐，变得淡淡的，透出几分清灵空洁。蓝徽容看在眼里，知师太终放下了那等执念，颇感欣慰。无尘默默注视着蓝徽容，片刻后慈祥地一笑，从身侧的一个木盒中取出一个瓷瓶，递给蓝徽容。蓝徽容肃容接过，轻声道：“师太，这是——”

无尘柔声道：“这是‘九阙丹’，是治疗你心疾的唯一药物。你今年将满二十，心疾将再度发作，唯有服下这九阙丹，再由莫总管替你运功疏通心脉，方能保你一生康健。”孔瑄面容涌上浓烈的欢喜，蓝徽容转过头来，与他痴然对望。眼神纠缠间，二人默默地交流着。“真好，容儿，快服下吧。”

“不，孔瑄，你的解药未拿到，我们说过，死，要一起死的。我要等你服下解药，再服下这药。”

“傻瓜，我们说过，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便不能放弃，更不用分什么先后。生死与共，放在心里就好了，快服下吧。如果我拿不到解药，我们再一起走

好了。”

蓝徽容眼中隐有泪花闪烁，在孔瑄温柔目光的注视下，终微微一笑，仰头将‘九阙丹’送入口中。

无尘与孔瑄面色平静，坐于院中青藤架下，安心安意则不停看着西首厢房，焦虑之色溢于言表。孔瑄微笑道：“二位妹妹，坐下来吧，老这么站着，脚会酸的。”

安心安意吐了吐舌头，在孔瑄身边的小木凳上坐下，安心巧笑道：“姑爷，你就不担心小姐安危吗？现在可是运功疗疾的关键时刻。”

孔瑄被她一声‘姑爷’叫得微微一怔，他在心底反复咀嚼着这个称呼，爽隽的笑容满溢温柔。安心安意看得清楚，眼中均闪过欣慰之色，刚见孔瑄时因他黑白相间的头发而引起的些许不快早已悄然不见。

孔瑄执起紫砂茶壶，替无尘师太斟满茶杯，轻声道：“师太，多谢您了！您的恩情，孔瑄惟有铭记于心，无以为报。”

无尘垂下眼，低叹一声：“不，是我对不起她们母女，不该起了妄念，不该将容儿送入虎窝狼群之中。”

房门‘吱呀’开启，蓝徽容扶着满头大汗的莫爷爷步了出来，孔瑄忙上前将莫爷爷扶至椅中坐下。

他与蓝徽容对望一眼，二人在无尘与莫爷爷身前跪落，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无尘俯身将二人拉了起来，拍着蓝徽容的手，抚上她的面颊，柔声道：“容儿，是我对不起你。从今日起，你不必再遵从你母亲的遗命，你更不要怨恨你的母亲，其实，她是深爱着你的。”

青藤架下，光影斑斑，众人静静地听着无尘师太略带疲倦的声音追忆着往事。“当年，因为镇守龙城的唐将军是我的姨父，叶元帅让清娘带着我到龙城去调兵求援。那时皓儿年纪尚幼，为防万一，我便将《寒山图》带在了身边。因为皓儿身边有叶元帅相护，我便带上了莫总管。

我们一行人日夜兼程赶往龙城，一路上清娘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也倾于她的风采，我们如姐妹般相处。我知她聪慧过人，那时又急着找出宝藏来重整军队，便让她和我一起参详《寒山图》。龙城血战，姨父阵亡，姨母殉夫，我表妹阿唐便成了孤女。我们

一起被简南英逼到了东水渡。为了保我，清娘决定引开简南英，她告诉我，她早已参破了《寒山图》中的秘密，便当着简南英的面将图烧毁，又将他引开。同时她也估到简南英的部下可能仍会来追捕于我，阿唐在这时挺身而出，冒充于我。她二人各奔一方，才保住了我的性命。

莫总管带着我逃离战场后，听闻清娘和阿唐均被简南英擒住。莫总管潜入简营，让清娘借晕厥麻痹防守之人，又助她依定好的路线逃往一处悬崖。清娘当着简南英的面跳下悬崖，方得逃魔掌。其实，莫总管早已在那处悬崖下设好了退路，将清娘悄悄带走。

我三人本还想回去救阿唐，无奈看守严密，清娘又武功全失，终没有成功。阿唐她，就这样入了深宫，成为仇人的妃子，想来是郁郁而终的。

清娘自逃出生天后，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说她已看破一切恩怨，劝我放下过去，随她隐居。我自是不甘心，向她逼问宝藏下落，可清娘说如果寻到宝藏，再兴战火，只会令苍生蒙难，也会令我更痛苦，一直不肯告诉我。

我三人一路回到容州，这时，叶天羽已死，皓儿

葬身火海，和国已灭，我终明白大势已去，即使寻到宝藏也再无李氏男儿来重振河山，便心灰意冷，削发为尼，入了无月庵。莫总管为了保护我，隐为农夫，居于无月庵附近的乡村，清娘则选择隐居在了容州。”

说到这里，无尘仰起头来，望着头顶青青藤萝，低低地叹了口气。蓝徽容握上她的左手，无尘转头望向她，眼中露出疼怜之意。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你母亲遇到了你父亲，二人情投意合，结为了夫妻，又生下了你。你母亲以为，能够这样平平安安地度过后半生。谁知天不从人愿，到了你三岁的时候，她才发现，因为她以前曾屡遭重创，身体孱弱，连累到你先天心脉不全。她曾与医圣子有过两个多月的相处，学了一些医术，知道要救你，唯有用九阙丹护住你的心脉，再由有极高深内力的人运功替你将心脉续上，你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九阙丹’为世间灵药，极为难求，但正巧的是，当年我和国皇室便存有几颗，这几颗一直在我的手中。你母亲自是抱着你找上了莫总管，又与莫总管一起上

了无月庵，向我求药，求莫总管替你接续心脉。

唉，偏偏此时，莫总管却打探到了一些当年棋子坡兵难的消息，竟有当年逃脱大难的士兵说太子皓有可能尚在人世，他便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听到后欣喜若狂，存了找到皇弟、兴兵复国的希望，看着你母亲抱着你站在我面前，便起了妄念。”

苍凉的叹息声响起，蓝徽容转头望向莫爷爷，这位幼年来谆谆授业的慈祥长辈，此时正带着一丝愧疚和怜爱望着自己。

“当时，我提出来要你母亲说出宝藏所在地，并助我兴兵复国，才肯拿出九阙丹来救你。你母亲左右为难，她既要救你，又不忍世间再起战火。万般无奈下，劝了我多日，最终与我达成协议：我拿出九阙丹救你性命，由莫总管负责寻找太子皓的下落。如果太子皓尚在人世，你母亲便交出宝藏，助我复国，如果一直没有皓儿的下落，便放你母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

要替你续接心脉，需得是玄天内功心法，而莫总管原先所练，并非正宗的玄天内功心法。你母亲便将苍山内家心法口授给了莫总管，挽救了你的性命。

你的命当时是保住了，但你母亲替你探脉又发现，你二十岁时这病将有复发的可能，到时还需要九阙丹和莫总管来救你性命，便求我再给一粒丹药给她。

当时，我看着还是幼儿的你，想起你母亲与简南英和慕少颜之间的种种往事，一个奇怪的想法涌上心头，唉，就是这个想法，把你推进了虎窝狼群之中。”

蓝徽容渐渐明白了无尘的想法，想起自己这一年来所经历的一切，想起如今的局势，不由叹了口气，轻声道：“世间诸事，并不是我们所能够轻易掌控的。师太想将我放到慕王爷身边，引起当今皇上与他之间的猜忌，用宝藏来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您却不知，当年保了太子皓的，是慕王爷。” “是，我不知道皓儿托佑于慕少颜的庇护才得以活下来，也不知道罪魁祸首是那叶天鹰，所以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我本想着，让莫总管授你武艺，让你母亲授你各种艺业，然后将不明真相的你派到慕少颜身边。你母亲的这些故人肯定能看破你的来历，而且个个都会想从你的身上找到宝藏的下落。这样，势必会引起各方

的争夺，便能够造成他们的矛盾激化。到时我再想办法在中间推动一下，如果天下大乱，你母亲又将宝藏交出，招兵买马，我复国就会有一线希望。

当年，你母亲苦苦哀求我再给一粒九阙丹给她，可我，硬着心肠就是没有答应，反倒还提出来要将你训为我复国的工具。我不念你母亲救命之恩，反而恩将仇报，实是不配做佛门弟子，也对不起你和你的母亲。”无尘双手掩上面颊，哽咽难言。

蓝徽容与孔瑄对望一眼，在无尘面前蹲下，握住她的双手，轻声道：“师太，我不怨您，我母亲也不会怨您的，如果没有您给出九阙丹，我也不可能活到现在。您对我，是有救命之恩的。”无尘抬起头，将蓝徽容搂入怀中，泪痕满面，二十多年的执念一旦放下，才发觉活着是这么的轻松，这么的宁静。

“你母亲跪在我面前三天三夜，求我不要把你卷入风波之中，可我一意孤行。你母亲无奈之下只得答应我，先按我说的训练于你，如果在二十岁之前都没有太子皓的下落，我便拿出九阙丹救你一命。但如果你二十岁之前有了太子皓的消息，你便必须为我所

用。

就这样，你母亲从小训育你各方面的技艺，而她将苍山武功心法口授给了莫总管，再由他来传你武艺。

前年九月，你母亲病情恶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上了无月庵。我与她做了最后的安排，她便留下了那封遗书。

当时，我要她先交出宝藏，她却对我说，寒山图，她原样画在了她的遗画之中，如何参破其中奥秘，也留下了线索。她说这世上，只有你一人才能看破她留下的线索，从而寻到宝藏。她走之前求我，如果一切没有变化，让莫总管拿药去救你一命，但不要告诉你任何前尘旧事，放你过自由而简单的一生。

去年五月，你奉莫总管之命来无月庵见我，我便知他定是有了确切的有关太子皓还活着的消息，也终于，将你逼上了这条道路。

你走之后，莫总管有一日也到了无月庵，他并未打探到确切的皓儿的消息，但说你已入了慕王军。我知你身份暴露在即，恐你无意中透露了我的存在，便和他一起离开了无月庵，来到这苏家庄，和安心安意生活在了一起。”

蓝徽容不由转头望向安心安意，安心安意对望一眼，跪在了她的面前，安心泣道：“小姐，是夫人走之前悄悄吩咐我们的。说小姐如果有一日离家而去，定会将她的遗物委托给我们保管，也会将我们妥善安置好。她让我们在你离开后上无月庵见师太，并一切听从莫爷爷和师太的吩咐。”蓝徽容百感交集，这一刻，母亲的音容笑貌宛在面前。她慈爱的眼神，浅浅的微笑，温柔的话语，一年多来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梦中。

想起母亲临终前拉着自己的手，喘气说出的话语：“容儿，母亲将来，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要原谅母亲。”她的泪水缓缓滴落：母亲，您是为了救我才这样安排的，您没有对不起我，母亲，要是现在您还在容儿身边，该有多好！

孔瑄伸过手来，替她将泪水轻轻拭去，又握住她的手，无言的动作给了蓝徽容无法形容的温暖和力量，她泪水渐止，向孔瑄温柔微笑。

无尘悄然拭去眼角泪水，轻声道：“你入慕家军，

退西狄军，直至后来被简南英赐婚，被宁王带走，莫总管一直在暗中盯着。只是他不可能时时都跟着你，你被西狄人带走出乎他意外，他也不知你见到了太子皓，更未料到，孔瑄设计将你救走，一时失去了你的消息。

我们心急如焚，如果一直找不到你，万一你病发，岂不是枉害了你的性命？我们只寄希望于你能记住莫总管以前对你的叮嘱，在你父母的忌日时能够回到容州。我更没想到，简南英竟然找上了蓝氏一族。这时，我已有了一丝悔意，不该因妄念而殃及你的族人。

你被逼了出来，我们松了一口气，莫总管便上了京城。也知因为你的存在，成功挑起了慕藩与宁王的矛盾，索性便没有出面，准备看看形势，等你快满二十岁时再出现。到你被封为公主，出了京城，往容州而来，他知你定是被皇帝要挟，回来寻找宝藏，所以便赶在你前面回到容州。知你定要与明月取得联系，便及时出现，将你们带了回来。

容儿，是我对不起你，将你卷入这无穷的风波之中，让你吃了这么多苦，还累及孔瑄，累及蓝家众人，我实是有愧于心。

容儿，从今日起，你便是自由之人，我也要真心皈依佛门，彻底放下前尘旧事。那宝藏，你若能找到，就拿去救人吧。”

六二、同穴

月儿挂上树梢，清风吹动藤萝，院角草丛中，流萤明明灭灭，结群飞舞。安心安意开心笑着在院中点燃灯笼，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庆祝蓝徽容心疾得愈。虽知前路漫漫，困难重重，见她二人这般高兴，孔瑄与蓝徽容也静静微笑，众人象一家人团聚似的，开开心心的吃了顿饭。

席间，蓝徽容才知，当初莫爷爷因四处打探太子皓的消息，竟被仇天行知道了他的存在。仇天行知莫松华当年随昭惠公主而行，有可能知道清娘及寒山图的下落，便派出人马假借太子皓的名义来诱捕于他。

莫爷爷看破他们诡计，一番激战，得以脱身。但因为那些人拿出了太子皓当年的随身物品，莫爷爷断定太子皓应该还在人世，便留书让蓝徽容到新州见无尘师太，才有了后面的这一系列风波。

晚饭后，安心安意将当初搬过来的清娘的遗物取出，蓝徽容将母亲的遗画一一展开。无尘早已悉数看

过，摇头道：“我早看过了，没有一幅与当年的寒山图有相似之处。容儿你仔细些，想想你母亲当年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一幅幅画卷展开，蓝徽容也回忆起诸多粼光碎影般的往事。一些细微之处此时回想起来，母亲皆是含有深意，而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蓝徽容抚上这些画卷，心潮难平。她伸手取过一幅画，慢慢展开，面色微变。画中叶天羽身着青袍，策骑而行，衣袂带风，身形如松，身后三人相随，纵骑驰骋，正是那幅四人笑傲青山图。

孔瑄见她面色有异，凑过来看了一眼，叹道：“这位就是叶元帅？”

无尘将画轴接过，神情似喜似悲，良久低声叹道：“一代奇才，却为亲生兄弟所害。唉，清娘当时也和我说过，觉得棋子坡的事情不是外面所传的那么简单，不料真被她说中了。”待所有画卷看过，都不见有与寒山图相似的，而蓝徽容也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众人皆感失望。清娘，究竟将寒山图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留下来了呢？

蓝徽容再将所有画轴一一细看，努力回想母亲以

前的话语。孔瑄见她撑着头，秀眉深蹙，有些心疼，凑到她耳边轻声道：“明天再找吧，别想坏了脑子，我可不要一个白痴娘子。”蓝徽容一笑，眉头舒展开来，正待说话，孔瑄所说‘白痴’二字回响于脑海，心中一动，‘啊’地一声，急速俯身查看每一幅画。

蓝徽容再将每幅画看了一遍，将其中一幅拿了起来。众人探头望向她手中画卷，正是那幅四人笑傲青山图。见蓝徽容将那幅画先是摆正，又将画倒过来，又横过来凝神细看，都不敢出声，唯恐惊扰了她的思绪。

蓝徽容的嘴角慢慢涌起笑容，将画摊平放于案上，轻声道：“你们仔细看看，这画中画的是什么？”

众人围过来，看了良久，无尘前后左右看了一回，道：“这是一幅很普通的游乐图，与原来的寒山图相差太大，我倒没看出什么异样。”

孔瑄想了想道：“是不是这后面的山，喻示着什么？”

莫爷爷摇了摇头：“这山画得太朦胧，而且是远景，不象。”

安心拉着蓝徽容的衣襟摇道：“小姐，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蓝徽容微笑着望向那幅画：“任何人第一眼看画，必然是看这画纸上，画了什么东西。” “那是自然。”

“任何人要看这画上画了什么，必定是看向画上落笔有色的地方。”

孔瑄轻‘啊’一声，无尘也反应过来，眯起眼再看那幅画，过得片刻，双眉轻抖，颤声道：“不错，正是这幅，这就是寒山图！”

见莫爷爷等人还不明白，蓝徽容笑道：“莫爷爷，您别总是看有色彩落了笔的地方，你就看那些空白的地方，而且，倒过来看。”

无尘伸手抚上画卷：“是，这幅画倒过来，空白处正是原来那幅寒山图的轮廓。寒山图我记得清楚，多年来也重画过许多次，但一直未能参透秘密，我还以为是在画纸或画轴中藏有秘密，看来，还是在这画中本身。容儿，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蓝徽容望着画的左上角母亲题的那首词，轻声念了出来：“少年红尘踏歌行，烟雨看平生。莫问梦断何处，云空天自清。青山魂，谷草新，林间翠。箫声悠

悠，流水隐隐，笑书晚晴。” 蓝徽容将这首词再读数遍，眼中逐渐露出悲伤之色，她将画举起来，对着烛光，细细地看着，喃喃道：“原来，宝藏竟是在那里！”

夏夜，银河迢迢，蛙声阵阵，孔瑄牵着蓝徽容的手在苏家庄田间小路上慢慢走着，流萤在二人身边翩然飞舞，宛如星光点点。

孔瑄见蓝徽容隐有哀戚之色，左手在空中挥抓，将拳头伸至蓝徽容面前，蓝徽容温柔地瞪了他一眼，嗔道：“好好的，捉它们做什么？快放了！”

孔瑄一笑，拳头松开，几只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二人头顶飞舞。蓝徽容抬起头来，满天星光与幽幽闪闪的萤火虫布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网，隐约网住尘世中人千百年来不可预知的命运。她低叹一声，已被孔瑄搂入怀中。

“在想什么？”

“想母亲。”

“我们明天就去将伯母棺木迁出来。”

“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宝藏的入口，就是母亲的墓室。”

孔璋一愣，牵住她的手在一处草地上躺了下来。夏夜的乡间是这样的美，二人头挨着头，仰望着缀满宝石般星辰的天幕，享受着这难得的宁和。

“小时候，莫爷爷带着我在会昭山练武，母亲便会守在一旁，她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莫爷爷授艺时对我很严苛，稍有不满意便会呵斥于我。我那时年纪还小，总以为可以躲到母亲的怀里哭，可母亲这种时候从来都不理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看得我感到羞愧了，又重新去练功。我那时还暗地里抱怨母亲，为什么让我一个女孩子去学武功，学兵法，而不是和堂姐妹们一起玩耍。我现在才知道，母亲当时心里是如何的痛苦，她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保护我，在挽救我的生命。

她知道，我极可能有一天会踏入这风波之中。她希望我多学点技艺，希望我变得坚强，这样将来活下去的机会就越大。她将她会的一切都教给了我，就连皇上当年送给她的玉佩，她嘱咐我带在身边，其实也是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保护我。

那首词，中间隐着六个字‘烟云谷，莫青林’，正

是她的墓室所在。画中叶伯伯发髻所指向的地形，与烟云谷一模一样。她既然吩咐我将她的棺木迁往那处，必定已做好了周全的准备。孔瑄，我相信，母亲此时，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她会保佑我们的。”

孔瑄伸出手，轻轻替她将眼角泪珠拭去，柔声道：“既然伯母在看着你，那你就别哭了，笑一个，让她放心。”

蓝徽容望着点点星光，聆听着身边之人轻轻的呼吸声，悄悄伸出手，握住了孔瑄的手，笑容如水波般荡漾开来。母亲，容儿明天就会带着他来见您了，您一定会保佑我们的，是吗？

容州城西会昭山脉，山高林密，秀丽幽深。烟云谷位于会昭山脉的纵深处，更是林木深茂，飞流潺潺。

次日天未亮，蓝徽容与孔瑄便由会昭山脉北峦而下，穿过数处险峰，于辰时未到达了烟云谷。烟云谷内，空廖寂静，四面山崖紧仄，光线幽暗，偶有鸟雀鸣叫，也带着几分落寞之意。蓝徽容与孔瑄在那青边黑底的墓碑前齐齐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长久地以额抵地，林间的鸟儿也停止了啼鸣，似在默默看着这对小儿女长跪于墓前。

一阵山风拂过，蓝徽容站起身来，她伸手抚上墓碑，手指运力摩挲着‘莫青琳’三字，来回数遍，‘喀喀’之声响起，石墓西侧的石狮柱以一种极慢的速度下沉，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蓝徽容向孔瑄温柔一笑，跳入那个洞口，孔瑄随后跟入，只觉眼前一黑，下坠了约两丈高，脚方踏到实地。听得蓝徽容在前方似动了什么机关，头顶洞口透下来的一点光亮消失不见。‘嚓’声轻响，孔瑄点燃火褶子，二人沿甬道前行，走出数十步，蓝徽容按上右边的一处石壁，轧轧声过后，左侧石门开启，再前行十余步，到了一约五丈见方的石室。

石室内，一具黑色棺木摆放在一侧石壁之前的石台之上，棺前有一小小楠木供案，蓝徽容接过孔瑄手中火褶，走过去将供案上的白烛和石室四方的长明灯点燃，室内渐渐明亮。蓝徽容长久地凝望着母亲的棺木及供案上摆着的灵位，泫然欲泣，孔瑄将她的手一拉，二人走到供案前，再度拜伏于地。

想起过去二十年的点点滴滴，母亲的音容笑貌，蓝徽容既伤心又惆怅。正在心中追思亡母之时，孔瑄

忽然紧紧握住她的手，抬起头朗声道：“伯母，我，孔瑄，安州人氏，乙巳年六月十六辰时生，至今未曾正式娶妻。”

蓝徽容本是静静地望着他，听他说到‘至今未曾正式娶妻’时，明他心意，虽已与他有了夫妻之实，仍不免娇羞地低下头去。

“伯母，我在这里给您磕头，求您将您的女儿许配于我。我们今日在您灵前成亲，不求荣华富贵，只求生死与共，携手白头。求伯母成全！”孔瑄向清娘棺木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又望向蓝徽容。

蓝徽容明他心意，虽说现在能找到宝藏，但能否顺利从仇天行手中拿到解药尚不可知。他是希望与自己在母亲灵前成亲，不要任何礼教仪式，不要任何他人旁证，只要母亲看着二人，看着他和她终结连理，从此生死不离，今生再无遗憾。

她眼中含泪，温婉一笑，不知从何处涌进一缕风，室内烛火齐齐一跳，明明暗暗中，蓝徽容似看到母亲正微笑望着自己和孔瑄，仿佛看到她正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放于孔瑄手中。

石室中，烛光下，孔瑄与蓝徽容跪于灵前，孔瑄

仰头道：“天地为媒，母亲在上，我孔瑄，今日与蓝徽容结为夫妇，生生世世，至死不渝。”

蓝徽容望向那黑色棺木，轻声道：“天地为媒，母亲在上，我蓝徽容，今日与孔瑄结为夫妇，生生世世，至死不渝。”

二人对着棺木灵位而拜，室中烛火似也于这一刻亮了许多，映得蓝徽容腮边的红晕灿若朝霞。二人站起，眼神交汇，似诉说了千言万语，都带着甜蜜的微笑缓缓对拜。

孔瑄拉过蓝徽容的手，凝望着她略带害羞的笑容，将她轻轻拥住。这一刻，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听着彼此的心跳，一下一下，由轻柔而热烈。

蓝徽容依在孔瑄胸前，内心说不出的满足、平和与喜乐，一年来的往事历历在目，她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孔瑄大感好奇：“容儿，你笑什么？”

蓝徽容笑着摇头道：“我不说。”

孔瑄板起脸来：“从现在起，你已正式成为我的妻子，出嫁从夫，现在夫君命令你说出来。” 蓝徽容心头甜蜜无比，搂上孔瑄的脖子，凑到他耳边轻笑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自然是我們成亲的日子。”

藍徽容笑得更是开心：“也是某小贼偷马的日子。”

孔瑄一怔，他没想到藍徽容竟将这日子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心神激荡下，低下头深深地、热烈地吻上了她的红唇。

藍徽容被他吻得喘不过气来，双脚发软。待他稍稍放松，撑上他的胸口，感觉到他渐渐膨胀的激情，不禁面颊滚烫，低声道：“我们还是快找一下宝藏的入口。”

孔瑄见微漾的烛光下，她眉梢眼角皆是滟滟的笑意，不禁心醉神迷，强自克制住，笑着松开手来。二人在室内看了一遍，但石室内除去清娘的棺木和供案及几盏长明灯，便再无一物。石室四壁也是坚硬的麻石，用力击敲都不见一丝空音。

孔瑄想了一下，问道：“容儿，我们进来的那个甬道似是不够棺木通行，当初，你是怎么将母亲的棺木运进来的？”

“母亲告诉我，墓碑后有一墓门，可以运进棺木，但只能开启三次。三次之后，机关便自动失效，再也

无法从那处出入，只能从这狮柱下的甬道进入。所以我才想着将母亲的棺木运出去后，将那机关发动两次，让墓室彻底封闭。皇上只有派人来毁墓才能启出棺木，便不会疑心我们换过了棺木。” “嗯，母亲想得极周全，只是这墓室，究竟是宝藏原来就有的机关，还是母亲后来修建的呢？”孔瑄托住下巴沉思起来。

“当初我进来安置棺木时，室内就只有这张石台，供案是我后来摆上的，不过这些长明灯，倒是室中本来就有的。”

孔瑄视线望向石室四周那些长明灯，与蓝徽容不约而同地眼睛一亮，这八盏长明灯仔细看来，正是依照五行八卦的方位而设，其中定有玄机。

二人都学过五行八卦阵术，而二人所学又皆是源出苍山天机老人，片刻后，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正对石台的那盏长明灯。

孔瑄拉着蓝徽容的手走到灯前，二人同时运力，将那盏灯左右旋转，听着灯座下发出的喀嗒之声，不停调整转的力度和方向。片刻后，听得身后‘轰轰’之声响起，蓝徽容回过头，面色大变，只见摆着母亲棺木的石台正缓缓下沉，石台下的地面正露出一个巨

大的石坑来。

蓝徽容担心母亲棺木损毁，急扑了过去，孔瑄一把将她拉住，摇头道：“没事。”蓝徽容也定下神，凝目细看，这才发现石台虽往下沉，但极平稳，不多时，便沉到石坑中央。待石台停住下沉之势，石坑右方又是一阵轰响，片刻后露出一条青石地道来。

二人对望一眼，举起烛台，跳入石坑，沿着石坑右方的青石地道缓步向下而行，地道极长，阴森湿冷，不时有水珠自地道边的石壁上沁出，墓外虽是盛夏，此处却凉如深秋。二人走了一盏茶的功夫，方走出这条地道，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上方石室稍小一些的石室，石室中央，并排摆着两具黑色的棺木。

蓝徽容与孔瑄大感好奇，均未料到下方石室中竟还摆有棺木，是谁的呢？二人走上前去，只见左首一具棺木前摆有供案及灵位，右首棺木前方却空无一物。

蓝徽容举起烛台凑近细看那灵位上所刻之字，不由惊呼一声，泪水夺眶而出，在左首那具棺木前缓缓跪落。

六三、解药

孔瑄看向灵位，只见上面刻着‘亡夫蓝公实仁之

位’八字，他恍然醒悟，忙跪于蓝徽容身边，与她一齐磕下头去。

抬起头来，蓝徽容哽咽道：“原来母亲早已将父亲的棺木迁到了这里，我还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母亲不与父亲葬在一起，原来，她早就已经有了安排了。”

孔瑄望向右首那具无牌无位的棺木，疑道：“那这具是——”

蓝徽容心中渐渐明白了母亲的心思，她站起身来，双手按住右首棺木一角，手上运力，棺盖便有所移动。孔瑄也走了过来，二人齐齐运力推开棺盖，棺盖下方竟是一层木板，木板上方，摆着数封书函，最上一封函面上写着‘容儿亲启’。

蓝徽容颤抖着拿起最上一封书函，抽出信笺细阅，泪水如珍珠般掉落。孔瑄从后面拥住她，二人静静地读着清娘留下的这封信，仿佛看到那个慈爱的母亲正在天上含笑看着他们，微笑着对他们轻声细诉。

容儿，我深爱的女儿，母亲实不愿让你看到这封信，如果你一直不找到此处，不看到这封信，过你平静的一生，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容儿，希望你能原谅母亲，把你推入危险的困境。但母亲是没有办法，为了救你性命，无奈之下才答应了昭惠公主。

母亲一直希望，你过着平凡而幸福的一生，更希望你能遇到一个知心之人，心灵相通，白首不离，而不是象母亲一样，前半生命运多舛，坎坷辛酸。

母亲无法预知，你被昭惠公主派到慕少颜身边后会遭遇何种危难，你的出现，又会引起怎样的风波。母亲只能尽己所能，做好多种准备，只求能帮到你，让你跳出困境，从此平平安安。 宝藏机关，母亲早已破解，无需铁符，信中另有图解。

昭惠公主那处，你的心疾若能蒙她赐药得以痊愈，她又放下了家国仇恨，你当事她如母，奉其天年。

她若寻到太子皓，执意要得到宝藏才赐药救你，母亲已将宝藏分为一大一小，你按图解将小的宝藏启出交给她。但如果之后她执意复国，挑起战火，你不必再遵从母亲遗命，本着你的善心去行事吧。

另一处大的宝藏，留着给你应对其余人，若是求宝藏者，是为了黎民百姓，你就让他拿去。 若是求宝藏者，是要挑起战火，令众生涂炭，母亲也已设

下机关，你就让他为宝藏付出生命的代价吧。

母亲的故人，可能会有那等心存执念者。你可将我的棺木移到此处石室，再将这具假棺封死后移到上方石室，依图解发动机关，我与你父便可长眠于此，生生世世，再不分离。 母亲另留几封书函，分别写予几位故人，你可将信交予他们。这些故人可能有的已经过世，有的还活着，母亲只能这样做万全的准备，希望他们能够善待于你。

容儿，乖孩子，母亲多么想看着你心疾得愈，看着你平平安安，看着你嫁一个如意郎君、生儿育女。可母亲命不久矣，不能再陪着你了，容儿，你原谅母亲吧。你一定要平安幸福地活下去，象母亲从小训育你的那样，做一个善良而平凡的人吧。

烛火轻微地跳动了一下，石室内光影随之微微闪烁，恍惚如急匆匆的光阴。 蓝徽容转过身来，伏在孔瑄怀中长久地痛哭，孔瑄轻柔地抚着她如绸缎般的长发，也是哽咽难言。

原来，清娘早已安排好了一切，她做了种种预测，也做了各种安排，就连皇帝想求她的棺木，她也预料

到了。

她那般聪慧英朗，却遇人不淑，半生坎坷。她那般仁善侠义，却兄友离丧，命运多舛。她想平静度过后半生，却还要为她的女儿耗尽心血。她默默地承担着一切痛苦，默默地安排着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深爱着的女儿。

孔瑄仰起头，紧紧地抱着蓝徽容，母亲，您放心吧，从今天起，容儿由我来守护，我会护她一生平安幸福的。

盛夏午后，没有一丝风，徽水岸边，柳树上的蝉没完没了的嘶鸣，蜻蜓偶尔掠过水面，惊起涟漪，又在热浪和烈日中复为平静。

柳叶桥畔，乘风阁内，仇天行眯着眼，坐于窗前，望向波光粼粼的徽水河，仿佛听到河面锣鼓铿锵，看到众兄弟飞桨劈浪，多少年了？自那一年的赛舟节，那些兄弟们一个个离去，自己也一步步走上这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可真是无法回头啊！

手中白瓷光洁，茶汤如碧，他浅饮慢酌，一个穿浅蓝色衣衫的少女抱着琵琶怯怯地走到了他的桌前。

“这位老爷，听听曲吧。”少女肤色极白，眉清目秀，声音娇娇柔柔。

仇天行轻轻摆了摆手，心中依旧在思忖着：约定的日子到了，那小子怎么还不出现？自己的人虽说潜匿在容州各处，但拖久了只怕不是办法，宁王的人又盯得紧，总得先确定宝藏在哪里，才好安排下一步的行动。

“老爷，听听曲吧，我什么曲都会唱的，只要十文钱就可以了，老爷，就听听吧。”少女拉上他的衣襟，哀求道。

仇天行有些不耐，手轻轻一拂，声音带上了几分凌厉：“不听，到别桌去！”少女身子娇弱，自是不经他这高手一拂之力，脚一趔趄，双手撑到仇天行胸前，又跌倒在地。眼中泪水直转，又不敢哭出声来，强忍着爬起来，往别桌而去。

仇天行眼神闪烁，再坐片刻，丢下一锭碎银子，下了乘风阁。

他沿着徽水河悠悠向前走着，又不时拐入河边小巷，似在欣赏着容州城的美景。直至日落时分，他慢慢步上双水桥，立于桥上，仰望天边晚霞。船橹之

声由远而近，一艘木船从远处驶来，慢慢驶过双水桥的桥洞。

仇天行一振长袍，身形如鹤冲九天，从桥面跳落，轻轻落在木船之上。待他双足落定，划船之人突然发力，船如离弦之箭，沿河而下，不多时便消失在了暮色之中。

岸边，一身形高大的人望着木船远去，沉默良久，冷声道：“仇天行带来的人都摸清了吧？” “是，基本都能确定隐藏在何处。”他身后一人恭声道。

“嗯，开始行动吧，记住，该留的活口都给我留着。还有，传令给盛兴，今夜子时，着他带齐人马在那处等我。”

孔瑄将船划入河边一芦苇丛中，带着仇天行从河边一处沙滩穿过，绕过几处树林，乘着月色往会昭山而行。

仇天行与他并肩而行，淡然道：“你怎么知道有人在跟踪我？”

孔瑄面带笑容：“难道您不觉得自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里的那只螳螂吗？” 仇天行哈哈大笑：

“宁王那小子，还想做黄雀，他也太小看我了，还得向他老爹再学上几年才行。我看你是想将我的手下甩掉，才让那卖唱女传信将我引开的吧。阿瑄啊阿瑄，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很。不过天下之大，还没有我仇天行不敢孤身前往的地方，你们还是不要白费心机了。”孔瑄微微一笑，依然带着仇天行往北而行。行得一阵，仇天行冷不丁和声道：“身体感觉怎么样？”

孔瑄一怔，低头轻声道：“还好，没有加剧。”

“那就好。”仇天行轻叹一声：“阿瑄，你还是回到师父身边来吧。”

孔瑄默不作声，仇天行似是自言自语，又似是与他倾谈：“虽然你已不认我为师父，但我还是想把你当成我的弟子。今日你若让我得偿所愿，我自然会保你性命。师父我一生坎坷，也无后人，说实话，只有当初带着你由安州北上金州那一个多月，才体略过一些天伦之乐。在师父眼中，你是最适宜承我衣钵之人，你还是回来吧。”

孔瑄顿住脚步，望着仇天行平静道：“如果您能放弃宝藏，放弃你想为王为帝的执念，退隐江湖，我愿意事您如父，奉养天年。”

仇天行默然良久，轻轻摇了摇头，孔瑄眼神黯淡下去，两人不再说话，一路北行。

月上中天，二人终到达了烟云谷。蓝徽容执着火把，静立在谷口，夜风拂过，火光跳跃，照在她的脸上，皎如明珠。

见仇天行走近，蓝徽容行了一礼：“叶叔叔！”

仇天行环顾四周：“这就是宝藏所在地吗？”

蓝徽容轻声道：“还请叶叔叔信守承诺，赐我们解药。”

仇天行呵呵一笑：“我连宝藏的影子都未看到，这解药嘛，自然还得再捂上一阵。”蓝徽容沉默一瞬，道：“既是如此，叶叔叔，我想请您先见一位故人。”说着转身向谷内墓室走去。

仇天行眼神闪烁，跟在她和孔瑄身后，看着她开启机关，露出洞口，不由问道：“这是——”“是我母亲的墓室，我母亲她，便长眠于此。”蓝徽容垂下头，轻声道。仇天行‘啊’的一声，跟在蓝徽容身后跳入甬道，大步踏入墓室之中，烛光下，那具黑色棺木如同静夜中的一道闪电，瞬间劈入他的心头，令他身躯轻轻颤栗。

他长久地立于棺木前，望着棺前那刻着‘亡母蓝门玉氏清娘之位’的灵位，再望向案上平放着的那幅四人笑傲青山图。画中，那与自己骨肉至亲的兄长，傲骨铮然，眼神凜然中带着几许温雅，默默地注视着自己。

仇天行喉间发出轻轻的‘啊’声，双膝隐见颤抖，强自镇定住，伸手抚上棺木，泣道：“清娘，二十六年前一别，你我再见，不料已是生死殊途，是我对不住你！”

孔瑄与蓝徽容默默地看着他，待他情绪稍稳，蓝徽容递过一封信函：“叶叔叔，这是我母亲临终前写给您的信。她觉得您可能尚在人世，说如果我能见到您，就将这封信转交给您。”仇天行怔了一瞬，伸手接过信函，展开细阅，眼中一时欢喜，一时悲伤，一时愉悦，一时又惆怅无比。

看罢信，仇天行对着棺木长久地发呆，忽然低声吟道：“回首来时萧瑟意，黄泉碧落存两处。两鬓微霜无人识，望断故园无归路。”他的声音隐透着一丝意兴阑珊，伸手轻抚着棺木，目光渐渐变得有些柔和。

错了，清娘，确实是我错了，但现在，我还有退路吗？当日走出了那一步，我早已没有退路了。你今日再来劝我，又怎能挽回兄长的性命，怎能让所有的弟兄都活转来，怎能让我不再背负这份罪孽？！既然已造下了这恶果，我便只有继续往前走了，不然怎么对得起我这二十多年的辛苦筹谋？怎么对得起这滔天骂名？！

不过清娘，你放心吧，你既记得住当年我对你的好，你的女儿，我自会将她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看待的。但这宝藏，你劝我放弃，我可得违逆你一次了！

他自嘲似地一笑，眼底闪过针尖似的一点寒光，缓缓抬起头来：“宝藏在哪里？”孔瑄在心底暗暗叹了口气，垂下眼帘，蓝徽容不由握上他的手，觉他十指冰凉，知他见仇天行一意孤行，心中失望，却终不忍将抚养自己之人送上绝路。她暗暗捏了一下孔瑄的手心，声音却平静无波：“叶叔叔可将解药带在身上？”

仇天行冷笑着从袖中取出一个瓷瓶，拔开瓶塞，一股馨香溢满了整个墓室，蓝徽容望向孔瑄，孔瑄微微点了点头。

蓝徽容笑着举起烛台：“叶叔叔，请随我来。”

蓝徽容在前，仇天行居中，孔瑄在后，三人沿着开启机关后露出一条青石甬道向下而行，约摸走了半盏茶的功夫，前方竟是一块石壁，再无去路。

蓝徽容回过头：“叶叔叔，按我母亲所示，这石壁背后就是宝藏所在地，但我和孔瑄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机关，正想请叶叔叔一起参详。”

仇天行行到石壁前，运上内力按上石壁，片刻后摇了摇头：“机关不在这处。”他转过身来，在甬道里来来回回走了十余趟，眉头紧锁，忽然‘咦’了一声，蹲下身来。蓝徽容忙将烛台放低，仇天行低头细细地数着脚下青砖，身形忽然舞动起来，衣袂飘飞，飞动间脚尖贯注真气，不时踏上某处的青砖。他的身形越转越快，终猛吐一声，右足急蹬上石壁正前方第三块青砖，轰隆之声响起，石壁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向旁移去，露出一个石室来。

仇天行额头隐有汗珠，长吁一口气，站直身躯：“不愧是赵国宝藏，‘玄机妙手’的机关都用上了。”

蓝徽容笑着将手伸到仇天行的面前，仇天行淡淡

道：“进去再说。”

蓝徽容面色一变，冷声道：“叶叔叔莫非是想反悔不成？！”

“容儿莫急。”仇天行呵呵笑道：“只要见到宝藏，解药我是一定会给的。” 蓝徽容轻哼一声，举着烛台当先步入石室，三人举目而望，石室中空无一物，蓝徽容显是极度失望，喃喃道：“难道母亲弄错了，此处没有宝藏？”

仇天行却不慌不忙，负手在石室中看了数圈，笑道：“容儿，这机关之学，日后有机会，叶叔叔再教你几招。”

蓝徽容撇了撇嘴：“不敢劳烦叶叔叔，还望叶叔叔赶快破解机关，找到宝藏，也好早日替我夫君解毒。”

“夫君？！”仇天行一愣：“你们成亲了？”

“是。”蓝徽容与孔瑄执手相望，微微而笑。

仇天行心中复杂莫名，慢慢走至石室中央，低下头去：“容儿，你可知那铁符是何模样？” 蓝徽容摇头道：“容儿未曾见过。”

孔瑄行到仇天行身边，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石室中央的地面上凹进去一小块，轻声惊呼：“难道这

处就是嵌放铁符，开启机关的地方？”

仇天行点了点头，蓝徽容纵身上前：“叶叔叔，既然已看到了这处，证明我们没有骗你，没有铁符，与我们无干，请您先赐解药，机关如何开启，我们不想置身其中。”

仇天行却不理她，从怀中掏出磁石模样的东西，俯下身去，将那磁石放于凹处，又将耳贴于地面，不时移动磁石。

良久，他方站起身来，冷声道：“你们让开些。”

仇天行一声长啸，身体在石室中如鬼魅般闪移，双手化出漫天拳影，劲气迸出，‘轰’地一声击上凹陷之处左方第二块青砖，又迅速击上凹陷之处右方第三块青砖，碎屑飞溅中，他又拔身而起，迅速移至右方石壁前，喝道：“阿瑄快来帮忙！”

孔瑄纵身而上，二人手掌紧贴石壁，齐齐运力，轧轧之声响起，石壁缓缓后退，光芒大盛，三人一时不能适应，齐齐伸手遮住双眼，片刻后视线恢复正常，望向前方，不由齐齐‘哗’了一声。呈现在三人前面的，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珠光闪烁，珍气流动，

让人为之目眩神迷。仇天行喃喃道：“终于找到了！”缓步向前。蓝徽容一把拉住他的衣袖：“叶叔叔！”仇天行愣愣地望着眼前梦寐以求的珍宝，从袖中取出解药，顺手递给蓝徽容，看也不看二人，向着那惊世的财富和梦想走去。

孔瑄面上闪过不忍之色，猛然唤道：“师父！”

仇天行一顿，片刻后回过头，看着孔瑄，忽然纵身过来，扣住他的手腕，冷冷道：“你和我一起过去。”

六四、黄雀

蓝徽容大急，握着解药的手隐见颤抖，却不敢出声。

孔瑄一时心软，唤住仇天行，被他醒觉，落于他掌控之中，不由也有些暗悔，只得用眼神安抚了一下蓝徽容，随着仇天行走向那满室珍宝。

蓝徽容知仇天行警觉性极高，若是一直扣着孔瑄不放，机关无法发动，二人只怕仍逃不脱仇天行之手。眼见仇天行扣着孔瑄走出十余步，已踏足在机关之内，她情急之下，灵机一动，唤道：“叶叔叔，有些不对！”

“我？！”仇天行顿住脚步，回过头来。

“叶叔叔你看，那些珍珠，埋在地下上百年，怎

么可能还这么亮泽？而且那光芒，有些不对，只怕有假。”

仇天行用心看了片刻，点了点头：“嗯，容儿说得有理。”

他也恐前方有机关伤人，更想弄清楚这宝藏是真是假，才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他想了一阵，将孔瑄往前一推：“阿瑄，你过去，拿一些珍珠过来。”同时身形退后两步，站在了孔瑄与蓝徽容的中间，以防二人逃脱。

孔瑄呆立半晌，听到后方蓝徽容有意稍稍加重的呼吸声，终暗叹一声，缓步向前。他走至一个打开的木箱前，弯下腰去，拿起十余串硕大的珍珠，又转身走向仇天行。

快近仇天行身前，他手中暗暗用力，几串珍珠串线断裂，珍珠散满一地。他急‘啊’一声，俯身去拾，脚底踩上数粒珍珠，身子往后一倒，手中剩余的数串珍珠抛向仇天行。仇天行眼前珠光闪耀，珍气流动，下意识地伸手去接。就是这一接的时间，孔瑄已借珍珠的一滑之势迅即冲向蓝徽容所立方向。蓝徽容早有准备，在孔瑄身形冲出机关范围的一刹那，右手

在石门右边半尺处急速按下。

顷刻间，仇天行立足之处轰然裂开，他此时已接下半空中的珍珠，心中也醒悟过来，即刻察觉，身形迅速拔起。不料头顶又有几块巨石轰隆压落，他在半空中不及闪躲，只得猛啸一声，双掌向上一翻，堪堪托住巨石，石壁两边嗖嗖之声响起，数百支利箭以流星之势对射而来。仇天行此时上托巨石，下无依着，欲待借力斜飞，前后左右忽然闪出几张巨网，眼见所有生路断绝，心中一慌，利箭已至。他急吼一声，爆起一团真气，护住全身，利箭射上他的身体，如遇铜墙，纷纷跌落地洞。

仇天行震落第一批利箭，身躯已被巨石压着眼见就要跌入地洞之中，他右足急踏上前方巨网，欲待勾上网洞，免去跌落无底巨洞之厄。谁知右足甫一勾上巨网网丝，一股刺痛由足尖传入，刹那间直攻他的心脉，原来那巨网上竟是装有利勾，而勾尖显是涂有极烈性的毒药。

他来不及运功驱毒，已是大半身麻痹，真气涣散，石壁两侧又有数百支利箭射出，他再也无力躲闪，顷

刻间已被利箭射中，穿心而过，凄叫数声，身形急速掉落于地洞之中。孔瑄背对地洞，听着身后传来的轰隆嗖嗖之声和仇天行的嘶吼与惨呼，心情复杂莫名，闭上双眼，缓缓跪落于地，轻声唤道：“师父！”

听着地洞内传来的凄厉回声，蓝徽容如释重负，却也有些许不忍，转而望向手中装着解药的瓷瓶，浓烈的喜悦瞬间驱散了一切。她脸上绽开如花笑容，按上机关，地面轧轧移回原处，地洞消失不见。

她急纵至孔瑄身前，见他仍跪落于地默默垂泪，不由蹲下身来，与他紧紧相拥，她自是喜极而泣，而孔瑄却心情复杂，悲喜交集。

烛光下，蓝徽容眼波流转，看着孔瑄服下解药，欣喜之情无法抑制，投入他的怀中，轻声唤道：“孔瑄。”

孔瑄轻应一声，下巴抵在她的发间，听着她剧烈的心跳，也渐渐淡去了因仇天行身亡而有的失落与悲痛。他想起自服下毒药后的种种痛苦与挣扎，心潮激动，低声道：“容儿，让你受苦了。”蓝徽容在他怀中猛然摇着头，却说不出其他话，只是不停唤着：“孔瑄。”孔瑄心中感动，更有死里逃生的极度喜

悦，忽然抱起蓝徽容，将她抛向半空，又轻轻将她接住，朗声笑道：“容儿，从今日起，我要你唤我夫君。”

蓝徽容悠悠醒来，睁开双眼，烛光下，孔瑄正静静地看着她，她不由晕生双颊：“你早醒来了，也不唤我。”

孔瑄吻上她的额头：“见你睡得香，好象还在做着美梦，梦见什么了？” “梦见一个偷马贼。” 蓝徽容吃吃笑道。

孔瑄苦笑道：“看来我这个偷马贼的名声，得背上一辈子了。”

蓝徽容着好衣衫，道：“什么时辰了？”

“应该是辰时，我们将机关封好，也该出去了。”

“嗯，孔瑄，我有一事与你商量。”

孔瑄面容一板：“唤我什么？”

蓝徽容娇笑道：“夫君，我想与您商量一事。”

“娘子请说。”

蓝徽容正容道：“宝藏，我想全部交给皇上。”

孔瑄握住她的手：“好，现在东南三州水灾严重，百姓受苦，就让这宝藏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吧。”

二人相视一笑，将各处机关封好，又向早已长封于地下数丈深处的父母棺木遥遥磕头，沿甬道而上，跃出地面。

山间的清晨，鸟儿婉转啼鸣，露水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二人立于墓前，眯起眼来，深深地呼吸，宛如获得新生，只觉这一刻，天地如此美好，人生这般欢乐。

正是心旷神怡之时，‘唢呐’的脚步声响起，竟似有上百人正从四面八方涌出。孔瑄面色一变，将蓝徽容一扯，二人并肩望向前方，只见简璟辰蓝衫玉冠，从林间步出，意态从容，温雅而笑：“容儿，孔兄，我可等了你们一夜了！”

他将手一挥，身后数十名侍卫押着几个人走了过来。

晨风吹过山谷，蓝徽容面色大变，心向无底深渊沉去。

孔瑄望着被侍卫押上来的玄亦大师、无尘师太、安心安意及满身血迹的莫爷爷，握着蓝徽容剧烈颤抖的手，望向简璟辰：“宁王爷，你想怎么样？！”

简璟辰笑吟吟地行了过来，在二人身边转了一圈，轻轻摇了摇头：“唉，孔兄，想起你刚脱毒药之困，又要陷于灭顶之灾，我实是替容儿不忍啊。”

蓝徽容面寒如冰，冷冷道：“四哥，我已求得父皇同意，宝藏我可以交出，母亲的棺木我也愿意护送至皇陵，你为何还这等劳师动众？！”

简璟辰也不看她，负手走至墓前，伸手抚上墓碑，叹道：“原来霓裳将军就葬于此处，唉，以后我是不是该称她一声故皇后呢？”

蓝徽容眼光扫过玄亦等人，心神大乱，强自定住，冷声道：“四哥，劳你亲自来启棺，实是不敢当。”

简璟辰啧啧摇着头走到她面前，轻声道：“容儿，华容绣的那个荷包，你是不是随身带着啊？”蓝徽容面上渐失血色，痛悔不已，喃喃道：“你太无耻！”

“哈哈，容儿，我承认我是无耻。没有那里面暗藏的‘千里香’，我还真想不到宝藏竟在这偏僻的山谷。若不是为了让你们替我除去仇天行，我又怕墓里有机关，也不用等到今日再下手了。”简璟辰笑容灿烂至极，十分得意。

见蓝徽容面色惨白，嘴唇隐隐颤抖，简璟辰莫名

地心尖一疼，笑容稍敛：“容儿，你也不用过分自责，你即使不带那香囊，我也早知道这些人躲在哪里了。华容早告诉我，你有两个情同姐妹的侍女，我就想着，你母亲的遗物你没有随身携带，又不在蓝宅，必是有人替你保管，你又不象是将侍女赶走或卖到青楼之人。我让华容将她二人相貌绘出，再派人在容州附近细细搜寻。不瞒你说，你回容州之前我就盯上她们了，只是想等你寻出宝藏，现在才动手而已。”

孔瑄捏了捏蓝徽容的手，蓝徽容逐渐恢复冷静，淡淡一笑：“王爷说得好笑，我本就要请皇上派人来毁墓启棺，您劳师动众，拿我的丫头做什么？还怕我不交出宝藏不成？我族人在皇上手中，我怎么敢不交啊？”

简璟辰嘴角勾起一抹充满嘲讽意味的笑容，走到满身血迹的莫爷爷身前，悠悠道：“莫松华，前和国侍卫总管，为何会和容儿你的侍女们住在一个院子呢？莫总管身手还真是不错，本王甘拜下风。但您老要保护这位师太的安全，可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对了，这位师太，为何不在庵堂静修，也会和你们住在一起

呢？这位大师，又为何与你们夜半相会呢？”

他转过身来：“容儿，莫松华当年名满天下，号称和国四大高手之一，你不会想不到，父皇会不知道这个人吧？！”

我早就想到，你身后有人，也知道你回容州，必要与这些人见面。你以为你成功甩脱了跟踪，其实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可笑那仇天行，一心想得宝藏，看来，定是已死于你二人的算计之中了，枉他还调了那么多手下来，都成了我东朝阶下之囚。也好，倒也可以为我做一做人证。”他缓步走到无尘身前，凝望着那与宫中画像中的母妃有几分相似的容貌，眼神略略有些柔和：“请问师太，我该如何称呼您呢？”

无尘知己无可幸免，眼中闪过悲悯之意，轻叹道：“孩子，我是你的表姨，你母亲，是我的表妹阿唐。”

简璟辰冷冷一笑：“是吗？我只知道我母妃是出身高贵的昭惠公主，怎么又有了个名字叫阿唐了？！”

玄亦慈怜的目光投向他稍稍扭曲的面容，轻轻摇了摇头，合什诵道：“阿弥陀佛！”简璟辰冷笑数声，猛地转过身来，喝道：“来人，将私通西狄及前朝余孽、投敌卖国的孔瑄给我拿下！”

蓝徽容急闪在孔瑄身前，怒道：“简璟辰，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也是当朝公主，他是我的驸马，我们已经成亲，你不能动他！”

简璟辰听她说到‘成亲’二字，瞳孔陡然收缩，放在身后的左手紧紧捏成拳头，片刻后冷笑道：“我？！容儿，你说他是你的驸马，我怎么听宋掌柜的招供，他是西狄国仇都司的亲传弟子呢？听说，仇都司这回带来的人马中，还有几个是孔兄的师兄弟啊！”

孔瑄却已于二人对话间，猜透了简璟辰的全部用心，脑中浮现慕世琮及慕王爷的面容，暗叹一声，轻轻一拉蓝徽容，踏步上前，行了一礼：“王爷，一切皆是孔瑄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我愿随王爷进京，任凭处置。”

蓝徽容也瞬间明白，心不断下沉，脚却无法移动一步。简璟辰斜望着她，微笑道：“容儿，你找的这个驸马还真聪明。我也知道，一切与你无关，你是受他蒙蔽，你还是父皇的好女儿。只是你这驸马，身后是否有人指使，我可得好好审审了！”

他缓步走到墓前，抚上墓碑：“容儿，你若是不想看到这几人血溅当场，还是请你先启出宝藏，交出你

母亲的棺木吧。他们不比蓝家人，我可是说杀就杀，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蓝徽容紧咬着嘴唇，正犹豫间，简璟辰冷笑一声，抽出腰间长剑，寒光一闪，架在了安心的脖间。眼见安心脖间鲜血缓缓渗出，蓝徽容急道：“你收手，别伤害她们！”

刑部地牢是令许多人闻之色变的人间地狱，但沿着地牢的石阶下到最深处，却是一处干净清幽的密室，室内一应物品齐全，通风透气，不象是刑部密牢，倒象是一间精致的书阁。 简璟辰与孔瑄微笑着对坐，桌上美肴佳酿，二人轻饮慢酌，如同执壶谈心的多年知交。 简璟辰嘴角含笑，替孔瑄将面前酒杯斟满：“孔兄，说实话，我还真是敬佩于你。” 孔瑄呵呵一笑：“孔瑄一介草民，蒙王爷盛赞，实是愧不敢当。”

“孔兄，我以前还真想不明白，容儿怎么偏偏就会倾心于你。现在看来，孔兄倒真是个聪明人。”简璟辰悠悠道：“只是孔兄这聪明，是用在害自己的性命，保别人的性命之上，实是让人有些费解。”

孔瑄饮了杯酒，平静道：“王爷，我早已向刑部认供，一切事情皆是我与我师傅仇天行所为。他乃前和

国旧将叶天鹰，命我骗容儿、寻宝藏、潜伏在慕家军中、寻找莫总管，容儿和侯爷都是被我蒙骗，更与慕王爷无关，还请皇上明鉴。”

“我？是吗？你说容儿和世琮是被你所蒙骗，那这二人应该很恨你才是。可容儿为什么跪在正泰殿前两天两夜，求父皇放过她的夫君呢？世琮怎么又会连上奏表请求削其封爵为你求情呢？！”简璟辰凑到孔瑄耳边轻声道。

孔瑄不由眯了下眼，心尖处一阵锐痛，淡笑道：“王爷说笑了，容儿她少女天真，为情所蔽，过得一阵，自会想通的。至于侯爷，他就更是性情中人，一时冲动而已。”

简璟辰夹了块牛肉慢慢咀嚼着，含糊道：“孔兄，不瞒你说，现在刑部、监察司、大理寺已抽调了精锐，会审此案。由已故德王、我叔父的长子，凌王爷主审，孔兄当知，凌王的父王，死在何人手中吧？”

“德王爷当年与叶天羽叶元帅战场交锋，同归于尽，这我自是知道的。”孔瑄平静道。简璟辰哈哈大笑：“孔兄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实话对你说吧，我堂兄早对他父王当年在棋子坡的死存有疑虑，只是

苦于抓不到慕少颜的证据。父皇也早就想撤藩，苦于没有借口。现在好了，世琮已被父皇软禁，他的好兄弟、你这个慕王军中第一高手又是西狄国左都司的弟子，更妙的是，你们又与前和国余孽纠集在一起。你说，我堂兄怎么会放过他的杀父仇人？我父皇现在宝藏到手，怎么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撤藩的机会呢？对了，孔兄，不知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无尘师太和玄亦大师，究竟是何身份？！”

孔瑄冷冷道：“王爷，他二人是何身份，我也不知晓，我只知道，他们都是一心向佛的良善之人。”

“哈哈，孔兄，你不招供没关系，你一力扛下来也不要紧。莫松华、无尘、玄亦，还有那两个丫环都在你头顶的大牢里呆着呢，他们中总有一个会说的。刑部那些人正闲得慌，让他们审审这起藩王勾结西狄与前朝余孽之案，倒也不错。”

他掸了掸紫袍，笑着站起身来：“孔兄，你是聪明人，当知目前形势，不容你一力扛下所有罪名，还望孔兄早日想通。本王也知道，你只是一个小卒，若是能将幕后之人招供出来，本王可保孔兄平安，也可全本王与容儿兄妹之情。本王言尽于此，还望孔兄三思。”

天光灿烂，已是夏末秋初，酷日却仍早早地炙烤着苍茫大地。

蓝徽容跪于正泰殿前，两日来皇帝不曾召见她，她将母亲留下的信函递了上去，也不见回音。她从幸福的顶点一下子坠落于无底的深渊，不停地在心中痛恨着自己太过大意，不但连累到玄亦大师、无尘师太和莫爷爷等人，更将夫君亲手推入地狱之中。

她已无计可施，被押回宫后，她便失去了自由出入禁宫之权。慕王爷设在宫中暗线传来的消息，孔瑄及玄亦大师一案已闹上刑部，当年死于棋子坡的简南雄之子凌王正对此案穷追猛打，慕世琮也早已被皇帝软禁在了质子府中。

她所能做的，只是希望皇帝在看到母亲留下的那封书信后，能手下留情。但她也知，自古无情是帝王，他宝藏已得，现有借口，这撤藩的大好机会，皇帝会放过慕王爷吗？

更何况，现在事情已闹上刑部，案件更由凌王亲审，孔瑄他又不能连累到慕王爷，肯定会一力担下勾结西狄及前朝余孽等所有罪名。玄亦大师等人，肯定

也不会将慕王爷招出来，他们，能逃过此劫吗？以前还能以宝藏或母亲的棺木来与皇上做交易，现在自己还能拿什么来救他们呢？！几个宫女替她撑着旌盖，遮挡住阳光。刘内侍步出殿门，见蓝徽容依然跪于台阶之下，不由轻轻摇了摇头，步下台阶，轻声道：“公主，皇上让您先回嘉福宫，现在凌王爷、誉王爷、文王爷等皇族重臣正在殿内议事，皇上也不便召见您。”

蓝徽容一惊，先前她见十余名王公大臣进入殿内，还以为是普通的召见，不料简氏皇族成员悉数到齐，难道是为了孔瑄和玄亦大师的案子？简南雄当年被慕王爷设计灭于棋子坡，只怕他的儿子凌王，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吧。

她觉形势越来越严峻，心中焦虑，额头汗珠滚滚而下。她本就两日两夜水米未进，又心力交瘁，胸口一阵烦闷，直欲呕吐，脑内眩晕，身形微晃。刘内侍见状，忙向宫女们喝道：“还不快扶公主回去？！”

六五、王妃

黄昏时分，嘉福宫中，蓝徽容四肢无力，伏于榻上。她也知自己此时应该坚强，可摆在眼前的是一条绝路，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艰险的困境。只要想到孔

瑄与莫爷爷等人此刻身处刑部大牢，不知受着何种折磨，她便心如刀绞。

屋外，宫女内侍们跪地呼圣声大作，蓝徽容腾地跳了起来，皇帝已踏入房中。皇帝在椅中坐定，复杂的眼神看着跪在身前的蓝徽容，见她原本清丽的面容憔悴不堪，想起清娘信中所托，心生怜惜，不由叹道：“容儿，到现在这种地步，朕也帮不了你！”

“父皇。”蓝徽容泣道：“父皇，是容儿的错，容儿欺骗了您。求父皇看在母亲份上，放过他们，孔瑄他是被仇天行蒙骗的，仇天行派他做下这种种事情，他是身不由己的。师太和大师，也都是化外之人，根本对您构成不了威胁的。”

皇帝靠上椅背：“容儿，你与孔瑄要承担下一切罪名，朕可以理解。不是朕一定要治慕少颜的罪，现在事情已非朕所能够掌控。你也知，我简氏一族，武将辈出，皇族其余成员兵权极盛，现在凌王联合其他诸王逼朕审清当年棋子坡一案及孔瑄一案。朕只能尽力保你，说你是受人蒙蔽，但孔瑄，他是慕家军中郎将，人证皆言他与仇天行关系特殊，他又利用你与前朝余孽会面，如不能供出主使他的是慕少颜，朕看他是保

不住的了。”

蓝徽容心悠悠下沉，怔然半晌，伏地叩首：“父皇，宝藏我已交出，母亲棺木也已迁入皇陵，父皇曾答应过容儿，要放了侯爷的，请父皇信守承诺。玄亦大师与无尘师太均是化外之人，更与此案无关。至于莫爷爷，他是容儿授艺恩师，若说勾结前朝余孽，当是容儿勾结，容儿与孔瑄一齐认罪便是。”

皇帝眼睛一眯，冷声道：“容儿这是以死来威胁朕吗？！”

蓝徽容眼中含泪，仰起头来，皇帝视线正望向她已显瘦削的下巴，竟与她母亲那幅中年画像中的下巴如出一辙，皇帝心尖不由隐隐一痛。

这段时日，他日夜对着那两幅画像，却不太敢看清娘中年时的那幅画像，只是时刻抚着她巧笑倩兮的少女模样，追忆往昔。在他的心中，她永远都是那初见时的苍山的玉清娘，是自己即将要册封的故皇后，而不是后来嫁人生子的那个蓝莫氏。

可她，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却不是自己的孩子，每念及此点，他就会涌上如潮的妒愤。他既将这孩子

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宠爱，却又忍不住想要暗暗为难于她，不放她的族人，不放她自由。所以，当简璟辰向他奏请利用她铲除慕少颜时，他也默许了儿子的行动。

宝藏到手，她也终于能永远陪在自己的身边了，可她的女儿，却又陷入了深渊之中，看着面前这痛苦的面容，皇帝想起清娘信中所言，不由有了一丝悔意。

清娘的信，这两日，他不知阅览了多少遍，信中的一言一句，他也早已铭记于心。在信中，她的纯真热烈，她如栀子花般的初恋，她对自己的恨，皆如天上云烟，随着她的逝去，消失在这尘世之中。

原来她对自己，早已没有了恨，她的心中，早已平静如水。但她，也始终未曾忘记自己，忘记那段美好的时光。自己在她心中，也始终是那个初见时的简大哥，而不是后来爱恨纠缠的孽缘人。更让他震惊和痛悔的是，原来当年，那个死胎是她故意找来刺激和报复自己的。他的长子，她并没有狠心扼杀，她逃回和国以后，将那孩子生了下来，只是因为她逃亡途中过度伤心，又屡受轻伤，孩子是不足月就生下来

的，生出来不到一个时辰就夭折了。

清娘，当初，你为什么告诉朕实情呢？如果朕知道这一切，我们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了。你恳求朕放过你的女儿，朕早已将她册封为公主，朕也愿意真心将她当亲生女儿一般宠爱。可现在，她的夫君又被卷入朝廷与藩邦的纷争之中，而且事情越闹越大，牵扯的各方势力越来越多，你让朕如何帮她呢？

蓝徽容不知皇帝心中所想，只是直直地、哀求地望着他，皇帝被她看得有些心软，同时也于她的眼中看到了决然之意。再沉默片刻，语气放缓道：“容儿，要想保孔瑄，你们就得放弃保慕少颜，只有孔瑄成为人证，朕才能救他一命。”

蓝徽容凄然一笑，摇了摇头：“父皇，容儿和夫君的性命，本就是捡回来的，若是父皇执意相逼，我与他，一同去见母亲便是，我们也不用再在这世上苦苦挣扎了。”

皇帝见她如此倔强，心中一阵恼怒，忽觉气息不顺，剧烈咳嗽起来，蓝徽容忙站起身，替他轻捶着后背，又端过一杯清茶。

皇帝慢慢呷着杯中之茶，清新茶气直冲肺腑，他气恼渐平，转头望向蓝徽容，和声道：“容儿，明日朕会召见孔瑄，朕想瞧瞧，能令你这般生死相随的男儿是何模样。朕也会让你们见上一面，有什么话，你就好好同他说吧，最好再劝劝他。”

他站起身来，走至门口，轻叹道：“容儿，你莫怪朕，朝廷的纷争，有时朕也没办法完全掌控。孔瑄之罪，如果这样犟下去，是无法开脱的，慕少颜，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就保得住的。”

黄昏时分，彤霞布满皇宫西面无垠的天空，衬得巍峨殿宇金碧辉煌。宫中漱玉池的一湖青水，在夕照下波光潋滟，绿树红花在风中枝叶拂动，暗涌清香。

孔瑄在数十名侍卫的押解下稳步登上白玉石台阶，在内侍的引导下，迈入正泰殿，于丹墀前十余步立住脚步，稍稍犹豫，拜伏于地。

皇帝转过身来，一摆手，殿中宫女内侍都退了出去。皇帝盯着孔瑄拜伏于地的身形看了良久，注目在他鬓边的白发之上，眯眼片刻，开口道：“你起来回话吧。”

孔瑄站起身来，缓缓抬头，皇帝与他视线相触，

但觉眼前这年轻人双眸漆黑明亮，眼神坦然无惧，锋芒内敛，虽是面对九五至尊，处于绝境之中，也不见有丝毫畏惧与瑟缩。皇帝负手从丹墀上走下，孔瑄望着他由高处而下的身影，忽觉他的身影竟似有些佝偻，他的脚步也有些沉重，这将万里河山踩于足下的帝王，只怕真是做得很辛苦吧。

皇帝凝望着孔瑄不卑不亢的神情，和声道：“你可想清楚了？”

孔瑄微一躬身：“罪臣愿认罪伏法，还求皇上不要诛连无辜之人。”

皇帝冷声道：“无辜之人？！慕少颜是否无辜，不是你一个区区郎将能够置词的，你不要以为你们不认供，朕就不能治他的罪！”

“皇上，罪臣有一言，伏请皇上聆听。”

“说吧。”

“皇上，治国根本为纲常礼法。撤藩与否，皇上可独力裁断，但能否治慕王爷的罪，只怕需得依朝廷律法而为。若是坏了律法，败了纲常，皇上您亲手拓出的疆土、亲自打造的朝纲恐有纷乱之虞。若是兴起战火，百姓受苦，国之根本更将受损。慕王爷和侯爷

并非眷恋富贵之人，玄亦等更已是世外之人，若皇上能将此案在罪臣处了结，而不牵涉他人，并承诺不秋后算帐，放慕王爷一家平安隐退，罪臣相信，慕藩能撤，天下可定，还请皇上三思。”孔瑄平静道。

皇帝沉默片刻，道：“依你所说，这前朝余孽朕就放过不成？！”

“皇上，前和国之事，早已平淡下去，百姓们也早已忘了前朝，若是于此时翻出来大做文章，又逼反慕藩，只怕弊大于利。更何况，现在西狄国左都司身亡，西狄国本就是他一力支撑，正是我朝收伏西狄的大好时机。如果因此案引起慕藩叛乱，慕藩虽弱，皇上要拿下却也非一年半载所能为，届时西狄国缓过气来，重振国力，又于我朝内乱时出手，只怕后果堪虞。罪臣请皇上三思。”孔瑄说完静静地望着皇帝威肃的面容，皇帝与他长久对望，忽然呵呵一笑：“你说得倒是有些道理，不过你可知，现在的形势，已不是朕说收手就能够收手的了。朕是可怜容儿，想留你一命，你若执意求死，容儿也不能怪朕。你去与她见上一面，两个人好好商量一下吧。”

月色淡淡，清风细细，夏末的夜晚，暗沉而漂渺。

蓝徽容伏在孔瑄膝上，孔瑄右手一下一下地梳理着她的黑发，二人默默无语，嘉福宫内，一阵令人窒息的宁静。

感觉到蓝徽容在压抑着抽噎，孔瑄伸出左手，轻抚上她的眉间，笑道：“这儿皱得象只猫，可就不好看了。”

蓝徽容鼻子发酸，喉咙苦涩，一直在强自压抑，才没有痛哭出来，听孔瑄这般说，哪还能够忍住，眼泪啪啪掉落。

孔瑄一阵心疼，将她抱起坐到自己的膝上，轻轻吻上她挂满泪珠的面容，哄道：“别哭了，你以前那么坚强，现在怎么这么爱哭？以前我中毒，你有病时，也没见你这么哭过。”蓝徽容的心象灌了铅般沉重，缩在孔瑄怀中，紧紧握住他的手，泣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么爱哭。孔瑄，是我太大意，害了师太和莫爷爷他们，也害了你。母亲她什么都安排好了，我却毁了一切，都是我的错。”

孔瑄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吸吮着她的泪水，待蓝徽容渐渐平静，他忽然一笑，将头埋在她的脖间。蓝徽容一阵麻痒，但心中又正是难受之时，两种极端的

感觉让她全身绷紧，正迷糊间，孔瑄已将她抱起放至床上，蓝徽容心中百般滋味千种伤楚，一时话都说不出来。

孔瑄坐在床边，伸出手将她的双眼合上，柔声道：“容儿，你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再走。我不能呆久了，外面大帮人在等着，你赶紧睡着吧。”

蓝徽容睁开眼，不停摇头，紧紧攥住他的手，眼眸似笼上了一层雾气，死死地望着孔瑄，甚至不敢眨一下，生怕一眨眼，就会再也看不到他。

孔瑄的手自她的额头而下，轻抚过她的眉，她的眼，她的鼻，似要将她的容颜永久地镌刻在自己的心中，他的手指最后停留在了她的嘴唇之上。两人长久地对望，仿佛要于这一望之中，携手走过这一生，再也不用分离。

蓝徽容痴望着他明亮中略带忧伤的眼睛，感觉到他压在自己唇边的手指在微微颤抖，心中伤痛难言，忽然张口咬住了孔瑄的手指。孔瑄任她由轻而重，咬得自己手指生疼生疼，面上始终温柔笑着，暖如春风。

蓝徽容忽然起身，从后面紧紧地搂住他，低声道：

“我要你背我。”

嘉福宫庭院内，月色朦胧，星光渐盛，孔瑄背着蓝徽容慢慢地走着，仿佛回到了那一个清晨，回到二人倾心相融的那个星光之夜。

蓝徽容伏在他的背上，依在他颈边，低声道：“我会求皇上，将我们葬在一起的。”孔瑄轻嗯了一声，片刻后，又摇了摇头，蓝徽容双手用力环紧他的脖子：“你休想丢下我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上天入地，黄泉碧落，我都要跟着你，你休想投胎后，再娶别的女人。”孔瑄脚步顿住，正待说话，宫门被轻轻敲响：“公主，时辰到了，侍卫大人们在催了。”二人长久地沉默，待敲门声再度响起，孔瑄暗叹一声，欲将蓝徽容放下，蓝徽容却死死地环住他不放。孔瑄心中难过，闭上双眼，慢慢地、用力地扳开她的手，转过身，捧住她的面颊，轻轻地、温柔地吻上她的眼：“容儿，听话，这里不许再掉眼泪了，我不会丢下你的，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夫妻。”

蓝徽容拼命地点头，又拼命地摇头，孔瑄再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狠下心来，松开手，向宫门走去。蓝徽容向前追出几步，又停住脚步，呆呆地看着他拉开

宫门，看着他迈出高高的门槛，看着他始终不曾回头，在众多侍卫的围拥下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孔瑄，我绝不会让你丢下我的。”蓝徽容听着院中风儿吹过树梢的簌簌声，缓缓闭上双眼，轻声道：“我听你的话，再也不会掉眼泪了，只求你等着我，我们一起走。”

潭州，慕王府。

虽然遥远的京城风雨满天，王府内，却仍是幽静无比，只是王府主人脸上的阴霾和深锁的眉头，让人感到了一丝沉窒。

慕王妃躺于榻上，被思子之情折磨至憔悴不堪的她忧虑地望着立于窗下的慕王爷，他眉宇间的愁思不停搅动着她病入膏肓的身心。

她一阵剧烈的咳嗽，将慕王爷从沉思中惊醒。他走了过来，挥手屏退侍女，扶起慕王妃的身子，让她依在自己胸前，轻轻替她抚着胸口，和声道：“你不要老是想世琮，他会没事的。皇上不准备万全了，不会轻易动他的。”

慕王妃眼角落下泪来，咳道：“王爷，这次，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

慕王爷轻叹了一口气：“我也没料到宁王竟在我眼皮底下抓走了玄亦大师，只怕我们慕藩是在劫难逃了。”

“王爷，皇上要撤藩，咱们就让他撤吧，只要他将世琮放回来，我们一家人，找个地方，过平平静静的生活好了。”

慕王爷摇了摇头：“如果真的只是要撤藩，我们能平安脱身，我早就不做这个王爷了。自古藩王被撤后，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更何况，凌王知道他父亲死在我手上，恨我入骨，我们只要失了兵权，只怕即刻就会被押解进京，受尽折磨。”

见妻子眼中露出绝望之意，慕王爷忙道：“你不用多想，孔瑄那孩子，正一力扛着所有罪名，玄亦大师是有德高僧，更不可能将我供出来。没有证据，皇上也不敢轻易问罪于我。我已派了大批死士进京，想法子将世琮从京城强行救出来，他是我唯一的亲生儿子，我怎也要将他救回来，再与皇上决一死战的。”

“真的只有这条路了吗？”慕王妃颤声问道。

“是。”慕王爷沉默片刻，轻声道：“朝廷与藩镇之间，永远只有一个胜者，只是我们兵力较弱，现在准备又不充分，真要与朝廷决战，只怕胜算不大，但

总比被削藩赐死要多一线希望。”慕王妃听他言中之意，泪水成串掉落。她闭上眼睛，良久方狠咬了一下自己的下唇，睁开眼来，虚弱道：“王爷，我们做夫妻多少年了？”

慕王爷一怔，道：“有二十多年了吧。”

“王爷，不，三哥，我现在叫你三哥，可好？”

“好，琳妹，我们现在不是什么王爷王妃，你有话，就和三哥说吧。”慕王爷紧紧抱住妻子，心痛不已。

“三哥，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忘不了清姐，你是因为她的缘故，才娶我的。”慕王妃苦笑道。

“不，琳妹，你不要这样说。你今天是怎么了？”

慕王爷急道。

“不，三哥，你听我说，能与你做这么多年的夫妻，我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心中有我也好，没我也好，我的心中，都始终把你看成自己的夫君，我还给你生了个那么好的儿子。更何况，你心中的那个人，是清姐，是将我从火坑中救出来的姐姐，要是她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

“琳妹，你不要说了。”

慕王爷觉妻子有些不正常，渐渐感到一丝不安。

“三哥，清姐和你，都是我的恩人。我是一个弱女子，

一直靠你们保护，却不能为你们做什么，我这身子，是活不久的了。现在，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报答三哥和清姐的恩情，求三哥不要阻拦我。”

六六、长子

夜过二更，正泰殿内仍是灯火辉煌，蓝徽容静静立于皇帝身侧，为他磨墨递茶，听着更漏之声，面容虽平静如水，内心却焦虑彷徨。

自与孔瑄那日相会之后，二人便已于廖廖数语中约定携手赴难。只是她的心中，总存着几分希望，她不能出宫，无计可施下，只有日日来陪伴着皇帝，希望他能看在母亲的份上，放过孔瑄及莫爷爷等人。

在陪伴皇帝的这些时日，蓝徽容见凌王等人不时上表请求锁拿慕王爷进京，她也看出皇帝正在加紧布置兵力，朝廷与慕藩之间剑拔弩张，形势越来越严峻。若不是皇帝顾念自己，有意给孔瑄时间来转圜，只怕早就下旨定罪了。

虽知希望渺茫，她仍然做着努力，服侍皇帝比以往更尽心尽力，一段时日下来，她的脸日渐瘦削，眼眸也失去了几分神采。

更漏声滴嗒，一滴，又一滴，听在蓝徽容的耳中，

说不出的难受，她胸口烦闷，眼前一阵眩晕，伸手抚上额头。

皇帝放下笔，转过头，见蓝徽容面色寡淡，也生出几分怜惜之意，叹道：“容儿，你先回去休息吧，你给朕一段时间，若是慕少颜自动认罪，朕再想办法看能不能饶孔瑄一命。”蓝徽容一低眉，心中难过，慕王爷若是认罪，侯爷必不能保，孔瑄他，又岂会苟活？！她暗叹一声，施了一礼，迈出正泰殿，回到嘉福宫。

她接过宫女们递上的热巾擦了把脸，怔怔地坐在窗前，孔瑄和莫爷爷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受刑？如何才能解开这个危局呢？

宫女素云轻轻走过来，端上一碗莲子燕窝羹：“公主，您可得保重身子。”蓝徽容也觉有些肚饿，顺手接过，将汤匙送至口边，忽觉这羹汤腥气浓烈，胸间难受，猛然俯身呕吐起来。

素云惊慌失色，忙接过蓝徽容手中汤碗，拍上她的背心，急道：“公主，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蓝徽容呕得几下，想起一事，恍然醒悟。她推开素云，缓缓坐直，伸手抚上小腹，惊喜中又隐有悲伤：

难道，在这生死时刻，自己竟有了他的骨肉了吗？！真是天可怜见，让他血脉得续吗？她清瘦的脸上渐渐舒展开如睡莲般的笑容，猛然跳了起来，直冲出去。

堪堪拉开院门，入目是那宫灯下照映着的褚红色的高高宫墙，还有那宫墙上方黑沉沉的苍穹。一股闷闷的风吹起她的裙裾，她顿住脚步，扶住宫门，泪水成串掉落。

天气渐渐转凉，昼缩夜长，城外的枫树也染上了一丝暗红，在风中簌簌摇响，让人嗅到了秋天的气息。

京城北门，人马川流不息，这日巳时，一辆锦篷双辕的马车在十余人的护卫下缓缓驰入城门。马车轻摇着穿过直衢大街，驶向皇宫，正华门在望，马车停住，一人弯腰道：“主子，到了。”绣锦车帘轻掀，两名侍女跳落下来，又回身将青衣素裙、满面戚容的慕王妃扶下马车。慕王妃环顾四周，又眯眼望向巍峨宫门，默然良久，悄无声息地叹了口气，推开侍女的搀扶，缓步走向正华门。

正泰殿内，皇帝面色沉肃，阅罢手中几份奏折，抬起头来：“辰儿。”

“儿臣在。”简璟辰恭声说道。

“慕世琮可看紧了？密慎司回报，京城内似是多了一些江湖人士。”

“回父皇，质子府内，儿臣派了一百名内廷侍卫，由赵德文统一调度，质子府外还有三千禁军轮流值宿，力求万无一失。”

“孔瑄还没认供吗？”

“回父皇，孔瑄没有认供，儿臣顾着容儿，嘱咐了凌王不能对他用刑。不过儿臣认为，孔瑄那种人，用刑估计也没用。”

“另外几个呢？”

“回父皇，都没有招供，凌王性急，刑部的人又手狠，有个丫头已经熬不住刑，毙命了。”皇帝眉头微蹙，沉默半晌，道：“辰儿，将蓝家人放了，让你那良娣，多进宫来陪陪容儿，朕看她是下决心要走绝路，嘉福宫的人也都换了，看紧些。”

简璟辰神情不变，声音恭顺：“是，儿臣这就去办。”

皇帝揉了揉眉间：“你等等，朕问你，郭仁布在乔

家寨一带的那三万人马，可是你下令调至中路铺的？”

“启禀父皇，此事非儿臣所为，郭将军乃叔王旧将，一直受凌王节制。儿臣认为，凌王也是一片忠心，防慕少颜狗急跳墙，与朝廷决战，而且现在慕少颜也确有调兵迹象。儿臣只是按父皇您的意思，将北边尚林的五万人马往西边风城调动。”

“嗯，布置得倒是妥当，辰儿此次办事，颇合朕的心意。”皇帝难得地浮上一丝微笑。简璟辰惶恐地低下头去：“儿臣谢父皇盛恩。”

皇帝轻咳两声，简璟辰忙上前两步，关切道：“父皇，可是有哪里不舒服？”皇帝摇摇头：“朕还没老，你不用这么紧张。你这次能办妥宝藏和故皇后迁陵之事，又借机铲除慕少颜，朕心甚悦。从明日起，你就住在交乾殿，帮朕处理军机政事，也历练历练。”简璟辰眼中闪过惊喜之色，垂头跪落于地，泣道：“父皇，儿臣以往，有负父皇的教诲，父皇这般圣恩，儿臣实是——”

皇帝伸手将他拉了起来，和声道：“只要你是用心办事，并无二心，朕自会知道，朕——”“启禀皇上。”刘内侍尖细的声音在殿门响起。

“什么事？”

“禀皇上，朝廷一品诰命，慕王妃，在正华门跪地请求面圣。”

简璟辰眉梢轻扬，皇帝微一皱眉，冷声道：“这个女人，居然跑到京城来了，想救儿子想疯了，不见！”

刘内侍微一犹豫，怀中慕王爷早就差人送上的万两银票终让他大起胆子，低头道：“启禀皇上，慕王妃说她有一言，皇上听过后，必会召见她。”

皇帝‘我’了一声，端起碧瓷茶盏，低头饮茶：“奏吧。”

“禀皇上，慕王妃说，一个叫景琰的人还活着，她知道其下落。”

皇帝冷哼一声：“什么景琰——”他话语顿住，片刻后猛然抬头，手中茶盏滚落于地，急站了起来，厉声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禀皇上，慕王妃说，一个叫景琰的人还活着，她知道其下落。”刘内侍跪于地上，战战兢兢道。简璟辰望着皇帝失常模样，眉头一皱，眼中隐有疑惑之色。

皇帝全身如僵硬了一般，半晌才回过神来，身形

一晃，顷刻间便到了殿门口，简璟辰急唤道：“父皇！”

皇帝顿住脚步，右拳紧握，扬了几下，颤声道：“快！宣她进来！”见刘内侍有些愣怔，皇帝一脚踹上他的右肩：“快去！”

刘内侍从未见过皇帝这般失常，吓得全身颤栗，勉力爬起，直冲向正华门。皇帝负手在殿内急促地走动，不时抬头望向殿外，这二十多年来，他是第一次如此焦虑，如此以九五至尊之身来迫切等待一个臣妇的觐见。

简璟辰的脸隐在蟠龙石柱的阴影之中，望着皇帝焦虑的神情，眼神闪烁。一盏茶的时间悄悄流逝，轻碎的脚步声响起，慕王妃瘦弱的身躯在殿内跪倒：“臣妇慕王正妃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此时已平静了一些，克制住心头的涛天巨浪，低声道：“平身吧。”“谢皇上！”慕王妃站起身来，垂头而立。

皇帝正待开口，眼角余光瞥见简璟辰仍在殿内，稳步走至案后坐下，道：“辰儿，你先退下，所有人，都给朕退出去。”

简璟辰恭声道：“儿臣遵旨。”他躬腰退出殿外，

见殿内宫女内侍齐齐退出，刘内侍伸手将殿门掩上，将右拳抵住嘴唇，轻轻咳嗽了一声。刘内侍转过身来，正对上简璟辰凌厉的眼神，不由微微点了点头。

待殿门吱呀关上，皇帝听得简璟辰的脚步声远去，恢复了一贯的冷静。威严的目光紧盯着垂头而立的慕王妃，口气平淡道：“你要见朕，有什么事情，奏上来吧。”

慕王妃十指互绞，犹豫片刻，细细地吐了一口气，终从袖中掏出一个肚兜和一块长命金锁，神色宁静地步至皇帝身前，躬腰递上。

皇帝右手隐见颤栗，从她手中接过那婴儿肚兜和长命金锁。只见红底的婴儿肚兜上，绣着一个憨态可掬的鱼娃，鱼娃的右下方，用黑线精致的绣着‘璟琰’二字。

皇帝被这两个字刺得闭了闭眼睛，又睁开来，望着那长命金锁，金锁上刻着的‘璟琰’二字，携着遥远的往事，冲破模糊的记忆，呼卷而来。

那一年，她寻到庄国，站在了他的面前，她含羞

带笑，在他的耳边轻声细语，让他又喜又惊，她，有了他的骨肉。

他为防赵氏发觉，将她安顿在城外的一处秘宅，即使是军务忙碌，也每日都去看她。她虽性情豪爽刚烈，在他的面前，却总是那般娇羞温婉。他也最喜欢将她抱在怀中，与她喁喁细语。只有在那种时候，他才能忘却身上所背负的重任，忘却那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她总是喜欢在躺在他怀中时，将他的长发缠绕在指间，脉脉的眼波凝在他的面上，一刻也不肯移开。

“南英，你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女儿？”

“都喜欢，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

“可我喜欢有个儿子，我要为你生个儿子，将来象你一样的威武。”

“好，清娘，我们生个儿子。”

“南英，你为他取个名字，好不好？”

“嗯，让我想一想。对了，我们简氏，到他这一辈是璟字辈，就叫他璟琰好了。” “璟琰？嗯，好名字。南英，我们的长子，就叫简璟琰。”她的笑容是那样甜蜜与满足，让他的心跳情不自禁地加快数拍，

将头埋在她的颈中。

她娇笑着推开他：“南英，我看别人的孩子都是一出生就戴着长命金锁，你去给我们的孩子打个长命金锁，将他的名字刻上，好不好？”

“好，我明天就去找人打，保佑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后健健康康，将来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高声笑着，将她抱了起来。

这刻着‘璟琰’二字的长命金锁，第二日他就放在了她的掌心，可她，那倾心爱过他的女子，却在数日之后，决然地逃离了他的身边，从此与他由爱结仇，从此再也不曾回头。

皇帝痴立原地，二十多年的辗转想念，二十多年的痛悔懊恼，这一刻，都撞入他的心中，他原本威严肃穆的面容流露出一丝哀伤与温柔来。

他缓缓转头望向慕王妃：“你说吧，朕听着。”

慕王妃微微抬头，眼圈渐红，眸中含泪，低声道：“那一年，清姐从庄国逃回来，已有五个月的身孕，她怕叶大哥和三哥知道真相后忍受不了而去找你寻仇，便躲在了容州一处宅院之内，身边，只有我相伴。

她一路逃亡，心碎神伤，又屡受轻创，即使她自

已懂得医术，服了很多安胎药，也不见效，在七个多月时，孩子便生了下来。由于生得突然，当时来不及找稳婆，是我替清姐接生的，生下来的是个男孩。

孩子生下来后，清姐很高兴，说不会再嫁人，要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是天不遂人愿，因为早产，一个时辰之后，孩子便没了气息。

清姐产后极度虚弱，几经努力没把孩子救活，伤心欲绝，她将这金锁放在襁褓之中，哭着要我寻个地方好生将孩子埋葬之后便晕了过去。

我因为急着救醒清姐，便将孩子的尸身放在了另一间房内。等我找来大夫，替清姐煎好药，服侍她喝完药躺下睡着后，才想起要去将那孩子入土安葬。

我抱着孩子走到郊外，正要将他埋入黄土，却突然发现，他虽然没了气息，但胸口似是还有一团余热。

因为大夫曾叮嘱过，清姐有血崩的预兆，不能再受任何刺激。在不能确定孩子是否能救活的情况下，我想了又想，抱着孩子回转容州，寻到当时城内最好的大夫，将孩子放在他那处，又丢下了许多银两，便回到了清姐身边。

当时清姐身子极为虚弱，时刻有血崩的危险，我为防她情绪激动，便瞒下了此事。我想着，万一孩子救不活，不说出来是免得清姐有了希望后再次绝望，可如果孩子救活了，我再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当时我心中还有着一个小痴念，清姐曾说不再嫁人，却又不忍她因为你的负心而终身不嫁，独自抚养儿子。我想着，你既负了她，又没了孩子，清姐说不定就会选择三哥，等他们成亲了，我再将孩子的事情说出来，三哥也必定会接受那个孩子，清姐也能重新过幸福的生活。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那孩子始终是半死不活，我去大夫处看过许多次，大夫都说不一定能救活，我便一直瞒了下来。

清姐休养二十余日后，因为边关与西狄的战事紧张，她又怕失踪太久，让叶大哥和三哥担忧疑虑，便拖着病体上了边关。我一直跟在她的身边，因为不知道远在容州的孩子是否幸存下来，自是也无法将此事道出。

直到你发兵攻打容州，清姐带着我赶回容州，她因急着护送太子皓和昭惠公主逃离，战火之中便与我

分散了。我记挂着那个孩子，赶到那大夫处，才知孩子性命得保，让那大夫给救活了。我抱着璟琰，趁乱逃离了容州，兵荒马乱，我好不容易才逃得性命。听闻叶大哥和清姐身亡，我悲痛欲绝，想着要找三哥问明真相，便将璟琰托付给了一农家夫妇抚养，孤身一人寻到潭州。到我与三哥成亲后，我又不愿让三哥知道真相，不愿他看到那个孩子而想起清姐，便一直将璟琰寄在那农家抚养，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便去看望他一次。

清姐已不在人世，我本也不想将这事说出来，只想让璟琰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也算对得起清姐在天之灵。若不是，不是皇上您这次逼人太甚，我，也不会说出来的。”

慕王妃讲到此处，泪珠成串滑落，嚤嚤而泣。

皇帝愣愣地听着，握着长命金锁的手紧紧攥成团，巨大的震惊后，心底涌起狂烈的惊喜：璟琰，自己的长子，自己最爱的女人所生的儿子，真的还活在人世吗？

他望向殿内一侧挂着的那幅清娘少女时的画像，

画中之人，向他笑着，南英，我们的儿子——璟琰，还活着，他在等你这个父亲去把他接回来呢。

皇帝沉默良久，忽然厉声问道：“这些事，都是你一人所为，除了这金锁，你还有何证据，证明你说的那人就是璟琰？”

慕王妃凄然一笑：“皇上，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会相信，他是你的儿子。他与你当年，长得一模一样，不需要任何证据的。而且，他的右掌，和清姐一样，是断纹之掌。”

她顿了顿道：“还有，当年救活璟琰的那个容州大夫，姓郭，他也有幸逃脱了当年容州的三日屠城，辗转来到这京城，后因医术精湛，又入了太医院，正是现在太医院的医正郭慕陶。为了救璟琰，他耗费了一年的心血，曾对我说过，璟琰是他花费心力最多的一个病人。皇上可传他问话，他虽不知我和璟琰的真实身份，但应还记得当年之事。”

皇帝身形微晃，猛然步至慕王妃面前，滔天的气势压得慕王妃险些站立不稳，他紧盯着慕王妃怯弱的面容，缓缓道：“璟琰，朕的儿子，现在何处？！”

六七、风雨

慕王妃低眉顺目，退后两步，垂头不语。

皇帝盯着她看了片刻，冷哼一声：“你是想要挟朕吗？！”

“臣妇不敢。”慕王妃话虽轻柔，却极坚定。

皇帝拂袖转身，背对慕王妃，冷声道：“什么条件，你说吧。”

慕王妃面色渐转苍白，咳嗽数声，双眸却忽然迸发出异样的神采，她抬起头直视着皇帝的身影：“臣妇斗胆，想请皇上放了琮儿、容儿、孔瑄及玄亦大师等人，并下诏，只要您在位一日，便不得撤藩。”

殿外透进的阳光在这瞬间似暗了一暗，皇帝袖中双拳紧捏，冷声道：“就凭着你这么空口一说，和一个朕根本未曾见过的人，你以为，朕会答应你吗？”

慕王妃此时已完全镇定下来，双颊透出一种病态的潮红，微笑道：“皇上，要不要接回璟琰，答不答应臣妇的请求，您自有圣断。但对臣妇而言，总是要救回这些人，才能够将璟琰交出来的。臣妇既然来到京城，自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世上，只有臣妇一人才知道璟琰的下落。臣妇只有一个儿子，皇上若是不答应，臣妇与儿子死在一起便是了。”

正泰殿内一片死般的寂静，皇帝紧握着手中的长命金锁，望着清娘的画像，良久，方缓缓道：“朕可以答应你的条件，只要你将璟琰的下落告诉朕。但朝中现在局势复杂，朕得拖上一段时日，安抚各方势力后，再放了这些人。”

慕王妃微微一笑：“那臣妇就等上一段时日，皇上什么时候下诏放人了，臣妇就什么时候带着璟琰来见他的父皇。现在，就请皇上恩准我去见见容儿和我的儿子吧。”

皇帝面上闪过一丝恼怒，思忖片刻，道：“你既说世上只有你一人才知璟琰下落，朕可不能轻易放你自由。你若是死了或逃了，朕岂不是永远都找不到璟琰。从现在起，你住在宫中，由密慎司的人贴身保护。”

慕王妃身子一颤，她也听过，密慎司是东朝最神秘的一个机构，只奉皇帝诏命行事，执行皇室最隐密的任務，同时暗中监察百官，其成员武功高强，行事狠辣，纵是以自己丈夫那等能耐，讲起密慎司来仍是惧畏三分。

她垂下头去：“皇上如此安排，臣妇也无话可说，但既是住在宫中，求皇上允臣妇去见见容儿。”

皇帝望着慕王妃身影退出大殿，在几名密慎司暗使的护送下往嘉福宫方向而去，扬声道：“来人。”

“奴才在。”刘内侍从殿外躬身进来。

“速传太医院医正郭慕陶。”

简璟辰离开正泰殿，缓步往正华门走去，不时回头看看正泰殿紧闭的殿门，心中不停思忖：景琰是何人？为何父皇听到这个名字会如此失态？慕王妃此时上京，并以此消息来见父皇，难道——他再回头看了看远处的正泰殿，遥见刘内侍青衣皂帽的身影立于殿外一角，略略放下心来。他知刘内侍虽是阉人，外表胆小怕事，似对皇帝忠心耿耿，却实是深藏不露。此人由当年庄国皇宫的一名小太监成为今日东朝的总管太监，实有过人之处，他选择为自己效力，应是在为其日后有个安稳的退路而早做筹谋。

简璟辰回转头，却见允王迎面而来，似笑非笑：“四弟，这么舍不得那正泰殿啊，一步三回头的。”

简璟辰嘴角微扬：“三哥也挺惦记着这正泰殿的嘛，这不正要去吗？”

允王扬了扬手中的国书，微笑道：“我是给父皇送

这突厥国新王的国书的。四弟你也知，三哥我分管礼部事宜，这国书——”

简璟辰全身一震，踉跄向后退了两步，又猛然跃前，劈手夺过允王手中国书，展开细读，双手直抖。

他耳中一阵轰鸣，隐约听到允王凑近来略带嘲笑道：“四弟，古汗王驾崩，三哥我还要恭喜四弟你即将有一个新姐夫。听说突厥新王威武盖世，与常宁姐姐倒是十分相配。虽说子袭父妻，未免与我朝礼法不符，但那是蛮夷之邦，四弟你也不必太在意。新王可在国书中说了，待三个月的热孝期一过，就要封常宁姐姐做小阏氏了呢。”

简璟辰面寒如铁，右拳忽然扬起，允王一惊，来不及躲避，正慌神间，简璟辰的拳势却在他面前半尺处生生停住。

允王忙摆手道：“四弟息怒，三哥和你开个玩笑而已，可别伤了咱们兄弟感情。”简璟辰将拳缓缓收回，额头青筋跳了又跳，脸色略见苍白。待自己的喘息不再那么粗重，他恢复平静神态，将国书递还给允王，冷冷道：“父皇现在有要事，不便见你，三哥不必去自讨没趣。这国书，早一天晚一天递上去都不碍事。”

说着不屑地看了允王一眼，转身提步。

允王见他这一眼扫过来，充满了蔑视之意，心中十分不爽。长期压抑着的愤懑和嫉妒之情涌上，加上今日所知之事实是令他有些得意，不由扬声道：“四弟，我这还有突厥左屠耆王的密函，是不是也等明天才递上去呢？听说里面所述之事十分重大，怕是耽搁不了的。”

简璟辰顿住脚步，眼神愈发冷漠阴寒，淡淡道：“这是礼部事宜，是三哥职责所在，我怎能多言，三哥你自己看着办吧。”袍袖一拂，往正华门而去。

阳光自窗棂透进来，照在蓝徽容苦涩的面容上，泛着淡淡的光泽。她依于窗前，心中千回百转，伤感难言。

她自察觉到自己怀有身孕之后，便不太敢去正泰殿服侍皇帝，唯恐被皇帝或宁王看出端倪，害了腹中的胎儿。皇帝虽不会害她，但宁王已被妒恨冲昏了头脑，实是不得不防。她心中又欢喜又伤悲，欢喜自己有了孔璫的骨肉，能让他血脉得以延续，伤悲的是这孩子竟在他父亲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来到人世，

分明是要让他的父母生生分离，无法同生共死。窗外，阳光底下，桂花慢慢沁着芳香，嘉福宫中极为安静。蓝徽容渐感困倦，脑中犹在想着如何让皇帝答应放自己去大牢探望孔璋，将自己怀有身孕的事情悄悄告诉他。她也惦记着莫爷爷等人，不知他们是否受刑，是否受苦。

正昏昏沉沉时，宫门吱呀开启，细碎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蓝徽容听着不似素云等人的脚步声，抬头一看，惊喜呼道：“琳姨！”

慕王妃将她一把搂入怀中，痛哭失声，蓝徽容忙轻拍着她的后背：“琳姨，您怎么来了？！”慕王妃哭了良久，方放开她来，抚上她的面容，见她的脸瘦了一大圈，血色全无，不由泣道：“容儿，你放心，琳姨一定会把你们都救出去的。”

蓝徽容渐感不安，紧握住慕王妃的手，急道：“琳姨，皇上怎么会允你来这嘉福宫的？您怎么上京来了？您要做什么？！”

慕王妃却不回答，回头看了一眼，蓝徽容这才注意到她身后数步处立着几名青衣女子，均带着人皮面具，却身形矫健，站姿挺直，一望便知是武艺高强之

人。她心中暗惊，慕王妃已拭去泪水，平静道：“容儿，皇上已经答应了我，会放了你们的，所以你不要太过忧虑，安心等上一段时间，别急坏了身子。”

蓝徽容觉慕王妃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知她有话要与自己密谈，遂轻声道：“琳姨，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我们这么久没见，容儿十分想您，有些话想和您说。”

她扶着慕王妃向内室走去，那几名青衣女子跟了上来，蓝徽容面色一寒，扫了这几人一眼，冷声道：“敢问这几位姐姐是何方高人？”

一名青衣女子行了一礼：“公主殿下，我等奉皇上旨意，保护慕王妃。”蓝徽容并不理她，将慕王妃扶入室内，猛然抽出案上长剑，纵身跃到房门口，英气勃发，横剑当胸：“琳姨入了我嘉福宫，便由我来保护，你们谁敢踏前一步，休怪我不客气！”

夜晚的风带着几分凉意，吹入琅翠楼中。蓝华容微笑着端着一套薄胎白瓷的茶具，上到琅翠楼的阁楼。简璟辰正倚栏而坐，眉头深蹙，蓝华容有意将脚步放重，他也不曾回头。蓝华容沏茶入盏，香气飘渺，轻轻奉至简璟辰面前：“王爷，这是我用从城外庄园中

采来的夏荷，晒干后制成的‘清荷茶’，清心肺，去虚火，再好不过的了。”

简璟辰本是倚栏望着月薄星稀的夜空，想着远在塞外被逼至绝境的皇姐，痛楚难言。他顺手接过茶盏，抿了一口，感觉茶汤入口馨柔沁肺，心情稍好，淡淡道：“倒是难为你有这个心思，她们服侍得都没你这么用心。”

蓝华容温婉一笑，慢慢依入他的怀中，轻声道：“王爷，我不是想着要服侍好您，我的心中眼中，本就只有王爷您一个人。”

简璟辰听她这话说得极痴，心中也有一丝感动，手上用力，将她环住，把头埋到她的发中，闻着她发间的清香，渐渐舒缓紧绷着的神经，轻声道：“容儿，我很累。”

蓝华容愣了一下，反手将他搂住，心中涌起疼惜之情。一直以来，这个男子，在她眼中，总是那般温和中透着一丝威严，让她仰慕，让她崇敬，却从没有象此刻一样，让她感觉到他也有脆弱无助的时候。

她的视线越过他的头顶，望向黑沉的夜空，轻声道：“王爷，累就停下来，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不累

了。”

简璟辰微微摇了摇头，苦笑道：“容儿，你不知，我睡不着的，我怕睡着了就再也醒不来。我也停不下来的，停下来，只怕连你，我都没有办法留住了。”

他似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闭上双眼，喃喃道：“容儿，我也很想停下来，可是他们不让我停下来，一个一个的逼我。为什么，我会活得这么累？我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人，也不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为什么，我不是站在最顶峰的那个人？！”

他靠在蓝华容纤瘦的肩头，声音渐渐缥缈：“容儿，我其实并不想去争那个位置，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多累，父皇他这一生，也没多少快乐可言。我要是能做一个闲散王爷，皇姐也不用远嫁塞外，我们两姐弟过点平平安安的日子，该有多好。

你知道吗？去年我带着惠儿微服去容州的那段日子，是我这一生过得最轻松的日子。不用面对赵氏的苦苦相逼，不用看父皇的面色行事，我只是简宁，而不是现在这个宁王。我还，还认识了你的姐姐，要是一切没有变，能回到那个时候，我，宁愿不要现在的一切。

我从容州回来，才知道翠姨因为一件小事触怒了废太子，被他活生生的打死了。你知道翠姨是谁吗？她是母妃的贴身宫女，是从小把我抱在怀里，看着我长大的人。母妃走后，是她将我一手带大，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宫中，只有她和皇姐才是我的依靠。可她，因为我的缘故，被废太子下了狠手处死，他的目的，只是想向我发出警告，我经常在想，究竟是我害死的翠姨，还是那个皇位害死的翠姨？！

容儿，他们一步步的逼我，非要将我逼上绝路不可，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

蓝华容怔怔地听着，耳畔的坠子瑟瑟而颤。她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只是轻柔地将他抱住。听得简璟辰的呼吸声越来越重，话语也越来越悲伤，心尖疼痛难言，想着要令他高兴一些，想起日间那事，面上一红，在简璟辰耳边低低地说了句话。

简璟辰猛然抬头，涌现惊喜之色：“是真的？！”

蓝华容含羞带笑低下头去，简璟辰愣了一瞬，紧紧将她抱住，轻声道：“容儿，你真好，这实在是个好消息，我终于要做父亲了。”

蓝华容见简璟辰如此高兴，眼中也迸出幸福的光

芒。简璟辰子息艰难，虽有侧妃姬妾十余名，却无一人为他诞下一儿半女，也曾有姬妾受孕，却又都不慎流产。自己肚中的这个，如果顺利诞下，将会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想到将为自己所爱之人生下孩子，蓝华容双颊晕红，朦胧的月色下，如院中的海棠般楚楚动人。

简璟辰心中高兴，也一时忘记了重重心事，抄手将蓝华容抱了起来，大步向房内走去。蓝华容娇羞地环住他的脖子，听凭他将自己放在床上，感觉到他轻柔地亲吻着自己，由眼至面颊，温热的气息扑入耳中，他迷醉的声音喃喃唤道：“容儿！”

蓝华容听他这声‘容儿’的呼唤，与他先前呼唤自己时截然不同。竟饱含着彻骨的思念与纠缠、不舍与迷离，不由心头一颤，眼中闪过悲悯妒恨之色，仰望碧纱帐顶，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睡到后半夜，风势渐大，下起了入秋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铺天盖地。

蓝华容被暴雨击打屋檐的声音惊醒，正待坐起，却发现身边空空。她忙披上衣衫，趿上绣花鞋，轻手轻脚走至门口，正待拉开房门，外间的对话声穿透风

声和暴雨声传入她的耳中。“你说什么？！”他的声音是那般焦虑，还带着几分绝望。

左端成的声音响起：“王爷，刘内侍刚才是冒雨偷偷出宫来告知我这个消息的。他听得清清楚楚，皇上的长子，当年和思清公主的母亲所生的那个孩子，叫璟琰的，并没有死，是慕王妃将他藏起来了。现在慕王妃以此为要挟，要皇上放了慕侯爷和思清公主等人，皇上已经答应慕王妃了。看得出来，皇上他十分看重这个未见过面的儿子，王爷还是早做准备为好。”

蓝华容被这惊天的秘密吓得呆立原地，迷糊中听到简璟辰如困兽般在外间走来走去，听到他愤恨的声音与风声雨声纠缠在一起：“父皇真是老糊涂了，就凭那个女人所说，置撤藩大计于不顾，鬼才知道那个女人说的是真是假！”

“王爷，慕王妃去后，皇上即刻传了太医院郭医正问话。据郭医正回忆，当年确实是大费心力救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皇上命人画了慕王妃的画像让他辨认，郭医正基本能够确定当年正是慕王妃抱着那个婴儿求医的，经皇上提醒，他也依稀想起那婴儿的面貌似与皇上十分相似。刘内侍在旁观察，皇上象是已

相信了慕王妃所言。若真是如此，皇上将您的长兄接了回来，王爷您看——” 简璟辰冷笑数声：“接回来又怎样？他始终无名无份，是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一无玉碟，二无记档，难道父皇还要将他立为太子不成？！皇室宗亲、文武大臣们会答应吗？！” “王爷说得在理，但世事难料，以皇上对玉清娘的感情，又已将其册封为故慧庄皇后，立故皇后所生之子为太子，也——”

简璟辰似是十分狂怒，将一榻凳踹翻在地：“不行，绝不能让父皇将那野种接回来。父皇心中只有玉清娘，对不是他亲生的容儿都那么好，反倒对我皇姐不闻不问。真要是将那野种接回来，即使不立为太子，这宫中，也无我立足之处了！”

“王爷，既是如此，您得早做决断才是，可现在慕王妃住在宫中，已被密慎司的人保护起来了，只怕不好下手。”

简璟辰在房中走来走去，良久方道：“父皇既派了密慎司的人保护慕王妃，只怕是起了戒备之心，我不能自寻死路。”

“是，王爷，但现在这事也不能再拖，常宁公主

那处可拖不起，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恕小人说句掉脑袋的话，那东西，算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屋外风雨越来越大，蓝华容渐渐有些听不清外间二人所说之话，但断断续续传入耳中的话语仍让她面无人色，四肢麻木。

怔愣间她不知站了多久，听得左端成告退声响起，慌忙脱掉绣花鞋，将鞋拎在手中，赤脚在地砖上悄无声息的掠过，躺回床上。

她控制住自己强烈的心跳，好不容易平定下来，听到简璟辰推开房门，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在房中长久的徘徊，而他的叹息声又是那般痛苦与挣扎。

雨声渐小，蓝华容听到简璟辰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在床前停住，心中一阵恐慌，紧闭双眼。一只冰凉的手抚上她的头顶，轻抚过她的身子，她不可控制地颤抖。简璟辰冷笑一声，贴了过来，从后面抱住她，在她耳边轻声道：“容儿，你在梦中听到了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呢？”蓝华容浑身直抖，说不出一句话来。简璟辰的手自她胸前轻抚而下，停在了她的腹部，语气稍稍柔和：“容儿，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这里，可还有我的长子呢。只是你可得乖乖的，不该

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你若是听我的话行事，我明天就会将你的族人放了的。蓝家上下，几十条人命，可都在你这张嘴上挂着了。”

六七、风雨

慕王妃低眉顺目，退后两步，垂头不语。

皇帝盯着她看了片刻，冷哼一声：“你是想要挟朕吗？！”

“臣妇不敢。”慕王妃话虽轻柔，却极坚定。

皇帝拂袖转身，背对慕王妃，冷声道：“什么条件，你说吧。”

慕王妃面色渐转苍白，咳嗽数声，双眸却忽然迸发出异样的神采，她抬起头直视着皇帝的身影：“臣妇斗胆，想请皇上放了琮儿、容儿、孔瑄及玄亦大师等人，并下诏，只要您在位一日，便不得撤藩。”

殿外透进的阳光在这瞬间似暗了一暗，皇帝袖中双拳紧捏，冷声道：“就凭着你这么空口一说，和一个朕根本未曾见过的人，你以为，朕会答应你吗？”

慕王妃此时已完全镇定下来，双颊透出一种病态的潮红，微笑道：“皇上，要不要接回璟琰，答不答应臣妇的请求，您自有圣断。但对臣妇而言，总是要救

回这些人，才能够将璟琰交出来的。臣妇既然来到京城，自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世上，只有臣妇一人才知道璟琰的下落。臣妇只有一个儿子，皇上若是不答应，臣妇与儿子死在一起便是了。”

正泰殿内一片死般的寂静，皇帝紧握着手中的长命金锁，望着清娘的画像，良久，方缓缓道：“朕可以答应你的条件，只要你将璟琰的下落告诉朕。但朝中现在局势复杂，朕得拖上一段时日，安抚各方势力后，再放了这些人。”

慕王妃微微一笑：“那臣妇就等上一段时日，皇上什么时候下诏放人了，臣妇就什么时候带着璟琰来见他的父皇。现在，就请皇上恩准我去见见容儿和我的儿子吧。”

皇帝面上闪过一丝恼怒，思忖片刻，道：“你既说世上只有你一人才知璟琰下落，朕可不能轻易放你自由。你若是死了或逃了，朕岂不是永远都找不到璟琰。从现在起，你住在宫中，由密慎司的人贴身保护。”

慕王妃身子一颤，她也听过，密慎司是东朝最神秘的一个机构，只奉皇帝诏命行事，执行皇室最隐密的任務，同时暗中监察百官，其成员武功高强，行事

狠辣，纵是以自己丈夫那等能耐，讲起密慎司来仍是惧畏三分。

她垂下头去：“皇上如此安排，臣妇也无话可说，但既是住在宫中，求皇上允臣妇去见见容儿。”

皇帝望着慕王妃身影退出大殿，在几名密慎司暗使的护送下往嘉福宫方向而去，扬声道：“来人。”

“奴才在。”刘内侍从殿外躬身进来。

“速传太医院医正郭慕陶。”

简璟辰离开正泰殿，缓步往正华门走去，不时回头看看正泰殿紧闭的殿门，心中不停思忖：景琰是何人？为何父皇听到这个名字会如此失态？慕王妃此时上京，并以此消息来见父皇，难道——他再回头看了看远处的正泰殿，遥见刘内侍青衣皂帽的身影立于殿外一角，略略放下心来。他知刘内侍虽是阉人，外表胆小怕事，似对皇帝忠心耿耿，却实是深藏不露。此人由当年庄国皇宫的一名小太监成为今日东朝的总管太监，实有过人之处，他选择为自己效力，应是在为其日后有个安稳的退路而早做筹谋。

简璟辰回转头，却见允王迎面而来，似笑非笑：

“四弟，这么舍不得那正泰殿啊，一步三回头的。”

简璟辰嘴角微扬：“三哥也挺惦记着这正泰殿的嘛，这不正要去吗？”

允王扬了扬手中的国书，微笑道：“我是给父皇送这突厥国新王的国书的。四弟你也知，三哥我分管礼部事宜，这国书——”

简璟辰全身一震，踉跄向后退了两步，又猛然跃前，劈手夺过允王手中国书，展开细读，双手直抖。

他耳中一阵轰鸣，隐约听到允王凑近来略带嘲笑道：“四弟，古汗王驾崩，三哥我还要恭喜四弟你即将有一个新姐夫。听说突厥新王威武盖世，与常宁姐姐倒是十分相配。虽说子袭父妻，未免与我朝礼法不符，但那是蛮夷之邦，四弟你也不必太在意。新王可在国书中说了，待三个月的热孝期一过，就要封常宁姐姐做小阏氏了呢。”

简璟辰面寒如铁，右拳忽然扬起，允王一惊，来不及躲避，正慌神间，简璟辰的拳势却在他面前半尺处生生停住。

允王忙摆手道：“四弟息怒，三哥和你开个玩笑而已，可别伤了咱们兄弟感情。” 简璟辰将拳缓缓收

回，额头青筋跳了又跳，脸色略见苍白。待自己的喘息不再那么粗重，他恢复平静神态，将国书递还给允王，冷冷道：“父皇现在有要事，不便见你，三哥不必去自讨没趣。这国书，早一天晚一天递上去都不碍事。”

说着不屑地看了允王一眼，转身提步。

允王见他这一眼扫过来，充满了蔑视之意，心中十分不爽。长期压抑着的愤懑和嫉妒之情涌上，加上今日所知之事实是令他有些得意，不由扬声道：“四弟，我这还有突厥左屠耆王的密函，是不是也等明天才递上去呢？听说里面所述之事十分重大，怕是耽搁不了的。”

简璟辰顿住脚步，眼神愈发冷漠阴寒，淡淡道：“这是礼部事宜，是三哥职责所在，我怎能多言，三哥你自己看着办吧。”袍袖一拂，往正华门而去。

阳光自窗棂透进来，照在蓝徽容苦涩的面容上，泛着淡淡的光泽。她依于窗前，心中千回百转，伤感难言。

她自察觉到自己怀有身孕之后，便不太敢去正泰殿服侍皇帝，唯恐被皇帝或宁王看出端倪，害了腹中

的胎儿。皇帝虽不会害她，但宁王已被妒恨冲昏了头脑，实是不得不防。她心中又欢喜又伤悲，欢喜自己有了孔瑄的骨肉，能让他血脉得以延续，伤悲的是这孩子竟在他父亲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来到人世，分明是要让他的父母生生分离，无法同生共死。窗外，阳光底下，桂花慢慢沁着芳香，嘉福宫中极为安静。蓝徽容渐感困倦，脑中犹在想着如何让皇帝答应放自己去大牢探望孔瑄，将自己怀有身孕的事情悄悄告诉他。她也惦记着莫爷爷等人，不知他们是否受刑，是否受苦。

正昏昏沉沉时，宫门吱呀开启，细碎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蓝徽容听着不似素云等人的脚步声，抬头一看，惊喜呼道：“琳姨！”

慕王妃将她一把搂入怀中，痛哭失声，蓝徽容忙轻拍着她的后背：“琳姨，您怎么来了？！”慕王妃哭了良久，方放开她来，抚上她的面容，见她的脸瘦了一大圈，血色全无，不由泣道：“容儿，你放心，琳姨一定会把你们都救出去的。”

蓝徽容渐感不安，紧握住慕王妃的手，急道：“琳姨，皇上怎么会允你来这嘉福宫的？您怎么上京来了？”

您要做什么?!”

慕王妃却不回答，回头看了一眼，蓝徽容这才注意到她身后数步处立着几名青衣女子，均带着人皮面具，却身形矫健，站姿挺直，一望便知是武艺高强之人。她心中暗惊，慕王妃已拭去泪水，平静道：“容儿，皇上已经答应了我，会放了你们的，所以你不要太过忧虑，安心等上一段时间，别急坏了身子。”

蓝徽容觉慕王妃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知她有话要与自己密谈，遂轻声道：“琳姨，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我们这么久没见，容儿十分想您，有些话想和您说。”

她扶着慕王妃向内室走去，那几名青衣女子跟了上来，蓝徽容面色一寒，扫了这几人一眼，冷声道：“敢问这几位姐姐是何方高人？”

一名青衣女子行了一礼：“公主殿下，我等奉皇上旨意，保护慕王妃。”蓝徽容并不理她，将慕王妃扶入室内，猛然抽出案上长剑，纵身跃到房门口，英气勃发，横剑当胸：“琳姨入了我嘉福宫，便由我来保护，你们谁敢踏前一步，休怪我不客气！”

夜晚的风带着几分凉意，吹入琅翠楼中。蓝华容

微笑着端着一套薄胎白瓷的茶具，上到琅翠楼的阁楼。简璟辰正倚栏而坐，眉头深蹙，蓝华容有意将脚步放重，他也不曾回头。蓝华容沏茶入盏，香气飘渺，轻轻奉至简璟辰面前：“王爷，这是我用从城外庄园中采来的夏荷，晒干后制成的‘清荷茶’，清心肺，去虚火，再好不过的了。”

简璟辰本是倚栏望着月薄星稀的夜空，想着远在塞外被逼至绝境的皇姐，痛楚难言。他顺手接过茶盏，抿了一口，感觉茶汤入口馨柔沁肺，心情稍好，淡淡道：“倒是难为你有这个心思，她们服侍得都没你这么用心。”

蓝华容温婉一笑，慢慢依入他的怀中，轻声道：“王爷，我不是想着要服侍好您，我的心中眼中，本就只有王爷您一个人。”

简璟辰听她这话说得极痴，心中也有一丝感动，手上用力，将她环住，把头埋到她的发中，闻着她发间的清香，渐渐舒缓紧绷着的神经，轻声道：“容儿，我很累。”

蓝华容愣了一下，反手将他搂住，心中涌起疼惜之情。一直以来，这个男子，在她眼中，总是那般温

和中透着一丝威严，让她仰慕，让她崇敬，却从没有象此刻一样，让她感觉到他也有脆弱无助的时候。

她的视线越过他的头顶，望向黑沉的夜空，轻声道：“王爷，累就停下来，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不累了。”

简璟辰微微摇了摇头，苦笑道：“容儿，你不知，我睡不着的，我怕睡着了就再也醒不来。我也停不下来的，停下来，只怕连你，我都没有办法留住了。”

他似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闭上双眼，喃喃道：“容儿，我也很想停下来，可是他们不让我停下来，一个一个的逼我。为什么，我会活得这么累？我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人，也不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为什么，我不是站在最顶峰的那个人？！”

他靠在蓝华容纤瘦的肩头，声音渐渐缥缈：“容儿，我其实并不想去争那个位置，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多累，父皇他这一生，也没多少快乐可言。我要是能做一个闲散王爷，皇姐也不用远嫁塞外，我们两姐弟过点平平安安的日子，该有多好。

你知道吗？去年我带着惠儿微服去容州的那段日子，是我这一生过得最轻松的日子。不用面对赵氏的

苦苦相逼，不用看父皇的面色行事，我只是简宁，而不是现在这个宁王。我还，还认识了你的姐姐，要是一切没有变，能回到那个时候，我，宁愿不要现在的一切。

我从容州回来，才知道翠姨因为一件小事触怒了废太子，被他活生生的打死了。你知道翠姨是谁吗？她是母妃的贴身宫女，是从小把我抱在怀里，看着我长大的人。母妃走后，是她将我一手带大，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宫中，只有她和皇姐才是我的依靠。可她，因为我的缘故，被废太子下了狠手处死，他的目的，只是想向我发出警告，我经常在想，究竟是我害死的翠姨，还是那个皇位害死的翠姨？！

容儿，他们一步步的逼我，非要将我逼上绝路不可，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

蓝华容怔怔地听着，耳畔的坠子瑟瑟而颤。她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只是轻柔地将他抱住。听得简璟辰的呼吸声越来越重，话语也越来越悲伤，心尖疼痛难言，想着要令他高兴一些，想起日间那事，面上一红，在简璟辰耳边低低地说了句话。

简璟辰猛然抬头，涌现惊喜之色：“是真的？！”

蓝华容含羞带笑低下头去，简璟辰愣了一瞬，紧紧将她抱住，轻声道：“容儿，你真好，这实在是个好消息，我终于要做父亲了。”

蓝华容见简璟辰如此高兴，眼中也迸出幸福的光芒。简璟辰子息艰难，虽有侧妃姬妾十余名，却无一人为他诞下一儿半女，也曾有姬妾受孕，却又都不慎流产。自己肚中的这个，如果顺利诞下，将会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想到将为自己所爱之人生下孩子，蓝华容双颊晕红，朦胧的月色下，如院中的海棠般楚楚动人。

简璟辰心中高兴，也一时忘记了重重心事，抄手将蓝华容抱了起来，大步向房内走去。蓝华容娇羞地环住他的脖子，听凭他将自己放在床上，感觉到他轻柔地亲吻着自己，由眼至面颊，温热的气息扑入耳中，他迷醉的声音喃喃唤道：“容儿！”

蓝华容听他这声‘容儿’的呼唤，与他先前呼唤自己时截然不同。竟饱含着彻骨的思念与纠缠、不舍与迷离，不由心头一颤，眼中闪过悲悯妒恨之色，仰望碧纱帐顶，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睡到后半夜，风势渐大，下起了入秋以来最大的

一场雨，铺天盖地。

蓝华容被暴雨击打屋檐的声音惊醒来，正待坐起，却发现身边空空。她忙披上衣衫，趿上绣花鞋，轻手轻脚走至门口，正待拉开房门，外间的对话声穿透风声和暴雨声传入她的耳中。“你说什么？！”他的声音是那般焦虑，还带着几分绝望。

左端成的声音响起：“王爷，刘内侍刚才是冒雨偷偷出宫来告知我这个消息的。他听得清清楚楚，皇上的长子，当年和思清公主的母亲所生的那个孩子，叫璟琰的，并没有死，是慕王妃将他藏起来了。现在慕王妃以此为要挟，要皇上放了慕侯爷和思清公主等人，皇上已经答应慕王妃了。看得出来，皇上他十分看重这个未见过面的儿子，王爷还是早做准备为好。”

蓝华容被这惊天的秘密吓得呆立原地，迷糊中听到简璟辰如困兽般在外间走来走去，听到他愤恨的声音与风声雨声纠缠在一起：“父皇真是老糊涂了，就凭那个女人所说，置撤藩大计于不顾，鬼才知道那个女人说的是真是假！”

“王爷，慕王妃去后，皇上即刻传了太医院郭医正问话。据郭医正回忆，当年确实是大费心力救了一

个奄奄一息的婴儿，皇上命人画了慕王妃的画像让他辨认，郭医正基本能够确定当年正是慕王妃抱着那个婴儿求医的，经皇上提醒，他也依稀想起那婴儿的面貌似与皇上十分相似。刘内侍在旁观察，皇上象是已相信了慕王妃所言。若真是如此，皇上将您的长兄接了回来，王爷您看——” 简璟辰冷笑数声：“接回来又怎样？他始终无名无份，是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一无玉碟，二无记档，难道父皇还要将他立为太子不成？！皇室宗亲、文武大臣们会答应吗？！” “王爷说得在理，但世事难料，以皇上对玉清娘的感情，又已将其册封为故慧庄皇后，立故皇后所生之子为太子，也——”

简璟辰似是十分狂怒，将一榻凳踹翻在地：“不行，绝不能让父皇将那野种接回来。父皇心中只有玉清娘，对不是他亲生的容儿都那么好，反倒对我皇姐不闻不问。真要是将那野种接回来，即使不立为太子，这宫中，也无我立足之处了！”

“王爷，既是如此，您得早做决断才是，可现在慕王妃住在宫中，已被密慎司的人保护起来了，只怕不好下手。”

简璟辰在房中走来走去，良久方道：“父皇既派了密慎司的人保护慕王妃，只怕是起了戒备之心，我不能自寻死路。”

“是，王爷，但现在这事也不能再拖，常宁公主那处可拖不起，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恕小人说句掉脑袋的话，那东西，算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屋外风雨越来越大，蓝华容渐渐有些听不清外间二人所说之话，但断断续续传入耳中的话语仍让她面无人色，四肢麻木。

怔愣间她不知站了多久，听得左端成告退声响起，慌忙脱掉绣花鞋，将鞋拎在手中，赤脚在地砖上悄无声息的掠过，躺回床上。

她控制住自己强烈的心跳，好不容易平定下来，听到简璟辰推开房门，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在房中长久的徘徊，而他的叹息声又是那般痛苦与挣扎。

雨声渐小，蓝华容听到简璟辰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在床前停住，心中一阵恐慌，紧闭双眼。一只冰凉的手抚上她的头顶，轻抚过她的身子，她不可控制地颤抖。简璟辰冷笑一声，贴了过来，从后面抱住她，在她耳边轻声道：“容儿，你在梦中听到了什么？可不

可以告诉我呢？” 蓝华容浑身直抖，说不出一句话来。简璟辰的手自她胸前轻抚而下，停在了她的腹部，语气稍稍柔和：“容儿，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这里，可还有我的长子呢。只是你可得乖乖的，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你若是听我的话行事，我明天就会将你的族人放了的。蓝家上下，几十条人命，可都在你这张嘴上挂着了。”

六八、仇讎

这日早朝，皇帝御临太极殿，百官依序立于丹墀下，三跪九叩，山呼万岁。刘内侍尖细而含着真气的声音回荡于殿中：“诸臣有本启奏，无事退朝。”简璟辰立于最前，眼角瞥了瞥身侧着紫色王袍的凌王，凌王会意，微微点头，往殿中斜踏一步，躬身道：“臣有本启奏。”

皇帝看着立于丹墀下的这个侄儿，和声道：“凌王有本，就奏上来吧。”“臣斗胆，奏请陛下即刻下旨锁拿慕少颜进京，以查清其隐匿前朝余孽、勾结西狄、谋害我父王一案。”

皇帝眉峰微微一蹙，旋即微笑道：“璟仁不必着急，关于慕藩一案，尚有隐情，朕已命密慎司彻查此案，

待密慎司有本回奏，再行决断。”

凌王抬起头来：“皇上，慕藩一案，证据确凿，不需再劳动密慎司。此案已拖了这么久时日，慕藩已有叛逆之心，不能再拖，还求皇上顾念我父王死得不明不白，速速决断，也好为他报仇雪恨，以正法纪。”

皇帝眼神一冷，凌王看得清楚，心中一惊，垂下头去，皇帝冷竣道：“凌王是信不过朕，还是信不过密慎司？！”

凌王听皇帝这话说得极重，面上失色，跪低叩首：“微臣惶恐，微臣不敢，微臣一片孝心，想及早告慰亡父在天之灵，还请皇上恕微臣不敬之罪。”

皇帝站起身来，冷冷道：“慕藩之事，朕自有决断，诸臣工休再多言。故德王是朕的手足，朕自会还一个公道给他。今日就都散了吧！”说完他一拂袍袖，离座而去。

待皇帝身影隐入殿后，明晃晃一片紫袍绶带闪过，百官轻声议论着步出太极殿。简璟辰犹豫了一下，追往殿后，遥见皇帝往正泰殿而去，忙追至他身后，恭声道：“父皇，密慎司的人什么时候派出去的，怎么会要出动他们？”

皇帝顿住脚步，凌厉的眼神投过来：“你这话，是臣子的语气吗？！你莫非也想学凌王，来逼朕不成？！”

“儿臣不敢。”简璟辰慌忙低下头去：“儿臣是因父皇前日言道命儿臣住进交乾殿，帮父皇打理军政要事，儿臣恐有失职，所以才——”

皇帝犹豫了一下，声音中不起一丝波澜：“朕想命工部翻修一下交乾殿，你过段时间再进来吧。”

皇帝的身影远去，简璟辰仍呆立于原地，身后大殿内，紫铜香炉中散发出来的袅袅轻烟自窗格中飘出，薰得他一阵头晕。

正迷糊间，允王从他身边而过，微笑道：“四弟，在这发什么愣啊？昨日被四弟劝住，不敢触父皇的霉头，我现在正要将你姐夫的国书递上去，四弟何不与我一齐去见父皇？”

简璟辰与允王一起步入正泰殿，皇帝正斜靠于椅中，右手撑额，似是有些疲倦，听得二人进来，抬起头。允王从袖中掏出国书，躬身递给皇帝，皇帝伸手接过，看了一遍，皱眉道：“这个突厥新王，倒是不容小觑。”

允王又从袖中掏出一封简函，奉给皇帝：“父皇，

这是左屠者王差人送来的密函，儿臣不敢擅览。”

皇帝抽出信函，迅速扫了一遍，忽然冷笑数声，抬起头来：“允王先出去。”允王嘴角勾起淡淡的的笑容，恭应一声，退了出去。待他的身影不见，皇帝凌厉的眼神望向简璟辰，简璟辰垂下头，木然不语。

皇帝怒极反笑：“你倒是姐弟情深，竟答应人家用西北五州换常宁回来，难怪你这么急着撤藩。只是，这东朝轮得到你作主吗？！”

简璟辰沉默片刻，跪落于地，深深磕下头去：“父皇，儿臣迫于无奈，儿臣再次恳求父皇，将皇姐接回来。三个月热孝期一过，她就要被逼改嫁继子，求父皇看在故去的母妃份上，看在儿臣份上，救皇姐一命。”

皇帝将那信函掷在简璟辰身前，怒道：“你不要提你母妃！她欺骗朕那么多年，将朕视为仇人，生出来的儿女也是这般不争气！改嫁继子又怎么了，她还是照样当她的阉氏，没用的东西！”简璟辰紧盯着膝下的地毯，听到自己的心哗然裂开的声音，怆然一笑，抬起头，直视皇帝：“父皇，我们在您心中，就真的连一个不是你亲生的容儿都不如吗？您有没有把我们看成您的儿女？您的心中，就真的只有那个女人吗？！”

皇帝何尝听过儿女臣子这般语气与自己回话，怒气勃发，抬足踹向简璟辰。简璟辰不敢运力抵抗，身形直飞出去，撞上殿中石柱，滚落于地，嘴角沁出一丝血迹，他却仍是抬头，愣愣地望着皇帝。皇帝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视线掠过一侧的清娘画像，脑内有些眩晕，狂怒之情难以遏制，指着简璟辰厉声道：“刚看着你好一些，你就这样忤逆。你心中想什么，朕都知道！你不要以为朕只有你这一个好儿子，不要想着那太子之位迟早总是你的！朕还没死，你就安份一些，不要逼朕收拾你！你给朕滚出去！”

简璟辰紧咬牙关，盯着皇帝看了一阵，慢慢平静下来，爬起来给皇帝磕了一个头，轻声道：“父皇息怒，是儿臣的过错，求父皇宽恕儿臣，儿臣再也不敢了，儿臣告退！”

他挣扎着爬起来，拭去嘴角的血迹，再给皇帝行了一礼，缓步退出正泰殿，走了数十步，立于宫墙之下。良久，他才发现自己竟在打着冷战，一股从未有过的绝望与决断之意自心中涌出，令他浑身剧烈颤抖。

时近中秋，京城连着下了数日的秋雨，夹着狂烈

的秋风，似是深秋提前到来，天地间一片肃杀之意。

皇帝这几日颇为心烦，凌王等皇族诸王虽为他威严所慑，不再上表相逼，但如何令这些掌着部分军权的皇族们息事宁人，着实有些令他头疼。

他更时刻挂念着自己的长子璟琰，愧疚之情一日浓过一日，恨不得即刻将他接回宫、好好补偿于他才好。可他也知慕王妃是存着必死之心来的，如不能满足她的条件，只怕当世，再也无人知晓自己的长子身在何处。

偏这日政事又颇繁杂，皇帝堪堪忙定，六部尚书一一召见完毕，已是日沉时分。皇帝有些疲倦，靠上椅背，轻揉着眉间，感觉自己这段时间以来似是有些精力不济，纵是内功精湛，也常浮起无力之感，是政事太忙碌了，还是自己真的老了？

有人轻步迈入大殿，皇帝睁开眼，只见简璟辰步了进来。

这几日，简璟辰似是淡忘了那日两父子之间的激烈争执，说话办事十分恭谨，绝口不提常宁一事。皇帝心中也有些暗悔，那日不该情绪失控，对他大动肝火。

他再恼怒，心中也清楚，接回璟琰可以，对他百般宠爱万般补偿也行，但要立这个突然出现、未入过宗谱的长子为太子却是绝不可行，单是皇族宗室那一关，就绝对过不了的。想来想去，还只有眼前这个儿子才是最适合接位的人选，是不是真的要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将常宁接回来呢？简璟辰恭顺笑着走近案前：“父皇，颜放回报，五百万两的赈灾银子已顺利放出去了，东南三州民心稳定，也未发生大的疫情，儿臣特来回报。”

皇帝心情略好，点了点头：“颜放为人沉稳，你举荐的这个人不错。”

简璟辰躬身道：“父皇，还有一事，儿臣想求父皇恩准。”

“说吧。”

“今日是容儿的生辰，儿臣的良娣想接她姐姐回蓝府，为她祝生，她的族人们也都想着要为她办一个热闹一点的寿宴。儿臣想着，让容儿出去走一走，和族人聚一聚，也许能开解于她，缓解一下她的忧思。”

“我？今日是容儿的生辰？”皇帝想了一下：“辰儿考虑得倒是周到，朕准了，要是她与族人相处融洽，

今夜你就不必送她回宫了。”

“谢父皇。”简璟辰躬身行礼，面上露出温顺的微笑。

蓝徽容自那日与慕王妃会面之后，便安下心，听她的嘱咐，抑住担忧和思念之情，呆在嘉福宫内，偶尔去一去正泰殿服侍皇帝。

她虽不知琳姨究竟有何计策可以救出众人，也不知她嘱咐自己的那番话是何意思，但见她似是极为淡定自信，还可以不时来探望自己。皇帝这几日已将孔瑄一案压下，还不时和颜悦色要蓝徽容不必心急，宁王和凌王等人也不再对慕王爷死咬不放，她便放下心来。

虽然满心思念着孔瑄，也无法去探望于他，但既知他性命能保，更时时想起腹中孩儿，她心中实是有种绝处逢生的欢喜。

这日黄昏时分，蓝徽容见雨势稍歇，欲去正泰殿陪皇帝用晚膳。刚打开宫门，只见一人往嘉福宫而来，一袭藕荷色裙子，身形纤柔，正是堂妹蓝华容。

这几日，蓝华容有了圣谕，可以自由出入禁宫，

也来嘉福宫看望过蓝徽容几次。蓝徽容虽对她十分不满，但现在孔璋等人既能保命，她又时时想起终是自己的缘故，华容才走到这一步，便对她再恨不起来。只是两姐妹也无法回到以前融洽相处的境地，总是说不到几句话，华容便红着眼圈告辞而去。

蓝徽容见蓝华容走近，细雨中，她面色苍白，怯弱之态如风中残荷，又想起过段时日后两姐妹再也无法相见，而她也只不过是让宁王蒙在鼓里利用而已，心内叹息。上前握住她的手，只觉她十指冰凉，柔声道：“妹妹今日怎么这个时辰进宫来了？也不多穿件衣裳。”

蓝华容似是有些紧张，手微微一抖，勉强笑道：“今日是姐姐的寿辰，妹妹想接姐姐回家。大伯、伯母、父亲母亲都说要好好为姐姐办一个寿宴，文容也嚷着一定要见见姐姐。我已求王爷去求了皇上，皇上恩准姐姐今日出宫，和家人好好聚一聚，姐姐今夜可以不必回宫的。”蓝徽容一愣，这才想起今日竟是自己的生辰。她正待推辞，蓝华容眼中含泪，攀住她的左手，泣道：“姐姐放心，今夜就是我们蓝家人在一起聚一聚，与王爷不相干的。姐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

气？一切都是做妹妹的错，姐姐若是不原谅我，我也无颜再活在这个世上。”说着缓缓跪落下去。蓝徽容忙将她拉起来，见她这话说得决绝，泪水涟涟，面色惨白，心中一软。又想起离京之前终要去见族人们最后一面，而族人们日后还得靠眼前这个妹子相护，皇帝又难得放自己出宫，暗叹一声，道：“妹妹，姐姐并不怪你，你不要多心，我也想见见文容，你不要再哭了。”

纷乱哄闹的寿宴结束后，已是夜色深沉。窗外，秋雨越下越大，还夹杂着以往在秋季难见的闪电惊雷。

蓝徽容正待回宫，刚迈出花厅门，蓝华容撑着把伞追了上来：“姐姐，雨太大，你在家里歇上一晚，明日再回宫吧。”

蓝徽容摇了摇头，返身向屋外走去，蓝华容急拉住她的衣袖，被她一带，‘啊’的一声跌倒在地。

蓝徽容忙将华容扶了起来，见她紧咬着下唇，额头沁出黄豆大的汗珠，右手紧接着小腹，心中一紧，急问道：“妹妹，你怎么了？！”

蓝大夫人和二夫人呼着拥了过来，众人将蓝华容扶入内室，蓝华容躺于床上，伸出手来：“姐姐！”

蓝徽容俯身握住她的手，蓝华容勉力笑了笑：“姐姐，我没事，只是有了身孕，身子又弱，倒让姐姐担心了。姐姐，你别回宫，在这陪陪我。”

蓝徽容一愣，倒没想到华容也有了身孕，她总是将华容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少女，此刻听得她有了宁王的孩子，纵是对宁王恨意滔天，也有些替她感到高兴。

见她似是极不舒服，又恳求自己，蓝徽容也不便离她而去，默默坐于床边。待蓝家众人退出，蓝徽容见华容目光闪烁，似是不敢直视自己，暗叹一声，握着她的手，轻声道：“妹妹，你在王府，过得可好？”

“很好，不劳姐姐挂念。”蓝华容轻咬下唇，顿了顿道：“王爷他，对我很好，我很知足。”蓝徽容心情复杂，见华容眉宇间仍有一缕愁容，不由在心中暗暗揣测：华容她今日有些反常，究竟出了什么事？

正思忖间，一阵大风吹得窗户‘呼呼’直响。蓝华容似是受惊，猛然转头望向窗外。她怔然片刻，挣扎着下床，走至窗前，凝望着窗外的苍茫夜色和漫天大雨。一道闪电划过，将她的脸映得苍白无比，她轻声道：“姐姐，今晚的雨，会下得很大呢！”

时近子时，正泰殿内，皇帝仍在埋头批阅奏折，秋风鼓入殿内，他轻咳数声，宫女们忙递上外袍，皇帝也不理会。正忙碌间，刘内侍轻手轻脚进来：“皇上，宁王求见。”

“这个时辰，他来做什么？让他进来吧。”

简璟辰提着个食盒迈入殿中，行礼道：“父皇，这么晚惊扰您，实是儿臣之过。” 皇帝抬起头来：“辰儿有什么要紧事吗？”

“回父皇，没什么要紧事。”简璟辰恭声道：“只是今日蓝府寿宴，容儿在席间想起故慧庄皇后，一时兴起，做了几样故皇后经常做也十分爱吃的点心。儿臣见了，竟也是父皇爱吃的，便一样取了一点，想着父皇深夜劳碌，特来献给父皇。”

“我？”皇帝本就在时时想着清娘与璟琰一事，听着来了兴致，丢下手中之笔：“取出来瞧瞧。”

皇帝看着简璟辰将一碟月牙卷，一碟春玉酥和一碟姑嫂饼从食盒中取出，心情大好。正待伸手，又停住，刘内侍忙步了过来，取出试毒的银针，一一插入点心，又每样夹起一点，放入口中，片刻后取出银针，并未变色，弯腰道：“皇上，可以用了。”

皇帝放下心来，执起玉箸夹起一块月牙卷细细咀嚼，片刻后微笑道：“容儿厨艺倒是与她母亲不相上下。”

简璟辰在旁微微而笑，待皇帝用过点心，宫女们将食盒撤去，他行礼道：“父皇要保重龙体，早些安寝，儿臣先行告退。”

皇帝挥了挥手：“去吧。”

简璟辰弯腰后退，在刘内侍身前稍稍停了下脚步，出了正泰殿。

皇帝再回到案前，批阅了一些奏章，渐感有些头昏，放下笔来。刘内侍见皇帝似是有些困倦，上前轻声道：“皇上，夜深了，还是早些歇息吧。”

皇帝轻‘嗯’了一声，站起身来。洗漱过后，刘内侍挥手令众内侍宫女退出殿外，替皇帝宽去外袍，又熄去殿内部分烛火。皇帝舒展了一下双臂，抬步走至殿后寝室，正待上床，忽觉一阵头晕，身形竟有些站立不稳，体内真气似是消失殆尽，他四肢无力，踉跄走出数步，倚着床柱缓缓坐落于地。

皇帝心中大惊，急提内力，却发现自己内力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他久经风雨，知中了暗算，脑中迅速想到只怕是简璟辰在那点心中

做了手脚，急怒下欲大声呼人，却又发现自己的声音堵在了喉间，连勉力发出的‘啊啊’之声都轻不可闻。

他一直自恃武功高强，寝殿中并无暗卫相护，只殿外才安排了值守侍卫，此时自己发不出声音，若是谋逆之人进殿来行刺于自己，只怕性命危矣。

他惊怒之下又是一阵恐慌，难道，自己真要死在亲生儿子的算计之下吗？自己逼宫夺位，难道又要被别人逼宫夺位吗？

窗外，一道闪电劈过，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皇帝于这漫天风雨声中感觉到阵阵惊悚，渐渐陷入迷乱之中。

迷糊挣扎间，一个人影慢慢走近，在他身前蹲了下来，从他腰间摸出一串铜匙，皇帝更知不妙，欲攥住那人，却使不出一分力气。

他迷糊中听到那人按上了殿内一处机关，从机关内取出一个盒子，用那铜匙打开盒子，知大势已去，心内悲叹，软软地倒于地上。

那人从盒中取出天子虎符和数块令牌，轻‘咦’了一声：“奇怪，玉玺怎么不见了？” 那人从皇帝身前飘然而过，步至殿外，将手中一块令牌举起，高

声道：“皇上有旨，今夜值守侍卫统统撤回宿机处，明日辰时之前，任何人不得在这正泰殿百步之内出现，违旨者杀无赦。” 随着他的话音，正泰殿四周人影涌动，不多时所有人便退得干干净净。殿外，黑沉的夜色下，只余遮天的雨幕，似要将这世间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

那人得意一笑，回过身来，步入殿内，将殿门吱呀关上，走到皇帝身前蹲下，将他揪起，尖细而冷冽的声音响起：“玉玺在哪里？！”

皇帝眼睛挣扎着睁开一线，模糊中终于看清这人面目，竟是那一直恭谨服侍了自己二十余年的刘内侍。他急怒下轻啊数声，刘内侍伸手点上他胸前一处，皇帝感到可以发出轻微的声音，颤抖着道：“你这乱臣贼子，好大的胆子，不怕诛九族吗？！”

刘内侍听皇帝这话，仰头笑了起来，他尖细的声音在殿内如夜梟悲鸣：“九族？！哈哈，简南英，我的九族，早就让你给灭了，今日再来说灭我的九族，你不觉得太好笑吗？！” 皇帝惊道：“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刘内侍逼近皇帝面容，眸中射出仇恨的光芒：“简南英，你可还记得当年你逼宫篡位时，在正华门射杀的震北侯成不屈？！”

皇帝声音颤抖：“你是——”

“不错，我就是震北侯的幼子。当年你为逼宫夺位，射杀我父侯，灭了我的九族，我因贪玩，当时正离家出走，才逃得一命。我就想着，一定要亲手杀了你，为我族人报仇雪恨。可我当时年幼，怎能与你这当世高手相抗，我想来想去，知道要为族人报仇，非得隐忍个十年八载不可。我思前想后，终咬牙净了身，偷偷地入了宫，将当时宫中的一个太监暗中杀死，顶替了他。当时你刚入主皇宫，宫中大乱，谁还会在意我这么一个小太监，我就顶着那人的名字在这宫中呆了下来。这么多年，我一步步向上爬，曲意逢迎，终成为了你的贴身内侍。简南英，你想不到吧，你这个天下第一高手，竟然会死在我这个太监的手上。哈哈哈哈哈，我那惨死的族人们，我终于可以为他们报仇雪恨了！”刘内侍压低的狂笑声带着得意之情直冲皇帝心肺。

皇帝一直在试着提聚内力，可始终没有丝毫反应，

心中悲叹，知今夜无可幸免，他哀叹一声：“是辰儿指使你的吗？”

刘内侍笑得更是得意：“是，是你的好儿子指使我这么做的。他只知道我是贪图日后的大富大贵，却不知我也是有着自己的目的，我们，就算是互相利用了。”

他面色一冷，用力扇上皇帝面颊：“老匹夫，快说，玉玺在哪里？！”

皇帝嘴角渗出鲜血，此时也镇定下来，恢复了一贯的冷肃神态，声音虽仍微弱，但带上了一丝威严：“逆贼，你妄想！”

刘内侍面容扭曲，扬起手来，正待再度扇上皇帝面颊，殿门被轻轻推开，简璟辰负手步了进来，冷声道：“我父皇，是你能打的吗？！”

刘内侍松开揪住皇帝的手，微笑着站起身，回转头：“王爷倒是来得快！奴才幸不辱命，只是玉玺没找着。”

他将天子虎符和那数块令牌递给简璟辰，恭声道：“王爷，您得赶紧出宫调动兵力才行，迟恐生变，这就交给奴才吧，奴才一定会将玉玺找出来的。”

简璟辰微笑着接过，和声道：“一切倚仗总管大人了，本王日后绝不会亏待于你的。”刘内侍谦恭一笑，回转身，正待弯下腰再向皇帝逼问。一股大力悄无声息地袭上他的后背，他纵是内力精深，也来不及运功抵抗，眼前一黑，喷出一口鲜血，向前一扑，倒于皇帝身边。一道寒光闪过，他急速翻滚，简璟辰紧逼而上，袖中短剑如雷霆万均，又似映月生辉，将刘内侍逼得步步后退。刘内侍已受一掌，功力大减，数十招过后，终惨呼一声，短剑自他喉间划过，他双目圆睁，气绝倒地。

六九、天谴

雨，扑天盖地，越下越大，狂风将殿门吹得隐隐作响，如同地狱中传出的催命号鼓。皇帝冷眼看着这一幕，冷眼看着简璟辰将短剑上的血迹缓缓拭去，转身走向自己，忽然笑了起来，笑声微弱：“你果然是所有儿子中最象我的啊！”

简璟辰跪于皇帝身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直起身来：“父皇，请恕儿臣不孝，儿臣也是被逼无奈，还请父皇速告知儿臣玉玺收在何处。父皇若将玉玺交出，儿臣便留父皇一命。”皇帝怒道：“朕要是将

玉玺交出来，你岂不是就要弑父了？！”

简璟辰冷声道：“父皇，你不交玉玺，儿臣便只有强行逼宫夺权，你性命难保。你交出玉玺，让儿臣名正言顺登基，儿臣还可以让父皇留条残命，以养天年。”

皇帝沉默片刻，呵呵笑了起来：“辰儿啊辰儿，你还愿意留父皇这条命，倒见得你还天良未泯。罢罢罢，这个皇位，朕迟早是要传给你的。你去将我床头下方那块雕着麒麟的木格用力向下按，装玉玺的机关就会打开的。”

简璟辰慢悠悠地站起来，走到床前，右手轻抚着床头的雕花木格，回头看着皇帝，忽然仰头而笑。

皇帝的心一沉，只听简璟辰笑道：“父皇啊父皇，你就不要指望密慎司的暗卫过来救你了！这警铃，刘公公早已将它割断了！再说，一个时辰前，刘公公奉您的旨意送了一些点心过去，这警铃即使拉响了，只怕也无人能赶过来的！”

皇帝面色苍白，此时，他渐觉体内的毒药正快速渗入所有经脉之中，而且他也感觉到，这毒，无药可救。看来眼前这个儿子，竟是非要将自己置于死地不可。

简璟辰走回皇帝身边，贴近他的耳旁，冷笑着，笑声宛如毒蛇嘶气：“父皇，是你把儿臣逼到今日这一步的。你不要怪儿臣，要怪就怪你自己做得太好，儿臣的武功是你所授，这逼宫篡位，自然也是向父皇学来的！”

他越说越是激动，面容有些扭曲：“父皇，儿臣那般求你，求你将皇姐接回来，可你就是不允。现在又要将那个不知在哪里的野种接回来，父皇，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是要将儿臣逼上绝路吗？！”他忽然伸手指向殿内挂着的清娘画像，恨声道：“那个女人有什么好？让你这么多年念念不忘？！这贱人所生的杂种，你从未见过，竟想着要将他接回来立为太子。父皇，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也是你的儿子，皇姐更是你的亲生女儿，为何，你要这样对待我们？！”

皇帝听他辱及清娘和璟琰，脑中一阵狂乱，怒道：“孽障，你住口！”

皇帝话语虽无法高声，但自有一股威严，慑得简璟辰习惯性的一缩，他瞬即反应过来，哈哈大笑：“父皇，到现在这种地步，你还想吓住儿臣吗？！密慎司

的人已被放倒，这正泰殿百步之内再无旁人，您积威之下，明日辰时之前，无人敢靠近这正泰殿半步，再也没有人来救你了。父皇，你可知，你武功天下第一，那点心用银针试过并未下毒，为何你今日会遭了我们的暗算？你可知是何原因？” 皇帝心中正对此事想不明白，又急需拖延时间来提聚真气，遂冷冷道：“是何原因？！”

简璟辰站起身来，走向一侧，伸手取下那两幅清娘的画像，又走向皇帝身边，望着手中画像，啧啧摇头：“父皇，你还真是个情痴，这么多年都忘不了这个女人。儿臣就想不明白，你既对她情深至此，当年为何又要将她逼上绝路？难道在你心中，皇权宝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吗？可你为何事后又会后悔呢？难道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吗？！”

皇帝恍然醒悟，颤抖着抬起右手，指向简璟辰：“你，你这孽障，在这画中——” “不错，父皇，这画像所用颜料，儿臣在里面掺了一点点‘散功粉’，这一点点的份量，父皇是查觉不出来的，但又刚好可以令日夜抚摩面对着这画像的人功力逐步衰退。更妙的是，这‘散功粉’中上一段时日之后，一旦遇

上‘豆蔻香’，就能令中者短时间内失去全部功力，全身酸软，最终毒发身亡，就象父皇现在一样。所以，儿臣今夜就在那点心中掺上了一点点‘豆蔻香’，‘豆蔻香’并非毒药，那银针自然是试不出来的。”

简璟辰得意道来，眼见皇帝痴望着画像中的清娘，如潮恨意涌上，手中用力，将画像狠狠撕碎，掷于皇帝身前：“父皇，你负了她，今日又因为她的原因死在儿臣手上，也是你的报应！父皇，我本不想取你性命，原本还想等你在‘化功粉’的磨蚀下慢慢死去。但皇姐她等不起了，又只有这种混毒才能算计于你。父皇，你反正是一死，若不想看到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陷于内乱之中，又想儿臣将你风光大葬于皇陵，与这女人朝夕相对的话，就请父皇速将玉玺交出来吧！”他多年积怨，压在心底深处，这一刻，纵是知形势紧急，而皇帝知道必死无疑后更不会交出玉玺。但他仍忍不住一吐为快，似要将这么多年来积怨和愤懑悉数发泄，要看着眼前这人在自己面前陷入绝望的深渊。

一道闪电自窗外惊过，映得皇帝面容惨白无比，他呆望着身前被撕碎的画像，正见清娘微笑的嘴角。

这一瞬间，一生的谋算、背叛、杀戮如窗外的闪电般自他心头闪过，他耳中仿佛听到震天的杀声，眼前仿佛看到清娘跳崖前那冷冷的一眼，更仿佛看到在容州屠城三日中枉死的十余万百姓的幽灵在殿中飘浮。他的脑中渐转迷乱，‘散功粉’与‘豆蔻香’的混毒慢慢散入他的奇经八脉，令他逐步陷入疯狂之中。

他忽然嘶吼一声，声音依然微弱，却喷出一大口鲜血，同时身形跃起，扑向简璟辰。简璟辰大惊，不意皇帝竟在功力全散的情况下还能垂死挣扎，急速翻身滚开。皇帝再扑了上来，简璟辰大骇，欲待拔出袖中短剑相抗，转念一想，又收了回去，电光火石间，与皇帝‘嘭嘭’对了数招。

几招下来，简璟辰觉皇帝内力不济，只有以前的一二成，显是强行提起，作最后一搏。他放下心来，从容将皇帝逼住，悠悠道：“父皇，儿臣还是劝您不要做困兽之斗，儿臣可不想父皇遗体有何损伤，若是让王公大臣们瞧出父皇死于非命，儿臣这罪过可就大了！”

皇帝咬上舌根，不惜借这一咬之力震断三分心脉，才提起这二分内力，本是抱着死前与逆子同归于尽的想法。拼得几招，知不是儿子对手，心中极度狂怒与

不甘，再愤嘶一声，震断四分心脉，掌风大盛，攻向简璟辰。

他多年余威之下，简璟辰心中一慌，本能地提起十成真气架开皇帝双掌，直轰上皇帝前胸。皇帝口中鲜血狂吐，身形直往后飞去，撞上殿中长案，滚落于地，身形扭曲数下，微微抽搐，片刻后，终归于平静。

简璟辰呆立原地，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右掌，良久，一阵狂风卷着斜飞的暴雨扑上窗纸，唝唝作响，将他惊醒过来。

他扑至皇帝身前，将皇帝上半身扶起，眼见皇帝眼神涣散，仅余一口残气，急道：“父皇，快，玉玺在何处？你快说啊！”

皇帝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容，不知是在嘲笑自己，还是在嘲笑简璟辰。他提起最后一口气，微弱道：“辰儿，玉玺，朕是不会告诉你放在何处的。你，你若真是象父皇一般厉害，就自己平定局势吧。朕，朕要睁大眼睛瞧着，看没有遗诏，没有玉玺的你，如何坐上这个皇——一位。”简璟辰急怒下将皇帝拎起掷于地上，愤然道：“你临死还不让我过安生日子，

你——”话未说完，他发觉皇帝已吐出最后一口气，阖目而逝。惊悚下，他缓缓跪落于地。

他颤抖着伸手探上皇帝脉搏，确认他已薨亡，一直高度紧绷着的神经放松下来。以往对皇帝复杂的感情，掺杂着仇恨的敬慕之意，不被疼爱重视的愤懑之情，悉数于这一刻冲入他的心间。他落下泪来，颤抖着磕下头去：“父皇，您宽恕儿臣吧，儿臣是逼不得已的。”

他行事之前，并未料到以刘内侍对殿内机关的熟悉，竟未能找到玉玺，这才下了必死之药。但现在皇帝已经殒命，别无他法，他迅速在殿内寻了一圈，未见玉玺踪影，也冷静下来。思忖片刻，知皇帝薨逝的消息若是传出，自己没有玉玺，没有传位遗诏，只怕允王等人不会善罢甘休，一旦局势不能平定，东朝还将陷入内乱之中。

现下玉玺一时不能找到，当务之急是持天子虎符和令牌夺过宫中和城内禁军的指挥权，换上自己的人马，并急调开守卫在京城外沿的提军营，放自己早暗中调至四方坡的烈风骑进城。争取在天明之前控制住与自己不和的王公大臣，以防局势大乱。

他看了看皇帝的遗体，咬咬牙，将皇帝搬到殿后一角的一个大柜后，凝望着皇帝僵冷面容，冷笑道：“父皇，你就睁大眼看着儿臣如何坐上那个皇位吧！”

他将天子虎符和令牌揣入怀中，拉开殿门，身形如鬼魅般，迅速隐入扑天盖地的大雨之中。

蓝徽容睡得极不安稳，夜半时分，惊醒过来，坐起身，却觉身边的蓝华容全身都在瑟瑟发抖，惊道：“妹妹，你怎么了？！”

她披上衣衫，下床点燃烛火，伸手探上蓝华容的额头，觉入手冰凉，并非发烧，更觉华容今夜极为反常。想了一下，将蓝华容扶起，坐于床前，紧握蓝华容的手，正容道：“妹妹，快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蓝华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在寒风中飘摇，极度的恐慌与担忧之后，忽然是极度的平静，她长吁出一口气，缓缓望向蓝徽容：“姐姐，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蓝徽容望向沙漏：“已过了子时了，妹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到底出什么事了？”蓝华容怔然片刻，喃喃道：“过了子时了啊，应该行了吧。”

院外，一阵马蹄声响起，显是有大队人马正从院

外的大街上疾驰而过。蓝华容猛然跳了起来，冲到窗前，望着窗外的泼天大雨，片刻后转过身来，望着蓝徽容，缓缓道：“姐姐，我有话想问你。”蓝徽容平静地看着她：“妹妹，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姐姐，你的心中，可有王爷？他，他若是逼你嫁他，你可会答应？！”蓝华容踌躇一瞬，低声问道。

蓝徽容叹了一口气：“妹妹，我早和你说过，我对宁王无半分感情，他逼人太甚，还将我夫君等人逼于绝境，我与他之间，只有仇怨，没有丝毫情义。”

“是吗？”蓝华容垂下头，低低道：“可王爷的心中，只有姐姐你一个人呢，我在他心中，只不过是姐姐的影子而已。”

蓝徽容心中暗叹，上前握住蓝华容冰冷的手：“妹妹，你现在有了身孕，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蓝华容垂头不语，沉默良久，抬起头来，眼中迸出令人心惊的光芒：“姐姐，你走吧！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再也不要出现在王爷的面前！”

蓝徽容一愣，心中涌起恐慌，急道：“你这话是何意思？！”

蓝华容似是豁了出去，紧握住蓝徽容的手，快速道：“姐姐，宫中今夜有大变，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蓝徽容渐渐明白，惊道：“难道宁王他——”提起真气疾往室外奔去。“姐姐！”蓝华容急唤道：“太迟了！”

蓝徽容顿住脚步，回过头来，蓝华容轻轻摇头：“姐姐，一切都太迟了，皇上此刻，只怕已归天了！”

蓝徽容身形摇晃，面上血色全无，喃喃道：“难道，宁王竟敢弑父不成？他可不是皇上的对手啊！”

蓝华容怦然一笑：“姐姐，王爷既敢迈出这一步，自是做了周全的准备。你听，外面的战马声，定是王爷已经得手，正在调动兵马。姐姐，你还是快走吧，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了再出城，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

蓝徽容最初的震惊过后迅速冷静下来，摇了摇头：“不，我不能走，孔瑄和侯爷他们还被关着，我怎能一人逃生！”

蓝华容眸中涌上妒恨之色，猛然上前推了一把蓝徽容，喘气道：“你这个笨蛋，你快走啊！你若不走，

王爷平定局势后，就会派人来押你。他心中只有你，肯定会逼你做他的皇后，你不做皇后便只有死路一条。我不能看着你死的，姐姐！”

见蓝徽容仍呆立原地，她愤声道：“姐姐，你赖着不走，难道是想做皇后吗？你若不走，王爷他，他岂会再看我一眼？！”她情绪激动，说到后面一句，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倚住桌子，泪水成串滑落。

蓝徽容默然片刻，心中有了计较，面上露出愕然和伤悲的表情：“我若这样走了，王爷怪罪于妹妹，怎么办？”

蓝华容摇头泣道：“不怕，我有了他的骨肉，他子息艰难，不会对我下狠手的。姐姐，我求求你，快走吧。你走了，王爷他，才会是真正属于我的。”

蓝徽容也落下泪来：“妹妹这样说，姐姐再不走，岂不是无耻小人。罢了罢了，我这就走，从此再不出现在宁王的面前，妹妹放心便是。”

她走过来将蓝华容揽入怀中，轻声道：“多谢妹妹今日救姐姐一命，姐姐这就告辞，你自己多保重。”她放开蓝华容，转身向屋外走去，蓝华容急道：“姐姐，王爷派了人在宅外看守，你这样子是出不去的。”

她取过一把油伞，上前拉住蓝徽容的手：“你随我来！”

蓝徽容点上外间两名丫环的睡穴，与蓝华容轻手轻脚走到屋外。寒风吹得蓝华容一个冷战，她紧紧握住蓝徽容的手，走到东偏门前。

雨此时已稍小了些，院中黑漆阴沉，蓝华容从袖中掏出一块令牌，放在蓝徽容的手中，压低声音道：“这是自由出入禁宫的令牌，也可用来自由出入城门，是前几日我领了圣谕入宫探望姐姐时，王爷给我的。姐姐出去后，找个地方躲起来，等过几天，一切平定了，你再用这令牌出城。现在我到门外吸引看守者的注意力，这右边的围墙，与对面陈府的院子围墙仅一丈的距离，以姐姐的轻功，应可跃过去。姐姐，你看准时机，走吧！”

她忽然伸手抱了蓝徽容一下，又将她一推，头也不回，向院门走去。蓝徽容看着她纤瘦的背影，有一瞬间的惆怅与隐痛，但她也知形势危急，迅速冷静，悄无声息地掠到右首墙下，攀上墙顶。听得蓝华容拉开院门，听得她与外面看守的侍卫们对话争执，

听得她似是争执中跌倒于地，外间巷中值守的侍卫不是拥过去就是转头去看。蓝徽容将真气提到极致，身影如暗夜幽灵，在雨中一掠而过，落入对面宅院之中。

她趁着夜色，在陈宅中迅速穿过，由其南面的围墙跃了出去，落足之地正好是陈家巷与京卫直大街的交叉之处。

蓝徽容在黑暗中默立了片刻，脑中急速思忖：现在宫中形势不明，皇帝凶多吉少，宁王只怕已夺过禁宫的守卫权，他一旦掌控大局，篡位登基，孔瑄等人必是死路一条，再无活命的余地。她越想越是焦急，一时竟不知该往何处而去。

正呆立时，急促的马蹄声响起，蓝徽容急忙隐入黑暗之中，只见大队人马自直大街冲过，街边的灯笼映得清楚，这批官兵所着服饰竟是烈风骑的军服。烈风骑向来为宁王所统辖，一直以来只在京城以西四百余里地的文城驻扎，此时竟能出现在这京城街头，看来华容所言不差，宁王早已准备妥当，此刻只怕已经得手了。

她额头汗珠滚滚而下，再想了片刻，强自镇定，借着夜色的掩护，往允王府方向奔去。

暴雨初歇，天空中飘着的是蒙蒙细雨，蓝徽容的头发和衣衫渐渐湿透，沁骨冰凉，但她的心中却如数团烈火在焚烧，焦虑如炭。

她在夜色细雨中疾速奔行，还要不时躲过成队的官兵，好不容易穿到城北允王府前，隐在小巷内探头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允王府前，马铃甲胄声叮当作响，大批人马正疾驰至王府门前，呼喝声中，上千官兵团团将允王府包围妥当。不多时有王府的侍卫出来查看，只听得为首将领大声道：“奉皇上旨意，允王暂禁于王府之内，所有人等，不得出府半步，违者杀无赦！”

允王府的侍卫似是官兵们起了争执，那将领掏出一块金色盘龙令牌，王府侍卫大惊，不敢再多言，缩回府去。

蓝徽容远远望去，认出那金色令牌正是代表皇帝敕令的金龙牌，见牌如见圣上，可用来代替皇帝手谕。她心中更惊，知简璟辰已弑父成功，并拿到了天子虎符等物。

她知己不可能借允王之力来抵抗简璟辰，要想凭自己一人之力救出孔璋、琳姨和侯爷等人更是痴心妄

想，一时间，急得五内俱焚，六神无主。

时间一分分流逝，蓝徽容呆立于巷内，全身麻木，现在，该如何行事呢？该如何救出一众人等呢？自己纵有令牌，纵是能返回皇宫之内，看到的只怕是皇帝的尸身吧！现在京城内已无人能与简璟辰相抗衡，一到天明，他控制住局势，等待孔瑄他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死亡”二字在她脑中不断盘桓吼叫，她身躯隐隐颤抖，面色苍白，一阵寒风刮过，她忽然眼睛一亮：对，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不管成不成，总得试一试！

雨渐渐的止了，空气清澈明净，蓝徽容的心也逐渐淡定下来。在这生死关头，她的心中反而一片空灵沉静，真气盈动于体内，如一只翩然掠过沙洲的丝鹭自城北直奔皇宫。

待奔到皇宫偏西南宫墙根处，她探头见正华门前人来人往，战马嘶鸣，大队禁军穿插调度，正华门前一将领正在持令大声呼喝。蓝徽容认得此人，正是简璟辰手下的头号将领段之林。她看得片刻，咬咬

牙，沿宫墙西面弯腰前行，不多时便到了皇宫西北角的一个小偏门，这偏门平常为运送皇宫污秽之物的驴车出入，守卫之人并不多。

见门前站着数名禁军侍卫，蓝徽容想了一下，从袖中取出一把匕首，力贯左臂，向远处抛去。铛啷之声迅速引起了值守侍卫的注意力，大部分人往声响地拥去，仅余一人立于门前。蓝徽容再丢出一粒石头，吸引这名侍卫向前走去细看，她悄悄掩近，提聚十成真气，如九天凤翔悄然落于他身后，右手食指和中指骈发，正中他腰间穴道，侍卫不及呼出声来，已被蓝徽容点住昏穴，迅速拖至黑暗之中。

她以极快的速度从门前一闪而入，内息运转，迎风纵跃，直奔向正泰殿。

蓝徽容自西华门经漱清宫，过承直门，穿过御花园，一路上遇到巡守禁军，便往柱后或树间一隐，辗转多时，终到了正泰殿。

正泰殿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一丝人声，蓝徽容在心中暗暗祈求上苍保佑，简璟辰急于布防兵力，来不及转移，皇帝的尸身还在殿内。

她在殿外停住脚步，用心听了一阵，殿内外寂静

无人，只听到院中树叶在寒风中沙沙摇动的声音。

她呼出一口长气，慑定心神，推开殿门。殿内，只余两盏烛火，光线极为昏暗，蓝徽容在殿内急寻数圈，未见皇帝尸身，心中大急，双足发软，正要转身，忽听得殿后一角的大柜后传出轻微至难以听闻的声音。

她心中一动，急奔至殿后，移开大柜，入目正见皇帝身躯僵硬，面如黄纸，横倒于地。蓝徽容伸手探上皇帝鼻间，觉他气息全无，心中一凉。咬咬牙，将皇帝从柜后拖了出来，搬至殿中，跪于他的身边，望着他僵冷的面容，心情复杂莫名。良久长叹一声，给皇帝磕了一个头，低低道：“父皇，您说，这是不是报应？”

她直起身来，轻声道：“父皇，实是对不住您了，容儿得借您这躯壳一用。能不能保他们的性命，就要看宁王敢不敢冒损毁您遗体之险，他要掩人口实，总不能让文武百官们看出您是死于非命。父皇，您虽将我们逼入绝境，但您一直对容儿甚好，容儿今日被逼无奈，您在天之灵，保佑容儿吧。”见皇帝身躯斜倒，她伸手探向皇帝双肩，欲将他放正，刚触及皇帝肩头，忽然又听到轻微的嘶嘶声。她初始以为是殿中

的老鼠在掠过木梁，可再听片刻，又不太象。她低下头去，心中惊骇，只见皇帝右手的中指正在地上微弱地抓挠着，一下一下，极为缓慢。

蓝徽容不料皇帝气息没了后中指还能移动，猛然想起曾听莫爷爷说过，武林高手的内功高到一定程度后，在气绝之前能下意识封住一小部分内力于丹田之中，以求绝处再生。难道，皇帝此时也是如此吗？

她心中大喜，知此时，皇帝实是众人能活命的唯一希望，她想了一下，努力回忆莫爷爷以前所授，取下头上金簪，力注簪尖，狠狠刺入皇帝丹田之中。

金簪深入皇帝丹田之中，蓝徽容感觉到一股微弱的力量自金簪向外一泄，激得她身躯轻轻一震。正震惊间，听到皇帝似是轻轻地吐出一口气来，惊喜下抬眼望去，正见皇帝微微睁开双眼。蓝徽容急按住皇帝胸前大穴，向他体内输入真气，皇帝眼睛渐渐睁开，意识有所恢复，看清面前之人，嘴唇微张，蓝徽容急俯下身去，隐约辨出皇帝说道：“刺——我——大——椎——”蓝徽容忙将金簪自皇帝丹田拔出，用力刺入他大椎穴中，皇帝身躯一震，吐出一口长气，原

本僵硬的面容渐渐有了一丝血色。

蓝徽容大喜，忙扶起皇帝上身，唤道：“父皇！”

皇帝声音极为微弱：“容儿，朕对不住你！”

蓝徽容欲将皇帝扶起，道：“父皇，现在宁王正在调度兵力，您得赶紧出去才行。” 皇帝微抬了一下左手，孱弱道：“容儿，你听朕说。”

蓝徽容急道：“父皇，迟恐生变，宁王此时若是进来，你我危矣！”

皇帝轻轻摇了摇头，喘道：“容儿，朕的心脉早已被震断七分，虽存了这一口真气，但一盏茶内必将气绝身亡。到时，你尚未带朕走出宫门，只怕还得背上弑君的罪名，时间不多了，你现在用心听朕说。”

听得皇帝命毙在即，蓝徽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跌坐于地，泣道：“父皇，容儿听着，您说吧。”

皇帝正待说话，眼神忽然瞥见先前被简璟辰撕碎掷于地上的清娘画像。他心中大恸，颤抖着伸出右手，指着画像，蓝徽容忙过去将画像拾起，递到皇帝手中。

皇帝右手紧紧攥住画像，喘息着，痛悔着，眼角终缓缓落下泪来。他这一生，辉煌灿烂，亲手打下了这万里江山，创立了不朽的帝业。他纵横沙场数十年，

一身艺业更是天下无敌，他饱经风雨，历经迭变，心志始终坚如磐石，从来不曾掉过眼泪。就是当年清娘当着他的面跳落悬崖，他也只是心痛，却没有掉过眼泪。此刻，面对自己即将终结的生命，面对这个被亲生儿子弑父篡位的凄凉结局，他终痛悔难言，怆然落泪。

他将画像紧紧地抱于胸前，哽咽道：“容儿，是朕做错了，朕对不住你的母亲，对不住你，更对不住朕的儿子！这是朕的报应，是朕遭了天谴，朕就要去见你的母亲了。清娘，你原谅朕吧！璟琰，父皇见不到你了，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蓝徽容听他情绪激动，意识似有些混乱，生怕他一口气接不上来，忙将他扶住，右手源源不断向他体内输着真气。

皇帝喘泣声渐低，感觉到自己即将气绝，撑住最后一丝清明，提起最后一口气，微弱道：“容儿，你放心，朕一定要将你们救出去，你仔细听着——”

七十、烈焰

这一夜的京城，雨势由骤而缓，百姓们在秋雨中或安睡，或被震天的马蹄声惊醒。只是谁也不知，这

一夜之间，京城乃至整个东朝发生着惊天巨变，谁也不知，如雷如霆的人马纵横之后，政局风云变幻，宝座悄然易主。

简璟辰持着天子虎符和各令牌冒雨奔出正华门，奔至京卫直大街东头，左端成早率一众人等在此处等候。

见简璟辰过来，浑身湿透，左端成撑过油伞，简璟辰迅速将手中令牌一一发出。“段之林，你率禁军第八营的人持此牌去接手皇宫防卫，记住，正泰殿百步内，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违者诛九族！”

“尚诚，你持此牌在西门守候，待我将烈风骑的人马放入城中，你即刻带着他们换上禁军服饰，去将允王、成王及左相、兵部尚书这四人的府邸围住，就说皇上有旨，命他们暂禁府内，不得出府门半步，违者杀无赦！”

“其余人，随我来！”简璟辰跃上骏马，马鞭狂抽，带着大队人马直奔向京城西门。马蹄震破秋夜的宁静，踏起漫天雨雾。简璟辰率众奔至西门，将手中令牌一举，值守官兵认出是金龙令牌，持令者又是当朝宁王，忙屁滚尿流地打开城门，简璟辰一马当先，

冲了出去。京城内外的兵力中，禁军负责护卫皇宫及京城内的安全，而提军营则戍守于京城外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随时可以进城救援。

简璟辰知提军营将领死忠于父皇，要想顺利控制局势，非得将其调离京城外沿不可。他打马狂奔，直驱而入提军营大营，马蹄声将提军营大将步顺惊醒，他奔出营帐，见宁王端坐于马上，身后还有上百人相随，正要开口相询，简璟辰缓缓举起手中天子虎符。

火光下步顺看得清楚，忙跪落于地，呼道：“吾皇万岁万万岁！”

简璟辰冷声道：“皇上有旨，命提军营即刻拔营，在明日巳时之前赶到西北风城，不得有误！”步顺一愣，简璟辰将手中虎符一掷，步顺伸手接住，从怀中掏出另一半虎符，丝丝合扣，辨认无误，忙双手递还给简璟辰。回转身，大声道：“传令下去，全体拔营，赶往风城！”简璟辰见最强兵力的提军营终被调开，略略放松，又纵身上马，带着一千人等奔至四方坡。四方坡下，大将肖达正率着约万名烈风骑悄然静候，见简璟辰赶到，吁出一口长气。简璟辰此时已感到终将局势掌控于自己手中，宝座在手，忽然涌上一股豪

气，环顾四周，面上有着杀伐决断的威严，高声道：“众将听着，京城内现有叛乱，皇上有旨，命尔等进京勤王，一切听本王调度。如有立功者，加官进爵，重重有赏！”

雨终于停了，京城内却仍是喧哗冲天，灯火通明。

待简璟辰赶回正华门前，不断有亲信回报，京城各处，全部换上了自己这一系的人马。而成王允王及左相等人，也被烈风骑持金龙牌禁于府邸之中，他紧绷着的神经逐渐舒缓，面上也慢慢涌现一丝志得意满的笑容。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浑身湿透，不是被雨水淋的，而是被汗水浸湿的。而自己的双足，此刻竟有些发软，隐隐还有些颤抖。他不由自嘲似地笑了一笑：简璟辰啊简璟辰，都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怕什么呢？！

晨曦初现，喧哗声渐渐淡去，天地间一片清灰冷素。左端成悄然走近，微笑行礼道：“恭喜王爷，大局已定，成了！”

简璟辰与他相视而笑，俱有极度紧张之后的极度喜悦。他望向晨蔼中蒙蒙的天空，想起一事，道：“端

成，你派人去蓝府，将容儿带回来，她若有抵抗，你就以孔璫性命相逼。”他心挂玉玺及正泰殿，转过身正待进正华门，段之林匆匆从门内奔出，凑到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

简璟辰面色大变，呼道：“怎么会这样？！”

暴雨之夜后的黎明，天地间笼罩着一层雾气，飘飘缈缈，清冷素净。

蓝徽容青裙飘飘，眉间有着超然决绝的气势，右手持着一盏烛火，静然立于正泰殿门口，冷冷地看着简璟辰缓步走近。

简璟辰走至白玉石台阶前十余步处，蓝徽容冷声道：“王爷请止步。”

简璟辰停住脚步，微微仰头，望向台阶之上的蓝徽容。晨雾中，她象傲然绽放的青菊，更如同一场他永远也无法触及的美梦。

他轻叹一声：“容儿，你放弃吧，现在京城内局势已全为我所掌控，你这是徒劳挣扎而已。容儿，你回到我的身边来，我们忘记以前的一切，你做我的皇后吧！”

蓝徽容眼神清冷，淡然道：“王爷，容儿敢问您，您可有传位诏书？”

简璟辰摇了摇头，微笑道：“玉玺总在这宫中，我有的是时间，就是掘地三尺，总要找出来的。”

蓝徽容将放在身后持着玉玺的左手举起，简璟辰眼睛一亮，冲前两步，蓝徽容喝道：“王爷止步！若不想我和玉玺同归火海，你就退后！”

简璟辰一愣，嗅了两下，面色大变。正泰殿四周，正被一股浓烈的硫磺与硝油之气所包围。他抬眼望去，殿前廊下，青石地砖都被掀开，地砖之下，竟似埋藏着一些东西。

蓝徽容望着他面上紧张神情，微笑道：“王爷，您有所不知，这正泰殿下，埋着大量火药，我已将其外护层撤去，只要我将手中烛火掷下，这正泰殿将片瓦不存。王爷，还请您退后几步，我们也好继续说话。”

简璟辰冷汗浹背，他冒着奇险弑父篡位，也知弑父之后，要想顺利登基，令允王等人臣服，不至横生内乱，必须拿到玉玺，造出传位诏书。更不能令皇帝遗体有所损伤，以免入殓时，皇族百官瞧出端倪。

他先前分配人马去控制相关人等，也一直是假借着皇帝旨意，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这正泰殿半步，实是不愿再让旁人知道是自己弑父篡位。

想起父皇遗体还在殿内，玉玺也在蓝徽容手中，这两样东西，都是关系到他能否名正言顺登基、令百官臣服的关键所在，绝不能令之毁掉。而在他的内心深处，更不愿看到眼前这深爱之人葬身火海，想到这些，他终缓缓向后退了数步。

他慢慢控制住焦虑的情绪，冷静下来，负手而立，望着蓝徽容沉声道：“容儿，你想怎样？！”蓝徽容笑意盈盈：“容儿斗胆，请王爷将慕王妃、侯爷、孔瑄、玄亦大师、无尘师太、莫总管还有我那两个丫头带到这里来。”

简璟辰略有迟疑，蓝徽容面色一寒，冷声道：“王爷，皇上已逝，你若登基，无人能相护于我们，我已存定必死之心。既然总是一死，我若不能见到这些人，也必让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王爷就等着应付文臣武将的质疑讨伐，在史书上留下千古骂名吧！”说着将烛火高高举起，眉间冷冽决然之气让人望之心惊。

简璟辰深知蓝徽容虽外表清冷中不失柔和，但骨

子里实是刚烈无比，决计不会屈服于自己。他想了又想，终咬牙道：“好，你等着，我这就命人将他们带来！”

时光悄然流逝，蓝徽容与简璟辰默然对望。此时，她已完全镇定下来，这一刻，她忽然想起翠姑峰上的小木屋，那如梦般的生活，真的离自己不远了吗？

纷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蓝徽容嘴角含笑，看着孔瑄等人带着惊讶的神色被数十名侍卫押着站于简璟辰身侧。她的目光自慕世琮等人身上掠过，停在孔瑄略略憔悴的面容上，二人相视而笑。微笑间，蓝徽容忽然察觉到少了一人，冷冷道：“王爷，安意呢？”

简璟辰尴尬间，安心已放声大哭：“小姐，安意她，她已经——”

蓝徽容心中剧痛，踉跄着退后一小步，恨意狂涌。但她也知现下实是不宜情绪激动，以免被简璟辰趁机反攻。她抑住眼中泪水，平静道：“王爷，请你让他们过来。”

简璟辰将手一挥，侍卫们松去众人身上木枷及脚链，慕世琮扶着慕王妃当先，孔瑄等人殿后，缓步迈上白玉石台阶，拥在了蓝徽容身边。

慕世琮大清早被侍卫们自质子府押至宫中，见到母妃，已让他深感惊讶，此刻更见蓝徽容这般行事，实是摸不着头脑，急问道：“容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蓝徽容紧盯着远处的简璟辰，轻声道：“侯爷，你们入殿看看，就会明白了。”片刻后，慕世琮等人从殿内奔出，又惊又喜又是忧虑，孔瑄低头看到廊下火药，恍然醒悟，忙也取过一盏烛火，与蓝徽容并肩而立。

简璟辰已命众侍卫离去，晨雾中，他一人立于殿前院中，静静望着蓝徽容。良久，他叹道：“容儿，你们总有一人逃不脱的，又是何苦呢？你交出玉玺与父皇遗体，我自会下旨放了你们，你若实在不愿意跟我，我也不会再相逼于你。”

蓝徽容哂笑道：“王爷，您说的话我实是不敢相信。这样吧，我与王爷您做笔交易，如何？”“容儿请说。”

“我想请王爷放王妃、侯爷等人离去，我与孔瑄留下。待他们回到慕藩境内，我再将玉玺和皇上遗体

交出，那时，我与孔瑄也任由王爷处置。”蓝徽容缓缓道。

慕世琮大急：“不行，容儿，绝对不行，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蓝徽容将玉玺递给孔瑄，左手放在身后，打出几个手势，孔瑄看得清楚，领悟于心，悄悄拉了一下慕世琮。

慕世琮侧头望去，见蓝徽容打出的手势正是虎翼营的暗号。她再重复几遍，他又转头看向廊下的火药等物，恍然大悟，欢喜之情不可抑制，又恐被宁王看出端倪，硬生生转过身去，佯怒道：“我说不走就不走！”甩手入殿，孔瑄向莫爷爷使了个眼色，二人随后跟入。

简璟辰木然而立，心中狂怒滔天，却也别无他法，正犹豫间，蓝徽容道：“王爷，我们是存了必死之心的。侯爷和王妃若是死在这处，你刚刚登基，政局不稳，就要与慕藩为敌，恐非明智之举。王爷今日放侯爷他们离去，与慕藩和好，借慕藩之力来压制不服你的诸王臣子，又保得玉玺和皇上遗体，岂不两全其美？”

简璟辰十指在袖中喀喀作响，良久，森声道：“好，

容儿，只要你肯留下，我就答应你！”蓝徽容灿然而笑，此时慕世琮等人也步了出来。慕世琮面上戚然，似是极为哀伤，上前扶住慕王妃：“母妃，我们走吧，总不能让您死在这里。”

简璟辰想了想道：“他们赶回慕藩境内，最快也需得七八日的时间，现在局势虽被我稳住，但恐怕遮掩不了这么久。再说了，容儿你如何得知他们平安到达藩境呢？”

孔瑄手持烛火，踏前一步，微笑道：“这个不劳王爷挂心，我们自有通信之法。至于这七八日，我们会用玉玺造出几道圣上手谕，王爷就用这个来拖延时间好了。”

蓝徽容见孔瑄与自己心意相通，不由侧头向他笑了一笑。简璟辰看在眼里，十分妒恨，却也别无他法，断然喝道：“好！就是这样，容儿和孔瑄留下，其余人等，速速离去！”蓝徽容目光在众人身上掠过，眼中隐有泪花闪烁，深深行了一礼，泣道：“琳姨，侯爷，莫爷爷，师太，大师，你们一路珍重！琳姨，安心就麻烦您照顾了！”

安心不明事后关节，见蓝徽容舍身相救众人，靠

上她肩头痛哭失声。莫爷爷上前扣住她的手腕，将她拉开。转身时向无尘与玄亦使了个眼色，玄亦低诵一声，垂下头去。

慕王妃被儿子暗中捏了几下左臂，知道事有隐情，她深知儿子既答应离去，定是容儿已有了万全之计。她转头望向蓝徽容，颤抖着伸出手来，将她抱入怀中，低低饮泣。饮泣间，她凑到蓝徽容的耳边，嘴唇微动，似在叮嘱着什么。

蓝徽容面上渐渐露出无比惊讶的神色，身形轻晃。慕王妃放开她，抚上她的面颊，柔声道：“容儿，琳姨相信你，一定能得逃大难的。”

蓝徽容仍沉浸在慕王妃方才相告之事的震惊之中，愣愣地说不出话来。慕王妃再抱了她一下，终放开她，在慕世琮的搀扶下，缓缓步下台阶。

众人在台阶之下停住，又都转过身来。蓝徽容含泪带笑望着众人，慕世琮与她长久对望，又看向她身边的孔瑄，眼神交接间，诉尽珍重之意，终狠下心，猛然转过身，扶着慕王妃，一行人消失在宫墙尽头。

蓝徽容遥望着众人身影远去，泪水模糊了双眸，孔瑄悄悄伸过手，握住她的左手，望着远处正欲掩近

的简璟辰，朗笑道：“王爷，还请您稍安勿燥，等上七日八日吧！”

这日天明时分，百官拥于正华门前，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均觉今日朝中实是有些怪异。正华门前的禁军们竟不准任何人入宫上朝，而朝中重量级人物，允王成王左相等人也不见踪影，联想起昨夜震天的人马声，许多人在心中惊疑无比：到底发生了何事？

正纷扰时，宁王简璟辰由正华门内缓步而出，面容威严沉肃，举起手中圣旨，高声道：“众臣听旨！”

百官们忙纷纷伏于地上，轰然道：“臣等恭聆圣谕！”

简璟辰展开圣旨，高声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身体微恙，需静养宫中，现罢朝十日。特命宁王居交乾殿，一应军政事宜，由其持金龙令牌代朕处理。百官见令牌如见朕，不得有违。钦此！”

百官们偷偷互望几眼，均觉皇帝这病来得蹊跷，令皇子代为持政更是前所未有的事。正犹豫间，简璟辰将圣旨递至右相朱岳华面前，朱岳华仔细看罢，玉玺之印丝毫不差，他又与宁王素来相处融洽，忙伏身于地，高声呼道：“臣遵旨！”

他这一呼，百官们忙都山呼道：“臣等遵旨！”

简璟辰冷眼扫了众人一眼，道：“诸臣工不必惊慌，父皇这病虽来得突然，但他老人家内力精深，想来并无大碍。诸位各司其职，总要将份内之事办妥，不让圣上病中操心，这才是尽我们做臣子的本份。”

百官们面上堆笑，轰然应是，慢慢散去。简璟辰看着众臣散去，默立片刻，转回正华门内。

正泰殿廊下，蓝徽容与孔瑄各自手持一盏蜡烛，为防简璟辰射袭，有个策应，二人一外一内，隔着门槛静静而坐。手中的烛火均用丝帛灯罩围护住，朦胧晨雾中，烛影摇曳，灯下两人的面容也如梦如幻。

蓝徽容一夜未睡，又极度紧张，此时放松下来，渐感有些疲倦。孔瑄握紧她的手，多日的相思与煎熬终于化为相见的欣喜与愉悦，柔声道：“容儿，真是辛苦你了！”

蓝徽容轻轻摇了摇头，低低道：“你在狱中，才是真正受苦。”

她抬起头望着孔瑄，看着他俊朗的面容，嘴角隽爽的微笑，这一刻，实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喜悦，又想起腹中孩儿，面上一红，欲说还休。

孔瑄看得清楚，微笑道：“容儿有何话，快些说出来！”

蓝徽容娇羞笑着摇了摇头，眼角瞥见简璟辰身影出现，笑容淡去。孔瑄望着简璟辰在远处站定，握住蓝徽容的右手：“容儿，我们一起熬过这几日，我们一定可以逃出去的！”蓝徽容感觉着他手中传来的温热，轻声道：“是，我们一起熬过这几日，我们一定可以逃出去的！”

自那夜震天的秋雨之后，是连着几日的放晴，丽日融融，秋风送爽，京城遍地枫树，也终于红透了树梢。

简璟辰负手立于交乾殿内，双手笼于袖中，眉头微蹙。这几日他竭尽心力，方将局势稳住，又封锁住正泰殿四周，不准任何人靠近半步，只安排了大量自己的亲信在外围日夜巡守。此时想起在那殿前生死相依的二人，实是爱恨交缠，难以自拔。

他也曾数次试图拿下孔瑄和蓝徽容二人，但那二人极为机警，一人在殿门口持火而坐，另一人必定在殿内门后相护，轮流值守，不曾有丝毫松懈。正泰殿

内尚有少量水粮，他们也不吃自己送至殿前的任何食物。这二人武功又都不错，只要有一瞬的闪失，就会殿毁人亡，他终不敢冒这天大的风险，只能按捺下来耐心等待。

左端成轻步迈入交乾殿，见殿内并无旁人，轻声道：“王爷，已是第八日了，允王等人每天都吵着要入宫面圣，现在虽被咱们的人强行关于府中，但再拖下去，只怕将来后患无穷。再说，咱们虽已送了棺木和防尸身腐化的物事过去，但届时允王等人若是提出验殓，可还是会露出破绽。” 简璟辰皱眉道：“算算脚程，慕世琮应该也回到藩境了，只是我有些想不通，他们如何互通信息？”

左端成叹道：“那二人意志坚定，轮流相守，咱们毫无可乘之机，只得继续等下去了。只是王爷，日后如何处置这二人，不让他们说出真相，您可想妥当了？”

简璟辰目光投向殿外晴朗无云的天空，默然不语，良久方轻声道：“到时再说吧，唉，我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们。容儿，你——”他声音渐渐低下去，微不可闻。

左端成立于他身后，心内暗叹，轻轻摇了摇头，

躬身退了出去。

天既放晴，日暮时分，美人巷便是华灯初上，风流之客，纷拥而来。

‘玉媚楼’老鸨琴香踏上阁楼，推门而入，见晴芳懒懒地坐于窗前，痴望着窗外夜色，回转身将门掩上，走至晴芳身后，低声道：“还没到吗？”

晴芳摇了摇头：“算算日子，应该要到了，姐姐，我这心，可一直是揪着的，侯爷他们——”琴香拥住她丰腴的双肩，劝道：“妹妹不要过份担忧，侯爷吉人天相，会顺利到达的。”晴芳倚上琴香肩头：

“姐姐，这事若是顺利了结，报过王爷的大恩，咱们回新州吧。侯爷传来的信中也说了，让我们两姐妹收手，不必再做这暗桩。”

琴香叹道：“好，妹妹，我们回新州，只愿王爷王妃和侯爷能平平安安——”窗外，‘扑愣’之声响起，二人面上狂喜。晴芳急伸手将那鸟儿捧过，取下鸟足上绑着的小小竹筒，抽出信笺展开快速看了一眼，紧紧抱住琴香，泣道：“姐姐，行了，侯爷和王妃已回到藩境，王爷早派出人马在边境接了他们，咱们

放烟火吧。”

日暮时分，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铺在宫墙和殿檐之上，铺上一层惨淡的金色，又随着光阴的流逝，渐渐转为灰暗的暮蔼色。

蓝徽容坐在正泰殿门前，秀容憔悴，四肢倦怠。这几日，她与孔瑄轮流值守，二人均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又不敢吃简璟辰送至殿前的任何食物。所幸正泰殿内的铜壶中尚有清水，还有少量曾为皇帝准备的点心，这几日，她与孔瑄便是靠这少量的水粮充饥解渴，实是疲倦不堪。过得四五日，殿内的烛火燃尽，他们只得劈开桌椅，点燃火把相守。蓝徽容有了身孕，更是身心俱疲，为免孔瑄担忧，又未脱险境，她也一直未告诉他自己身怀有孕之事。

孔瑄持着火把从殿中步出：“容儿，你进去歇会吧，这里，我来守着便是。”蓝徽容摇了摇头：“我睡不着，侯爷他们应该已经到了，怎么还不见——”正说话间，一个人影飘然而近。简璟辰金冠王袍，立于台阶之前，目光炯炯，盯着二人看了一阵，又望向二人身后殿内那黑色棺木，扬声道：“容儿，孔兄，这

可是第八天了，我耐心有限，局势复杂，不能再拖，你们还是速速出来吧！”

孔瑄拉着蓝徽容的手，左手则紧握着火把，微笑道：“王爷，八天您都等了，也不急在这一天两天，您就放心，我们是您砧上鱼肉，逃不出您手掌心的。”

简璟辰却只是愣愣地望着蓝徽容，见她面容憔悴，秀发蓬松。这一刻，忽然想起去年赛舟节那夜与她在山谷中独处的情景，想起她相救之恩，更想起她秀发飘然落下、惊然回头那一份美丽。他目中渐涌柔情，柔声道：“容儿，你们是逃不出去的，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做我的皇后，我就饶孔瑄一命。”

蓝徽容淡然一笑，依入孔瑄怀中，望着简璟辰渐转愤怒的神情，正待说话，忽然抬头望向远处天空，双眸生辉。

简璟辰不由转过头去，只见西面天空，昏沉的暮色中，炫目的烟花直冲天际，如飞流银瀑，星光四溅，映得城西半边天空绚烂绝美。

简璟辰再回过头见那二人面上惊喜神情，恍然大悟，愤声道：“他们既已平安逃回去了，你们就交出玉玺，出来吧！”

蓝徽容向他一笑，转过头望向孔瑄：“你先进去，我有几句话想和王爷说。”孔瑄用力拥了一下她的右肩，静静地看了简璟辰一眼，转身迈入殿内。

蓝徽容用心听得他脚步声在殿内某处停住，后退两步，倚住殿门，望着简璟辰，平静道：“王爷，我们认识多久了？”

简璟辰一愣，旋即叹道：“容儿，去年赛舟节我们初识，又蒙你相救，我时时记在心中。我只恨自己，不能回到那一日，不能再与你把酒言欢！”

蓝徽容低低地叹了口气，怅然道：“王爷，这一年多来，你可曾感到真正的快乐？你这般行事，难道不累吗？”

简璟辰被她一语触动心事，默然片刻，声音中透出几分寂寥与追悔：“容儿，时至今日，再来说这些又有何用？我若不做这些事，又岂能安然立于你的面前。”

他渐有些激动，踏前两步，仰起头来：“容儿，你回到我身边来吧，以前的事，我们统统忘却好了。孔瑄，我也可以放他离去，只要你肯回到我的身边，做这东朝未来的皇后！”蓝徽容听得身后殿内传来约

定的叩击之声，知孔瑄一切准备妥当。面上露出一丝微笑，望着台阶之下的简璟辰，缓缓举起左手中的玉玺，轻声道：“王爷，请你善待华容吧！”简璟辰自她神情中看到几分决然之意，心中大惊，正待踏前几步，蓝徽容忽然轻喝一声，手中玉玺在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闪出一道微白色的光芒，直飞向简璟辰身后数十步处。简璟辰唯恐玉玺有所损坏，身形急速后扭跃起，扑向那微白色、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光芒。他身形如箭，扑上地面，堪堪接住由空中落下的玉玺，低头望向手中那梦寐以求的皇权之印，他下意识地一笑。忽听得身后轰隆之声大作，碎石夹着火星横飞，他感觉到漫天的热浪冲来，急提真气，向前飞纵，倒于银杏树下。翻滚间回头望向火光冲天、烈焰翻滚的正泰殿，面上血色瞬间褪尽，一颗心悠悠沉沉，向无底深渊坠去。

火光，冲天的火光，耀眼的火光。

这一夜的京城，绚丽的火光直冲云霄，劈开昏暗的夜色，映得整个皇宫上空亮如白昼。这一夜的京城，人们皆拥上大街，注目于皇城上空的那一团火

红，看着那团火红夹着满天烟雾，在夜空中翻滚，在秋风中呼啸。

这一夜的皇宫，简璟辰瘫倒于银杏树下，怔怔地望着冲天烈焰吐着狂乱的火舌，吞没了屋檐殿角，吞没了他的父皇，也吞没了那个清丽的身影。

东朝定元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夜，皇宫正泰殿忽起大火，烈火直烧了两天两夜，正泰殿片瓦无存。圣威武肃德帝因罹患重病，逃离不及，薨逝于大火之中。

七一、煮茶（大结局）

月朗星稀，山笼寒雾。京城西面二三里地的凤竹山，树影幢幢，秋风吹过，沙沙急响，似有万千幽灵乘着秋风倏然而过。

凤竹山北面有一片野坟，据说葬着的都是死于二十多年前逼宫事件中的冤魂。夜半时分，坟地边的林间还会传出阵阵啸声，如有孤魂野鬼在林间游荡咆哮，故此处人迹罕至，入夜后更是见不到一个人影。

这夜戌时末，野坟堆中，偏西北角一座石坟的无字墓碑以一种极慢的速度向左移动，半炷香功夫过后，墓前露出一个地洞来。

蓝徽容与孔瑄一前一后由地洞中钻出，立于墓前，

吐尽地道中的湿秽之气，呼吸着林间的清新与幽寒，片刻后，二人深情互望，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死里逃生的喜悦、从无穷困境中脱身的轻松、终可携手归隐的畅快，让二人均喜极而泣。孔瑄将蓝徽容紧拥入怀，寻上她香软清甜的红唇，她宛转相就，直到二人都气喘微微，方额头相抵，又再度紧拥在一起。

月光照得蓝徽容的笑容份外娇媚，孔瑄望入她眼眸深处，低声唤道：“容儿。” “嗯。”蓝徽容将脸埋入他胸前低低应道。

“容儿。”

“嗯。”

“容儿，容儿，容儿。”孔瑄忽然一连串的呼唤，双手将蓝徽容抱了起来。蓝徽容搂上他的脖颈，孔瑄抱着她不停转圈，二人喜不自抑，洒下一串欢快的笑声。

旋转中，蓝徽容瞥见远处京城方向隐隐可见的火光，笑声渐歇，轻拍上孔瑄的肩头。孔瑄将她放落，牵住她的手，二人望向东面彤色的夜空，蓝徽容轻轻叹了口气。

二人心意相通，同时跪于地上，向着那火光的方向磕了个头，站起身来。孔瑄见蓝徽容眼中隐有泪花，劝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皇上遗体当着宁王的面入了棺，又放了这几日，我们无法将他从暗道中带出来的。他葬身于正泰殿，也算是他这一生皇权霸业的最终归结了。”蓝徽容低低道：“虽说是因皇上我们才陷入困境，但他一直对我很好，又救了我们一命。若不是他告知我玉玺藏在何处，又告诉我正泰殿下有暗道，让我用玉玺和他的遗体来相逼宁王，烧毁正泰殿后借这暗道逃生，我们只怕永远都无法脱离困境。”想起之前的绝处逃生，想起未能将皇帝遗体从火场带出，她唏嘘不已。

正泰殿，蓝徽容见简璟辰后扑，急速后退，闪至暗道入口。孔瑄早已在暗道口相候，急速将她一拉，她纵身而入。孔瑄见她隐入暗道之中，镇定如松，控制好手中力道，手中数支火把掷向殿前廊下的火药之中。

火把脱手，孔瑄迅速滑下，顷刻间便已落到底处。这时，蓝徽容早已落到地底，见他落下，用力按下机

关，轰隆声响，二人头顶暗道入口瞬间便被巨大的麻石封住。

也就在此时，二人身躯微震，隐隐听到头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知正泰殿廊下埋着的火药已被燃爆，这火药份量恰到好处，可迅速将正泰殿燃于大火之中，却不会危及已逃至地底之人。二人提起全部真气，迅速沿地底暗道前行，这暗道逐步向地底延伸，行得片刻，头顶的轰隆之声和轻微的震感慢慢消失，二人知终大功告成，均在黑暗中微微而笑。

这正泰殿下的暗道是皇帝夺位登基之后，防自己被人逼宫夺位，设下的最后逃生之路，暗道长达十余里，出口便是在这风竹山的野坟之中。暗道之事，只有皇帝一人知晓，二十多年来，政局稳定，他又自恃武功高强，从未想到居然有要用到暗道的一天，而且也未想到，这暗道竟然不是用来帮自己逃生，而是用来帮清娘的女儿从自己儿子的手中假死逃生。

蓝徽容想起众人最后竟是靠皇帝相救，又想起他竟死于自己的儿子手中，心中恻然。想起以前死在皇帝手中的无数百姓，隐觉天理循环，报应不爽，更觉

冥冥之中，终还是母亲救了自己一命。想起母亲，她不由伸手抚上腹部，温柔而笑。孔瑄侧头间看得清楚，觉她此刻容颜如画，温情脉脉，月色下，腮边的一抹绯红竟是前所未有的馨柔与安详。

孔瑄大感好奇，搂住蓝徽容腰间，在她耳边轻声道：“容儿，唤我。”

“孔瑄。”蓝徽容低低唤道。

“什么？！”孔瑄话语中带上了一丝严肃与气恼。

蓝徽容觉他手渐渐有些不安份，笑着要挣开来。孔瑄却用力握住她的腰，她更觉笑痒难止，喘气道：“夫君，夫君大人，好了好了，我记住了，下次只叫夫君大人。”

孔瑄却不放手，悠悠道：“那夫君大人现在命令你，有何事瞒着我，老老实实说出来！”蓝徽容红了红脸，伸手攀住孔瑄脖子，伏在他耳边，话到嘴边却又停住。孔瑄更觉心痒难熬，索性将她抱了起来，笑道：“你再不说，我就把你丢出去！”说着作势要将蓝徽容抛出。

蓝徽容本能下眼睛一闭，死死抱住孔瑄不放，瞬即清醒过来，捶上孔瑄肩头，嗔道：“从今日起，你可

不能再把我抛来抛去的，我倒是没事，另外一人可受不了！”

孔瑄一愣：“另外一人？谁啊？”

蓝徽容只是温柔地笑着，眸中无限深情，见孔瑄仍是一头雾水，右手抚上腹部，侧头而笑。孔瑄全身震了一下，恍然醒悟，颤声道：“容儿，是，是真的吗？你不是哄我的吧？”蓝徽容哭笑不得，瞪了他一眼：“还不快放我下来！”

孔瑄的一颗心似要从胸腔中迸出，偏偏此时又说不出一句话，仰头间望见天上明月，只觉自己抱住了世间最瑰丽的珍宝，哪里还肯放手，恨不得将怀中这人捧在手心才好。

蓝徽容见他激动之色，心中感动，柔情涌上，靠上他肩头，低声道：“孔瑄，我很欢喜。”孔瑄半晌后终于能说出话来，眼眶湿润，哽咽道：“容儿，我也很欢喜。”夜风中，月色下，孔瑄抱着蓝徽容长久站立。这一刻，身后的青山是如此安静而清澈，二人觉天地间一切像静止了似的，耳边、眼中、心里，都只有对方，都只有这无尽的欢喜，欢喜。

德州，位于容州以北，潭州以南。德州城外三十

余里处的杏子岭，青山含黛，云雾缥缈，山下河流蜿蜒曲折，渔舟野渡，深秋季节，风光极美。

晨曦初现，鸟儿在朝阳下盘旋，杏子岭深处的杏花峰半山腰，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村里约二十来户人家，均是背天面土，以农林为生。

孔瑄与蓝徽容立于半山腰的一棵古樟之下，望向前方古朴静谧的小山村，遥见村前空坪处的一棵大树下，一群儿童正与一身形高大的人在跳跃玩耍，蓝徽容幽幽叹了口气。

孔瑄颇觉奇怪，二人那夜自暗道逃生，潜出京城，连夜向西北而行，稍稍乔装打扮，日夜兼程，数日内便赶到了慕藩境内，脱离了宁王的势力范围。

二人曾分析过，宁王虽亲见二人葬身火海，那爆炸与大火之力足以让任何人尸骨无存，而封闭暗道的麻石厚达丈许，且封闭后与原来的殿基融为一体，很难发现。但难保他不会心存疑虑，派人四处搜寻于他们。为安全起见，二人还是决定暂时不回翠姑峰，那里毕竟是清娘等人的故地，等过得几年，局势完全平定了，再回那处。

依孔瑄之意，自是要带着蓝徽容回一趟安州，在

父母墓前拜祭之后，再寻一处青山绿水过那梦想中的田园生活。

但在安州拜祭过孔瑄的父母之后，蓝徽容便提出要到德州走一趟。孔瑄数次问她缘由，她却只是面露伤感，始终不言。孔瑄知她定有心事，又因她有身孕，一路上倍加体贴，呵护备至，二人自成婚以来，迭遭变故，只有这段路程方体会到了新婚之乐。

蓝徽容凝目望着正与幼童们玩耍的那身形高大之人，轻声道：“皇上临终之前，曾说过一句话，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临死前神智混乱。谁知，竟是真的——”

“什么话？”孔瑄轻轻握住她的右手。

“皇上说，我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叫璟琰。让我一定要找到他，不要让他落入宁王之手，不要让他陷入皇权之争。我来不及问明白，他便咽了气。”蓝徽容想起皇帝临终前的遗言，想起他最后时刻的善心善言，眼眶逐渐湿润。

孔瑄随着她目光望去，讶道：“难道他就是——”

蓝徽容哽咽道：“是，他就是我同母异父的兄长，琳姨入宫时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便发生在这个小

山村里，是一个傻瓜哥哥的故事。不过这山村的地名她是用虎翼营的暗语说出来的，她还给了我半块玉玦，要我出宫后到这里看看，我当时都没想明白。原来，这里就是她将我兄长寄养的地方。当年，琳姨救下我兄长一命，战乱中抱着他走到这里，便将他寄养在了一个农家，三年之后，她回来看望兄长，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兄长他，是早产儿，是大费周章才救下来的。一两岁时还看不出，可到了四五岁时，琳姨便发现他不对劲，他，可能是因为早产的缘故，竟是个呆子。”

孔瑄心中一痛，伸手替她拭去泪水，柔声道：“快别伤心了，他能活下来，你能多个兄长，是母亲在保佑你们。”

“是，我又多了个兄长，多好！”蓝徽容点头泣道：“琳姨她，发现兄长是个痴儿之后，痛苦难当，觉得对不住我的母亲，更无法向王爷说出真相，只得继续将兄长寄养在这里，更不可能告诉皇上真相。她是存了必死之心入宫救我们的，她并不想将兄长交还给皇上，她想着等我们回藩境，让王爷带着我们隐匿起来，她再——。但她不想没有人再继续照顾璟琰，

所以以那种隐晦的方式告诉了我这个地方，那天她临走前，才告诉我，故事中的那个傻哥哥，就是我的亲兄长，让我——”说到这里，她哽咽难言。

孔瑄不由拉起她的手，大步往前方空坪树下走去。

高槐下，那身形高大的青年一身农夫服饰，蓬松的头发用一根木簪草草绾住，少量落下来的鬓发遮挡了他的眼睛。幼童们正与他玩着踢石子的游戏，眼见他一脚将石子踢至远方梯田之中，幼童们不依不饶，纷纷围上去追打于他，他却更是开心，呵呵而笑，笑容憨厚无邪。

蓝徽容与孔瑄在他面前数步处立住，望着他那酷似皇帝的面容，望着他没有一丝尘垢的笑容，俱是心潮难平。

蓝徽容慢慢地走了过去，慢慢地伸出手来，将高出自己太多的璟琰抱入怀中，想起母亲，失声痛哭。璟琰初始似吓了一跳，后又似感觉到这美丽女子的拥抱是那般温柔，他不再挣扎，反而呵呵笑着，伸出手来，轻拍着蓝徽容的头顶，似在哄着一个孩子。

正在这里，从大树西北方向的一个木屋中走出一个老妇，睁着混浊的双眼，颤声唤道：“小琰啊，别玩

了，回来吃饭了！”

璟琰开心笑了一笑，挣开蓝徽容的手，往老妇蹦去。蓝徽容擦去泪水，走到老妇身前，深深向她行了一礼。

老妇惊讶间，蓝徽容从腰间掏出半块玉玦，递至老妇手上。老妇举起玉玦，凑到眼前细看，半晌叹了口气，望向已蹦入屋中的璟琰：“总算到了这一天了，我老头前年就走了，我也快不行了。我还想着，你们再不来接他，要是我一闭眼去了，谁来照顾他啊！”

东朝定元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夜，圣威武肃德帝薨逝于正泰殿大火之中。其生前已立下遗诏，诏令皇四子宁王简璟辰继承大统。

但由于正泰殿大火起得实在太过突然与神秘，肃德帝临终前几日始终未有臣子在其身侧，均是宁王一人持令当政，故此朝中民间疑云四起，谣言迭生。

肃德帝遗命中，命皇二子成王、皇三子允王交出各自兵权，在新皇登基后分别迁居东南岳州与松州。成王、允王及左相等人对遗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言语间更直指宁王弑父篡位。百官于朝堂数日激辩，

分为两大阵营。宁王急调西北风城尚林的五万人马驻于京城外围，城内民心惶惶，局势大乱。乱局中，掌握着八万精骑的凌王在沉默数日后，于朝堂上公开表明支持宁王继位，终一锤定音。宁王于九月十五日登基为帝，改元祜和，史称武帝。

祜和元年，成王迁居岳州，不到两月，溺水身亡。允王发布檄文，历数武帝弑父篡位、谋杀成王之罪，联合海州废太子及军中赵氏旧将，在松州举兵起事，东朝陷入内乱之中。允王及废太子之乱，持续三年，凌王也死于战事之中。直至祜和三年十一月，武帝方平定战乱。祜和四年，武帝诏令处死废太子，幽禁允王于皇陵。

祜和五年，武帝颁布诏令，对府兵制度进行重大调整。诸王不再享有兵权，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各军府听命于十二卫，十二卫直接隶属于皇帝。自此，武帝结束东朝建朝以来军权为简氏各王分掌的弊状，收回全部兵权。

祜和六年，武帝立长子简昭旻为太子，大赦天下。

祜和七年，西狄二十万大军再度南侵，与慕藩全面开战。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武帝诏令，西北线尚林

十万人马，紧急驰援慕军。

这夜子时，莲花关上空风雷大作，乌云急涌，星月消失不见。

闪电劈过，焦雷炸响，中军大帐内，慕王爷眉头一皱：“雨下成这样，明天这一战可不好打。”慕世琮立于一旁，面容冷峻，望向帐外泼天大雨。也曾是这样的季节，也曾是这样的大雨，同样是这个军营内，她将酒醉的自己背回营中，他细心守护于自己的身边。他们，现在可好？可曾象自己时时想起他们一样，时时想起自己？

他的目光渐转幽远，那意气风发、豪情欢笑的少年时光，终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有这个苦苦支撑着藩国继承大业的慕侯爷而已。

慕王爷的双鬓已见花白，面容也比几年之前苍老许多，转头看着儿子惆怅神情，唤道：“世琮！”

慕世琮仍沉浸在回忆中，浑然未觉，慕王爷提高声音道：“世琮！”

慕世琮惊醒，行礼道：“父王，有何吩咐？”

“你在想什么？”

慕世琮眼神一黯，沉默片刻后道：“父王，皇上此次命尚林坚守东线，只怕不怀好意。他前几年刚刚登基，又打了几年内战，根基不稳，方忍了我们慕藩这么多年。现在他兵权在手，朝政渐稳，我怕他这一回会耍什么阴谋诡计。”

慕王爷站起身来，走至帐门口，望着遮天雨幕，叹道：“我也有这个感觉，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得挡住西狄的这次进攻，总不能将这十二州拱手让给外族。皇上再阴狠，在这关键时候，总不至于冒疆土沦丧之险。”

慕世琮神情茫然中隐见痛苦，目光却在这瞬间亮得骇人，踏前一步道：“父王，等这一战结束后，我们归隐吧。什么王爷侯爷，我们统统都不做了，谁爱做谁做去，父王，我们一家人找个地方过点平平静静的日子吧！”

慕王爷怦然一笑：“世琮，你道父王是留恋这王爵吗？自你母妃走后，我早已生无可恋。但我若是甩手不管，这慕王军上下十万将士该怎么办？我慕藩这十二州的百姓又该怎么办？多年来，我藩税赋一直远低于朝廷，若是朝廷收回藩境统辖权，推行皇上制订的

‘丁税法’，百姓们的负担，会加重很多啊！”

慕世琮愤然道：“皇上他野心甚大，这丁税法只怕还是为日后收服西狄和突厥做准备。我们慕藩，迟早会是他砧上鱼肉，如果不趁着现在他未下手时离开，我怕日后——”慕王爷将手摆了摆：“世琮不用多说，先集中精力打好这一战。霍成刚才有信回报，尚林已成功将西狄左军拖在定城。你明日依原定计策，带虎翼营和前军的人马去紫云谷设伏，我们就争取这一战重创西狄，一劳永逸。”

这种湿热的季节，身负铠甲实是有些难熬。慕世琮却仍淡定悠然，立于紫云谷顶，遥望西首方向，前军大将聂葳走近，躬身道：“侯爷，一切布置妥当了。”

慕世琮轻嗯了一声，看着天空渐厚的云层，俊眉微皱：“只怕马上就会是一场暴雨，西狄军不知会不会如我们探得的那样，由此处突过。”

“只要霍成信中不假，尚林拖住西狄左军，王爷那处将西狄后军拖住，西狄中军必要从这处突围，我们以逸待劳，胜算极大。”

慕世琮正待说话，雨点啪啪地打了下来，他移至

树下站定，偶有雨点淋上他的盔甲，俊挺的身影更显凛冽。

雨越下越大，天地间渐渐阴沉，视线所及，一片灰白。慕世琮渐感不安，心头如压了一块大石般沉重，正焦虑间，几道人影湿淋淋地扑上山头来：“侯爷，大事不好了，王爷他——”

雨势初歇，孤星半点。慕世琮狂抽身下骏马，将大队人马远远抛在身后，蹄下溅起翻滚如云的泥水，他周身湿透，心中如有山洪肆虐，又如有烈焰飞腾。

莲花关前，一片悲云惨雾，人人面上戚然。慕世琮一路驰来，将士们纷纷转过头去，他更是惊慌，从未有过的惊慌。

他滚落马鞍，踉跄着奔入大帐，如同一道闪电，慕王爷躺于榻上僵青的面容让他瞬间崩溃。他不敢望向父王胸前那几个箭洞，强逼着自己闭上双眼，双足无力，眼见就要跪落，大将杜常等人上前将他搀住，扶至榻前。

慕世琮跪于榻前，抚上慕王爷僵冷面容，恸声唤道：“父王，你醒醒，你醒来看看儿子啊，父王！”

可无论他如何呼唤，慕王爷却始终不曾睁开过双

眼，再也没有用那冷峻中略带疼爱的眼神看着他，再也不曾用责备中饱含怜惜的话语训斥于他。

他的心中阵阵缩痛，缩痛之后是一片茫然。这荒凉的雨季，这惨淡的战争，让他一次次经历天人永隔，让他一次次看着身边至亲之人撒手而去。他的心中撕心裂肺的痛，仿佛这世间一切，全都离他远去，他无力的伸出手来，想在半空中抓住什么，却终无力地落下。

父王母妃已去，这王位，这藩土，这沙场，还值得自己留恋吗？还要这样费尽心机防备明枪暗箭、苦苦挣扎、步步惊心吗？

祜和七年七月十四，慕军与西狄军主力决战于莲花关前，慕军中西狄反间计，留守三万人马被西狄十万主力强攻，慕王爷身中数箭，惨死于莲花关前。

祜和七年八月初二，慕世琮于战前接任藩王，接印当日，率慕家军八万将士血战一日一夜，将西狄军压至月牙河东线一带。

祜和七年八月十二，慕王军与东线尚林所率十万人马联手对缩于月牙河东线的西狄主力发起进攻。激

战三日，战况惨烈，终将西狄大军击溃。西狄元帅秋蒙率三万残部向北逃窜，慕世琮与尚林合力追赶，途中，秋蒙回击，东朝大将尚林死于秋蒙刀下。

秋蒙继续率残部向北逃窜，慕王慕世琮不顾将领们劝阻，率数千虎翼营将士策骑如风，奔如闪电。凭一腔血气骁勇和壮士豪情，深入西狄境内千余里，终在漠连山流沙谷追上秋蒙残部。

黄昏的斜阳吐着最后的余烈，照亮着西狄最后两万将士凶狠如狼的面容，也照亮了虎翼营数千将士如虎的骄容。

空落落的暮风吹得慕世琮的战袍猎猎作响，他冷着脸端坐马上，剑眉星目，卓然绝尘。他紧抿的薄唇冷峻刚毅，他炯炯的目光如一只黑豹，不动声色地望着退入流沙谷中的西狄残军。西狄元帅秋蒙血染战袍，横刀策马，立于谷口，与他长久对望。漠连山峡谷内的风越刮越大，奇伟嵯峨的高山上有几只飞鹰掠过，似在盘旋观看着这场生死之战。

两人都不曾开口说话，两人都如同静守猎物的虎豹，等着猎物松懈的那一刻。天空中的飞鹰急掠而下，啄上先前激战中死去的将士尸身，激起一片暗

红的血雾。秋蒙被那抹轻淡的暗红迷了一下眼睛，慕世琮看得清楚，大喝一声，秋蒙手微微一抖。慕世琮手中舞起的枪光已明丽如烈阳普照，刺破重重夕阳，飞向他的胸前。

烟尘滚滚，杀声漫谷，铁马驰骋，战旗翻飞。虎翼营与西狄军于流沙谷展开了最惨烈的一场拼杀。

夕阳下，马儿嘶鸣，尸河蜿蜒。苍凉的峡谷静静地看着这一场大厮杀，看着死亡的阴影逐渐弥漫整个峡谷，又慢慢向西努河移动。

已将秋蒙刺于枪下的慕世琮立于流沙谷一侧的西努河畔，手扶长枪，喘息着，轻蔑地斜睨着周围不断蜂拥而来的敌人。

身后，西努河咆哮着，奔腾着。他雪白的征袍上溅满了鲜血，金色的残阳，照耀在枪尖上，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个俊美如天神的男子，虽然满身疲惫，但眼中身上散发出来的凛冽的杀气，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

慕世琮环视四周，只见虎翼营的战士，以寡敌众，已经所余无几，剩下的，也几乎人人身带重伤。但所

有人均是一脸慨然赴死的神情，没有一人后退。他心中一痛，知道此次带来的所有战士均不能幸免于难，铁血男儿此时也不免有瞬间的黯然。他提起真气，朗声大叫：“虎翼营的弟兄们，我们今日毕命于此，好男儿为国捐躯，虽死何憾！慕世琮愿与诸君同命！”剩下的虎翼营将士齐声高呼：“愿与王爷同生死！”声震山谷，回音轰然。

慕世琮纵声长啸：“好兄弟！我们便一起杀个痛快！”他身形暴起，如朝阳蓬勃，又如闪电划破，手中长枪如怒海惊涛势不可挡，将身边的敌人一个个刺倒扫落。

越来越多的鲜血溅上了他的白袍，厮杀中，他的左颊新添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他却像感觉不到疼痛似的，手中长枪丝毫没有停顿，横扫竖挑，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西狄士兵望着这个面容俊美但神情凶狠冷酷的杀神，不禁心胆俱裂。

时光悄然掩面而过，残月如钩，渐渐爬上干冷的夜空。慕世琮手中的银枪如风雷激荡，在月下光点闪闪。西狄军最后数百名将士将他逼得步步向西努河退去。

退至汹涌奔腾的西努河边，慕世琮深吸了口气，

凛冽大笑，如洪流激上巨石，长枪回旋，在空中扫过一道道银色的光芒，又将十余名西狄兵扫于黄沙之中。

西狄兵惧他勇猛，纷纷后退几步，数十人取过铁矢，箭势如雨，密密麻麻向他飞来。他在河边巨石上轻灵转身，避过一波波箭雨，但箭势竟始终未歇，不多时，一支利羽袭入他的左肩，鲜血蓬起。这箭穿过他的身体后余势未减，强大的冲力带得他身形直往后坠，就在跌落的一瞬，他奋力将手中银枪掷出，正中西狄军余下这数百名将士中一名大将的前胸。

夜空中，秋风急飒，流云翻滚。漠漠苍穹冷眼看着那白色战袍在空中舞出一道孤傲的光芒，悠悠坠入西努河滚腾咆哮的河水之中。

这一役，史书上称之为‘流沙谷之役’，慕藩八千虎翼营将士死斗两万西狄军，与敌同归于尽。这一役后，西狄入侵的二十万大军悉数被歼灭，西狄自此一蹶不振，一年后灭于东朝铁蹄之下。而东朝，慕氏父子血洒沙场，大将尚林阵亡。消息传回京城，武帝大恸，下旨追封慕少颜为显忠王，慕世琮为勇烈王，建祠立庙，永享配祭。

又是一年深秋季节，落霞山脉，林洒秋霜，层枫尽染。

落霞山位于新州以南百余里处，山脉绵延两百余里，将新州与德州连接起来。落霞山山势高耸而不失秀丽，其主峰凤凰峰则山势险峻，常年笼于云雾之中。

这日，晴空如洗，山脚碧云溪畔，十余名山村姑娘媳妇们洗衣浣纱，不时歌上一曲，婉转清脆的歌声引得行者纷纷驻足。姑娘们则被行人炽热的目光看得羞红了脸，却又互相取笑，溪边，一片欢歌笑语。

笑闹间，一位圆脸少女忽然推了推身边的同伴：“快看，那人身形好俊！”同伴转头望去，只见溪旁的山道上，缓步走来一位青年男子，一袭天青色长袍，其面容遮于竹笠之下，但身形俊朗，望之傲骨凜然，让人心仪。

圆脸少女红了红脸，忽然大声唱了起来：“对面的青年郎唉，你抬眼望一望唉，妹妹我有句话唉，要问你来自何方唉！”

溪边浣衣的姑娘媳妇们哄然大笑，齐齐望向山道上的青年男子。竹笠下，慕世琮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听着这纯甜的歌声，呼吸间山间清新的空气，他微微抬起头，望向云雾笼罩下的凤凰峰，俊目生辉。

孔瑄，容儿，你们还住在那里吗？我，终于不当什么王爷了，我替父王报了仇，借秋蒙之手杀了尚林，我又杀了秋蒙，全歼了西狄军。我得逃大难，捡得一命，终于可以无愧于心地从沙场隐退，终于可以不再为世俗名利所累，来这落霞山看望你们。你们，都还好吗？

他沿着山路而上，凤凰峰上云雾缭绕，山崖陡峭，漫山藤萝，虬梅傲立。直行了近两个时辰，慕世琮方攀上凤凰峰顶，他记起三年前收到的孔瑄留下的暗记，转入一处古樟林。在林间，他身形左突右转，依着阵势步步前进，不多时穿出林间，眼前豁然开朗，竟是一片茶园。

此时是深秋季节，茶园一片呈黄。茶园旁，几间木屋，数棵大树，一带竹篱，竹篱下遍栽秋菊，红黄绿青，在秋风中傲然绽放。

他缓步穿过茶园，在竹篱院门前停住脚步。这一刻，竟觉心跳加快，手心也有些出汗，暗记中所说，

就是这里吗？自己真的能见到他们吗？

他推开篱门，却听到低低的幼童呜咽声，侧头望去，只见一名约六岁左右的男童坐于院中树下，面上泪痕隐现，低低抽噎。

慕世琮望着他那酷似孔瑄的眉眼，喜悦不可抑制，慢慢蹲下身来，和声问道：“你哭什么啊？”那男童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继续低下头去抽噎。

慕世琮伸手将他脸上泪珠擦去，轻声道：“你是男子汉，怎么能够哭呢？快告诉叔叔，为什么哭？是不是你不听话，父亲责骂你了？”

男童抬起头来，略带愤然：“才不是，我是乖孩子，父亲从来不责骂我的。”“那你为什么哭呢？”

男童觉眼前这叔叔格外可亲，停住泪水，道：“妹妹她总是欺负我，父亲又不责骂她，我觉得有些委屈。”

慕世琮觉他说话格外可爱，又听他说竟是为了妹妹欺负他而哭泣，不由哈哈大笑。正笑间，一个小小身影从二人头顶树上跃落，清脆的声音响起：“羞羞羞！花脸猫还学会告状了！”慕世琮笑着望向身前这个约四五岁的小女孩，只见她扎着两个冲天小辫，如苹果般粉嫩的脸上两个大大的酒窝，正伸着右手食指不

停在脸上刮着，羞得那男童涨红了脸，气恼下，便欲上来推她。慕世琮忙上前将二人分开，眼睛一瞪，望着那女童：“你为什么要欺负你哥哥啊？这样可不好。”

女童嘴角一撇，斜睨着慕世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到我家来？”

慕世琮蹲下身，微笑道：“我是你们的叔叔，也是你们的舅舅，来看你们的。”女童将手一挥：“少来骗人！我舅舅跟着父亲上山打猎去了，我叔叔，还在前线与西狄人作战呢！”

慕世琮一愣，女童似是想起什么愤愤不平的事情，走过去，右手一挥，在那男童头上拍了一记：“都是你了，叫什么名字不好，非要叫孔思琮！为什么我只能叫孔莹，不能思念琮叔叔，你就可以天天思念琮叔叔！你快和父亲母亲去说，我们换个名字！”

慕世琮呆立于原地，鼻间渐有些酸意，眼角也有些湿润。他忽然俯身，将孔思琮与孔莹一手一个抱了起来，放声大笑。

孔莹在他手中尖声而叫：“母亲快来啊，来了个怪叔叔啊！”

“莹儿，你又在胡闹了！”一个清丽的身影从屋后走出，浅嗔薄怒。她手中还端着一个竹簸，抬起头来，正对上慕世琮微笑的俊容。她嘴唇微张，手中竹簸掉落，茶饼洒满一地。

日暮时分，孔瑄负着几只野鸡，带着璟琰沿着山路回到茶园，听到屋内传来女儿咯咯的笑声，如银铃一般，嘴角不由带上一丝宠溺的微笑。

璟琰今日随他在山间玩得极为开心，听得孔莹的笑声，跳入房去。孔瑄将野鸡放在门口，踏入屋中，笑道：“什么事让莹儿这么高——”

他脚步顿住，望向屋中将自己一双儿女抱于膝上的那人，二人目光相接，俱是微微而笑。孔瑄大步走了过去，将儿子和女儿一把拎开，捶向慕世琮肩头，慕世琮向后一翻，孔瑄随后跟上，二人身形翻飞，竟在屋中激斗起来。

孔思琮、孔莹有些惊慌，蓝徽容将二人搂入怀中，笑道：“要打，你们到外面打去，别吓坏了孩子们！”

慕世琮灿然大笑，身形一纵，跃至院中，孔瑄急跃跟上，二人在院中越战越快，激斗中，孔瑄大笑道：“痛快痛快！很久没有这样痛快了！”

慕世琮笑道：“看来你身手也没再退步嘛！还接得住我这么多招！”

二人同时开怀而笑，同时收手，又大力拥抱在一起。蓝徽容牵着孔思琮与孔莹，含泪带笑望着二人：“打够了没有？打够了，就可以吃饭了！”

皎洁的秋月下，孔思琮与孔莹打闹着在慕世琮身边穿来穿去。孔思琮数次想爬到慕世琮的身上，都被孔莹揪了下来，他自是不服气，转头与她追打，又被孔瑄数次分开，搅得孔瑄与慕世琮这酒未免喝得有些不尽兴。

见蓝徽容入屋，孔瑄向慕世琮挤了挤眼：“明天我带你上山，我们再喝个痛快，容儿现在管我管得紧，自生了莹儿后，她再不陪我喝酒了！”

慕世琮心中无比畅快，大笑道：“好，明天我们不醉不归！”

月挂树梢，蓝徽容从屋内端出红泥小炉，紫砂茶壶，将茶饼敲成小块，再倒入碾钵碾碎，轻声道：“这是我们自己的茶园采出来的茶叶烘制而成的，茶汤清纯，余香绵长，水也是取自山后的碧泉水，世琮你试

试。”

夜色空蒙，竹篱菊下，众人围炉而坐。听着风吹过茶园的声音，闻着夜空中交织缱绻的茶香与菊香，看月上中天，看花随风舞，看一双儿女在院中追逐、嬉戏、打闹。

剧

终

----- 本文至此完结，某楼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

番外一、一世人

旷野长天，云彩脉脉流动，大片青草平原，无边无际地延伸出去。牛马点缀其间，白云似的羊群在绿海中游动。

秋季草原上的阳光极浓烈，耀得常宁的眼有些睁不开来。远处，祭坛下人来人往，悲歌声阵阵，直唱入她的心底，令她怆然。

她站在帐门口，眯眼望着天上展翅翱翔的雄鹰，天高地阔，为什么自己不能象那鹰一样自由飞翔于天地之间呢？

她幽幽地叹了口气，转身回到帐内。从东朝带过来的贴身侍女明画见她似有些无力，上前将她扶住，轻声劝道：“公主，皇上会将您接回去的，您不要太过忧虑了，不是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吗？您这样下去，身子会撑不住的。宁王殿下可还等着您回去呢。”

听到‘宁王殿下’四字，常宁的眼泪如溃堤般落了下来。皇弟，那记忆中的倔强少年，与自己多年相依为命的小四，他可好？他收到自己的信后，会是何等的焦虑，父皇他，真的会派人将自己接回去吗？

几年前，那威严肃穆、不苟言笑的父皇，那从来没有抱过自己、高高在上的父皇，一道旨意，就将自己送到了这塞外草原，大漠阴山。从此，自己就为了所谓社稷，为了所谓和平，埋葬了青春与梦想，远别了皇弟与故土，在这陌生的地方日夜体会着孤独和凄凉。

常宁侧卧于狼皮毡毯上，怔怔地想着，泪痕依稀。正幽思间，帐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煦煦然如暖阳的声

音响起：“公主，我可以进来吗？”

常宁一惊，猛坐了起来。她认得这个声音，虽然她从来没有正眼看过这个人，这个令她胆颤心惊、两个月后就要令她含羞蒙辱的人。

这个人，在草原上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人们歌唱着他的故事，吟诵着他的骄傲。他，是一个女奴所生的孩子，身上又流着这草原上至高无上的古汉王的血。他，自幼便象草原上的雄鹰，阴山上的野豹。他能驯服最烈的野马，也能唱出最动人的歌声。

他自幼不被古汉王重视，也始终受同父异母兄弟们的歧视与排挤。十一岁那年，他带着一百名少年远走西庭，在那里逐草放牧，在那里扎根生基。

十五岁那年，他带着五千名少年，纵骑如风，奔袭上千里，将山嵯国两万骑兵斩于马下，逼得山嵯国向突厥称臣纳贡，自此声震草原。

十八岁那年，他带着两万如狼似虎的猛骑，一路东行，折服了草原上的人们，也俘获了无数草原少女的芳心。他挟着雷霆之势回到王庭，他的父汗，对他刮目相看，赞他为最似自己的雄鹰。他替他的父

汗东征西战，令突厥日益壮大，与西狄分庭抗礼。就是强如东朝，也不得不将最高贵的公主送到王庭，送到他父汗的大帐之中。

他就象这草原上最灿烂夺目的阳光，人们争相匍伏于他的脚下。当年老的古汉王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新一任的汗王，即使是最桀骜不驯的左屠耆王，也不得不低下他高傲的头颅。

明画等人惊慌不已，常宁看在眼里，反而平静下来，站起来走到软毯上坐下，镇定道：“请进来吧。”

帐帘轻掀，不知是帐外透进的阳光，还是进来之人的面容，常宁微微闪了一下眼。进帐之人挟着浑厚的气势，却又带着温和的微笑，右手横放于胸前，行了一礼。常宁微微欠身，始终不敢仔细打量这位继子，轻声道：“大王多礼了！”

新任突厥王离勒微微一笑，盘膝坐于常宁对面，如烈日般的双眸紧盯着这位高贵的东朝公主。常宁被他的目光灼得低下头去，转念间傲气涌上，猛然抬头直视离勒，略带愤然：“大王，未亡人不便让您久留，有何事，您请说吧。”

离勒一口东朝话说得极为字正腔圆，悠悠道：“未亡人？呵呵，你们东朝的话倒是有些意思。难道你们东朝的女子，不管多大年纪，死了丈夫之后便是活死人一个吗？这样岂不是将人活活地关于坟墓之中？”

常宁身子微微有些颤抖：“我朝礼仪，自非你们蛮夷之邦所能相比的。更不会有你们这等子袭父妻的蛮荒野俗。”

她鼓起全部勇气，直望向离勒略带讥嘲的微笑：“大王，常宁今日跟你把话说明白了，要我改嫁于你，除非日头从西边升起，除非乌阙河水枯竭，除非伊射山的积雪全部融化！”她倏然站起身来，冷冷道：“两个月后，汗王入土之日，便是我常宁魂归故里之时，大王请回吧！”说着一拂衣袖，背对离勒而立，努力控制着颤栗的身躯。

离勒坐于地毡上，仰起头来，正好望见她后颈中那一抹白净，就象伊射山常年的积雪，纯净晶亮。这高贵的公主，她的身子在颤抖，她的耳坠也在轻微地晃动，这一瞬间，晃得他有些心软。这也是他首次与这位公主近距离接触，她深居简出，即使是在突厥王族的重大宴会上，她也始终是轻纱蒙面，不发一

言。他一直以为，她就象他所知道的东朝女子一样，怯懦胆小，他从来不知，她也有如此烈性的时候，这烈性让他微感心惊。但这烈性之后的强行控制着的怯弱，却又让他的心尖有一刹那的疼痛。

他沉默片刻，从容站起身来，沉声道：“公主，本王今日如有冒犯之处，还请公主见谅。本王今日来，实是有件要紧的事情，不得不告知公主，还请公主节哀顺变。”

常宁脸色唰地变得雪白，转过身来，颤声道：“你说什么？！什么节哀顺变？！”离勒不忍直望她毫无血色的面容，双目微垂，低声道：“您的父皇，东朝圣威武肃德皇帝，于八月二十日夜，薨逝了。”

常宁眼前一阵眩晕，他在说什么？父皇薨逝了？那永远如神祇一般的父皇，那天下无敌的父皇，怎么会——

她呆呆地望向离勒，这人面上的神情，真诚中带着坦然，还有一丝疼怜，她眼前一黑，直直地向后倒去。

明画等人的惊呼声尚未出口，离勒已抢上一步，将常宁抱入怀中。

常宁悠悠醒来，脑中一片迷糊，还未来得及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已见一双炽热的眼眸紧盯着自己。她一惊，身子向毡内急缩，同时想起晕倒之前的悲讯，眼泪夺眶而出。

离勒自十五岁那年扬威草原以来，有过无数女人，草原上的女子，如朝阳，如烈火，一个个争相进他的大帐，为他献上最热烈的情爱。从未有过一个女子，象眼前这人这般柔弱凄然，让他情不自禁地想去了解她，去保护她。

见她惶悲之态，见她泪如雨下，哭得就象草原大雨后风中摇曳的马莲花，他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柔：“公主，请您节哀顺变！”

常宁沉默良久，垂头低声道：“大王，请您出去！”

离勒怅然半晌，不再说话，稍稍欠身，退出帐门。

常宁伏于毡上，失声痛哭，父皇，您真的薨逝了吗？您真的丢下受苦受难的女儿不管，就这样走了吗？您若是不在了，谁来替女儿作主，谁又能震慑住这离勒，让他放女儿回去呢？明画等人上来相劝，常宁甩开她的手，泣道：“你们都出去！”

听得众人退出帐门，她抬起头来，面上有着绝望与决然，她缓缓从袖中掏出一把短剑，这是古汉王病重之后，她便随身携带的。

她向东南方向磕下头去，心中默念道：父皇，常宁不孝，不能再为我东朝社稷牺牲奉献了，父皇，常宁就来见您了！

她坐直身躯，泪眼模糊：小四，姐姐不能再见到你了，你自己要多保重，不要再象从前一样倔强，不要再鲁莽行事，我们，来世再见吧！

她紧咬下唇，闭上双眼，高举手中短剑，狠狠向心口刺去。

一颗石子飞来，‘唦’地一声击落她手中短剑，她身躯一震，未及睁眼，右手已被一人大力攥住。狠狠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原来你们东朝的女子是这般没用！只会自寻死路吗？！”常宁并不睁开眼睛，低声道：“请大王放手！”

离勒却攥得更紧，他伸出另一只手，轻抚上常宁秀气的双眉，感觉她在自己手下剧烈颤栗，是生气悲愤到极致的颤栗。他忽然有种快感，贴近她耳边悠悠

道：“你听着，你不用自寻死路，现在，你的亲兄弟，东朝的宁王殿下，为了那个皇位，正与他的皇兄们斗得热火朝天。你若是不想他功亏一篑，想让我们突厥支持于他，而不是趁机联合西狄攻打东朝，你就乖乖的，留着这条命，做我离勒的女人吧！”

他将常宁用力往地毯上一推，高大的身躯压了过去。常宁正沉浸在他所说话语的震惊之中，来不及闪避，被他重重的压在了身下。

离勒压住她的双臂，吻上她光洁细密的额头，那股馨柔，没有一丝突厥女人的膻气，让他瞬间迷醉。他情不自禁地呻吟了一声，正待掠上她的红唇，却忽然面色一变，疾伸手扼住她的双颊，望向她悲凉绝望的眼神，眼角汹涌而出的晶莹泪珠，他忽然有些泄气，从她身上离开，静静地坐于一旁。常宁不可自抑的剧烈颤抖，欲待捡起身边短剑，却使不出半分力气。良久，离勒站起身来，柔声道：“是我不对，冒犯于你。从今以后，不会再这样了。你不用再行这等愚蠢之事。你若是想看着你的皇弟登基为帝，想我突厥与东朝世代交好，你就好好留着你这条命。”

他顿了顿道：“只是突厥习俗不可因你一人而废，

我突厥更需一个东朝公主来做阏氏，以震慑西狄。你，必须做我的阏氏。但你放心，我不会强逼于你，我离勒，不愿强逼于任何一个女人，我会等着你心甘情愿的那一天！”

常宁听得他的脚步声远去，颓然坐于毡上。最初寻死的勇气过后，是极度的迷乱和茫然，皇弟他，真的可以登上那个皇位吗？他若是得登大宝，自己是不是就可以回归故土？如果自己现在死了，离勒盛怒之下支持允王他们，自己岂不是拖累了皇弟？！离勒他说的话可信吗？他是不是真的，不会再强逼于自己？！

草原上的夜晚，天幽深高远，星星很亮，亮得让躺于草地上的常宁舍不得坐起身来。秋风拂过原野，她觉得有些寒冷。她伸手抚上胸前那一封密函，露出欣慰的笑容。小四他，终于成为东朝至高无上的帝王，终于要派人来接自己回去了。那记忆中青涩如榄果的少年，现在穿上皇袍，坐于龙座之上，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人悄然走近，她凛然滚开，那人呵呵而笑：“公主，您不用这样，我离勒说话算话，绝不会碰你一下！”

我们，就好好说说话吧，夜色如此美丽，若是仇恨相见，岂不是大煞风景？！”他在草地上躺落，不看向满面警戒之色坐于一旁的常宁，双手枕于脑后，望向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轻声道：“小时候，我和公主一样，特别喜欢这样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总想着自己是哪一颗星星，为什么会坠落在这草原之上，为什么要生在这王族，为什么要背负许多自己不愿背负的重任！”常宁心中一动，身躯慢慢放松，稍稍向旁挪了一下，并不作声。

“公主，其实说起来，我们都是可怜之人，用你们东朝的话说，就是‘长恨生在帝王家’！可恨也没用啊，既然上天给了我们这种命运，我们便只有坦然面对。便要成为这帝王之家最强大的人，让其他人都臣伏于我们的脚下，让这大地都为我们而颤抖！”

离勒的话语渐转逸兴豪飞，他猛然转过身，侧卧在草地上，盯着常宁恬静的面容：“公主，不知您可愿意和离勒一起，做这草原上最强的王者，带着这草原上的人们纵横驰骋，永保康宁？！”常宁被他炽热的眸光吓住，身子微微后缩，嗫嚅道：“大王，我，我皇弟他——”离勒微微一笑：“我知道，武帝陛

下就要派人来接您回去，他在国书中也对我说了此事。但是公主，我想问您，我若是一定要您做我的阏氏，不放您回去，您又当如何？！”常宁一惊，怒道：“大王，你就不怕与我东朝为敌吗？！”

离勒哈哈大笑，身子向常宁倾过来。常宁被他逼住，身形后仰，鼻中呼入年轻男子温热的气息，与那年迈的古汉王腐朽的气息截然不同。她有一刻的迷乱，瞬又痛骂自己，怎么会在这种时刻还有这些胡思乱想！

正迷乱间，离勒在她耳边轻声道：“我是怕与东朝为敌，可你们东朝，你的皇弟，现如今，更怕与我为敌！他根基不稳，允王已有叛象，慕藩态度不明。在这关口，我若是强留你不放，你说你的皇弟，会为你冒险越过慕藩，越过西狄，来向我要人吗？！”

常宁默然不语，欲离开离勒的气息，向后一仰，细柔的腰肢一软，倒在草地之上，头正磕上草中的一块石子，‘唉哟’一声唤出声来。

离勒心尖一疼，忙俯身将她拉起，不顾她的挣扎，揽她入怀。替她轻揉着脑后，感觉到她欲挣离自己的怀抱，用力将她箍住，柔声道：“别动！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怀中之人渐渐停止挣扎，呼吸也变

得有些急促。离勒却只是温柔地替她揉着脑后，手心捂住她的如丝秀发，感觉到怀中之人炙热的体温、柔软的芬芳气息，心醉神迷，低低道：“公主，您给我三个月的时间，给我一次机会。三个月之后，您若是还不愿留在我的身边，我一定放您回去，也不会与您的皇弟为难，我离勒对着草原发誓，决不食言！”

草原的冬季，风雪肆虐，常宁整日呆在帐内，沉默寡言。

那夜过后，离勒态度强硬地拒绝了东朝使者的要求，坚决不放她离去。只说三个月后再给武帝陛下一个答复。而一个月后，她便收到了皇弟的来信，允王与废太子叛乱，他处于极度困境之中，他在信中苦苦哀求皇姐，不要轻易求死，要皇姐忍下耻辱，再等上一段时间，等他平定叛乱之后，定会来接她。

而这两个多月，离勒日日过来看她，陪她下棋，陪她作画，与她煮茶联诗。他对东朝文化的了解，他对诗词歌赋的精通，让她刮目相看。原来草原上的蛮夷之族，竟也有这样的风雅之才。他是何时，又是如何接触东朝文化的？他雄伟的躯壳下，为何也有着如

东朝男子一般的温柔与儒雅？明画挑帘进帐，带进一股寒风，见常宁怔怔神色，抿嘴一笑：“公主，今天可有些怪，大王怎么还未过来？”

常宁面上一红，略感羞耻。曾经的自己，想到要改嫁继子便觉生不如死，怎么此刻，竟会在心底深处时时记挂着那人呢？皇弟若是知道自己这样没有礼节廉耻，又会如何看待在他心目中高贵典雅的皇姐？！

一股风卷进帐内，离勒乌帽雪裘扑了进来，抓住常宁的手就往帐外走去。常宁奋力挣扎：“大王，你要做什么？！”

离勒面上含笑，猛然俯身将她抱起，大步出帐，不顾她的挣扎，将她放于马鞍，自己随即纵上。他想了想，解开雪裘，将她围住，大声道：“坐稳了！”轻喝一声，骏马在风雪中的草原踏出一线白雾，消失在明画等人的惊呼声中。

这日的雪下得并不大，但风极猛烈，刮得常宁睁不开眼来，只得大声道：“大王，你要带我去哪里？！”

离勒不答，风雪中忽然高声歌唱，歌声高亢透亮。

“我心中有一个姑娘，她是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

她有乌黑的长发，如小马驹秀丽的鬃毛；
她有娇艳的红唇，如小马驹俊美的下巴；
她有忽闪的双眸，如小马驹倔强的眼神；
我要将她带回家，我的姑娘哟，

如果你不听话，我要将你象小马驹般轻轻责打！”

常宁双颊红透，这歌声这般火辣撩人，让她竟冒出一身大汗，这风雪之中的上百里路，在她眼中心中，竟一闪便过去了。

马儿在一处高崖前长嘶着停住，离勒跳下马来，将常宁抱下马鞍。看着她红晕的双颊，热血上涌，轻声道：“你在这里等我！”

常宁不及回话，他已拧身向高崖之上攀去。常宁大急，呼道：“离勒，你要做什么？！” 风雪吞没了她的呼喊，离勒的身影越来越小，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她怔怔站于原地，他，冒着风雪，冒着生命危险，要攀上那积冰的崖顶做什么？他若是有个好歹，可—— 风雪中她不知站立了多久，直到双足麻木，才见那人由崖上缓缓而下。峭壁上积冰滑溜，他数次踏不住脚，眼见就要跌落，让她一阵阵惊呼，他又稳住身形。这数次险况，让她的心一时飞天，一时

入地。茫茫然间，她的眼中心里，再也没有这漫天的风雪，再也没有突厥与东朝，也没有礼义与廉耻，有的，只是眼前这人。

泪眼朦胧间，离勒跃落于地，奔到她的面前，满头大汗，却仍微笑着将一朵洁白的雪莲捧到她的面前。他的手在微微颤动，平日从容威严的他，此时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常宁伸手接过雪莲，珍珠般的泪水滑落，一滴，一滴，滴在雪莲花上。离勒不由慌了心神，手足无措：“公主，你，快别哭了！是不是我离勒做错了什么事，你打我骂我便是，快别哭了！”见常宁哭得双肩直颤，他更是心疼：“公主，我只是想带你出来走走，你老是闷在那帐中，对身子不好。这草原，广阔无垠，你得多出来走走，才知道草原美在哪里，才会愿意留在我身边的！”常宁放声大哭，突然扑入他的怀中，雪莲掉落在雪地之中。她紧紧抱住他厚实的胸膛，紧紧贴在他的胸前。离勒身形微晃，幸福的感觉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浓烈，让这草原上的雄鹰也有瞬间的不适应。

他颤抖着伸手捧住常宁的面颊，火热的眼神看得

她情不自禁的闭上了双眼，他用最轻最柔的声音问道：“不回东朝了，留在我的身边，好吗？”

她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片刻后低不可闻的嗯了一声，他的嘴角慢慢荡起满足的笑意，将她紧拥入怀，将她唇齿之间的芬芳狠狠的攫入自己的生命之中。

东朝祯和七年，慕氏父子死于沙场，慕藩十二州收归皇廷。

祯和八年，东朝铁骑于当年十一月攻破金州，西狄国灭亡。

祯和九年，东朝二十万精骑，再度北上，正式与突厥开战。

五月的京城，潮湿闷热。皇宫内，更是吹不进多少风，高高的宫墙下，流动着一股难闻的湿秽之气。

交乾殿内，武帝任宫女们替自己扣上天子战袍，冷峻的面容，不起一丝波澜。细碎的脚步声响起，蓝贵妃肚子微微挺起，慢慢走近，接过宫女手中的火红皮牟，轻轻替他拢上，柔声道：“皇上，此去突厥，路途遥远，战事激烈，还望皇上珍重。臣妾会日夜在

佛祖面前祈福，保佑皇上大胜归来！”

武帝微微低头，正见蓝贵妃轻垂的眼帘，那睫羽扑闪之间，竟让他忽然想起一人。多少年了，那冲天的烈火仍不时在他的眼前梦中闪现，那清丽的身影，仍不时萦绕于他的心头，难道，真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吗？

眼前之人，象她，却又不是她。多年来对自己悉心伺候，宛转承欢，自己也因有愧于心，对她格外宠爱，也册封了她的儿子为太子。可为何，这么多年，自己就是不肯立后呢？难道，自己也会象父皇一样，几十年都忘不了一个女子吗？

武帝忽然涌上一阵愤然，对这样的命运有些不甘，他猛然将蓝华容搂入怀中，重重地咬上她的耳垂。蓝华容忍住疼痛，泪水正在眼眶内打转之时，武帝轻声道：“容儿，等朕回来，等朕把皇姐接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朕要立你做朕的皇后！”

蓝华容呆立原地，多年的念想，多年的痴等，今日终于有了回报吗？

武帝将她环住，柔声道：“容儿，你在宫中，也要多加保重。你是有身孕的人，不要过份思念于朕。现

在前方战事顺利，若无意外，朕在你临产之前能赶回来的。朕这次是非去不可，朕一定要亲自将皇姐接回来。虽然这么多年，皇姐在信中总是说她过得尚好，朕却总是担忧于她，朕一定要将突厥踏于脚下，要一雪皇姐被逼改嫁之辱！”

贞和九年七月，东朝武帝亲征突厥，诏令突厥王交出常宁公主，突厥王离勒将使者斩于刀下，誓死不从。

贞和九年八月，东朝精锐与突厥王骑会战于阴山，血战三日，东朝武帝亲率数万精骑突破突厥防线，由阴山东面而入，直奔王庭。

突厥王离勒大惊，率数万骑兵急速追赶，中武帝埋伏，数万将士死于火箭之下。离勒在数千死士的护卫下，坚守于白云谷，箭尽粮绝。

中军大帐内，武帝眉头微蹙，望着手中那张信笺。信中所说，是真的吗？难道皇姐她当年改嫁于离勒，竟非被迫，而是自愿？可为何之前数年，她都不向自己说明真相呢？这信，到底是皇姐真心所言，还是被

突厥留守王庭的人胁迫所写？

如果她是真心嫁于离勒，自己现在是不是就要放离勒一条生路？可如果她是被迫而写这封求救信，那自己多年的隐忍图谋，自己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岂不是要止步于这青云谷前？！他站起身来，长久地在帐内徘徊，信中哀求的言辞，让他的心一阵阵紧缩，可眼前这即将到手的战果，这皇图霸业、一统天下，又让他双手攥紧，将那封信紧紧揉成一团。

帐内烛火跳跃，大将陆栋躬身而入，行军礼后恭声道：“皇上，据星士所言，明后两日可能会有大风沙，微臣觉得，离勒死守这几日，想的就是要借这风沙来逃匿，微臣恳请皇上早做决断！”武帝长久的沉默，陆栋跪落于地，磕头道：“皇上，时机稍纵即逝，今夜若再不强攻，离勒逃回王庭，我朝征服突厥大业将功亏一篑。请皇上速速决断！”

武帝抬头望向帐外苍茫的夜空，良久，眼中闪过狠决之色，低声道：“传令下去，全军强攻白云谷！离勒若有反抗，不必留他性命！”

八月草原的清晨，本是露水清新、鸟儿婉转，可

这日的清晨，风沙渐涌，血腥之气弥漫在原野之中。

常宁打马狂奔，怀中的幼儿哇哇啼哭，她却浑然不觉。还来得及吗？皇弟他，真的要离勒下狠手吗？他为何要这样，为何会变得这样心狠？为何不肯听自己信中的苦苦哀求？！武帝立于白云谷前，他的身后，是离勒身中数箭的遗体，离勒死前愤然的笑声在他耳边回响：“小子！你和你姐姐说的不一样嘛，哪是一个稚嫩的少年，倒比我还要凶狠！”他怔怔地立于晨雾之中，马蹄声疾响，他转头望去，十多年来思念于心的皇姐满面仓惶与愤怒，策马而来。

武帝心中大喜，疾奔上去，大呼道：“姐姐！”

常宁看都不看他一眼，滚落马鞍，踉跄数步，跪于离勒身前。她眼中无泪，颤抖着伸出双手将离勒上半身抱起，不顾怀中幼儿的悲啼，将离勒奋力拖起，颤声道：“大王，快，你快起来，快随我走！”

武帝的心悠悠向下沉去，缓缓走至常宁身前，看着她悲戚之态，双足酸软，跪落于草地之上，低低道：“姐姐，朕来接你回去！”

常宁却只是奋力拖着离勒沉重僵硬的身躯，无奈她力气微弱，筋疲力尽下猛然伸手将武帝一推，泪水

汹涌而出：“你，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我恨你，恨你！”

武帝倒于草地之上，抬起头来：“姐姐，你被逼嫁与他，朕是要替你一雪前耻，朕要将你接回东朝，这也有错吗？朕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姐姐啊！你，为何还要恨朕！”

常宁不停摇头：“不，我不是被逼嫁他，我是心甘情愿嫁他。我在信中已对你说得清清楚楚，我求你放过他，我以为你会看在姐姐的面上，放他一条生路，你为何要这样狠心？！”

武帝面色苍白：“姐姐，为何之前数年，你在信中从来不提你是真心嫁他。朕一直以为，你是为了不给朕添麻烦，见朕根基不稳，不愿朕与突厥为敌，才被迫改嫁于他。”

常宁痛悔不已，泣道：“小四，姐姐是怕你瞧不起姐姐，在心中认为姐姐是不知羞耻、不顾礼义道德之人，所以才没有及早对你说出真相。可姐姐在最后一封信中，已说明真相，又那般哀求于你，你，为何还要下这狠手？！”

她望向颓然坐于地上的武帝，冷冷道：“小四啊小四，你问问你的心，你是真的不相信姐姐所言，还是

不甘心放弃即将到手的一统天下？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吧！你，早就不是从前姐姐认识的那个小四了！”

她将怀中幼儿放落于地，缓缓跪于离勒身前，轻抚着他那似熟睡过去的面容，眼前尽是他的柔情，他的豪笑，他的欢歌。这一刻，她忽然想起那一年风雪之中的那朵雪莲，她将离勒紧紧抱于怀中，唱起歌来：

“我心中有一个姑娘，她是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

她有乌黑的长发，如小马驹秀丽的鬃毛；

她有娇艳的红唇，如小马驹俊美的下巴；

她有忽闪的双眸，如小马驹倔强的眼神；

我要将她带回家，我的姑娘哟，

如果你不听话，我要将你象小马驹般轻轻责打！”

晨阳渐升，而常宁的歌声却逐渐微弱，终慢慢归于无声，她软软的倒于离勒身边。武帝大惊，抢上前去，只见她胸前一把短剑，仅见剑柄，他抱往常宁渐渐冷却的尸身，仰头悲啸：“姐姐！”

九月的天空，万里无云，碧蓝湛洁，武帝神情木然，坐于马上。身后，是绵延十余里的数万大军，是皇姐躺在其中的黑色棺木，是她嗷嗷啼哭的幼儿。

他眯眼望向前方，京城在望，这天下，也终皆臣

服于他的足下。他完成了父皇当年未能完成的霸业，将慕藩、西狄、突厥一个个征服，将东朝的版图成倍扩大，可此时，他的心中没有一丝欣喜与愉悦，有的只是苦楚与怅然。

他望着远处疾驰而来的人马，依稀认出是宫中侍从的服饰，忽然心中一暖：是，自己还有华容，还有昭儿。皇姐已去，她们母子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只要有了她们，自己便不会象父皇一般孤单寂寞，便不会再伤心了！

马儿驰近，马上侍从滚落于地，颤声禀道：“皇上，奴才冒死禀奏，蓝贵妃，她——” 武帝跃落于马，揪住那侍从衣襟，厉声道：“容儿她怎么了？！”

“启禀皇上，蓝贵妃，昨夜忽然临盆，却因难产，薨逝了！”

夕阳下，秋风中，武帝踉跄着步入淑清宫，抚上那黑色棺木，痛哭失声。多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痛哭，为何，最亲近的人，要一个一个离自己而去？！

他长久地抚棺痛哭。三十年的时光，时光中的人，时光中的事，在他眼前一一飘过。父皇临终前悲愤的

面容，那个女子将玉玺抛出那一刻决然的眼神，废太子被鸠酒毒死时蠕动的身体，皇陵地底允王幽恨的神情，皇姐自尽前悲凉的歌声，逐一冲入他的心底，让他的意志渐渐崩溃，让他双足无力，跌坐于地。

一个瘦小的身影缓缓靠近，柔软的手轻轻替他将泪水拭去。他睁开模糊的双眼望去，昭儿正怯弱地立于一旁，轻声道：“父皇，请父皇节哀！”

武帝凝望着太子清秀的面容，慢慢伸手将他搂入怀中，望向殿外如火般燃烧的晚霞。忽然想起那一年的那一个黄昏，那一场大火，不由仰天悲泣，太子被他的悲泣声震住，面容苍白。武帝紧抱着太子，这一刻，万里山河，尽在他的脚下，他却再也没有力气站直；皇图霸业，他也终全部实现，心底却没有一丝快乐。有的，只是这无尽的悲伤，绵绵的绝望。他目光漠然，望向天际，再也看不到一丝阳光，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

番外二、千江月

又到了五月初一，可今年的容州，没有举办赛舟节，往年今日热闹喧哗的徽水河边一片死般的寂静。

我坐在乘风阁的二楼，望着天空渐厚的云层，茫

然举起右手。风从我的指间滑过，起风了，就要下雨了，心底的某个地方，也隐隐作痛了。

这样的时辰，这样的天气，乘风阁内，没有一个客人。岳掌柜走上楼来，轻声道：“莫姑娘，看样子今天没什么客人，你辛苦了这么久，今天就休息一天吧。”

我走在去会昭山的路上，我要到那里坐一坐，要将心头的伤疤再度揭起，让那隐隐的疼痛，来麻木另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暴雨倾盆之前，我终于站在了结庐亭中。我望向乌云笼罩下的容州城，这个曾毁于战火中的前和国京城，这个埋葬了十多万无辜百姓的地方，将是我心头永远的痛。

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住在容州？为什么不回苍山？天下之大，没有我玉清娘能够安然生活的地方。我无颜回苍山，回到那里，我无法面对大哥和弟兄们留下的点点滴滴。我只有留在这容州，留在这个因我的原因而添了十余万冤魂的地方，我必须日夜面对这份愧疚，用锥心刺骨的痛苦来提醒自己，我所犯下的罪孽。

雨，终于打下来了。打在结庐亭的挑檐上，打在亭外的泥地里，也打在我的心里。我坐在结庐亭的木栏杆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手中的青叶酒，这是叶大哥最爱的。不在军营的日子，他总是拖着我们喝上几斤，总是大家都醉了，他还清醒着，然后又一个一个把我们抱回房去。玉清娘啊玉清娘，说好不再哭的了，为什么还要掉眼泪呢？是想起叶大哥温暖的怀抱了吗？怪老头师父去世后，他便如同我的父亲、兄长。我与少颜吵架，他总是责斥少颜；我若是离家出走了，也总是他将我寻回来，哄得我开颜而笑；我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他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小的时候，我还一直以为自己长大后嫁给叶大哥，嫁给这个如父兄一般的男人，却从未想过，居然会在这结庐亭中——

我仰头大笑起来，曾经年少，曾经轻狂，曾经有过最美好的时光。总以为不过是两个人的事情，却将自己的兄弟们送上绝路，让他们踏入红尘，再也不能回头，也让这容州城的十余万百姓枉死于屠刀之下。

为何，上苍还要留我一命呢？是让我在这冤魂冲天的地方，来日日接受良心的责问吗？

有人从山上下来，走进亭中。我不想回头，不管什么人，看到一个女子这般手持酒壶，又哭又笑，定会以为是个疯癫之人吧。

这人却在我身后停住脚步，又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也感觉到这人的目光凝在我的脸上。我不喜欢这种自以为是、窥探别人的人，可我也不愿挪开，是我先坐在这里的，凭什么叫我挪开呢？ 我不想理这人，这人却忽然将我手中的酒壶夺了过去。我的手中一空，愣了一下，这种空空的感觉又让我想起叶大哥来。带着琳儿回到前线后，我总是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喝酒，几次被叶大哥找到，他也总是这样夺过我的酒壶，看着我轻叹一声，然后不顾我的挣扎，将我抱回军营。他已经知道我的事了吧，只是他从来不说，从来不问，直到我带着昭惠离开，我与他天人永隔，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

我转头望向那人，我认得他，好象是什么蓝家的三公子，经常到乘风阁的。他喜欢一个人坐在靠窗的那个位置，点上两碟点心或小菜，却从来不喝酒。听岳掌柜说，他身子弱，喝不得酒。岳掌柜对他很尊敬，说他学识丰富，待人谦和，又是世家公子，是很不错

的一个人。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依稀记起有一次，他点了一份白玉翡翠粥，我那天心情好，便在粥中加了几颗银杏，结果害得他全身起了疹子。岳掌柜要我去给他道歉，他却不恼，只是看见我的时候好象愣了半天。我与他以前从未见过，我瘦了这么多，现在的相貌也变了许多，那些故人们见了都不一定能认出我来，他为什么会那样发愣呢？

我冷冷向他伸出手，只恨自己现在也是柔弱之身，不能从他手中将酒壶夺回来。他不愠不火地笑着，我这才发现这人的眼神很清澈，他的声音也很好听：“莫姑娘，你这酒，是偷拿出来的吧？”我略略红了红脸，岳掌柜人极好，收留了我在乘风阁帮厨，工钱也厚道。他知我身子弱，便不准我饮酒，这青叶酒，还真是我偷偷拿出来的，只不过我也会在他的柜台下偷偷放上几个铜板以作酒钱。

蓝三公子笑了起来，我却不想再理他，转过头去。过得片刻，酒瘾涌上，只得再回转头，却见他正悠闲自在地喝着壶中之酒。

我不由有些气恼：“你这人，不问自取，又喝女子

喝过的酒，倒是枉读圣贤书了！”他但笑不语，再喝了几口，我想起岳掌柜说过他身子弱，滴酒不沾的，怎么此刻竟会这样？眼见他越喝越快，我倒将自己的心事放在了一边，冷冷道：“我可不想背上谋杀蓝三公子的罪名，还请公子将酒还给我。”

三公子却不再看我，望着大雨下的容州城，轻声道：“雨下得这么大，莫姑娘要是醉在这结庐亭，我蓝实仁一介文弱书生，没办法将你背回去的。”

我愣了一瞬，细细回味他这话，原来他喝酒，竟是为了阻止我再喝酒。他以为他是我什么人，我会心疼他的身体吗？

我冷冷一笑，站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到大雨之中，雨水顷刻间将我淋湿。我仰起头来，仿佛回到那个雨夜，仿佛重新听到那个噩耗，仿佛重新站在那个悬崖上，冷冷看着那人在我面前苦苦哀求。真是好笑，你当我玉清娘是什么人，你既无情我便休，从你背叛誓言的那一刻起，我与你，便是陌路，你又有何面目留我在你的身边？！你杀了我的兄长，杀了这容州城十余万百姓，你用这么多人的鲜血换来了那个皇位。

十万生灵的冲天怨气，负义杀兄的骂名，只怕，那个宝座，你也是坐不安宁的吧？！

雨水从我的额头滑落，渗入我的口中，和着口中残余的酒香，甘苦难言，让我喉头哽咽，想放声大哭，却无法出声。

一个人影悄然靠近，这个蓝三公子，他真是疯了，我淋雨与他有何相干！我冷冷看着他的淡青儒衫被雨水冲洗成乌褐色，冷冷看着他略显清瘦的面容上满是雨水。但他仍是带着一丝温润的笑意，满天风雨对他而言，仿似并不存在。

这人，唉，良久，我终跺跺脚，转身进了亭中。

果然，他也跟了进来。我颓然在亭中坐下，他也在我身旁坐下，从怀中掏出丝巾，半湿半干的，递到我面前。

我并不接。

他淡淡一笑：“莫姑娘，你可有亲人？”

我并不答。

他仍是微笑：“实仁一介路人，姑娘都不忍见我淋雨醉酒，姑娘若是有亲人，看到姑娘这般折磨自己，又该是如何的心痛！”

他的声音很清澈，与叶大哥浑厚的声音截然不同，这一刻，却让我想起叶大哥来。我带着昭惠离开那一天的清晨，叶大哥和我站在军营后的山上，他看了我许久，揉了揉我的头发，深深的叹气，却什么也没说。他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责备我呢？那样的话，也许我现在就不会这样难过了。

三公子忽然咳嗽起来，越咳越重，原本白皙的脸上红得有些吓人。我忙上前拍上他胸前穴道。他笑了笑：“不碍事，倒让莫姑娘见笑了。”

一股凉风吹来，湿衫贴在我的身上，我不由也咳了几声。他一愣，与我同时笑了起来，他摇头晃脑：“看来今天城里的药铺又要多两个主顾了。”

我略涌愧意：“药钱，我来出吧。”

“好。”他回答得极干脆。又道：“药钱你出，这药，你也得煎好，我再喝。”这人，倒不象外表看上去的那么老实，我白了他一眼：“我在乘风阁煎好药，再送到蓝府，只怕药早凉了，药效也失了大半，这可——”

他微微一笑：“那你就去我府中帮我煎药，我独处一院，身边又没有丫头伺候，你总不能让我这个书生

自己动手煎药吧。”

他是何用意？我警戒地望了他一眼，他却只是微笑，这微笑，让我的心一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蓝三公子的小院确实是小院，一座小小阁楼，两丈见方的庭院，院中一株梨树，一带蝴蝶兰，几丛修竹，倒与这三公子的气质相合。

他的身子果然极弱，我都好了几日，他的咳症仍不见好。这半个月，害得我天天要往蓝府跑，所幸岳掌柜知道后倒也没说什么。

有一日见他仍咳得厉害，我恼怒起来，将药碗往桌上一顿：“我与你毫不相干，你为何要多管闲事？”

他咳得气喘吁吁，却仍是笑着：“莫姑娘见谅，实仁本也不是多管闲事之人，那日也不知是怎么了，姑娘若是嫌烦，明日便不用再来了。”

他从柜中取出一些碎银子，走到我的面前，他举止斯文，身上有股淡淡的药香，还有股淡淡的茶香。

他隔我极近，我不由退后两步，他俯身将我的右手拉起，他的手极凉，我一时不忍挣开。他将银子放于我的手心：“这是药钱，这半个月，辛苦莫姑娘了。”

我未及说话，他已转过身去，回到案前，不再看我，用心作画。

我默立良久，悄悄地将银子放在桌上，悄悄地退了出去。

五月，竟未再下雨，我也再无心情去会昭山。也许，三公子说得对，叶大哥正在天上默默地看着我，我不能让他去得也不安心。纵是醉酒，纵是淋雨，也挽不回叶大哥和十余万百姓的性命。三公子的咳症直拖了二十多天才见好转。这段时日，我与他稍稍熟络，他恭谨守礼，话语不多，总是淡淡的，只是看我的眼神中，总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夹杂在其中，让我隐隐有些心惊。见他服下最后一付药，我暗暗松了口气。回小厨房将药碗药炉收拾好，正待上阁楼向他道别，他却步入厨房来，作揖道：“莫姑娘，这个月真是辛苦你了，实仁想带姑娘去一个地方，以报姑娘煎药之恩。”

五月的风，有些湿闷。我的额头渐渐沁出汗来，一只白皙的手悄悄递过一方丝巾。我侧头望去，三公子清秀修长的眉毛微往上挑，见我仍不接，淡淡道：

“孩子们不喜欢汗味，擦擦吧。” 他带着我出了容州城，向北而行，不多时便到了一处小村庄。在一所青瓦白粉墙的屋前停住脚步，微微笑着，笑中竟充满了宠溺的意味。他从袖中掏出一个竹哨，轻轻一吹，屋中欢声大作，涌出一群大小不一的孩子来。

他将手中的竹篮放下，孩子们欢呼着一拥而上，从篮中取出各式点心和纸笔玩物。有几个三四岁的幼童挤不进去，他便俯身将他们一一抱起，亲上他们的面颊，又将篮中的点心喂于他们的口中。我愣愣地看着这一幕，待孩子们欢呼着跑开，他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幼儿转向我，轻声道：“这些孩子，亲人都死于两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实仁没多大能耐，只能与几位知交，在这里修了义学，收留这些孩子。”

我的眼前一片茫然，感觉到自己面上血色褪尽，自己的双唇在隐隐颤抖。他似带着怜悯之色的面目渐渐模糊，我猛然跑开，跑入一片竹林，俯身呕吐起来。

那时，那人，那话语，如锥子一般钻着我的心。

“玉清娘，你若再不投降，若敢逃跑，朕就杀光

这容州城的人！”那人在城墙下怒喝。“是你，是你让朕下这狠手的！你若不是这般无情，朕也不会下令屠城，你若不是那样狠心，朕也不会下毒手对付你的兄长。你怎有资格来责怪于朕！”那人废掉我的武功时，在我耳边恨声连连。是我吗？真的是我连累了这容州城的十余万百姓和兄长吗？我只是想把孽缘彻底斩断；只是想一刀挥去感情的毒瘤，从此与那人再无瓜葛；只是想从此两两相忘，山高水长，后会无期。却未料他会如此执念，会如此偏狂，会将这滔天罪孽归结在我的身上。

究竟是我，还是那野心，害了这么多无辜的性命？！

脚步声响起，唛唛唛，如他的人一般轻柔。

我直起身来，抢先道：“我没事，可能中午吃坏东西了。”

他仍淡淡：“没事就好。孩子们要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你是做母鸡，还是做老鹰？”“我要做母鸡！”我冲口而出，他笑意渐浓。我瞪他一眼，他笑得越发开心，挺直的鼻梁两侧笑得有些微皱，我不由也笑起来。

孩子们的笑闹声瞬间将我的心事冲淡，我张开手奋力闪躲着，不让‘老鹰’捉到身后的孩子们。有一次我身后的三岁男孩险些被他抓到，幸好他脚下一个踉跄，我才护得了‘小鸡’们的周全。不多时，我与他，都是一身大汗，可孩子们震天的笑声，让我们停不下来。见他脚步虚浮，我不由慢下脚步，他的目光望向我，仍是温和笑着，我不由也冲他一笑。

他一愣，移动间双脚相绊，直向我倒过来。我忙伸手相扶，却被他一扑之力一带，和他同时倒于地上。

他大半身躯压在我的身上。他身上的气味很好闻，淡淡的，如我仰头望向的蓝天；他不慎贴在我面上的嘴唇很温润，如拂过我身上带着清雅竹香的风。

孩子们拍掌大笑着围在我们身边。

“哈哈，老鹰捉到母鸡啰！”

“蓝先生捉到媳妇啰！”

“蓝先生快将媳妇背回家啊！”

他举止容雅地从我身上翻身站起，眼睛一瞪，孩子们哄笑着跑回屋去。我略觉好笑，他已伸手过来，我大方地将手放入他的手中，他将我用力拉了起来。

回容州城的路上，我们不再说话，我偷眼旁观，

他的面上竟时不时红上那么一下，原来，他也不是表面上装的那么若无其事啊。

我心情无端地好起来，也渐渐忘却了先前的痛苦与挣扎。

从这日起，我每日下午都去义学看望孩子们。我工钱不多，身无长物，只能每日帮孩子们洗衣、煮饭、劈柴，陪他们玩耍，才能稍稍减轻心中的罪恶感。

我也经常在义学碰到三公子，他每逢双日便来给孩子们上课，讲解论语，同时教孩子们作画。他的画极精妙，让我也自愧不如。

我与他，各去各的，但总是在夕阳中结伴回城。我是要赶在晚饭前回到乘风阁帮厨，他也总是在那个时辰才上完课，总是在我迈出义学大门时，气喘吁吁地赶上来。

从义学回容州城，一路上要经过田野、竹林、沟渠。乡间夏日的黄昏，我与他静静地并肩而行。到道路狭窄处，他总是侧身一让，微笑看着我，让我先行。而到沟渠处，他却总是先跃过沟坎，然后伸出手来，将我轻拉过去。

这样的男子，君子诚方，品淡如菊，如清风，如静水。他的眼神，他的微笑，我渐渐读懂。但我，曾经有过‘玉清娘’这个名字的我，曾经沧海磨难、命运多舛的我，又怎配得起这纤尘不染、温润如玉的君子呢？

我不再在下午去义学，而是改在黎明时分去，再顶着毒辣的日头在中饭之前赶回城。我知道，他的课都在下午，也许，过上一段时间，他，就会把我给忘了吧。

这一日，我的身子有些不舒服，武功被废、经脉被截的后患逐日加重。这种身体上的痛楚，时时提醒着我，逼我想起发誓要忘却的人，要忘却的事。这种纠缠着的挣扎与痛苦，何时才能真正忘却呢？

我勉力支撑着从义学出来，盛夏的日头极浓烈，金黄的稻田热浪翻滚。前方的竹林象是越来越远，我大汗淋漓，终眼前一黑，人事不知。

孩子们叽喳的声音将我惊醒，我睁开双眼，孩子们‘呼’地一声围在床边。小麻雀般的声音吵得我有些头疼。

“莫姑姑，你可醒了，先生可急坏了！”

“莫姑姑，你不再醒，先生也要晕过去的！”

他端着药碗进来，眼睛一瞪，孩子们嬉笑着跑了出去，又都在门外探头探脑。他放下药碗，走过去将门关上，转过身来，眼中尽是关切之意。

孩子们的笑声渐渐淡去，窗外浓烈的阳光烤得我有些睁不开眼。他微笑着走近，将我扶起，我顺从地喝完他手中的药。正待躺下，他却不放手，将我搂于他的胸前。我欲挣开，他在我耳边轻声道：“别动！一下就好了！”

我一愣间，他已在我脖中挂上了一样东西，我垂头望去，是一只玉蝉。通体透亮，玉质温润，贴在我的肌肤上，冰凉清澈，让我身心为之一静。

我欲取下，手被他按住，他修长的手贴在我的手上，刚好将我的手覆住。他的手，在这夏日，仍是那么冰凉，我不由有些喏喏：“这玉，太贵重，我——”

他将我放下，转过身去，低声道：“你若执意在这大暑天的中午回城，就戴上这玉蝉，能解几分暑意。要不，你就改在下午来，黄昏时分和我一起走。”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低低地叹了口气，挣扎着

坐起来，待感觉好一些，轻轻解下脖中玉蝉，轻轻地放在了枕上。

我仍是每日上午去义学，也仍是每日正午回城。过得两日，他也改成每日上午来给孩子们上课，然后再在烈日下陪着我回城。

眼见他原本白皙的面容在烈日的炙烤下变得有些黝黑，他原来清凉无汗的额头也大汗淋漓，我又好笑又无奈。终有一日，他在我身后默默跟着，我猛然回过身：“三公子，你就只会这一招吗？”他但笑不语。

我有些气恼：“我喝酒，你也喝，我淋雨，你也淋，我在烈日底下走，你也不甘落后。你还真以为你是我什么人，我会心疼于你？！”

他仍笑不语。

我拿他没辙，气恼下猛然转身，大步向前走去。不料前方有一小土沟，右脚踏空，眼见就要跌倒，他扑了过来，我正好倒在他的身上。

听到他压抑着的呻吟声，我忙爬了起来，见他抱着右脚，满面痛苦之色。我心头火起，怒道：“你

当你是武林高手啊，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还想着要来救我，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一个文弱书生，逞什么强！我跌倒是我的事，从今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

他挣扎着站起来，不知是疼痛还是被我骂，面容略有些苍白。他一瘸一拐向前走去，走得几步，又回过头来看着我。我被他的目光看得心慌难受，恨不得即刻将这赶回蓝府，眼不见心不烦才好。烈日下，我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谁也不曾说话。他没有甩开我的手，我看着他苍白的面容，也终没有再责怪于他。

我将他扶回蓝府小院，将他扶至房中坐下，向他行了一礼，轻声道：“三公子，您的一番心意，莫清心领了。但莫清乃漂零之身，孤苦之命，不敢当公子厚爱。公子人品高洁，身世清白，当另寻良配。从今日起，莫清不会再去义学，也不会再出现在公子面前，请公子善自珍重！”我不再看他，向屋外走去。身后却传来椅子倒地的声音，我转过身，他和着椅子跌倒于地，似是晕了过去。

我一慌神，扑了过去，奋力将他扶起。他的身子很轻，轻得不象一个男人的重量，我心尖莫名的一疼，手却突然被他紧紧攥住。

“公子请放手。”

“不放。”

“公子，莫清并非姑娘，是守寡之人。”

“我知道。”

我抬起头来，惊讶地望向他。他仍是淡淡地笑，那笑容，衬着他苍白的面容，搅得我的心，竟有些生疼。

“公子，莫清心如死灰，不会再有嫁人之念。”

“我了解。”

“公子，莫清身世飘零，来历不明，非公子良配。”

“我不这么认为。”

过去二十年，我见过很多当世奇男子，有如叶大哥之稳重宽厚，如少颜之俊秀孤傲，如那人之威武沉肃，却从未见过这般不愠不火，淡如修竹的男子。

我一时有些恼怒，不知为何，曾经认为自己不会再动怒、不会再冲动、不会再在任何男子面前激动，这一刻，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忍不住对他怒目相

视：“公子，莫清乃不祥之身，恐给公子带来灾祸，请公子放手！”

他却忽然笑了起来，他笑的时候，眼角微微上挑，他轻声道：“可巧了，实仁出生时，也有相士批我乃不祥之人，命中带煞，所以自幼便被父母寄养在佛门。这样说来，我们，岂不是天生一对？”我沉默良久，左手指着自己的心口，望着他，一字一句道：“我，这里，已经死了。”他与我默然对望，良久，叹了口气，又似是想起了什么，眼睛渐渐发亮，看得我低下头去。他的声音仍然很轻：“清——，莫清姑娘，实仁脚腿不便，但急着去一处地方，你带我去，可好？”

我与他到了会昭山南麓的一条溪涧上游，他在前一瘸一拐，我漠然跟着他。他站在溪边一块大石上，向我伸出手，我不理他，自己站了上去。

他在大石上坐了下来，在身边拍了拍，我着魔似的，坐于他身侧。

“你闭上眼睛。”

我迟疑了一下，闭上双眼。

“你听到什么？”

“流水的声音。”

“还有呢？”

“风的声音。”

“还有呢？”

“鸟儿的聲音。”

他不再说话，我也不再说话。我渐渐明白他的用意，但我不愿起身离去，这天地间的声音是如此美好，纵是再心如死灰，这一刻，我也沉醉在这清风流水里。

当年在苍山，我纵情任性，挥洒欢笑；下山后，我为情所苦，痛苦挣扎；战场上，我拼力杀敌，血染霓裳；隐居后，我独处斗室，心如死灰。我从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聆听过这风、这流水、这鸟鸣的声音。从没有一刻，如此时这般身心融入天地之间。

这一刻，过去二十年的纵情、挣扎、生死、仇恨，一一在眼前闪过，又渐渐在心中淡去。云淡风轻，花开花落。

我，忽然微笑。

我改在每日下午去义学，他也改在下午授课。我们，仍是每日结伴回城，却谁也不再提那日的话题。

这次以后，我们便经常一起听风、赏月。有一天晚上，对着无限幽蓝的夜空里的一轮皎洁明月，他忽然说了一句佛偈：“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我一愣，问道：“什么意思？”

他笑笑说：“千山皆有月，千山同一月，何须执著。姑娘是聪明人，当明白：放下，也就是放过的道理。”

他温和地注视着我，眼睛里的光芒却比天上的明月还要耀眼。我低下头，不敢直视他。他几乎觉察不到地轻叹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我细细地咀嚼着他的话，心里某个尘封锈蚀已久的角落，忽然好似也被这明月透射出一丝光芒。

每逢日朗风清的上午或是月明之夜，他便会到乘风阁前默默等候。岳掌柜看见他的身影，便会到后院向我眨眨眼睛，我竟然也会如少女一般脸红一下，然后快步跑出去。

我与他，话语始终不多，都只是静静地坐于石上，静静地呼吸着林间清新的风，聆听着溪水流过岩石的声音。

夏去秋来，秋去冬至。我在溪边石上静坐的时候，

越来越少想起前尘旧事，即使偶尔想起，也是淡如清风，一拂而过。

当今年第一场雪飘飘落下，我，也终于在前尘往事掠过心头的时候，不再心悸，不再心痛，不再心伤。

这场雪越下越大，扑天盖地，北风劲朔。乘风阁的生意也冷清了许多，我无聊地坐于阁楼，他已经三天没有来了，是下大雪不便出门，还是有事牵绊住了？

第四日，我步出乘风阁，在阁前徽水岸边徘徊了半个时辰，又转身回了阁楼。第五日，我踩着积雪，走到蓝府所在的棋盘巷，在巷口徘徊数圈，终低头转身。第六日，我站在他的小院门外，大雪在我身边沙沙地下着，我的手脚冻至麻木，却始终没有敲响那扇木门。

第七日，我站在院门前，半个时辰后，院门吱呀开启，他披着狐裘，剧烈咳嗽，咳得满面通红，静静地看着我。

我上前扶住他，他的手滚烫，烫得吓人。我将他扶到床上躺下，正待转身去看炉内之药，他忽然伸手将我拉住。

我在床前锦凳上坐下，他始终没有放手。他似是有些疲倦，双目紧闭，握住我的手在微微颤抖。“我以为，你会在第三日便过来。”

我垂下头去。

他落寞地笑了笑：“不过也不错，你总算是来了。”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你肯来就好，来了就好。”

“吃药了没有？”我低声道。

“上午那道吃过了，第二道，等着你来替我煎。”

“为什么不让前院的小厮或丫头替你煎药？要自己动手？”

“他们手笨，煎出来的药，我不爱喝。以后，我只喝你煎的药好了。”他忽然如孩子般撒起娇来。

“想喝我煎的药，你就乖乖地睡一觉，睡醒了，药就煎好了。”我的心中，渐涌一种柔情，从未有过的柔情。没有从前的激烈，没有从前的汹涌，却也令我的心，在微微颤抖。他果然听话，不多时，便睡了过去。

我抽出被他握住的手，缓缓将手放于唇间，那股温热，让我心中一暖。

将药煎好，他也刚好醒了过来，我扶住他的身子，他皱着眉将药一饮而尽，我不由笑道：“看来我煎的药，你也不爱喝。”

他咂了咂舌：“不是不爱喝，是太好喝了，不敢相信以后都能喝到你煎的药。”我脸一红，不敢看他炽热的眼神，转过头去，见画案上有些零乱，站起身，走到案前。我将案上之画一一卷起，他的目光似一直停在我的身上，我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我低下头，正待卷起最后一幅画，忽然怔住。

那幅画上，容州城头，我白衣素裙，长发在风中高扬，满面决然之色，弯弓搭箭，对准城下一人。

他不知何时站到了我的身后，轻轻将我环住。他的身上，仍是淡淡的药香，也混着淡淡的茶香和墨香。

“你，早就认出我来了？”

“是，你虽瘦了许多，大致相貌却没变。学过作画之人，对人物的眉眼口鼻向来观察得仔细，你第一次因银杏之事向我道歉时，我便认出你来了。”

“你是如何认识玉清娘的？”

“我以前是王慎成将军家的西席。当年容州被围，

王将军力抗强敌，我为他豪情所感，虽是文弱书生，也上了城头。你在城头痛斥简南英，他在城下威逼于你，我都看在眼里。”三年来，我是首次听到有人直提那人的名字，但奇怪的是，我的心，竟不再起一丝波澜，也再无丝毫仇恨。

他的手越环越紧，在我耳边轻声道：“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在了沙场之上，不料能在乘风阁见到你，又于会昭山遇到你。我不知多感谢上苍，让我，在你由惊才绝艳的霓裳将军变为温婉沉默的莫清莫姑娘后，再与你相识。”

我沉默不语。

“知道吗？当年的你，在我心中就象一朵牡丹花，雍容高贵，绚丽不群，浓艳到极致，也烈到极致。只是，你可知，牡丹都是在盛期凋谢，一阵清风，便会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让人惊心动魄，心生壮烈惋惜之感。”

“那现在呢？”

他的右手轻抚上我的面颊：“你现在，就象一株寒梅，铁骨冰心，风姿秀雅，披风迎雪，历经劫难，傲然开放。”

他手上的热度让我情不自禁地将面颊向他手心靠了靠，他将下巴磕在我的左肩，轻声道：“以前的你，我能很轻松地下笔，但现在的你，我却不敢画，不敢落笔。”

我沉默片刻，忽然一笑，伸手将案上之画卷起：“这是玉清娘，不是我，我要你，用心地替我画一幅寒梅图。”

end